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六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涉世雄譚八卷

〔明〕朱正色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涉世雄談八卷》提要

刻涉世雄[illegible]

涉世雄談者何蓋和陽朱先生所裒
而評焉者也先生治兵之暇婆娑乎
古咀其精腴擷其領要為卷有八為
目有九始于邊計終于女烈蓋星分
棊布靡所弗賅一覽而文武經權之
道燦焉指掌矣予不佞受而卒業則
嘆今之學士云以作述自雄為足盡
述者齋諸虞初詭而鑴于實作者
雕虫繡虎華而尠于用下士武津津
口焉有識之所弁髦也先生是集理程
于正事錯于　旨懸約令人有所

執而行之久之若飛聊以人知所變化而莫可端倪予不佞伏而佩之亦嘗木難火齊燁然自秉也今而後庶幾可以游也已夫先生芳歲懋猷國家寔厚藉之異他日起薜蘿廉康之身登樞握覽益暢厥施則是集亦獨托之空言而更見之行事予不佞且昕夕望之矣

萬曆丙申冬吉

古郢門人田大年頓首言

涉世雄談詞卷之一

正色備兵爾州當放衙退食之際日有餘閒取諸史而讀之其會意處輒手自校錄末綴以數語漫寄此中之所領畧起漢武迄五代者君取制畧文取幹局武取權變此其融懿見著者也每于婦人女子處詞常微發玄悟之人三致其意蓋竊取篤奮樓記高識傳宣命論以自勖云耳為綱有二曰正品明此理之不易曰壽品見非常所可及也為目有九其間亦有相因互

見者而以九觽之便檢閱也涉世雅
譚當機騁發盱衡平施雜然可無
餞明矣不然抵掌而譚亦可自樵以
為愉快故因以名篇焉時
萬曆十七年己丑二月驚蟄日
也　邢襄後學朱正色書

涉世雅譚

目録

此書曾藏海昌沈景文家子孫不守
得者寶之
同治三年甲子中秋日　書樓自記

[illegible]
[illegible]

涉世雅譚目録終

涉世雄譚卷之一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馭虜

貳師為匈奴所圍、漢軍乏食、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詣行在、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

批充國為假司馬何果敢、後日金城為大將何老成。夫豈大丈夫勇怯固有時耶。武帝不以敗掩功。親視其創。英雄安得不盡力。

冒頓破東胡、東胡散保烏桓及鮮卑山、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強、遂反、漢得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後匈奴擊烏桓、明友乘其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

批充國之議。乃籌邊者之不可不然。非霍光之權力。佐以明友之委任。亦不能竟是功也。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備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

批嗚呼。沿邊文武皆如是。何憂虜哉。奈何今日文武吏每每借持重之說以求自完耶。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

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
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廢武事乎、今命將
臨塞、厚縣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
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
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
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
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
狄尚彊、而屯兵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
擧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
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批太子料敵審戎、臧馬之策、當創業士馬
强盛時、尚曰數年云云、而耳談者欲以
一切徼旦夕之功、使遇光武、以譏誅矣、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
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
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
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
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
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
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
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
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
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荅之辭、必有
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
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計議甚高、
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
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
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
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

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
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
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
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
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
孝之義、漢秉威嚴、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
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
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illegible]
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illegible]
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illegible]

遭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
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矢四發遣
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
呼韓邪竽瑟箜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
尚未安方屬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
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
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批內不受西域勿與箜篌賜斬馬劍俱得
中國之體彼蔡襄韃靼語以應單于王

拱辰相與彈琵琶俱被重劾是矣
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
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
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
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
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
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
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
曼柏
批至此則知太子之言中矣班虎未宜絕

北念不及此
初鄭衆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
拜衆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
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然雖遣使入貢而寇抄不息邊城晝閉帝議
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
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
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
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

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
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衆揚威北郵雖無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
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
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
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
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於單于

争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批太子之言又中矣。鄭衆料敵如此、明帝乃不之省、何哉。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騎、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批移書傍郡求救、示弱且自疲耳。廉范之策奇矣哉。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觔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批鮑昱之言、可使萬里孤臣墮淚矣。司空倫爲人謀而不忠、可恨。乃酒泉有精兵二千出塞救人、必有居守者、如今何獨不然也。且隨軍糗糒、當自有處、惜乎其載之不詳。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

五倫等以為不可、桓虞、袁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廷斥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侃侃、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中郎將、倍顧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批萬曆十三年、反刺搶火抄威正等、擁護

待之、雖與漢事同、而識者不能無遺恨矣、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脇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

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批北單于不可交、漢世累朝不能決、而鄭衆、袁安等之策、卒不行、可惜、南單于歲費一億九十餘萬、甚矣、我考之于他傳、韓歆以証歲凶直言殺、戴涉以誤入大倉令罪殺、漢法何其重也、竇憲乃引之以脇長者、宜乎其不免矣、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

恐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
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批 匈奴既合烏桓同為冦抄、奐誘而携之、
以相攻、奇矣、安坐講誦氣定固也、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
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
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
不肯受、而冦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
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
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

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批 漢遣封鮮卑以王爵和親而不受、辱甚
矣、檀石槐分地為大部、東西萬里、此與
俺答勢同、聞今邊將有以覲王女子婿
虜者、豈亦倣和親說乎、

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
堅許之、夏雲中護軍賈雍帥騎襲之、大獲而
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
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
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批 堅不以小利失夫信、得禦吏之體、賈雍
貪功生事、而止以白衣領職、恕矣、衛辰
未幾而叛秦降代、狼子野心、真不可以
懷誨化服哉、

獨孤部及沒奕于、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
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
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
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與民雜居、彼
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堅從
之、

批 符融之見、得虜情矣、使堅類此推行之、
必無姚氏慕容之禍、

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
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
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
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
蠕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
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
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

批 崔浩之料蠕蠕赫連也、算無遺策矣、大

白中國主中國用兵視大白辰星辰星夷狄主夷狄用兵視辰星辰星者水星大白金星也

魏主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

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批魏主知彼彼知己所以違衆輕進至于馬蹶城開幾至狼狽則群臣之諫亦未為盡失也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邀擊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所宜急擊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

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逐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

批魏主用而示之不用以取夏城趙倪風

爾之說崔浩以片言折之卒如所願所謂人定勝天者非耶亦以勃勃之亡嗣主不知兵機固敵爾爾馬耳

崔浩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馳驅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獘可一舉而滅也

批張淵徐辯曰得蠕蠕之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崔浩曰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數言足破俗儒拘攣之見

周朗曰議者必以為胡衆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

批火抄嘗曰犯麥侵禾豈亦知朗說乎

魏高閭曰北狄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粮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地開門造城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

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批今日脩守亦有五利遺意但界限不明因脩墻垣之下長城與虜共之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云云類是矣一月一夫築城三步須有水土處方的乃若甘肅之塩池臨水之間九十餘里水既缺乏地又潮鹵半是沙石不受樁杵難以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廓、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遂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

批此與長城五利意同。

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突利設處羅侯、沙鉢畧之弟也、尤得衆心、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至是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納之、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畧使上、以晟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批晟之畫策、所謂攝而取之、以夷攻夷也

總管達奚長儒、將兵貳千、與突厥可汗十餘萬衆、遇于周槃、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詔以長儒爲上柱國、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

批長儒之所以能抗虜者、以咸陽弘化、有重兵以犄角耳、不然、果勝李陵遠哉、

突厥數入寇、隋文帝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

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違者死、

批此詔以今觀之甚正、

長孫晟時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主辱、攝圖必以罪歸阿波、滅北牙矣、阿波

自度能禦之乎、又為其使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北牙、大破之、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來、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亦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不許、

批攜而取之、

初沙鉢畧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沙鉢畧死、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自木杆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豈可反居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須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

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批觀雍閭處羅之相讓、則高齊石趙宇文周之叔姪媿死矣、

長孫晟曰、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

際故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尚主承藉威靈玷厥梁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欵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以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批此構虞閭而取之

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令長孫晟說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斤

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手於是朝貢遂絕亟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批此構都藍而取之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玷厥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紿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懼投城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之

馳驛入朝四月至長安帝大喜厚待之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熲使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與突厥戰大破之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奔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為騎陣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

周羅睺曰賊陣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

批楊素變車為騎而以羅睺成功宋大宗以車步相參設鹿角為方陣猶以三萬厚集其中名曰萬全陣君子譏之知宋之不競即素所謂自固之道未可以取勝者耳

周法尚從煬帝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

設鉤陳若戰而擬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此萬全策

批萬曆十四年春火落赤據水塘湖道路為梗余起送貢夷之車決准此

初帝西巡遣使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不至帝大怒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達頭之孫世為可汗今以失職附屬處羅若厚其禮拜以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矣帝然

之因召其使者諭之令誅處羅然後為婚射匱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將數千騎東走高昌帝遣裴矩與向氏馳至玉門關諭處羅入朝十二月至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處羅終有怏怏之色

批裴矩亦用長孫晟搆而取之爪而分之之策

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郡臣多勸上乗閒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乗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批大宗得御夷之體

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批此遣突厥出塞諭薛延陀而悔徵言之不用也

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

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為副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

進擒遮匐，遮匐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批　此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也。

裴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乃為粮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粮，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粮運行者，虜莫敢近。

批　此可一而不可再。

黠啜牙官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毗伽乃召以為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乃是畜養使為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衆從之內地，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戶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大總管薛訥攻討，王晙亦引并州兵邀擊[illegible]

單于副都護張知運不設備，為虜所擒，將送郭知運邀擊大破其衆，張知運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毗伽謀入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暾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逐水草，野戰為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以為所惑，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批　王晙數言，深得今日諸虜之情狀，今日諸虜中幸無暾欲谷耳。

先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奚落水上，毗伽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

曰此虜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
兵躡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
容拔悉容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
默啜欲谷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
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虜由是大振
盡有默啜之衆

批夫以突厥之老矛官耕中國將相如指
畫事嘉貞晙獨不聞張仲吉甫哉甚矣
輕建用久興將相自用不可以不慎也
[illegible]

先是振武河瀕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
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
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
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
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天德故城僻處確瘠
烽堠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
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
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
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
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

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
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
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
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
絳罷相而止

批漢時北虜盛故五百可以屯柳城唐時
吐蕃盛故四百可以屯中受降城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
步騎七萬會于易州李存審曰虜衆吾寡虜
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

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
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
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若中道遇虜則
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
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
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
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曰汝無
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
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酋長一
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存審命

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爲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爲之殘弊

批李存審嗣源以少擊衆以步勝騎在於倚險而進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羸兵曳柴燃草而以後陣乘之也

可法

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渉沙河將士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衆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决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去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北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其後隨其行止見其野

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契丹主責王都執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批晉王氣足以吞胡而又有崇韜嗣昭以贊其決成功宜矣

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

通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近州之民始得稼
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
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
批趙德鈞城良鄉三河至今為京師壯縣
功更倍于白亭和戎城矣
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
以父禮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
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奇品)
父事之大過賂以金帛自是致其兵不必許
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

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
國赴援
批知遠見微而知著因始而知終敬瑭徑
之必無身後之禍使十六州腥羶者數
百年
晉主重貴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
劉知遠聞之曰(正品)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
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批此可為開邊釁者之戒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秦州降之取
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
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
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
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
契丹踰白溝而來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
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
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
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
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
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

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
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
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奇品)貞曰
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鬭者勝
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
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
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
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
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奇品)軍中
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

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鬭、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杜威揚言

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晋主亦還大梁、

批李守貞藥元福符彥卿逆風大戰、卒以成功、杜威不足責矣、守貞亦不追虜、可惜、

磁州刺史李穀說杜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

批杜威不用李穀之言、別加差遣、遂節兆矣、

契丹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葫蘆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詔王彥超韓通將兵夫浚之、築城於李晏口、留兵為戍、世宗召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

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為將、隨宜討擊、從之、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彥超等視役、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兵馳擊、大破其衆、自是河內之民、始得休息、

批近日備邊、可倣而行之、隨宜討擊、須張藏英而後可、恐將官不皆藏英也、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弭盜

光武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

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批 非光武少在民間。知盜情。孰敢為此法。

王莽地皇二年、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匡等、迎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安陸、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囚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群盜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

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illegible]弄兵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illegible]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illegible]

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詐吏五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萬餘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併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批王莽之書亦正、然不能用一田況、以至于敗、可以為惡聞盜賊、自用而不用人者之戒

鄭賊梁興、冦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藏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冦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懼、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

批諭縣寄治議者移就險阻、此何異驪參欲移郡縣以避寇也、鄭渾作用、可以為為世禦盜法

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

之警、從兗州刺史兗出。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閒、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焉、

批李崇懷邊、用祖逖陸抗之策、置樓懸鼓禦盜第一義也。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illegible]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illegible]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息矣、不聽、從辛雄之言、其于盜賊也、猶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

批近日徒重守令之選、而人不勸者、正以在京名官、不必出自守令故也、辛雄之言、寧非萬世[illegible]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illegible]屯蹲狗山、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illegible]伏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illegible]至其柵[illegible]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因斬關以納外兵、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烟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批張須陀之計、非士信叔寶不能行、須陀隨以李密死、士信等皆為唐臣、隋安得不亡。

唐中宗慮道路多草竊、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一人、[illegible]神采語言、異

於衆釋桎梏襲冠帶　與共食宿記
以詰盗比及東都士　不亡一錢
批元忠因宜制用所謂度外行事者非耶
京師五城用土賊亦其遺意
饑汝侯因蜀亂嘲羅研曰卿蜀人樂禍貪亂
一至于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
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
之使旬有二三食飢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
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
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
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盗況貪亂乎
批嗚呼貧民之情狀羅研數語盡之矣大
抵盗賊之生未有不始于饑寒而終于
亂天下者夫豈饑寒者能亂天下哉管
子曰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
邪者大邪之所生恐英雄乘之而起為
耳銷弭之道何如余嘗以南和論之南
和地極磽薄畝不二三錢有知縣劉公
者創開百泉　渠溉一縣三分之二
迄今極旱　而以其不災之半

者濟災之半考　致櫟死地土磽
确者今膏腴矣　公歷公者到縣連
年水旱盗賊蜂起各縣以盗為諱無諱
必得報而後論決也百姓之被屠者者
比比矣而盗卒未戢二公緩催科省詞
訟凡常規舊套之奉上及上之取用者
一切殆而不舉猶記上司面詰歷公歷
公對府縣各官當堂面應云年荒庫中
原無積貯這樣紙贖各官莫不縮頸咋
舌不嘗不發發未嘗不
□之□者死竊者各以輕重多
無連累之患被盗即舉躍真即拏作盗
者無薄脉之術見者栗骨聞者息心民
獲安堵到于今稱之此雖非豐年之常
經然救荒如救火救火者待稟主人而
后取水則毀矣劉公名璋由舉人以夔
去陝西中部人事在嘉靖初年曹公名
邦輔由進士仕至戸部尚書山東曹縣
人事在嘉靖中　歷公名作由歲貢仕
至大名　陰人事在嘉靖

涉世雄譚卷之二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評

處番

漢武帝怒言伐宛。宛。不便。赦因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死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貳師、立宛貴人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

批按言伐宛不便者見漢法之重出燉煌[illegible]人云云見漢家之饒以此命將何

諸宛帶[illegible]國難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為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

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禄大夫、

批非常之功、非常者所議也、帝奬韓增英雄一快、矣望之以繩墨持論詩矣哉、

光武建武十二年、有参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犇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批伏波御邊、以不煩最得大體、彼未亂而先自擾者、牀下伏者是也、寧獨一狄道長哉、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批班超可謂有志、然非徐幹莫與成功、其曰舉萬年之觴、立言亦新、而徐君乃自中說、做出功業哉、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

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奇品 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何言之陋也、奇品 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批、章帝明人臣之忠、于萬里之外、何功不可成、而超之遣邑、同衛青不殺人以立威、明人臣不敢自專之義、如此襟度、又成功之本也、

班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奇品 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批、夫以班定遠之誑敵、如弄嬰兒于股掌之上、威震西域、豈偶然哉、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來脅小月氐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奇品 驅群胡妻子内之、嚴兵守衛、羌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

曰、唯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

批、余于肅州撫練番兵、亦是此意、鄧禹教諸子各以一藝、訓所得何精也、矧肅州番族自萬曆十年半折而入于虜、陽行撫練之法、陰寓關防之意、為番固所以為漢耳、

初、月氐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

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
超曰月氐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
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
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所得、超
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
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
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批定遠以逸待勞故能以少擊衆收谷堅
守伏兵要遮是奇而又奇者也

聶尚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語迷唐

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自送至
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以盟
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批鄧訓恩懷諸羌中有制畧聶尚乃徒然
效之是致釁也今日蕃揑水塘諸處猶
大小榆谷也將來不知作何狀其嚴乎、

鄧隲使任尚與先零別種滇零等、戰於平襄、
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
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
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
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
疲、鄧隲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
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
令男得耕稼、女得織絍、然後畜精銳乘懈沮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讐報、奔北之
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
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批龐參上書甚正而太后拔之于徒中是
破格用人也柰之何不皆然哉

龐參說鄧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

隲然之、欲棄涼州、幷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
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
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
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
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
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
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
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
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
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

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
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
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氏羌以為
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
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
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
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
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
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批龐參以才舉乃進徙邊郡之策不至孟
津屯戍而不已何其謬哉非虞詡之救
過張禹之從善吾不知其所終矣

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犇渡河使朱寵將五
營士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作塢候六百所
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無
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詔皆從之百
姓戀土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
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
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

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于上黨羊頭山破
之乃罷孟津屯

批龐參失策遂使人無守戰意至徙郡縣
以避羌漢之不失關輔也幸爾

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降參遣
詣闕賜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批此是以少掩從民之過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
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
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

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
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批任尚不審勢與鄧遵爭功猶之不知人
欲班超供廝役也任氣而無識度以殺
其身宜哉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
陽關以絕其患燉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
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
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

釥令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崐崙塞先擊呼衍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請於燉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批 張璫言西域不可棄是其二千人先擊呼衍以五百人出屯柳中如今何可得豈陳湯所語胡兵五而當漢兵一時耶兵乃朴鈍弓弩不利也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猶豫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須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批 此可以爲后日處羌虜之戒皇甫之不凡乃其一斑矣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批 張奐挺身輕出以少擊衆蓋所謂出其不意也軍吏叩頭爭止之其床下伏我然不貪爲寶則蠻貊可行矣八都尉其今之債帥非耶

羌衆薄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
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
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
里、斬燒柯大帥、降其餘衆而還、

批為將者不惟有勇猛無懼之心、尤當有
堅忍不拔之志、熲下馬大戰、退而窮追、
得之矣、

羌寇幷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
郭閎貪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
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

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
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
有誤中之言、頤乞冗臣、備單車一介之使、勞
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
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
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
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
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
威信、相觀降者千餘萬、

批自古英雄多逢讒妬、漢桓不競、尚有長
者何其處熲之暗而待規之明也、獨不
原其前功哉、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
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
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寇雖破、餘
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
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
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
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

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塚、禍及
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
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
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
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
至今為梗、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
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
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
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
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

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斷
之，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批熲與一時之雄也，而論羌相左如此，要
之皆不可盡廢也，然熲必欲盡羌，殊無
惻怛之心，後以附勢而死，亦陰禍所種
哉。當不止如朱儁之不止也。
召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
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
是進營去羌所屯田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
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犇射虎谷，分兵

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
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
從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
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
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
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

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批馮禪說降矣，熲乃欲盡殲之，熲豈以禪
為唐儉耶？禪所招降止四千，其間老弱
求降不能自拔者，何暇殲，亦步悲哉。
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二寇之間，恐不能自
固，請從之涼州，群臣皆以為然。給事中韓秀
曰：敦煌雖逼強寇，然人習戰鬪，足以自全，而
能隔閡二虜，使不得通。令徙就涼州，不唯有
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餘里，防邏甚難，
二虜交通，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

民重遷，或招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
止。
批夫徙敦煌之涼州，猶欲棄涼州，并力北
邊之意。韓秀之建議，其虞詡之流亞哉。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諸
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如此則獠無生路，必
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
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
以此意遍令軍中，恒稜聞之，猶豫未決，文表
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

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卿但慰諭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乃徵其租稅、無敢違者、周以文表為蓬州刺史、

批文表先分善惡、以渙其黨、與既辨路之寬險、以出其不意、此鎗法第一合迎鋒閃綻也、

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渾賊惛狂、妻子懷怖、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遣拒、又復不仁、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

批馭降得體、

隋文帝以桂州俚夷越數反、以令狐熙為桂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寄治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焉、

批人臣受萬里封疆、何可鄙夷其人、而以兵威相脅耶、令狐熙以恩信綏俚猶鄧訓之撫衛胡也、然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隋文帝大悅、故有遂州總管之命、

批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吾于是益驗、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隋文帝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

批梁毗不受金于寧州、及為大理卿、抗論楊素、無慾則剛耳、毗其聞張奐之風乎、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

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奇品)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林邑來逐象多顛躓以弩射象却走蹂其陣因乘之以鋭師林邑大敗引兵追之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四月梵志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金人十八刻石紀功而還

批 趙珂在大同與俺荅對壘夜于陣前掘小坑詰朝來衝馬多躓被殺俺荅痛哭而去其亦知掘坑覆草之說乎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

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横所亘將三萬里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况今羌胡之國並因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悦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寳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以矩為黄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来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矩倡之也

批 令日貢夷所經郡縣糜費亦不為少可以次第减之况西域之弱不足以抗胡扎

先是吐谷渾寇洮岷二州太宗遣柴紹往救為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奇品)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駭且怪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潜遣精騎出虜陣後邀擊虜衆大

潰

批 柴紹此舉不媿其婦矣軍中安得有女子對舞者其假旦耶不然為帥而有女子則夏竦辱軍為卒而有女子則李陵與尸矣

馮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奇品)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太宗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

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疋

批徵之料馮盎審矣。然諸酋既與盎相攻擊。豈非以洗氏物故威信遂不行耶。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焼、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

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三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

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

批前云不用徵言、迎突厥戰至狼狽。此復違其議而納高昌、若何。豈番胡有異。蓋大宗不勝其好大喜功之心耳。

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謫人乞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為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後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批此猶悔迎突厥之意。

鄧素使還、請於懷遠戍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批鄧素之罪、猶陳大德。

骨利幹於鉄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煑羊胛適熟、日已復出矣、

批胛亦名胛。

初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襲龜茲撥換城、陷之、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以薛仁貴為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輜重自隨難以趨利、宜留輜重、置柵於大非嶺上、吾屬帥輕銳、倍道西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

批今人只有青海、而不知有烏海、旱海、熱海、張侍封違仁貴節度、大非嶺遂不置柵、退無所據而敗、嗚呼、以牛驂驥、鮮不覆矣、

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築安戎城、以斷吐蕃之路、吐蕃攻陷據其城、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批黑齒常之屯田河源、可以繼趙充國之烈矣、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未嘗為盜、一旦戮之、必將蜂起、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

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奸盜生其中矣、今山東饑、關隴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家敗、鮮不由此、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批陳子昂不但以詩擅名、即此一書籌策亦有大過人者、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

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
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
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
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
元振以為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
令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
之、使其和望未絶、則善矣、彼要地也、今報之
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
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
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

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
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
之絶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
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
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
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
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
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
亦疑閒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
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批今日之禦虜處、皆不可不知此意、

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
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郭元振始於南境
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
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
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
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糴數十
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
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批和戎今古浪是、白亭今鎮番是、千百世

享其成矣、甘州田俱有業主、安得復開
置耶、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納
郭知運王晙帥兵擊之、初鄯州都督楊矩以
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
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批當今九邊之內、為楊矩者何限、事在開
元二年、

吐蕃復寇渭源、薛納王晙帥兵禦之、吐蕃十
[illegible]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

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以其子忠嗣為尚輦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批此得班超擊鼓持炬意王海賓戰死玄宗取其子養之宮中卒為名將當時優死事之臣如此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蕭嵩以裴寬為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侵安仙客本鶉觚小吏以材幹為君㚟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徐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批張守珪有膽畧置酒作樂與柴紹二女子對舞同意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玄宗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稚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軍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此困獘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

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批惟明數言遂為安邊長策蓋因其數敗而懼適中耳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落之子也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者

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為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

批 李光弼為之盡謀可謂忠矣忠嗣雖以古人自儗而拙于應變勢至殺身未為盡得也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批 馬燧之馭回紇是矣設如今日無財可以

路帥矣安斬死囚扎湖廣聞有善沒者
假以衣冠被宦豎害則投水以恐之亦
馬燧之意事在
景王就國時
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
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
燕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
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批李晟用寡如用衆有直走魏都之意
元載以吐蕃連歲如寇馬璘以四鎮兵屯邠

寧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
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
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
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
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
璘先徙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
後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弊怨誹
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驚嚴而
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
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

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
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
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
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
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批段秀實怒掌漏者而當大發之際令行
者皆止坐者勿起可以為倉卒應變之
法使非當時得以行其斬斷則衆心猶
未已也
祠部郎中董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

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
取之李涵懼不敢對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
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
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
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
是其衆皆還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
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
批董晉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矣李涵懼不
敢對何為兵部侍郎扎後晉為名節使

人宣武一節尤為奇絶此其為之兆矣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批回紇之強如此唐家故厚利以啗之我明順義非回紇也邊臣之巽輭者柰何踵唐末之弊乎

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代宗曰四鎭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

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湋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幷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批我朝攺固原為重鎭卒祖其策田神功右武左文敢害其議非公心也

回紇風土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登里從之其相頓莫賀

諫不聽乘人心之不欲南寇舉兵擊殺之而自立遣使入見請冊命詔京兆少尹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

批令虜愛粉黛文繡也殆類登里乎登里築宮殿以居所謂虎狼入檻者爾惜今虜獨不為此此趙全創謀不聽隨被擒獻中國也

先是吐蕃嘗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無敢與戰者大掠而去

批将来諸虜或用此策、必板升扒沙我。

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内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瀘北、韋皐[奇品]内為書遺雲南王、叙其歸化之誠、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趣蜀之路、雲南怒、歸唐之志益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皐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溪關外、

批一用鄭侯之策。

回鶻使者入[正品]中國、禮容驕慢、梅録至豐州、刺史李景略先據高坐、梅録俯僂前哭、景略撫

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

批前有馬燧、後有景略。

初塩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鄣、吐蕃常阻絶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塩州、又詔涇原山南[正品]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彦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批城塩州之效如此、原州之策、卒為吐蕃得之、田神功之阻撓、楊炎之之急遽、不得不任其責也。

吐蕃雲南日益相猜、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正品]驅之雲嶺之外、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至是異牟尋遣使、請皐上表、請棄吐蕃歸唐、皐遣其使者詣長安、上賜異牟尋詔、令皐遣使慰撫之、

批今議者欲結瓦刺以抗套虜、有見于此乎、前門方距虎、後門又進狼、昔人所嘆、況乎距狼進虎哉。

韋皐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

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奇品]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

批此用搆而取之之策、韋臯不難于自用
而難于用佐時也、佐時奇矣哉、

德宗貞元十三年、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德宗曰、鄉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批此與元振白亭和戎城之功相等埒、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爲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死者太半、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爲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爲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批此沙陀入中國之始、

吐蕃數入寇、憲宗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賞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憲宗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者所沮而止、

批宦官必以居重馭輕之說進之、而憲宗
卒爲所沮、他尚何望哉、

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向

是朔方禦寇不暇、
批王泌以貪被賣可誅矣
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解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無何奇品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之
批當今邊史率多以鄰為壑、互分彼此、中豈無主將杜叔良裨將史奉敬者哉、然不無開語未見人之嘆、

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柳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奇品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批此亦公綽忠信篤敬之驗、然識拔朱邪、稱知人矣、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正品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

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忷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批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酷類甘爾等處
而朝臣建言禍不在身者多橫議誰責
一狀式

田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
防衛而已、李載義至鎭、田鶻使者李暢入貢、
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脩好、非遣將
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
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
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
令、

批柳公綽河東節度時、曾以單騎迎回鶻、
李載義以二卒守門、其道一而已矣、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

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
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爲擊之便、李德裕曰、窮
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
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柰何乘其困而
擊之、宜遣使者鎭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
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
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
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
之、必不爲患、上問德裕嗢沒斯降、可保信乎、
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

戎狄之心乎、然嗢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
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
之叛將、頗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
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

批德裕不倖災以邀小利、可以爲籌邊之
法、

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以賜之、陳
夷行深以爲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
孤危、儻不以此相啖、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
沒、咎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批德裕用擁而殖之之策、

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先告田牟云、赤心
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田牟奏
回鶻侵擾不已、已出兵相拒、李德裕曰、田牟
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
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
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
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
招誘降者、轉致太原、嗢沒斯誠僞雖未可知、
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

盡欲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之嗢沒斯帥其衆三千餘人來降

批德裕駁田牟數語知兵哉

那頡啜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糶三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嗢沒斯自本國初

破先投塞下已受其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積雪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批此詔出於德裕得中國之體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武宗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鈔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紇吃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歲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

寒之苦若虜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責賦調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遠避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忠進擊破之

批德裕二書深得回鶻之情今虜于尾剌猶回鶻于紇吃斯也獨無張仲武殺詞

唐事者。柰何。

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見氈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被創遁去、保黑車子族、雄迎公主以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批石雄之捷、雖以朱邪赤心隸其部、贊皇公預知其善戰無敵、推心任之、才相不當如是耶

黠戞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武宗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武宗乃止。

批李德裕之見、即魏徵褚遂良之見也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武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柰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尚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以為如此、則蠻益驕、宜數其罪、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詔高駢使錄報之、

批夏侯孜可謂知人。高駢初至、而開成都門、斬黃景復、便自不凡。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為坎埳、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

也。驃恐南詔陽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
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
又聲言欲巡邊，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
烟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
其拜，驃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
迎拜，信用其言。

批 此可謂倚城制敵之法。其遣景仙以屈
驃信，猶倚吞假迎佛以誑中國也。

南詔上書，朝廷欲報以詔書。王建言小夷不
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
[illegible]王[illegible]
閒有淺[illegible]三部，歲賜繒帛，使覘南詔，而蠻
亦受南詔[illegible]，詗成都虛實，陰與大將相表裏。
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建絕其
賜，斬押牙山行章以懲之，邛崍之南不置障
戍，蠻亦不敢侵盜。

批 王建西川創業，亦自有不可及者。

涉世雄譚二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三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兵機第一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
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光武
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
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
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
之亡逃，亡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
撤圍，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
[illegible]
臧宮老于戰陣，不識此機。光武之見，乃
待東海王發之。何哉？抑東海王代光自
立，此為之階耳。

懷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
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
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
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
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
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

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批 時異而勢不同者。二十人市一馬是也。今之朋合馬價義取諸此。遂以步兵為贅。麗說矣哉。會須以騎步兼用為是。蓋虜短于攻城。長于野戰而中國之馬。原不如北虜之馬。設野戰而以馬相角。必無幸矣。

[illegible]事、多陷將帥、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illegible]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

批 馮緄懲往轍。藉中人之口以行其志。得之矣。擊蠻成功。乃讓之于應奉。此尤時人不可及也。朱穆雖有羔羊之節。知正而不知奇。其在緄機括中耶

度尚募[奇品]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奇品]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人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尚下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平、封右鄉侯、

批 竇建德之敗。雖是天命歸唐。蓋由不識度尚之機耳。今日首功之令不開。而譚邊者忘生事啓釁之戒。得無舛哉。

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奇品]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

批 聽掾史之計。則人心搖。誰與固守者。陳球不惟能守。且能戰。漢家多良二千石耶。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

尾又爲兵車專教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
風鼓厌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犇突賊
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披駭
破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批夫馬利平原況車乎吾常奔走湖湘北
界率沮洳險阻居多楊琁以車勝賊何
也豈蒼梧地不同耶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
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
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

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
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批余于萬曆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臨水
東遇虜徐徐入城者與此意同

曹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
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
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
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批此與周亞夫堅卧不動段秀實令行者
皆止立者皆坐其亂自定意同萬曆十
五年六月十一日肅州兵以殺驢賊爲
然將剝削已甚謀以十五日燒草塲刧
衛庫署戮其人以投尾刺懸揭通衢余
聞之恬然分布因傳諭自謂以身當之
各丁十三日復遍帖揭云不敢干累兵
道也當改圖之二十六日空心墩設伏
殺驢賊出而備虜各丁肆行陵辱必至
其叩頭痛哭而後已嗚呼將官固自取
而軍士則横甚矣如紀綱法度何栽後

擒其首惡二人假以他事正法萬曆
十六年六月内余上甘州任至七月三
十日夜營兵鼓譟殺伏閫左右二人傷
者七人詰朝洶洶未戢余曰是不三營
盡反因傳令云不反者赴教場聽操不
赴操即是反者余同閫君從容至教塲
較閱照常賞罰衆情乃定隨擒不赴操
而進者首謀十二人梟示鎮城危而復
安二事畧與此符

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覇動幽冀世

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
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
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戚之餘賊請降議者皆
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
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
必欲誅之宜先啟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
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
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
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
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長史國淵上首級皆
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
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
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
大悅

批有程昱國淵以輔大子此丕所以嗣魏
也區區丁鄧輩何以佐植而有爭心哉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
曹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高柔啟曰
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

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
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二人亡逃誅將及已亦
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
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批高柔之見真得撫軍之法余于肅州在
逃軍丁不窮竟其妻子首到者免責亦
是此意

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
襲顧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
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孫權從之

批顧雍之言正得相體近日沿邊禦虜者
不可不知此義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
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
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
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批魏明之料敵審哉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
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
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

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illegible]

批滿寵料敵審於與孔明料司馬懿故[illegible]

陳式見同

胡遵諸葛誕攻東興諸葛恪將兵四萬救之遵等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奉與呂據為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觜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

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裸身緣堨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其前屯據等一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王昶毋兵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諸將司馬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司馬昭爵而已後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鴈門新興以遠役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批丁奉援衆趣利卒以成功真將軍矣司馬師自引過以為不用諸葛公休之言無以陳泰為罪其識度豈淺淺者所以

陳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

奇品能駕馭群雄

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固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批過小臣不可不知陳泰之義過大臣不

可不思司馬昭之言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朝議以為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批鍾離敵違朝議乘夷亂未定而速赴之

迅雷不及掩耳、廼奏于襄之績、雖其才
有過人者、亦以吳能用度外之人也、
時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
欲討之、從事何旅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
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牙門張弘作亂、殺
晏、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死、弘遂誣晏欲反、
傳首京師、主簿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証
晏不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
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
益州之衿領、正防今日之變、宜即時赴討、不

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
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斬
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為羊祜參軍、祜
深知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
曰、濬大有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至
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
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
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
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
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
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
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
或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
造、

批　居母喪而証其所事、善人在患、義不及
殆是也、王濬討賊造舡、皆以便宜成功
固其才之有過人者、而主簿別駕功當
以首論、李毅何攀其識時務俊傑哉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
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

建平、以救之、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
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
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
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
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
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
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祜兵
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
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動、其

惠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絶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

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東還樂鄉、貌無矜色。

批 以步闡之叛、而以羊祜援之、南郡岌岌、為晉矣。非陸抗出奇應變、妙運如神、則是何可當哉。諸將請之惑之諫之謂之何。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言方畧、騎督先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批 子房圯上授受、伺何以得之。其常勝宜哉。儆虜更不可不識此字。

後趙王石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捲而

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碣、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皐、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

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来獻曜問知勒自来色變撤金墉之圍陣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其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曜耆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陣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批徐光数語當與葛陂張右侯之言相參英雄之見應是如此石勒遣衆而用之王也宜哉

蔡謨謂所親曰壯伐滅胡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畧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

晉求援於襃襃遣部將王龕將鋭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襃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襃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

批蔡謨之議褚襃王羲之止殷浩前後一轍無不奇中羲之誓重以致不究其用而蔡决不爲司徒俱奇

桓冲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

批萬曆十四年十月二十五將夜余聞有虜入分布士馬以旌旗隱于林樹之間舉大烽三堆數里通明亦是此意

燕衆推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来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

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
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
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
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
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
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
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
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陣于城
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
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

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群起

批農之料越審矣越以丕父子好小仁而
不知大計必為人禽而自處如此豈非
天促符氏而固奪越之鑑哉

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
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
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
駿馬萬匹而還兵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
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
彊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

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
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
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
矣熙不聽美水令張統曰行唐公符洛上之
從弟勇冠一時若奉為盟主以帥群豪則光
雖至不敢有異心資其精銳東合四州掃兇
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聽而殺洛
於西海光聞翰謀懼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
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
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熙移檄

責光擅命還師遣其子胤帥衆往拒光破禽
胤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
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

批呂光亦了辦者因糧于敵乘屢勝之威
擁思歸之衆雖楊翰之策行據險以守
而運道艱難人心不固其能持久否哉
獨張統之策勝則必奏匡時之功敗亦
可完殉國之節爲尤得也如不用何符
洛坐制奔牛射洞犂耳以臧代怨望謀
反徙西海

苟曜密召秦主登許為内應登至自曲牢軍
于馬頭原後秦主萇率衆逆戰登擊破之斬
其右將軍吳忠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陛下
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今失利而更前何也
萇奇品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
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
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登登退屯郿
批 姚萇之料登奇矣敗而復戰必須能用
衆氣以勝之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符謨曰魏軍

涉世雄譚 卷之十 十八

衆勝氣銳若縱之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
以拒之趙逸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
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清野以待之
彼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封懿奇品曰魏兵數十萬
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
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
批 夫魏兵之至勢如風雨因糧于敵封懿
之見卓矣將來虜不戰而用中國之■
人以攻堡必墮此計
范陽王慕容德欲還攻滑臺韓範奇品曰嚮也魏

為客吾為主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
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
取張華欲取彭城潘聰奇品曰彭城土曠人稀平
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
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
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
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
阻峻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
晉刺史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
而以大兵繼其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

涉世雄譚 卷之十 十九

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
下之關中河内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
諸郡縣皆降德置守以撫之禁軍士虜掠百
姓大悅
批 段夫人識范陽王有非常器度公儀亦
謂其以才氣自負所見不難于男子而
難于婦人垂以豪傑雄一世而不察豈
老而智昏耶
劉裕帥舟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
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

敵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群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命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

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

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

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

批慕容超小歷艱難乃拂諫自用如此以至于亡豈惟燕劉之不敵抑一紀及子之數定耶

秦王姚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

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正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批 劉裕料敵如神、以劉穆之不識此機、豈非薄書與軍旅材各別耶、

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

批 檀道濟能擒晦、而不能救毛德祖、余每恨其為人、

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鋭、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

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逼以大艦、衆遂奔潰、

批 何無忌酷似其舅、而剛愎自用、以至于敗、亦頗類之、

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熟、五月與循戰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為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三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痛、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

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舡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

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裁、以大勢言、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

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

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復引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塘、

批劉毅區區守文、虛名之士、不識英雄、而猥以英雄自許、其斥劉潘而抵裕書、何其陋也、孟昶碌碌甘蹈匹夫之諒、道覆不挾身以歸裕、而嘆不得英雄以事之、何哉、謝澹憂混晦之不終、劉鎭之知毅之不久、手不就毅求財、位不同毅受罪、

見其導從輙詬之、奇矣哉、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桓謙為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

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批荊州土薄而民佻、去就甚易、道規坦然御之、開門于先、焚書于後、反側子自安矣、

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與城內兵鬪、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

批王鎮惡之於劉毅、掩不備而出不意、如取狐豚然、至城五六里而後知、毅之疎亦甚矣、宜其及也、每常與裕比擬、何哉、

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於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曰、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莫之地、人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此方、山東有變則

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少百姓望麈慴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湩酪將出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從之、

批金取宋而委之于劉豫祖周瀍之說也金兵不滿四萬人聚攻則多散守則少取宋地而不居正恐情見事露耳

正德初劉賊之變其黨不過千人官軍不敢攖其鋒后趙遂分而之山東情見事露遂就擒滅

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闃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纔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止以衆寡不敵田子曰、兵貴用奇（奇品）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奇品）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批田子以少擊衆死中求生乘其方來未定而奪其氣古名將多是此機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

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批買德之為計審矣吾不惜裕失關中而惜因關中失鎮惡田子齡石三名將也

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

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為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

批、毛德祖守孤城、極攻守之力、殫死生之節、卓哉、不可尚矣、范道基能往、檀道濟不能來、他尚何望哉、悲夫、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批、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甚衆、必多大子晃曰、塵盛者、安得營上而有此塵、軍士驚擾也、卒如其言、與楚之因失驢耳而驚備、亦一奇也、

何承天曰、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途、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淸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

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粮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批魏侵宋、宋主以為憂、何承天曰、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則武夫講和矣、四策雖在不得行、以中國為邊、與以邊為邊、注曆當自有異耳、甘羆每云開荒屯種、而知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者幾何、找大抵兵坊與治水同、是故齊梁之際、黄河

中間不居各數十、工曹孫之伯江淮中間不居、各數百里、和市於關邊關之外、不居亦數百里、

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陸俟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

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

批陸俟既約降而復刼殺之、豈其以超為易與找、然可一而不可再也、

渉世雄譚三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四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兵機第二

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

批　沈璞脩守有備無患，其對客數言，益成敗了于胸中，不待既戰而後決也，奇哉。

王玄謨討晉安王子勛，前鋒十軍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沈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批　軍號齊一，猶有如達奚武者竊之假作一警，夜盡得高歡之情狀，况姓號不同，不相稟受者乎。

魏人得宋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垣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文塘義人已破虜，煩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人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

批　使非崇祖鎮靜出奇以致勝，則與下船者俱擾，同大事去矣。

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貍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廓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廓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著

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遂退走、

批 陸抗破堰以疲羊祜、崇祖築堰以敗劉昶、是增灶減灶之各適也、

韓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

批 以此為訓、猶有虛張功級者、

齊將軍魯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置於深處、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往救、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脩期耳、

批 觀李樵、則知文臣不可不知騎射、觀傅永、則知武將不可不讀書、

蕭衍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群小、懸河注火、奚有不燃、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

批 觀此則唐晉稱臣突厥、以舉事、可媿矣、

崔延伯守下蔡、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梁將軍昌義之不得進、

批 此成橋之最捷者、可以為法、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具、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此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囑、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己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貿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縣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

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群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批　官不擇人、惟論資級、而欲弭盜安邊難矣、聞有薦舉、視為故常、人人不能自覽、如之何得行所學耶、憂深慮危、宵衣旰食、卒不得與腹裏遷除、較清華而論遲速、自非上聖與大賢、而不厭心解體者、幾希。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拔陵戰于白道、大敗、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優復、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李沖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本鎮驅使、遂隔清途、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又以戍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

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往追、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之、遂輕中國、李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拔陵為亂、此段之舉、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

省、

批邊任益輕等語、與袁翻之見相同、而以任城廣陽親賢主之、卒不能行、宜其大壞而不可救

魏方有事西北、三荆西郢、群蠻皆反、寇掠襄城、死樣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更以臨淮王彧討魯陽蠻、辛雄為行臺左丞、趣葉城、别遣裴衍王羆自武關出救荆州、衍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求請救、彧以處分道别、不欲應之、辛

雄曰、王秉麾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别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雄遂符或令速赴擊、群蠻聞之果散走、雄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

批讀辛雄之疏、至秦隴逆節、以後數語、而不潸然奮掩者、必其秦越人也

蕭寶寅圍馮翊、長孫稚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

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内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入、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蕭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内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錐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

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
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來降
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
城者不測各散歸脩義風賢俱請降雅遂克
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雅上表曰臣前遣嚴
旨徑解河東非緣長安而急蒲坂誠以一失
鹽池則三軍之食也畧論鹽稅一年準絹三
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
非與物競利恐由利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
徵六年之粟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

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貨而均贍以理乎臣
已輙符所部依常收稅

批 保策戍內顧必潰舉烽以誑之甚奇長
孫雅論鹽池之禁非與物競利恐由利
亂俗又勝任城王二尚書矣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
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
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
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
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
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勅
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慮廢騰
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
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於賊
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
所之群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
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
量才授任檻車送葛榮赴洛斬之五州皆平
初宇文肱從解于脩禮戰死其子泰從葛榮
至是爾朱榮愛其才以為統軍

批 爾朱榮于葛榮擒縱俱奇余之飛棍意
與袖棒同但難與不知者道耳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
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
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
帥數百騎深入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
乘其背大破之擄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
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奇
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
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追擒

之詔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

批　爾朱之用侯淵與侯淵之自用二人俱不作凡

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為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為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為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

趣栅、岳救至、菩薩等已拔栅還、岳故縱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以待、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覘者縱之、醜奴以

歸耕、據險立栅、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栅、所得俘囚、隨皆縱遣、諸栅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及於平凉、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衆皆披靡、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於市、

批　賀拔岳之誘醜奴最易識也醜奴卒落其彀中真醜奴代其請天光以杜讒嫉之口雖爾朱榮亦在岳斟酌內矣

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

泰斛斯椿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犄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奚武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

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
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
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
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
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
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
高歡撤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
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畧與杜
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
及猛畧、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

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
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
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欲遂入藍田關、聞竇泰
軍沒而還、以企及元禮自隨、企私戒二子曰、
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故
遂虧臣節、元禮逃還、與仲遵陰結豪右、襲殺
杜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東魏郎中杜(正品)
弼以在位貪汚、請治其罪、歡曰、今督將家屬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來招誘、人情去留未
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

原士大夫、以為正朔所在、我若不相假借、恐
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
以為國、宜少待、吾不忘之、至是將出兵拒魏、
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
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
刀按矟夾道、羅(正品)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
汗、歡乃徐諭之曰、矢注不射、刀舉不擊、矟按
不刺、爾猶亡魂失膽、況諸勳人身犯鋒鏑、百
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
扑、弼頓首謝、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正品)卑則曰、

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
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
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
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
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
為之華言、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射
之、歡知而不責、

批　高歡之遇督將諸勳、舍其小而取其大、
于敖曹華人、以度外處之、此英雄所以
樂為之用也、

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乞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琡言於歡曰、（奇品）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奇品）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

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奇品）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奇品）賀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

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止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奇品）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來會、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羌舉曰、

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復用、宜急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

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
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
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
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
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
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
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
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批　以高歡之智、而失薛琡侯景斛律羌之
　　策、以成宇文之強、豈非天哉。

宇文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周惠達發
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
之。羆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王羆自帥鄉
里破之、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柔然至
夏州而退、

批　王羆非矯情鎮物者。敵未至而先擾、則
　　失中國之體、取笑于四夷耳。

宇文測為政簡惠、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
來寇抄、測擒獲之、解縛引見、給糧送還。東魏
人大慙、不復為寇。或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
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

批　陸抗之于晉、祖逖之于趙、皆用此誼。吾
　　不喜測之能行、獨喜泰之能斷也。

高歡悉衆伐魏、圍玉壁、魏韋孝寬隨機應拒、
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
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
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穿至輒擒、
塞柴投火、吹以皮排、在地道內者皆焦爛、歡
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于
懸空、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

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歡又於城四
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灼、柱折城崩、孝寬
隨處竪木柵以為扞蔽、敵不得入、城外盡攻
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
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
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
軍也、珽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
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
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
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

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衆咸流涕

批高歡犯爭城爭地之戒委頓堅城之下智力俱困殺卒七萬餘人可謂短于料孝寬矣孝寬對祖珽數言讀之凜凜有生氣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

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

批低視斫人脛馬足岳武穆麻札刀之義取諸此景知紹宗之教不渡水南是即高歡知紹宗之能敵景也俱奇

魏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請攻南鄭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也達奚武曰公言是

也乃受蕭循降

批赫連達受降數言有儒者之風武既受蕭循泰隨遣之矣湘東忍為盜劫骨肉相殘宜乎其不永扎

柔然寇齊肆州齊主高洋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齊主以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出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走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

勵、大破之、

批 齊主洋𢽾至安卧、其膽畧有過人者、請益滅半、是激而使之也、其斬亂絲之智計乎、

吳明徹圍海西、鎮將郎基固守、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

批 郎基木箭紙羽、以守孤城、雖吳明徹不能援、奇男子固宜如此、

拍擊艦拍、謂拍竿也、然拍竿之為用、未究其詳、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人梁人侵陳、陳吳

明徹先以小艦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

批 明徹之拍艦、亦三駟遺意、

齊境生胡數為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為監、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批 孝寬計算如神、此所以能屈高歡也、

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伊朝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琳將之屯於淮北、足以

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

批 人主不能采用賢將、致使忠臣智士相對而泣、時事可知矣、

周主如雲陽、以尉遲運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衛王直積怨憤、因周主在外、遂帥其黨、襲肅章門、縱火焚之、運取宮中材木牀榻、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

批閒虜以大攻堡門中國有用此術者卒
以退虜
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
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
伺察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奇品）
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
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
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
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批孝寬用奇免難得矣然不盡力于周而

盡力于隋何也
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
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
布腹心穆使渾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
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
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
批穆渾心堅而士榮心迥熨斗烹茶調不
同矣人臣當以士榮爲正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
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

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
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
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
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奇品）公與
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
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
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
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
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
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

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
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
批堅非德林之謀隋之爲隋未可知也崔
劉鄭譯之辭高熲之請行其大有以啓
之乎
高熲至爲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
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
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
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熲命
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

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音欣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合圍、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主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批[illegible]與孝寬已足以敵迴矣、而又有宇文忻以佐之乎、迴一敗即自刭、亦彼己審之熟耳、然不失為周之忠臣也、

代州總管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往救、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鼓鳴、鍾葵驚潰、

批吾嘗怪班超十人持鼓、義臣百人人一鼓、當時安得許多鼓耶、余每欲軍中增置數十面、蓋為此耳、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以狥、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不相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虜獲甚衆、以女子及產畜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批韋雲起作用、可以為束伍馭衆之法、正也、而以突厥為間敗契丹、則奇矣、

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陳、彼必渡水擊我、萬均請以百騎伏於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大破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

批半渡而擊符堅尉遲惇皆失之萬鈞得之者以有城為後距也兵家流不可不知

秦王世民選精銳三千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

批軍無選鋒則北大宗始終以玄甲三千成大業其簡練之效如此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總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已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日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

遂圍江陵

批兵聞拙速未聞巧之遲也衛公之策節節如發機雖百銑烏支抗

陳大德在高麗以所齎誘其國人圖其山川而詗事實夫人臣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賂遺詭詐為諜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批以綾綺遺其守者猶為小失至啓大宗東征之志由隋末沒高麗者數語此大罪也

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戍兵疲羸者多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時百姓應募或請自辦衣糧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曩時沒王事者敕使吊祭追贈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渡海者官不紀錄死者無人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貧者被發即行海東苦戰之時許以勳賞及遼西岸唯聞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是以被發之日已有逃亡自殘

者其有勳級亦不免挽引之勞無異白丁又初發時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師衆疲勞立效無日上深納其言

批 仁軌數百言深中今時清勾調發之弊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批 將賢而君不御者勝武后不置監軍奇矣明皇肅代德憲以丈夫而不知此至以宦官觀軍容每覆軍敗將而不悟何

批 武氏智畧籠絡四海其命將出師屢奏膚功非偶然矣

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及其妻兄偽誠州刺史孫萬榮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大兵將至使守牢霫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

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將軍曹仁師麻仁節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縲仁節生獲之將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

批 霫蠻種名契丹使霫陰給俘者而陽縱之以愚曹仁師等而敗其軍其計亦狡矣

祿山遣高邈請幽州徵兵未還顏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

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illegible]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illegible]易、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illegible]

[illegible]循、郟城人[illegible]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批杲卿斬李欽湊、與韋皐誅牛云光蘇王

：同、但敵有大小、而其終有幸有不幸耳。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illegible]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illegible]發相繼、賊[illegible]乃退、有村民

[illegible]五千、[illegible]饒陽[illegible]南、光弼遣步[illegible]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

批李光弼納安思義之策。悅而釋之。良是。以弩手五百城上射賊、又出弩手千人城外繼發。九門四千卒非騎者。何其善用步也。

清河客李蕚、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

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粮三十餘萬斛昔討默毀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軍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將集兵東向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於[illegible]不足而借公之師[illegible]高意未有[illegible]卿奇之欲與[illegible]以為蕃[illegible]乾隱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蕃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太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蕃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平兵五千人軍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illegible]克魏郡[illegible]大振[illegible]遇與不遇耳[illegible]可以定祿山[illegible]未惜乎[illegible]國忠輩趣師大急卒誤[illegible]壁勿戰之計以致諸將非死則降柰何哉李萼與譚忠酷類戰國時策士

涉世雄譚四卷終

荊襄後學朱正色批

機第三

肅宗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illegible]史思明[illegible]乾真張忠志阿[illegible]令李光弼自太[illegible]東、則思明、忠志、不[illegible]離范陽、常[illegible]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批肅宗恢復舊物、卒如鄴侯約、當與泌朗

出盧淮陰出關之策并觀

郭子儀等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illegible]軍[illegible]之、往復聚散、自[illegible]二[illegible]而[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延諸軍之食、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

批軍無統馭、雖李郭等不能成功、惜扎兵無帥則北、帥不尊則北、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

夫能守汴州五十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
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
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
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
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
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
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
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
弼曰、守之則汜水、轘轅、龍門皆應置兵、子為
兵馬[illegible]官、能[illegible]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
賊、[illegible]軍士[illegible]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
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
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
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
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謾罵
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
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白孝德請挺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
十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
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

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
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謾罵如初、
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
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
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
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
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
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
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
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乃
兵於清河、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
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
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
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
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
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
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
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
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

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守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

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開柵為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候柵開邪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廷玉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批使光弼從華陟之請又落封常清高仙芝之故轍矣吾不喜其設奇制勝而喜

其應陟應損數譖之詳審也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批汾陽以此訓諸子則軍法家法俱得之矣此所以處危疑之地而能自究者也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秀實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李漢惠接賓客子孫位於堂族位於庭

將佐位於前矛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批 項氏叔姪以行軍法治喪事不過如此奇計段秀實也

朱泚自將逼奉天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

批 嘉請間倭亂有建夾攻之策者卒為軍殲以不識遊瓌之機耳

李抱真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餉依營而陳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饑疲然後可制也會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請休息數日回紇達干見滔曰回紇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效久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王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意出戰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真列方陳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

走抱真武俊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夜焚營遁歸兩軍以霧不能追也

批 使朱滔從武人之策則王李未必得志

野餽曰餫餫音運

肅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亟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擾百

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泌曰、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緑纈、因党項以市之、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糴價必賤、名為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

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續食遣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彊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批、戍京西十七萬、蓋因建都長安耳、猶我大明之厚薊遼也、邊官多缺、自唐而已然矣、結雲南以圖吐蕃、韋皋卒祖其議、其言吐蕃以牛運糧、糧盡而無所用、沃土久荒、所收必厚、則與今異、蓋各番以牛羊為生業、重牛猶重糧也、安肯易而賣之、沃上久荒、難以一二年取效、肅鎮

莊浪固原之間、前官曾有力主開荒種稻、以秋收歉薄而遂止者、是不知田者也、蓋荒田必二三年之後、水土方融、而後實穎實粟耳、余家世明農、故敢自信言之真切如此、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侵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云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元素告急

孤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武告曰剪棘夷道熟且至矣請備之孤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兵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孤皆留之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批兵來不除道與劉裕伐燕料秦兵機同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為之後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

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貴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批譚忠之[illegible]而以

承璀[illegible]居庸人一何不慎哉

譚忠歸幽[illegible]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illegible]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illegible]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

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必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路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於天下

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
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
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批譚忠有戰國策士之風
初田弘正從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戰、有父
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
賜、戶部侍郎崔倰剛褊無遠慮、恐開事例、不
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
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
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

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果悍陰狡、潛
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
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
震駭、棱於崔植為再從兄、故人不敢言其罪、
批唐季之議軍餉者、往往為剛褊無遠慮
者所誤、何限、弘正以縱子弟侈靡取禍、
亦其宜矣、
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
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
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

下博、
批守將無執持、卒為賊所誑、若宋太祖為
將守滁州、父夜至不納、乃為得耳、
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
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
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
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未立功
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
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
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

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
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
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
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
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
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
資糧、兼恐撓敗軍陣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
罷、眾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
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
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月費、計錢

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支關許、即人心無瘳、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批居易之疏、豈惟唐穆宗時弊、其謂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兵多而不精、數語讀之可爲於邑、如不用何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

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應劭曰、日加申曰晡、

批李石非矯情鎮物者、中有定見固也、何武階中乃有陳君賞、鄭覃媿死矣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

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詣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批德裕之于河朔所謂治之以不治所以深治之也白居易之建白李德裕之層

注俱是一時冠冕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權馬牧、及商旅、賣鐵煑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歲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

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様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

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

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聞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閩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纍稺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閩二千弩手徑擣上

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貳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

廷必先有吊祭使用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批從諫表言士良何等氣魄臨終顧乃狂惑不即命稹束身歸朝武宗知劉悟之情不急遣使以成張谷王協之謀足稱克明克類矣宜贊皇公遂其功哉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

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宜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批贊皇公之于何弘敬攻心伐謀伐交之道備矣兵法云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

也余曰能使敵人不得不至者害之也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
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橫
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
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
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
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
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
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
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

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
稹表以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
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
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
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
其進兵必稹與諸將擧族面縛方可受納兼
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
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
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
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

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
是私惠歸於臣下不敵在朝廷事體之間交
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
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
來忠順止是貧虛賞[illegible]況千五百人何
能為事必不可縱且[illegible]深慮所在動
心望詔李石還[illegible]討亂上皆從之
詔王逢[illegible]太原[illegible]以易定汴兗兵還
討弁又遣中使[illegible]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
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

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
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
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
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
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
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縱其有
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
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illegible]

亂卒送弁京師弁其黨斬之

批 賛皇公以客兵取太原卒使太原戍卒自定亂中寓攻其所必救形之敵必從之之意運籌決勝此公不忝二語矣才相枕

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陘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從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

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批 賛皇公又以處何弘敬者處王宰矣

李德裕訪[正品]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攻城賊常分兵潛伏伺官軍疲弊則四集救之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陣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此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懼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來若諭以取稹事成即除佗鎮如厚賜庶幾肯從鎮州[正品]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險以致失利宜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疲氣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正品]皆請以其言諭諸將

批 賛皇公得文端高迪之策即請以詔諭諸將所謂集思廣益以人事君之道不過如此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弁籍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洶洶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

聞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
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
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
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
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
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
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
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
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
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

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
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
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
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
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
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
悰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
橫增賦斂悉從蠲免所籍圍兵並縱歸農諸
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
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

陣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
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
斬之

批命盧弘止上有先發制人之術斬郭誼等
殺降矣流諸四裔可也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實歛遣人赴之祗
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
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
或先邀職級竟逗遛城中各謀逃潰朝廷
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

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
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
察使懿宗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
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
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
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
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
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
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
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

劉胜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容、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

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恠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連捷、劉胜謂衆甫曰、鄉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王式進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胜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

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乂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

涉世雄譚 卷之五 十九

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衆肅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批：夏侯孜獨知王式，真宰相識，而式之斬賊諜、軍吏，開倉賑貸，皆刑政之大者，率得以便宜行之，何功不成？我朝王晉溪之用王陽明，得此意，然孜不惟識王式，且得高駢也。

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相屬。餘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陣卻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為官軍所蹙，溺死者不可勝紀，自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

涉世雄譚 卷之五 三十

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來逆。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挪之下，以搶揭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城西寨

擧就圍之、縱火燒栅、賊衆大敗、王弘立死、粟
迫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批此段破賊有三奇、斷橋柱、散農民、用火
牛是也、馬擧之大謀、亦是先聲奪氣之
策、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其村民阡能因其父母妻子、而曰、汝詗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其非頼爾也、仁厚

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明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栅、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

平斬栅、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

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餘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剄、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句胡僧而剮之、阡

能孔目官張榮、嚴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牓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正品)對曰、公已牓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正品)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太師

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

批 高仁厚用閒不戰而屈人兵、得之矣、唐溪全信以却金、尤非叔季之人所及也、

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絶、雲安淯并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營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娖部伍、乃召耆老、諮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楊(奇品)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絶、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檻之、獻于行在、斬之、

批 高仁厚識重戰輕防之賊、而多方誘之、以全取勝、奇哉、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正品)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奇品)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

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
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
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
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
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
夜聞副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
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從隨、既審其虛、復還
寨中矣、仁厚（正品）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
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
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如

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
諸將股栗、仁厚陣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
戰、仁厚設伏於陣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
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批 仁厚于衆敗之餘、以奇取勝、卒取君雄、
抑以其能斬副使、以一衆志耳、當不止
于開營設炬之出奇也、

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
章將之、陣於城西、延袤數里、行密安卧帳中
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
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
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
帛糧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
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陣、兵始交、行密陽不勝
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行密斬
給盡、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批 此與高仁厚設伏陣後陽敗走以誘之
同術、

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
軍橫陣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德威戰敗、

叔琮友寧乘勝攻河東、取慈隰汾三州、圍晉
陽、攻其西門、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
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
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搖人心、劉夫人
亦（奇品）曰、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奈
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
至耶、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
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
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
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

爭者累年，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閒架，增麹蘖，檢田疇，恐非闢國強邦之切務也。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

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幼警敏，有勇畧，劉夫人待曹氏加厚。

批　王伯成功，內助之功不可少，克用、朱溫二劉是也。存勗數言，便為興王之基，況曰襲吉嘉謨哉。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攻宿州，竟不克，乃引兵還。

批　徐溫之見，可為運漕之法。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去？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為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迓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潛伏營中，寂如

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茂貞晝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全忠穿蚰蜒壕圍，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批　茂貞為馬景所愚，豈天奪其魄以成全忠之逆哉。

朱友寧圍博昌月餘不拔全忠怒遣使督之友寧驅民丁十餘萬築土山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師範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將王茂章救之六月汴兵拔登州師範拒友寧於石樓友寧攻之破其一柵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度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馬仆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七月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師範出戰大敗茂章閉壘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

批茂章前後以逸待勞兩成其敵故能勝

涉世雄譚五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六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兵機第四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內强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來追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來志誠與苑玫於上

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昌奔吳越、吳越以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

批嚴可求可謂知人、周本可謂不負所舉。其半渡擊之、前人猶有勝敗、惟不置副貳以重其權、乃成功之本也。

梁王景仁等、進軍栢鄉、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問之、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且射且詬、梁將韓勍等、將步騎追之、鎧冑鮮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鋭、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批德威知難而退、見可而進、非承業莫遂其謀、故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諒

扎

晉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關下之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耶守奇免冑勞之知溫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梁梁主以為博州刺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遂

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於梁梁主自將救之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隲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帝追思李思安前事貶柳州司戶告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強賀德倫袁象先圍蓨縣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

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強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栢鄉喪敗以來視我鎭人裂背令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爾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降周彞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劒效死周彞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彞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之德倫攻蓨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蓨

公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蓨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牧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資械

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
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慙憤、病遂增劇
批 德威嫉守奇之功陋矣、然晉之勝梁、謀
始于李存審、而功成于史建塘等、大丈
夫受命于外、安主利國、家不當如是耶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
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梁招討使賀
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
其與己齊名、一日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
此可以立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

屢欲戰、彥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
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
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梁
主、因享士伏甲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
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
之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瓌殘雪
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
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
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
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

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
德威奇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
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
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
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
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
爨未興、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
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
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
王帥銀槍都陷其陣、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

梁馮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輜
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
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
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
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
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
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
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
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
寶奇品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

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
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
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
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
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
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
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
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
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
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
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
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
之慟曰、是吾罪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
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晉王進攻濮陽
援之、嗣源復來見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
嗣源頓首謝、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
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梁敗卒走至大梁
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
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
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批 賀瓌以嫉謝彥章而敗、則德威以嫉
劉守奇而死也、歎哉、大哉、閻寶之諫、此
收梁第一功也

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
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
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
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
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吳
兵大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
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
救、彥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
彥章家、廩其妻子終身

批 傳瓘揚灰散豆、可以為水戰之法、而吳
之所以恤彥章、戮陳汾者、既信且必、宜
其敗而復振哉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
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
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
死、引繩將自縊、梁主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
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

彥章為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主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微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

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

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

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

三日矣、彥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批梁所恃惟彥章一頗寧死于沙陀不為彥章所殺一恐其成功難制君相如此不忘得乎彥章功未成即云誅姦臣云

云迺與李懷光欲誅盧杞者同覆轍可謂不善藏其用矣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奇品 奇品

批王環能取江陵是其決勝之才而不取江陵乃其高世之識何夏之察哥亦知震武不足取耶童貫使劉法取朔方還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法敗死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今邊

堡之為病塊者何限

督撫欲併堡而又有倡增堡之說者豈英雄豪傑所見相越如此

楚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街使蘇章救之、至賀江沈鐵絙於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奇品

批此非漢將之巧乃楚將之拙也豈有既臨敵人之境彼沈鐵築堤埋輪如此偵

・探不明、以冒進哉。

范延光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批 知遠數言、卒成安晉之功、誅其情不計其直、亂世法、不得已耳。

劉知遠集群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

・批 郭威之謀如此、代漢之地哉。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

既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楊思綰王景崇但分

兵以檗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批郭威坐困李守貞可謂以全取勝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

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保海州

批李金全令不過澗與慕容紹宗令斛律光不渡河同意有將才矣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裨將李韜援鞘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是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狗

批郭威待將卒以恩勝乃斬愛將以狗能威克矣機權應是如此

史德珫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黜之德珫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即破械遣之

批弘肇之子無異林甫之子李史能使得遂其孝必無家門之禍矣

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

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且驕寒不用命實不
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
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
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
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太簡諸軍精銳者
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
爲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
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

批世宗揀練之法萬世不可易近日各邊
軍營羸老驕寒誠不可不重選鋒矣

下蔡浮梁成世宗自往視之命宋太祖皇帝
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驚走入滁州斷橋
自守太祖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
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
整衆而出太祖突陣擊暉擒之并擒姚鳳遂
克滁州時宣祖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
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
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

批周世宗軍法之嚴即宋太祖夜不開門
可見

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産雖
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
以爲非將帥才至是請效死行陣其母亦言
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
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
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
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嫚罵之衆皆憤
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

匡業代之弘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
乃表克宏才畧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
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
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
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
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
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匡業至克
宏事之甚謹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

批克宏不惟有將才其恬然于徵古克謹
于匡業器度當有大過人者惜乎天奪

之速也

唐齊王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将欲擊之宋太祖曰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来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趍六合太祖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太祖陽為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批宋太祖之匿形謀勝奇矣然亦必得便宜斬劒迹者數十人方能成功

涉世雄譚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軍務

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婁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戎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批河西今方為屯田築堡之說但田可耕者俱有豪主其費工力而水利有不便者雖召墾而人莫之應勢也况有土而無人乎若虜患可弭雖不村塢亦安否則不無聚兵及糧以資之之病大抵屯田築堡言之即能行之非開創即軍興時也此可為知者道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吴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也

批如此則屯田可興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脩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批石鼈今寶應縣內地、幷督亢陂當初豈地曠人稀、無業主耶、

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

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督責、僃不能濟、德深聽隨便脩營、惟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竭心力、爲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寇、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寇、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批觀魏德深而知王道之易易矣、九寶藏妬賢忌能、不爲元元之命計、可誅也、

唐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批各邊原和糴以關中未行、故曰請推之凡都會若用此策、間一行之、則富商必至江南民力甦矣、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

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里

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

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

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

屑屑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減過半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批劉晏負不世之才凡所展暦每每必出人意表其用士人貴糴賤糶轉鹽置倉造船等項其所關係不小然知之而即行無人置喙于其間者抑以唐信任

之專故也后竟以搖動東宮之諸見殺
何扎審觀精術數興權利者多不善終
ず者淺天機盡地利固造物者所忌乎
劉昌李元諒皆帥卒力田數年軍食充羨涇
隴稍安
批二節度使能行則無不行矣
陸贄言于上曰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蓄斂
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隷于守臣守臣不總於
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
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正品]寇至方從中覆比蒙

徵發救援寇已[奇品]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
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
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幷
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
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
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爲纖
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
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
價轉貴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
有余考其實則百千不足此所謂蓄斂乖宜

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
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爲國
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
以爲不若畿内和糴爲易臣以爲兩家之論
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
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
則緩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
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
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乏
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

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
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
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
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
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
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
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
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
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
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

萬緡賦斂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
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
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
糴十萬人六年之糧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
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斂直並委轉運使折
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
其策邊備浸充

批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切中今時之弊末
詳和糴之說鑿鑿可行余前許彭果之
策蓋爲此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
惟李蘭以爲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
不當覬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
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
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批近日備邊亦當如此

李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
舊三千戶者今纔十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
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剝
下媚上惟思竭澤不虞無魚乞降詔書禁絕
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
遂謝病歸東都

批昔年以帶徵完欠分殿最一例降罰海
內半坐此弊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
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長法禁
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圖
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批盧樞之言甚合便宜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

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
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
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
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
議

批季良之言乃厚斂侠民者藥石晉王欣
然用之是其不可及處

楚王馬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
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
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

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郡命民輸税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批高郁理財、得劉晏之遺意。

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痛數、皆積年逋欠之數、奸吏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戸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批近時帶徵之弊、積年里老、利其籍而侵牟之、小民不勝其擾、坐此

金部郎中張鑄奏、鄉村浮戸、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批此蓋墾荒正法、今井肅永不起科。天恩更浩蕩矣。

吳越王錢弘佐、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佐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批大抵錢氏之仁、又張鑄之所未及言者。

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諡等遂不行、

批劉思立之疏、不但唐時宜行。

李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比歲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廢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批今北方民壯義勇之設、猶其遺意、民壯隸于州縣、義勇隸于各道、差遣教習、俱不得法、亦卮之無當者等耳

河東騎士單弱、馬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

止則為營陣武塞險以過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批李抱真選涉兵馬選騎兵后世可以為楷張魏公刺陝西軍亦是此意遂致紛擾者則以委任非人而無李馬靚其事耳

宇文泰始籍民有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精六家共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廣陵王宇文欣以宗室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批寓兵于農惟此近古遂為唐家盛時令甲

涉世雄譚六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七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玄悟

馬援既平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站站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上下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飛鳶站站墮水中伏波誠足念矣況有薏苡之禍乎王陽回轅王尊叱馭亦各行其志而已矣吾人嘗思少游之言便當無冒進患失之獘

馬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批諺云吃得莚席打得柴士大夫不可無此氣味此可為知道者道

杜襲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

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於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絶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

批 杜襲之論可為處亂世事闇人之法玄德孔明至荆州可以見能矣寂然無聞何哉

楊駿姑子弘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即兄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蹈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

批 王彰之見中人可勉而能之蒯欽知幾其神矣非中人以上者不能到

宋臺始建謝瞻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絶其言及宋主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批 謝瞻之于弟劉鎮之之于叔姪嚴延之之于父子閒雖品格不同言動俱有玄理宜熟味之乃得

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

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批約之論蔡廓善矣而其自處則躁競不
已其亦明于料人而暗于居身者乎
光祿大夫范泰說王弘証品曰天下事重權要難
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
許固請故有儀同之命
批范泰以降挹說人王弘因之辭劇任兩
賢豈易及哉
顏延之于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
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

屏在道側常語竣奇品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
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
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
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
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
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
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批吾嘗將延之與劉鎮之謝瞻幷觀然延
之黨靈運幾落義真阬塹猶不若鎮瞻

之孫壽也至怒子之言却為至論笨車
竹輿也顏竣后為宋武祈是賜死沈其
男口于江
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
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
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儉奇品作長梁齋制度
小過僧虔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
批以三公而于長梁齋如此吾輩當以為
法僧虔叔姪相成不令專美

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陳思求而
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
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批勰之辭魏主之答繹之俱有情理
齊主演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
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也齊主改容謝
之欲以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奇品少
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
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萬一被倡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
爛熟耳
批仕路崎嶮焉往而不風波王晞之言吾
嘗書一通置之座右
斛律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
見、常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
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
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
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批此與殷與所見畧同后光以陸令萱祖
珽死后妃公主何濟焉

楊忠子堅為小宫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
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批楊忠教子以遠禍卒基非分之福蓋天
所以啓隋也
韋世康和靜纖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
廉平、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不許
使鎮荆州
批劉德常有止足之志世康繼德而興起

者祿豈須多四句名言也
楊智積文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
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
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
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批蔡王此舉與竇融不令諸子觀讖緯諸
書同意大抵子弟有志氣不倫者毋令
讀縱横之說
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
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

憂懼、語賀客曰、今日受弔不受賀也、
批文本善于處盈
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
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武后疑其詐、許
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恬茅椒、
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
奴耕種與民無異、
批武攸緒以智自全
中宗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
請還山、許之、胡氏曰、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

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
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未也、應召而來、遺棼
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批 胡氏數語、足以盡唐人之情、庶幾知武
攸緒者、
楊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
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奇品）功成名遂、不退將危、
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
獨免、
批 元琰入攸緒之室矣、敬暉之笑、他日之

哭基之
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
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奇品）如子之才、
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
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
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正品）曰、非所
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
馬而去、
批 欽緒升元琰之堂矣、吾人當三復其言、
宋廣平之規至忠、詞婉而正、嘗取激張

說之言而觀之、所以求諸人、非諸人者、
皆自藏身之怨出之、玄宗始終以為好
名、若有所慊于其中者、何也、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正品）吾貴
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歿
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批 張嘉貞有賢子弟、所云尚且如此、有見
哉、況乎真見無賴子、仍復好貨不休急、
持一錢、不以與爾鄰里鄉黨者、其子三
變為大蟲、言之可為於邑、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
子儀謂、（奇品）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
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
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
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惟焉、聞者皆服、
批 汾陽包羅唐家一世、納之我闥矣、獨僚
佐在範圍中而不得其蹊徑耶、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
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
（正品）諝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

新即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批裴諝汾陽之忠臣也此與奏除縣令不報答僚佐之言相發合而觀之則知古人用意高遠

王叔文之黨多爲御史中丞武元衡(奇品)薄之劉禹錫求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爲左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奇品)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彊直名止之

批元衡真中丞竇群真御史執誼以彊直者不可逐尚知胡不畏人之義哉

鄭注請禮部員外(奇品)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批常溫可謂善于處己使當時見利而不見義族矣其庶幾蒯(奇品)欽之先識乎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固固辭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批此與宗弁之見俱奇

晉以周瓌爲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奇品)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批周瓌辭劇任豈惟可以爲患得之戒民窮賦急彼亦有懸于中矣世多老馬反爲駒者何哉

侯霸聞大原閔中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正品)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批世如閔仲叔之亢爽必無豕交獸畜之獘矣

殷興不受爵、殷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批 傳云、醴水無源、芝草無根、賈詡求親多于寒劣、殷興有以啓之耶

光武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弟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網尚疎、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

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千數、呂种以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批 伏波長于料事、又長于料人、王磐父子自作孽矣、呂种何以稱馬門之司馬哉

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為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所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弟廙謂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亦見害、廙奔楊州、於是操以洽廙為掾屬、從人望也、

批 和洽劉廙之見、與杜襲同、繁欽當歛衽而拜下風矣、劉表柰何以讒間賊殺名

士其不終也宜哉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權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權以為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才、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從責所餉、時人恠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禁止、久之乃解、

批潘濬有馬伏波戒曹訓呂种之意、翥何幸有是父、乃不墮落朱據郝普之間耶、

王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批王晏背齊主恩、勸蕭鸞以弑、所托王思遠之諫、思遠哉、華林之誅、欲常敢衛得乎、阮孝緒吐醬是矣、

魏賈思伯為侍講、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批賈思伯所養如此、不負樣森採状者之所薦矣、

韋敻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敻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獲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

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

批二君當亂世、以約自全、

閬州刺史陳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虞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

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斂之、

批 陳寶應妄圖非據、及被擒、乃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晚矣、虞寄之正、當勝蒯通之奇、

武后起徐有功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批 有功之言正中有奇、亦占得地步好、

唐韋澳嘗奏事、宣宗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宣宗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玭仲郢之子也、

批 澳對宰相周墀曰、願相公無權、對宣宗曰、不若擇官、官有才識者、與之謀、而其自處乃如此、可謂外不欺人、上不負君下不失己者矣、奇中之正

王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大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批 吾不意兵戈擾攘、有種如此高人、可師已、

莊子曰、鵠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巔、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批 此亦大丈夫得時則駕、不得時遂累而行同意、

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

批 姑臧令涼州是光武賞孔奮是矣、竇融亦賢者而不能戢貪吏何耶、

傅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

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奭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奭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奭按劒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矣、

批 傅幹馬少游之言、終不可廢、伏波傅奭、所謂人各有志也、父子兄弟之間、所操不同如此、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批 陸喜以五等裁薛瑩、不惟可以鏡人、而亦可以自鏡矣、

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批 尚書欲于竇憲稱萬歲、又何怪乎江陵當疾病時、吏部尚書請禱耶、韓稜得行其奏、劾王龍為城旦、漢家典刑、勝于後世多矣、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

批 觀顏含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餂人者、當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獨馮懷耶、

索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色、待之

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孌姜顧、懼者不少、但脈之自集、何必遲志、於是閭境皆悅、

批 此舉即孫林亦且能之、韓淮陰公孫敖韓長孺為之先矣、然俱不失為雅道、若李廣斬霸陵尉、所謂淺衷俠度者、軍中自剄、當不止為殺降之報也、

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

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批 謝弘微不難于守財、而難于散財、東鄉君數言、亦可謂了辨賢主矣、殷叡尚復稱人扒、

周郎曰、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靡蠹之劇、惑鄙之甚邪、

批 此病不但人主為然、吾輩亦可以猛省矣、

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子敞諫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批辛毘自卓樹如此、則栁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今殆二之矣、宜乎有賢子、又有憲英賢女也、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譏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覽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臨終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批余有味乎李雄之言哉、世之一竅不通、百發不中者、何嘗順耶、嘗順者多多也。

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任廸簡恐行酒者獲罪、彊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爲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批佛教中有蝦蟆菩薩、廸簡近之矣、卒以此建節、義武則非佳聲也、

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

批李鄘不肯因宦官爲宰相、其見卓矣、辛毘寧不作三公、不見劉放孫資、嚴挺之寧不作宰相、不見牛仙客、劉孫仙客雖非宦者、其炎手可熱同也、承璀固敬憚而引高士、意若假之以博名高者乎、

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爲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爲相、

批牛僧孺不納韓弘之賂、我朝李廣賂簿、獨無劉大夏名、二公卓哉、不可尚矣、

杲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財、曰、温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張曰、只是後生時絕急要官做、故如此、嗟乎、寧獨張天覺哉、

批孔夫子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及卒老于行、雖是春秋時命、亦夫子命也、故齊魯論二十篇歷叙帝王治統、而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說終之、謂之曰命、

則付之無可奈何止有安之之道爾蘇
余嘗以為士君子立身行已不惟當知
義理之命亦不可不知術數之命既知
之則安之必無患得患失之病彼殺人
以媚人徇人以舉刺人者始為逐臭之
蠅終為升高之蝸則亦何益之有扎張
天覺死急要官做究竟如何及眼花落
地使入阿鼻地獄火焰鬼生板其舌惜
吳師不肯預言蓋恐其洩天機也

涉世雄譚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朗鑒

宋均謂人曰[正品]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亦可改也及後自若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隷校尉明帝削其言追善之

批君負制馭羣臣取幹畧區區守文小廉安能度外行事武則天母與女知此義不可以人廢言也蓋則天病二千石清在一已不能戢貪吏安樂公主謂文士為猶俠耳

劉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奇品]疇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奇品]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

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末義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賊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頒行於衆、皆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批劉虞一見田疇、不以之敵瓚、而以之入京、蓋正而近迂、且失人者宜其及也、疇也而當黃虞之世、與成聚成邑奚殊哉、

掾和洽言於標正品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擧、吾得而用之、

批和洽不就劉表而操辟之、以伸此議、可謂知所事矣、

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擧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高、以為己榮乎、於是

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司馬昭深器重之

批魏舒立身行已可以為士君子居鄉立朝之法魏衡不知毓也昭也試而後知不足為異王乂乃於汶汶之中辨此高儁奇矣哉

初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命聽隆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批晉武信任馬隆有古[illegible]將之風所以成功然與三年軍資而不計其費自惡武庫而不謂其專此非所望於後世者也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阨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

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來降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批馬隆奏功晉主撫掌晉武於將帥非獨任之且信之矣其扁箱車與其行軍次第惜載之不詳也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自行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

批敬宣逆論劉毅確矣此教之所以禽于
裕也予亦常以調度觀人品難矣哉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
為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
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
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
使隷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
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
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
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

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
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
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
未知處分所由
批劉裕違衆用齡石使居臧熹之右英雄
孰不樂為之用哉
以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
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慤親任
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
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

十年乃卒
批羅結壽考而又能事事終綱目之世僅
見之亦一奇也故錄
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彊劉貴毀
榮尉景蔡儁皆歸之貴屢薦高歡於榮榮見
其憔悴未之奇也厩有悍馬命歡剪之歡不
加羈絆而剪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
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
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群畜此
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

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
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
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
每參軍謀
批高歡剪馬與武后論馬大意畧同何爾
朱知高歡之奇用參軍謀而大宗情才
人之對不思袁天綱之言耶豈天塞其
機耶
高洋歡之子也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
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

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
[illegible]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
督彭樂帥甲騎為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
獨勒衆與格、樂免冑言情、猶擒以獻、

批高歡試諸子以卜其終、若合符節、此與
王曇首識僧綽僧達意同、

劉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
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請使
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

批齊賢遇主特達之知、何其幸、乃高宗斯
亦稱美、

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奇品謂
曰、足下春秋甫邇、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
為獨出人右也、

批楊虞坡二十七八作職方、有盛名、遇翁
曾以此意戒之、達人之見、固宜如是、不
然、干將莫邪、終虞缺折矣、

裴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
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
將、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廣二尺餘、以示
將士、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
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
惜之色、

批行儉論士先器識、碎瑪瑙盤而無追惜
之色、其器識固如是矣、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
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正品伽藍、制過宮闕、
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
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
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
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
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
何以救之、太正品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
遂罷其役、

批武后溫旨罷役、其重正人如此、此梁公
所以致身女主也、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
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奇品謂玄暐曰、聞卿改
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
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批武后之明察如此玄暐安得不盡力
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
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
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
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
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
所為且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
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
史擢循憲司勲郎中賞其得人也
批太后循憲嘉貞三者俱奇千載英雄于
黃卷中見之獨為之吐氣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
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
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
傑視事貶日知為歙縣丞
批楊瑒之奏玄宗之命君臣俱奇
李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
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以
至于見殺
批有才不難人之自用才則難

昂輩是已李林甫子岫知甫必敗曾面
危之亦佳兒哉
韓滉乂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
人常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
與之晏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
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批此即及其使人也以器之意
安重誨謂法圓曰令方乏人崔協且備員可
乎圓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
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孔循與重誨日短琪而

協竟以馮道協同平章事
批以命相而唐主不能自考慎如與他可
知矣
慕容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
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
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
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批慕容盛之論沖其識度不在裏下是何
燕之多才耶沖既弒以至于永垂卒叩
囊底智取之

涉世雄譚七卷終

涉世雄譚卷之八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

泛應

魏相為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狀、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後遷河南太守、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后霍光果以責過相曰、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及有人告相殺賊不辜、光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會赦出、累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批 丙吉以正規魏相、相即欣然為霽威嚴、

君子貴三益之友、以此哉、然以弘羊霍

光之權勢而相不以得過遂至過佚其
天定勝人者非耶士君子直躬秉義固
宜為已不為人也議者謂溥陸不察相
之行能以私憾成獄[illegible]元豈不能以敘
相既而隨敘即[illegible]豈博陸有成心哉
知不以私[illegible]延年則必不以私憾
困魏相而[illegible]尸之禍自相始終之君子
察有[illegible]者矣

薛宣子[illegible]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
臨淮還[illegible]跡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
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
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
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
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
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批傳云冊朱不應乏教寧越未嘗被捶蓋
謂是矣

余方家居時聞一父母官愷悌清約人
也大不理于上口鄉邦之所共訝余曰
客請一見決之他日熊子退聽聞有吏
以擒盜至稟討監鑰渠曰城中夜夜憾
盜上司每每嗔怪柰何姦錯弭之余曰
所謂竊盜者官謂無死法彼亦自謂其
不足以死也失主所以不認賊上愳遠
累不畏其報復也有一官于其初獲時
賊真即付失主具領狀去再不停留待
對盜雖滿貫多從末減不必盡坐徒解
審從生展轉發縣仍放為盜耳量責許
縱示示戒歸而加責刺訖即時序遣所
謂不善速得不善之報而善者被盜亦
無不使了了之憂所以有盜即犯而犯
者遂少焉渠抵掌而詑曰善哉善哉請
公同掌教公從容余上堂勾當即除數
刻退而語余曰公適所教甚善刑房吏
云此處無此規矩已照常收候取供矣
余出而語鄉邦曰子無訝在上者不理
于口也于是益以薛公之言為然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常以侍御史沈景有
擢能擢為河閒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

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
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
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
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
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
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
遂改節、悔過自脩。

批沈景責王、當機而斷、則彊能中有方畧。
非徒孫直自遂者、所以折服王也。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梁冀。冀以賓客為託。樹
曰、小人姦蠧、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
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
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
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

批吳樹既欲行其一意、扳與梁冀為忤、則
出而辭、入而謁、何為扎卒昧保身之機。
而以鴆死、冀不足責矣、樹亦無術也。

皇甫規歎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
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

坐、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中此
子計耶。遂無所問。

批楊虞坡不聽勸、劉帶川之用妓、亦用胡
芳之意、芳也之識遠矣。

太史慈覘華歆、返謂策曰、華子歆良德也。然
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僮芝自擅廬陵、番陽別
立宗部、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視之而
已。孫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批華歆見絕于管寧、不過碌碌因人成事
者、安能自立。太史之觀、孫郎之筴、英雄
所見畧同矣。

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
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
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
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
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
事者。

批楊阜之論袁曹審矣。至如用度外之人、
行度外事、真正英雄手段、荀文若見
不到此。

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
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
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
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批劉廙勝其兄劉望之者、乃當操時、而欲
先刑、殊哉陸遜之呵、正得輔導太子之
法、然猶有孫皓以重刑亡者、
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
賀龍之禮、
批見龍者不惟不利于人、且不利于事、江

陵相國新阡上証之、劉毅之見卓矣、
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數寬、未可
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
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
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
批救時之論最當、他書之以舟喻者多矣、
未若此之親切也、
劉頌曰、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
必舉、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
密綱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

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
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
批此言切中當時之病、然中此病者、非寡
人則細人也、
阮孚謂卞壺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
勞乎、
批卞公大失物情、以此此其韋弦哉、
慕容皝謂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
感動天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
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

批皝之數言、似自學問中來、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其風政、
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
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
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遊聲哉、非徒不
足以致益、乃實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
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
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
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
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

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是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特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批徐邈議論理正而語奇、其云豈有善人君子干非其事多所告白云云、曲盡小人之情狀矣、凡有一命之寄者、不可不知此議、

時朝廷新定、求暇征討、以盧循爲廣州、徐道

覆爲始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循乃遣之、

批華子魚爲太史慈鄙之、孫伯符撫掌而笑、安得以二君並言、王言蓋欺循所不知耳、

李暠司馬索承明、勸暠伐北凉、暠謂之曰、常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懟懼而退、

批今日以經生按括帖譚邊事者、宜以此言折之可也、

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批洪武初亦令里老赴京奏事、得言守令之不法者、因有做官不要錢、工役無盤

纏之語、卒亦廢格不行、

齊主乂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若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批王儉之論得體、故京師不欲小察、

録尚書事總尚書邢巒奏曰、甄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

批二尚書二言、足以破白面書生之論、甄琛欲罷鹽池之禁故云、

許懋駁封禅之議曰、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
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
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
批此議真足以屈群議、梁主推演懋議、以
上請者可謂知所決擇矣
魏中尉王顯謂侍御史陽固曰、吾作大府卿、
府庫充實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
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
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可不戒哉
批州郡贓贖悉輸京師後世往往有此弊

以致荒旱無措陽固面斥王顯可謂國
之諍臣士之益友矣
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
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趙
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
敢不服、漢光武崩、大尉趙熹典喪事、皇太子
與諸王襍坐、熹正色横劍殿階、扶下諸王、並
令就邸、許朝晡入臨、内外肅然、
批崔光引趙熹故事屈服廣平以正新君
之位深得大臣之體

楊愔等以常山王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
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或謂
之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王何宜屢出
邪、中山太守陽休之謁演、演不見、休之謂王
睎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
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睎乃謂演曰、先帝時
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
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納
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
邪、借令得遂中退、家祚亦何得長、演默然久

之、曰何以處我、睎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
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睎曰
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齊
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
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
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
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若不誅二
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妻太后於
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恐
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與

揚愔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宮人李昌、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敵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不從、歸彥久為領軍、軍士服之、皆弛杖、休寧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

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納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甚矣、遂以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批叔姪間、地尊勢逼、楊郎雖忠于所事、卒以當斷不斷、受敝父子、殞身兩朝、悲夫

權之不可逼、國如是矣、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

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陣曲齊主忌
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歛其所
親尉相願責之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
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
忌王即當用此為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
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但稱疾在家勿預
時事而已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
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批相願之言有識而正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
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
為恨

批潘岳陸機有其華東園公綺里季有其
實華而不實文人之病多坐此

梁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
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
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
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
目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
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illegible]

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
褒勸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批沈瓚之復為縣令欲以人肝代米所謂
一變為六至梁彥光請復為相州所謂
一變至道後請復之舉難再間有英
雄不幸一擲便終棄矣所以人材不盡
其用也

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
可得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
伐陳之役以陳降將羊翔為鄉導位至上開
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戲之曰不
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睺曰昔嘗謂公天
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

批擒虎於是乎失言矣羅睺之對婉而正

唐令則為太子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內
人右庶子劉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
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我令則甚慙而
不能改劉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
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
解讀書耳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大笑聲

於外、行本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之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令臣輔導殿下、非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行本已卒、帝歎曰、向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坐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至是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

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人、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奸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批劉臻等正解讀書、余以為非特不解讀書、且不識字也、蓋讀書而不讀古書、雖攻時藝何益哉、劉行本李綱、可以為萬世宮僚之法

旅騎尉劉炫與修律令、奇章公牛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獘、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

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孫善其言、而不能用、

批劉炫之對、切中時弊、追方嶽查又有京查更繁弊焉

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謾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

批以此為訓、王去榮殺縣令、而肅宗獨宥之者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黄石公曰、使勇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挂網羅、頗録其微勞、而宥之、則雖屈法、而德彌顯矣、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理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虚則所失者重、上遽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尒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惟老弱故弊而已、

批君集萬均誠有罪矣、然赦之得體、非大宗之明、得無以岑魏相黨為游說乎

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批張玄素以此為愧、襟度愧伏伽矣

魏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

批新例、縉紳家、義男女比奴婢例、最得大體、郭元振之豪、無所用矣、

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畧、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疎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擧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歎曰、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

軍、
批名振之對氣定而詞婉
高宗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批我
世宗南狩承天行棚失火闔扶日出者即仁貴之功人臣不可不知此義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

錢二千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批仁軌可謂善諫匪舒有何面孔向人
魏玄同為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
批劉炫對牛弘之言如此玄同更宜有發揮此法既不變不得不循資格限人以用人也吁難言哉
時江淮旱饑民餓死甚衆又以山陵禁屠捨

遣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批太后此舉甚快人意所以英賢願為之用也劉頌曰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云云恰遺杜肅可唾其面矣獨監司耶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天庶幾哉

楊國忠韋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

批 祿山專制已久、召詣闕未必來。分其權必有變。盖自國忠之外。不惟子在禁近朝廷之上。彼耳而目之者多也。須當其先來朝時。留之京師。如此布分方得耳。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肅宗以用礮、敕免死、以白衣詣陝郡効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復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

上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耶、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况去榮末技、又非陝郡之所以存亡耶、上竟捨之、

批 安得劉仁軌以誅去榮乎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権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批 此與王述不荅米價同意。諝之對代宗之謝。君臣俱美。

渭南令劉澡附韓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批 代宗黜劉澡數言。君人之度偉矣。

代宗嘗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

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批 鄭侯因代宗欲罪人、反言其功、以啓人君用賢之意、數言中委曲之意、無窮惟有道者能道此、

德宗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及張涉薛

邕以贓敗、宦官武將皆曰、文臣贓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任矣、

批 今臺諫論文職、動輒以千萬贓私黜點、意求必勝、殊不知以道義律之、即取一介便非君子、便可以去官、何必爵爾以啓恒人之口、我余萬曆十年曾舉以告當國者、欲其申飭、而莫之行、後果多謂守令多貪污、疑御史而莫之信者、江陵相公身歿之後、亦先墮落此阬塹矣、

德宗既殺竇參、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歿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

批 江陵受禍之慘、科中曾以此議言之、勿聽、鄭侯之存參、吾人不能、不疑又有不肖子繫惜我、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唐憲宗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

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上乃召泰昕還、

批 盧坦之奏正而有體、人臣不當畜異物、胡不以薛謇觀之也、

中丞裴度以劉禹錫母老、為上言、唐憲宗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批 江陵相公得罪時、當國者卒念其母老、

屢言于
上。得除所籍者十之一。以贖其身。庶幾
裴晉公之意哉。
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鎭、所以能旅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鎭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鄕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擧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鎭、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

批。今之州縣多無兵。其有兵去所領兵官
猶藉文職彈壓。所以絕無尾大不掉之
獘我
朝遠過漢唐。此其一端也。
穆宗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批近特京師禁宴會惟此我
朝顧佐有丁公著之風哉。公著爲上好
宴樂。蓋不獨爲外間而發也。
李逢吉從容言於敬宗曰、鄠令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鄕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批。此與裴度救禹錫之論同。聞鄕特中人
毆御史于朝。亦謂其擅加曳責。非台閣
調停有法。幾成大獄。
文宗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正、奉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惰、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
批。此與盧坦諫驗異焉。既責有司。不可[illegible]

命品官同意

鄂岳多盜、剽行舟、崔鄲訓卒治兵、作艨艟追討、悉誅之、初鄲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慓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批識時務者在俊傑、能柔能剛、能弛能張鄲之謂矣、

文宗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

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批薛元賞強直自遂、亦知士良可以理屈也、使士良非可以理屈者、安能訓注事惹大處分、惜人人不元賞耳、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脩

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批劉從諫詞嚴義正、稍足以懾豎宦膽、但其迹有類于要君、

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

宗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

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批武宗怨不立己者君人之度隘矣杜悰手滑之言德裕免死之請俱得

宣宗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批此嶽明獨創之言又呂才所不能道

張崇在盧州貪暴不法盧江民訟縣令受賕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

批此廷式拔本塞源之論甚正知誥不以為忤而重之亦奇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騸馬亦不可乘

批騸馬亦不可乘然可盡去此種乎無術甚矣宜其以此受禍

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嗣源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賜金帛而已

批趙鳳之言可以為萬世法吾獨怪今輦
轂之下星相填門雖經建言而卒莫止
之者何哉兩衙以此定彈章人所以畏
其口語槩示優容其弊不止于九邊秋
風為害甚鉅也

唐主從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
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患
之、學士李專美夜直、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
為我謀此、留才安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
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
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
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
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
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
立紀綱、陛下茍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
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
有、均給之、何以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

批專美之對切中五代之病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
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携衣笥望秦
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
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富貴、故屈吾
子以誨之矣、

批知誥以此為訓則所以安保傳而教嗣
子者善矣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
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
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
子驕侈僭安、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
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
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内以安、震曰、先王
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
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
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
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
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

批光憲善諫梁震善退從誨于光憲之諫
則善悟于梁震之退則善處君臣俱不

可及、

和凝署其門不通賓客、權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絶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晉主深然之、

批和凝署門非周公吐握之義、誼之書、凝之薦、翰之用、俱奇、風俗通所謂劉勝非

歎、潁川劉勝去守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大僕杜密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大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謂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守劉季陵家、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上、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于鶩蹋冷溢比于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究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析而密啟之、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既不善是、多見譏評、夫何為扎、于是昱甚悦服、朱正色曰、杜密之對、非獨厚頗抑利口、扎王昱甚悦服、蓋畏惡其口、非心悦誠服之謂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自是居鄉黨法吾人要當以劉季陵為正、

漢高祖劉知遠入大梁、馮道及崧、皆在真定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

歸朝、自以形迹孤危、事雞權臣、甚謹、而二弟嶼嶬、時乘酒出怨言、逢吉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群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法何如、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李嶼僕夫葛延遇為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負、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

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具獄上、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寃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隷往往為所脅制、他日穀謂崧族子秘書郎昉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領歸德節度、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横、合境畏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部民不勝其苦、

批蘇逢吉陶穀不足責矣、弘肇專殺亦知

遠誅其情不計其真意延遇蒙賞漢失政刑矣蘇史不得以善終、行知天道好還而李崧以瘞藏取禍寧非後世多積之鏡戒、弍傳曰人生末世惟貴而貧者可免、有味乎其言之也、

晉庾蔚之議、父母不幸出亡、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即以成服舉哀之日為忌日、見唐德宗紀二十一年、

批聞今縉紳中不幸有其人、后為人所詰詰其無父又不成服、卒無以應之惜乎

見不到此、如九江太守武陵威坐共

而事陵否產父如母、則又過矣、

涉世雄譚

邢襄後學朱正色批輯

烈婦

吳功曹魏騰忤孫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批 吳夫人之見、雖奇男子未必得之、孫郎兄弟之創業、其所成者遠矣、

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

批 憲英料曹馬勝敗如指掌、而勉其弟卒敞以義、勗其子以正、加于人一等矣、荀氏之識、雖止明于利害、未明言師之所以殺李豐者何居、然君在大州數語、亦奇矣、卒以蠢夫死、為人勿作婦人身、固

如是哉、

吳丹陽守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從會稽、及休即位、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犇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棨戟、

批 蘇子瞻曰、但願有妻如康子、何必生兒

似仲謀、李衡何幸有習氏哉、

秦王符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沖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

欲急攻襄陽、苟蒉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絶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批 觀韓氏之智畧、則人間世床下伏者、蠢蠢然食祿尸位、雖施鬚眉矣、朱序守備不設、有媿其母、其子齡石等、大是奇才、彼將安往耶、

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

列人止於烏桓曾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請烏桓張驤說之、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

批 曾利之妻、有英雄之識、故識英雄、乃史不著其名、惜哉、利即從之如流、當亦有過人者、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廓、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迎城守、不避矢石、

批 任城之妃、何其雄哉、世之男子、雌伏者何限、媿死矣、

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城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與

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男、

批 劉氏乘城拒戰、斬叛恤卒、與儲水之法、俱偉丈夫之所難能者、奇哉、

初燕昭成帝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凉大守、高梁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畧、善用兵

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為寶婦、融雖世為
方伯、非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束本宗、使從
民禮、參決辭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
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欲
往、洗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
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
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
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
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
還、遷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

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
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
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
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
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于灨
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
能平賊、宜厚資之、

批洗氏筭李遷仕如探囊底、而又識陳霸先之非常人、何雩都合浦之氣、獨鍾于婦人哉、

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逗遛
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獄、更遣孫盎會
三藏等合擊仲宣、衆潰、洗氏親被甲乘介馬
張錦繖、引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
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
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上以矩為民
部侍郎、拜盎高州刺史、贈馮寶譙國公、冊洗
氏為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
宜行事、赦暄逗遛之罪、番州總管趙訥貪虐、
俚獠亡叛、夫人上封事論之、上遣推訥、竟致

於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稱使
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上嘉之、賜臨振縣為
湯沐邑、

批洗氏有英雄手段、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
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
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
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
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

批懷恩卒以走死、亦其母數語、有以奪其

魄甙
崔旰入朝以弟寬為留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

批任氏有洗氏李氏之風洗氏以母李氏以嫡而任氏以妾尤難能也

李日月為朱泚戰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

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

批日月母有懷恩母之風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迕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怨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負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

批鄭氏訓子拜變蓋不惟掩錢為知道且權智有過人者

田頵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求池歙為巡屬行密不許頵怒而歸頵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頵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

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狎侮之延壽怨怒陰與頵通謀行密乃詐為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讐人所辱赴火而死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遣使謂神福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之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王檀江建將水軍逆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擒建大敗頵聞之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應之

批行密待頵有體而頵不忍區區之憤自取敗亡真不顧其母延壽亦有負其妻矣

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且來且汙我欲自殺張氏曰盍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策[illegible]官[illegible]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處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請降於漢漢以為華州留後

批卓哉張氏之見不惟李肅門戶之幸亦後漢國家之幸

馬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

當以國讓之而丕劉彥韜等固争以為不可乃以王贇部署戰棹大破其兵遣希蕚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希蕚追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批希蕚之妻有李肅妻之識彼獨明于利害此有裨于倫理

周行逢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大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于[illegible]不[illegible]輸税[illegible]官物[illegible]不記為里正代人[illegible]是捷時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批行逢夫婦俱奇

靈州頻歲饑疫亟苓夷彊盛圍州城李殷

[illegible]戰[illegible]達有大風衆推[illegible]事秀與鷹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illegible]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批世乃有此奇女子李殷為不亡矣

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杜曾以兵圍之崧兵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

涉世雄談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朱正色撰正色字應明南和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是書乃其備兵甘肅時所著取諸史記傳所載事蹟之有關兵法及才智明決足啟發人意者分門摘錄而各附評語於條末每類中又各分奇品正品詞氣纖議學陳亮而不成者也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漫筆一卷》提要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殷本紀

成湯南巢之放歉然自引以為慚不至如太白之懸其臣節猶較然矣　高皇帝之于勝國之君僅驅之出漠及其末也猶諡之為順帝而旌余大夫斥危學士其心事大類成湯而更過之矣是以湯之後六七百年而頑民猶往慕義而思興復以周公武王挽之而不定靖難之際齊黃方練而下死事者不下數千百人奚止四國

而已也一代人心風俗信可與商家比長而絜大矣

項羽

漢破彭城羽之根本頹矣身歸救巢穴此法宜敗而卒破漢者漢騎而項忿故也

呂后太公入楚如几上肉而卒得脫雖由羽不能斷會逆天幸想亦辟陽譎詐呂氏權略所以自全

重耳公孫宏

晉文公四十三出亡又十九年卒為霸主平津侯四十始學六十上公車報罷而卒以丞相封侯又何疑遲暮

也

武靈王

主父雄心直欲吞秦王制海內溺愛狐疑卒至父子俱死闈帷之中豪傑往往失脚

胡服之變其立論大都與商君變法同

陳涉

首與涉起事者廣也乃縱軍將殺之而封其賊便是敗道

蕭何

漢高繫何意欲因事除之耳帝自以爲三傑我不如蓋心忌之矣信死良病而何爲相得民心猜疑之所不免也

留侯

留侯借箸入議獨末段爲切事情餘便是太史公失删處

管晏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胸中恁地分曉傳中俗之所欲云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便知管仲源頭是道家自篇首至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子能知人也又是一篇鮑叔傳

讀管子諸書具見古人學問字字見之設施非後世窾言無當者

說晏子只撥其兩事執鞭之願則全從越石父一段事

韓非

韓子材具非淺所著書千古摘文者莫並焉然刑名之端實始作俑後人稍襲其說者往往禍及海內而反中

其身則非之死亦不可謂非自食其報也

商君

商君舍客舍與章子厚禁蘇公舍民家事極相類

蘇秦

立談之閒六國地形要害如指諸掌季子亦大奇矣令當今有季子豈憂南北哉

蘇秦得天下要領太史公得秦胸中要領即恐秦兵至趙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兩句可見

散財報德戰國任俠氣節往往如此

孟嘗平原

孟嘗好士止得一馮驩平原好士止得一毛遂而皆失之于初可見士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

孟嘗得立爲太子大都賓客力故代立後益務致士而卒亦賴其謀

侯嬴

侯生自剄兩俠烈之概然亦料魏王知公子謀皆夷門學書勢必收而誅之故甯自殺以爲名正是高處

藺相如

相如善怯處比勇處更高一著

繆賢識鑑賢于平原君多矣

廉頗李牧

頗牧皆善將而皆以橫抗廢死因其君不能善馭而要之此兩人一不得志即倔強不奉命直武夫之雄耳

王蠋

王蠋一死匪直全名而風勵羣臣且以全國不可謂節義讓功名

屈原伯夷

屈原伯夷乃太史公列傳變體敘事中忽入議論議論中忽接敘事離合變化如神龍乘雲馭風莫可端倪後有效之者終多痕迹莫可及也

賈誼鼂錯

賈誼傳不載治安策鼂錯言邊事疏極佳傳中亦無有俱是太史公疏略處

誼二賦有騷間意故與屈平合傳

呂不韋

不韋盜之雄也既盜秦國復以招賓客盜當年名著書

盜後世名令後世讀呂覽者知不韋而不復知有諸賓客論述之力匪直可以竊富貴并可以竊著作也噫夫

刺客傳

刺客傳五人曹沫事成而生以遺桓公專諸聶政事成而死然專諸助篡聶政借軀報一人之仇皆不軌于正豫讓事最苦而忠憤最可悲荊卿意氣感慨志念頗遠其不就天也世人往往以謀疏挑禍爲卿罪藉令荊卿之匕首不發秦人遂不圖燕哉世人以成敗論人物冤矣

豫讓心事最苦太史公描寫亦最悲但此宜列之忠臣死節中不宜混刺客荆卿兩怯處意念深遠顧舞陽笑謝意氣安閑鎮定視秦王囊中物耳左手把王袖已得勝算詎意其袖絶是天之不絶秦也荆卿曾疏計而嘗試哉迫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而罵死生無變于前得中斷不是庸庸者

李斯

李斯嘆鼠本意在固寵利故爲始皇畫策圖天下得丞相封侯既而劫于趙高胡亥之謀特懼蒙恬之奪其權

後乃卒亂天下山東盜起復重爵祿不知所出而阿主以督責書竟爲趙高所殺未幾而秦亡太史公極看得破故一篇精神專主于此卒以秦亡系傳末

李斯恐懼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數語刻畫隱腸如隔垣而洞五藏

趙高

高特一宦者而狡猾縱横頗似習于長短之術故以李斯之奸桀卒入其彀中後世有建議令宦者不許通經籍亦一說也

蒙恬

恬世世爲秦將所殺戮多矣佳兵好還匪直爲築長城傷百姓力也

張耳陳餘

秦法密如秋荼兩人竟秦世不洩漏眞知士也

張耳桑下數陳餘欲死一吏後乃以餘不肯救趙而責以必死立信豈困迫無聊而忘遠計耶太史公論贊極得

太史公心重節俠故于貫高事極力摹寫

淮陰侯

暗啞叱咤千人自廢八字道出一項王面目如在且喜且憐之五字道出一漢高面目如在

登壇數語劉項雌雄分矣信不特將略已也

背水戰大奇太史公胸中無兵法亦不能描寫曲致若此

坐廣武軍朝諸將而論兵極有致

淮陰侯令與陳豨謀何至勝負有未知而爲蕭何所賣

蒯通

蒯通辯雄而計工論說如霆擊標舉戰國策士之傑者也

隨何

隨何不立傳附在黥布傳中其舌辨不足奇高處在直入坐楚使者上坐一著

樊噲

排闥數語有大臣風節

平原君

平原君以貪故受辟陽賻遂爲之盡卒死其竄是以君

子貢擇交

季布

朱家心知爲季布滕公心知季布在朱家皆不明言而相爲周旋解難有無限情景

田叔

回護孟舒爲長者眞長者之言

叔孫通

魯兩生眞儒史失其名可恨

吳王濞

田祿伯請兵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入武關此韓信耿弇之智也桓將軍勸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策更奇周邱馳節入下邳一夜得三萬人至城降兵十餘萬眞大猾令吳王早用此三人計縱橫江淮閒事未可知本朝甯庶人若直棄去安慶不攻而疾走據南都王新建亦未易收之矣

魏其武安灌夫

摹寫三人相結相傾處百倍感慨精神讀之令人扼腕嗚咽

魏其顯功名之基全在庖酒進上時其爲相亦大都得賓客力卒以此死

徙灌夫燕相是武帝愛惜人才處

李廣

李將軍最不得意事乃太史公極得意之文

漢書傳李陵頗有生色太史公爲陵下腐刑故不詳爲之傳

匈奴

中行說辯口計策大猾而漢棄之匈奴殊失計

衛霍

太史公極不滿驃騎故略敘戰功而詳益封詔中間無限感慨然方略何如二語故足稱名將

爲王夫人說本傳謂甯乘而褚少孫以爲東郭先生何也

汲黯

汲長孺爲謁者時兩事便是大臣體直指用人如積薪益見黯質直處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武帝亦可謂知人善識士已

酷吏傳

酷吏傳十餘人雖人自爲傳而其行事進用往往皆依附而起故太史公敘致皆彼此互用借客形主當合爲一傳看

夫爲吏廉此吏分也乃廉吏多恃其節傲他吏而以武健自恣觀郅都可鑑若其廉弗如吏劣矣

趙禹本傳不詳敘而反詳于張湯傳中以兩人比擬爲精神極力寫湯巧猾心事殆盡

贊酷吏人著所長亦不沒人善歟

沈命法

近日盜賊入城有即罪守令之法而守令互相諱匿至人有告被盜反抑阻之不以上聞其弊頗類此

貨殖傳

能天下人情而劇論之無一不曲致

讀史漫筆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有讀左漫筆已著錄此編摘史記本紀世家列傳事蹟隨筆論列數語皆陳因膚廓之言

蘭曹讀史日記四卷

〔明〕熊尚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曹讀史日記四卷》提要

蘭曹讀史日記敘

余少偕友人李成甫讀書香山蘭若甚汎濫往牒居恒揚搉月旦遇醉心者不覺咨嗟舞蹈欲起其人於千載下否則如魍魎在側遠之唯恐不亟矣惜成甫蚤世余不勝郢人失質之悲即有一二管窺猶未敢落筆輒置喙也乙未登仕籍居長安二三同志每

相過從私心衡量引古爲證竊幸不謬尋理汝寧日對叟書暇則從彼都尊宿剌經質義而評史闌如默津津爲動撲索想矣壬寅秋待罪容

臺會主者移疾署几塵封癸卯羅幼稚之戚而載間僅不廢止脩本業一切未遑甲辰朝夕在署稍從公餘習靜即事考古盖黃虞已前遼邈

無論矣三代而上其事簡而其文有當闕者三代而下遞及宋元榮瘁幽顯芳穢真贋紀載實繁品隲具在上則涑水考亭大慕日星次則名

人魁士卮言河漢余曷敢依傍亦無敢乖剌惟以一片虛靜嘿嘿坐窺偶爾會心接册直書蓋有節取者而非夸毗有隱誅者而非吹洗即如

謝太傅陸宣公其勳伐
忠貞豈非間代平生瓣
香兩公不啻畏壘後以
鄙意未安遂不辭指摘
固知寸朽無妨合抱區
區蠡測窮自附春秋責

備意耳積久成帙間示
同人謬相命以千秋慫
慂卒業居無何還里中
家難頻仍精神渫越故
業委廢既濫八閩文衡
桃籍諸生羔雁之具怔

更甚於君房即々者備
兵海上日惟部署軍書
遑問柔翰頃從學使者
建鼓白狼考經校史旰
衡盛事不覺見獵色喜
隨檢委簏中書故筆具

在遂編次若干卷付之
梓嗟乎上下數千百載
余所評記者不過什一
於千百耳方不免望洋
之嘆重以爾時偶拈未
經刪潤何敢災木然詹

詹之見正恐本來面目
受掩雕鏤故欣然示朴
以與海内大方桐印證
焉若夫挂漏尚容補葺
以馨愚衷
萬曆乙卯秋仲之吉豐
城熊尚文題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一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輯評

帝堯

帝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問左右不知問外朝不知問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描寫當年蕩蕩無能名情狀亦頗真切但微服遊於康衢一句似覺不類意者因有康衢之謠而云然

帝舜

帝薦禹于天使之代巳位帝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是爲零陵禹避舜子商均於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歸禹禹遂即天子位

大學知先的宗傳即堯舜執中的密訣舜若不是預先見得後日人情是如此把這位先

傳與禹了到這時候但看天下不歸商均的情景還肯相容否故堯舜之不傳子其爲子計者至深遠也孔子曰子孫保之厥旨微矣

大禹

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此天所以爲我用也夫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須臾龍俛首低尾而逝

古稱禹曰神者固謂其治水多奇蹟若黃龍

負舟之說則奇而怪矣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予於禹亦云然

帝啓

元歲啓既即位乃即鈞臺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啓伐之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於甘不勝六卿請伐之啓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

啓立而有扈不服不知啓之賢也啓伐之則不勝一反身修行而扈服焉此謂知本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茲亦足徵矣然既服而滅之於殺降之義何居是又不可無辨

成湯

湯問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明

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叅五事九卿所以叅三公大夫所以叅九卿列士所以叅大夫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内外若一是謂大順也

太史公謂尚書獨載堯以來其於成湯伊尹之言宜無不備乃今伊尹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之對何以商誥伊訓俱不載而其言亦殊覺不類

周 武王名發

九年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

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無連師之命而東觀兵孟津此舉意欲何爲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此言奚爲而至曰女未知天命曷不曰女未知天倫可惜此時無有倜夷齊扣馬之諫

成王 名誦

魯公伯禽周公元子也成王少周公留相之使其子就封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汝又美之彼其愼也是其所以淺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天下之士至者無慮千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夫吾得三士於百人千人之中若是乎其難也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好自用固曰愚者所戒曰寬曰愼可不謂美乎而周公乃同以爲惡焉乍見之不無駭人味到寬也出無辨愼也所以淺句乃知聖人胸中磨勘獨到故其開口判决最淸

穆王 名滿

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 造父李勝五世孫

造父得封趙城不知其功德安在

共王 名繄扈

元年乙亥游於涇上密 靈臺縣 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私受之而不獻于王王滅密

康公私受三女不獻罪也而共王以此滅之得無過乎

孝王 名辟方

元年壬子自懿王以來德政不修詩人作詩譏刺至是王室愈微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爲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是時大黿牛馬死江漢俱凍

非子以善養馬得封附庸君爲秦始祖原非有功德於民固宜其始不齒於中國而後雖强大易斬也維時大黿牛馬死江漢俱凍豈偶然哉

夷王 名燮

元年丁卯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夷王始下堂見諸侯失君度矣而由立於諸侯之手然則豫建太子非天下大本而何

時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侵揚粵僭立三子爲王衛康叔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 今衛輝府 之地 雙湖胡氏斷

蓋自夷王立于諸侯之手便自振頓不來故下堂而見諸侯他又何能問也

厲王 名胡

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其用榮夷公之謂乎諸侯不享凜然炯鑒矣

三十有三年王行侈傲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

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

防口甚於防川召公反復數十言可謂剴切痛快然何如止謗自修一語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於彘王太子靖匿于召公之家國人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

召公以子代王太子忠矣乃其言曰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則又似有一自全之念在

宣王 名靜

二十二年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而宣王感悟勤政卒成中興之名夫婦能相與以有成也如此

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

儒死之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可謂不負其君杜伯無罪見殺左儒爭之而至於九可謂不負其友王怒以死生挾之左儒竟不易言以求生可謂不負其學

幽王 名宮湦

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

裂繒聲破敗聲也卽此之好便是亡國之徵

桓王 名林

十三年伐鄭鄭與王戰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鄭人遣使謝勞鄭之先宣王之弟也宣王封之於鄭爲伯爵

鄭人射王中肩僅遣使謝勞而已是尚有王法耶周道之不振鄭伯之無君於此判案矣

莊王 名佗

桓公始覇會諸侯爲盟王問於管仲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若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

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四民者勿使雜處言貴專也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簡王 名夷

五年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請死以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世祀勿絶

程嬰惟時刻不忘下報趙宣孟公孫杵臼之心故能滅屠岸賈復立趙後觀其功成覩死如歸古人之不負初心也如此

靈王 名泄心

十一年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季札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

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及餘眛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季札欲附曹子臧之節說者謂其不減三讓高風然泰伯讓而周興季札讓而吳亂兩者將安取衷

景王 名貴

五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

韓宣子見易象春秋而歎周禮盡在魯其知禮乎、

威烈王 名午

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

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智果評瑤不啻燃犀智宣子弗聽遂自別族其慮之遠也如此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擧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知子者莫若父伯魯無恤之賢不肖趙簡子豈不了然胸中必書訓戒之詞試之於三年之後者廢長立幼事屬拂經不得不如此愼之也故子必若伯魯無恤而後可以議賢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

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文侯非眞能悅任座之直也悅翟璜君仁臣直之諛耳向使璜對曰君有直臣任座而不能容何謂仁君恐其怒璜者不減於怒座矣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鄭歌者槍石 歌者名 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 邑名 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進士乎連

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番吾君深得轉動人君之法當時若不是進此三人者各效其忠把烈侯那個愛歌者的心默默淡下去了任憑仲連如何苦口力爭決難止鄭歌者之田

顯王 名扁

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人主一嚬一笑左右嘗竊之以擅威福是以明主愛之袴何如哉而謂袴不啻嚬笑也左矣

辛未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 冀闕作記記列教令于門闕

罷封建而置郡縣廢井田而定賦役秦固以此蒙議千古然到今日堯舜復生不能易此法矣

赧王 名延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

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 息壤地名

息壤之盟得無臣挾君乎夫茂既知盈篋謗書無能喪敗樂羊之功獨奈何區區毀譽之

是計也黷亦甚矣
齊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乃遂弑王於鼓里湣王卽齊王

淖齒楚將也奉使救齊而因以爲利於楚爲不義亦齊相也不能爲君反正以圖存執而弑之於齊爲不忠

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敝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旣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名都邑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衛嗣君費盡多少心思做就多少圈套也只是要個法立誅必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何如修身爲本之法門尤更簡便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

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楚當時已自强大稱霸矣其欲圖周非徒利其彈丸之地也誠謂三代之傳器在焉而欲

得之以爲重也嚚南兵至此一語最是頂門針

秦 始皇帝 名政姓趙實姓呂

癸亥秋九月秦嫪毒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毒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毒爲長信侯政事皆决於毒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

平君昌文君攻之毒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音倍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肢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亾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亾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亾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樸二弟有不慈之名遷母於雍有不孝之行殘戮諫士塞直言之路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巳矣乃解衣伏質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願死以備其數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也

始皇此舉先儒稱其爲宗社討賊原自不差

彼二十七人者口舌之士耳欲以口舌建功其踵相亾而不顧者皆冀僥倖茅焦之一着也豈真有拚死報國之實心哉茅焦當秦王屠戮二十七人之後按劍以待而能解衣伏質此一段敢諫之氣足以聳動秦王立取上卿然曰殺假父殺二弟是何說話先儒謂始皇昏庸於焦當殺不殺知言哉

漢 高帝 名邦姓劉

夏四月漢以蕭何爲丞相○漢王以項羽負約

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

當漢王怒羽負約時若非蕭何猶愈於死之言何以折其君臣凌遽之氣不幾於以螳臂而當車轍乎善夫養其民以致賢人一語尤爲儒先所未到

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學者評論古人每事要設身處地當時太公被虜軍中漢王還得竊負而逃否若欲曲求生道非委身歸命於羽不可而羽此時還肯縱虎自貽患否看來看去還只有這個僥倖萬一的着法再別無做手

文帝 名恒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讀之悽然求伸其父子之情而亦不屈夫國

家之法天子爲之詔除肉刑其言之利溥矣女中丈夫非耶

武帝 名徹

武安侯田蚡入相恣肆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

後乃稍退

咊君除吏吾亦欲除吏二語是武帝明以其柄與田蚡兩操之也請地益宅其漸固然哉

以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

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不至還報矯節發粟其事固偉而律以人臣之道終似未到

皇后陳氏廢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册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館陶公主）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默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簒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黄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人君者紀法之宗館陶公主公然以私幸董偃見武帝寔然與之遊戲且置酒召之是尚有紀法耶東方朔雖以恢諧稱而三罪之論其義正矣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

之道不宜顧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

主父偃請分國邑大得處置强宗之法

殺大農令顏異初異以廉直遷至九卿張湯與異有郤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顏異以反唇見誅而腹誹之法起士生斯時苟非諂諛取容即默亦恐不能免也況危言者乎史稱其時人人重足而立信然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藏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

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青翟名也本姓莊改姓嚴）

湯與李文雖有郤何至不俱生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小人殺人媢人無足怪者當時湯肯以直報怨平情論法所全者多矣只看他爲吏摩足見上佯驚生既含愧死何足惜

朱買臣王朝邊通傾殺張湯罪固宜誅然實
湯負丞相致之也與湯終有辨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獻金助祭是遵何道金輕奪爵是遵何法丞相坐知金輕下獄漢事之非甚矣

欒大伏誅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腰斬○尹起莘曰欒大姦僞小人旣拜爲將軍又妻以公主蓋亦可愧之甚矣及其所言不售乃始誅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公主何哉

欒大伏誅後武帝有何面孔與公主相見

宣帝 病已改名詢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擧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

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龔遂治渤海盜賊曰安之而已初遂輔昌邑

遇事直諫凜凜風裁至東都門而曰禮奔喪
望見國門而哭至城門至未央宮而又啟王
如禮及是宣宗召問何以治渤海盜賊觀其
對語曰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
子弄兵潢池之上哀矜之情一體之誼隱然
言表與曾子答陽膚之言有默合者又曰治
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可治深得
救時之要單車獨行選用良吏躬率儉約勸
民農桑使之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漢興以來

循良吏龔遂其首稱矣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
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
時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
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
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
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
為迂闊吉遂謝病歸 諫不行而歸自是高節

吉疏述舊禮明王制未便是治本而較期會
簿書之類猶本務也獨延今儒士一語迂矣

以張敞為京兆尹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
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
捕國中遂平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難破民無
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

以為民函陰陽之氣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勝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
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張敞請入穀贖罪救時之意也望之不可其
義自正

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

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恭公此疏切中宣宗膏肓下吏而令自剄宣宗之不能受言也如此

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

事嘗出逢群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跡吉所爲與宣宗綜覈名實者宜若氷炭而吉得以功名終恭亦有先年保護之恩哉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逾制鑄刀效尚方等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延壽爲潁川時有吏負之者痛自刻責其吏自刺自剄爲馮翊有兄弟訟田者閉閤思過而其訟自息然則當望之使御史案之之時獨不可刻責思過乎

以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音芬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敞奏其挾詐僞以奸名譽宜先受戮以明正好惡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

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延年素輕霸比郡爲守霸先以鳳凰受賞延年不服後坐怨望棄市

黃霸薦史高可太尉充此之心何所不至史稱其長於治民豈輔君治民有二道耶霸以鳳凰神爵集得封侯矣及爲相又欲以鶡雀爲神雀患得患失之心抑至此哉張敞旣以訟言其罪追薦史高宣宗亦已切責之而猶得以固其位嚴延年獨能瞋目地下耶

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

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常平倉古未有也置自耿壽昌始其後劉晏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有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深得常平之意

殺故平通侯楊惲光祿勳楊惲廉絜無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怨望爲妖惡言上不忍加誅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過大行廚當爲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

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免官

楊惲廉絜無私而以語言狂直竟爾殺身易
曰亂之生也言語爲之階信然哉
史稱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自娛可見
人生必有所事事而後可以娛日當時使惲
知從事學問日就月將不知老之將至又寧
必以財自娛而學問功深則沉潛之意自多
浮薄之氣自黜又寧至知友戒之而不省迄
放言以賈禍耶
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爲冀州刺史○楊惲之

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
寑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
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卽收舜繫獄驗
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
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
卽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亾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
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妻子皆泣
敞獨笑曰吾身亾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五日京兆絮舜之語誠澆薄可恨而敞必枉
法誅之無乃大稱乎
庚午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
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太傅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
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
稱臣而不名

望之所議是
元帝 名奭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
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
許史皆側目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
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
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
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
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

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

望之自太行丞上疏即巳名重當時矣迨馮奉世矯詔破莎車（西域國名）上欲封拜而望之不可張敞以歲饑請民間得納穀贖罪而望之不可持義嚴正凜凜有古大臣風節所恠者望之與宣宗君臣道合諫行言聽當宣宗時恭顯巳典樞機望之何不廷爭之且宣宗之

英明與元帝之柔暗望之又豈不辨之審者乃元帝初政遽自罷中書若不能一朝忍者何也豈其謂宣宗在即恭顯不能爲害而在孝元則當慎之於始乎以韓延壽之賢坐散數萬官錢使御史案之迨延壽部吏案校相報即不能容而竟令棄市然則望之自殺亦僅足爲延壽抵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諒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小人互相標榜黨緣倖進之情態至賈捐之楊興兩人而極矣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周堪受遺詔爲時倚重而因顯白事老耗甚

矣
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 姓梁名 少府五鹿
姓充宗名 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
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
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
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
牢僕射五鹿少府豈不皆傾心於顯哉而顯
顧致意貢禹深自結納非眞能親正人而疎

朋比也巧於避禍也此之謂權奸
廿延壽陳湯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
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内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宗正
劉向上疏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 償也 費其私罪惡
甚多 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
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
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
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赦延
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
劉向此論要緊在殺使者罪甚於留馬這一
語乃可爲延壽與湯有功無罪的斷案
成帝 名驁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
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
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

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
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氏權
國有權戚嘗患在人主不知耳成帝讀洪範
五行傳論旣已知劉向之忠王氏威權之重
而竟付之莫可如何王勢若此亦大可悲矣

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於是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死獄中

王章爲王鳳所舉而能指斥王鳳另薦野王可謂不負所舉者矣其死獄中也徒增鳳一重公案耳於章何損

以薛宣爲左馮翊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

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吏道以法令爲師薛宣此言得之矣

劉向上封事極言王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

忠言不用縱嘆息悲傷亾益也此之謂婦人之仁

以王駿爲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吏治之盛蔑以加矣而卒無救於篡弑之禍悲夫

六月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合德爲婕妤后

既立寵少衰而女弟接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亾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劉向於此亦可謂良工心獨苦者矣洪範五行傳論奏而不省新序說苑亦奏而不省且

柰之何哉觀趙飛燕䜿般求子而卒無子可見天位必不可奸而徒自貽臭萬載也悲夫

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子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

道誤人宜無信用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張禹爲帝師傅當時秉帝顧問不斬一言而悟帝心嘿奪王氏之柄可也乃爲子孫計貪昧隱忍餙詞取容此眞所謂老姦誤國之罪不小矣朱雲借尚方劍誅之禹卽幸免萬世而下有餘戮哉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

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治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請立

辟雍未作而罷雍爲罷名

帝是時亦知嚮詩書嘉納忠言惟是優柔不斷所少者法行自貴近一着耳而向又謂刑罰非所以致太平也得無益之疾乎夫水濱古磬何足爲善祥詔立辟雍卽不罷何補當時之失德祇緣向胸中常有一部洪範五行傳論在也故其注意於瑞應者如此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太學弟子員誠當增而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謬矣漢儒附會之說此亦足徵

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劉向遇事敢言慷慨多大節著列女傳得正家之道毅然請興禮樂得教化之本洪範五行傳論占驗禍福不無太鑿而其心要以警悟孝成潛杜王氏三十年不遷官此益足爲守正不阿之徵胡致堂謂其德信有孚周身無缺諒矣獨怪其與蕭望之同心共政望之死孝元卻食涕泣哀動左右當召顯等責問之時向宜明目張膽以鳴其冤及後張猛以譏死亦不聞向一語及豈其自謂宗臣非關宗社義不當言歟

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時熒惑守心賁

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方進賜册責讓使尚書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遂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方進殺謂可當天變矣而孝成竟不免天變顧可移耶

哀帝 名欣

孔光自議繼嗣時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

嗚

相道得而萬國理所係大矣苟非其人故有

洪範鼓妖之應

乙未元壽元年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上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愼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而損至尊以榮寵之四方皆同

怨疾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廷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秋七月以孔光爲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欲尊寵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觀帝託言太后遺詔是亦心知其不可而特冀王嘉之曲從之也嘉曾不少狥封還詔書批鱗直諫壯哉予獨怪夫王嘉臨終以不能進孔光退董賢爲恨柰何孔光一相而且下車拜謁董賢也幽冥之中負此知己予於孔光云然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時欲擧可任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擧莽何武公孫祿以爲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近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疎相錯太后不聽自用莽

何武不宜令外戚持權一言凜凜法戒而太后不能用釀成簒逆之禍想太后到投璽的時候亦必深以此爲悔矣

淮陽 名玄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

餘爲前鋒尋(王尋)邑(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
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
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
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乘銳崩之諸
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尋城中亦鼓
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
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
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
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

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
用漢年號以待詔命

　劉秀收拾人心全係昆陽一戰彼時大雷風
　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天之所以助
　順者豈偶然哉

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卽劉歆)自殺道士西門
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
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
洩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
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懣
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
復就枕矣(鰒音步角反)

　劉向廷論王氏正氣稟稟歆其子也阿附莽
　賊自覆宗國而猶易名應讖僥倖非望以致
　夷滅非向之罪人而何孝平皇后曰何面目
　以見漢家愚於歆亦云然

漢中王嘉旣克延岑乃薦校尉賈復及陳俊大
司馬秀以賈復爲將軍俊爲掾秀舍中兒犯法

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
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
所行也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法行自近祭遵得之矣

　　光武(名秀)

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
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
坐府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

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
弘失其常度帝惟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
　桓譚爲鼓琴非有甚屈辱之行而宋弘切責
之若此古人道義相成毫髮不肯假借讀之
迄今猶令人凜凜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以讖斷之
何如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

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乃
解
　鄭興不爲讖其風節亦有可觀者於書有所
未學句亦婉而不失其正第無所非三字不
免爲帝怒所刼耳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
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靷帝不從西至漆縣名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
遠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
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
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
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援於帝前聚米爲山指畫形勢視郭憲當車
拔刀斷靷所見不同終當以郭憲爲是東方
初定車駕不可遠征允爲確論豈必潁盜起
守兵叛而後有味其言之耶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

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
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
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
如祭征虜者乎
　祭征虜所得賞賜盡與吏士其清約眞有足
多者第自以身任國不敢圖生兄爲娶妾而
不受并心無後其亦未講於忠孝兩全之道
耶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

懼使刺客刺歙未卽死歙馳召蓋延蓋延延悲哀
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
以報國故呼巨卿（字延）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
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
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
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
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
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絶帝

聞省書涕悼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正氣雄心令人
凜凜固宜其所向無敵

初述（述公孫）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
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劫業若
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
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
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
四時珍御不以忽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
名俱全不亦優乎（業飮毒而死）

徵士不至而刼之死此豈享位長久之道宜
士之寧死而不屑就也

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
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
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

韓歆直言無諱有大臣風節而指天畫地得
無失人臣之體乎

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帝以赤伏

符卽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
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
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
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
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者巧慧小才
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
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
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

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既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桓譚宋弘所薦者也當其爲帝鼓琴弘以薦譚爲憾今譚能極言讖之非經略無遜避亦可謂不負所舉者矣

明帝 名莊

以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初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豹常募設檻穽而尤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入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可謂識治之論又云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則又深得進言之道如宋均者可多得哉

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恐而止乃發還京師初帝爲太子以衆通經知

名縑帛請之衆曰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不往

鄭衆不赴太子之請不下單于之拜其生平大節毅然不可奪如此

北海王睦卒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

知慮甚愼如此

果如㫖言則忠孝慈仁敬賢樂士皆危道也

而河間東平又何以稱焉

章帝 名炟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隣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虚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

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虚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三代直道原不容泯必欲臣民諱言先朝失德固非所以昭是非之公如謂桓公親揚其先公之惡以唱管仲此又與證父攘羊者何異孔子曰直在其中矣道理畢竟當如此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張奉於毛義母死徵辟不至乃知其賢不啻奉平日所慕於義者何在

均兄義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絜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

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可稱格言有司之堂宜大書一通以警心目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

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人非木石難謂無情倫此言却不自欺

安帝 名祜

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雨水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

遇災修省君臣當交任其責而獨策免三公何也

順帝 諱保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輙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

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久任之法起於左雄之議所裨吏治民生匪細而宦官不便遂不能行則亦當事者持論之不堅也

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隷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左雄之薦馮直爲朝廷公器使之典周舉之劾左雄爲朝廷杜倖進之門兩者意相反而道相成

時宦官競竇恩勢傾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良賀此言抜出儕伍亦足愧士大夫之由中官以進者

壬午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輙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梁冀弟）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饕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梁冀兄弟專擅昭然當時耳目張綱等八人奉命表賢良顯忠勤劾貪汚有罪而綱獨埋輪劾奏梁冀不疑彼七人者亦皆類眉丈夫且負有時名靦面張綱此舉而一緘不發得無心愧耶

增孝廉爲四科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當是時增孝廉爲四科取士之途廣矣而得士之效亦僅如故士顧可科目盡耶

甲申建康元年立皇子炳爲太子時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种暠手劍當車折高梵詞屈眞可謂臨事不

惑者矣

質帝 諱纘

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公卿遣子受業至三萬餘生太學之盛無以踰此

桓帝 諱志

癸巳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

尋徵下獄輸作左校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宮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掌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奏曰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淸平貞高絶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

桓帝時宦官用事氣燄薰炙穆獨能案驗宦者趙忠發墓剖棺而出其玉匣可謂亢然不顧身害者矣桓帝震怒徵詣廷尉當時朝紳曾無一人訟救向非太學生劉陶等上書與滿朝皆婦人何以異質帝元年太學生至三

萬餘人最稱師濟茲固其造士之報歟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旣不平之又遣客刺殺議郞邴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黃門令具瑗小黃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瑗等請劍戟士合千餘人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壽皆自殺悉收梁氏

孫氏無少長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克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爲縣侯世謂之五侯

桓帝誅梁冀自是他英斷處去元成遠矣但惜其委任中涓釀禍縉紳漢祚之不競此實基之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頴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祭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孝友常共被而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閎汝南人安之玄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爲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頴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魏桓可謂能審於出處之際者矣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

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田野空朝廷空倉廩空是謂三空此言眞是激烈而帝不悟未幾且併蕃策免謂之何哉

五月太尉秉卒自黃瓊以來三公如楊秉劉寵皆人望秉淸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人有恒言曰酒色財氣楊秉自稱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豈不明明供出有氣之一惑在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屛氣休息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野王令張朔侍兄黃門張讓之勢隱然嵎虎李膺破柱取朔下獄殺之從此中貴屛氣至

不敢出宮省使當時朝紳人人如膺又何至有十常侍之禍耶惜哉

河南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互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亦上書極諫帝諱其言

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張成之子殺人旣已逢宥矣而李膺竟案殺無論詔書不信非所以尊朝廷而憤疾過歲意氣太盛亦非平心應物之道其取禍也固宜

靈帝 名宏之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黃勉齋曰士君子行己立

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

太丘弔張讓固明哲保身之道而勉齋此論則士人守身之法兩者皆是而當以勉齋之論爲正○太丘獨弔還是墮落坑塹

趙苞爲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値鮮卑入塞寇鈔刼質苞母載以擊苞苞出戰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毁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

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戰破賊其母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鄕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此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苞君忠不顧其母而母氏勉子以忠死矣

趙苞棄母全城與高帝幸分我一杯羹之說難於並論程子謂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愚謂曹操拘質庶母其意在降庶故庶可以往降鮮卑刼質苞母載以擊郡意在得城卽身往降何益城不可棄母不可生誠難兩全苞惟不顧而戰則忍矣

秋七月靑虹見玉堂殿庭中上以災異詔問消禳之術○蔡邕對曰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

中郎直諫而受奇禍惜哉其不於此時卷懷也

獻帝 名協

曹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劉楨此言亦可稱秋實矣而植不能用惜哉

帝自許都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

之人者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洩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尚書令華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歆字子魚）

華子魚自有名字（孫策語）豈不知有母后之分甘為賊操鷹犬壞戶發壁親就后出當其行過帝前有不泚額汗顏與人面而獸心者史

稱其無夷皓韜遁之風失上臣匪躬之節諒矣郗慮亦嘗與操比肩而事帝者帝謂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闔帝此言而心不動此與塚中枯骸何以異哉

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楊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楊洪李嚴功曹也何祇又洪書佐也而並為太守此固諸葛亮能拔士盡其用而李嚴楊洪薦賢為國略無嫌忌亦足多矣

孫權以潘濬為治中荊州軍事一以諮之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陳平為里社分肉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乎平曰嗟夫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今

樊伷為州人設饌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潘濬謂其無才略也蓋亦作如是觀哉

後主（名禪）（附魏吳晉）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

不能盡惟徐元直字庶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字和參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
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
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姓崔名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勤見啓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
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
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
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曰爲治
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横
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
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
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
卒亮垂涕三日難相違覆猶云不肯辨問覆告也
武侯當群雄割據漢室顛危之日其下教數
百言無一語他及孜孜汲汲惟以向得與徐
元直崔州平董幼宰胡偉度四君子切磨箴
規厥幾寡過眞知本哉此之學厥無衆寡無

小大無敢慢區區侵體節勞之議固宜其謝
之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腔苦衷更復誰
訴此顒死而泣下益傷知己之難哉
魏司空陳群卒群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
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
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陳群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及撰
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嘆息焉群眞
長者哉可以爲萬世諫臣之法

魏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
州刺史王昶應選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
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
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
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
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
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毁
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
人誰毁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

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王昶命四子名戒之以顧名思義成祈之意至深遠矣然朝華夕零松柏後凋天之生物[illegible]有絲毫人力者哉而昶舉此以為訓不知其義何居

魏以陳矯為司空魏王叡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叡慙而返○叡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

魏王欲案行文書陳矯以非陛下所宜而諫之此事却不難獨魏王稱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是時司馬逆狀未著而權寵獨擅非有大智識者未易辨其奸而非有大力量者即心知其非亦未敢輕出諸口

立皇后張氏立子璿為皇太子大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舉動仁恕有古世子之風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儲君讀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備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郤正謂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有無不可預知此足以塞孟光之口不知孟光發問之意正在世子當務其急者而智意為先安得謂不可預知耶○吾意光之問或亦有所窺見一斑耳

丙寅九年秋九月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紀字鄭康成玄字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姦宄常宥作奸者何懲世教所關故亮云然

魏以徐邈爲司空不受魏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魏以徐邈爲司空徐邈嘆曰三公爲論道之官無其人則闕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魏之用邈與邈之見用於魏只此數言兩俱不忝矣

魏曹爽驕奢無度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司馬與師昭謀誅之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泄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自甲夜至五皷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視汝族滅也懿遂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陰謀反逆於是收爽羲訓晏颺勝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夷三族

曹爽不族司馬之邪謀尚有所憚而不敢輕發夫以群雄角立於外跋扈睥睨於內爽不收召知謀之士朝夕共圖國事却與何晏鄧

颺輩修譚虛無及至變起倉卒桓範勸以權天子詣許昌徵兵自輔而不能聽死在目睫猶云不失富家翁眞㹠犢耳爽族固自取何足惜獨惜其一族而權歸司馬魏祚不競甚之矣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盧欽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當武帝之時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淸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

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爲梁州刺史天下者靡相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徐公之有常也只是一個李眞耳眞則自不受變於世味彼變易車服以求名與昏夜求哀者一樣的心腸皆不可使妻妾見

初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權愛之全公主旣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權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遂有廢

和立亮之意至是乃幽太子和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及矣不聽遂賜霸據等死明年立潘氏爲皇后

生子當如孫仲謀亦三分中褎然稱豪者何以一嬖寵之故而顛倒錯亂乃一至此固宜其祚之不永也夫

晉 武帝名炎司馬氏

晉發其故立進令劉友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立進縣名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群僚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山濤晉室之杰然者而猶有占官稻田之事信乎全材之難也惟當時晉武寬其誅萬世而下亦不以此損山公雅望則一眚不足以

槩生平也固如此哉

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羊祜焚草應與陳群齊稱

齊王攸言於晉王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

無形之疑殺人待子乎晉王曰渾言是也會豹
卒以淵代爲左部帥淵豹之子
史稱齊王攸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
炎觀此言其識出晉武上遠矣王渾果至誠
待人者乎抑亦識闇而易欺者乎因濬平吳
而攘功誣濬卑鄙甚矣當時晉武顧使之與
杜預王濬同事嗟夫其成功亦幸矣
乙丑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於
交廣州郡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

撫之乃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
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
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彊齊今兵威已振譬
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遂指授群帥方略徑造建業吳王使丞相張悌
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陣大敗靚迎
悌欲共遁去悌垂涕曰仲思靚字今日是我死日
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
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

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
張悌身爲丞相國破身亡自是常分顧其不
負知己一念至死耿耿不昧視世之游大人
以成名未幾而操入室之戈者遜庭矣
封拜平吳功臣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
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忿
將攻濬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與
濬爭功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
濟尚常山公主宗黨强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

帝弗許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與所挫抑
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
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
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
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
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
藺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
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
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

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王戎皆封縣侯

凡人處功名之際皆當書此一通於座右

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隷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劉毅面謂晉武不如桓靈而又面陳其賣官錢入私門亦可謂能盡言者晉武笑而受之

而稱其爲直臣此晉武所以能併吞吳蜀而繼魏大統也

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陸喜此言眞爲處亂世之法不獨論薛瑩已也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

劉毅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淸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置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

興邦而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谷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辯

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寔爲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劉毅數陳八損種種列眉語語透髓王爵者之龜鑑也柰何中正之官報罷九品之制代更而八損之流弊顧浸浸無已時也良可深嘆

惠帝 名衷

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攻萬年斬獲甚衆弦絶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

始而與南山虎長橋蛟爲民三害者此周處也今而效節致命爲晉室忠臣者此周處也不學則如彼學則如此然則欲作養人才者舍學奚以哉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潁復皇后太子潁遣

兵拒戰於蕩陰縣名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問紹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石超軍至乘輿敗績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被殺血濺帝衣穎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走還東海

當乘輿對戰之日秦準問嵇紹有佳馬其品趣可知紹正色折之及乘輿敗績以身衛帝

被殺血濺帝衣稽侍中血至今猶不磨滅壯
哉稽康可謂有子矣

懷帝 名熾

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
爲君子營

羯奴有此識趣如何不開創後趙一個世界
出來

時海内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
南渡江鎭東司馬王導說琅琊王睿收其賢俊

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
六掾刁協卞壺陳頵庾亮卞卓周訪陶侃皆與
焉 頵俱倫反

陶卞諸豪傑得一宜無難恢復又况有百六
掾之多乎濟濟江南曾不能窺足淮以北一
步少發舒中夏之氣者狃於所安故也

漢太保劉殷卒殷不爲犯顔忤旨然因事進規
補益甚多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
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
顔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幾諫之功固無異犯顔然觀茅焦解衣危論
秦帝立悟則直諫亦何可少况全軀自愛者
當託之乎幾諫而批鱗面折非忠憤致身者
不能故曰勿欺也而犯之劉殷此言未可執
爲定論

元帝 名睿

壬午三月王敦據石頭○帝徵戴淵劉隗入衛
建康隗至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

有懼色司空王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
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
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
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
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賊
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

執其手曰茂弘（字導）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耶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謂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

周顗言導忠誠申救甚至而不令導知是也顧當導候門又呼卽不與言而乃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此何以説也凡人相見原自有禮卽在顛沛流離

之際親者故者皆當以禮處之顗如與導不相知厚也導必不望之切而呼之再既已爲知已矣彼其相呼相候之時情何迫急而吾顧可泄泄然顧左右而言他乎導之卹顗亦人情之常也

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呂猗説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良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淵殺之帝使敦弟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之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

之彬勃然數之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曰爾以吾爲不能殺汝邪導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色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救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周顗戴淵皆有高名敦之所忌而帝室所倚重者也導果忠於帝室卽敦不問而欲殺之

亦當力爭乃敦屢問而導不一答其心默默使敦除之以快己忿導豈獨負此良友其負元帝亦甚矣王彬亦同王導待罪於臺者彬素與顗善當是時固不向顗乞憐及顗遇害毅然往哭不難攖敦之怒而面折其殺戮忠良彬與導品識器量相去何如耶

明帝 名紹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熟也於湖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

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耶敦乃止

王導身爲三公受元帝遺詔輔政至是敦自領揚州牧以導爲司徒導曾無一言救正恬然安之王彬力諫幾於不免而殺兄殺弟之言凜凜折兇暴之氣導視彬得無愧耶

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尚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鑒還過敦敦與論西朝人士曰樂彦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武秋滿奮字）耶鑒曰彦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能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見敦黨皆勸殺之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愍懷太子廢遷許昌滿奮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篡位奮又奉璽綬）

郗鑒詞嚴而義正敦雖惡之而不敢加害知其志不可奪而不欲徒有殺害正人之名此是敦之良心不容昧處若無這些子在又何

難從石頭一鼓入建康耶

成帝 名衍

咸和元年六月以郗鑒爲徐州刺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下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絜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

既稱疾不朝郗又私送郗鑒此正導之樹私交而不忠公室處下壼此奏殊足爲朝廷重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羕爲弋陽縣王宗初爲肅宗所親任庾亮忿之至是以失職怨望亮殺之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知久之問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若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亮懼變色

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讀之迄今令人悚息

成和三年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

反○戊子三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二月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蘇峻帥衆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乃悔之峻攻青溪柵卞壼帥諸軍拒擊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郞周導盧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庾亮帥衆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稱詔大赦惟庾亮弟兄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庾亮無端徵蘇峻自起兵端至國破君危不能同卞壼致命拒敵奉頭鼠竄而猶顧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此等器識亦令當國晉室之不祚有繇然哉

九月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時侃嶠討峻於石頭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因怒欲西歸嶠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俱受國恩事若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

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毛寶殷羨等皆勸其分米餉嶠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趙胤遣將擊祖約於歷陽

約奔後趙

　陶侃溫嶠皆晉室忠臣勤王討賊義不反顧相持不決侃欲西歸此大不可解且分米餉嶠又待毛寶殷羨等之勸何也

　祖逖忠勇有智略晉室諸賢無能出其右者逖死約領其衆不能纘承兄逖之志甘同峻反及至於敗屈節後趙約固逖之罪人矣豈獨爲晉反賊耶

右將軍郭默殺劉胤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默誠難制而用之爲江州刺史是果得制御之法否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

相侃此二言導愧死矣

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鎭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朝曰季野(褚裒字)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内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矣

　庾亮何面孔再秉節鉞似此誤國之徒不正

法加罪而猶令總秉大權晉之不競甚矣

顏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馮懷字）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顏含守正安命味其言令人氣折心凛與晉室清譚諸公品格逈然霄壤

哀帝 名丕

隆和元年正月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孫綽上疏曰昔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憂實爲交切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固家之所宜深慮也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

桓溫此疏果行晉室中興之機即在此矣惜

當時廷臣無一人不戀積者而溫亦不果徒爲此虛聲耳懷土之爲人累也如此哉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勁初以父沈充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後陳祐以燕兵逼洛陽糧絶無援度不能守乃以五百人付沈勁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及陷洛陽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遂殺之

沈克助敦爲惡其子沈勁恥之而能致命王室亦可謂克蓋前愆者矣

帝奕

秦燕既結好燕使郝晷梁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陰欲自託顯泄東方之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縣名）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

春秋亦有遇禮何爲不可乎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得以是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单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爲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琛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其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梁琛抗志秦庭言論丰采無異相如而其斷理之精持議之正猶或過之

庚午五年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

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名其志[illegible]
燕之將亡非今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
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間徙之
沙城

王猛西土之豪傑宜開誠布公以招徠賢士
柰何爲此市井詭行此豈徒欺慕容垂且將
以此欺堅人臣而至於懷詐用術以售之於
君倘爲其君覺察吾不知其日後又將何面

孔立於朝宁之上

孝武帝 諱昌明

彗星見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
井自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
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
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
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
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
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

夫惟脩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巳何懼外患
乎其後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
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不獲朱肜趙整
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
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
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鸞宮但
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符堅雖未學而發言行事毎與道合自謂磊
磊落落不學曹操司馬懿殊非謬語獨其幸

慕容垂夫人同輦並遊猶然虜奴醜態哉然
而能改謝諫賢於拒諫者遠矣

甲戌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州軍
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
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
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
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
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
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亾豈清言致患
邪
王羲之可謂安石益友秦任商鞅而富強二
世任趙高而夷滅豈得一混扯來做口實
乙亥三年以桓冲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
史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
氏族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冲當桓溫之後而能澹然若此其識趣過人
遠矣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
曰今寇敵方疆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
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
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
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宮室卑陋後世謂人無能謝安此言殊不見
清遠之韻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
丞王雅諫不從

立佛精舍於殿內晉事之日非甚矣謝安旣
相此等擧動如何不諫
秦王堅堅苻大擧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
軍謝玄帥師拒之○堅遣陽平公融融苻督後將
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
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慕容楷慕
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
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
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

望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玄帥衆八萬拒之秦
兵至潁口兵旣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
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
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
與玄圍碁別墅安碁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
敵手而玄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已別有旨別有何旨矯詐欺人莫此爲甚
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
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

留以爲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巳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淝水殺其大將符融秦王堅走還長安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説謝石等使降序私謂石等曰若

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巳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平陽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

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堅中流矢单騎走

晉室君臣其失在偏安江左而無毅然恢復中原之志其弊在崇尚淸譚而無闊然實止

實修之功謝安四十而仕前此不聞其勵志學問而但寄情文墨山水之間既已爲相矣挾妓游賭侈然名教之外而且欲增修宮室求免後人無能之譏維時亂政横俗毫無救正符堅大擧入寇向非劉牢之首折其鋒幸而天敗胡奴不聽諸將遏之之說麾兵使却符融失馬朱序呼後玄石雖勇而衆寡不敵安能以八萬衆勝彼九十萬鐵騎耶僥倖成功大言處分已定果誰欺乎先儒謂其矯情

鎭物嗟夫所能矯者得驛書之時所不能矯者過戶限之際觀其望溫遥拜候郗超至日旰而猶曰爲性命忍須臾此其畏勢畏死之眞情不盡吐露耶而論者輒嘉歎之不已曾無一貶辭信乎淸談之入人深耳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垂曰汝言是也彼以赤心投我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德曰此爲報讐非負宿心也垂曰吾昔爲大傅所不容置身無所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爲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

慕容垂當秦王兵敗之際不聽諸子侄之言竟以兵授秦王這段心腸便可對越上帝其後恢造功業全然根柢於此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懑恨成疾而卒謚曰宣穆

晩世士大夫今日議論人明日就改換了口甚且有露章論過的事到後面做成了功也恬然不以爲意還說這是僥倖筭不得功此等人視桓冲寧不愧死

太保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桓石虔等伐秦河南城堡皆來歸附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據黎陽

謝安既欲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而又資苻
氏兵粟此何以說豈安始終不知乎

燕王垂復引兵圍鄴丕進退路窮會謝安遣劉牢之等據碻磝濟州城名滑臺後魏滑州丕請救於玄玄乃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以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謝玄遣劉牢之救鄴非也而又運米二千斛饋之果以秦堅爲隣乎晉室諸賢大率以江左爲國而據河北據河南漠不在意故雖侵

害我陵寢亦不知讐之

以范甯爲豫章太守○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桀紂之惡及身而止淸譚之禍由晉而來以迄於今漫漫乎未有底止也可畏哉

淸河人李遼上表請勑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敎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如賒實急一語殊到李見羅老師嘗云聖人於世情忙處常要閒閒處常要忙最是識得此意

安帝名德宗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琊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夏四月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鎭京口

殷仲文當玄篡位之時忽然淋涕而乃獻諛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及玄授首乘輿反正仲文又有何面孔再見百官音樂未備

之言戇屈無章甚矣

太尉裕劉裕東還留子義眞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始太尉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乃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義眞時年十二以王鎭惡爲司馬鎭惡性貪叅秦府庫不可勝紀裕業知之以其功大不問且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鎭惡功爲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鎭

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爾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鎭惡

義眞年才十二王鎭惡又爲南人所不容劉裕委而去之此其中何嘗以百二山河爲念不過欲挾此勳名以遂其篡位之計耳胡氏

之言誠可謂誅心之論

恭帝 諱德文

夏王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耶遂殺之

韋祖思之恭懼避禍之心勝也而反以此得罪然則人何必過自恭懼哉死生禍福有數存焉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二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輯評

宋　武帝 劉裕

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初宋臺始建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瞻屛人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晦惟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故瞻有此戒盖恐其干預時事便於門戶有關不然士不虛附彼門多長者車何以稱焉

營陽王 名義符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廓云然

蔡廓與徐傅二公可稱同志而猶不能相忘於職業如此

蔡廓惟當始事便不肯遷就故卒能脫然不與徐傅同僇

文帝 名義隆

燕王遣高顒稱藩請罪於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于什門二十一年不屈節於燕夷虜中有臣若此亦足多矣

丙子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至是下詔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檀道濟與徐羨之傅亮皆同功一體者羨之傅亮被殺道濟此時不能見幾其及於禍也

宜矣
魏主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旣而謂左右曰筆公必
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古弼）表
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
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
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古弼首尖故云筆公）
古弼諫獵亦自人臣常職獨魏主已詔尚書
發牛車乃又能度筆公不與而中止此則非

庸君世主所可及
夏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魏主使浩允
（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
標性巧佞謂浩注易及論語詩書馬鄭王賈不
如湛標又勸浩刋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
聞之謂著作郞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
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刋石
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
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揚
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郞吏等罪
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幷州受布千匹事覺
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
原不可重爲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
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遂不
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
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
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
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

記前著作郞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
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
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
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
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
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耳魏主
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
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
以旌之遂赦之是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

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鄕脫死而卿終不從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爲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絜愛憎蔽其公直不爲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辭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高允與崔浩共譔國記閔湛郗標巧佞勸浩刻石刊史允旣知其爲萬世之禍允獨不可與浩力爭而止之乎及魏主收浩按治允獨不當疏辨浩無罪乎旣不肯昧心而言浩所獨爲則亦不得悖心而令浩獨死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能不於允有遺議焉至其不奉東宮指導恐負翟黑子於古人久要不忘之誼其庶乎

宋主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諫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不從冬十月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蕭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不學也

沈公以玄謨輩白面書生輕謀敗績故曰不如下官不學要之學豈書生流覽古今云乎

十一月辛卯弘農太守柳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魏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甲午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魏主至彭城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郡邑皆望風奔潰己未魏軍至淮上魏人之

南寇也不賫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竄
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至瓜步壊民廬舍及
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
立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
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朕之過也又曰檀道
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柳元景斬魏二將進據潼關關中豪傑所在
響應當時若不召還聽其乘勝長驅即卞必
建恢復之業而魏主闘敗自生內顧之憂豈

敢浩然南下略無沮喪輕用於王玄謨而重
發於柳元景致使胡馬南嘶直窺江上所過
抄掠沈慶之言猶在耳節下有一范增不能
用而徒追悔檀道濟若在豈使至此亦可歎
矣

壬辰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弑其君燾立南安
王余魏中常侍宗愛譖東宮官屬多坐誅死太
子晃以憂卒魏主追悼不已愛懼被誅至是弑
之僕射蘭延和疋薛提等以濬冲幼欲立長君
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
不决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
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
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
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

冬十月宗愛復弑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薛提既以濬冲幼欲立長君却又以濬嫡孫
不可廢持議不决宗愛得乘之爲變吁猶豫
之釀禍也如此可不戒哉

上帝以好生爲德魏主南下所過屠戮殆盡
至春燕巢於林木殘忍甚矣宗愛之弑天特
假手報之耳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劭料檢文帝
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
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爲司徒屬所親咸
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
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
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

僧虔垂泣數言其情思何等迫切而其語氣何等從容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宋復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司空子偃爲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宋主以尚之偃素有令譽自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宋劭以子弑父大逆也而以何尚之爲司徒及孝武誅劭何尚之與亂同事宜在所首誅而仍以何尚之爲尚書令觀其自洗黃閤若漠然付是非理亂於罔聞及後沈公面爲嘲笑而後知慙此眞小人之尤者無耻甚矣

武帝 名駿

甲午宋立子子業爲太子

乙未春宋鎭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宋鎭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沈公諫北伐詞旨凜凜當劭弑逆輔順討逆之語若燭照數計及孝武又正毅然請老竟不肯效何公往而復返此亦可稱南宋第一流

魏以高允爲中書令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

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

以致慟於鮑叔也

崔浩被戮而允不能廷諍宗愛弑逆而允不能正法畢竟是乏矯矯風節

宋以贓法與臧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時三人權重當時門外成市顧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

論以釋之

士君子處世固當以義命自安有如捹一不爲三公之心徑情自肆亦安在其爲學問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孔子家法不當如是耶

明帝 名彧

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宋主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幷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棋而函至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作墨啟致謝飲藥而卒

敕使到日假令景文輟局而悲作世俗兒女子態究竟何益於死安得有此一段掩映千古不可磨滅的情景故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蒼梧王 名昱

魏罷門房之誅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

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顯祖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復鞫或因繫積年群臣多以爲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魏之先專尚嚴明恐於殺戮至是罷門房之誅夫大刑復鞫懼其有所寃也若謂囹圄爲

福棠欲其以悔而加矜恕則殺人者死國有
常典縱百念改悔能逃一死乎
齊　高帝 蕭道成
庚申冬十月齊以何戢爲吏部尚書齊主以戢
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
多臣與儉 王儉 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
貂帖以驍游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十二月
齊以褚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
曹劉祥曰作如此擧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

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 粲 劉 秉 安能免寒
士
褚淵與袁粲同受顧命道成逆萌已著義當
同心戮力共誅奸惡乃忍淺黍謀偷生人世
而猶欲以蟬冕自貴以腰扇自障真不知人
間有羞耻事矣
武帝 名賾
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子良篤好釋氏招致
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
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
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
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
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
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
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
故乖刺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

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西方聖人自昔記之何謂無佛善有餘慶惡
有餘殃應如桴鼓何謂無因果不生不滅者
非形亦非神縝學未敢輕許透宗但讀其賣
論取官已至令僕之語此等氣魄洵可看承
學庥
齊以張緒領揚州中正江斅爲都官尚書長沙
王晃屬張緒用吳興聞人邕緒不許晃使固請
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

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啓表有士風請於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復所願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真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斅湛之孫瀹朏之弟也

江斅祖湛在文帝朝不附義康不肯結親權道濟超然游於千仞之上僧真以天子幸臣求作士大夫奉命詣斅登榻坐定甫啓口而

斅令僧真喪氣亦可謂不愧祖武者謝朏見重於齊高祖三讓彌高之言萬世而下正氣凜凜今其弟瀹與江斅齊稱而齊世祖重之如彼蓋亦可爲難兄難弟者矣顧鸞殺立而瀹與朏付之勿問忠臣固如是乎

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史書天下萬世之公袁粲之忠於宋室即齊高帝自秉筆亦不能掩其忠沈約又何疑焉

齊世祖此言大於風化有關

癸酉春正月齊以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德薄位重則懼弗勝門寒何足在念不聞飯

糗茹草之夫一朝被袗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者乎然以此存心視彼驟顯自侈者有間矣

明帝 名鸞

魏主謂群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

此一事可歎三代以降莫不皆然要在國是常定則得失自明

梁 高祖武帝 諱衍

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遣曰齊祚已終明公當
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
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
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
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梁主
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齊主居之沈約曰不
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乃使所親鄭伯禽詣
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
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不

食數日而卒

沈約前旣疑作袁粲傳其志趣可知身爲齊
臣勸梁進禪鄭伯禽生金之進由約不可慕
虛名受實禍一語贊成之視顏見遠不當愧
死耶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馮翊吉翂父爲原
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
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
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
之可悼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
柰何受人教耶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
法度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
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
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
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吉翂撾鼓代父而尤不欲因父取名其志趣
良足嘉

己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魏征

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不使
預清品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其家
彝父子不以爲意至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率
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不敢
禁討遂至彝第焚其舍曳彝父子毆擊投火中
仲瑀重傷走免彝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其凶
強八人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安之

武人之鋒亦不可輕犯張彝之事可鑒夫靈
長之大節武穆之精忠古今孰尚焉可謂武

人中無清品耶彝之殺身固自取矣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時官員旣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亮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

始也

自崔亮立停年格而選法之弊迄今未能改

薛琡之書主爵者當人置一通

辛雄上疏請選舉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内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息矣不聽

不歷守令不得爲内職辛雄此言大有關繫

已巳正月侯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梁主聞城巳陷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先時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鷄子邵陵王綸乃因使上鷄子數百枚

宗廟旣以麵爲犧牲柰何常餐又恐食鷄子耶聞城巳陷安臥不動這却難道不是他生平學佛得手處

九月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效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

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張嵊視死如歸壯哉而可以書生少之耶

陳 世祖 陳蒨

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廸通謀拒命虞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常使人讀漢書

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
言應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
以言智豈若斑彪王命論識所歸乎
蒯通一說殺三士不識所歸故也虞寄可謂
智矣
齊始用士人爲縣令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厮役
由是士流耻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
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敕用之悉
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士

人爲縣令自此始
縣令爲民牧群黎皆寄命焉而以厮役爲之
無怪魏晋以來亂亡接踵也
宣帝 名頊
齊以和士開爲尚書令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
知廉耻者或爲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
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
盡
士開有性命之憂聞說黃龍湯且有難色彼
候之者一舉而盡豈其尚有急於性命者迫
之使然乎亦大可異矣
八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太子好近昵小人周
主嘗問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曰
百官佞我惟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
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
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
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周太子誠不得爲中人然與人父言子但有
教他擇賢而輔其子之理故樂運云然

巳亥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周主初立以高祖
刑書要制爲大重而更作之用法益深誅譴群
下居喪纔踰年卽恣淫戲於是樂運輿櫬詣朝
堂陳帝八失事多獨斷不參宰輔一也采女實
宮不許娶嫁二也數日不出奏付宦者三也寬
刑未幾更嚴前制四也遽窮奢麗五也徭賦下
民以奉俳優角抵六也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
七也玄象垂戒不能修布德政八也若不革茲

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內
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
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
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
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臧洪漢獻帝時人

臧洪同死陳容之義不得獨生也微子去之
箕子爲之奴曾不與比干同死義固各有當
也元巖謂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不識其

義何居似此慷慨損軀非不有足多者而論
孔子修身爲本之家法死亦難容潦草

隋以蘇威爲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
爲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
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
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

蘇綽善於救時蘇威善於紹父

秋七月隋定服色始服黃

人主服黃自隋始

長城公名叔寶

隋初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
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義倉之法亦君子勞民勸相之意在上者着
實舉行相時糶糴不使奸胥猾吏得假手其
間庶幾有利無害若委棄之於豐年追償之
於凶歲百姓返受其累也可勝言哉

隋 文帝 楊堅

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
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設榻晝夜
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
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
吾死久矣民感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其後遷
并州刺史凡訟事決遣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
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
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
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

老遽曉之日此小事何恐勞使君訟者兩讓而止

辛公義躬行化導移俗興讓襲卓而後一人而已

帝嘗乗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掌固名官來曠告綽濫免徒因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

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聞之意方解

趙綽真士師也至於掌固誣告綽應斬而綽爭出掌固愈力尤爲人情所難

煬帝 名廣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

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盜賊遍宇內虞世基匿不以聞但云鼠竊狗盜及楊義臣破賊列狀而反飾詞抵搪致令收兵縱盜復熾有臣若此將焉用之此與秦二世用趙高特何異欲不爲亡秦之續得乎

唐 太宗 名世民姓李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

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爲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一囚之罪亦所願也及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獄情微曖難謂無誤縱者崔公願以一身易一囚之罪視所云寧失不經者又更加肫切一等矣以此按獄何枉不雪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

諭以交阯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嚮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

盧祖尚才兼文武有可用之具而無可殺之罪魏徵既已知之當太宗怒何無一言勸解而乃諷規於事後此處見徵有術存焉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廣求賢人此宰相職也親細務則其心分而其延訪必不專故太宗之言如此可謂識治體者矣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

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魏徵論事嘗嚴而此獨平恕最爲得體

濮州刺史龎相壽有罪免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賜帛情也遣之法也

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陁或西奔西域

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温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

　內夏外夷大防凜凜何必資彼異類實我邊鄙魏徵所言自是正論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胡致堂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問還其獻則是貪其寶而甘其慢也

　表辭不順而因討其罪固非然必却其獻乃是蓋討之則臨吾中國之量而受之則褻吾中國之體矣胡致堂之言良是

上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

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此役不息同歸於亂玄素一言何等旋而正

辛卯五年殺大理丞張蘊古河內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爲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情

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失出失入法止如是按事不實而遽棄市得無濫乎三覆奏乃行刑庶幾得愼刑之道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長樂公主將出降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柰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眞社稷之臣也

論常情母最愛女今后聞徵言而歎服賢哉

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突厥大臣名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且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

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擧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且得同此宴無

思此言節云無他而徵珪罵之能無赧色

秋擧上書告訐者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訐人細事讒人之尤者禁之良是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

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公主下嫁而執婦禮自王珪始所關風化不小

太史令傅奕卒奕精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有西域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卽生上試之驗語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奕奕不覺僧僵仆而死

傅奕闢佛教精術數之書而不信總只是見得定不爲死生禍福所移故其正氣自能奪邪僧之魄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

君德貴儉國用宜節儲教謂何而有庫物勿限之詔耶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闕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

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屛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上乃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遺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上曰知公疾

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徵宅無堂其節操志趣可知故得以直道而行

褚遂良此對可爲根本至論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

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太子謀反敕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廢爲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承乾已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

謹奉詔上悅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

癸卯春正月魏徵卒越四月而太子反刑具徵果盡不知乎當其疾革之時上與太子同至其第臥護之言猶在耳也何得無一言及此范氏謂其處父子兄弟危疑之際依違而已不其然乎

高宗 名治

癸丑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玄齡子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荊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運伺宮省機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奉荊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謀洩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

權搆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乆字文節江
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
齡配饗 執失虜複姓

房遺愛與薛萬徹等謀奉荊王元景於吳王
恪尙無預也何以並賜自盡恪死呼罵無忌
寃情可想道宗得罪史稱其素與無忌遂良
不協或者二公不無傾軋之心歟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遂衰

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
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
女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
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
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
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飮極歡拜無忌寵姬
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
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
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范氏曰大
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
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辭官反
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
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
無足譏爲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不可誘以利此說良是
惜乎王旦亦不知此不獨無忌已也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上一日退朝召長
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

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
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
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
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
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
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
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
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
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

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何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堦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因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代常興歎息不

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信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瑗又上疏曰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也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

遂良忠肝義膽眞可與三仁比烈韓瑗泣諫切至無忝遂良李勣爲國元勳受先帝遺命旣不能同遂良面折廷爭却又以家事一言陰詖上意負託賣主莫此爲甚

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空李勣賚璽綬冊皇后武氏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

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

李勣當賚璽綬時而不心愧顏汗與禽獸又何異焉

秋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司戶時李義府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繫于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

奏彈之乃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尤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義方三叱李義府眞御史

西突厥冦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

不釋甲冑赴敵而死○胡氏曰褚遂良至愛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命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之爲難使無忌而知此則能廷爭武氏矣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來濟與遂良同貶雖慷慨死敵而其立朝大節遜遂良多矣且君父之前詞無嫌於悲切未可曰來濟善處死而遽以此短遂良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禱事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并誣殺之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

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上官儀之死已冤梁王忠又以上官儀曾承事之故而殺之冤又甚矣高宗拱手任淫后所爲與木偶人何異

秋七月以劉仁軌爲右相初仁軌爲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鞫之

義府謂曰君能辨事勿憂無官與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仇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布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歷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承望李義府風旨逼令劉仁軌自爲

之計殺人媚人即此一事豈但宜褫職已也仁軌又薦之爲司元大夫枉甚矣何矯之云

劉祥道卒子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耶

劉齊賢豈捕鷂者耶高宗亦自有知人之明而淫慾蔽之故昏昏若爾

冬十月李勣卒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遂良犯顏直諫貶逐愛州三十三年竟以疾卒勣阿主希寵而亦不免於死十年富貴過眼浮雲甘心唾罵群盜無識一至此哉

勣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爲作粥風回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

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謚貞武孫敬業嗣

李勣到頭還是箇無賴賊

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

注而唱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時裴行儉負知人之鑒定銓注法而劉曉猶有遺議信乎主爵之難

壬申三年秋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常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疇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

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敬宗迎合邪謀首宣田舍翁易婦之說與李義府共排褚遂良等而又誣陷無忌引漢文薄昭故事甘心殺之自謂功名富貴與帝后相終始曾不數年而致仕無何而病死貪眼前之榮華受萬世之唾罵敬宗有知其爲懊恨痛悔當何如耶

以刑文備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備輙裁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擲倒倒仆也猶言相撲

擲倒小事人情易忽而王及善不苟若此眞可謂輔導之賢者矣

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

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郝處俊所論甚正若分朋角勝導之爭也豈所以爲訓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

道也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

郝處俊一言而天后攝政之議頓寢可稱有回天之力矣

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仁傑請代同僚鄭崇質遠使可以愧士大夫之有競心者

以李敬玄爲洮河道大總管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上以爲憂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强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

魏元忠爲諸生便自侃侃所論選將之道亦深中肯綮

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

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此二段却似恢諧而百世之後讀之猶令人神爽

秋七月作奉天宮上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

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李善感諫營造勞役高宗朝時事固有大於此者惜當時人皆以言爲諱故善感得以成其名

中宗名哲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

之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李勣釀成天后之變敬業興師致討足蓋前愆而身沒宗覆勣遂不祀勣固自斬其祀也於敬業何尤焉

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之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

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足以爲定霸之基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遂行取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

撓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猷走之進
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武后廢帝自立臨朝改元與呂后同出一轍
當齊王襄發兵討諸呂朝廷遣灌嬰擊之嬰
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
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
之齊王還兵西界待約魏元忠心乎唐室獨
不可以此說語李孝逸乎
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

太后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
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
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横犯法人莫敢言御
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途令從者毆
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
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
蘇良嗣爲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
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
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
也
馮思勗屢以法繩懷義蘇良嗣命左右批其
頰於朝堂二公亦可謂不避禍患者而后亦
未敢加罪豈謂后獨無羞惡之心耶
王求禮表請閹懷義庶不亂宮闈亦自婉而
正
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爲西京留守時尚方監
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
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

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裴匪舒請賣苑中馬糞裴匪躬請鬻苑中蔬
果二裴眞兄弟也
秋八月琅琊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
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室太后遣將軍
丘神勣等擊殺之因欲悉誅諸王命監察御史
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召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
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

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黄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追使自殺親黨皆誅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没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又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

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爲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琅邪王冲越王貞韓王元嘉等舉兵匡復其志皆足嘉獨惜丘神勣輩無灌嬰之忠故武后得以肆其惡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

　侯思止自比獬豸何嘗識字不知獬豸能觸邪彼既不能觸邪而且黨於邪又何論識字不識字乎

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傅遊藝爲左玉鈐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傅遊藝身爲御史表請改號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四時仕宦千載遺譏青綠朱紫亦何慕焉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格輔元等不從大忤諸武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

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未聞姪爲天子爲姑立廟此語最痛快故后雖暴必悟李昭德枝殺王慶之而首進此言其有功唐室不在仁傑之下

周以郭霸爲監察御史霸以諂諛拜御史往問魏元忠疾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遂大惡之

郭霸爲嘗糞御史辱御史之名甚矣且霸之爲此以媚元忠也而返爲元忠所惡豈不徒自取辱耶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承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眞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晦男上變意猶藉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仁傑此際亦瀕死矣裂衿帛書寃狀置綿衣中想見其當時出一生於萬死之狀假令王德壽當時不許授家人綿衣又使其子以爲綿衣耳不知其中有狀持之上變俊臣寧令人生出犴門耶仁傑蓋亦有天幸矣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承嗣權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

毁昭德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李昭德請去武承嗣奪其羽翼功亦不細

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將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懐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

唾其面

杜肅懐餤而告同僚薄惡甚矣此等人爲拾遺眞是羞朝廷后顧不曰自今拾遺亦須擇人而乃曰自今召客亦須擇人悖矣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太后既殺皇妃劉氏德妃竇氏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以爲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禱而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

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二語乃徐有功最得力處但看他當季昶奏當絞飮食自如掩扉熟寢餘又何在他念故能明日張膽爲人伸冤理枉

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寛厚清愼犯而不校

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婁公言無丈夫氣奚啻乏大臣風節已耶

周來俊臣伏誅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

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
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
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
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
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
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
而快俊臣讐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
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
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

背始帖席矣

李昭德有功於唐而亦無罪於周同來俊臣
棄市善惡同誅士居斯世亦難乎其免矣

戊戌十五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
求爲太子太后意未决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
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
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
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
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
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
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
四海之内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
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
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
曰朕夢大鸚䳇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
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
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
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
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
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
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
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
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陵王
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爲二張謀
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
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

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來俊臣論死奏上三日賴吉頊之言而太后始下其奏狄仁傑勸太后召廬陵王意稍寤賴吉頊說二張言之而始遣使召還吉頊之

功亦多矣其所爲二張謀者特緣此聳動二張豈其誠爲二張自全畫策耶胡氏之言苛矣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明公之門珍味多矣此二句含蓄有多少譏諷梁公意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其自况又何厚也故宜有梁公之咲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處事不欲明白善涉世者類如此矣獨一蘇味道已耶

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婁師德位兼宰相當鼎命改移縉紳流毒之

時曾不聞其爲一語救正而以唾面自乾訓
其弟盛德者固如是乎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爲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爲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

一鐵撾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汙朕匕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吉頊此言不獨有關於廟社而抑宗室外戚之福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爲瑞帥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曰今陽和布氣寒雪爲災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

也太后爲之愀然
王求禮不賀三月雪三足牛執論甚正足稱名御史
冬十二月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崔玄暐改官令史設齋自慶其居官嚴正不少假借可想見矣晩近有此返嘗爲刻何[illegible]

壬寅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復
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
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廻年德
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顔
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
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
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
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
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蘇安恒兩請太后還政於帝慷慨激烈言人
所不敢言

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于嶺南元忠爲
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
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
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
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嘗言太
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
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
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
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
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
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
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
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汚青史爲
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
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

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
臣使誣證之爾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
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
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
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
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
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
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太

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晙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嘗惟田竇之事惟汲黯持論不改張昌宗譖害魏元忠太后使之廷辨昌宗引張說爲證

說已許之矣向非賴宋璟極力主持劉知幾從旁慫恿恐說未必毅然若此第惟聞璟言而毅然若此此說之所以爲賢嗟乎當時正人君子蒙誣枉者多矣使盡得如璟如說爲之斡旋其間后雖昏暴未必不慄然悟也惜哉

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此語至今誦之猶令人悚惕看來宋璟亦自有圭角鋒芒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

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

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
誅亂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
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曰丙午中宗復
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
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武后建號改元臨朝稱制儼然當代之君也
其威命靈爽震懾於人心者蓋亦深且久矣
當時誅二豎於廡下后驚問亂者爲誰若非
后親見太子萬一傳出個討亂之旨來就此

羽林兵能保其不奉旨返戈否及二豎既誅
后命太子還東宮此時若非彥範進曰太子
安得還宮但一轉動能保其別無處分否掩
卷靜思亦危矣哉成敗禍福真是呼吸間耳
論者乃謂宜以后至唐太廟數其罪而誅之
談何容易也且以人臣而討治母后此乾坤
何等大事也將稟命太子乎不稟命乎稟命
則天下無無母之國不稟命則天下無無君
之國設身處地兩者何居或謂先發後聞可
也遐想此時不有太子且得稱兵迎仙宮否
而謂得先發也乎哉此討賊之義必若李敬
業不敢勤兵向闕庶幾可伸大義於天下若
彼五王者只失在鋤惡不淨自貽後患耳乃

論者又謂不宜仍其舊稱加以美號嗟夫既
已傳位矣而稱號且難貶削當其時又易得
而誅之耶蓋足以破千萬世之疑矣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
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

之曰前日從公誅亂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
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爲亳
州刺史

武后淫暴改元移鼎豈惟唐室之罪人千萬
世所當共誅者元之嗚咽流涕已自非正而
又曰別舊君過矣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
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爲所

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
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天下事多敗於所忽彼張柬之敬暉等直謂
武三思机上肉耳夫何能爲而不知事機一
失其後遂蔓不可圖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先是暉等畏武
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
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

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謟事二
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
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
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
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
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爲大王
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
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
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
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
之權上以爲然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
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已爲南陽王崔玄
暐爲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
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
權盡歸三思矣

張柬之等豈其無知人之哲而任崔湜爲耳
目觀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
謀告三思則湜平日傾心暉等可知伺釁操

戈悖義邀利由來正人君子爲此輩所賣者
不少也故曰人固不易知知人實不易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諒陰以中書
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
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
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上官遷而元之流涕百戶封而元忠感咽此
輩惟知感激私恩何嘗知有唐室公義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暐爲武三思

所殺武三思陰令人踈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
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
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湜說三
思矯制遣周利用等殺之三思旣殺五王勢傾
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
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
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爲
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
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崔湜昔爲敬暉等耳目一旦甘心說三思矯
制殺之小人很毒無情乃一至此

貶魏元忠爲務川尉道卒太子重俊起兵脇元
忠子魏昪以自隨太子死昪爲亂兵所殺元忠
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
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
族制不許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涪陵縣名

元忠自端州還依阿固寵袁楚客以書責之
甘心容受愧謝而已自謂可長保富貴曾未
二年子遭殺戮幾致覆宗貶官道卒假令當
年彊諫而死萬世而後大節凜凜以此視彼
果孰爲多而况死生固自有定數耶

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
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韋嗣立同三品
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
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
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廟堂待罪至是
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

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
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
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崔湜以姦淫獲相豈不羞士大夫而辱朝廷

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
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
矯制撲殺之上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
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

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巳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卽位時年十六

燕欽融指斥淫后宗楚客抗論不撓雖殺其身而中宗之昏亂爲之怏怏淫后宗客各自悚懼其大節凜凜可嘉向使在廷諸臣譁然以欽融之言爲是不難同聲其罪當時事或不至此乃竟不聞有空谷之足音也惜哉

許公蘇瓌卒制起復瓌子頲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蘇頲居喪哀毀李日知雖奉有旨不敢發言信乎天下事無不由巳者君相惡能奪之

睿宗 名旦

壬子太極元年以蕭至忠爲刑部尚書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蕭至忠素有雅望何至託身太平公主旣知善宋璟之言矣而竟策馬洋洋而去全不思善後之圖及偕岑羲諸人密謀廢立赤箭紛中之毒奉進而身巳先殞矣可恨哉

流劉幽求於封州上之爲太子也王琚至長安

見上至庭中故徐行倨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太平公主凶狠無比大臣多爲之用天子之孝當以安社稷宗廟爲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幽求黨於太平故流之

誅討淫亂幽求實與有功上以依附太平公主流之其英斷如此哉

玄宗 名隆基

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

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自服

張說當時所稱賢者宜當與姚元之同心輔政奈何疾之姜皎之謀一敗露說又何顔見主上耶兩賢相尼總之勝心難化使然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旣相張說懼乃潛

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朝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刺史

張說潛詣岐王申款非矣姚崇託微蹇之狀以進言亦非光明正大之道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以武后鼎銘頌告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日食不驗鼎銘偶符此何足言賀姚崇誣天侮君甚矣

乙卯三年正月以盧懷愼爲黄門監懷愼淸謹儉素不營貲産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避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决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

俗爾崇旣出須臾裁决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愼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毎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姚崇之德色蓋從政事委積懷愼不能立决處來也齊澣救時之對其旨深矣

山東大蝗人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愼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殺蝗太多恐傷和氣果若斯言則損苗以養

蝗其於和氣也不更全乎迂甚矣

十一月黄門監盧懷愼卒懷愼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盧懷愼清謹有餘明敏不足身没而止有老蒼頭請自鬻辦喪事操節已徵乃其疾亟表薦宋璟諸人其鑑觀又何朗也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魏知古知東都選事崇子彝吴受賂請託知古悉以聞崇親信主書趙誨受賂當死崇復營救

姚崇才情警敏有機變觀其日食不驗則賀尚銘偶符則賀將順之意居多二子向魏知古請託揣上聞知而巧爲之辭則其子之納賄與其親信主書趙誨之受贓崇亦難免疎

縱之罪其視宋璟方嚴正大風節自持爲天子所尊憚嬖倖所敬畏者未可同日語也

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上將幸東宮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上以問宋璟蘇頲對曰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

姚崇此對難逭逢君之罪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

奏事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諓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聲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

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諫官得以風聲言事自武后始盖有許敬宗李義府屏左右密奏諫官不得預聞故便有諫官風聲言事總是武后姦詐弄術之所爲

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張嘉貞)請杖之說(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盖士可殺不可辱臣鄕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忝何以皂隷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士可殺不可辱張說此論甚正

五月置麗正書院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

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書院始此)

置書院延禮文儒似若無益而不知所益甚大不惟培養人才而人主之好尚在此則端矣張說此言大有關繫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

冠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
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崔沔爲張說所引而事多異同不失爲守官
之正張說因是出之又是他娟嫉少容處
工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
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
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
以告成朕當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
恩眞良吏矣又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

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
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
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崔沔入爲侍郎不肯拱默以附時相出爲刺
史不侈供帳以媚主上足稱端品
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
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頲等
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
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
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
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鬭死之人況萬乘
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卽從明年
復故
　吳兢不狥張說之請直書宋璟激張說證魏
元忠之事凜凜風節而此疏鑿鑿明言人主
不得下行銓選之事却又識得國家大體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産有勸其市
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

占良田身没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吾不取也
　此與後世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意同而所慮
者不在勢家而在子弟酒色之資尤爲眞切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
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
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
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

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自裴光庭聖書出而其流遂迄今日宋璟爭之其見遠矣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

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王丘餼牽之外無他物其不阿奉主好如此故能知韓休之賢而讓之

宋璟猶不意韓休能如是賢者之不可測度固如此而王丘獨能知其賢而讓之丘之識量過人遠矣然使休未當事而遽令人得而測度則又爲蕭嵩所惡卽有王丘知己亦何能達於玄宗故士君子有休之峭直不可無休之恬和

蕭嵩韓休罷

韓休入相僅八月而罷方正難容固如此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休

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休因嵩進而面折嵩短致嵩因之乞骸骨不無少弘度

九齡時既居喪柰何入見其視蘇頲哀毀而令李日知不敢啓口者大有徑庭矣

夏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張九齡請不禁鑄錢勑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秩子玄之子也

張九齡等論鑄錢還當以裴耀卿崔沔劉秩之言爲是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勑杖殺之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許然之乃下勑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斂錢葬之

勑書之說甚爲有理諸議者無論矣柰何張九齡亦見不及此

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

蕭炅爲林甫所引人品可知若但一臘字之

錯未便爲學者博雅之累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周子諒言官也彈牛仙客非宰相才杖之而竟死且坐及薦者九齡此固皆李林甫所爲而玄宗之昏暴亦甚矣

戊寅二十六年夏六月立忠王璵爲皇太子攺名亨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上自念春秋漫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寝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郞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爲太子

推長而立誰敢復爭力士此言賢於唐室諸

公卿遠矣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命百官閱視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天下歲貢賜林甫卽使林而賢者有功於國且不當濫觴若此李岫之見出其父林甫上矣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林甫誤國之罪此其基矣推其心不過忌邊帥入相爲固寵計耳庸詎知偏重之勢遂釀成有安祿山之禍耶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前進士劉廼遺昱書曰禹稷皐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

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老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邵康節詩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九載之績遠者視之亦一幅之判一揖之間也官人者要在得人久任耳若曰必久任能得人則恐無人可得矣

帝如彭原廨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

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鷄爲子 樹鷄即木耳

此正臥薪嘗膽之地而以博爲懽玄宗之志操可知柰何李泌不正言以相規耶

肅宗 名亨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嗟乎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人主若能常存此追慕之心雖無益於既往猶可收復於將來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爲賊所圍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

南霽雲食不下咽齧一指以示信忠義凜然萬世而下猶令人骨竦進明漠然按兵不救無人心矣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昔夙沙衛殿齊師古人猶以爲辱柰何令堂堂節度使反聽閹人之節制耶唐事之非此爲第一

二月月食旣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

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天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

李揆此對亦能不阿上意柰何阿附李輔國又若彼耶

制停口勑處分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馬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内宅制勑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

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口敕處分如後之口傳旨意其弊不可勝言

思明(史思明)復攻河陽光弼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乃遁

光弼戰無不勝有死之心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内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如西内上泣不應會上不豫秋七月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如西内居甘

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寖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李輔國矯遷上皇於西内流高力士罷陳玄禮而上不敢問亂賊罪通於天矣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

乃紈僕射裴冕等使薦巳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裴冕凜然大節足奪賊臣之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二畢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三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輯評

代宗名豫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爲河北諸鎮節度使閏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巳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

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懷恩降河北諸州之功不足以贖其奏留薛嵩等之罪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歎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裴諝不對榷酤視親收榷酤之利以媚上者

何如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臺城之禍爲鑒不遠代宗朝當收拾殘敗之際不勵精圖治而尋此覆轍唐室之不振也有以哉

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

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段秀實之論爲是然設當國家用武之時如此猛士未可易得是又不可無璘欲生之心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辯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上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宦官升高座講易卽不必肆譏而苟有人心祗聽命焉元載怡然本心亡矣

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

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知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不癡不聾不爲家翁此語雖鄙用在此際却最有旨趣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切是非得失便皆可付之過耳矣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

[illegible]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賞父之都虞侯執法者國典也惜母之乳母子被殺者子情也子儀於此豈不了然乃自僚佐而呼奴材者要以申明其於法無私之意耳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

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綰性清簡儉素一進用而令公為之減聲樂餘可知矣然則移風易俗其樞在當路者何如耳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綰衮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綰性清簡儉素而又奏增京官常俸何也蓋惟常俸可以自給故能成其清簡儉素

韓滉奏雨不害鹽復有瑞鹽上疑之遣諫議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如滉言仍上表賀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渭南令劉澡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

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不損猶應言損蓋言字民之官當時時不忘視民如傷之意非謂其但可飾言夫損不可飾言夫不損也

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衮帥百官賀中

書告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爲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

常衮奏停賜饌廚辭堂封若廉靜寡慾者率百官賀猫鼠同乳又得無有希榮固寵之念乎崔祐甫不賀品局可知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

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張曇剛率輕已罪不應誅高郢爭之是也而必誅曇貶郢夫曇之死固可諉罪吳曜而郢之奏亦可曰曜所爲乎報怨於已而又欲歸罪於人盛德者亦復如是耶

上以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裴諝此奏但可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耳若曰逆知主上之疑而故爲此是豈士君子立朝正直忠厚之道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上欲大用李泌常衮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古名公鉅卿未嘗不周知民間利病也然豈必皆歷官刺史哉常衮固寵之情於此益見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大慙

崔祐甫此舉大副人意當時朝廷舉動盡皆如此彼藩鎭雖强詎謂無良而甘自棄化外

耶

德宗名适

晏劉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

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理財在於得人簿書出納雖細事必委士類夫士苟惜名檢殫經營篾不任矣吏亦有砥行姱修不侵爲然諾取予者是亦未可一槩論也

晏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其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劉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敝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

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則千餘萬緡

理財先於養民凡應蠲免救助者不俟申請及期卽一一奏行忠州一何愛民之深也異日泚書之寃下詔賜死朝廷誅賞不中甚矣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鄕置鹽官取鹽戶所煑之鹽但鬻於商人

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閒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

不多置鹽官庶商民不擾此最得鹺政肯綮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

緣水置倉由此達彼轉相運給最爲便宜

晏於揚子(縣名今屬儀真)置一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體恤其私而經計其遠不屑屑焉較算此又理財者所難

聖賢爲國不能不以理財爲要聖賢理財又豈別有他道不過度量於出入之間以節其流壅斂於貴賤之徵以平其直而無甚賤甚貴之憂無病國病民之弊其要在得人其原在潔已公天下而我不與焉如是而已今觀劉晏廉以自持導利以布之上下而毫無專壅不但國用賴之以足而當時民生亦賴之

以裕史稱安史之後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府庫耗竭軍興各費悉仰給於晏自晏爲轉運使救助生靈致添戶口百餘萬論者乃又謂其爲言利之臣聖賢所不道然則理財果吏胥事耶周禮可不必載而大學平天下一章又何爲反覆言之吁謬甚矣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分己權薦關播儒厚可鎭風俗遂以爲相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上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

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引相至此曏者柰何發口欲言耶播不敢復言

盧杞引相關播是卽元載擧用裴冕之意一以病老易制一以儒厚少言蓋闒裡放着有這個人則又孰得疑其專同官不許開一句口則又孰得分其權小人巧於自擅如此

祢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方僅得脫

禁兵以備緩急所繫尤重乃往往市井之徒納賂頂補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一旦有警將焉賴之大爲可虞不獨唐德宗朝然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處京師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

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姚令言因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

姜公輔可謂有先見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爲陛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

臣是以叛亂繼起怨讟兪興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陸宣公當此之際猶不明指盧杞之奸誤國而反覆數千言似欠切直夫以時勢如彼而公言如此信乎直諫之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李懷光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擧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曰吾今已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陸贄勸上接下從諫又引易泰否損益以對

李懷光赴難解圍而不以禮接見詔令刻期取長安此上下之情第一不交處陸宣公釋

此不言而娓娓論易得無有所顧忌乎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三人奸狀陸公不言使德宗迫於李懷光之疏而後詔貶未免大柄下移陵替漸啓愚不能不責備於陸宣公云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

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上言以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又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詔曰朕長于深宮之

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去逆效順並從赦例其所加墊陌錢税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眞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德宗恢復之機全在詔書反躬罪已感動三軍此陸宣公第一功

以蕭復爲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爲監軍恃恩縱横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

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
左右曰蕭復輕朕命復充山南荊湖江淮等道
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

蕭復侃直似又陸宣公所難然以此外補則
陸宣公之含容亦自有見

以賈耽爲工部尚書先是耽爲山南節度使使
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
急牒至以澤代耽賈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
罷召澤告之牙將怒[illegible]澤自圖節鉞事人不忠

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矣卽日離
鎮

賈耽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如此識量殊不可
及上遽令樊澤代之此等舉動何以服人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
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
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
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
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
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
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
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
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陜上謂之曰
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璀也卿至陜試爲朕招
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
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
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亦自
殺

簒父危君則不忠賣父求生則不孝若李璀
者可謂處君父之間兩無負者矣

丁卯三年春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爲
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
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
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文士難犯信如晟言固非杯酒可釋然亦豈
婚媾所能解爲晟計者惟是自家身上件件
打疊得乾淨在在檢點得周密吾自無間可

乘人亦不得而椄吾之間人分上原無做乎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久在二浙所
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謁之考
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
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如韓滉者使之主罰又寧有棄材耶
柳渾罷爲左散騎常侍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
異同延賞使人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
矣渾曰爲吾謝張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乃

罷爲左散騎常侍
　政府前說得這等話也是一個丈夫
貶姜公輔爲吉州別駕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
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聞竇相（竇參）奏擬上有怒公
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乃以聞參言
爲對上怒貶吉州別駕（上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公輔表諫罷爲左庶子）
　姜公輔亦素以風節自尚者觀其表諫唐安
公主造塔不難批鱗去相位至此祟何詣陸
贄求遷功名之際難於忘情如此哉
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竇參陸贄趙憬盧邁
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
宰相迭秉筆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陸宣公亦復如是更讓不言固可輕易耶
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
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
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

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
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陸宣公引趙憬入相而卒爲憬所賣豈其初
不知憬而誤引之耶抑陸宣公有何負憬而
憬顧叛之甘爲薄惡如此耶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
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
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

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䠶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

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延壽後相延齡事終沮

陸宣公與裴延齡辨若蒼素而當時用舍顛倒若此此治亂所關而千萬世公道所繫陽城向來緘默至此毅然率諫官伏閤上疏幾陷不測此可謂養晦以有待者矣卒之德宗相延齡之意賴是以沮而陸宣公得以不死只此一諫厥功大矣又何必徒嘵嘵以諫顯也

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京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

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有宮市使則便有白望數百人始猶止於抑價繼則不敢聞價斂手付與此與禦人而奪其貨者何以異

戊寅十四年貶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約

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税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舘門外有故門扇横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逃去

先撫字而後催科是矣詣獄待罪坐卧地上得無太甚

以李藩爲秘書郎杜兼誣代張建封爲徐泗節度幕僚李藩遏之兼遂誣以摇動軍情上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杜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即除秘書郎

杜祐爲相碌碌無所長獨其知李藩之賢密以百口保之此一事可了生平

順宗 名誦

杜黄裳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黄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悦故以陸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

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

杜黄裳十年不遷不以一官見買正氣凛凛

賈耽鄭珣瑜病不覗事耽以王叔文等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杜祐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鄭珣瑜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

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當此之時如杜祐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者比比也若鄭珣瑜賈耽超然千仞之上不可尚矣執誼彼時若起迎寒素延攬英髦則亦庶乎吐握之遺風也惜哉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

而邪黨震懼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指摘王叔文等過惡大伸正義凛凛風節而當時有日進之說何歟

憲宗 名純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礪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

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擧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黃裳請討劉闢而擧高崇文為將卒能平蜀以為削平叛鎮之倡史稱其指授高崇文方畧懸合事宜憲宗果能委國而聽之於中興

乎何有

丁亥二年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當憲宗朝而以小節罷黃裳殊可嘆息然道貫小大功貴密脩黃裳旣有經濟大畧獨奈何忽小節而不脩君子有遺憾矣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君有精鑒願爲我言之垍取筆

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

吉甫拜相之初卽訪求人才於裴垍而垍亦卽取筆疏陳三十餘人若探之藥籠中隨手而得二公皆知人哉可稱人倫鑑矣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夏蜀旣平藩鎭惕息多求入朝鎭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冬十月左右執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此翻處置亦自得宜與崔祐甫請以李正巳所獻錢賜淄青將士同一作用

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

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李絳諫罪言者詞旨懇切最中肯綮故憲宗憬然省悟

以裴垍同平章事務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

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垍爲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裴垍當李吉甫邂逅訪問卽疏三十餘人藉手吉甫一時登用及垍爲相賞諫官推援批勑給事杜絕私情觀其對上先正心一語垍蓋得之學問者深矣

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勑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勑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擢爲相

李藩爲徐泗節度幕僚卽能遏杜兼邪謀幾陷不測而神色不變其養定矣比其批勑吏請更連素紙方禍是虞而竟以此爲裴垍識拔信乎窮通命也君子亦何必失己爲耶

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武俊子)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士眞子)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靑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裴垍李絳所見畧同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加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權德輿恐以送楊臨賀累徐晦李夷簡乃以送楊臨賀薦徐晦人之識量相去乃爾要之君子不以夷險二其心徐晦之送別自是正

理
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度其必諫而止雖是勉強相從之意然賢於悍焉不顧者遠矣
辛卯六年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

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李藩可謂不阿者矣神仙安在顧可學耶以此罷爲太子詹事有餘榮矣
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
府庫之物以爲有羨餘也恐開掊尅之門以爲無羨餘也恐啓侵漁之竇惟是因其有而有之因其無而無之可也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木不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只此十言把李吉甫生平喪盡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

乎上曰然

李吉甫之佞李絳之忠何啻蒼素而同在相位何以收共濟之功

壬辰七年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上曰善

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李絳不辨

有無但言其人果才雖親當用況同年乎何等議論何等度量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暑月汗透御衣至日旰猶忘倦故宜其克平淮蔡而第不能有終也惜哉

八月魏博田季安卒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爲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决於家僮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四拜請爲留後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

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策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若燭照數計毫髮不爽而不遣中使徑授田興節鉞尤爲處置得宜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

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

既以節鉞授田興矣而後遣裴度宣慰發內庫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軍士此最處置得宜李絳眞宰相也

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爲禮部尚書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

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偸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宰相職在量才授任固不當有所避然前此以元義方之言上既疑李絳於同年有情茲上又以私親故爲言而絳直任以非親非故不諳其才卒之朋黨之疑緣是而起身既不能安其位他又何說耶故曰聖人而下皆當

以避嫌爲是

乙未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上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爲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

謂左右曰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柳宗元劉禹錫依附王叔文引援幸進誠失守身之正及其得罪外遷柳念劉母欲以柳易播則友誼有足多者故裴晉公亦以爲言

李鄘罷爲戶部尚書吐突承璀引李鄘爲相鄘耻由宦官進至京師固辭相位

李鄘何以得承璀之引然能耻而不受賢於笑駡由人者遠矣

夏五月以元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崔潭峻薦元稹必有其故若畢緇衣之念則亦於元稹無損不然士君子一失足貽千古恨又不啻青蠅之玷矣

穆宗名恒

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元稹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元稹與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

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以弘簡沮之度上表曰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表凡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元稹晩節不終乃一至此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

其賂爲之請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李直臣旣坐贓而又投賂宦官以希免僧孺固請誅之不惟職吏正法而宦官亦稟稟知法不可干

以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

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用遂用之

太子求馬而不獻李聽之清正可知穆宗因是而用之亦可謂得官人之道者矣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縣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公綽此判良是只法在法亡二語允作千古

斷案

文宗名涵

丁未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决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再三慰勞之

裴晉公時爲四朝元老敬宗狎昵不能救正以善其終文宗優柔又不能極諫以正其始其視韋處厚言之不從固請避位能無怍耶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

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

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伐必自于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戸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中官外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

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以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鎭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下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李郃此疏不獨見其推賢之公自屈之勇而

千萬世公道曉然不至泯沒豈惟馮宿等厚顏裴帣諸公恐不免中慚而北司聞之喪氣多矣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牛僧孺於李德裕之黨且不能忘情又安望其能虛心納德裕之謀耶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西川節

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巳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爲上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維州之事且說牛僧孺果公心爲國謀乎抑忌心爲之耶必信得僧孺無忌李德裕的心

方敢說僧孺的是處

十二月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絶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古人以君不堯舜世不唐虞爲恥僧孺遭逢望治甚殷之君正宜殫竭勵勸柰何以小康自狃也而曰非臣等所及風斯下矣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

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鎭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白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爭辨之喧非有甚無禮可殺之罪也謂宰相

不當容此等輩而遽命擒出適以見巳之陰謂宰相不能制此等輩而必杖殺之適以明巳之專迫白服而來曰惟中尉死生之則又益以見其色厲内荏之槩矣

冬十月貶韓益爲梧州司戶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乃貶益

宰相皆如李石用人不掩其惡又何患法紀不振而職業不舉耶

秋七月太子侍讀常溫能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晏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侍讀不徒以講讀爲職而能因事納諫賢矣諫不聽而辭去如此侍讀古今有幾人

巳未四年春二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

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裴晉公名位事業皆有可觀第末路官成殊乏稜稜風節

以李中敏爲婺州刺史内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爲刺史

當宦官氣燄薰炙之時李中敏判不准蔭亦可謂蒼松翠栢亭亭獨立李德裕不留之爲南牙之助而以私意出之其失大矣

武宗 諱瀍

六月内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内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此眞宦官固寵專權之心法
八月刑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二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主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幷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郭誼爲劉稹謀主誼當與稹共存亡而乃賣稹以求賞不義甚矣此而不誅何以責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武宗宜如何處之之問英斷偉矣德裕云云不亦宜乎
德裕又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
李德裕眞濟時之相

宣宗 諱忱

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韋澳無權之說可爲相天下之法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鎭河陽玭仲郢之子也
韋澳之言大可咀嚼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屛欲

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軒轅復姓集名

軒轅集之言與無欲好靜之旨脗合

以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士大夫賦詩對局輦轂之下皆然不必其僻遠也宣宗察見及此可謂厲精圖治者矣

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便道之官省送迎曉世以此爲節省美事其於訪問設施黜陟優劣之典蔑如也亦可概矣

懿宗名漼

辛巳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謗議諠然遂沈痼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葉京遇宦官於途馬上一揖而謗議諠然遂終身不爲士君子所錄彼附璫媒進者視此又當何如

冬十月以令狐滈爲詹事司直敕以令狐滈爲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趣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專家事父兄之權也

古來名公鉅卿爲子弟不才納賄敗事者不獨令狐綯已也

乙酉六年春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

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唐時宦官多閩人杜宣猷官則美矣而敕使墓戶之名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且當是時葉京與宦官監軍馬上相揖衆論譁然終身洗錮而杜宣猷何以得免豈公論不屑齒歟

僖宗 名儇

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嘗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褴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擧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宰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褴褸盈路此豈公平正大之體乎朝士以小惠規之宜矣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朝廷不許巢急攻廣州陷之高駢奏請遣張璘將兵五千於柳州守險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果若高駢所奏巢亦無能爲矣而不許自趣亂亡悲夫

庚子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嬉賞賜無度田令孜

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劒槊法筭至於音律樗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侯昌業指摘乘輿排斥令孜直聲動天地而賜死時事可知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以樂朋龜爲翰林學士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耻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淸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張濬隱處謝酒何殊穿窬之行

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

孟昭圖與侯昌業可稱僉美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上屢趣駢討賊駢不行有

雙雉集府舍占者以爲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討黃巢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駢託風濤爲沮竟不發在東塘百餘日屢詔趣之不行復罷兵還府無赴難心但禳雉集之異耳

高駢因朝廷不用其策事勢至此遂灰赴難之志禳雉集之事或者非其本心也

以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

請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

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公見佳麥良繭則笑其平日勸課農桑實心實政盡露於顏面之表矣世世得此循吏何憂民間不殷富哉

昭宗 名傑

庚戌大順元年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張濬依楊復恭以進已不正矣復恭廢又附田令孜此小人之尤者而以謝安裴度自比不亦羞乎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明日班定宦官諠言侍郎不肯草麻茂貞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即出後竟起復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即視事

寵賂鮑賊私恨得營求起復此等人權可相
乎韓偓不肯草制趣操卓矣姚洎視之能無
汗顏
貶韓偓爲濮州司馬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
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
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
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
王贊自代胤惡其分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
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

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
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宰相尊官也詎不垂涎韓偓不拜而薦趙崇
王贊以自代過人遠矣
五代
後梁太祖 朱溫賜名全忠更名晃
梁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唐進士梁震歸蜀
過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
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
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議但以白衣侍
樽俎可也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
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梁震舉進士尚未膺爵祿而義不臣梁但以
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而
遭變若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
有餘榮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晃而自立初張后嚴
整多智梁主晃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

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
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
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
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勍合謀夜斬關入至寢
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
逆如此天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馮廷諤
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氊裹之瘞于寢殿友
珪遂即位
全忠六十老翁而所爲若此悖逆傷化老賊

萬段夫復何惜

後梁末帝 名友貞更名瑱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攻吳常州吳徐溫帥諸將拒破之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寢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寢熟輒敧而寤名曰警枕 錢傳瓘鏐之子

徐溫處曹筠始終暗合脩身爲本家法故能令人心愧

庚辰五月吳宣王隆演卒弟溥立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曰 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耶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徐溫大節五代僅見

秋晉以蘇循爲節度副使晉王 李存勖 欲稱帝求唐舊臣蘇循至魏州望府卽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獻大筆三十枝謂之畫日筆

蘇循賣國旣爲梁棄而玆又自至魏州望府卽拜恬不知耻豈惟獸心而亦獸面者矣

後唐莊宗 李存勖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

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 城名 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冬十月唐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擒王彥章唐王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命斬之

王彦章五代時鬬將也觀其臨難對唐主數語頗有國士之風

郭崇韜位兼宰相權侔人主豆盧革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支派耶崇韜因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王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自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援浮華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

於外

郭崇韜位兼宰相而以豆盧革汾陽王支派一言遂爾沾沾以膏粱自處識趣卑陋甚矣殺身固宜

後唐明宗 嗣源更名亶

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楚王殷遣使入貢唐王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

徐溫長慮不但審於事機論道理亦合如此

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爲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趙鳳不徒善悟主此言眞可以垂鑒百世

後唐閔帝 名從厚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

李愚明見幾先而其詞氣亦自含蓄堪味

甲午春正月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遂出奔潞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從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李愚於梁不拜衛王竟以亢直罷位觀其是盧導而不直馮道姜桂之性猶存

後唐潞王 名從珂

乙未冬十月荊南梁震退居土洲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曰楚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

荊臺隱士尚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繫然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司空豈掃除之官盧文紀特以此輕馮道耳

後晉高祖 石敬瑭

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制出兩班相顧失色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

相援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愛婿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决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率諸將討之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許俟中秋傾國赴援

智遠識慮遠出敬瑭之上彼其父虜自辱固無足責者獨恨其委中國赤子以啖犬羊也

六月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和凝署其門不通賓客未必以安逸爲念或者以明潔耳張誼之言集衆思廣忠益之道也進乎是矣

冬十月唐主如江都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徐知誥即位金陵改號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耶（齊王）

人主於羨餘有無多寡不問可也如唐主之言恐返開倉吏侵盜之竇矣

齊王 名重貴

南唐主嘗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

能去饑嗔飽喜庶幾喜怒哀樂之情調矣棲霞之言蓋深得保身保民之旨

後周世宗 柴榮

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周主遠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下而已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自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柰何朘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鋭則升之上軍羸弱

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鎭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宿衞之士羸老者居多周世宗尤不欲以此朘民膏血乃晩近虛月比比秖占籍飽勢家谿壑耳尚可令世宗見耶

乙卯周制舉令録法初令翰林學士兩省舉令録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周制舉令録法署舉者姓名於除官之後最爲良規國家欲振飭吏治須申明此連坐之罰庶幾怠窳者奮貪殘者有所畏而不敢逞

周始毀佛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銅像豈所謂佛此一語殊透闢

秋七月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横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一以法治之無所寛假妻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行逢怒鄧氏因之村墅遂不復歸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不先輸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

以免鋋揵跱耶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大過一旦有變村壁易爲逃匿耳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竟不能屈

周行逢給壻耕牛農具而不令補吏豈惟能

守法無私而所全於壻者多矣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唐使者孫晟鍾謨從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問以唐事晟但言臣主事陛下無貳心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袍整衣冠南向拜乃就刑幷從者百餘人皆殺之

孫晟眞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身既相唐不能用人脩政豫爲桑土之謀而至日割月削

徒寄身虎口以求罷兵悲夫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洲唐泗洲降周唐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

李延鄒擲筆正氣凜凜逼人

五月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嘗笑烈祖南唐

主徐誥齷齪曰安陸郡名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君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衆默然

浮誕之人誤人國家而不知恤如馮延巳者不少也

六月唐泉州遣使入貢于周不受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于周請置進奏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罪在于朕

周世宗此等器識直與唐太宗並駕非淺衷可及

宋　太祖　諱匡胤姓趙　附遼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宋主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之

大辟錄奏刑部覆視深得慎刑之意

癸亥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宋主懲五季藩鎮之專制頗用文臣知州以分刺史之權蓋從趙普之謀也

用文臣以分刺史之權趙普此謀可謂善於救時者矣

宋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入朝宋主欲使彦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彦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何以能負周世宗一語最痛快非普不敢道

宋殺其殿前都虞侯張瓊初宋主爲周將瓊遇戰嘗以身蔽之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即位會都虞侯闕即以瓊補之時軍校史珪石漢卿譖瓊

擅作威福上召瓊而訊之不伏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絶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上旋聞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張瓊於宋主有恩而無罪乃以讒死且當石漢卿奮撾擊首之時其故殺之情狀宋主獨不見乎

冬十一月宋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

豈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
爾

范質遺命不請謚立碑是其本心之明不滅
絕處到底少不得一個死偷生數年何益

三月宋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始閑黨與頗容竊次文衡公器

豈宜私濫自今擧人凡關食祿之家悉中書覆試

一凡關食祿之家悉中書覆試可謂公於文衡
者矣

宋以董遵誨爲通遠軍使先是宋主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邪乃自號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之遵誨至鎭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封羊釃酒宴犒甚至衆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已定秋毫不敢犯

紫雲黑龍之事董遵誨特不知宋主耳而非
仇也乃自指揮使錄用爲通遠軍使卒能宣
布威德撫定夷落宋主可謂知遵誨者矣

十一月宋主享太廟翌日郊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

平生旣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

匹夫而爲天子何怪其祖宗不識此也撤去
非古禮加常食一盤庶幾事死如事生者矣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率差減

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省官增俸得養廉之意

辛未春二月宋潘美大破南漢兵于馬逕遂克廣州南漢主鋹降時美克英雄二州進將薄城漢主懼欲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美遂進攻崇岳爲亂兵所殺城遂陷美入城擒漢主及澄樞(龔澄樞)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有宦者百餘盛服請見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爲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

四十戶一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宋主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此輩斬何足惜獨惜其百餘盛服自投死耳

開封尹光義聞溫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光義當時以錢遺溫叟故溫叟得貯之廳事西舍萬一光義如陽貨餽孔子蒸豚不知溫叟可令府吏封識乃去否

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宋主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詣趙普閽者不即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之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

姚恕謁趙普而普閽者不即爲通恕因怒而去恕固褊衷而普以此微憾坐法誅之且投尸於河得無大傷相度乎

宋初殿試貢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别試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小卿殿試遂爲永制

殿試起於此蓋亦中書覆試之意

八月趙普免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

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暇屏帝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
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
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
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
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三司使
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爲救解得
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
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盧多遜方以文學得幸

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初判大
理寺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
名見帝言之帝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
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齶二齒
命左右曳出黜爲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普意
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鄰意普害
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
骫法普復芘二人帝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驤爲
秘書省權有鄰秘書正字普恩益替普嘗設大

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
焚之其多得謗以此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
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
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
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
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金匱

私怨殺人市貨易地普之品亦甚卑鄙矣

太宗 諱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 附遼

勒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趙普復相
多遜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
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
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
昉等雜治之多遜具狀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
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
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
會我意因遺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帝詔文武
集議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詛呪顧望

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
徙其家屬朞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
勳趙懷祿閻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
私第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趙普復相搆成廷美之寃竄逐多遜以媚太
宗而快私忿想是久不讀論語了故態復萌

五月貶秦王廷美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趙普
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
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

封貶房州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
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

諷李符上言而貶廷美於房州又恐符言泄
而流之春州陰險賊毒普之罪又豈在秦檜
下耶

秋七月郭贄免以李昉參知政事贄嘗因論事
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
何益于事贄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
宿酲未解出知荆南府

愚直何益于事雖然猶勝姦邪二語皆足以
訓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帝第五子元
傑也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
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
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
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薦身此假山皆民租
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
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

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
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
爲善今乃使我逐正[illegible]年少豈解此也必爾
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慰諭

姚坦一言而使官家父子罷假山之役其利
溥矣帝杖乳母於後園家教之嚴晩世莫及

帝又謂棠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
者則怏怏于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
其所蘊言或未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

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僉議之說要在人人得自矢開言路無踰此

知睦州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以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

責而求令録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係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幸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條制煩則係從少所謂朝令夕更弊正坐此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二語可作殿中春聯

夏五月作秘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人主喜讀書則聲色貨利之好自淡而所養於博洽者又其次矣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復請命繼捧鎭夏州帝召見

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款當授以官也

李繼捧還州大爲邊患普何失策之甚也

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輙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寇準輙引帝衣而陳不平狀凜然風裁可畏

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蒙正居首相以寬簡居位因有奏毀者帝語

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者慚而止

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太宗英斷此亦足徵

十一月以畢士安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於是知制誥范杲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出知濠州乃以士安爲學士執政欲用諫議大夫張洎帝曰洎文學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

張洎文學有餘巧於將順事寇準恭謹至與準爲同列事政一一聽命毫無參決準喜而兄事之至是執政欲用之爲學士獨太宗謂其德行不及迨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引唐弊規幾致開宋新釁非太宗面折其非則舉朝中外皆爲其謙謹所愚由斯以譚準雖剛敏失之張洎洎惟柔奸故能用準之剛太宗識度可易及耶

秋七月趙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

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家國眞社稷臣也普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故其當揆惟義是從偃武修文愼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普相兩朝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後

諡忠獻封韓王

普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豈非爲子孫計乎而史稱其相兩朝未嘗爲子弟求恩澤何也豈其所爲市材易地亦前人多買田宅以自汚之意乎

六月張齊賢罷以呂端叅知政事殿中丞朱貽業與李沆有姻婭嘗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沆言于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

請齊賢不欲援沆爲證卽自引咎遂坐免

李沆以朱貽業姻婭之故爲其同僚王延德求補郡此固非法亦士紳之常也齊賢可補則補不可則已而以聞於帝無乃炫直乎及帝詰責延德推飾而齊賢不欲引沆爲證卽自引咎則其識趣過人遠矣

置起居院命梁周翰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以起居注而先進御覽後付史館尚有直筆

耶

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屛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執嚳主器惟長惟嫡若說一個擇賢恐便添出許多事來其究還怕有門生天子之禍故

雖聖慮所鍾願卽決定準之意念深矣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

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
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太宗方以繁盛自誇而蒙正面陳都城外饑
寒而死者甚衆此亦可謂伉直者矣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
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
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
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
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帝

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
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
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三問三以其人對蒙正氣量眞是可吞雲夢
迨判河南日引親舊園林歡宴便覺有些倒
榻的意思來了昔衛武公謂人曰無以耄而
棄我若文穆公者其後或亦有耄之意乎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

舍謚曰孝章皇后群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
嘗毋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
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爲已任不爲
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太祖挈天下以與弟而使其妻無養病殯殮
之所太宗之負其兄亦甚矣使當時公卿盡
皆禹偁或者不至如此寇萊公生平遇事敢
言而於此亦不聞出一語何耶
秋八月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太

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
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
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
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
而罷以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
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
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準一言而感悟太宗懽然父子天性之愛獨
惟其於太宗兄弟嫂叔叔姪之間默無一言

何耶

秋七月以陳靖爲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帝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産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爲定法須行天下乃詔靖爲勸農使皇甫選陳恕等言其功難成遂黜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帝詔有司議均田法陳靖因之請募民開荒

而後均之猶不免爲皇甫選陳恕所搆而黜罷此法柰何可易言耶陳恕素負時名而欲罷此法其亦不欲多事擾民之意耶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洎性險詖巧於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内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安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未幾以病罷尋卒

張洎至此名節掃地卽有文學何以稱焉

三月帝崩太子恒卽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鎖閉之而使人守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

殿卽位太子旣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

呂端給王繼恩入書閣鎖之使人監守一言折后之邪謀捲簾審視此等舉動嚴明精密動有成筭史稱其知識過人太宗稱其大事不模糊信哉

錢若水請罷許之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曰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

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呂蒙正賢相也及其罷太宗乃曰望復位目穿矣此必其在位有不免患得患失之心爲太宗覰破故有此嘆不然準知青州太宗猶念之不置且詢其在青州樂否豈其獨惄然

於蒙正若此耶若水可謂見幾明決觀其自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而其不足蒙正諸公亦可槩見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三終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四

豐城熊尚文益中甫著

真宗名元侃更名恒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

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因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敗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小人冒行君子之事則天下多炫於其事而不察其奸彼遂得引援盤據與君子爲難迨君子覺而爲之計晚矣王旦李沆可多得哉

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姦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

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跡雖曰難辨乆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李沆引燭焚詔風節凛然獨無密啓益足爲立朝正直之徵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畧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愼守令之選以惠民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妄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耻未甚立法湮畫一之條吏無惻隱之實背理傷道非爲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擧也

星變雨愆未足爲災惟是無名之賞賜不節不急之造作不停教壅俗偷法亂吏敝國之大蠹屬焉朱台符之言可謂洞中肯綮者矣

夏六月樞密院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史臣斷曰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世宗待彬恩寵獨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復恭內職夫彬之功業爲宋則是矣而其情義之爲周則非也惜乎贊彬者罕能道此

從母之親何能加於君臣之義嘗時爲周之

臣者旣皆可臣服於宋而獨以區區從母之親責備於彬過矣

十一月張齊賢免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張齊賢李沆皆賢相也而不相得沆不爲王延德求補郡於賢乎賢乃以聞今賢被酒失儀而沆不爲解其失則均矣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參知政事王旦歎

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爲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始與寇準善準屢以謂才薦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

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報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終始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汴梁封丘縣之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此言可爲執政者座右銘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李沆得之矣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

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初畢士安旣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對曰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

畢士安眞可謂推賢讓能者且揄揚寇準最
爲逼眞至云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
所宜用尤爲異日左券
十月吏部侍郞同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
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
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
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詘眞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畢士安沒未終喪家用已詘庶幾唐盧懷愼

之風
丙午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準爲相用人
不以次同列頗不悅日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
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
淵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
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
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
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擧是也以萬乘之貴而
爲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

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
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
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
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
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
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
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光
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未幾
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
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

鎖鑰非準不可耳
用人不以次此宰相進賢事非有準識量便
未免拘拘舊例然自澶淵還頗自矜其功則
不學無術之故也張詠之言切中寇準膏肓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
門之鴟尾大赦改元先是帝深以澶淵城下之
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
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

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然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沈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决遂召王旦飮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乙丑帝謂群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覩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下旦跪奉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緘書甚密其書黃字三幅詞類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淸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旦獨不知王欽若之爲人乎且此阿諛之事黽勉從之何也

發封皆美珠卽云上賜不敢繳還封固於家如勑書之類可也何得遽受之爲已有而且以此鉗其口乎史稱王旦等皆稱賀又云旦跪奉進旦顏亦厚矣

孫奭之言自正王旦聞之得無心怍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于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群臣曰朕五

月丙子夜復夢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
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
即上聞今得其奏果與夢協旦等再拜稱賀於
是群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
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欽若不足言但帝尚次大夫受其愚亦人嘗齊矣
旦等再拜稱賀亦不知羞恥甚矣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
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雋立獨言
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

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
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王旦賀而雋立獨言水旱風火之災當時若
立者不表表在風塵外乎
十二月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
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王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
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王旦此舉真足爲朝廷重

辛亥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初將
有事汾陰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
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
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
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
之乎又曰今之奸臣以先帝嘗停封禪故贊陛
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
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
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

以誣下罔上爲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
爲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惜也時群
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鷄山鹿並形奏牘
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
欺于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
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
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奭直陳時政侃侃皃無忌諱壯哉可題孫直
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

相出鎮州郡不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寇準張齊賢始終皆天分用事爲明萊克二公獨不聞乎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爲墓於廬側將死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只此二句詩便足概林逋生平語曰隱居以求其志林逋近之矣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爲樞密副使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爲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

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

王旦到此乃知爲美珠所苦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王欽若擅自超擢王懷信等知節發其奸是
也特少含容之度耳此正當下御史府劾實
正法而徒曰忿爭無禮又何以明是非昭國
法知節失在面訐不容豈可與欽若並罷
夏四月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
險惡之每事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輿造
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
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不能
此其所以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竟以與

林特忿爭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
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
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
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第
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
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
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
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

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
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
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求爲使相此準爲才氣所使人有才而無學
非得位則無以自快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詠倜儻有大志尚
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
已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

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
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
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
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
其忠謚忠定

張詠四言可爲事君者龜鑑

丙辰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
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
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

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誅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
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
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王旦善處大事已徵於張樞密之握而送還
寄院一事尤人所難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参
知政事任中正爲樞密副使彭年初入翰林爲
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中以彭年
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

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進用帝
甚寵遇及升内閣而李宗諤卒楊億罷彭年獨
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
記其名者
王旦不見彭年及向敏中以其所上文字示
旦又瞑目不覽杜干進之門抑浮薄之氣厥
幾古大臣風度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
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爲
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
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
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
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以王旦爲玉清昭應宮使則受以王曾爲會
靈觀使則不受是時曾亦難爲旦矣
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
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
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

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
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
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
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
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王曾之讓觀使介操也拂上旨而了無所懾
偉度也旦言誠非溢美但市第之家遷延未
徙亦常情也曾遽令人舁土置其門何相迫
若此語曰細行不矜大德之累乎於曾不能

不致責備之意云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愼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曰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

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詔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及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

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惶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力求避位帝謂之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因辭退疾益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帝痛悼不已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

行常悒悒不樂臨歿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
諫天書一事之失今諸子削髮披緇以斂議者
謂旦得君言聽諫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
馮道云

王旦持身嚴正杜絕倖竇推賢讓能奉公守
法至其處契丹別假歲幣及饑貸粟等事尤
見識慮精敏止因附會天書不能辭昭應宮
之命遂至萬世而下稱太尉王清昭應宮使
王旦卒孝子慈孫不能爲之諱錯念於一時

貽臭於萬古德業位望如旦者不免而況其
下者乎修身爲本之學真無時無念而不當
兢兢

晚世士大夫以後進來親就爲厚我而且獨
以張師德及門求見爲待我薄旦之趣操可
想矣

王旦認得寇準真始終一意薦他任他排毀
也看做他直處就是求使相這樣差失也只
說過不以此掩其大節這是旦生平最不可
及處

旦臨終悔不諫天書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斂
蓋痛自刻責之意也賢於怙終者遠矣而以
之比馮道得無太甚乎

夏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巡檢
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寇準判
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
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奸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
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

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寖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
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
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
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
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
入中書耳準不懌

寇準當時即不附會天書道之將興自當召
用奈何自多此一段瑕纇耶

門生三策準豈不能自了了而竟不悟功利

感人賢者不免悲夫

八月彰德留後馬知節卒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諡正惠

知節倔彊亢直獨擅一時而不免義氣大勝若知反歸本地上來則此褊急處便可殺去幾分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圜丘必同來為永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矙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向敏中麻下門闌悄然識趣可知求之於今蓋亦有其人矣而幾不免為世大僇豈不悲哉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之

向敏中雖具官爵而不能掩其兼景靈宮使之辱且陳彭年張師德皆因敏中以通王旦而旦毅然不少為狥其介不及旦可知第出鎮州郡盡心民事除左僕射門闌悄然其操行醇謹清約非寇張二公所得擬

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

李廸以為憂十日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廸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幾事不密則害成萊公之謂乎嘗億丁謂譖

準時李廸楊億二公，安在彼皆預聞此事者
柰何緘口默默
冬十一月李廸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
林學士劉筠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
憤然謂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
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
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
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廸復以爲不可帝怒留
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

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廸詈臣爾
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
已草廸謂同罷制旣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
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惶
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旣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
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筠㓜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旣罷而復自乞留卽有制且不可況自傳口
詔無恥甚矣晏殊亦學士也至不敢與劉筠

揖晏亦何心而甘爲姦人頤使耶惜哉
壬戌乾興元年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
太子禎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赦時王曾奉遺
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
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
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
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遂止太子卽位年
十三矣兩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
垂簾聽政太后坐右帝居左丁謂欲擅權不欲

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
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
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王曾
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
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王曾
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權字關繫甚大非王曾力量未能存此一字
傳奏禁中到此際曾亦不能以口舌爭矣允

恭不誅丁謂不去天下事尚可言耶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先是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旣而改穿上穴果有石

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兩府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爲太子少保分司南京任中正黨謂出知鄆州

　曾計去丁謂大有功於公論而允恭亦巳伏誅中外肅清兩宮並受其福一時士大夫可以彈冠相慶

帝初御經筵以孫奭爲元兼侍講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孫奭遇事敢言侍講經筵莊嚴足法帝稍踰越即拱立不講其以道自重如此

仁宗 諱禎初名受益　明道

夏六月京師大水時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

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

　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況有旨放朝即欲陳請備禦之道少俟須臾亦何不可而必於此附中使奏亟請入見曾之憂國奉公無時暫豫眞可爲萬世相臣法不徒愧服先歸同列巳也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竦從幸玉淸昭應

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爲秘閣校理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

笏擊從者折齒雖乏雍容雅度然從幸而笏不至設身處地亦不由人不激此其過可原

也而以此論列罷官得無太甚乎夏竦喜交結任數傾側本地已壞他何足取

巳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時中宮與貴戚爲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怨之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勲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强横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衛將軍知隨州

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從來至尊之前謗先開口爲難張士遜所對雖無以紓太后之怒而其持說亦正王曾惟以次對故得

曲盡其說而收功云

二月叅知政事魯宗道卒先是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黙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

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謚簡肅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賴宗道諫止此宗道大有功於宋室第
不知彼時王曾何在
時大雨震雷玉淸昭應宮災詔繫守衛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廟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

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淸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示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爲萬壽觀
范雍請悉燔小殿語最切當却是人情所難開口者然非王曾諸君子同聲附和只看太后泣對之言恐亦未必與帝感悟若此

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滋不能堪會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
曾以此罷相有餘榮矣蓋曾在先帝朝不奉天書不受會靈觀使今又以昭應宮災罷相始終成就他一個是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冬十一月癸亥日南至帝率百官朝皇太后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初帝之將朝會寧

也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切諫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可乎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帝不納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厠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旣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爲河中府通判
仲淹爲晏殊所薦到此殊淹人品又懸絶矣

殊曾爲丁謂草制原非端人其薦仲淹也亦
偶然耳可遽得爲仲淹知己耶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爲樞密副使時政出宮掖
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
稹問東頭西頭盖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譚
士君子厚結家婢以干進用與奴隷人何異
無恥甚矣
眞宗宸妃李氏卒婉儀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
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帝亦盡

孝道於太后太妃而婉儀黙然處先朝嬪御中
未嘗自異人畏太后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
爲婉儀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
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時
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復
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
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
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
劉氏乎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黜其說請

發哀成服備宮使塋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
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内侍羅崇
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
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
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殮用水銀崇
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呂夷簡爲相雖此一事差可人意然宸妃誕
育聖躬正太后所諱言者夷簡侃侃直陳略
無隱避只此一事亦可了夷簡生平矣

癸酉二年春二月太后有事于太廟太后欲被
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
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
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群臣上太后尊號
太后被服袞冕之心亦大可疑畏獨一薛奎
力諫后雖不從而有此一番議論猶令人知
有正理在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
始親政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

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遺詔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皇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豈可使女后相繼稱

制乎右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御史龐籍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爲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於劉后此其心欲何爲假令劉后倣而行之琳豈非宋室大罪人耶當其爲御史中丞張知白喜曰不辱吾筆此何以說

當閤門趣百僚賀之之時正陰陽消長之機向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則其事遂行即有忠直千百詎敢遽撤簾耶

以李廸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廸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閤中

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簽樞

李廸與丁謂同罷謂翌日復自乞留而廸竟出知鄆州廸謂人品從此以判然謂未幾謫崖州到此時而李廸又復相則功名得失信有定數由後觀之謂亦何快於翌日之留廸又何不快於當日之去耶

廢皇后郭氏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

自起赦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决將廢后夷簡勑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黜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

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持達遇

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至是名益重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夷簡設無私憾而順帝廢后猶爲不可況可借此以快巳忿乎觀其勑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亦自知其爲公論不容矣

先勑有司不受章奏繼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盡黜言者此等作用與婦寺弄權者何異寧不大負蒙正之薦耶

聚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乗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淸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儒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

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
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監
永州酒務
孫沔亦可稱直諫即再責有餘榮矣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照獨任所見更造
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
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東推官阮逸
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
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横黍累尺及成則律

圜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
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
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
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
今西北二陲乆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
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
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韓琦所言深切當時急務而亦可謂能窮作
樂之原者矣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
嶺南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
后和答之辭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
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
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
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
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殯葬而停謚冊
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
之嶺南死于道

味郭后辭帝召之語和婉正大辯有丈夫之
槩夷簡之罪通天矣
丁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初
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及曾復入中書
位反居下夷簡任事久多專决議論間有異同
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
簡善宋綬帝問之而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
人俱罷
夷簡力主廢后排抑言官而曾與之同列亦

足羞矣四人俱罷漫無處分不能不令人扼
擧
以張士遜章德象同平章事王曙李若谷參知
政事王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德象爲翰
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德象
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嘉之至是謂
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信乎士君子一言一動無微不當競競章德

象豈知有伺之者在列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贈侍中謚文正曾性資端
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
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
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
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斷曰王
曾諫真宗信符瑞又諫玉清昭應之建旣乃於
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討除丁謂而成仁宗德
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謚文正也

討字出權數家士君子所諱况大臣進退自
當據實裁決寧容用討去之獨王曾討去丁
謂當時快之萬世而下曾無貶詞雖仁人放
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王曾此擧近之
矣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趙元昊
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
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
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旣罷言者猶不已遂降

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擧止言笑自若惟不
接賓客而已
王德用爲都虞侯太后内降補軍吏而執法
不奉詔此等風裁亦不易得者乃以相貌類
藝祖之故人言煩興遂兩罷樞密院事惜哉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免貶孔道輔知鄆州初張
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二人郎
謂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盡見上辨
之道輔不悟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也帝怒

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至鄆州發憤而卒

士大夫當言則言不當言則不言豈容爲人所賣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薄其責

西夏悖叛輒與通書此仲淹不是處而以此

議斬則過矣

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皆被斥而竦爲主帥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竦爲主帥威望不肅致元昊有三千錢募得其首之侮則又何以制敵取勝豐州之陷竦難辭罪矣朝廷處分未當汝諫院安得無言

壬午二年春三月契丹來求關南之地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潦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瞿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

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顔眞卿使李希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遂往

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富弼近之矣呂

夷簡素不悅弼而欲借手於報聘固不知弼
歐陽修引顏眞卿事而上疏乞留亦非知弼
之深者也 富公忘軀歐公惟恐傷之皆是大誼
富弼復如契丹帝復使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
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旣行次樂壽縣名
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
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
以晡時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地不
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

爾弼語侵夷簡晏殊解之弼怒曰殊黨夷簡以
欺陛下遂易書以行
國事爲重一切私意當揖富弼此行持和親
增幣二議關繫又如何而夷簡固爲此妨賢
悞國其罪可勝誅耶
以富弼爲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
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
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
復有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弼懇辭

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爭
故恐死爾敢受賞乎
此一段爲國眞誠可貫金石與八年三過其
門不入者後先一轍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叅知政事
富弼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弼見帝言契丹旣
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
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且收
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

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
士
使事旣成正論功之日恒情到此不知如何
矜詡弼顧惓惓以敗盟爲懼且謂使天下知
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於守備決不可
懈此等識慮尤超出尋常萬萬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
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勞爲
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倚爲羽

異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
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業石
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之夷
簡乃以太尉致仕

孫沔指斥夷簡大快輿論觀夷簡曰恨聞此
遲十年則亦自知其十年前所爲不是處以
視諱過者賢不肖有間矣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
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

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
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
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
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
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
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
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
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
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歐陽修余靖之薦與仲淹之辭二者皆盛德
事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沈邈爲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
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
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
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

按察使之設始於此朱書墨書察官吏公廉
與否歲具以聞豈徒然哉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
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語最痛快

六月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初仲淹以忤呂
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
用之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

下爲巳任與富弼同心輔政叅削倖濫考覈官
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
論者籍籍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
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
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
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
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夏竦素非端品爲元昊所備然亦不虞其傾

側不可方物如此向非徼有天幸得請行邊
范富二公幾陷穽中矣

帝幸後苑觀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
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
之不易也

御殿觀麥深得重農之意夏諺曰吾王不遊
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要在有所以
休之助之者徒曰知稼穡之不易云乎哉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
直元昊反以青爲三班差使將士卒畏怯獨青
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無不披靡以
是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
淹曰此良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
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
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青起行伍十餘
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傅藥除之青指
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所以有今日
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

之

狄將軍不奉除涅之詔留勸軍中此其識力
品趣逈出武人之上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諡爲溫
成皇后二月孫沔罷時內侍附會上意欲令孫
沔讀冊宰相讓奏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
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
知杭州

一人臣之身惟命是從人臣之義惟職是守故

曰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
可孫沔此數語風旨灑然
三月護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青爲人愼
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
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
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未嘗專賞赦下故
人皆樂爲之死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
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青獻之以爲青之
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

其人而遣之
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此二語何等婉而
正不但無武夫悍戾之習而亦無功臣貴倨
之氣非大雅君子無此口吻若曰夫夫也異
於郭崇韜拜汾陽之墓者也則亦淺之乎其
觀青者矣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
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
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猶未釋
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
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
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
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張貴妃之寵太后處
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
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
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
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
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

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
者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
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
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
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
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
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初御紫
宸殿見百官琦因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
大安

修此數言劉切獨至覩后默然良久當其鳴咽流涕具道所以不知后胸中包藏有多少念頭到此一切默默歛戢蓋被歐陽修湊底說破了故琦得以進其責備之詞而后意亦自感悟

英宗 名曙

秋九月詔宰臣舉館職時水潦爲災言事者多言不進賢乃令韓琦等四人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苟賢豈患多也

乃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自後遂永著爲令而制科之設所從來矣

神宗 名頊 附遼夏

以富弼爲司空侍中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業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左僕射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君不畏天

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憸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閒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

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人君所畏者天耳開口便是名言至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猶爲君相守成吃緊語

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絶

劉恕可爲益友安石不受其言而反絶之僻拗甚矣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

熙寧以前原未有南人作相者故雍之言然不二年後而變亂一時之成法者南士作相終宋之世而有荷萬世之綱常者亦南士作相地氣之先兆豈偶然哉

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江充李訓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君實此語最破的其書中摘寫諂諛之士前後情態最逼

眞顧無奈安石之中堅也惜哉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

石姦邪則毀之大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君實此評足爲安石生平定案卽安石覿面聞之當自心服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業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卽位華而新之得擢第一時値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

制策亦始進之雖胥耳偶遇朱衣之點遂致青霄之上其有所詆者固不足爲詆而其有所媚者亦不足爲媚故士人進身之後輒以敝簾視之柰何蘇公多此一答而致荊公又多此一請也維時之多事有繇然哉

四月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攽通判泰州攽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攽與王安石論新法不便遂貶○丁南湖曰劉攽黜士子阿世之策以及惠卿論新法不便以詆安石蘇軾等言攽博學能文政事侔古循吏守道不回則攽亦美才矣敞不諂張妃典禮不容宦官當柄奉世不合蔡確章惇此等直節勁氣宜乎以三劉並稱云

三劉皆稜稜有大臣風節不徒以文學並稱云

遼復使蕭素來言疆事詔樞密院議之且手詔韓琦文彥博富弼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

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志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遂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捌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富彊

熙可以鞭笞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文
天下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
太平而先使邦國困擾衆心離怨此爲陛下謀
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
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
因而罷之以釋其疑益養民力選賢任能疏遠
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
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
憤矣

宋室之弱正坐急淸議而弛武備安石植楡
柳以制蕃騎嚴保甲以杜守禦築城修池作
戰車制弓矢選將練兵此數者未可盡非但
任用非人持論衆拗耳韓魏公熟於國計而
亦爲此言是必盡去武備以悅强敵之心而
後爲得計矣此亦韓魏公過計之言而非社
稷之訏謨也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
石建立新法故安石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旣
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
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
智韓絳顧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
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
承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惠卿眞小人也安石何無知人之明固爲所
賣今觀其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難謂其一
無所闖憶彼時惠卿相見不知又作何面孔

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

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毋老乞歸乃出知洪
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
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
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
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王韶遇軍中夜亂而鼻息自如深得亞夫堅
臥不起意

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
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

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
者云已得聖旨也

三旨宰相視伴食中書將無同

哲宗 名煦 附遊夏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
三遷清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講至治亂興衰
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
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爲
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
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
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
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
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蘇軾在翰林頗以言
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與之書曰夫言語之
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賦頌碑銘序
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
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
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官非
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
間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子瞻文章擅世而不無輕世傲物之心故常
以文章成罪案若曰官非諫官職非御史不
當規切時政則論語所評記者又何以强半
屬魯事耶

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貶御史中丞李

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于遠州確失
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十
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以爲謗訕且論其用郝處
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
之中書於是臺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寘于法范
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
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近七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越六日乃貶確英州安
置新州純仁王存言于太皇太后曰聖朝宜務

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竄誅大臣今畢動
宜爲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
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
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諫
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卒
　確固非端人而以言語文字之間貶逐嶺外
　過矣純仁之言大中窾會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
事同異各求罷○丘瓊山曰大臣以道事君當

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所見雖
有不同而同於爲國豈可人自爲心必遂已而
後行哉蓋天下之事端緒孔多其後效之或成
或敗亦難以逆覩方事之來也商議之際各盡
所見量度其可否虛其心以公聽並觀擇其善
者而從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
相洞達而後已萬一相持不決各列上之從上
所取既用其一則相與協力殫慮從臾成全之
補偏塞罅逆閉其旁出之途期以臻於萬全而

無後患政不必其出於已也縱彼所用者不如
吾策之良然上之人業已用之則當以國事爲
重而不復計其策之出於誰某而幸其事之敗
以實吾之言宋世所謂賢士君子者一有議論
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
乎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
去嗚呼發言盈庭人各其見所言亦皆有理也
人君未必皆有生知之明灼見之真勢無全用
之理苟用其中一人之言則衆人者皆當舍已

從人期以共成國家之事而不使其至於傾敗
可也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
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寧
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
能免乎宋士大夫之見絕有類于是爲國乎爲
已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愚嘗謂宋朝待
士大夫極厚而一時士大夫負宋朝者多矣
　論事同異而遽求罷失在不弘而已若因是
　而包藏忿心百計以沮人之成千方以幸人

之敗而惟急急於驗吾言之爲是也則其害且國家當之矣此等病似已入士大夫之膏肓比比皆是也獨宋朝然乎哉我輩當人寘一通于座右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林希同知樞密院事初布附章惇覬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不平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

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觀帝以誅戮黨人問許將其心蓋亦動於章惇董之說矣微將祖宗以來未有之對元祐諸君子其禍可勝言哉若許將者正直忠厚巋然當代師表矣

子茂昭生立其母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皇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鄒浩字)不言可以絶交矣浩旣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

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大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

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囬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㜸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幾云

田晝慷慨有國士風王回慫恿周旋不避艱險可稱鄒浩石交曾誕三以書勸浩倘亦有曲突徙薪之見耶浩雖得罪而有此三友增重多矣

徽宗名佶

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内侍請帝易衣帝郤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言遂謫

徽宗亦知留碎衣以旌直臣而又不免於謫禾此徽宗之所以爲徽宗也噫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

雖不敢若蔡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診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朝廷用人即不必當太學生豈應詣闕訟之即此便是衰世景象

庚寅四年春正月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罪 乙酉四年賜龍虎山張道士號虛靖先生

士庶拜僧者論大不恭罪似知黜邪矣而張
虛靖之崇奉又何也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良嗣本燕人馬植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吏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直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直與之相約攻遼共國可圖也議者謂祖

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圖燕之議始此
中國之禍始此矣此何異前門方拒狼而又開旁門以延虎之入也奈何議者第云非中國之利而不極言其害也耶
二月崇恩皇太后劉氏有罪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即簾
鉤自縊而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宋朝家法之嚴於此足徵其過漢唐遠矣
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徽宗崇王老志王仔昔俱賜號先生其禁士庶不得拜僧所以明有專尚也
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其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又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玉皇上帝之號起于徽宗修建宮觀塑造聖像而卒無救於北行之辱能無爲沙門所揶揄耶
九月以王黼爲少師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有寵于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

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少師開府塗抹青紅無乃甚矣旣云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柰何侈苑囿之樂窮耳目之慾迺使赫赫神京宛若山林陂澤而自搆成此不祥之兆耶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捍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旣怡然就道

輕車小輦七賜臨幸是何舉動曹輔此疏可稱當時朝陽鳴鳳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英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

當蔡京童貫主興師應金之時而獨鄭居中力陳不可至是以收復燕雲賜爵又獨居中不拜若居中者賢於當時在廷之臣默默充

位無一言捄救正者遐庭矣
詔王安中殺張𣪘以畀金人先是斡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索之益急安中取其類𣪘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𣪘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𣪘與金安中不得已縊𣪘殺之函其首并𣪘二子與之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𣪘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且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輕納之以開敵釁而又輕斬之以疑衆心宋事之非甚矣

欽宗 諱桓 附金 西遼 夏

召河南處士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焞洛人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稱師道焉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徵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頤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壽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現哲宗

程頤自涪州還而就職尹焞時心疑之當是時翻然應召何也

高宗 名構 附金 西遼 夏

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乞避位不許先是有旨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傅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

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攺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當潛善伯彦讒人方張阻抑善類士君子到此別無做手惟有引去自全之理李綱此言可謂知本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黃潛善汪伯彦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擧洞霄宮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金兵益盛關輔殘毁中國盜賊蜂起而國不可爲也

李綱去而天下之事去矣惜哉

殺前大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遠罷潛善黃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

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作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别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陳東以大學生而屢指陳朝政似非其分然觀臨刑從容就死其識量過人遠矣

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將兀朮自鄭抵

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討宗澤
將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
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
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
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
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
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
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
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

目見我乎斬之請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
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
乎亦斬之

大敵在前儼然與客圍碁略不動念其識量
誠偉矣而卒有閻中立等之敗無乃患生於
所忽乎

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憂
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
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澤無一語及
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
澤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
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
恨之

當進取之時而澤死豈非天哉

八月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於道

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
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
留中明日改受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
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卽乞施行非是合坐誣
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
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
道中聞者冤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爲義每曰吾
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
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

馬伸當金人猖獗欲立張邦昌之時獨奮然爲復嗣君之請及張邦昌僞立之後且責請邦昌奉迎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獨持以往至是又指摘汪黃不法十七事其立朝凜凜大節亦足多矣遭貶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非深得程氏學脉而能若是乎

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

窮邊絶塞之寒若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張守六思切中時事得是說而存之庶幾人主恢復之志不爲和議所奪

范瓊有罪下獄死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瓊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悖慢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擧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陜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擧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

右擁置輿中衛以浚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刄曰諾有旨分隷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張公此擧大快人心劉子羽不煩指顧縛瓊下大理其智畧洗密於此見一班矣

八月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

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不能乘時脩備倉皇之際一意乞哀可嘆之甚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

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

州乃以兵邀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憩歇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趙立勤王兩頰為矢所貫口不能言猶以手指揮諸軍戰勝歇定而後拔矢眞鐵石漢也

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充始遣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燮軍先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梲迎降充保眞州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率官屬降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

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為人久之乃得仕

杜充偷生苟免此等人留守建康是以建康予敵也安得而不喪敗耶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士民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

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除爲醴泉觀使封
福國公尋進封咸安郡王世忠自是杜門謝客
絶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
湖以自樂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
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世忠性戇直勇敢
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與秦檜同在政府
一揖之外未嘗與譚嗜義輕財持軍嚴整與士
卒同甘苦器仗規畫莫不精絶

韓蘄王力排和議抗疏論檜壯哉一罷而跨

驢携酒縱遊西湖絶口不言兵又何怯於報
國也夫二帝蒙塵鑾輿未返正臣子飮恨泣
血之秋柰何得優游效從赤松子遊耶

孝宗 名昚

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
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人服其清

留正歸裝僅書數簏足爲簡素化民之徵用
之簽書樞密院事可稱得人矣

光宗 名惇

韓侂冑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
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殿
前都指揮使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但遷侂冑
汝州防禦使侂冑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
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徐誼告汝愚曰侂冑
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
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
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觖望適言於汝愚曰侂
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

始矣遂力求補外

汝愚不聽徐誼葉適之言亦是心盈氣亢而
不能下

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會
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
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
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
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山陵土肉淺薄下有水石誠當改卜君欲博

求名山恐此說一行山陵之使克塞道途其爲民間擾害更不小故雖朱子之言愚不敢以爲然

寧宗 名擴 附金 西遼 夏

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眞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盖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

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擧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安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奉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雷雨天所時有宋太廟至寧宗朝歲久屋壞似亦理所必致者眞西山如此動色相戒罔敢逸豫況災變甚於此者乎

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先是胡沙虎矯詔以誅反者招沿中福海執而殺之奪其兵乃自通玄門入殺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刑部侍郎徒單沒撚於廣陽門福海男符寶鄯陽都統完顔石古乃率衆拒戰死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邸錮守之尚宮左夫人

鄭氏爲内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

矣少頃兵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
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曰昇王
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
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
金主於邸誘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
軍赴中都遣使迎昇王珣於彰德

東虜中有此等婦人壯哉丞相徒單鎰阿意
畫策罕作鬚眉丈夫聞此得無心怍

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

子貴誠昀更名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
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
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
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
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
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
宮室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
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
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
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
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
因力請外而去○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
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
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
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
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
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
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

皆處斬

以眞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德秀職兼宮教太子無故被廢竟默默無言
而又靦然拜新命此何以說

理宗 諱昀 附金 元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殺其參知政事完
顏奴申及知開封府完顏習捏阿不以衛紹王
子從恪爲梁王監國而幽之崔立自爲都元帥
鄭王以城降於元○丘瓊山曰是時汴京內外

[illegible]通米升銀一兩人有自食其妻女者劉祈曰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illegible][illegible]諫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illegible][illegible]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主上心不喜事下議衆相視毋先發言者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用必擇輭熟無鋒鋩易制者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閣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因循苟且竟至國亾

政本之地無擔當主持之人而徒取軟熟輩以充位天下事尚忍言耶劉祈摘發台閣陋習殆盡矣其垂戒者遠哉

壬子十二年二月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九郡同日大水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羸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親舅后之故也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帝即日令學士院降詔遣使分郡賑恤翼奉下邳人精律曆陰陽之占漢元帝拜博士諫議大夫

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信哉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爲親舅后之故又何也總之變不虛生消弭之道要在看時事之大者而已

十一月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

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眞文武全材有用書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諸郡環匝諸王貴藩戶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時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爲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憲知之命歲月雖久毋過本息相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爲令

民間貸錢亦是急務歲月雖久無過本息相當而已此最得中廉希憲立夷狄之朝而能

抑強扶弱摘伏權奸眞可稱有用書生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於城外詔罷槐爲提擧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於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援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戚里不奉法一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

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人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獨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

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擢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嘿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

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擧洞霄宮大全旣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譸張喋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

然稱之號爲六君子焉

丁大全擅調兩兵脅驅率相當時臺諫不言廟堂不問此中國何等景象不有六君子昌言以明公道通國皆婦人矣

辛酉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

宋室至此時猶孜孜以享師敬道釋奠謁拜

教其太子名之曰理宗不亦宜乎

八月會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漳州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蔑一時閫臣且愆士璧嘗侮己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盗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乎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一時邊臣皆爲似道排陷豈非天欲與元而特假手似道爲之驅耶

度宗 名禥

二月以賈似道爲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

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數十夜卽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太師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

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縉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賞無藝莫敢言者

宋至此時卽君臣交儆朝夕惕厲猶恐不能圖迴撑持萬一那堪似道如此一番擅權納賄把如綫元氣斲削殆盡

三月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

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元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鍊大丹勅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世祖善之至是爲怨家所訴世祖遂罷左丞相耶律鑄及希憲旣罷世祖問群臣希憲歸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燕樂耳世祖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合馬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砂糖作飮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

此處眞有孟子巖巖之度世祖稱憲清貧不惑於阿合馬之譖可謂有知人之明者矣

恭宗 名㬎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略江

西立逆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鄙哉萬石之言顔何厚也向米立前說得出口立一小卒爾觀其言曰趙亡何以生爲又曰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豈不毅然偉丈夫哉

萬石非塊然血肉能不愧死

帝昺

以陸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人臣不幸而當國家流離顛沛之際自分必死別無做手惟有恪守臣度籌畫軍政勸講大學俯盡人事以仰俟天命而已盖延得國家一日未亡之緒便了得臣子一日當盡之責而成敗利鈍皆非所計也

皇太后楊氏崩太傅樞密副使張世傑死之初世傑復還崖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塟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

讀至此天日慘淡頓覺海雲瀰漫令人凄然喪魄天不祚宋徒令忠魂抱恨平章山下悲

夫愚因是而又有感焉陳宜中借兵異域迫宋亡而其去向存沒皆史不載假令是時舟人欲艤向岸世傑得逃一生於萬死直趨安南而亡國之俘死生能自保乎與其泯泯於異國何如轟轟於中朔颶風大作之日正世傑之死日也灑血呼天甘心死趙其視海魚腹中無異正寢也烈哉可謂善于處死者矣

元 成宗 名鐵木耳

乙未二月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上以其

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勑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世祖評論留夢炎葉李優劣足爲千古忠佞斷案子昂聞言能無顏汗

戊戌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推官理刑蓋自此始

順帝 名妥懽帖木兒

壬午十月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順帝之問也以寧宗之本爲其弟劉聞之對也以寧宗之先爲其君天威咫尺倉卒發聞

而引證明確若此可以占夙學矣

蘭曹讀史日記卷之四畢

蘭曹讀史日記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熊尚文撰尚文字益中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是編雜採史傳舊文上起唐堯下迄元代隨事論斷全類時文評語頗乖著書之體

史談補五卷

〔明〕楊一奇輯　陳簡補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談補五卷》提要

史談補叙

前是萬卦山人有史談五卷行于世
予竊睹之輒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
蓋行住坐卧不忍去諸手有年矣釋
褐以來未免爲緒使牛馬風塵中
不暇間以課兒輩則猶郎雅所祈尚

者令其吾伊而是編與馬第原本既
爲蠧魚所壞而其闕銓情術事又
有殘而未暘畧而弗賅者似不便于後
進予于是僭爲删補付諸剞劂焉令
其書具在試徐而閲之明良之芳躅驕
諂之陋規貂璫之忠佞后夫人之美醜代

閩雲蒸霞駮龍翔鳳跂蒼翠瓌琦遂撫卷
而嘆
公之用意者慤也夫談史何容易自纂氏所叙
百國史靡可概見而後世以史鳴者亡慮數
十家延寀著者唯龍門扶風老亭涑水四
氏其間稗官雜說均樊然竊附實錄他
君羊鳴鳧履云弓豕亥魚魯之舛已叢鬻
筆之陋紙為後人覆瓿者地即編冊瀰富
寔當于觀求其徵文比事酌古鑒今不數卷
而三十三朝之典蹟臚列眉睫如此書者其
能有幾髹之治室者去朽咄而新柱礎理
裘者裁漉敝而襟腋白則補之為用宏矣哉

韓昌黎有云纂言者提要記事者鉤玄
是書也儻所謂扶其玄要非耶
公凡三蒞魏博秉憲肅度兵寰民安覩古鎖
鑰此門者奚異而獨雅嚮儒術可稱試賢
有其文武島矧今
國家方闡局備輯正史蒐羅至廣而
公以是時成此書直可作蘭臺石室之司南行
且與龍門扶風諸大家並垂不朽寧詎第
棲一枝啗寸臠者所能髣髴哉廷謨固陋
知史者爰因
公之命而綴數語于首
賜進士直隸大名府知府關南劉廷謨謹序

刋史談補序

夫詮術固籍椐摭前聞則惟史氏是
借式史何以有談萬卦山人所薈蕞而
彙定者也史談何以有補
觀察陳公詳其畧葺其隙而實之晰
註附之戢斷于是乎成完書矣

公業授之殺青甫告竟閣耽以示　廷謨且
以序相屬四千年之蔭栖其一枝五嶽
之珍嘗其寸臠是刻也豈亦六秇蒐藩
百家牖臛乎廷謨唯唯既卒業大都
詞簡事悉義嚴紀備若髮櫛而縷
貫令覽者如游群玉府琮璜寶璐光
明焜晃又如行岩岱間雲蒸霞駁龍
拏鳳跂蒼翠瑰琦遂撫委而嘆
公之用意者懸也夫談史何容易自墨
氏所叙百國史靡可概見而後世以史
鳴者亡慮數十家廼最著者唯龍門
扶風考亭涑水四氏其閒稗官雜說均

樊然竊附實録他若羊鳴梟覆之幻
豕亥魚魯之舛乞米鬻筆之陋袛為
後人覆瓿者地耶編冊瀰富奚當于觀
求其徵文比事酌古鑒今不數家而三千
三朝之典蹟臚列眉睫如此書者其能
有幾辟之治室者去朽皆而新桂礎理

裒者裁之，㳂敞而稀朕白則補之，爲用宏矣哉。韓昌黎有云：纂言者提要，記事者鈎玄。是書也，儻所謂抉其玄要非耶。

公凡三涖魏博，棟寇肅度，兵震民安，視古鎖鑰北門者蔑異，而猷雅嚮儒術，可稱斌斌質有其文武焉。矧今

國家方開局脩輯正史，蒐羅至廣，而

公以是時成此書，直可作蘭臺石室之司南，行且與龍門扶風諸大家並垂不朽，寧詎第棲一枝區寸竊者所能髣髴哉。

廷謨固非知史者，爰因

公之命而綴數語于首。

直隸大名府知府劉廷謨謹序

史談補凡例五則

一春秋謹嚴諸史刪焉故今論斷亦惟簡捷
耳耳華辭蔓說一切鏟之

一史斷前人議論確者録之不則彪以管見
横渠所謂自家看後又識得別若夫獨智
難同學人覽者不妨郢政

一史題可斷者斷之可辨者辨之探字疏句
破訛變舛蓋不獨陽秋古人爾也

一史談原本惟標正目而未明註其人其事
令末學茫然今悉增之

一史爲當世得失之林後人懲戒之府故釆
其有關風教誦之令人心情灑然不能已
已者悉攬入之匪敢博引旁綜自獻徵長
抑欲尊古程今共臻鴻路也

史談補凡例五則終

史談補卷之一

古交楊一[illegible]
上黨陳　簡補

外紀

盤古氏 混沌之世天地始分卽有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首出御世

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
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五峯胡氏　補

問厥初生人如何

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
生若虱然　氣化是當初兩箇人無種自
生來底形化却是在這兩箇人後乃生生
不窮底 朱子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澹泊無爲而俗自化

取天開於子之義

有太極卽有陰陽有陰陽卽生萬物豈有
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

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無是理也、方崑山

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人生下壽六十、中壽八十、上壽百歲、外紀謂天皇氏兄弟各一萬八千歲、蓋當時未有紀曆、而後世得於傳聞者也、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有巢氏始敎民構木爲巢以居、故稱有巢氏

構木爲巢

有巢之民與物爲敵、使不夥制立法則、必爲禽獸所傷、此所以有功於民物、有功於後世也、靜軒周氏 補

太昊伏羲氏太昊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太昊之母履巨人跡、云云 生帝於成紀、

陰陽交感然後生育、此常道也、反是則怪矣、外紀謂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野、履巨人跡、意有所動、因而有娠、生帝於成紀、噫、有是哉、爲此說者不知涉於怪矣、知此則嫘祖感大星如虹之異而生少昊、女樞感

瑤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俱無俟辯矣、張梅岩

炎帝神農氏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耆、故又號伊耆氏

初藝五穀、嘗百草

五穀旣植、民食已足、藥石旣攻、民生已賴、熙熙然樂於春臺之中、仁壽之域、至於今尚賴帝無窮之德也、靜軒周氏 補

帝堯陶唐氏帝嚳之子、摯之弟也、以火德王、色尚白、都於平陽之安邑

麒麟遊於藪澤

堯在位七年、民不作慝、而麒麟來遊、後世無問靈瑞、寥寥用物、且蕭然矣、可慨也、補

十日並出帝使羿上射十日

此淮南之言、而史氏收載外紀、殊謬、孔子曰、天無二日、王充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云云 是惡與桀紂同也、此言足以解惑矣 補

鯀治水九載弗績（六十有一載洪水咨四岳舉鯀俾乂）

是時舜禹未興在庭諸臣其才無出鯀之右者帝知其剛悻曰欽哉以勉之帝全鯀之才鯀棄帝之命天下之以才自負不謹而取敗者皆鯀之類也（補）

堯以二女妻舜（七十載舉舜登庸妻以女）

史記世系謂堯與舜俱黃帝之後非也禮不娶同姓信斯言也宜莫如堯宜莫如舜

帝曰我其試哉女（去聲）於是觀厥刑於二女

觀人之法有用八徵以驗之者未聞妻二女以驗之也果如驗則亦已矣否否業已妻矣將柰何曰堯每事盡畬其聚自眞曰試曰觀不過驗其決如所料耳非始試之始觀之也

帝舜有虞氏（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攝行天子事恭己無為而天下化）

舜以鯀治水無功殛於羽山舉其子禹使之治水

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金履祥補）

夏（禹有天下之號）

大禹（黃帝之玄孫姓姒氏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禹受舜禪以金德王都安邑）

聲為律身為度

言而為天下法行而為天下則誰曰禹入聖域而不優也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塗山在江淮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東南之諸侯歟古者萬國畢朝於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於岳塗山萬國之會或史傳之侈辭歟（金仁山）

太康（啟之子）

田獵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后羿距之於河弗許歸國

太康之荒固不君也后羿之擅亦不臣矣迎之於國引之於道可也

帝相（仲康之子為寒浞所殺）

寒浞弑帝相此篡弑之始也史氏書殺不書弑何以正其始耶丁南湖

少康帝相之子

中興自少康始覲湖胡氏曰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跡還舊都后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

有衰復有振固可喜也有衰始有振亦可悲也、

履癸是爲桀

肉山酒池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肉山酒池

嗚呼肉可使之如山酒可使之如池耶剝民膏脂以爲戲劇安有所謂節用愛人此天討之難逃也補

殺關龍逢囚商子履於夏臺龍逢諫桀用財殺人之過遂殺之湯使人往哭桀怒囚於臺

言路之通塞國家之興廢係焉未有棄孤耿之言而不危敗者況殺之耶桀可爲萬世拒言者之戒補

商湯有天下之號後盤庚改殷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姓子氏伐桀踐天子位

進伊尹於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

或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何去就之急也曰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也彼伊尹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柳州柳

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而

聖王在上民不凍餒爲開其資財之道也禹五年水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蓋蓄積多而備先具此所以無捐瘠耳補

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太甲既卽位不明厥德伊尹放於桐

太甲旦暮遷善伊尹朝夕納誨也伊尹豈直攝寄於國而不往來於桐耶

帝乙太丁之子

太史據法爭去之帝乙欲置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爲后

但能循今日立嫡之分、不能探他日爲君之惡、君子亦道其常而已、論者輒以不行權非之、左也、

紂 帝乙之子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傳有之、財聚則民散、毋論剥削、節祖宗所遺者斤斤、槖而不分、亦天之所欲損也、故觀鹿臺一也、而聚與散之間、則商周興亡之機寓矣、可不鑒諸 補

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昌之臣散宜生之徒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進上大悅、乃釋昌罪、昌出而獻云云、

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左矣、況經云、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後世曹操司馬懿尚不爲此、而謂文王爲之哉 補

周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

堅讓天下之心、爲君全臣道也、泯讓天下之迹、爲父全子道也、一逃焉兩得之、

西伯陰行善 虞芮質成、諸侯歸者四十國

夫謂文王陰行善、而諸侯皆來、決乎史氏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乎 補

至於太王、實始翦商、

太王當祖甲時、去高宗中興未遠、後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

事商之心、則翦商之云、非但不出於口、亦決不萌於心、不然、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況太王耶 雙湖胡氏 補

三分天下有其二、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夫子有是言、特以文王道化所及、形容其廣焉耳、果有之、紂之暴惡肯容乎、崇侯虎之讒害、乃不譖乎、至四十國之疆土亦未必爲文王有、不過得其心耳、雙湖胡氏 補

微子抱祭器而奔 奔字句絕、周字連下、於是徧告諸侯殷有重罪句

抱祭罷而奔存宗祀也若曰奔周則忘殷事周矣而謂微子爲之乎

諸侯尊武王爲天子 戊午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紂兵皆崩畔自燔於火而死於是諸侯云云

史氏謂諸侯皆尊武王爲天子鄒氏曰武王當推微子爲天子愚謂舜不能避南河禹不能避陽城使武王推微子而避則近於僞矣聖人無僞

父死十三年不葬 書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云云

禮云諸侯五月而葬信斯言也宜莫如武父死十三年不葬武爲之乎然則夷齊誣武哉曰非也外紀假夷齊以誣武也

義士也扶而去之 夷齊叩馬左右欲兵之太公云云

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綴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破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爲世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之所養 羅鶴林

成王問箕子以天道作洪範封於朝鮮而不臣

於武因訪而陳範也道不容秘也於周爲客而不臣也義不可仕也

成王 名誦武王之子年十三嗣位

周公誅管蔡

公誅兄弟可乎曰管蔡流言將危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非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不然叛均而刑異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讐天下偏公矣 補

剪桐戲封 成王與弟叔虞削桐葉爲珪戲曰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戲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於唐

封國自有介圭況此大事又非可戲爲者疑無剪桐戲封之舉何以知之以相成王者有周公也或曰周公東征史佚成之耳曰東征在成王二年與三年剪桐事在成王五年政公歸之後也或曰栁子已有辯曰辯則辯矣第未考其年耳

卜世卜年成王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郟鄏洛邑

周家享國長久蓋有得於積功累仁非在

卜年與世也何以知之不曰周過其曆乎

遷殷頑民於成周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

或謂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夫殷之臣孰

有忠於微子箕子者乎而叛周者非微子

箕子乃武庚及餘黨耳謂殷之忠臣然耶

周洪謨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

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十有四年自立為魏公

此弑君爭國之禍而昭王不能討史稱王

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

以也夫金仁山　補

共王名緊扈穆王之子

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密康公受之

不獻王滅密元年

得奔女者當詢其主還之受之則不可不

獻斯亦已矣以此滅人之國尤不可

康公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康公

不獻一年而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固如

此雙湖胡氏　補

夷王名燮孝王之子

王始下堂見諸侯

王綱自此壞周室自此衰矣

厲王名胡夷王之子

榮夷公好利王任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若用周必敗

公其利者不利而利私其利者利而不利

榮夷不公其利而私之厲王不屏其人而

任之宜諸侯不來享也

宣王名靜厲王之子

姜氏待罪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卒成王中興之名

人以姜為宮中之賢后而余以姜為女中

之諫官可為萬世后夫人之程也

幽王名宮湦宣王之子

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褒姒不好

笑王乃無救云云（三）

無警而假以召之至矣及犬戎來而約途不足憑也蓋一笑傾人國乃爾（諸侯兵會約王西周以亡）

東周（平王以後為東周之世以魯隱為春秋始故也）

平王東遷於洛邑（王名宜臼幽王之子幽王既為犬戎所殺豐鄗逼近犬戎乃東遷）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過也顯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不振則東遷之故耳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有敗雖乞假而生可也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東坡蘇氏 補）

非子者善養馬孝王封為侯邑於秦（形勢纂附百十）養馬非可封之職秦國非可輕之地周之陵夷秦之強大已於此乎決矣

當嬴秦始封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履霜之象業兆於此天道之倚伏可畏也（補）

遣兵戍申（德申伯之全己也）

申伯與犬戎弒幽王固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仇今乃知有母不知有父知立己之為德不知殺父之為怨忘親逆理得罪於天甚矣（朱子 補）

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咺六卿之長宜書官名之以示貶也）

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亦可省矣乃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胡氏 補）

桓王（名林平王之孫）

鄭伯射王中肩（王以諸侯伐鄭鄭伯與王戰於繻葛）

東周之衰決於此鄭伯無君之罪實為首惡其能逃萬世誅乎（雙湖胡氏 補）

魯桓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耳顧乃自將以攻之亦足見桓王之不君（補）

惠王（名閬釐王之子）

狄伐邢齊救邢（遷邢於夷儀）伐楚責其不供王祭

楚子使屈完乞盟於召陵

救邢假齊弱之仁也伐楚假尊王之義也

襄王 名鄭惠王之子

齊桓會諸侯於葵丘 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葵丘擅會不禀天子命也故明天子禁乎

蓋陽明天子禁乃陰奪天子權耳

王告急於晉晉召王會於河陽

天子出命以討有罪反告急於晉乎天子

巡狩以朝諸侯反使晉召之乎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生而有髭

和戎五利 魏絳之言也

王者謹華夷之辨戎可和耶帝王以全取

勝利果貴於五取

敬王 名丐景王之子

伍員覆楚 員父奢平王所殺員奔吳與申包胥別曰我必覆楚胥曰我必復之

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殛而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也處變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以員爲逆天傷義非也 程篁墩

覆楚復楚 解見前

伍覆楚爲父也孝也申復楚爲君也忠也二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要各成其是耳

吳晉爭長 吳夫差與晉侯相會於潢池

薛滕爭長吳晉亦爭長夫長豈爭可得耶

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

曰可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子韋曰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果徙三度

夫重吾相而愛吾民止一言耳而天變頓消然則相固不當重耶何日忌月疑也民固不當愛耶何日剥月削也亦無怪灾異之交作矣 補

元王 名仁敬王之子

輕舟浮於五湖 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云云

嗚呼人情易酣於榮利急流勇退古今所難范蠡之致高矣世之為文種者蓋不少也補

考王名嵬貞定王之少子

續周公官職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桓公以續云云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徒復其官職抑末矣先儒謂周禮亦周公未行之書曰續非也

恕念生平事業無一成就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又以不能編後紀乃更曰外紀道原劉氏

史談補卷之一終

史談補卷之二

古交楊一奇輯

上黨陳 簡補

通鑑

按春秋左傳終於魯悼公四年是為周貞定王五年也自是曠六十五年自此始為通鑑何取春秋以降諸侯相吞滅者有之而大夫滅其君自三晉始天子不惟同姓侯而侯其賊臣此春秋所以托始也綱目考証

威烈王名午考王之子周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是時周室衰微徒擁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初命何病局也晉之三家并髦其君瓜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赦者周不能討亦已矣反從而命之何耶綱目於此大書而首揭之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托始於隱公之意耳綱目發明

豫讓真義士致堂胡氏謂讓報智伯乃無所為而為蓋真義士也與其滅族無遺之後為報復之義士不若求地無厭之先為極諫之忠臣

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巳而抗節
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賈誼 補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文侯與羣臣飲樂天雨命駕適野曰吾與虞人期獵
不失其期可不失於虞人之期不可
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 三人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魏成所得也五人謂吳起西門豹樂羊屈侯鮒李克翟璜所舉也
可師者則舉爲師可臣者則舉爲臣卜相

者不可專舉師總舉臣薦賢者不可專舉
師不舉臣
殺妻求將 吳起衛人仕於魯齊伐魯起娶齊女魯人欲以爲將疑之起乃云云
是舉也起豈其官爵是貪只求逞其技能
耳不知所厚者薄無所不薄故本以求君
之權而反以致君之疑技能之逞夫何益
哉 補 魏武侯疑之、奔楚、[illegible]
安王 名驕威烈王子
盜殺韓相俠累 濮陽嚴仲子與俠累有郤使聶政刺之

政刺客小人耳馬遷作史特著之列傳灑
灑千百言不厭何非直書之曰盜千秋而
下必有慕其豪舉而奔走之者 補
在德不在險 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云云
夫旣知在德不在險顧不知在德不在兵
耶
烈王 名喜安王之子
烹阿封卽墨 是時齊幾不振王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萬家羣臣竦懼莫敢飾非齊大治

言不輕聽事必覈實以此賞功罰罪固可
矣但功宜惟重罪宜惟輕封卽墨是矣烹
阿及左右嘗譽者不以泰乎
顯王 名扁烈王之弟
齊威王寳賢 齊魏會田於郊惠王寳徑寸之珠威王寳四臣檀子黔夫種首
楚王孫不以白珩爲寶威王不以徑寸之
珠爲寶皆知所寳在此不在彼也
四臣不過富國強兵之佐耳使易此而寳

孟子行其所學將奕奕光四表矣豈照乎里已哉　補

明主愛一嚬一笑（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云云袴豈特嚬笑吾必待有功者）

愼容固君人之儀朽服豈賞功之物耶

秦始廢井田更爲賦稅法

書始首變古也凡立法有變古爲民害者必書始若初（綱目書法）

井田上世良法自黃帝畫野分州歷唐虞夏商周法始大備鞅何人斯乃舉而廢之又從而更賦稅之法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綱目發明）

合從（去聲）連衡（蘇秦立合從之說欲合六國以抗秦張儀立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從橫二字該天下大勢之上名○連合二字一類互文也所謂連諸侯也）

從橫家誰者之說得乎曰蘇秦於張耳蓋合從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必求其是則毋亦連諸侯以尊周乎　補

前倨後恭（秦嘗說秦不[illegible]歸[illegible]相六國乃迎秦曰何[illegible]云云[illegible]曰以[illegible]高多金）

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嗟乎

市道不在門外矣可爲太息也

屈平作離騷（[illegible]之上官大[illegible]）

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故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歐陽子）　補

倚門倚閭（齊王孫賈失王處而歸母曰汝朝出晚來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吾倚閭而望汝[illegible]賈入市呼曰淖齒殺王欲與誅者袒右市從者四百人）

嗟乎毋可謂女中丈夫矣齊幾滅而復興則毋一激之力也足爲縉紳中貪生忘國者媿　補

君王后不失人子之禮（湣王子法章爲莒太史家傭太史女奇其貌竊衣食之與通[illegible]以女爲君王后敫因女自嫁終身不見后不失云云）（嬓音皎　在田單傳後）

后其悔心之萌耶雖然奇法章於作傭可謂智執子道於爲后可謂孝晚年當國事秦謹與諸侯信使齊四十餘年不被兵又可謂勇要之立身則當以嬓爲正也　補

孟嘗君食客數千人名重天下靖郭君田嬰子田文號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厚遇之

君子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奸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司馬溫公 補

公孫戍諫孟嘗君文聘於楚楚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謂戍曰子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寶劍獻之戍入諫文因不受戍趨出文召而反之曰子何足高志揚也戍以實對

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譎將用之況無私者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孟嘗君有焉司馬公 補

赧王名延慎靚王之子

致士先從隗始燕昭欲得賢以報齊怨隗曰致士先從隗始於是築宮師事之士爭趨燕

隗自薦後而樂毅劇辛屈景鄒衍鱗鱗而至遂以強燕向使隗能於孟子薦之則地方百里可以王矣寧止下七十餘城哉 補

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繆留曰不可而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云云

繆留之論不可遂以爲法也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參亂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況二三其衆乎意繆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君耳胡氏 補

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趙君武靈王也其禍始此矣故書

太子不可廢而廢之少子不可傳國而傳之趙君亦何辭以掩其失哉沙丘之及宜矣尹起莘 補

主父強趙之君雄蓋一世沙丘之變終於見殺則廢嫡立少故也其禍始於吳娃耳自古溺愛衽席若此類者甚多可鑒哉 補

王蠋死節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環畫三十里無人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經死

齊王不用蠋諫可謂不知已矣而猶不愛一死以報之蠋豈悻悻小丈夫乎吁亦忠烈矣 補

相如全璧歸趙復請秦王擊缶 秦請以十五城易趙璧相如往獻秦無償城意相如乃紿璧遣歸以身待命秦王賢之○秦趙會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不肯相如辞之乃一擊缶罷酒

秦欲趙璧非爲璧也驗趙之有人無人也相如既完璧又請擊缶則秦知趙有人矣知有人則圖趙有筭矣澠池之會安得不

爲長平之坑耶然則何如待秦當示弱勸趙當自強

此論自黽山來予謂非也夫完璧固亡不然且在旦暮當不至始皇之十九年矣請擊缶固亡不然且在肩睫當必爲楚懷之虜矣英雄豪傑處危難之際豈可以儒生繩墨束縛哉 補

田單攻狄不下 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下也

單之心不恒是以狄之民不服人不可以無恒信哉

遠交近攻 魏人范雎亡入秦說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遠交所以孤乎近也近攻所以風乎遠也就彼言之殆亦知取天下之勢者○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皆知難易之勢者也 補

趙括代頗將 括馬服君奢之子也徒讀父書不知合變

秦以起易王齕趙以括代廉頗不待戰而

勝負之形見矣 洪容齋

毛遂定從 毛遂以合從爲楚非爲趙楚王唯唯

定從者毛遂也徒善說辭耳竊符者信陵也乃能成功焉以是知處事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魯仲連不肯帝秦 魏使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仲連止之

仲連亦可謂邁跡自躬者矣或責其知秦不可帝而不知尊周又或責其不能止秦

為帝此皆關於當年之情勢而繩賢者以
必不能也。補

公子竊符救趙（公子信陵君無忌也因侯生說求如姬竊晉鄙兵符至則鄙果疑之朱亥椎殺鄙選兵八萬人救趙）兵符可竊不可詐取也惟降在王不在公子也昔人謂此舉背公向私忘君死黨自趙論之則為功首自魏論之則為罪魁

秦殺白起（王齕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如何矣王怒免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賜劍自殺）

杜郵之劍之賜長平之坑之報也

射書聊城（燕將保聊城田單攻之不下連射書遺之燕將見書泣三日自殺田單克聊城）是舉也欲強秦以擯秦耳即不肯帝秦之心也○仲連辯過儀秦氣凌犀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戰國以來一人而已（蘇瓶資補）

後秦紀

始皇（名政母乃呂不韋姬邯鄲豪家女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政於邯鄲）

築長城以拒胡（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云云）王公設險以守國長城之築是一策也然可以備胡不可以款塞要又在得人耳 補

北邊良將（李牧備匈奴日擊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數歲無所亡失匈奴以為怯大率衆入故擊破之滅襜襤）牧用兵遲焉若懦退焉若怯而養成三軍之勇以全取勝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勲也 李西涯補

李斯諫逐客（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主游間耳請一切逐之）夫秦逐客非也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將

四皓伏生鴻飛冥舉客之中獨毛焦一人餘皆可逐斯不能辨別且坑儒焚典導始皇於不仁客固不負秦斯實負秦矣 補

荊軻刺秦王（燕丹使之也）

不為萬全必勝之上計徒為匹夫投死之淺謀壯士一去不復還宜也○此論自溫公來竊謂不然虎狼之秦不滅六國不已燕丹深為宗社之憂乃舉此謀向使匕首得中秦王扶蘇必嗣慈善而仁未肯黷武

六國或存惜哉志弗獲遂豈非天乎 趙雪舫補

鄒衍五德之運

帝王之有天下在得人心耳人心既得天命自歸以爲五行相勝豈其然乎是故湯之伐夏武之伐殷皆出不得已果如其說則是以商之金克夏之木以周之火克商之金湯武倘其運以爲放伐也豈其然乎

罷侯置守 此後世郡縣之始

封建親親也罷之非也弗假事權可也郡縣賢賢也置之是也弗用匪人可也○或曰秦之罷侯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故爾曰舜嘗以此處象矣天子使吏治其國

封禪 築土曰封除地曰禪封泰山以祭天也禪禪臺山以祭山川也

封禪之禮古未有也出於管子之創言成於史遷之漫述也 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蓋作俑於秦效尤於漢遂濫觴於後也

求三神山不死藥 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云云

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耳故方士以不死術中之嗚呼天下豈有不死之人不死之藥哉卒之山鬼持璧損館沙丘向所謂長生不死安在耶 丘瓊山補

張良狙擊始皇 狙音疽伏伺也狙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伏而擊之曰狙擊

或曰張良之計不亦疎乎曰欲報君讐之急何暇自爲謀耶 程子

魯莊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君讐而良以亡國孤臣匹夫綿力伸大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 胡致堂補

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 綱目斷 補

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以諫坑儒也

長子國之儲貳也徒以一言不合卽使遠去秦之亡基乎此○或謂扶蘇以諫坑儒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於亡天道之報昭昭矣雖然秦逆天虐民極其慘烈使扶蘇

不外出亦終必亡但未必如此之急也立嘆
山補

趙高計害李斯　子嬰殺趙高

趙高殺李斯惡分權也子嬰殺趙高惡專權也○權人主之柄也臣下擅之希不失矣

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涉（陳勝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長吏不可殺陳涉不足應諸郡縣爲此者久被虐於秦急望救於涉耳

劉季斬蛇（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

秦之虐項之暴卽蛇之毒也季以寬仁斬之○驗秦滅項已兆於此矣

學萬人敵（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記名姓耳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敎籍兵法）

學至於敵萬人則籍之所以成其暴也語云仁者無敵向使籍而知此則無垓下之慘矣　補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二世數誚讓李斯斯懼乃阿二世意勸行云云）

民苦秦法之酷久矣況此羣雄競起之秋政宜勸君以仁結之乃復倡爲督責之說哉孟子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秦而漢也宜也　補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良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屬焉數以兵法說）

不遂狙擊矣方出豹略耳名雖說之以輔季實欲藉之以報韓

項羽斬宋義（宋義留安陽不進項羽以秦圍趙急宜疾渡河義不聽遂斬之）

宋義遲留不進爲羽者惟當啟告於主君不可擅殺夫上將○義以一言幸中項梁之敗而得卿子冠軍之名及提兵救趙略無智勇之施向非羽引兵渡河趙城士卒又有長平之難是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數十萬生靈也（豈[illegible]趙氏）　補

攻守之勢異（賈誼過秦論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效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晁

錯明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與致堂
胡氏　補
漢高帝有天下之號也
高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人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
蕭何收秦圖籍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使何與帝有王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
圖籍因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
勢以收效於百戰搶攘之日用帝王遺書
以保治於一統甫定之時則漢之業當與

商周比隆矣沛國朱氏　補
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
諸將不能不垂涎而何獨耳耳嗟乎何冀
相國之器矣　補
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
故以章吾多欲使人不備而將以求大欲
耳何以知之不曰志不在小乎
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簡則易從寬則得衆漢業之興寔自此始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
劉入關施仁項入關肆暴興亡之機已於
此乎決矣○觀良噲咸陽之諫有功於漢
大矣羽坑降卒章邯欣翳何默默無一言
耶　補
樊噲擁盾入衛鴻門之會事急噲乃帶劍擁盾直入責羽語有功無以應
嗚呼噲亦雄矣哉其氣壯其詞直季之脫
噲之力也　補
蕭何勸王王漢中王以羽負約使王漢中怒欲攻之何乃勸王云云

恐有濟而仁無敵於何之勸季之從見之
養民以致賢人何勸王漢中云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養民以得賢王者無心也養民以致賢伯
者有意也君子亦論其世而已雖不得為
王佐亦不失為謀臣
張良燒棧道王遣良歸韓因說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
無所歸乃始歸漢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
其用其此之類與　補

漂母飯信後報以金（信家貧無行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饑而飯之）

漂母特飯信耳信猶報焉漢祖且侯信矣信顧反之耶

蕭何奇韓信（信數與何語何奇之因言於王曰諸將易得如信者國士無雙）

或謂何能識信信之英特亦易識耳漂母識之於饑困之時滕公識之於刀鋸之下惟何言能行於高祖此所以獨受知人之明也（屏山劉氏　補）

王自以爲得信晚（闢登壇上之對也）

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卒之無言不酬惟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彼於天下是非得失之故強弱勝負之機瞭然胸中故耳　補

張良遺項羽書（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

子房妙處在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羽事齊而不事漢漢得緩兵之上策矣　補

陵母伏劍（陵屬漢楚執陵母招之母因使語陵曰漢王長者無以我持二心遂死）

陵於是失策於母子之間矣母既被執當求生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故事以全母生視可輔則輔不然遠遁復歸於漢可再不然漢業成母靈慰亦當就死以報母何乃聚黨數年既不能全母於始及被執又不能全母於終唉母誠賢矣陵得無忍乎　補

董公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羽（率三軍素服擊楚羽）

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三老董公也公之說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帝師帷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仗義而西天下嚮應則董公力哉（厚齋許氏　補）

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三軍縞素爲義兵倡此三代取天下之義（王偁厚）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

漢方倥偬乃首建國本可謂知先務矣後

世邊回而不能決者左也　補

漢王踞洗召布 布背楚與何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乃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布又大喜

先倨之也者折服之也後恭之也者悅服之也皆有為而為也○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呂東萊　補

刻印銷印 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以撓楚故刻印張良以為不可故銷印

事再思則審言兼聽則明○刻印銷印僅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蘇東坡　補

紀信誑楚 滎陽圍急紀信曰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王出西門去羽燒信

滎陽之圍信功大矣厥後行賞雍齒且封侯而信無一爵之贈漢眞少恩哉或曰誑不可以為功也曰微服過宋非與敗氏 蒯徹 補

為將反不如豎儒之功 蒯徹說信不如酈生掉三寸舌下齊城也

蒯徹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酈生二也致信得罪於漢而不能以臣節終三也利口之禍人有如此 論衡　補

吾翁卽若翁幸分我一杯羹

羽欲烹太公漢高不以為急有三可恃耳羽慈愛言語嘔嘔婦人之仁於我之父未必忍殺一也楚勢食盡將中分天下時當結恩於漢未必敢殺二也項伯陰結婚姻在羽左右果欲烹必能力諍未必至殺三也

昔唐太宗起兵於晋陽劉文靖劫高祖假兵於突厥范氏以脇父臣虜深刺之是脇父臣虜且不可而況烹父分羹乎 丘氏　補

背水陣 信擊趙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

退則必死進則或生是故舍死以求生直前以取勝也 抜趙幟立漢赤幟

韓信論兵法 破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諸死地使人自為戰彼將背走尚可得而用乎諸將皆服

或疑信別有策不然後人效之相揹而入

水者衆矣曰信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後人躡其跡曾不知陷之置之親以身率之非使人死而巳求生也 致堂胡氏 補

韓信不忍背漢

其謝若使也曰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其謝徹相也曰漢王遇我厚豈可向利背義覩此言信於漢非不敢背不能背政不忍背耳噫信不忍背漢矣漢顧忍於背信也

鴻溝之約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

綱目書楚與漢約見欲和者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不言可知又書解而東歸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 尹起莘 補

養虎自遺患 王欲西良平諫曰漢有天下太半楚饑疲今釋弗擊此云云

是舉也程子以不義非之余謂程子之意乃欲以忠信取天下此處常而定萬世之經也張良之論欲雪前人之耻乃處變而

行一時之權也 郭大有 補

信越失期 王追羽至固陵信越不至良勸王信於楚王越於梁於是引兵來

入趙壁信與耳晨猶未起至固陵信與越期又不至負震主之威者可如是耶雲夢之禽洛陽之梟已肇於此矣

田父紿曰左乃陷大澤中漢追及之

田父豈讐於羽哉殺子嬰弒義帝屠咸陽坑降卒所過殘滅雖田父亦熟聞亦宿怨矣既遇險弃不容不下石也田父豈讐於羽哉

三傑 子房蕭何韓信也

方形歆羡之言巳生畏忌之心矣

田横之客皆義士 致堂胡氏 之言也

横既得五百義士宜可爲億兆義主矣天下何有於漢高今聞五百人在島中皆自殺噫是鬨也非實也

斬丁公 丁公爲羽將逐窘帝彭城西帝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還至是來謁斬之

活巳者殉似失於忍矣忘君者戮則可爲

訓也、

張良從赤松子遊良自以掉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功名之際人所難處淮陰誅蕭何繫獄非履盛滿而不知止耶子房托於神僊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司馬公 補

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借漢力復韓讐良事畢矣然後托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本心故程子謂

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風非帝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帝嗚乎有味哉 補

僞遊雲夢人言信反帝用陳平計僞遊云云執信以歸

謬聽浮言以辱元勳帝負信甚矣故書執以歸明無罪也且巡狩大典可壞乎開國功臣可罔乎前以詐和而滅籍今以詐遊而執信此漢之所以雜伯也 補

高帝善將將韓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御賢將以信御才將以智此善將將也信有大功不恐悖漢不止才將蓋亦賢將矣顧不以信御而以詐御謂善將將可乎

帝起亭長不學無術惟恐人勝我故與信論將兵多寡政觀信意耳使信稾智豈能明以君臣大分庶幾帝心釋然今乃云云不惟媒一巳赤族之慘寔開後世人主忌才之門矣 補

大封同姓帝懲秦孤立而亡乃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

漢王巳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盡

聚之京師盡殲於呂后矣 黄東發

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智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爲之謀者嗚呼惜哉 致堂胡氏 補

封雍齒爲侯良以上見諸將相與坐沙中語因對以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親愛所誅皆讐怨故相聚謀反於是上封所憎雍齒爲侯羣臣皆喜

良爲帝腹心安有諸將謀反待帝見然後言耶蓋以帝用愛憎行誅賞羣臣自危故因事納忠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

諫矣司馬溫公　補
人但知子房爲雍齒言不知爲救雲夢之
失唐仲友　補
擁篲迎門上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人主拜人臣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云云
子雖齊聖禮不可加父擁篲迎門加莫甚
焉是故下堂見諸侯而君臣道喪擁篲迎
門而父子倫亡如曰親不敵貴則舜何不
北面瞽瞍哉　補
綿蕞綿以綿繩圍之爲習肄處門用蕞束茅以表尊卑之位而習禮也
史詮補　卷之十
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竊禮之糠粃諧
俗取寵而使古禮淪沒不振痛哉司馬溫公
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一時朝臣皆雄風
勁氣以至醉或妄呼漸可長哉遂欲起朝
儀政銷此習耳故觀長樂宮成置法酒諸
侍坐無諠譁失禮者則通之力居多也補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怒何曰非壯麗無以重威且令後世無加也
是役也司馬溫公非焉謂孝武以宮室罷
天下皆何啟之宄哉何矣何爲家不治墻
垣豈其於國而顧以侈示非其情矣蓋何
雅知帝見秦宮室便不肯還霸上故欲徙
都關中乃爲此以投其心耳何其有不得
已者哉　補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從敬議也自帝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尊矣
帝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
威未聞與爲婚姻也司馬溫公　補
夫子壻之於外孫孰與父子親彼且殺父
矣況妻之父乎帝方厭兵而敬以一言之
史詮補　卷之十　二七
謬遂成千載之醜惜哉龜山楊氏　補
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梁王越廢
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告信反者乃舍人弟謝公著嘗得罪信欲殺之者也告越反者乃梁太僕得罪走漢者也
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爲
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
罪也○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
矣何爲罪之權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
甚殺之者也

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越脇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散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勲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補

欒布哭彭越 布使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欲烹布請就之乃釋

嗚呼布可謂慷慨丈夫矣今誦其對帝之言尚凜凜有生氣殊異夫柔媚以苟餘生者此帝之所以屈也 補

陸賈新語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漢世守成功臣賈其首乎新語未奏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賈啟之也 李西涯 補

樊噲排闥直入 帝疾惡見人噲乃云云上枕一宦者卧噲泣諫帝笑而起

闒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噲見及此而以目前趙高之事動之宜帝之笑而起也嗟乎噲豈武人之雄哉亦可謂識天下大利害矣 補

四皓羽翼太子 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

子房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其績尤偉司馬公疑焉以爲若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夫帝之雄杰豈四叟所能抗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 致堂胡氏 補

此事子房度不能得之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 潛室陳氏 補

安劉必勃 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厥後王陵獨遵白馬盟周勃却徇太后意然則安劉氏者陵也非勃也帝遺命如此可謂知人善任使乎勃後悉捕諸呂時呂后已崩矣后若在勃能然乎亦足以見安劉非勃

惠帝 名盈之高帝太子

曹參遵何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高帝易太子何無一言諫於前呂后酖趙王參無一言議於後參遵何約束有如此乎○曹參可謂能克己者參本武人攻堅陷陣是其所長至於爲天下乃以清靜無爲爲事氣質都變矣龜山楊氏 補

太后臨朝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臨朝稱制

此漢以母后臨朝之始則太后之專大臣之殉互見矣曰帝崩子幼如何曰君甍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古制也丘瓊山

太后欲王諸呂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

屢殺諸臣擅於用刑也況也刑非其刑乎欲王諸呂擅於封爵也況也爵非其爵乎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讓平勃何意背約平勃云云

自已然論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故程子曰漢祖與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非心悅誠服也是以當此時無一人肯死節其後成功亦幸耳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言哉言乎致堂胡氏 補

左袒右袒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先生以爲此屬盡爲身謀非眞爲國家也養心吳氏 補

文帝名恒高帝中子乃薄姬所生初封代王惠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

錢穀決獄之問帝兩問勃俱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

大臣固不當親細事須當知大綱況錢穀乃國之大計而決獄亦國之大法

除誹謗妖言法

直言雖秦而秦之虐禁猶有存者豈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廣開言路尤可嘉矣此所以賈山有至言之疏而袁盎有却坐之請也殷周而後可謂英英獨照者 補

張釋之言嗇夫利口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詔釋之拜爲上林令釋之謂嗇夫喋喋利口

嗇夫之對政諳曉故事敷奏詳明有國美材也安可目爲利口舍之哉不能啟帝黜上林尉而反不拜嗇夫之官賞罰大失其柄矣 勿軒熊氏 補

犯蹕當罰金 上行中渭橋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云云

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云

法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安得越法而誅乎 龜山楊氏 補

大臣短賈誼 上議以誼任公卿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紛亂諸事疏之

誼新進恃才者也新進則上大夫易忽恃才則上大夫易忌

斗粟尺布之謠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

緣厲王有叛君之罪非文帝無容弟之量

文帝誅薄昭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是舉也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蓋昭雖舅亦人臣耳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而可逭其罪哉 潛室陳氏 補

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帝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或謂古有肉刑人人自愛而重犯法罪不可除曰今亦有斬首之刑犯者往往而是何不自愛而重犯法歟除之誠是也矜不成人也○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姑免斷肢體刻肌膚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

身不絕其類文帝之德大矣 丘瓊山

拊髀思頗牧 上與郎署長馮唐論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爲將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擧魏尚

人情大都嘐然尊古而卑今彼魏尚亦頗牧之流也慕遠則遺近矣是故明主不借才於異代 補

申屠嘉辱鄧通 太中大夫通方愛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因辱之

嘉爲大廷肅朝儀是矣帝爲弄臣褻國體非也○有君如文帝則宰輔得以辱其幸

臣來但巳也又從而謝之有君如光武則
邑令得以挫及貴主不但巳也又從而賞
之臣執其法而君不撓其法此二君所以
競爽於兩漢也 孫世卿 補

眞將軍 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上勞軍至細柳嘆曰嗟呼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
有制之兵有能之將爲之也○亞夫過於
守法幾於慢君矣使非遐奮之寬仁將無
及於難哉 補

賜吳王几杖 几者所以凭而坐杖老者所以倚而行
文帝此舉是純任德敎權綱在上伸縮由
巳唐授藩鎭節鉞是一向姑息權柄倒持
於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楊龜山 補

史談補卷之二終

史談補卷之三

古交楊一
上黨陳 簡補

景帝 名啟之文帝太子

醴酒不設穆生去 初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及孫戊立乃忘設焉穆生去
穆生昔與元王爲友今與夷王爲臣友可
責備醴酒於其主臣不可責備醴酒於其
君○嗟乎生直爲存道哉戊之淫暴其不
足徐明矣觀他日申公白生俱以諫獲罪
則生之斂遠何如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穆生有焉 補

袁盎以計殺晁錯 七國以誅錯爲名故盎謂今計獨有斬錯上從之
帝聽袁盎計固殺錯矣見鄧公言獨不可
殺盎乎

堅卧不起 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假鎭靜之體以安士卒之心有能之將故
自爾爾

直不疑償金 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其人意不疑因償之後同舍郎

至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

本非竊之乃無故以蒙汚買金償之則矯情以干譽○當時不有還金者千載應難洗盜名

下條侯周亞夫獄 亞夫不食死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五峯胡氏

亞夫爲將折吳楚之鋒爲相守正不阿○乃惡其鞅鞅以無罪殺之哀哉 補

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 班固贊也

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耳耳未有以敎之也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武帝 名徹之景帝太子

建元元年

年之有號始此事雖非古然別世代防奸僞凡可以義起者雖自我作古可也 丘瓊山

董仲舒對策 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

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學者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言及豈諸儒可望哉 西山眞氏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朱子

越有三仁 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王敬重焉嘗問云云謂泄庸文種范蠡也

仲舒謂越無一仁當矣夫三子者將不得爲忠智之士哉○ 補

董子有儒者氣象 河南程子言也

有稱爲王佐才者 劉向 有稱爲伊呂聖人之耦者 劉歆 猶然弗確茲云有儒者氣象則稱停矣

天人三策不脫漢儒氣習但摸索着道德

幾句矣予

使使迎申公趙綰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覩矣丘瓊山補

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帝問治亂之事申公云云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為先賢主必申教而不以辯口為尚申公之言當矣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致堂胡氏

微行栢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嫗飲翁酒縛之少年皆散上得脫

人君一身所係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安可輕佻自喜効匹夫為耶向非主人嫗奇其貌而止之帝亦危矣吁可鑒也補

田蚡專權每入奏事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蚡帝舅也既折其擅於官人又折其敢於侵國故從此稍退不然蚡將為薄昭帝將為孝文矣○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帝以蚡所用非人選相責成亦奚不可奈何欲攬威福之權聰明有所不逮乃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薦引盡在左右侍從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元成以後政歸閹豎而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陳氏季雅補

汲黯開倉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黯見河南傷水旱父子相食乃矯制與發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定國家者專之可也帝賢而釋之善矣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黯對帝曰陛下云云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斯言也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靡不然是故人君莫大於脩身脩身莫先於寡欲○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必外慕外慕則躬行有所不及必敗矣武帝外嗜仁義之美而躬行力虧故治效遠不逮高文然則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錢氏子文補

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王恢韓安國議匈奴帝從恢議

恢亦愚甚矣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

人而不露者乎況自武帝繼統匈奴未有犯邊之罪抑何生事邀功乃稱卒以罪自殺宜也恢可爲後世開邊釁者之戒 補

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 獻王修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漢諸侯王以百數率皆驕淫失道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王近之矣 班固 補

栗太子廢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焉帝王之治復還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再興耶抑斯人之不幸也 司馬公 補

東方朔辟戟 實太主見所幸貴珠兒董偃上歡之爲主置酒宣室引內偃朔乃辟戟曰偃罪安得入上曰業已置朔曰不可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

夫東方生滑稽之流乎何帝有如此舉動廷臣都無一語而生獨慷慨論列淫亂之漸其變爲慕斯言非萬世人主之鑑耶 補

張湯趙禹深刻 上使湯禹定律令務在深文作見知法用法益刻自此始

武帝繁刑故張趙尚刻人臣舉事必稱上意往往而是則主君貴審所尚哉

筭商車

商車前未有筭也用利蓋始於此帝之掊斂作俑曉然見矣

議二千石不舉者罪 欲與廉舉孝也

帝筭商告緡鑄金造泉則已不廉矣顧罪有司不舉廉舅氏專權毋氏預政不能諭於道則已不孝矣顧罪有司不舉孝所謂求諸人而不有諸巳者

主父偃等上書 主父偃徐樂嚴安各上書天子召見曰何相見之晚也

三人書大都止君生事與民休息鈞可采也第上書者直借此以進身受書者直借此以進士而後皆不用其言亦何益於治

主父偃請分王諸侯 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

一則鈞天子之恩寵一則削諸邦之強大一舉兩得之矣

公孫弘布被 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爲此詐也

克儉亦美德也論者皆不滿於弘何多詐累之耳甚矣士大夫不可一置身於不善

之路也○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陸寵棠布被銘

開東閣以延賢人特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汲黯社稷臣也弘欲誅之仲舒王佐才也弘又嫉之然則開閣延賢欲得何賢耶

大將軍有揖客或說黯曰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抗有功之衛青所以警喜功之武帝也青聞而愈賢之則青不直武人之雄矣

不冠不見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

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乃爾其胸中涇渭亦明矣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無尊賢之效也呂東萊補

汲黯寢淮南之謀淮南王謀反且曰大臣獨汲黯好直諫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

直毅遠邑且可以銷豪奸之志則朝廷不可一日無直臣明矣顧竟外補焉何也

渾邪王降發車二萬乘迎之黯曰匈奴畔主而降何至敝中國以事夷狄遂止

迎之則耗財納之則亂華汲諫而帝嘉之可謂聞言即悟矣惜暫明而隨晦也○王者於夷狄不誘其來不追其去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則吾民可以無事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豈非長策乎林之奇

得馬為歌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為歌

不貴異物不作無益古人大戒也獻神馬喜於納則貴異物矣使相如形於歌則作無益矣

桑弘羊三人言利東郭覆姓也咸陽其名見綱目鮮與僅弘羊為三人

天生財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矣必廣為漁取以足其國乎尹起莘補

委三子以理財固取之盡錙銖矣事四夷以耗財則用之如泥沙也

卜式助邊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帝尊之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

武帝已極於黷武卜式猶為之輸財蓋助

桀爲虐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輸財於前所以要爵於後也式之爲老氏之術與

願出入禁闥（拜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嘗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願云云）

黯非重内輕外以愛君爲心也大事記曰黯去則漢朝無人矣 錢文子 補

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心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胡致堂 補

顏異以反脣誅（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已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嗚呼異哉使賢人君子精忠不白志義不申嘗鳴而死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 胡致堂 補

兒寬課最（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愈奇寬）

寬詳於撫字略於催科卒之最於催科蓋亦得於撫字也

卜式諫興利（上由是不悅）

官既尊身既顯乃正言百姓利便則又欲沽其名之直也式之奸亦可畏哉 補

鹽鐵病民算船病商乃天下公議又況舉朝不言式獨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實於外者疾入諫若式者不必責其買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 胡致堂 補

漢世得人之盛 班固贊

董醇蘇節汲直霍忠故自嶽嶽其他斗筲之器何足比數也者而猥云盛哉 補

若有言萬歲者三（上幸緱氏登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云云）

嗟乎山何言哉此雖臣下祝長生之諂抑亦武帝好長生之招也○一時誑君之虛語遂爲萬古祝君之實詞矣

卜式請烹弘羊（旱上令求雨式曰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之雨）

請烹弘羊奇矣第河南布衣以貲歷三公富厚光華大踰涯分竊計希世邀名以稱高位商賈之道奸人之雄也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 補

公孫賀不受相（賀引拜不受印綬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賀固不能擺脫相位矣與其發慮後之言孰若爲善後之計

李陵力屈而降（陵請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人與單于相值陵殺數千人單于驚召兵八萬餘騎攻陵陵戰且引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曰無面目報遂降）

出師以少擊衆失律也敗師以漢降胡失節也○帝於李陵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奸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族陵家君臣之負略相直矣安所稱善將將哉（胡致堂補）

司馬遷言陵無罪（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獨遷言云云下遷腐刑）

論人乃爾紀事可知○嗚呼以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班固補）

遣繡衣使（上尊酷吏吏民益輕犯法山東盜滋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昆等擊之）

傷財則害民民窮則盜起發兵以擊抑末也

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法太重則上下相匿上下相匿則盜益多嗚呼此病古今一轍奈何不愼議法哉（補）

王賀陰德（賀捕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興乎）

豈乎盜可縱耶以此稱好生而欲後世昌阜左矣

榷酒酤（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釀酒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

爲竭用兵之財乃專市酒之利武帝經紀如此亦爲造物笑矣

堯母門（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昔堯十四月生乃命其門云云）

人君動靜舉止不可不愼時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司馬公補）

巫蠱之禍起（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職上晝寢夢木人數千遂體不平江充云祟在巫蠱上使治獄持太子急太子收充等所與非人所尚非道以此買內變宜矣然向非江充修怨亦何以至此充之罪烈矣哉

太子自殺太子匿泉鳩里主人家貧賣屨給之發覺吏圍捕因入室距戶自經

太子之罪固可誅也自是以後武帝之痛不可忍矣免其死易其位亞於藩侯如唐太宗之處承乾始得○為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

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才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公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胡致堂補

壺關三老上書茂三老名也失其姓秦法十里一亭置三老一人掌教化

是時上方怒廷臣無一敢直諫者而彼獨慷慨上書數江充之罪白太子之冤嗚乎廷臣寧無愧哉補

田千秋訟太子冤上大省悟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千秋逆意帝有悔恨心故乘閒開說否者千秋為高寢郎當追捕時何口噤噤耶與其太子既死之後訟冤孰若太子未死之前奏冤向使千秋繼三老一語帝未必不

顯言赦之也噫補

輪臺之悔有司奏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

帝至是春秋業已七十有五矣人情壯齡猶可自強血氣既衰便難振拔而帝已往之愆霧釋氷銷方來之善雲蒸霞布胡氏謂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信夫補

非兒曹愚人所知賜鉤弋夫人死帝因人言立子去母對左右曰往古

國家亂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不聞呂后不得不先去之也
帝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據春秋大
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著爲漢
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鈎弋雖欲竊位驕
恣烏乎敢若呂后之事則亦高帝啟之耳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受顧命
君元首也相臣則君之股肱一體相須者
也人君在位則賴以輔德佐治不幸主少
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此不易之理也今

受遺詔輔少主乃一切委之武臣是後大
司馬大將軍遂執國柄世世不易以至於
僭移國祚其禍兆於此歟 丘瓊山 補

昭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
雋不疑引經斷獄 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不疑叱吏縛曰昔蒯聵出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
不疑競春秋非是然處事應機不異於古
人矣 河南程子 補

杜延年勸霍光儉約寬和 光納其言
相周爲孝武酷吏而其子延年乃諭光修
孝文之政節約寬和上可以延朝廷之命
脉下可以蓋前人之過愆易曰幹蠱用譽
延年有焉 補

辯上官桀之詐 桀父子與光爭權令人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光聞止
畫室中有詔召光免冠頓首上曰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
能蔽使得伊呂之佐成康不足侔矣 李德裕

昌邑王廢 王淫戲無度光廢之送至邸謝曰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
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
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光素忠赤故武
帝惓惓托孤觀其擁昭立宣則大節可知
惜其不先審昌邑爲人此則不學無術不
能知人之過耳 尹起莘 補

丙吉護養宣帝 衛太子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生子病已數月遭巫蠱事
吉護養曾孫特哀無辜出於不忍無所爲
而爲也觀後來不敘舊恩可見

嚴延年劾光擅廢主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大哉延年之奏夷齊之後一人而已謙呂𤄊

光之廢主一時之權也延年之劾光萬世之義也兩得之

宣帝諱詢之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

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云云

諸事皆關白於已諸親皆根據於朝帝也

始而謙已既而斂容光其亢龍也哉

光既誅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

廢昌邑王而權益重已致君上斂容誅上官桀而法益嚴復致臣下失色皆非善後計也

黃霸寬和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

光尚嚴酷帝舉寬和蓋隱然有抑光之意矣　補

獄中受書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授之

夏侯數武帝之失不宜立廟黃霸是夏侯之議不行舉劾且繫再更冬講論無怠爾人抑可謂見道不以富貴生死移易其心矣　補

霍顯毒許后光妻顯欲貴其小女成君乃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以弒后崩

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史稱沉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　謝致堂　補

趙廣漢鉤距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奸皆知之其發奸擿伏如神

或謂廣漢不正本使民無訟而顧用術有是哉迂矣商周而後民豈復卧呿呿而起

吁吁哉譬戈馬倥偬之際而責人不循循禮讓吁何其謬也　補

于定國治獄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嘗記一絕云民不稱冤獄訟平于公持法擅高名不知趙蓋楊韓死廷尉如何未得情〇或問釋之定國優劣夫論犯蹕盜環一於守法賢於處趙蓋楊韓不得其死者遠矣

魏相抑世家去副封

抑世家因權盡歸霍侯也、去副封因事先
白霍侯也、梢所言可謂切時弊矣、惜其假
許史以為重、不免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
道耳、補

王成偽增戶口 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內侯後言偽
此見宣帝良吏未盛亦見不能綜覈名實
○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
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
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欺處
不害他大體也、潛室陳氏 補

丞相致仕自賢始 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書致仕何語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
見誅賢能翩翩鴻舉可謂過人遠矣 補
能辭相位知進退之義、第作相不聞靡導
之忠

抑霍氏 用許史謂許延壽史高之子弟也、
方抑霍氏驕縱而卽用許史子弟諺所云
前門逐狼後門進虎者此也、

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雖議深刻治獄之吏、實諷刑名繩下之君

齋居決事 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時治獄吏以刻為自安之道、而帝敬事乃
爾此刑罰所以中也、帝可謂仁恕慈明矣、

刪定律令 鄭昌上言今明主躬垂明聽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
治法可常有治人不常有、此刪定律令意
也、是故愚民知所趨避、奸吏難干上下矣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帝初立謁見高廟光驂乘上若有芒刺在背
知霍氏之禍自驂乘時已萌則霍氏之權
自當乘戢當遏
威福人君之器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
及矣、光久專大柄、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
怨于下、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
之哉、雖然使孝宣專於祿秩賞賜食大縣
奉朝請亦足報德、乃復任政事、叢釁積更
加裁奪、致生邪謀、豈徒霍氏自禍、亦孝宣
成之也 司馬溫公 補

馮奉世破莎車奉世使西域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自立爲王時漢遂以節發諸國兵擊斬之上議封蕭望之曰矯制發兵生事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封

僥倖以成事譎激以取名君子不貴也擅爲以興制矯制以興師王者不與也此一定之法不易之論也○荀悅曰矯小而功大封之可也矯大而功小誅之可也夫功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

殺京兆尹趙廣漢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廷尉吏竟坐要斬

賢才之士千夫一人爲當與世共惜之廣漢脇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愛才從百姓願其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胡致堂 補

此非小變計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魏相諫伐匈奴疏也

奸臣事君庇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爲瑞以自見輔佐之應其視魏相爲何如也 胡致堂 補

魏丙同心輔政魏相丙吉也相以嚴吉以寬

魏丙輔政其跡雖相違其實則相濟

賢哉二大夫太傅疏廣與少傅受俱乞骸骨許之送者車數百兩觀者云云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二大夫有焉于時太子年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概見殆不可扶持教訓者也是以翩然而往觀其言曰不去懼有後悔嗚呼此豈不賢于蕭望之遠矣哉 補

趙充國請罷兵屯田寇降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請屯田以待其敝

屯羌虜故田以收不費之利備羌虜舊邊以堅不戰之守加以老成持重之人臨之誠萬世制勝之奇策也

蓋寬饒以直言死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乃奏封事下吏自剄

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意不滿宣帝之用人行政欲改絃也家天下以傳子孫官天下以傳賢聖意不滿太子之優游不斷欲別立也此皆所謂直言也○寬饒本進直言宣帝却坐怨謗蓋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帝于是乎失人君之度矣

丙吉知大體 吉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行幾里或譏之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方春未可熱恐牛行近當此特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爲云云

君子修己以安百姓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民不和鬪死燮理先務也而邈不介懷牛耕而喘或勞而傷未必燮理所致而引爲己任輕重虛實俱失之矣尚爲知大體哉 宋景濂 補

延壽閉閤思過 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傷之因閉閤思過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

民不與讓己不能讓也反己自責知本哉

韓延壽以奢僭誅 延壽與蕭望之相許上不直延壽各令窮考坐棄市

延壽以循良擢升左馮翊財兩年耳乃以望之相許小故即棄之市宣帝待臣下何殘刻也 補

黃霸功名損于治郡時

寬和之著深協下情也功名之損不稱上意也于霸何增損哉○吾觀霸鶡雀事而知神爵五鳳黃龍閒曰祥瑞也者大都鶡雀類也蓋人主嗜好甚不可偏一偏而前後左右思以中之者紛如矣霸業已入相而猶欲效前日之諛噫可愧哉 補

常平倉 用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議也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

新穀既升增價以利農舊穀既沒減價以利民價常平食常足矣此法之最良者然必得常平之人然後可行常平之法

以楊惲爲大逆要斬 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下廷尉以大逆要斬

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

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 司馬溫公 補

圖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夷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

圖麟閣功臣之虛名豈能感遠識麟閣功臣之實績不可失倫

蘇武大節凛然乃寘於羣臣之後何也 補

霍光不名

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乃竟使家無噍類亦寡恩甚矣郎不名何以蓋其失哉 補

元帝 諱奭之宣帝太子

貢禹勸行節儉

譏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禹不以為言而恭謹節儉乃孝元之素志也禹反孜孜言之何哉 司馬溫公

恭顯陷蕭望之 弘恭石顯也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為明哲保身之計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為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二疏多矣 補

廣德從橋 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張猛曰聖主不乘危乃從橋

乘舡則危就橋則安此正諫也用匪人則危用正人則安此諷諫也廣德蓋不止就事論事者惜帝之不能深思而自得也

衡向論甘陳功罪 匡衡劉向論甘延壽陳湯矯制伐郅支也

郅支殺漢使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固春秋之法也 尹起莘 補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春秋議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則未免以功利言耳誠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胡致堂 補

成帝 諱驁之元帝太子

杜欽亦微此意 谷永陰欲托王鳳故對策白虎殿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饑博陸之亂杜欽亦微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

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于張禹孔光終于劉歆數子皆號稱儒者羣臣屬目天子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谷永杜欽對策而上以其書示後宮則不惟小人取媚于外戚而天子亦取媚于嬪妃利色溺人一至此極宜其趨於亂也 補

劉向論王氏專權 書奏天子召見向謂曰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向也學極博洽心極忠精故言極切直也

上不能用亦盡其在我者而已、

南昌尉梅福請收威權 上不納、

南昌非近君之地、縣尉非司諫之官、目擊時事、言切時宜、則近君司諫者或承之羞矣、

聖賢皆有名臣在側 上嘗游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止

嗚呼班倢伃之却輦、可躋於古脫簪之林矣、惜帝之不聽不能終其寵也、然則禍水滅火、豈天實為之哉、至於受譖之後、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又有得於明哲保身之道矣、 補

鬼薪 減死一等論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 因劉輔諫立趙倢伃也、

諫臣

劉輔之諫可謂忠直而帝昏於色乃反置之刑以塞直言之路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朱雲折檻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願借劍斬佞臣頭謂張禹上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雲攀殿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辛慶忌救上意解

嘗謂史魚以停屍諫、朱雲以折檻諫、折檻則堂廉無所衛矣、殺諫臣則社稷無所賴矣、雲意或在此、

成帝在位、直臣亦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讜論、並無采納、獨杜欽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胡致堂 補

劉向三十年不遷 上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元成朝長幼尊卑皆非劉更生也、則長幼尊卑皆惡劉更生也、三十年不及亦足矣、三十年官不遷亦宜矣○向歷事三朝前經恭顯擅權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良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周身無闕耶、 胡致堂 補

誅方進以當天變 以熒惑守心方進自殺上秘之賻賜異於他相故事

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莊宋景
猶不可爲、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
之、以當天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
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
謂不知命矣、司馬溫公　補

哀帝　諱欣、定陶王箕三子、元帝庶孫也、成帝無嗣、召入立爲太子

王嘉請久任　居官數月而退、守才苟容、求全下才、懷危內顧

在百司、可久任其職也、在五侯、可久擅其
權乎、嘉止言此、而不言彼、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

諫大夫鮑宣上書

自劉輔以諫大夫論鬼薪、諫官無聞焉、宣
請黜董賢、用傅喜何武、辭語剴切、可謂無
愧其職矣、劉友益　補

王嘉封還詔書　上托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乃云云、召詣廷尉

嘉爲相、番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
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
不啻心腹、嘉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

而不復、亦何益矣哉、此綱目所以深惜之
也、尹起莘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　莽遣使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以印綬加身不受、謂門人曰、吾受漢家厚恩、今老矣、云云、語畢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汚、
絶紀唐矣、絶紀絶也、謂絶於紀逡唐林唐遵之仕莽也　補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云云、莽悅其言、不強致之、

或謂、薛方辭莽之聘、可也、稱莽隆唐虞之
德、不可也、孔子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孫、
然則處亂世之奸雄、政宜爾爾、補

比于高祖兄仲　秀性好勤稼穡、常非笑之、比于云云、

以若所爲、雖似季之兄、求若所欲、實似仲
之翁、光武善藏其用如此、

劉秀小怯大勇　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怯于小敵者、其眞情也、勇于大敵者、其權
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

也敵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奮亦勝之道也
於敵之小而用其眞情是以不易勝之也
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
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何去非
除莽苛政光至河北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皆不受
帝王之興施爲氣象必有大過人者漢祖
入關除秦苛法世祖徇河北除莽苛政區
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豈偶然哉尹起莘 補

鄧禹杖策追秀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
禹初見帝覩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
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
賈復吳漢皆未之言且任使諸將各當其
才此又高出諸士之上者以此圖形雲臺
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眞無愧矣胡致堂 補
馮異說劉秀秀自兄縯死每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馮異獨寬譬之因進說更始政亂百姓無依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宜分遣官屬宣布惠澤秀納之
異固識帝之徵矣分布諸道宣惠四方則

又取天下之大機權也 補
王霸氷合聞王郞兵在後從者恐至滹沱河霸往視還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
凡行師之道事事當有備在在察地形陰
陵失道楚隨以亡可鑑也是故滹沱之渡
不可恃忽然之天幸惟當尚必然之人謀
邳彤獻策議者多言西還長安彤謂舍此歸豈惟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遂止
光武若歸是委成業而蹈不測也不有邳
彤之議安得有東漢乎此孟堅所以贊其
一言興邦東坡稱爲漢之元臣丁奉 補

古之興者在德厚薄秀閱輿地圖示禹曰天下郡國今始得一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禹曰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慕慈母古之云云不以大小也
嗟乎伊呂之徒啟告其君不過爾爾此二
十八將禹獨居首而當時無異議後世無
貶辭也 補
令反側子自安收郞文書得吏民與郞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燒之曰云云
天下大物非量淺器不宏者可舉向使光
武文書經目知其姓名言語縱不形之詞
色左右前後誰不懷疑人心一搖河北且

不保況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
事能自得師者也 胡致堂 補

耿弇勸蕭王罷兵 更始立秀爲蕭王令罷兵弇謂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大事可日取毋令他氏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

機不可失也時不可再也爲山九仞可虧
一簣之功哉弇之諳宜矣

蕭王推赤心 蕭王破羣盜封渠帥爲列侯賊不自安王令各歸營勒兵自乗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

是舉也君子于是乎智蕭王矣卒能得衆
得國宜哉 補

以赤伏符卽位 諸將上尊號不許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乃卽位於鄗南

光武以赤伏卽位有深意也民方思漢也
俗方信讖也此政因人心而復基祚之媒
也光武柰何違之人之信讖愈篤則帝之
中興愈易光武信讖之意後人何足以知
之哉 楊誠齋

世祖光武皇帝 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之孫莽末起兵復興漢室

褒寵卓茂 上卽位先使求茂茂時七十餘以爲太傅封褒德侯

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
堅陷陣之人方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
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
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
先務也 司馬溫公 補

宋弘不諧 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觀其意主屬意弘帝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帝曰貴易交弘則曰貧賤之交不可忘帝
曰富易妻弘則曰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氣
拍天矣廢郭后進麗華者不有靦面目歟

寇恂屈賈復 復部將殺人穎川恂戮之市復恥之欲殺恂恂不與見帝解之

誅擅殺者爲法也避私怨者爲國也恂則
得矣復毋乃過乎

待盆子以不死 劉盆子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死

用馮異戰大破以威之得劉恭降不死以
恩之義之至仁之盡也收衆志復大業其
在斯乎

有志者事竟成（帝謂耿弇破張步也）
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是故無堅不破無
遠不可到耿弇卒勝張步有以也
封子密爲不義侯（彭寵蒼頭子密等三人殺寵以降帝封爲云云）
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
相蔽宜各置於法而反爵於五等又以不
義爲名夫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
不足勸矣（權德輿補）
帝幸太學（此後世人君立太學視學之始）

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而乃首建太學
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世
學校修設儒士半天下獨以清議扶持王
室奸夫大盜睘視九鼎而不敢動蓋權輿
于此歟（滿國朱補）
下詔慰馮異（人言異威權至重號爲咸陽王上以章示異異懼帝以詔報之）
不以人言起疑心惟以己意加溫語東漢
保全功臣賢於西漢殺戮者遠矣
光武拜諫議不屈（除嚴光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以壽終于家）

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惟以故人待之從
容訪問必有與治致化之方惜帝不及此
以年尊德邵之人不待以賓師禮臣而用
之宜光之不應也（尹起莘補）
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罷黜
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
謇謇以竭忠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
人主有疏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
之義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人莫窺其本

心也（方正學）
幷省縣國減損吏員（幷省四十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
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位員失士夫之望
也光即位六年天下向平又常人增修文
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幷國損員猶畜魚
稼水牧羊豐草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
矣赫然中興宜哉（胡致堂補）
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以日食也）

人君莫不憚于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于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于冊光武于是乎不可及矣遂昌尹氏補

朱浮諫數易守宰朔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覩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帝采其言

守令親民官也久任則成功數易則妄費

拔佩刀以斷車靷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東方初定勿遠征不從

嗚呼憲可謂洞于觀火矣拔刀斷靷又何其雄也至于潁川盜起京師騷動而能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帝亦可謂善補過哉補

三十稅一

人主不可有三十稅一之制不可無三十稅一之心

貴戚斂手避二鮑趙王良貴戚鮑永劾之鮑恢亦不避彊禦帝云云

容貴戚之擅叱也親親也嘉臣下之抗直也賢賢也帝蓋兩得之矣

郭伋諫用南陽人伋過京師帝問得失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及之

古之聖王立賢無方專用南陽人者私也後世往往而是夫爵祿豈市恩物哉補

嚴正奉公臣子之節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戒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對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云云上下雷同非福所言臣不敢奉詔帝嘉之

嗟嗟延可謂忠矣今之善事上官以買華名而登清要者詎少哉此輩安可令任延見也補

孔奮單車就道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人笑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惟奮云云帝深賞之

夫財利何物而古今豪杰每每沉溺於此奮躬清潔衆皆笑之藉非胸中有一段亭亭自舉之氣其不為所移者鮮矣補

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事帝曰非爾所及

隴蜀未平之前恢復土地故有事兵旅也隴蜀既平之後安戢人民故不言兵旅也

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朱祜等薦賈復宜相

大臣不當親細事以吏事責三公非也功臣不用欲保全之耳是為得之〇功臣任事果亦何負於天下而況寇鄧耿賈之流

文足緯國智足謀主乃竟以功臣不用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體統已失故後世托孤不免政歸房闥終漢世朝廷之權或在母后或在外戚或在宦官或在武將非造端之不審耶 沈國先氏補

韓歆好直言無隱 上嘗歆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切坐免帝復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惟懼弗得閎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司馬溫公補

董宣彊項 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格殺之帝怒使叩頭謝主終不從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人主能容臣子之守法夫然後朝廷之法信而人主之勢尊

長者之言 帝問劉昆曰前令江陵反風滅火後令弘農虎北渡河何至是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臣不伐功君不没善兩得之○歲有水旱或祈而得或禳而去鮮不裕然自足以爲精誠所致蓋未知劉昆偶然之對也 胡致堂

馬援戒子 令其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也

少不知謹敕固當番戒老不知退休不當自戒乎

薏苡之譖 援在交阯嘗餌薏苡實還載一車卒後有上書言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者

屍尚欲以馬革裹明珠文犀肯令牛車載耶孰謂世祖明見萬里之外

桓榮稽古之力 以榮爲少傅賜車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云云

世祖息馬論道首舉儒碩而置榮三孤之位固宜自崇師道使及門者厲其廉絜之操干寵者杜其茍簡之風庶可養成吾道之緒以答崇文之休何蒙賜賚即以誇矜亦可陋矣 宋濂補

登山以璽親封玉牒檢 感會昌之符赤劉之九會命岱宗語也

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

篤也 延平陳氏

桓譚非聖 譚言讖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解出爲六安丞

作讖者果出于聖乎非讖者果謗夫聖乎

光武一代令主乃有此舉爲盛德累多矣

總攬權綱 謂光武也

權固不可下移智亦不可自用

明帝 諱莊光武太子

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帝思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雲臺援云云

援之功勛不可掩莽之外戚所當懲○予

謂此論非也義不當隱聖人猶自序其績

豈可以椒房戚屬滅烈丈夫之大節哉本

欲示公不知乃所以爲私耳 補

東平王蒼上書 諫帝之校獵河內也帝覽奏即還宮

過者人所不免惟勇于改乃盛德之舉耳

帝去夏北宮之役以鍾離意之䟽而止今

春校獵之行以東平王之諫而旋昔仲虺

美成湯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若顯宗者

蓋于湯有光矣 補

佛教入中國 帝聞西域有神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書及沙門以來

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嗚呼自天地開闢以

來夷狄之禍未甚于此明帝爲人子乃崇

無父之敎居君位乃容不拜之臣作中國

主乃黨外夷之人雖秦政之暴虐新莽之

好惡不若是之烈且久也 丘瓊山

鄭衆抜刀自誓 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乃云云終不爲屈乃發還

㥪㥪壯矣哉何愧蘇屬國也故綱目特書

以鄭衆爲軍司馬所以華之者至矣 補

章帝 諱炟明帝太子

不聞澍雨之應 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云云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不令在樞密位

於戲明德斯言誠萬世毋后之龜鑑也方

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爲侯

豈不大有懸絶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

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

知義方家敎之善也 劉航趙氏 補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范不禁夜作百姓有昔無襦今五袴之歌

中興太守、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此復
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至漢末裴潛張蕤
其庶幾焉、若祝良李固張綱獨以平盜稱
則所遇之異也、
孤雛腐鼠 竇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怒曰國家棄憲如云云不果
人主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
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孝章謂憲
何異指鹿爲馬、善矣、卒不能罪之、則奸臣
安所懲哉、是故知善不能用、知惡不能去
此人主之大戒也、司馬溫公 補
毛義奉檄 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向之喜乃爲親屈也
母在固當藉祿以爲養、母亡亦當移孝以
爲忠
和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也
鄭衆謹敏有心幾 帝遂與衆定議誅憲
竇氏根據、遂生逆謀、帝年才十四、乃能選
用秘臣、勒兵收捕、朝廷肅清、宮闈寧晏、豈
不美哉、惜乎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位、而帝
不與謀、令衆得以成功、開宦官用權之門
胎十常侍亡漢之禍、君子所以悲之也、補
辭多受寡 帝策勳頒賞衆每云云帝由是賢之、常與議論政事宦者始用權矣
賞以金帛、固能辭多受少矣、錫以茅土、何
不辭尊居卑耶、
衆後封侯、略無孫辭、老氏所云將欲取之
必故與之、衆蓋用此術也、噫以此爲戒
而後世猶有封王如李輔國者 補
安帝 諱祜、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也、殤帝崩無嗣、鄧太后立之
三公以災異免 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
鎮撫中外、變理陰陽、固三公職也、第是時
戚宦用事、而乃悉歸罪三公、可乎、雖然爲
三公者、職思其憂、苟志不獲行、挂冠而去
宜也、覥焉列位、而猥云權非在我、謬哉 補
楊震四知 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以私報舉主、則人非茂才可知、以私汚門

庭則素非清白可知胡可泉之論亦如此說

黃憲德量憲世貧賤父爲牛醫荀淑陳蕃袁閬郭太皆推重

叔度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于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者也朱子○叔度固有量者荀陳袁郭推崇太過此風一起互相標榜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順帝諱保之安帝太子也

談者以爲失望南陽樊英英隱壺山優聘不起帝復徵之及應對無奇謀云云

達而失望窮而無實也少有學行名著海內然乎否乎

聖賢居身之所珍李固說黃瓊謂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云云

夫聖賢居身之所珍時中而已若不夷不惠將毋子莫乎聖賢方以是爲惡而云珍哉亦足見固非世之大儒矣　補

趙苞王陵徐庶處母得失

陵失庶得不假言苞爲遼西守舍母全城固盡乎職矣終失之忍也○楊誠齋曰楚

有直躬其父攘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其直于君屈于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問其故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爲孝而舉之由楚人觀之公莫大焉由魯人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見殺私者見舉何也孟子曰于所厚者薄無不薄也人能薄其父則君何有焉是以君子殺之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是以君子舉之信斯言也苞讀之當媿死矣

孝廉限年察舉左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但當論器識不當拘歲年

孝廉聞一知幾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云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左雄詰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

徐淑以顏子自方固易其言而雄以聞一知幾詰之益失其義第自是牧守不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則雄之力也胡氏謂雄蹇蹇有王臣之節衰世名卿信夫　補

李固對策京師地振固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上以爲第一

嗚呼周覽固策豈處士而盜虛譽者哉固嘗譏黃瓊弘此遠謨蓋自道之矣固寔漢儒中之嶽嶽者也迂生乃責其忠而不智、吁丈夫義氣激烈又何畏此隆隆者哉、補

張綱埋輪、遣八使分行州郡杜喬等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于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無君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

不除皮膚之疢欲拔腹心之病綱蓋知先務之爲急者惜帝之不能奮乾斷也、

單車詣嬰門 時張嬰冦徐揚閒冀恐中傷綱乃以爲廣陵守綱云云嬰泣降

至誠以感之善諭以化之賊亦有人心者宜乎自降矣、

二天、蘇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設酒甚懽守喜曰人皆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姦也贓也業已獲罪于在上之天矣顧欲禱于在下之天能免乎○章蓋欲借以警衆故舊之恩恐不如此後世小人之薄于故舊者鮮不以章借口君子無作偏哉 補

跋扈將軍 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目梁冀曰此云云也冀深惡之遂進毒弑帝

幼主既發惡惡之言近臣當輔去惡之意則不至于弑逆矣、近臣李固杜喬等也

桓帝 諱志之肅宗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

八龍 荀淑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夫以無雙之慈明尚黨董卓他可知矣烏得爲八龍哉 慈明荀爽字也

今日乃得御李君 爽嘗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云云

但自喜其得爲李之御不自愧其不爲李之徒、

崔寔政論 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論世事名政論、

漢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可矯一時之非、難爲百世之訓也、

有澄清天下之志 范滂案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云云贓汙者解去

內不能澄清閹寺外徒能澄清郡邑末矣

劉寵一錢 寵爲會稽守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曰自明府下車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去自扶奉送人選一大錢受之、

有過寵祠者題一絶云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如今仕路多能者也學

先生揀大錢誦此可發一笑

三空之厄 陳蕃諫曰安平時游畋宜有節況今有云云謂田野朝廷倉庫皆空

憂深哉蕃之諭也使帝留神省覽漢其振乎悲夫忠言之委于案塵也 補

李郭仙舟 李膺郭泰共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美哉李郭之同舟也千秋而下可想見其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槩矣第林宗退能保身元禮進歷黨禍趣有不同也 補

化陳元爲孝子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不孝香親到元家陳人倫元悟

取其人于庭化之可也柰何造其室乎家喻戶曉耳提面命欲人人而化之日亦不足矣

三不惑 太尉楊秉自謂酒色財也

嗟乎古今英雄豪杰墮落于此中者詎可指數史稱秉清白寡欲明明乎非自矜矣士大夫不可無此識也 補

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起矣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由是甘陵云云

更相標榜之名立則更相結黨之議起矣是故君子處亂世不能明道以濟時則當括囊以免禍

皇甫規耻不得與黨 黨獄所染皆名賢規自以西州豪傑乃自上言不問

皇甫威明其眞豪杰乎自薦以平羌虜忠且勇也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奐以代巳職辭且讓也第黨人固豪杰矣然亦豈必入黨而始爲豪杰耻不與非也 補

滂母慕名李杜而不哀子之亡融母樂死張儉而不戚家之破習俗之偏婦人且然無感乎規之熱中也雖然自謂豪傑而不能挺拔于流俗則亦不謂之豪傑矣 鄒九峯

平原無黨 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惟平原無

周子曰殺人以事人吾不爲也史弼近之

靈帝 諱宏肅宗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桓帝無嗣竇太后立之

陳竇爲宦官殺 蕃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

曹節王甫竊弄神器陳竇同心戮力勦除

奸宄其勢易矣而身敗功頹貽國家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于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不能收為已用使逆賊得以欺而使之豈不惜哉 楊龜山 補

張儉望門投止 儉亡命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儉何修而得人之深至于破家相容而不顧哉良由風俗激烈人尚虛名焉耳吾獨疑夫史文無貶詞先正無非議豈詭異之行亦足以欺君子抑其過深惡極而不足責耶 鄭九峯

申屠蟠見幾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嘆之二年罹禍

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攖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不可及已 蟠絕迹梁碭之間自同傭人焉

呂強請赦黨人

既辭封都鄉不妄爵爵也又請赦黨錮不妄罪罪也不謂宦官貪酷之時乃有呂強之賢乃爾○綜綱目宦官可取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 補

開邸賣官 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寡欲無求帝王盛德故天子能爾斯公卿大夫士化之朝廷清政事治矣靈帝好貨至開西邸賣官尚有體統有公道乎曾不五年散于大盜所謂悖入悖出可為來世人主之監也 補

月旦評 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題品號云云

子貢方人孔子且以不暇警之況劭乎是故好議人長短馬援以是戒兄子也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曹操造劭問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云云操喜而去

為治世能臣者必不肯為亂世奸雄為亂世奸雄者必不能為治世能臣劭本謂操為奸雄而以治世能臣先之蓋劭之諂㤼

于操非所以論操也

銅臭崔烈本冀州名士因傅母入錢五百萬為司徒烈問子鈞外議云何曰人嫌銅臭烈蓋鈞采華名中未必有也不然士君子立身千秋競爽者果得之榮膴失之潛實耶帝開私門而士風損壞亦可羞矣固知一嚬一笑明主惜之良有見也 補

鈞也許父之過夫豈知凱風之不愆哉大抵桓靈之俗以口舌相矜衒以譏訕相攻擊故子亦不讓其父如此此天下所以大亂也 李西涯補

董卓申理黨人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爵位擢子孫欲掩諸惡姑行一善用以收人心竊國柄也豈誠心直道哉田氏厚施王莽下賢皆此術耳

申屠蟠笑而不答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

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卓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愧處士之名矣 尹起莘補

獻帝諱協之靈帝中子也董卓廢皇太子而立之

以荀彧為子房彧荀淑孫也聞曹操有雄略乃從之操大喜曰吾子房也

操以彧為子房則彧以操為漢高乎知而事之不仁也不知而事之不智也

彧勸操取兗州河濟天下要地雖殘壞猶易保是將軍關中河內可先定

彧策操以深根固本之計蓋知操欲安漢而不知操實欲篡漢也

華歆降歆為豫章太守孫策略盧江取之因使虞翻說歆歆遂降

歆既無夷皓韜遯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此寧所以騰芳千古而歆不免貽謗萬年也 補

羽報效曹操

策馬刺良酬厚遇也權術也歸心在備重大義也眞情也○備方委身于紹而乃殺其將以報操使移怒于備不亦危哉羽之見亦踈矣 劉友益補

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紹子也

紹業已敗亡不足齒矣而幼子襲州長子

出也猶章章道之者豈以見譚尚交攻之
由蓋爲後世廢長立少者戒也　補

自比管樂　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

管樂之事君子羞道之以其知有燕齊不
知有王室也亮以二子自比宜志慮之所
圖功業之所就止于一蜀耳或以爲亮忠
于備卽忠于漢也吁無獻帝則可獻帝在
上則不可　陶九成

吁此依陳壽爲論子謂非也孔明可亞于
伊傅而以管樂自比謙志耳故昔人有目
爲三代之佐者有目爲一世人龍者有目
爲天下第一流者卽仲父才或相當而德
不逮遠甚又何有于毅哉故曰謙也　補

濟大事以人爲本　備過襄陽州人多歸或曰宜速行保江陵備云云

玄德雖顚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
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情感三軍戀赴
義之士甘與同敗終濟大事宜哉　補

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　操不存錄松怨之歸勸璋與備相結從焉

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
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數十年之內而
棄之俯仰之頃可謂智乎　補

蔣幹往說周瑜　操使之也

周瑜終不肯背吳固全小信矣乃不知輔
漢則失大義也

法正說劉備取益州　璋遣正迎備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

士爲知己者用是故法正取益州之策不
以獻璋而以獻備也

荀彧死漢　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　荀彧叔孫

彧明炳幾先算無遺策獨不知曹氏之心
哉初欲立功故不擇所事後悔失節故不
憚所生吁亦晚矣　盧荷亭

老蘇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東坡謂彧才
似子房道似伯夷而司馬温公亦謂彧功
不在管仲後且仲不死子糾而彧死漢室
其仁復居仲先予謂非也朱子云攷彧議
論本末未見有扶漢意又據本傳彧乃唐

衡之壻則其失本心久矣嗚呼確哉 補

備遷璋于公安

劉焉乘閒擄有益州偃然不臣之心蓋漢賊也璋以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此而不誅漢室將何與耶故昭烈之舉上以抒漢室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奸何負義之有 補

陸遜稱式佳吏（表遜枉取人民遜歸稱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故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權曰此長者事人不能為）

此可為萬世朝紳法也士君子游于無競共成其是已耳最不宜負氣不相下激而為變也漢之南北部宋之洛蜀黨政由不能操遜之心耳 補

呂蒙襲關羽

孫權漢之賊子也關羽漢之忠臣也蒙也佐權所事非所事矣襲羽所殺非所殺矣士別三日刮目以待不知所學何事耶未及封而遽亡天道昭昭固應如是

呂蒙為襲取江陵計而綱目書曰權使羽

死于潘璋手而綱目書曰權邀斬之時劉孫同仇討操而權乃自相攻擊遂使鬼蜮得志勝勢益張書法云云所以著其無翊漢之心有助操之惡也 補

昭烈皇帝（名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及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號曰後漢）

陸遜敗漢兵破四十餘營

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 川說

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數語乃孔明出廬真意終始不變者覩曹操篡逆奸邪不啻糞壤如龍如鬼之辨蓋決諸此 補

後皇帝（名禪昭烈帝太子）

七禽七縱（亮猶遣獲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主幼國疑彼雍闓孟獲乃于益州境內為此不軌稍加寬宥何以警餘乎故七禽七

縱非特示威于一人所以復中原清漢賊者皆以此爲之兆矣胡氏

長江限南北丕至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夫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長江雖有限至仁則無敵

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司馬懿謂亮出武功誠可憂若云云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覩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大都耳耳補

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也耕者雜于渭水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無擾焉

養吾兵佚之銳老魏兵使之疲也○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統大兵入他人境久住而魏不敢攻雜居而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庶幾之矣胡致堂補

孔明食少事煩懿謂孔明云云豈能久乎

孔明之死年才四十非坐多事以傷其生乃天意不祚夫漢耳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陳壽謂孔明也

亮征孟獲七禽七縱之獲曰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卒于渭上仲達按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謬也

廖立李平恨亮死亮死廖立于汶山徙平于梓潼

昔夷吾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孔子難之亮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則豈徒無怨言已哉然則自比管樂信謙志也亮于二人素所推許使其未死必不終棄此二人所以痛恨至于殞命也真西山

仇國論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

以魏爲漢之仇不若以魏爲漢之賊○周之論當矣然用兵以討簒賊非貪忿私欲之舉也向使置國賊不問縱苟安寧無恥乎故維雖致亦衆精目所以無貶詞也補

竹林七賢譙郡嵇康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世爭慕效

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辭曹爽之召郤晉武之婚稽康悟養生之

道絕選部之舉此皆名義所關不可概以酒人易之也咸秀伶雖碌碌無奇而值魏晋纂亂之日悉托飲以自完亦贍于周身之哲矣若乃王戎嗜利直商賈之流耳顧亦號達焉何哉、補

父子荷國重恩艾斬諸葛瞻瞻子尚云云竟駕馬冒陣而死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爲臣不忠而偷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嗟嗟亮可謂有子有孫矣 補

諶哭于昭烈之廟北地王諶曰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帝不聽諶哭云云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是時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國予賊其視諶曾犬彘之不若矣嗚呼有子如此不能聽用其言帝不上媿乃父下愧乃子哉 補

蜀漢亡

世言昭烈之漢卒爲魏所滅愚謂魏何能滅漢晋滅之耳蓋司馬氏本錄錄無他長托身曹氏陰爲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二國既弱然後取漢以取魏取魏以取吳故司馬氏之取漢者爲取魏張本也漢滅而魏隨之矣魏亦何能取漢哉 黃東發

祥獨長揖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共詣晋王顗謂祥曰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乎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祥獨長揖說者謂王祥何曾輩拱手事賊恬不知耻亦刻于祥矣予觀顗拜而祥獨長揖斯其

胸中豈無涇渭哉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則祥即抱誅昭之志奈獨智獨力何 補

傅玄論士風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乃上疏請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主嘉納之欲正民俗先正士風此有國之首務也

豈有酖人羊叔子哉陸抗遺羊祜酒飲之不疑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云云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然康子饋藥孔子不敢嘗羊祜與抗分在二國相得何如兩

人縱使祜無殺抗之心抗亦非謹疾之道矣宋濂

樊雉頭裘程據獻雉頭裘主焚之于殿前

漢文却千里馬下詔止于不受千里馬固無恙也晉文輒焚雉裘于殿前矯情干譽耳平吳之後如今日乎

墮淚碑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于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云云

羊祜晉室一臣耳卒之日君悲之民悲之邊士悲之以至行道之人無不悲之晉室有此人物其晉室之翹楚乎胡致堂

郤湛稱其德冠海隅道嗣前哲武帝稱其經緯文武蹇蹇正直倂以當時行事之跡觀之真有足感人者矣

史談補卷之三終

史談補卷之四

古交楊　　簡編

上黨陳　　簡補

晉紀　凡叙漢秦並趙魏皆五胡也

世祖皇帝姓司馬名炎河南人司馬昭之子懿之孫仕魏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

竹葉引羊車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嗟乎抑何其荒于色如此人主一身妖冶湔前寡欲清心猶恐何其隙而惑之況乃爾耶是可爲萬世宮闈之鑑補

王愷石崇鬭富

愷爲盜臣致富崇爲貪吏致富皆爲富不仁者是故不可驕也矧可鬭耶愷絕崇滅卒死于富宜矣

是非久自見賈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模曰是非云云不可掩也

賈充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所固有故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諡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必安于爲惡患在人主不能懲𢙣反

崇奬之耳　補

孝惠帝 名衷武帝太子

徙戎論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豫絶其原乃作云云以警朝廷不能用

徙戎之論不行亂華之禍難免矣○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

錢神論 權在臣下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然亦不能救

錢弗神人神之故因而神也然則錢能自神哉不者何神于犴獄之延賞不神于阿堵之王衍也

賈渾不降 漢主淵使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怒曰使天道有知晞望有種乎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渾可與語修身齊家之義矣守節不屈于虜見夫有不事二姓之忠貞潔不污其身見妻有不更二夫之烈稜稜舉舉節義成雙爲風化之勸弘矣　補

孝懷帝 名熾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存者三人而已熾其一也

三窟 王衍爲司徒說弟澄爲荆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衍自以爲三窟云

東床幽廢之時衍當伸大義以救之而噤無一語及爲三公所歷禍亂亦多而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冀脫禍敗乃卒死于排墻之下乃知墻之爲實窟之爲虛也　補

江左夷吾 桓彝避亂過江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管仲能舉青淄之衆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腥然則導有媿于夷吾多矣　補

新亭流涕 諸名士宴遊新亭顗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云云

與其感時懷土對泣于新亭孰若同寅協恭共復夫舊物

納賢愧賢 漢主聰立劉娥爲后因起殿陳元達切諫聰怒命斬之任顗救不聽后闇之密物左右停刑手疏上言妾願賜死聰釋之更名園曰納賢堂曰愧賢

劉娥一夷婦耳乃能緘情節好使主無殺諫臣之名披其手疏抑何痛婉可思也此豈尋常笄黛者流可愧死晉氏後宫矣　補

運甓侃在州無事輒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或問答曰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惡用妄動以自疲耶

義士貞女劉曜陷北地獲梁緯魯充謂曰得子天下不足定充曰國家喪亡遵死爲幸曜曰義士令自殺緯妻辛氏曜將妻之辛哭曰義不獨生曜曰貞女亦聽自殺

晉俗淫僻學士賤名檢破節信而乃前有賈渾夫婦後有梁緯夫妻高風勁氣扶宇宙而泣鬼神足愧死朝紳矣 補

中宗名睿宣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初爲安東將軍愍帝遇害乃卽位于建康

王與馬共天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謂之云云

惟其始也王共馬之天下故其終也王叛馬之天下

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以王敦之反故

敦反導不能無罪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出奔其弟穿弒公于桃園書曰趙盾弒其君曳鼻客有毀郭解者解之客殺之公孫弘曰解雖不知其罪甚于解殺之遂族解敦之反導不能防于始又不能止于今以盾解事論導雖有格天之烈蓋世之勛不能贖也 補

肅宗名紹元帝長子

陶侃檢攝無遺侃復鎮荊州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不少閑

晉俗之弊在于清談廢事而侃能勤事如此可謂砥柱中流不爲晉俗所移賢于王導謝安遠矣 養心吳氏

賴有此耳勒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夫以漢高之智豈不石勒若高帝居利害之中故其智如彼石勒處利害之外故其智如此蓋當局者昏而旁觀者哲也

皮裏春秋桓彝嘗謂褚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

褒貶在內人何由知臧否未形論何由定雖然此寔居亂世而保族全身之道也

倉無備穀衣無重帛導輔相三世乃云云

導簡素寡欲乃爾今之居華膴爲子孫作馬牛者可勝歯哉且東晉中興導功居多

故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而輟憂周顗聞其志復神州而收淚然則導寔晉室之英英者哉 補

天下事去 殷浩固辭揚州刺史之命會稽王昱遺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若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天下之事去矣浩乃就職 浩字深源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而昱等不能鈞深燭隱反崇奬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故一得昱書于于然而來矣 補

捫虱談當世之務 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見之捫虱云云旁若無人

猛以世務不足爲故捫虱以談之顧不仕于晉而仕于秦毋乃悖當世之務乎

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 溫謂猛曰吾以奉命除殘而三秦云云

王猛來見桓溫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夫三秦豪傑非猛而何 宋子 補

如玄德遇孔明 堅與猛一見如舊友謂及時事堅大悅乃云云

孔明三代遺才王猛豈其儔匹若論玄德之信任則堅實無愧矣

沈勁志欲雪耻 勁以父充死于逆亂志欲立功雪恥燕陷洛陽執勁殺之

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子矣 司馬溫公論

王猛取洛陽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路秦及晉兵退曰行人失辭國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怒遣猛伐之攻洛陽洛陽降

秦雅有謀燕之志所忌者慕容垂耳及垂西奔則何憚而不奮矣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非虛語也有國家者可棄才以資敵哉 補

孫盛春秋 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怒責其子謝請改之謂枋頭失利事也

直書時事乃史臣之體而溫乃惡其切直止使不行欲蓋彌章矣雖然孔子筆削魯史尚不肯苟以示人而盛顧流衍四布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溫恃其才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云云

溫亦知以忠爲芳以逆爲臭也夫旣以忠爲芳則當忠焉以流芳夫旣以逆爲臭則

勿逆焉以遺臭何不乃爾耶

孝武帝 帝名曜簡文帝太子也

王謝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王坦之謝安

方温入朝都中蓋以誅王謝爲譌比至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而安從容就席坐語移日多所規諷然則衛晉室者安也安蓋有弘濟時艱之識而坦之何與哉

不廢絲竹 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多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諫

式曰中書之好樂東山之携妓與郭子儀窮奢極欲之意同皆有爲而爲也君子曰何必乃爾心苟無私何恤乎人疑

正朔相承 猛疾篤堅至第問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云云臣死後願勿圖晉

斯言也猛蓋深明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哉猛負高世之才不得已仕秦而其心惓惓以中國生靈爲念故仕夷者以死書而猛獨書卒嗟嗟蓋原其心也 尹起莘 補

小子死已晚 郗超黨温以父愔忠于晉不令知及病出一箱書授門人曰公年尊我死後若哀惋害寢食可呈此箱果疾門人呈箱皆與温往返密計遂怒云云

超本不足齒而能慮其父哀惋成疾故自暴其身後之惡以止之其志亦足憐也 補

安與玄圍棋賭墅 秦兵至穎口都下震恐以謝大謝玄詣之安玄云云

秦兵已壓境而晉相猶閒適所云臨事而懼者似不如是○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猛之人冥之也堅以秦臨晉何啻太山之于一卵人人自危而安石獨否則明之者也使如史稱安石而矯

情則與玄賭墅必不能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 胡致堂 補

晉師淮淝之捷 玄破苻堅

淝水之捷蓋亦有天幸哉不然何草木人形而風鶴王師也堅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而今乃狼狽如是兵驕者敗堅之謂矣惜乎晉不能乘此時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而徒徘徊于兗豫之間也 補

過戶折屐 安得驛書知堅敗方圍棊攝書置牀上無喜色客問徐答曰小兒輩

遂已破賊既歸還內間戶不覺屐齒之折

別墅圍棊矯情鎭物也過門折屐眞情發見也、

毛氏死節 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爲萇所獲將納之毛氏且哭且罵曰姚萇汝已殺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容汝乎萇殺之

嗟乎毛氏一夷狄之婦耳而綜綱目稱婦人死節者亭亭獨峙焉豈不烈哉予觀羊氏以中華帝王之配下匹于曜且鄙晉而媚曜爲丈夫何其無良也心甘一死志不二天若毛氏可謂流芳百世而羊氏誠爲遺臭萬年矣 羊氏惠帝后也 補

長星勸汝一杯酒 長星見帝惡之舉酒云云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天變之形其應甚速故自古遇星變聞有恐懼未聞有戲豫者秦主生謂太白爲濕入井而晉孝武勸長星杯酒何其不知修省也非久禍作宜矣 補

吾意更屬少者 帝寵張貴人時年近三十戲曰汝以年亦當廢吾意云云已而醉寢淸暑殿貴人使婢弑之大賂左右曰因魘暴崩

晉君之言戲耳而張氏遂敢爲大逆爾爾胡其恐也故聖人正心修身齊家者非第以治國平天下亦以保衛其身蘄免于迷亂之禍耳後之人君苟有惕于斯則視衽席如冠冕視女德如蟊賊可也 補

安皇帝 名德孝武太子

魏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也

魏于是乎漸進矣晉爲衣冠文物之主乃罷遣生徒不修孔廟而拓拔何人能置五經博士綱目書以予之宜矣春秋之法予在夷狄責在中國

取我蘇武節來 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遇徐道覆于豫章賊令強弩邀射無忌厲聲曰取我云云節至接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

起義諸人往往見殘于劉裕之手無忌雖敗于道覆然能握節而死不失爲忠義之士書之于策足爲榮也

崔浩論人物 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魏主嗣大悅

有料人之明無保身之智如暴揚國惡以致赤族是也

南北朝（南朝自晉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北朝自諸國併于魏魏後分爲東魏西魏東魏傳北齊西魏傳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隋隋滅陳然後南北混一）

宋紀○附北朝魏

高祖武帝（姓劉名裕彭城人在晉爲太尉封宋王受恭帝禪建國號宋）

張偉飲酖（裕以毒酒一甖授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求生不如死自飲之）

吁亦烈矣至今凜凜有生氣若褚淡之者可謂千古罪人也 補

籬隔門庭（謝瞻見弟晦勢傾朝野趨歸者衆非家門福乃以籬隔門庭曰不忍見此）

說者謂瞻宜委曲開晦令其易華競而澹穆以保家門可也何至籬隔其庭而絕之噫此政所以徹晦惜晦之不思耳 補

太祖文帝（名義隆高祖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及檀道濟廢營陽王乃迎義隆立之）

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

貌而睬之淵明直一詩酒之雄耳不知彼其胸中所棲寄遠矣既不仕僞朝而又不歷危機故予嘗謂淵明忠臣智士合而爲一人者也 補

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伏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孫臏之減竈檀道濟之量沙是也

什門比蘇武（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

夫二十一年闊舊國山川故園花鳥亦宜絕念而況父母妻子存亡既不可知羈旅

蕭條朝夕又不能保當此時不因而破義非烈丈夫不能若什門者真足與子卿競爽矣 補

壞汝萬里長城（宋主疾篤義康召道濟入朝收付廷尉道濟憤怒云云）

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采故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爲重敵之所仰以爲畏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乃無故疑而殺之何哉（尹起莘）

宋立四學（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

夫學者所以求道道一而已儒無不通乃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玄何爲者而又與儒並列哉多見其不知道也 補

魏主誅沙門

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魏主燾乃毅然去之可謂剛正不惑者矣乃議者以魏主不得其終爲毀佛之報夫梁主衍奉佛不尤篤得禍不尤憯乎何佛獨靈于魏不靈于梁也○夫盡誅境內沙門亦甚恐矣歐公曰不如修其本以勝之

世祖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劭遂即帝位

平生不喜見要人 顏延之子竣貴重延之嘗曰平生云云今不幸見汝

竣才華輕躁不能售終延之業已洞悉之矣故自以爲不幸也不然子登樞要即不爲榮亦不爲辱柰何嚴斥如是延之獨非人情也哉 補

懷文欲賣宅還東 上大怒賜死

嗚呼直臣國之維也宋既殺顏竣周朗矣而又殺沈懷文誅仇諫士乃爾尚復望有忠言哉得保首領以沒于牖下幸矣 補

七行俱下 宋主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

目之于字固不能七行俱下心之于理亦豈能七行俱通耶

太宗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彧立之

聽民私鑄錢 從沈慶之議也由是錢貨亂敗十萬錢不盈一掬

錢之鑄也人主當操其權于上一人公鑄之則可以流行而爲泉萬民私鑄之則至于相率而爲僞

好黃老浮屠之學 魏顯祖也

魏主屏去穀色蕭然物外其與奢侈縱欲相去何止什伯然而不享喬松之壽反貽覆身之禍故知黃老浮屠之學無益人毛髮事也 補

此是我大功德 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極壯麗問巢尚之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云云

大營梵宇自謂福田然不越歲而告殞勳

滅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果安在哉 補

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 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以其謀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遣人攻之粲謂其子最曰我不失云云遂父子俱死

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無棟梁之具矣 裴子野 補

齊紀〇附北朝魏

太祖高帝 即蕭道成也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仕宋以功封齊公進爵齊王代宋

扇障何益〇何面目見宋明帝 淵以扇障日劉祥曰作如此舉止蓋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免寒士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辭矣

方淵之失節也民爲之諺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至是祥既辱之文季再辱之猶且意氣揚揚齒諸縉紳之列何喪心乃爾也夫淵靦顏當朝而二子敢廷斥之抑亦烈矣哉 補

黃金與土同價 齊主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云云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貨者莫不美金土同價之言然無是理也藉令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爾況十年哉

世祖武帝 名賾高帝長子

一門二臺司 齊以王僧虔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臺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

僧虔之辭開府其寄意何淵穆也世之幹力局度不堪滿遠而往往機心械智僥倖

于不可知況肯辭哉且一門之內貂擁蟬聯猶若未足營營不已卒之釀怨叢禍名挫祚衰爲天下笑若僧虔者可爲持盈之鑒也 補

蕭緬許民自新 緬爲齊雍州刺史得劫則赦遣許以自新

夫賊不仁而害人者也劫尤甚焉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故得劫而治匪失于嚴縱劫使自新不足爲惠 補

高宗明帝 名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廢海陵王而自立

可力飲此勿預人事宣城公鸞謀逆謝朏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以酒遺弟瀹云云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司馬公 補

選謂專取門品魏晉選謂云云或遺才能

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雖以孝文之明而不能免也故夫昭析是非不惑于世俗難矣哉 補

步步生蓮花齊東昏侯鑿金爲蓮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云云

嗟乎閨門風化之原而所爲如此旣賤用物又溺冶容雖欲不亂得乎亡何爲蕭衍所弑宜矣 補

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嬖臣茹法珍等憚蕭懿誣謀廢立徐曜甫勸俾襄陽懿曰豈有叛走尚書令及賜藥且死云云後果如言

懿忠貞之節不以羣言而易謂不從衍與曜甫之謀也不以枉死而移至家弟在雍語有惓惓愛國之心可謂以身殉國死而不怨豈非六朝之純臣乎 補

昏主暴虐踰于紂當與卿等共除之蕭衍集僚佐云

旣以君爲商紂則以巳爲武王矣但武王之舉惟遏亂而蕭衍之心有異圖

梁紀○附北朝東魏

高祖武帝諱衍姓蕭氏齊之疏族也仕齊封梁公進爵爲王代齊

今夕止可談風月梁徐勉爲吏部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云云不可及公事

夫藻鏡之司所以進君子退小人假非秉

正持公豈惟身名是壞將失才誤國多矣若勉者可爲萬世銓衡之準也 補

至尊何可復見高肇怨勰諫立高后數譖之及京兆王愉反誣與通召入宴醉令武士齎毒酒飲之勰請一見至尊死無恨武士云云

自古國家之敗皆由小人讒害忠良所致勰旣死舉朝喪氣而行道垂泣則勰呼寃哉皇天忠而見殺者非欺人也嗟嗟魏主亦庸闇甚矣 補

宗廟牲牢以麵爲之梁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皆以麵爲之

不忍于殺牲顧忍于薦祖曾謂當代與玉食者可使前代不血食乎

崔亮年格（魏以亮爲吏部亮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

魏之中葉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于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不然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補

大捨（梁主幸同泰寺）

集僚佐力除東昏侯欲大取也講涅槃久居同泰寺欲大捨也宜城陷後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此地不利長子詩厭之（道士言之昭明太子乃爲蠟鵝諸物埋于貴嬪墓側後鮑邈之啟梁主太子不能自明及卒梁主終不立其長子華容公歡爲嗣）

君子之于正道不可須臾離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葬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渝滌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不邇也 補

高澄何事須和（侯景既降而東魏高澄遣書通好傳岐曰高澄云云此設間令景自疑恐譬討中梁主厭用兵竟許之景果以爲反詰致梁主餓死臺城）

侯景之叛不起于通好之許而兆于納叛之許夫國內修則治外貪必亂于朱异乎何尤 補

餓死臺城（侯景百道攻城城陷梁主飲膳爲所裁節憂憤成疾遂殂）

修齋同泰非大捨也餓死臺城其大捨乎不惟捨其身且併其子孫家國捨之佛弗能救法于何有

孝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卽位于江陵後降魏）

戎服講老子（魏人入寇梁主停講王琛報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乃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

戎服猶講老子百官亦聽焉兵圍猶作詩句羣臣亦和焉君臣如是不亡何待

噫其父講佛而有臺城之禍其子乃講老而有江陵之亂佛老之效吾安能軒輊之哉 補

陳紀 陳霸先仕梁封陳公後竟受梁敬帝禪而代之○附北朝周齊

武帝 名霸先

王琳有復讐之志 故梁王琳與陳人戰敗之後其將周文育等

梁亡矣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故韓則有張良梁則有王琳子房之後一人而已矣 補

文帝 名蒨武帝兄始興王之子

士人爲縣令 齊用士人云云縣令用士人自此始

縣令乃吏民之表而至以厮役爲之時事可知矣書始用士人非美之也以見前此之未嘗用士人耳 尹起莘補

長城公 名叔寶宣帝之子是爲後主

置義倉 隋置云云此後世義倉之始

置義倉以備荒也然在人不在法

女學士 陳主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云云又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

亡國之事非一而奢侈淫佚爲多陳氏以蕞爾一隅之地兢兢自保猶懼弗免而況叔寶以淫侈蹙之乎 尹起莘補

殺諫臣章華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末云陛下若不改絃臣恐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殺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覩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章華忠矣顧位非公卿官非諫諍危言剴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則以不得志于見擯而發也則雖死于直言又安得繼洩冶之後乎 致堂胡氏

胡氏之論善矣但天下有得失諸人得以言諍況關興敗之大者乎是時蒲朝盡婦人若華者上有叩馬風下亦不失爲解衣就烹之茅生史稱其不得志而上書夫刑不足以脅之而位何足以苦之也 補

自以長江天塹不爲備奏伎縱酒不輟

徒恃長江天塹可以固國不知奏伎縱酒足以亡國

人苦不自知昔漢兵已迫而王莽猶旋席隨斗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今後主淫虐而隋兵已至猶謂王氣在此

彼何為者可嘆可嘆 眞西山 補

隋紀 楊堅父忠事魏及周至堅進爵為王明年遂稱帝滅陳都長安

文帝 名堅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弑

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 得犯立斬上又嘗于殿庭殺人

風廉之道在躬行在明耻以討誅之曾是而能遍乎且嘗殺之君未有不階亂者惟文帝忍于殺人遂令煬帝敢于弑父可畏哉 補

廢太子勇 立晉王廣

太子有過宜加諭教不宜廢黜國本數易得人亦亂況廢勇而立廣乎至其寢疾無禮之時而乃曰獨孤誤我也寔自誤耳 補

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逆之禍亦可為聽牝雞之晨忽主罷之重者之永鑒 致堂胡氏 補

王伽縱囚來歸 上聞而驚異皆宴而赦之

縱囚來歸恩信相與也驚而異之是矣宴而赦之過也

太奇之事不可為常蓋伽偶為之而隋文偶赦之耳唐太宗效之不免于好名矣

王通詣闕上策 帝不能用罷歸

詣不召之闕失身獻不用之策失言

煬帝 名廣

剪綵為花 築西苑周二百里樹花彫落則云云

以有用之美錦供不急之戲玩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寧獨何心亡國之君大抵如此

中國酒食例不取直 胡客過酒食店悉令邀入醉飽而散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不云云

豐饒而無紀綱適足以起胡兒覬覦之念且酒食既不取直何中國貧者饑餓相繼此所以不免于黠胡之誚也 補

隋氏之盛極于此 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四千餘里

隋氏之盛固極于此隋氏之衰亦始于此易曰王假之尚大也有憂道焉惟善治者

爲能處其盛

指雀爲鸞

指鹿爲馬者收權也指雀爲鸞者獻諂也

收權者服上刑而獻諂者次之

煬帝官德儒而隋亡秦王戮德儒而唐興

佞人之不可惜明矣

盜賊遍海内侵陷郡縣帝皆弗知

暗主已惡聞盜賊姦臣復專事壅蔽是故

江都之禍不旋踵矣

隋史云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似信

哉予觀煬帝之惡聞盜起儼如二世而世

基之不以盜聞酷似趙高故昏狂之主今

古一心而奸佞之臣前後一律　南湖補

恭帝　名侑文帝之孫

李密據洛口倉　密説翟讓取洛口倉密開倉恣民所取衆于是推密爲主

隋之富盛倉庫充實而不能不爲大盜之

資故多藏厚亡在德不在富　補

世民有安天下之志

有安天下之大志得安天下之大才行安

天下之大事故能成安天下之大業

噫古之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

脅父臣虜安天下者固如是乎　補

唐紀

高祖　淵受隋恭帝禪國號大唐　姓李氏名淵以世民爲帝六年而成帝業後遜建成之變傳位太宗自稱太上皇

裴劉皆非宰相才　裴寂劉文靜

裴劉皆非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

耳然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

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于

高祖而文靜爲人合于太宗也高祖不取

磊落奇士故唐室初政無足觀者人主之

識論相而止矣　致堂胡氏補

定租庸調法

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縷

之征又曰自茲以外不得横斂唐初深得

古人遺意

天寶兵革煩興遂壞租庸調爲兩稅不知

祖宗時天下方擾擾未定何以行此故法不可輕變賦不可妄加但當尋其出孔之濫不宜尤乎入孔之狹　補

登瀛州秦王開館延文學之士以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云云

諺謂君子内着一箇屠沽不得余謂學士内着一箇奸邪不得如許敬宗名得人以登瀛州實招人以植私黨後推乃同氣者多登瀛中人

建成譛世民

建成惟當三讓世民之有功不當屢傾世民于有罪執此以往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唐之百年基業肇于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宜召建成以基業之所由興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自推讓爲一不從則決以大義封之遐陬之地世民苦遜則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然後定儲貳之位必求兩全而後已則國家安矣　丘瓊山補

張鎭周不私故人以鎭周爲舒州都督鎭周舒州人

與其不私于故里不若請改于他州

沙汰僧道從傅奕之言也

奕之論佛可謂破千古之迷者何能聽其言以行沙汰而太宗乃竟罷之乎是亦蕭瑀之見而已矣　補

王魏臣太宗王珪魏徵皆建成太子之宮僚

不死建成之難且事建成之仇程子曰天下寧無王魏之忠亮不可以無君臣之義此兩人不易之斷案也

王魏教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豈保全之至計乎其智安在　補

太宗卽世民也

放宮女三千餘人

晉武平吳之後掖庭將萬人怨氣充滿宮中而亂隨之矣太宗嗣位首放宮女若是之未幾又頒斷出三千餘人其數幾與晉武相亞此亡隋之弊風一日洗滌盡矣

噫是擧有帝王廣大淸明之氣象可爲萬

代法、補

裕民止盜 上與羣臣論止盜

盜賊起于貧窮理義生于富足用節則民裕民裕則盜止弭盜良法誠莫是過太宗知本哉

裴矩不爲面從 矩諫訪毀受賕吏上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云云

裴矩以佞亡隋面從自其本色今習見切諫者之皆受賞故欲以此舉蓋前愆而爲樹後之策司馬公稱矩佞于隋而忠于唐余以爲諷之功管則可謂之能忠則不可

補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輒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夫官以諫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豈必盡能無失誠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收之未流也然此舉固非大臣所樂必有英明之君斷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復見矣 尹起莘補

賜絹愧贓吏 長孫順德受絹事覺上于殿庭賜絹數十疋

吏既贓矣是無恥也賜絹以愧之就彼心言猶恐其不賜耳 不可用術

太宗每事必欲做前代之異政而行之是蓋有得于張武受賂金錢愧心之義耳雖然帝亦可謂慕古哉 補

孫伏伽諫騎射

伏伽以天子尊嚴不宜自輕是矣顧又云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豈所以示人主諭教儲藩之道乎 補

天可汗 四夷君長請上爲天可汗云云從之

帝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華陽范氏補

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願爲良臣欲君爲堯舜也不願爲忠臣不欲君爲桀紂也此魏徵對異之言也爲太宗者能無愧乎

兼聽則明 魏徵之言也

人主求至于明也固貴于兼聽尤貴于致聽

林邑獻火珠表辭不順 有司以其表云云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輒與兵革幾于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爲不順以獻火珠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之是貪其實而甘其慢也 致堂胡氏補

魏徵封德彝論治

世代有沿革人心無古今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魏徵仁義之言也封德彝刑罰之言也以仁義治天下則順以刑罰治天下則拂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 范祖禹補

馬周諫九成避暑 周以上皇留暑中溫清之禮未安又云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所以堯舜其君哉 楊氏補

嫵媚辭 上稱魏徵

嫵美也媚嬌媚猶俗謂工于數說蓋善于諫也與踈慢反看或以爲假踈慢者非

魏徵不觀七德舞不見昭陵 [illegible]七德舞欲上上望太上皇故不見昭陵也

不觀七德而觀九功不見昭陵而見獻陵徵豈止以口諫雖目亦諫也但未能心諫如大人惟能格君心之非耶

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也

太宗正位以來至終上皇之身未聞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貞觀九年之前星霜十易而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僅見此耳吁太宗何其簡于親乃爾 補

禁上書告訐 上謂群臣比來上封事多訐人細事後復有爲此以讒人罪之

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

此爲君爲長之道也覽氏 補

黜萬紀言利 萬紀言利上曰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昔堯舜抵璧投珠而漢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之

夫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萬紀小人哉向非太宗之明方且褒奬之肯罷棄之耶是可爲好利之主愧

更定府兵 太宗定府兵之也

府兵之制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

之費臣無專兵之患蓋近古之良法也惜子孫不能守耳○遠近給番皆一月而更恐大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爲善 補

疏諫比弦韋 徵上疏諫帝復之云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臣以直諫爲忠君以聽諫爲明徵之忠太宗之明成之也論者謂帝懲隋之弊勉強從諫非出本心厭後停婚仆碑乃是眞情然不曰征遼一悔馳驛祀牢復立製碑則帝之重徵何減于昔故三代以下人主從諫如太宗雖多見也 補

宰相領度支 幼陟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度支之在戶部固有關天下之大利害亦無煩天下之大元老

一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遭母喪公起

太宗置輔善矣而竟奪人之喪何導之不以正也乃志寧亦不能哀懇以辭于無事時從金革之例冒喪居官則胡以範太子矣宜太子不納其諫也 補

一羣臣諫襲封刺史 詔停之

賢不能世出官不可世蔭

太宗知士及之佞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每勸我遠佞人意疑是女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古之訓也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任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謬哉雖然視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者相越霄淵矣 補

公主妻薛延陀 突厥部落名本匈奴別種先與薛種雜居後拔延陀部

畏公女吳弱使之也貞觀十有六年中國已富強矣或殄滅之可也或和好之可也椒房懿懐豈宜聯姻太宗雅以英武稱今乃爾英武安在哉

一抽佩刀自刺 遂良奪刀授晉王治無忌等請所欲上欲立治無忌曰謹奉詔

一廢一販兩棄不立可謂善處矣 謂廢太子承乾為庶人販魏王泰為東萊郡王

停婚仆碑 杜正倫以罪黜侯君集以反誅上疑徵嘗薦兩人為阿黨又有言徵錄前後諫諍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焉

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太宗之智屍肉未寒倩譖遽行夫徵上數十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言之政以邪佞害忠而身且不免惜哉○或曰太宗實非從諫第好名耳故一則曰更覺嫵媚一則曰會須殺田舍翁積怨已深譬投種于地有待而發嗚呼寃矣太宗蓋偶迷于讒耳否否何有征遼之悔也 補

飛鳥依人 太宗謂褚遂良每為忠誠親附于朕譬如飛鳥依人自憐之耳

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得失亦豈皆中于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哉 范氏補

師旦黜浮薄 張昌齡王公治皆有文名王師旦知貢舉黜之以文體浮薄也

浮華文體者固當黜落粉飾治體者亦當警省楊誠齋曰師旦黜昌齡有周公撻伯禽意

尺霧寸雲 齊州人段志冲請致政皇太子無忌等勸誅之上曰五嶽凌霄四海亘地納汚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無罪是其狂也譬以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世主弘人之度未優往往殺直諫之臣不惜而況志冲狂妄乃爾耶若太宗者洋洋覆載之襟可為褊躁者藥矣 補

徐惠妃諫征役 妃以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上善其言焉

太宗非盛德主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

耳然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師法而魏徵既死直言罕聞長孫無忌時獻諛語房褚諸公亦不敢進藥石乃一宮妾獨能侃侃抒忠彼簪紳寧無愧哉惜太宗空善其言竟不能改王趨也 補

高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

陰令長髮 上爲太子入侍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出爲尼上忌日行香見之泣王后疾蕭淑妃有寵乃陰令長髮納之宮中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夫人寵皆衰

后亦愚矣哉疾淑妃而假人以間之卒使別院寂寥已亦莫由再見日月悔何及矣是可爲萬世后夫人讒妬之戒 補

嗟嗟昭儀忍矣哉非后胡以致身雲霄幽之別宮已過矣柰何去其手足投之甕中既死而復斬之也自古婦人禍國家者未始不由于忍人主見其忍端而即絕之則

佳兒佳婦 上欲立昭儀遂良對曰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明日又言遂良置笏解巾乞歸上大怒

遂良忠矣然晚于計也當武氏長髮時何不借舉公上書沮止其事令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私也當其時不治及事已成叩頭流血何益哉 補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李勣云云上意遂決

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于託李勣勣平生之戰功盡壞于立武后

嗚呼剪鬚和藥太宗之于勣何厚也當立武氏非惟不諫又勸成之令唐室中絕勣罪弘矣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哉 補

立昭儀爲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于別院

太宗作帝範以示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所法乃太宗所行者耳武后之立其以法太宗納巢剌王氏乎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致堂胡氏 補

隔日視事 帝始云云寵嬖孽后也厥咎特罪

昔宣王晚朝姜后請愆千古以爲美談高宗失德彼孽后亦何足責而李勣當國反

請隔日視事令得以縱房帷之歡嗟乎義府何喪心至此哉 補

一自古安有神僊天竺方士娑婆寐復請長安上遣歸謂宰相曰自古云云高宗專意房帷政欲得長生之藥何為銳於罷遣蓋武氏意在恣肆不欲上久于享國觀晚年上苦頭重時武氏怒絕醫者之語可見故是役也高宗蓋得之中旨也 補

一劉洎子訟冤言父為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暐亦撰事徵洎誠冤矣哉乃其子則奸人之雄也哉亦

李猫所使乎彼見遂良罪斥假以為名意在必伸其訟耳借非彥暐言之而上聽之將忠臣被難洗之汚矣惜其不能為洎一昭雪之也 補

二聖上每視事后垂簾于後政皆預聞大權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民不可有二王君安得有二聖是故方以后為帝卽以唐為周

書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之書忍字百餘進公藝既獲千載奇逢正宜一言悟主請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耳如此萬一感動今乃不是之對而書百忍以進吾恐高宗益入于孰不可忍矣

新城三老啟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胡三老亦能辯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嘗皆因事有備不苟然也高宗政過于忍者而公藝又以忍勸之何其短于智術哉 胡氏補

寵辱不驚考中上盧承慶嘗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已重其雅量改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已又見其無喜容無愧詞改云云山可移判不可改也令惟出行判惟反也然則考官注筆可屢遷哉

陛下所為盡善上言虛心求諫竟無諫者李勣對曰陛下云云無得而諫甚矣勣之佞也陷君于惡又詔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范氏補

催賊勣言年十二三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十七八

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

既名爲賊豈有佳者勸以賊爲佳必以諂爲忠矣此所以一言而遺無涯之禍也

身言書判 唐之選法取人以云云武選亦然

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貌豐偉焉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錄矣烏在其爲良法哉 尹起莘 補

裴行儉知人 初王楊盧駱有文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善終幸矣果如言

行儉以器識觀人是矣顧復决其富貴壽考非也孔之厄顏之殀夫豈乏器識者哉

鳳鳴朝陽 謂李善感諫作者天后也

自韓瑗褚遂良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春秋矣故善感一抗疏而華名頓起也然當時所急豈獨在繁役廣營惜善感不能指摘之耳 補

中宗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爲母后廢爲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張柬之等迎還復位

帝在房州

帝在房州權在宮壺也屢書于冊則竊窺神器包藏禍心之罪著矣

傅游藝請改國號曰周 侍御史游藝表請改國號賜皇帝姓武氏

立武氏者李賊也帝武氏者傅賊也賊臣阿諛取容之計行則妖后得志肆暴之事作矣

游藝朞年之內歷衣青綠朱紫時人目爲四時仕宦跡而蹤之豈不耀哉亡何以言夢自殺天若有意禍之者彼㤼生前蒙羞死後可爲奸人戒矣 補

不願知譖者名 仁傑在湖南有譖之者太后欲告之仁傑云云后歎美焉

知其名則必不能遣諸胸中或伺其短而訟之或乘其危而陷之皆恒物之情所必至也故仁傑不願知名量埒天淵心空喜怒矣可爲褊衷者愧也 補

魏元忠惡郭霸 元忠疾霸往問嘗其糞喜曰甘可憂今苦無傷元忠惡之

本以賈權反以引惡故知小人諂諛之計

可媟妖后之美官雖柔正人之直道也覇
有虧于御史之體多矣 補
姑姪何如父子 李昭德言于后曰姑姪云云子猶有弑父况姪乎后矍然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
以情而論諷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
慮之善者也
唾面自乾 婁師德敎弟也
唾面不拭笑而受之貪砞隱忍奴婢之行
也當寵榮而以此爲完身保祚之策謬矣

○是時羅織紛紛而師德獨久爲將相以
功名終則此道勝也故士君子處世苟無
好勝之心殆不濟矣 補
綠珠怨 喬知之有妾名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此以寄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帶聞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綠珠石崇妾孫秀求弗得勸趙王倫誅崇綠珠死之
知之何其愚也以一女子故殄宗覆祀承
嗣罪不容誅知之亦可謂不審勢矣嗟嗟
碧玉不死于適武之時而死于閱詩之日
晩矣哉 補

姑姪與母子孰親 仁傑謂太宗云云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
是假此勸武后復唐室非舉此計武后立
世廟然其說也亦情也
蘇摸棱 時人謂蘇味道也
夫遇事但摸棱持兩端即有司不可况相
乎則何以格朝廷董百僚矣蓋味道文學
醞籍直詞林之俊非宰相才也此仁傑所
以獨薦柬之也 補

一姓薛悉留注官 昌宗弟昌儀爲洛令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幷狀賂之儀以狀授張錫錫偶失狀問儀儀恚志謂姓薛卽與之錫注薛姓六十餘人官
嗟乎張錫小人哉畏昌儀而不畏公法顧
一時之光榮而不顧萬世之非笑喪心甚
矣故銓衡之地當擇徐勉其人然後可幸
勿令張錫輩濫哉 補
仁傑薦張柬之等 謂姚元崇桓彥範敬暉也
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此仁傑之言也薦賢
爲唐非爲周也此仁傑之心也

張說許諡元忠諸張譖元忠嘗言太后老不若扶太子長久因下獄昌宗密引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許之及入謂爲昌宗所迫使誣證后卒貶元忠流說始許以證私賂誘之也終不之證公論激之也謂激于宋璟張廷珪劉知幾之言也雖然說亦可謂不遠復者矣

蓮花似六郎時人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乃蓮花云云不謂蓮花美于六郎而謂六郎美于蓮花再思謟昌宗至此可謂工于媚悅矣

楊再思身居相位而謟媚乃爾雖然此猶

未甚也他日因同休之戲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而再思不以爲醜桓彥範奏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自訴后問之再思謂昌宗合神丹有莫大之功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而再思反貶之嗟嗟寡廉鮮耻貪寵戀榮良心盡喪士節蕩然矣同休易之兄也　補

誅二張太子監國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誅易之昌宗太子監國

力去國害扶立朝綱仁傑薦賢爲國之心至是亦少遂矣

韋后與三思雙陸中宗點籌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振

三思國賊也不誅之而使戲于宮中韋后國毋也不正之而使狎于外戚且自旁點籌亦無人心甚矣此唐之所以再禍也

武攸緒固請還山以安車召之除太子賓客攸緒云云許之

諸武以天派張其凶焰而攸緒不緇其間謝官歸隱雲耕雨耨無異山農何其卓也今五王鋤亂應召而來太子賓客亦旣清

華矣彼見中宗不克自振武氏將復惡乃翩然而去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攸緒于是乎不可及矣　補

異日者勑禮官于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禮攸緒復至寵錫皆不受而親賢謁候寒温外不交一言嗟乎攸緒可謂得山林之體矣豈至爲松桂羞雲壑笑哉　補

殺五王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三思惡其居京師出之至是誣殺之

不聽梟與幽求之言果至于此君子于五

王方喜其誅乎二張即悲其死于三思也
噫虞淵之日忽焉以没惜哉
貶元忠爲務州尉宗楚客等誣元忠與太子通謀乃貶卒于涪陵道中
方元忠被召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妖后宣淫羣小肆行時事可知元忠當此際辭以爲薛蘿麋鹿之性難以復游世上策也不爾既見狎君密進忠謀遺榮而退其次也柰何急趨相位俛仰取容素節盡隳身亦不免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 補

和事天子崔琬與宗楚客爭辯上不窮問命兩人結爲兄弟和解之時人云云
嗚呼天子而被以和事之名則威權安在哉中宗爲一婦人所縛太阿不能自持幾與臣下無異矣此其小者也燕欽融上書言皇后淫亂及楚客圖危社稷宜奮雷霆徒怏怏亦何爲卒殞其身則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中宗是已 補
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員外官也言其員數之多無處可坐也
中宗幽逐時與后同病相憐及即位遂不禁見女之仁魁柄旁落羣妖充斥此何景象也中宗黯愚上不能格其母中不能制其妻而下不能馭其臣可爲千古醜矣 補
八風舞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此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八風五經掃地盡矣
夫監學清流宜簡如貞觀中孔穎達者居之可耳中宗愚昧葉靜能既以妖妄監于其先祝欽明復以諂媚叨于其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況欽明雅以儒學著名乎搖頭轉目何其喪厥良不自醜也 補

玄宗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功平韋氏之亂得立爲太子
歲寒知松栢初陸象先謂不可廢立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曰歲寒云云
士君子登朝當英英自樹不可以一時光榮託足邪徑遺千古非笑也方公主謀廢象先正氣嚴詞始無愧于衣冠蕭至忠輩何其不三思哉歲寒知松栢帝之言足爲烈士勸矣 補
宦官之盛自此始謂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
漢竇憲之誅鄭衆實預其謀和帝寵以封

爵遂爲東都不救之禍唐太平公主之黨
高力士亦出入其間玄宗畀以重任迄爲
唐室膏肓之疾其端甚微其禍甚大有天
下國家者可不鑑哉 尹起莘

姚崇十事要說 崇知上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 補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君子仕之之道也
玄宗但踐言于開元之前而不免食言于
天寶之後元之要說卒亦奚爲

伴食宰相 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云云

夫不肯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以從而
不顧國家安危是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
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
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亦罪人也以崇
賢智而懷慎與之同心夫何罪哉秦誓所
謂寔能容之懷慎之謂矣 司馬温公 補
嗟乎世之爭權賈重者寧少哉懷慎于是
乎加人一等矣他日卒家無餘蓄惟老蒼
頭自鬻以辦喪事然則懷慎豈容容以市
世利者乎 補

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楊瑒爲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餞之望其行塵謂官屬云云
仕爲行道計耳揚歷中外非所計也君子
于入爲京職者無然歆羨無然畔援

宋璟不與思勗交言 內侍楊思勗迎璟在塗不與交言益重之
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惟
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知賢矣 范氏 補

宋璟抑靈全之賞 以天子好武功故也

嗚呼崇不顧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兩人
何其識之遠防之豫也故唐三百年稱賢
輔良弼前則房杜後則姚宋有以也夫 補

吳兢直筆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曰此兢所爲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說後祈改數字不從
不自安者祈之欲改數字不徇請者書之
不易一字兢可謂古之良史矣

將相何憂寒餒 張嘉貞不營田產有勸之者嘉貞曰吾忝貴爲將相何憂寒餒云云此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世之人何言宰相郎以一邑令歸而田園樓閣之盛遂甲于閭里此適足以張巳之貪而益子孫之過何快也若嘉貞可爲師矣 補

貌瘦天下肥 左右謂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于昔何不逐之上乃云云

觀帝之言可謂深重休矣奈何自三月而相至十月而卽罷也帝嘗宴樂游獵謂左右曰韓休知否則帝蓋甚不便于休矣徒爲是言以釣采華名耳 補

音樂較勝負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云云

方念風俗之靡卽珠玉猶令焚鎖何爲酺宴之懽用音樂以較勝負鮮克有終不待開元以後見之矣

元德秀使人歌于蔿張九齡惟獻金鏡錄

同一較藝也德秀獨使歌于蔿同一獻鑑也九齡獨上金鏡錄二子與人可謂同而異矣

罷九齡相林甫

唐室治亂之幾分于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立仗馬 林甫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自古奸臣欲蔽主擅權未始不畏多口每每恣其齒焰以恐之雖然亦唐室之無人也自杜暹一鳴輒斥爲下邽令而言官遂噤口咋舌甘爲立仗之馬豈不羞哉 補

宰相以刑措受賞 大理寺獄鵲來巢百官以刑措表賀上賜林甫爵公

明皇三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誠謂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范氏 補

南面被王者服 制自今孔子云云贈弟子爲公侯伯

生前猶恐夫僭王猶夏者死後反安于僭王服冕乎恐尼父在天之靈不受此加封矣

風度得如九齡不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終愛重其人每薦士輒云云

風度得如九齡問之誠是也宰相旣有九

齡寵之奚可哉

納壽王妃（即楊太眞也）

夫惟禽獸無知以故父子聚麀在常人尚慚閨門況君人可風海宇

華山王氣所在（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可采上未知也適之言于上以問林甫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上謂爲愛己疎適之）

林甫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故當時搢紳往往墮于術中而不自覺盖奸人之尤也雖然偏聽獨任亦明皇之自障耳口蜜腹劒世之公論自在惜明皇不察也 補

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上與貴妃坐祿山先拜貴妃問之對云云）

祿山之言曰胡人先拜母而後恭父祿山之意曰胡人先孫后而後叛君不怒已矣況又悅乎

重關複壁如防大敵（林甫慮刺客也）

林甫久處鈞軸怨讐滿天下始虞刺客出入若防敵亦審矣顧能防于生前不能防于死後削爵剖棺穽不醜哉始以巳謳人而終爲人所謳祇遺千古之笑耳 補

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云云）

古之帝王有非飲食孝鬼神者有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食者非啻于自奉誠不敢暴殄天物荒棄政事也明皇以口腹之欲置使領之而又繁費乃爾欲免糲飯之乞得乎可爲後世奢侈者之戒 補

南詔兵敗以捷聞（楊國忠使李宓擊南詔全軍盡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

國忠隱其敗帝固不知也力士發其敗帝

尚不究乎（力士對上曰臣聞雲南數喪師何謂無憂上曰勿言朕徐思之）

壅蔽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其蔽如此而舉朝無一人言之亦足爲在位醜矣 補

蕃將代漢將（安祿山請從之）

蕃將盡更漢將燕王將奪唐王也

以祿山權位之極才力之雄其反必矣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姦謀盡露明皇猶然不悟卒之竄身失國詩曰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明皇之謂哉、補

祿山踞牀不拜 遣中使諭祿山進馬宜俟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

明皇旣知祿山必反柰何不備哉或曰祿山兵精備亦安所用之夫顏杲卿張巡之徒一郡一縣尚能倉卒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致堂胡氏 補

明皇幸蜀

因錯任夫賊羯致播遷于錦城聰不明也

悔何及焉

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爲出討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補

郭從謹言致亂 有老父云云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葦見素廷臣也言祿山懷異志不聽郭從謹野人也言祿山逞姦逆始悔豈廷臣不如野人之言能動上哉廷臣言時反未形野人言時禍已著嗚呼晚矣

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

旣去反胡之謀主 殺國忠也 又去反胡之禍根

二臣 玄禮力士 之功偉三軍之心快矣

賓友貴於宰相 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召之見于靈武上大喜欲以泌爲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上乃止

只與爲友弗與爲臣一則可以全其舊二則可以遂其高

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張巡謂令狐潮云云

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

馭軍守城已乎 范氏 補

雷海淸擲樂痛哭 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樂工雷海淸云云乃支解之

海淸不欲奏樂于祿山宴安民不欲鐫名于元祐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孰謂伶人賤工獨無恥明着衣冠者當自愧矣

以李泌爲侍謀元帥 上與泌出行軍軍士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以絕羣疑乃有此命

肅宗權授之李泌亦權受之所以杜絕三軍之疑共濟一時之艱也不可以常例論

肅宗 名亨玄宗太子也因祿山之亂乃即位于靈武

李豬兒殺祿山

起于人子之謀假于豬兒之手是故必有祿山之叛君始有慶緒之弒父也天道好還固應如是

狂胡反逆罪惡滔天曾不再期其子屠之不啻狗彘亂臣賊子盍亦以是少警哉 補

子儀自詣闕請貶

子儀敗績誠有罪矣令他人處此必歸過偏裨以自解而子儀乃獨以身任之豈不亭亭丈夫哉可為引功匿罪者愧 補

遣祭曲江 上皇思九齡之先見為潸泣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無甬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肥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于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于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忽其言不用至禍敗已形始翻然回思曩日之言分毫不爽然已無及矣何益哉 尹起莘 補

霽雲齧手示信 尹子奇圍睢陽巡使霽雲犯圍而出告急臨淮進明日睢陽人不食月餘大夫坐擁強兵不分災救患豈忠臣義士乎因云云坐中皆為泣下

嗚呼亦烈矣進明豈無人心何偃旗臥鼓坐視睢陽之急也遲疑巽愞忠義不立豈不屑乎 補

李泌五不可留 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蚤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所以不可留也

夫去讒遠色乃勸賢之首務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猶且殺之況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

尹子奇陷睢陽 張巡許遠死之

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守孤城抗方張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其勛偉矣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豈非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乎 補

他日追贈死節之士議者罪巡遠守城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噫謬矣向非李翰

上書寧不令忠臣義士抱寃寃之寃乎 補

思明殺慶緒

慶緒以人子殺祿山思明以裨將殺慶緒固天道之好還亦天心之厭亂也

裴冕臂可斷 李輔國諷冕等薦己冕曰吾臂可斷而宰相不可得輔國銜之

方輔國求爲宰相上誘于朝望未允嗚呼懦甚矣幸哉冕以衣冠名族不肯屈于閹尹英詞勁氣潛奪其魄不爾將遂相之耶嗚呼懦甚矣 補

肅宗于國輔以信而成畏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補

代宗 名豫肅宗太子也

盜殺李輔國 夜遣盜入其室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輔國脅天子遷上皇賊國毋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奈何盜殺之哉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投首溷厠其亦何利耶可爲小人稔惡之戒 眞西山補

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 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子儀輕騎見虜固忠信著亦料量審也

郇模獻三十字 一字爲一事如不切時請以席卷屍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臣子獻策匡時惟當用明言使人主聽不可假隱語令人主猜

以楊綰爲中書侍郎 綰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

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化之如此況

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此之謂也 范氏補

子儀成人之美者也 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 幹與寬則畏之者也 京兆尹黎幹騎從甚盛即日減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弘侈亟毁之 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非也謂子儀有惕感蹴踖之態非也 補

唐兵三變唐文三變

唐兵三變不如不變唐文三變不可不變

崔祐甫用親故（上謂祐甫人或謗卿所用多親故對曰平生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然其言）

能用識其才之親故固不失之私止用識其才之親故則亦失之狹

德宗　術士桑道茂言奉天有天子氣（築奉天城）

朱泚之反也（德宗幸）以道茂言修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亦曾有人言修梁州而全乎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止齋山）

播遷奉天已損天子威矣猶望天子氣乎

楊炎陷劉晏（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權歸方鎮不能足兵矣誅殺劉晏不能足食矣唐之不振有由然也

于定國歐陽修之父皆以治獄無冤後嗣貴顯以此類推活人之有善報明矣劉晏理財本非聖賢所予乃其救助生靈致增戶口百萬餘活人之功未有盛于此者況

楊炎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則其廉亦取禍之道夫何身既被戮後亦寢微天道安在哉　補

張涉薛邕以贓敗（上踐阼宦官親任朝士至是宦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贓至巨萬乃謂我曹濁亂天下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德宗其不明也哉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士皆貪何信小人之深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不封懿親夫以失于一人而不取于衆是以噎而廢食也　范氏補

杞欲起勢立威引裴延齡爲集賢學士親任之（盧杞貌陋色如藍有舌辯上悅之乃擢爲相杞陰狡欲云云）

林甫爲相輒引羅希奭盧杞爲相輒引裴延齡蓋欲同惡相濟也方以類聚往往而是

子儀窮奢極慾

此非子儀本心蓋託志在貪饕以示心無異圖耳非是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

臣而衆不嫌

括商錢稅間架

討田悅恐失一方地也、剝商架則失四方心矣、

借商稅屋之事起、京城內囂、大駕蒙塵矣、夫善用兵者先富其民、柰何暴斂之、惜德宗不能于陸贄之請、津津有味乎其言之也、贄謂罷間架等稅則人心不搖而邦本固上不能用 藤

李懷光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 解宋洪之圍

固不可以有功驕亦不可以失望叛、卒縊而死自取之也、

李晟復京城 晟僑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

始以忠義感激人心、繼以勇敢縱擊賊衆克復京城宜也、

晟行師一以忠義爲主、可爲順天哉、走懷光斬朱泚、再敗吐番、社稷賴之、何其偉也、厥後以張延賞姦計解兵柄、鳳翔隴右之功不終、識者恨之、然晟之幸也、瀟散七載一十五子、輝耀者四、晟之功名福祚殆子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豈不昌哉、 補

宦官典兵

愛護姦臣、姑息藩鎭、至是寵任宦官、則亡唐之事備矣、 湖南

醉人爲瑞 此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當是時也、惟以餓人爲常、故以醉人爲異、

李晟薦延賞 上命韓滉諭晟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薦之

延賞小人、不足責也、西平蓋兩失之矣、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好醜係於我之和不和、聞、夫豈不敢疑人主乎、他日延賞譏害、如初、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爲正也、 致堂胡氏 補

復趙光奇家 上畋於新店、入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詔令不信、兩稅外更有誅求、又和糴強取、遣至京師車推牛斃、愁苦如此、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民苦當今之弊、不獨光奇家、君華當今之

弊亦不獨復光奇家可也
自古所深患者上澤壅而不流下情鬱而不暢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以游畋至民家值光奇敢言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滌慮一新其政太平可冀矣今乃爾四海廣兆民衆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司馬溫公 補

君相不言命 泌謂盧杞殺楊炎擠顏眞卿于死地激李懷光使叛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謂炎以童子視朕亂乃術士豫請城奉天蓋天命也泌因云云
君道得而萬化行相道得而萬國理如此斯可以回天命也如此即所以造天命也若不修人事專委于天命焉則不可德宗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巳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逮政之不修也泌之論不亦正乎 范氏 補

喜鵲 竇參陰狡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云云
人也而喜鵲之以靈於報也參于是乎失相職矣李鄴侯知慮越人而舉參以代何哉是時忠謨深計焯焯可奇孰如陸贄也者泌豈其借不肯以形巳乎抑亦階于參權術中不及察耶 補

税茶 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
税茶之法前此未有德宗始創而行之後乃遂為不可易之制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于官矣 補

贊論諫皆本仁義可以為後世法 贊
因事納忠引君當道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史以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論諫本仁義諳練多學更純粹宣公奏議數卷論税事誠見纖悉便是經濟之實學

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庭 陽城
綸綍之言非可壞之物也天子之庭非慟哭之地也使上必欲相延齡既聞此言遂欲而姑行之嗟何數矣故城所為山人處

士疎野之態耳。致堂胡氏補

予謂城有待而爲者也。或以城登諫司七年于茲，況德宗時中外多事，何竟噤噤爾也。噫，亦不察甚矣。泌方相而贄不言，贄方相而城亦不言，非以已後進，嫌于爭能也。忠良在側，事皆爲之地也。今何時哉，贄且罷，延齡且相矣，尚可噤噤乎。讜論一發，陸免于死，裴不果相，自古處士之有益于國如城者，可多觀哉。補

宰相不能違拒中人 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降麻，鄭絪奏故事封王命相用白麻，上諭使之。請絪曰宰相云云，朕得卿言方悟耳。絪翰林學士也。

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信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是時苟有賢公卿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不用哉。致堂胡氏補

宮市 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每敕使出，沽漿賣餅家皆撤業閉門。

既云宮矣，豈宜市乎。噫，不可道也，言之醜也。○匹夫交易，償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恥，嘗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鑒乎。胡寅

陽城撫字心勞 城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

民國之所天也，固不可不撫字；稅國之所需也，亦不可不催科。輕重之得矣，偏廢之可乎。

王叔文死友 叔文善棊，出入東宮，以上太子不可諫宮市，大愛之，因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求速進者陸淳、柳宗元等爲死交。

既結爲死友，則當相勉曰：吾輩自今伊始，爲子死孝，爲臣死忠，無媿死友，斯可矣。顧乃謀議唱和，互相推獎，倜然自得，不拘程式，死友固如此乎。

憲宗 名純，順宗太子。

裴垍不私故人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乘間求京兆判司，曰：公才不稱此官。

其曰：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以此

杜不賢者倖進之門則可矣。又曰他日盲宰相有憐公者不妨得之。是又啟不賢者倖進之門。殆非也。

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南方旱饑宣慰使鄭敬等將行上曰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撥百姓則不計、鄭等宜識此意勿效云云○孟陽登進士學宏詞科、唐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使、視江淮財賦察諸路治否所至云云、名與大損焉）

既知潘運使之瘝官。盍罪潘運使以不職。徒知不罪。亦奚以爲。

紙後批制勑（李藩給事中制勑有不可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勑、堉薦藩有宰相器擢爲相）

堉賞論事諫官喜批勑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堉何以能爾、堉告憲宗以正心之言、則知堉之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矣。（胡氏補）

詔贖魏徵故第（李師道請以私財贖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

徵輔佐文皇有致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之聞也、（尹起莘補）

一裴均進銀器（均結中人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請却不從）

方以旱從兩人請絕進奉矣、甫一月而遂納均之貢何哉、蓋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病本不除、亦終于危亂而已矣

堯舜禹湯未嘗立碑、（吐突承璀領功德使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請學士撰文、上命絳爲之、絳言堯舜云云、推秦皇刻石高自稱述何法、上命曳倒碑樓）

姦邪小人、每以諂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摘其非、鮮不爲所移矣、憲宗既可承璀之請、聞絳言、卽毁之、豈非改過

不吝者哉。

李昱不可得（昱貸人錢不償許孟容收之曰期滿不足當死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非抑豪強何以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

孟容剛直、可謂無負厥任矣、長安豪貴縝紛、非執法何以肅清、憲宗不罪其違詔反崇奬之、亦可謂知君道者哉、

一天子自爲之謀（幽州有將譚忠言之田季安謂承璀討王承宗此乃云云）

天子之功在于用人而不自用、未聞必用家臣然後功出于已也、憲宗一將承璀而

天下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愼哉 范氏 補

李絳不進羨餘 上問絳故事皆進羨餘對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猶或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上喜其直而重之

朝廷貢賦自有定數安得額外羨餘凡進羨餘者非剝民以媚君則移正賦以欺君耳絳不進羨餘蓋得以正事君之道也 補

吉甫專爲悅媚如絳眞宰相也 吉甫言太平宜樂絳謂今法令不制河南北五十州犬戎腥羶近涇隴水旱時作倉廩空虛何謂太平上云云

太平宜爲樂吉甫幾一言而喪邦矣幸哉絳以憂危之說進也吉甫當是時宜引退而上亦不宜兩存之蓋隱忍恥辱重失富貴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惛惡亦人主宅心之謬哉 補

汗透御衣 時論治延英殿日旰暑甚云云宰相恐上倦請退上曰朕入宮中所處者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憲宗何其勤政乃爾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足爲中興之主豈不以此哉 補

李愬論用兵 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取吳房則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分其兵勢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

愬所論用兵智將皆能之其所不可能有二焉忌敵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成爭功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致讓蓋李晟仁義之將愬爲其子故家法流傳爾爾況愬之籌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補

上以栁泌知臺州刺史 皇甫鎛薦山人栁泌能合長生藥泌謂天臺多靈草上以泌云云諫官爭論奏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不從

漢武帝喜方士妻之以女憲宗喜方士爵之以官縱方士能爲人主致長生且不可況不能乎

上旣服金丹多躁怒由是變生近習身陷大禍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鑒哉 補

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云云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于是迎佛骨至京師

未聞前三十年佛骨開獲歲豐人安則知再三十年佛骨開無歲豐人安如此譸張

豈宜憑信

卽佛之生身尚不足敬信矧佛之死骨尤不可奉迎

裴度纂述憂勤機略 度纂蔡鄆用兵以來一云云請付史官帝弗許

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然則度毋乃降于諂乎曰非也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蔡鄆用兵度寔任之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且令上披閱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又以將順爲匡救也嗚呼英雄豪傑其所爲豈淺襟能測哉 補

上問玄宗先理而後亂 崔羣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

憲宗初年大有所爲晩節不終蓋亦先理而後亂者不自反卽是玄宗又何必問羣之對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憲宗不納羣言以斥皇甫鎛而反信鎛譖以罷羣豈不重可惜哉 補

穆宗 名恒憲宗太子

公權筆諫 上見公權書愛之曰卿書何能如是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

臣子因事納忠若公權可濾也 補

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爲之因以爲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于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乃云云

一元稹也昔以忤宦官貶而今以善宦官用何前後剌謬也稹爲御史與氣雄情不避權勢豈不亦賢人君子哉一經折挫遂儞不撓棲遲末路身辱名毀然則士君子安可啗一日之華貽千秋之醜也 補

韓愈宣慰成德 解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庭湊爲成德節度使

是行也無異眞卿偶得免死者幸耳觀愈詰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凜凜有生氣其孤忠勁節如此而世只以文士視之何哉 補

他日愈爲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安可犯也吁是又可想見愈在當時稜稜舉舉之風矣 補

柳公綽誅舞文吏 公綽過鄧縣判二吏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犯法法

亡竟誅舞文者

誅舞文吏當矣何竟不罪犯贓吏耶

太后手裂制書下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云云

太后何其明而熟於計哉乃其兄釗亦善

於持盈者也彼諸武當增羞地下矣 補

敬宗 名湛穆宗太子

劉棲楚請碎首玉堦諫上視朝之晏也尋擢爲起居舍人辭疾不拜

棲楚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訐直然所

謂惡聲遐布恐福祚之不長則可謂切中

寶曆之膏肓矣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 補

八關十六子鄭注李于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援其黨有張文新李續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傅會者又八人故號云云

欲向相公干須從關子過黨惡盤固私賄

肆行矣

今日膽落於溫御史溫造彈李祐違勅進馬祐云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云云

嘗讀韓子送溫造處士序而知造之賢茲

觀造劾李祐凜然風采乃見韓子取人不

謬也史臣斷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宵衣諷視朝稀晚二正服諷服御乖異三罷獻諷徵求玩好四納誨諷侮棄讜言五辨邪諷信任羣小六防微諷輕出游幸

帝以昏童失德假令有味乎六箴則無燭

滅之變矣 補

裴度失印左右白失中書印頃復白得之度皆不應人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契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人皆以印還嘉度之識量吾獨以印失咎

度之疏略

文宗 名涵穆宗第二子

劉蕡直言下第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歎服畏宦官不取蕡擯屈

見必可用之文置不敢取之列主考者固

畏禍矣當國者亦蔽賢也

予謂以裴韋爲蔽賢非也然則何以抑諫

官御史不令伸蕡哉蓋蕡之策一則譏及

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

韋所循循退拒而不敢當也雖然避遠小

嫌失于事會裴韋亦不得辭其責矣 補

卿不須爾 駙馬韋處仁着夾羅巾上曰卿門地清素此巾聽他貴戚爲之云云

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清約儉素終始不變非可與爲善者哉乃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傅周召遂使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豈不惜哉 致堂胡氏 補

一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 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從牛僧孺之議也德裕怨之

爲報舊日之私讐輒害新降之衆命僧孺之罪不容誅矣

牛李是非 維州之降司馬公光是僧孺而胡公寅乃非之

欲復朝廷之故地取之者是矣欲害德裕之新功卻之者非也

書曰來降者順辭也曰不受者逆辭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牛李是非之分也 補

太平無象 僧孺之言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柰何云無象耶

一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僧孺之言

是時閹寺脅君于內藩鎮陵慢于外師旅頻興杼柚空竭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哉 司馬公 補

杜牧罪言 謂不當位而言實有罪也

自以爲位卑而言高爲罪人以爲事備而言切爲患

治天下而先自治二帝三王不越是也杜牧之以伐魏次之但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事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

爲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 致堂胡氏 補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嘆云云

去河北賊必待三軍鏖戰去朝廷黨只用一言麾斥視難耶孰易耶

不察其人之公私賢不肖而徒托之太息譬不種不芒罪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補

甘露之變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是日韓約奏石榴夜有甘露上顧仇士良往視訓因召兵入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主事非其人秘謀非其計況事不密則害成而謀不臧則僨事訓注與上密謀誅宦官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剪除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流血禁塗積屍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惜哉

裴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二十餘年以功業論度固不如子儀之顯榮以心術論度則實同子儀之竭忠勳名著于社稷威望達于四夷二人不可優劣論也史贊補

受制家奴上謂周墀曰赧獻受制強諸侯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既知受制家奴盡使家奴受制權操威福者當如是耶

惜哉帝以赧獻自比泣下沾襟也假令宋申錫被誣之時反覆致思不墮小人計中朝廷事寧至爲訓注所壞爾嘗怪帝恥中不識人故志雖篤而事不成也徘徊眺致獨語嘆息或飲醇酒求醉嗚呼帝亦良可憫矣補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無嗣宦者仇士良等立之

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判云

中敏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出之其罪大矣補

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劉從諫病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子稹爲留後知兵司使德裕云云謂河朔習亂又久澤潞近處腹心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朝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人不復言

武宗任德裕猶憲宗之于裴度德裕爲李回猶裴度之于李愬此澤潞之功克繼乎淮蔡也然澤潞之功易而淮蔡之功難則何也元和之時藩鎮之積禍方酷會昌之日憲宗之餘烈尚存耳

築望仙觀於禁中書晉孝武立精舍內殿唐肅宗置道場三殿皆譏也神仙虛無之事不必遠求即憲宗以來觀

之蓋可睹矣使果可築室而來則漢武輩
康桂觀通天望臺與建章明光諸宮之作
豈不盛於武宗一望仙觀乎 周德恭補

宦者

仇士良教其徒固寵 士良致仕謂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不暇慮他事然後吾輩可得志勿使讀書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平日既用蠱君得幸之術於己去日又授
蠱君得幸之術于人士良狡黠無所不至
如此

宣宗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以皇太叔即位

有罪勿捨有闕勿補 上欲盡誅宦官令狐綯恐及無辜密奏云云
擅權之宦官豈能盡誅哉善處之方誠無
出此者令狐綯之策善矣然不面陳而
露諸奏牘爲宦者所竊由是南北司如水
火蓋未知易有不出戶庭之戒也 補

一處分語 上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俗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
宣宗抉擇細務鰲服羣下小過必罰而大
綱不舉譬廉刻之吏謹知簿書期會而不
知爲政豈人君之德哉 范氏補
帝精于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自是而
唐衰也 補

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讀之
既敬爲嘉言宜施爲善行可也止知敬而
不知施亦徒然耳

何處更求長生 迎軒轅集問長生可學對曰王者屏欲崇德自受福云云
集不言飛仙幻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
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而所對乃實

何其正也故道士多矣惟集與司馬承禎
則可謂爽爽者哉 補
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由唐而後所迎
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劉友益補

小太宗 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云
能納諫官之嘉言而不能去宦官之權幸
人以爲小太宗吾以爲小穆宗也

懿宗 名漼宣宗太子

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殺振中原 裘甫作亂浙東也

嗚呼唐室自此亡矣。甫雖爲王式破滅，而寵勛芝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是時懿僖失德未彰，禍已如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孼乘之，尙復何說之有、 尹起莘

一父子有殺迹功效 拾遺劉鄴言德裕父子云云，宜賜哀憫，贈以官從之 補

德裕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非他相比，而竄逐海表，以沒其身。劉鄴上言，是亦公論之不容泯也。○德裕栖筠孫吉甫子也。其功烈顯赫，過于祖父遠矣。其節操比之

亦有餘，使不溺於朋黨，則近配裴郭，遠追姚宋，粹乎唐室之眞才也。 史斷 補

敕使墓戶、 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爲觀察，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時人謂之云云

宣猷名挂縉紳，行汙市井，卽儼然列華膴，祗取笑當年，貽譏後代耳。敕使墓戶之誚，可爲結與援者儆也、 補

僖宗 名儇，懿宗太子

應擧須爲狀元 上謂優人曰，朕若應擊毬進士擧，須爲狀元。

是時民愁盜起，國家幾不支矣，而上自負乃爾，他日興元之竄，不趨狝兕之避，鷹犬何不以毬擊賊哉、 補

一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黃巢入關，恐責已，乃歸罪于攜，貶爲賓客分司，仰藥死

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兇于兆司，意媚寵可恃以安也，不知勢利合者勢傾則離，利盡則散，盧攜之事，可鑑矣。而交結匪人，酖於爵祿者，何其不知戒也。 致堂胡氏 補

一丈夫所感恩義 周岌降巢，監軍楊復光與飮，岌言及本朝，復光泣曰：丈夫

云云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臣賊乎。岌亦泣，因瀝酒爲盟

唐亡于宦者，而復光乃有討賊之功。觀其慷慨流涕，忠義激發，何壯也。終唐世書監軍七，惟楊復光以功書，張承業以忠書、 補

昭宗 名傑，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僖宗疾，宦者楊復恭立之

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 鄭綮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綮乃云云。累讓不獲，乃視事

既不昧于自知，又不難於自屈，世有不才倖進妄自尊大者，視鄭五又風斯下矣、

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
也又相卒植黨與以持之乃縈初相驚怪
固辭未幾致仕而去其進退何明也使世
之仕者人人如縈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
寵之患哉 尹起莘 補
一廢帝於少陽院鎖門鎔鐵錮之穴墻以通飲
食 仲尉劉季述也
既寘大臣於領表復錮大帝於幽居季述
罪蹈天惡貫盈未幾爲孫德昭誅之宜也

全忠以兵驅數百人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
内外 崔徹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剪其根禍終不已上從之遂云云
渠魁先殲脅從後治可也全忠盡殺之固
壯其誅及有罪亦病其濫及無辜
昭宣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弑昭宗矯詔立祝爲帝
一天祐二年
昭宣即位未嘗改元仍稱先帝年號此朱
全忠意也以見巳總攬朝綱嗣君特擁位
而巳

一鴟梟 李振自亦至洛朝臣寘逐時人云云
士君子順時安命故奉身無闕而名譽全
振之不第非天哉於裴樞獨孤損等何尤
而白馬之禍乃助其凶焰宜有鴟梟之誚
也嗚呼壯士失職而志不平可以戒矣 補
一司空圖陽爲番笏失儀 柳璨以詔徵圖懼入見云云遂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汚惟圖而巳其猶在韓偓之
右乎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
瓊周毖之所難也 致堂胡氏 補

五代紀 梁唐晉漢周
後梁太祖 名溫姓朱氏初從黃巢爲盜既降唐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移唐祚
一晉王境內大治 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
既發政施仁不失民望且取威定伯不失
事機此所以爲李亞子此所以爲唐莊宗
後唐莊宗 名存勗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仕唐賜姓李氏
李天下 寵信伶人或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
幼年甚銳晚節不終不喜崇高謂唐天子
却好俳優謂李天下卒弑于伶人有由然

也、

明宗 本胡人爲晉王李克用養子名嗣源及莊宗遇弑諸將立以爲帝

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 馮道言訓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情狀云云人主不可不知

曉霜未釋忍饑扶犂凍皴不可忍則燎火以自温此始耕之苦也燠寒將炎晨興以出傴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温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此立苗之苦也暑日如金田水如沸耘耔是力根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傴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栗懼人畜之殘傷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散雨寒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 眞西山補

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唐主每夕焚香祝天云云

明宗美意求於漢唐之闕蓋亦賢主也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黙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致堂胡氏補

寘其名于琉璃瓶以箸挾之 唐主從珂卜相以盧文紀崔居儉數唐主不能決乃云云焚香祝天首得文紀遂以爲相

覆名于金甌令人猜如此立相固從公是矣寘名于磁甕用箸挾如此立相亦無私心也

後晉高祖 名敬瑭姓石氏明宗壻也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滅唐

割幽薊十六州以與契丹

欲成功也稱臣于契丹而借兵財旣成功也致謝于契丹而與幽薊壞中國之名分裂中國之地方敬瑭維翰之罪大矣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桑維翰之刱謀罪更甚於敬瑭矣富貴榮華才踰十年而身誅家滅豈非人臣導君事夷狄者之戒哉 補

後漢高祖 名暠姓劉氏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乃卽位晉陽

惡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未忍改晉又惡云云

既不肯稱名號又不肯改元年當五季擾奪之秋似此推讓吾見亦罕矣

創開運者誠有恨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處斥之可也　補

一非新天子救民之意 議率民財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云云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從之中外大悅

李夫人之識遠矣知遠所以少延中國之正氣皆一諫力也澶州之變先是夫人亦謂此事不可輕發惜承祐之不用耳　補

後周太祖 姓郭名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馮道嘗著長樂老敘 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歷仕梁唐晉漢蓋喪禮義廉耻朝爲讐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方且自述長樂狀自著長樂敘由君子觀之長辱長戚且不暇尚何長樂之有

夫道以一人之身歷四姓事十君何其寡廉鮮耻竊位素餐哉或曰遭時之否遠害全身道亦智矣夫君子有殺身以成仁故遠害全身之說乃姦人之利器也　補

世宗 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子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太祖崩乃卽位

王朴獻策 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王朴乃獻策上納之

幾有世宗之虛懷卽有王朴之議論有是君有是臣宜有是政矣然時當叔季氣運將終人事難挽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閱皮笠有斂跡者斬之 宋太祖也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卽今日督戰有方知他日削平有道

天子以治天下爲務 世宗召陳摶問飛升黃白之術對云云遣還山

飛升黃白之罔何其陋也摶以治天下對蓋發其端矣惜哉世宗之不能造膝而請令其說未竟也　補

史談補卷之四終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今月始徵哉雖曰天命蓋亦繇人謀焉 補

陳橋兵變 夜五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直逼寢所扶出聽事

夫身上何以遽有黃袍而袖中何以遽有禪詔乎豈其神輸而鬼運之哉 太祖 弟兄定謀趙普借力虛張資漢之師密誘陳橋之變至譬諸將以事理見范質而流涕則英雄欺人計覆其非耳再覯杜太后素有大志之語而謂太祖先不與謀恐亦難以誑三尺之童也 補

韓通死節 通聞變遽歸謀率衆禦之爲軍校王彥昇所害并其妻子

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千載之下通有餘華矣王溥范質魏仁浦不立周庭食周粟哉浮沉取容無所愧悔即揚揚列在樞要如泉下人矣 補

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 令文臣分撰餘贊蒙屢臨幸焉

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自是以後儒道稍稍振起迨關閩濂洛之闡而文運大亨矣 周德莽 補

杜后遺命 后疾革召普入受遺命使太祖兄弟相傳普就榻前誓藏之金匱

或謂皇太后遺命知社稷之至計愚謂皇太后遺命啟紛遞之爭端 講義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曹向孟之賢始于此

杯酒釋兵權 罷石守信等典禁兵從趙普之議也

典禁衛兵亦安可無人在御得其道而已因咽者可廢食乎

太祖所以能收其權政孟子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

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召變哉（呂氏中）補

趙韓王仁者之功（謂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也）

朱文公取趙普與孔子許管仲意同孔子有激于東遷之變故不得已而仁管仲之功朱子有激于藩鎮之變故不得已而仁趙普之功皆聖賢取節微意也 補

置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爲之所以分宰權也）

既以通判分將權於外復以參政分相權於內則天下之政出於一矣

普恥溺勢利豈肯自分其權蓋禁衛方鎮普已導帝處之則還而及於普矣雖然普於策國爲忠而帝於待勛臣爲售權不羣操功不絕後何其休哉 補

掰裘帽賜全斌（命王全斌等伐蜀時大雪乃云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

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五代之主有術籠威刼之耳宜其不能混一也哉 補

宰相須用讀書人（太祖見蜀宮人鏡背識乾德四年鑄詳之示宰相皆不能對召竇儀問之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嘆曰宰相云云）

宰相不用讀書人固不可徒用讀書人亦不可皐夔稷契讀何書古今論相者推焉亦有讀書不識字者則將焉用彼相矣

曹彬薦沈義倫（以帝問官吏善否也）

彬自蜀歸橐中惟圖書數卷倫自蜀歸亦爾彬行師不妄戮一人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蓋慈仁扇物

而清素褆躬兩人固已德契之矣然則彬之此薦豈非惟賢知賢哉 補

自今舉人凡關世祿之家令中書覆試（陶穀子邴名在進士第六太祖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覆第因下詔云）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世祿之家則亦有然者是故覈實則得賢覆試則袪弊

劉温叟清介（光義爲開封尹嘗遣吏齎錢送温叟貯之西舍令吏封識乃去明年端午送角黍紈扇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告光義曰我送不受況他人乎因輦鑪）

光義曰我爲君之飢也送猶不受君子曰
尹能達之君也送故不受是故伯夷之清
無意溫叟之清有意
溫叟歷仕唐晉漢周而又入臣於宋與時
浮沉諂媚各姓詎謂好古執禮方正清介
乃斯流乎 補

戒公主用翠羽 恐人相效價高逐利傷生也
風天下以儉自至近始節天下之財自小
物始

鼎鐺猶有耳 雷德驤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見帝言之辭氣俱厲上怒叱之曰鼎鐺云云汝不聞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出謫爲商州司戶
丞相未必無過亦當察也人言未必盡非
不當拒也

太祖奇張洎 太祖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臣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奇之以爲太子中允洎唐主李煜臣
初勸煜勿降既而不能死犬吠非主之對
徒以辯舌僥倖獲免耳不知洎他日何以
見陳喬於地下 初二人約同死社稷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先是遂以使相許彬及克唐帝曰本欲授卿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云云
太祖素以誠信馭下而此舉爲食言曹彬
素以清謹知名而退語爲失言雖然使相
之惜愈於濫高濫賞而莫之繼得錢厭足
賢於韓信觖望而不能終者遠矣 鄭景望補

子孫乞丐 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歿未久子孫云云謂彬不妄殺翰屠江州也
嗚呼天道好還理無不復故白起之殺杜
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江
州之慘寧不報于此哉夫主上方諄諄戒
妄殺翰何所迫乃爾宜不能昌阜其後矣
爲將者戒之 補

太宗 名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封晉王太祖崩遂登大寶
得張齊賢留相太宗 太祖幸洛還謂帝曰幸西都惟得云云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亦在選中
太祖待太宗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得賢
而不自用乃命他日收之非其存心至公
量宏天地疇克若是三代而降以生民爲

念有天下而不與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趙普渝金匱之盟（普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出守河陽。又爵罷相之志患得也。渝盟金匱用堅復相之心患失也。○知太后遺命之非。于時亦奚奉與約。知太祖傳位之誤。于時亦奚奉詔。是故遇太后則順太后。遇太祖則順太祖。遇太宗則順太宗。普其以順為正者哉。

君臣始終兩全（宋琪云臣昨聞普言今復聞宣諭君臣云云）

太宗始終全趙普。獨不可始終全骨肉乎。趙普始終全太宗。獨不可始終全藝祖乎。

呂蒙正雅量（以不聞言此子亦參政之人也）

知其人而置不校乃雅量也。知其人而恐不忘非雅量也。雖然托為不聞。亦出人幾頭地矣。

太宗深惜李穆（聞穆卒哭曰國之良臣遽爾淪沒非穆不幸乃朕不幸也）

是月也。廷美卒。帝聞之愸然。尋聞穆。慶既臨其喪。又泣謂左右。何忍於弟而戚於臣耶。可以見太宗之用情矣。

賞花賦詩（宴群臣于後苑）

觀其言曰。四方無事。以天下舉安為樂。究其心曰。一門無事。以天下獨得為樂（府金匱預名者漸次除治矣）

元佐縱酒被廢（元佐帝長子廷美遷房州嘗力救廷美死遂發狂疾至是以重九日宴諸王不與因發忿被酒夜焚宮廢之）

元佐之廢豈其罪哉。皆太宗不孝不友不慈所以致之也。使太宗能念昭憲之顧命兮恐處弟處子若是哉。趙普逢君之惡。其流毒一至于此。可惡也已（張時泰補）

火光中有旗幟（契丹遣見意謂幷師至號而北走齊賢大破之）

齊賢之列幟與列燭之增竈也。臨機應變而能臨敵取勝。其智者乎（張時泰補）

貸江州義門陳兢粟（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

弟與子姪四五人且不相容。況七百口耶。粟固貸矣。賴亦厚矣。

公藝之同居忍也。陳兢之同居公也。忍則

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治家之
良法備矣 周德恭 補

半部論語 普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論語全書廣大悉備固可用之以創業亦
可用之以守成二之則不是
予謂徽獨二之則不是也普於孔子之道
茫乎未之知也陳橋之事普實預謀臣事
君以忠乎為政而存患得患失之心仁者
不憂乎受瓜子金市秦隴木君子喻於義
乎廷美盧多遜之獄大為太宗之累以直
報怨惟孝友於兄弟乎蓋謀以策國之功
或優而鏡以為相之道全未也 補

捲簾審視然後拜 太子垂簾引見宰臣呂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云云
於此可見呂端大事果不糊塗於此可擬
呂端小事必不糊塗
儲貳之建決于寇準之一言大漸之嗣弭
於呂端之持正不然王繼恩李昌齡之策
果行寧不踵沙丘之後塵乎 補

眞宗 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襄王改封壽王尋立為皇太子

引燭焚詔 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云云附奏不可事遂寢
事將出決於極諫碎首者嘗聞之矣事已
出敢於力阻壞麻者未之見也雖然亦沆
德望有以鎮之也宜為景德前賢相稱首

沆無密啟 帝曰人皆云云卿何獨無曰人臣有密啟非讒即佞臣惡之敢效尤
魏相去副封李沆無密啟蓋所言公公言
之固宜如是

陳恕不答錢穀之問 帝初即位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陳平不答錢穀之問不能答也失臣職也
陳恕不答錢穀之問不可答也養君德也
比而同之可乎

論

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
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然後知陳晉公
之為慮遠也 補

田錫直臣 錫慕魏徵李絳為人居諫署晝言不諱封疏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及卒帝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哉

世號陽城爲直諫然激于呂黎之論若錫無所爲而爲賢于城多矣使負宗加以美謚錄其子孫庶忠臣義士仰之而與正五鬼之奸邪黜青苗之阿黨誅豐亨豫大之亂臣矣惟不旌之於前故繼嚮者黯耳負宗於是乎失鼓舞英雄之道也 補

契丹請盟

契丹請盟於我勝在我也擊之使隻輪不返可也恐之使俯首稱臣可也顧有歲幣之議厥後屢暦之悔靖康之禍則歲幣以爲階也

飲博歌讙懽呼 帝使覘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云云帝曰吾復何憂

謝安以奕棋而敗符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使晉武宋眞不狃於目前期克永世則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懽呼之際豈致篡竊相仍子姓被俘哉此兩君之失一也 張時泰 補

如此可保百年無事 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

寇公此計見徇國之忠任事之勇慮遠之智當時能從其策則仁宗之世不俟金帛之增高宗之世亦無南渡之困矣 補

南朝爲兄北朝爲弟 若舍兵歸自是南北弭兵成準之力也

和議已非上策矣況兄弟呼之乎使當時無諸準幸兵以自取重則準豈肯從哉

此酒極佳 帝勸王旦尊酒云云歸與妻孥共之發封皆美珠旦自此不敢有異議

與珠者籍臣之口受珠者從君之欲胥失

之矣

天書之誘王欽若淺之乎其爲夫矣文正豈不亦賢者哉何竟昏於利也一時君臣若病狂然雖孫奭天何言豈有書之說明白剴切猶不足破其迷也 補

北門鎖鑰 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非準不可云云

不顯本朝君相之失且杜胡虜窺伺之心此豈好剛使氣者所能然哉

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此寇公所以起虜使敬畏之心也與夫兵薄城下閉門束手修齋誦經者霄淵矣 補

賜林和靖粟帛 通[illegible]好古不仕[illegible]結廬西湖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天書封禪之日舉朝若狂逋蓋心竊笑之矣觀其臨終詩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豈自高其行哉蓋令天下後世知宋事之非耳逋之識見若此可以愧死旦準諸公矣 補

彭年必亂國政 張齊賢謂陳彭年在位云云人服其知人

彭年以詞章遭遇天子久居翰林清秘人譽其官銜爲一條冰然諂附王欽若丁謂人譏其性行爲九尾狐嗚呼此譽之榮不足以雪此譏之醜矣 丁未補

未嘗有南人當國者 旦不欲帝相欽若故云臣見祖宗朝云云

謂南人不可當相是矣謂南人不可當國非也

且自咎不諫天書之失 旦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云云

與其死後削髮披緇以斂孰若生前明目張膽以言

何久不見寇準 帝嘗[illegible]左右[illegible]何久不見[illegible]莫敢對

既出何久不見寇準之語當究何久不見寇準之由

嗚呼李文靖之言驗矣寇公寧無悔哉 補

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京師之謠也

人君用舍不協輿情天下歌謠自有公道

王曾計除丁謂 曾言謂包藏禍心令雷允恭移皇堂於絕地

人臣之功能攘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權姦者爲可嘉蓋攘除寇盜不過平定一方誅戮權姦實能廓清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尤有功於社稷也 筆斷補

仁宗 名禎眞宗第六子也

枯竹盡生笋 準歸葬道出荊南公安人設祭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云云

孝如孟宗冬竹亦生笋忠如寇準枯竹亦生笋是故忠孝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時人目為五鬼 帝謂欽若久在相府觀其所為具姦邪也嘗對曰欽若輿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云云

夫姦人蠅聚蚊附自以為内府山川外欺月旦矣然而誠則必形惡不能掩是故五人交通不踪跡詭秘哉而何五鬼之謠貽千秋之笑也 補

范仲淹請太后還政 不報

婦人終無專制之義長君蚤收繼世之權仲淹之請是為得之

育王子於宮中 宗實太宗曾孫商王元份孫江陵節度使允讓子也

立巳之子為太子見民擁道猶不得育人之子於深宮命后撫鞠以嗣位仁宗賢於太宗遠矣

平生志不在溫飽 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吾平生云云

曾諫眞宗信符瑞又諫玉清昭應之建旣仁宗初立正色危言復使仁宗君德日就而莊獻亦全令名寔茂兩朝匡正之功矣蓋曾不以溫飽為懐而惟以安社稷為悦眞古大臣之流也 補

韓琦薦范仲淹 琦使蜀歸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任之

自仲淹上百官圖又獻四論為夷簡所嫉而余靖尹洙歐陽修俱以救得罪一時朝紳率避形踪不敢薦乃琦獨慷慨言之識者謂魏公剛氣所生今觀薦仲淹方剛寔其然矣 四論一帝王好尚二選賢任能三近名四推委大臣執議行時弊 補

胸中數萬甲兵 敵人相戒小范老子云云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有形之甲兵可防無形之甲兵難測敵人

相戒無犯延州蓋以此耳

宰相兼樞密 乞兼樞密院或所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

分軍民為二體則文武為兩途政出多門信有如張方平所言者是故宰相兼樞密此朝廷不易之定制

富弼却割地却求婚却獻納二字

其理直其氣壯其辯雄弼可謂出使能專對矣人皆謂其出於博洽多聞吾則謂其本於忠肝義膽

忠臣愛國之心無所不至納字尚不肯輕與況土地人民乎彼以和議誤君以割地辱君屈膝稱臣以詔諭江南爲名者當愧死無地矣 補

○昔盧杞陷顏眞卿君子每致恨焉夷簡何心踵其故智哉眞卿死於希烈鄭公不死於契丹事雖不同忠義則一也若夷簡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開朋黨之害而今又陷鄭公其罪豈減於盧杞哉 張時泰 補

天下稱爲韓范 謂琦與仲淹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德望者必有威名易曰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韓范以之 補

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 以宣撫使不受副使 固辭不拜已而帝云云

嗚呼鄭公之謙何其篤至也授以翰林學士辭之授以樞密副使再辭之其視他人僥倖尺寸之功不勝嘵嘵者相去何如哉儻所謂謙謙君子卑以自牧非耶至云使天下知和未可保守不敢懈計益淵矣 補

剪鬚賜夷簡 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

唐太宗不可剪鬚賜佐武后之世勣宋仁宗不可剪鬚賜傾富弼之夷簡○

朋黨論

同類曰朋阿比曰黨朋可以諭君子黨可以諭小人修混而論之非也

王素論應天不以誠 旱甚素請禱於郊帝問日太史言月二日雨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今知其不雨旦雨而禱應天不以誠乃詔即日禱雨

王旦受美珠之賂而釀成天書之禍相業

不光矣乃有骨鯁之子使仁宗處致禱雨之應可謂能蓋父愆者乎 補

是時旱乂仁宗納素言禱於太乙日甚熾塵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而雨天人感應若是之速而人主乃有忽天變不畏豈不愚哉 補

韓琦四策 謂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繕甲兵營洛都密定討伐之計

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慶曆禦戎此爲上策

直毅動天下士君子稱貞御史必曰唐子方

不畏戚畹張堯佐也不畏宰執文彥博也自昔言直

毅固動當時自今言直毅亦風後世

介罪黜英州士大夫以詩送者彬彬行色

豈不華哉讀李時中詩至並游英俊顏何

厚未死姦諛骨已寒想于方亦自吐氣矣

公道昭如天日而人猶巧媚喪節何也 補

會靈觀災

開寶寺塔災矣玉清昭應宮災矣至是會

靈觀亦災乃知人爲不善天必厭之人君

豈可妄有所夠立乎初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不受

仁宗碎通天犀和藥救京師疫

嗚呼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大哉王言煌

煌乎父母天下之襟也人主常存是心太

和豈不烝於宇宙間哉 補

鐵面御史京師人目趙抃云云

是時正人端士紛然引避而抃正色立朝

不畏權倖卒今吳充韓絳吳中復歐陽修

輩居者弗去行者俱來羣陽並進而衆陰

潛銷則都人士毅稱凜然夫豈無當乎 補

人情賢於夢卜謝彥博入相士大夫相賀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賀

九重登鴻碩之臣四海受清和之福此朝

紳所以快也故命相之道斷諸夢卜者虛

鏡諸人情者實仁宗以爲此賢於彼信夫

彥博薦唐介吳中復請召還介彥博因言曰介言臣事多中臣病請如奏

人固以彥博爲有容吾尤以彥博爲服義

狄青不妄認遠祖青謂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吁青之見高矣昔郭崇韜既貴而拜子儀

之墓何其不知耻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青其有見於此哉 補

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

黃河不易清包老不易笑又何關節之到

之有相通出入以構賄賂爲關節又造請權要爲關節

歐陽修裁抑時文復古體顧收忠孝狀元見本傳

欲復渾厚文體顧收忠孝狀元使主司皆

末叔如則鸞鳳杞梓皆出其門矣、

王安石上萬言書、安石變法已於此書見之矣、

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識者於此三致意焉、呂東萊　補

三劄五規、司馬光上三劄、一君德、一御臣、三揀軍、又進五規、一保業、一惜時、三遠謀、四謹微、五務實、帝深納之、

平日所爲事事皆可以對人言、今日所陳色色皆可以輔君德、

仁宗白璧微瑕、新安胡氏斷指慶郭后事也、

君有諍臣則身不陷於不義、廢后雖仁宗之失、而搆成此事、實出夷簡、故吾不罪仁宗而罪夷簡、　補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立爲皇太子、更名宗實、今即位

韓琦語太后還政、撤簾、猶於御屏見太后衣

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搢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蓋其德量足以聳服羣心、而其知智又足以經緯萬變、此所以能正英宗之始也、在眞宗初則有呂端、在仁宗初則有王曾、安國家定社稷、卓卓乎名臣也哉、補

韓琦召守忠立貶、內侍任守忠前欲援立昏亂、數起、及帝疾、又交搆兩宮、至是光、諫等劾之、帝納、翌日琦出空頭勅一道、命參政事堂召至、取勅塡與之、

謀不密則害成、事少緩則中變、去權姦之術無出於此、

議濮王典禮、集議不一、權宜罷之、

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正之曰、以濮王爲皇伯、則極尊崇之道、以仁宗爲皇考、則無嫌貳之失、○英宗雖濮王所生、而仁宗育之宮中數年、又立爲皇太子一年、則父子之名既定、而所生之考固當在仁宗而不在濮王明矣、當時韓歐大臣偏執私見、乃欲稱濮王爲考、質諸禮經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之說、實相背戾、宜一時臺省諸臣爭起攻詰、斥其爲亂倫廢禮也、此吾得之黃氏云、

文章名冠天下

喜永叔有定策之功，惜英宗無信任之意，是故不使事業之名冠天下，徒使文章之名冠天下。

琴鶴自隨帝謂抃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僅用琴鶴自隨，固爲簡易，併去琴鶴不隨，尤爲簡易，責備賢者似宜如是。

是時庸人孺子論嚴察者皆云包龍圖，論廉介者皆云趙清獻，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乎。夫嚴察則多苛刻，而包乃寬猛相因，廉介則多矯激，而趙乃忠厚，是尚此兩公所以爽爽人區卓不可企也。

補

杜鵑鳴於洛陽邵雍居洛聞之

南方地氣從此至矣，南人用事從此兆矣，天下多事從此始矣。

神宗諱頊英宗長子也

安石行新法

新法之行，天下後世攻之不少貸，至或詆爲奸邪，愚謂安石狥其學術之偏，以成誤國之禍，信有罪矣，然謂之奸邪則過，彼意蓋以欲行王政，當先致富強，宋之中葉猗靡耗竭，兵衛寡弱，不足有爲，於是以其所學於古而施於政，凡可富國強兵無不爲。行青苗法，則曰先王權制兼併，均濟貧乏之意也，行免役法，則曰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意也，行保甲法，則曰先王寓兵於農意也，不度時，不謀衆，斷乎自信不疑，及羣議譁然，堅執弗變，老成者斥，巧佞者進，卒之羣奸肆毒，禍流海内，罪何可辭，第原其初心，則欲行王政，致富強，非欲殘民生，如商鞅、桑弘羊、宇文融之所爲也，比而同之，豈萬世公論哉。或曰，安石所立，皆本於周禮，其禍如此，周禮不可行乎，曰否，周公之法無不善，因時制宜存乎人耳，先王知法不可恃，乃敷求哲人以守其法，故青苗之法，李參行之陝西而民便，王廣淵行之陝西而民亦便，使奉法者皆如其人，安

知終不可行哉安石不知擇人徒欲恃法以治是知良方可以療病而不知非良醫不能用方也 何栻

安石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安石之才雖高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未明未能者自火而以已明已能者自多毅然自信不回此其所坐之弊也 吳臨川

君實亦爲是言耶 君實者謂溫公今日所言何事耶誨曰譚中譚文乃新參也光愕然以衆喜得人參何論之誨云云乃上疏論其十罪

學士非不知安石特驗中丞耳中丞非不知學士特甚安石耳

呂誨三黜 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今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直道雖難容正論殊可尚君子謂寧爲三黜諫官不爲三旨宰相 王珪

誨端之孫也三登諫垣皆奢其職此豈經經有類沽名者乎亦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矣誨其有光厥祖哉 補

葉祖治以附會新法擢首選 言祖宗政多苟簡今當革而新之

新法之行不惟壞取民之法抑且壞取士之法

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不如前求若呂蒙正王曾輩戞戞乎難哉安石之罪大矣 補

常平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公之心苟可利民無不曲爲盡制豈肯與民爭尺寸乎以收息爲公遺法援經飾姦其誣聖甚矣 補

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

新法不便民固敢怒不敢言矣若夫國老言之諫院言之內而宮壼言之卑而監門言之附新言便者止李定鄧綰蔡確二三其人耳猶火於言不便者意神宗固不能以事之利害決是非矣獨不能以言之多寡決是非耶○安石爲周官誤不善稽古也神宗爲安石誤不善任人也

熙寧三舍人 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制封還詞頭書詔諭數四頌等堅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云云

舍人之職所以選考天下吏之殿最而爲進退者斂求等執法不徇君之請可無愧舍人之職矣 補

楊繪言羣臣未老求去 繪言老成人不可不惜指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也安石聞而惡之

用變法之一新進去諳事之諸老成二者相較所得孰多

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子雱之言也

徙木以行新令非令也嚇人以行新法非法也

安石以臨川䫻鼠而壞宋人之國當時羣賢一網打盡然未甚酷也又有王雱一猰豎出焉幸宋祚未克告終而雱也早殞厥軀不然則朝紳不免誅戮之慘矣 補

鮮于侁三難 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立青苗之法者不顧取亦與行青苗之法者必願取始與則法行而皆無所損矣宜君實有安得如侁者布列天下之嘆

唐坰力劾安石 坰六七十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

面斥安石之非語侵安石之黨理直則氣壯義正則詞嚴君子韙之

坰於安石始則附之以自售終則劾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勸改過也 補

著太極圖 周敦頤云云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發太極之蘊

闡理學之獨見者固在神宗之世行曲學之偏見者亦在神宗之世惜所尚非也

鄭俠上流民圖 俠監安上門所見繪圖以獻

屢進民不便之賦不能聳動上聽及繪民極苦之圖始能感動上心君子喜其晢明而悲其終晦也

時大旱命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間之歡呼相賀是日大雨 遠近沾洽

新法未罷則旱新法一罷卽雨天不願民之困於新法也如此安石方執拗謂天變不足畏何耶 補

安國屢以新法之弊諫安石 安石之兄

賢人之生不係世類固有其兄之執拗郎

有其弟之明達、

須安石三經新義、（安石以所謂詩書周禮三經進用以取士傳士悉服）

別立取民之法曰新法別立取士之義曰

新義法義皆新舊章盡壞矣安石何敢於

作聰明乃爾經曰非聖無法罪可勝誅哉、

新法固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爾答門生故友）

制而用之固存乎法變而通之則存乎人、

康節有得於易者如此、

曾公亮薦士多得其人（王安石亦公亮所薦）

史謂公亮薦士多得天下之賢予謂公亮

薦士多貽天下之害、

公亮欲排韓琦故薦安石可大用及爲政

天下皆非青苗法不便而公亮默無一言

故亂宋之國事非安石乃公亮也　補

前代未有此書（光上資治通鑑帝論輔臣曰前代未有云云過荀悅漢紀遠矣）

神宗置光於散地而俾其修資治通鑑自

爲之序棄俗於未髦之年而及其卒乃求

所爲五代史意謂兩人能以文章自表見

經國實用非其所贍吾得安石焉足矣嗚

呼愚哉、　補

不可泥三年無改於父之說（光言新法之弊不可云云）

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賜濟幾則

無及改之乃所以爲孝而其時朝議囂囂

以三年無改爲證何其迂哉非溫公毅然

獨斷則王呂之禍不知底止矣、

自愧不能以誠意感上（顥嘗曰新法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

能云云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

嗚呼天下事豈可以口舌爭哉爭之而不

勝我必欲以正論而破彼之非彼亦必欲

以巧計而沮我之是此新法之所以行也

蓋安石初心不過欲立一代功張千秋譽

耳卒以姦而濟其激則諸君子有以驅之

歟明道非罪安石皇皇乎仁者之襟哉、　補

哲宗（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

中國相司馬（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勿輕生事開邊隙）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故中國相司馬朝廷之勢尊夷狄之氣奪矣

哲宗罷蔡確相司馬光初政郎卓然可術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有焉 補

蔡京希司馬光意（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時病其太迫京獨如約）

元豐末大臣議立君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及司馬光秉政即復差役法以致光喜夫附確其所習附光其所勉習爲小人其惡濟勉從君子其惡掩此京之至姦所以卒能傾宋也 史斷

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溫公自言吾無過人者但云云） 補

趙清獻公有所事也無不可對天告司馬溫公有所爲也無不可對人言皆能謹獨者也天德王道俱由此出

徹金蓮燭送歸（軾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云云）

如兼爲開導之益送則可果專爲文章之奇送則不可（奇才ミ）

劉摯論人才（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

摯於人倫之鑑精矣當時進退士大夫摯握其柄庶幾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上何太后迷於楊畏鄭雍之說罷知鄆州豈天未欲宋之治平乎 補

程頤議坐講之禮

人臣經筵坐講非欲自爲尊大蓋使人主崇師重傅尊德樂道耳此固祖宗之故事然亦開導之常禮故曰人臣不以奔走承順爲恭而以陳善閉邪爲敬

軾嫉頤頤怨軾

東坡嫉伊川信有之伊川怨東坡恐未也何也東坡以文章自高則於用古者必見忌也伊川以道德自任則於無道者必不校也吾恐伊川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故著之

洛黨蜀黨朔黨（洛黨以頤爲首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軾爲首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輔者尤衆呂大防[illegible]黨范祖禹不立黨）

譬之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是非有在矣、劉末新

舍則相師、過則相規、人臣之道也、人臣如是自不立黨矣、建極以戒朋之淫、尚中以致朋之亡、人君之道也、人君如是自可無黨矣、

嗚呼、彼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爲己任、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而亦視其徒爲之、而不救正、何哉、丘瓊山 補

蘇軾諫調停 自司馬光卒安石之徒多竄謫語以擬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遂已

不用熙豐小人、猶成紹聖大亂、儻調停之說行、則君子受禍、天下致亂、又當何如耶

傅堯俞金玉君子、堯俞卒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蓋云云

正直之士多矯激、故被禍慘而身名罕全、予觀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皆詈安石、及與論新法、則皆以直忤之、至元祐貶斥小人、又不肯太甚、凡處事率循此道、故在諸臣中身名獨全、可爲游世者則也、補

女中堯舜 史謂太皇太后高氏、

人皆可以爲堯舜、母后有堯舜固也、但堯舜之聖能央去四凶、而母后之賢不盡去群黨、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經世之文 范祖禹恐小人乘間害政上言時蘇軾方具疏見此奏云云遂已草

祖禹忠懇一疏、同列見之、目爲經世之文、主上行之、庶成經濟之策、惜疏入不報、哲宗於是乎不皆矣、

楊畏首叛大防 大防密約畏助己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畏乃云云

貢舉之非、大防不明之過、小夫之射、楊畏不忠之罪大、不曰叛而曰首叛、首倡紹述、首薦章呂、首起紛更之禍、是故首之一字、以著畏爲紹聖渠魁、

林希擲筆投地 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

誥陰所宣仁一日草制畢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嗚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風露可飡猿鶴可侶爵祿富貴何益人毛髮事而希乃以久不得志遂失身於惇哉擲筆投地豈非悔心之萌乎嗟何及矣 補

火入輿鬼太史奏云主賊在君側

朋姦用事國勢將危人言於下固不能聽矣天變於上亦不足畏耶

鄒浩諫立劉氏 妃多才藝有寵既構廢孟后又生子茂遂立焉浩乃上疏

方羡本朝家法即壞本朝家法是故本朝家法固遠過漢唐矣哲宗家法亦遠過漢唐耶

鄒正言孤忠勁節人所難能惜其不諫於廢后之時而諫於立妃之日此功之所以難爲禍之所以易招也 張時泰

陳瓘上書論國是 吠不必立爲一定之名必以天下人之同己也 補

惟紹聖所事墮天下之公非故陳瓘所陳定天下之公是

徽宗 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大臣與皇太后立之

平生所學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范純仁

忠宣公以忠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 補

以蔡確配享哲宗廟庭

安石姦邪不可配享神宗蔡確姦邪不可配享哲宗雖一童子能辨況通國乎噫方

論國是又墮國非矣

立黨人碑於端禮門 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等凡百二十人

如司馬光等之忠實兒童走卒知之中國外夷知之反被小人錯爲姦黨君子於此不欲觀端禮門下之石碑惟欲聽長安道上之口碑

元祐以來黨論滋起互相指斥不復能辨衣冠塗炭垂三十年至於崇寧其禍極矣

嗚呼有國者公以存心恕以待物庶幾消

朋黨之禍於未然哉、丘瓊山補

鄒浩已焚諫草。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諫草安在、浩云云、陳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日奸人妄爲、不可辨矣、蔡京果使其黨僞爲之、遂竄浩於昭州

小人投間抵隙以中傷善類、其心無時不在也、京賊之陷文忠。果如陳瓘所料、吁可畏哉、君子之防小人、計亦不可疎矣。補

頒姦黨碑於州縣、乞免鐫安民二字安民石工也

蔡京快一時心目、私情也、安民定萬世是非、公義也、自此以後、不見黨人碑。但見佞

臣傳。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傳曰凡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入祀而配享孔子又祀之至者也、以爲有德則學邪行僞、以爲有功則亂政覆邦、況創絕舊經、剏立新義、與孔子祖述憲章正相南北者也觀徽宗此舉、固施辱於孔廟、至金人大舉亦取辱於虜庭

以朱勔領花石綱事、帝頗垂意花石、以勔領應奉局及綱事於蘇州

徵天下珍異之物、害天下供億之民、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徽宗烏足以知此

徽宗任市井丐兒爲此、縱欲逆天之事、與隋煬帝陳後主何異、故煬帝之頸斫於宇文化及之手、後主之身隕於臺城眢井之中、徽宗之命殁於金虜沙漠之地、皆其自取也、觀此則有國者豈可不蚤建太子使端人導之哉張時泰補

蔡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

徒知倡之以豐亨豫大之說、而諂其君、不知輔之以豐亨豫大之道、而愛其君

陳禾引落帝裾禾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說、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切、

人皆謂帝拂禾諫而衣裾碎、吾則謂帝拂禾諫而山河碎。

時左右請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斯不亦弘襟豁度與天地並哉、奈何蹔惑羣小之言、竟行無辜之讁、令正人落落如晨

星而姦邪林林立也、譬諸顛木被風欲求
不仆寔難藉哉、　補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用已耳、罪之則過
也、假令當翊獻卦象時、詔之入、窮極其說
而思患預防、登衆正、罷羣邪、或亦可銷中
微之禍、惜其不悟也、　補
詔天神降、

崇祀於南郊、天神固已降矣、播遷於北狄
天神獨不護與、
自是土木神仙之事興、馴致於亂而後已
蔡攸曲順之罪大哉、　補
林靈素治水不驗、道士、善妖幻
治水不驗、則求福不驗可推、尚宜崇信哉
徽宗上玉帝徽號、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
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是有漁陽之變、宋
徽宗上玉皇徽號、於是有黃龍之禍、蓋臣

瀆乎君、必遭君之誅、君瀆乎天、能遭天之
譴乎、嗚呼可畏哉、丘瓊山　補
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爲不祥之兆
不安於桂掖椒房、反樂乎村居野店、紹興
五載以後、蒙塵五國之郊、此其兆也、
高麗問龜山先生安在、蔡京乃薦爲祕書郞
京薦龜山、亦僅答外國之望耳、○必去大
奸方行大道、然既被首舉、又焉能首叛、
父子各立門戶、京與子攸也、

子之於父、既爲讐敵、則何有於君臣、又何
有於僚友、
宋昭諫伐遼被貶、昭言遼不可伐、金不可鄰、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
不聽宋昭伐遼之諫、貶於一郡、果中宋昭
伐遼之料、虜於五城、
昭謂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此即柳渾
之料吐蕃也、何其先見乃爾、　補
艮嶽、萬歲山成、更名云云
徽宗艮嶽之奢溢於阿房、花石之擾浮於

頭會箕斂、籍元祐黨人、毀蘇黃文集。甚於焚書坑儒。凡百所爲甲於秦皇、而腦襟齷齪又非秦皇比也。安得不敗哉。張時泰補

禁元祐學術、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

名元祐姦黨、療元祐後裔、毀元祐文集、發元祐墳墓、禁元祐學術、元祐何讐於京賊如是之甚、京賊何報於元祐如是之深哉、

有狐升御榻而坐、又有鬻菜夫向宣德門戟手詈云、太祖神宗皇帝使我道宜速改、

既有胡虜犯闕之兆、又有祖宗遣告之驗、尚不宜有備、尚不宜有改乎、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討六賊、謂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異名同罪、伏願鈇此六賊、肆諸市朝、

六賊若誅、一虜可退、四海可保也、舉朝不敢言而東獨言之、則言責在太學、而臺中果無人矣、

欽宗 諱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

梁方平師潰 宋師在河南、無敢拒金人、遂渡河、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使方平能守河。虜豈能飛渡哉。金人笑謂南朝無人、吁足貽千古羞矣、

徽宗用童貫。貫逃歸。而金人圍太原、欽宗用方平、方平師潰、而金人濟大河、擇將用兵爾爾、豈得不敗哉、十步之間必有茂草、朝家豈乏之才、奈何畀陰類以兵柄也、補

伯大金國皇帝。姪宋國皇帝。

嗚呼李棁李邦彥之罪大矣、是時金人方爲李綱所拒、使從其請、天下事豈至破壞乃爾首足倒置、爲千載非笑、悲夫、補

守牟駞岡 种師道入援、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云云、增壘自衛

此宋朝牧馬之所、爲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於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資以久留、嗚呼、後世積畜者盍爲城守、其勿資大盜乎、丘瓊山補

天下稱爲老种 師道年高、天下云云

种老入援、凡三進策而皆不用、始請緩給

一金幣使倩歸扼而殲諸河繼姚平仲刼寨不克請今夕再分道攻亦一奇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賊將自遁及金人北去又請乘其半渡擊之三策俱可用而欽宗庸懦姦人沮抑令英雄之氣銷而宗社之危劇也豈不痛哉 補

罷李綱以謝金人（姚平仲襲金營綱出救與金人戰於幕天坡）

張穀之總諫李綱之謀略宋之所有者止此耳金人欲殺穀宋則函首以與之金人欲去綱宋則罷職以謝之將卒於是乎解體矣宋欲不亡得乎

罷西南勤王兵（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函檄止之）

汴宋之亡實判於此況乎金人之餉宋也專以和議爲餌宋不察而吞之此膏油所以終潤其鼎鑊也悲夫 周德恭補

論三鎭不可棄（楊時居諫垣凡所論皆切世其大者闢王氏排和議云云）

一寸山河一寸金況三鎭乎方與三鎭卽索兩河不奪不厭矣噫金以和愚宋宋以和自愚惜哉

宗澤留康王（王至磁州宗澤曰肅王一去不返願勿行州人殺王雲還次相州）

夫天道迴密人何能測假令康王投足虜庭則必不能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天其或者屬胤藝祖而假口於宗澤之勸藉手於州民之刃王雲未可知也 補

用郭京六甲兵（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募兵無論技藝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卽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

不稽古典用帝王萬全兵顧信人言用市

井六甲兵以是禦金豈能禦哉

孫傅尊信京若神明何其愚也他日京敗走都城遂陷可爲輕信無稽之徒者戒 補

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爲之君者爾無定守爲之民者獨有定志噫有君如此亦何顏爲民主也

道君太上皇帝太后如金師

爲徽宗者只可效死社稷與宗廟同爲灰燼不可苟全性命俛入虜庭自取耻辱

金人立張邦昌爲帝
邦昌不死於此時而後乃順羣情以迎康王可謂噬臍無及矣
呂好問迎請康王
可以革僞命可以纘舊服宋祚幾絶而復續好問之功偉矣
李若水劉韐死節
李若水主奉駕出城亦在誤國之列劉韐素爲童貫所知預彼軍事及其一死狥國前愆盡掩遂以忠義榮於千古則君子晚節末路可不知所勉哉 古山鄭補

高宗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徽欽北狩遂登大寳號南宋
治僭逆罪安置張邦昌于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等 從李綱之議也
涉僭逆者罪大受僞命者罪同李綱以此擬罪人可以爲老吏不易之斷案
李綱上經制兩河策○宗澤請帝還汴
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綱經制兩河之議與澤留守之謀不惟故疆可全而讐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淮甸亦不可保再退則渡江再退則航海矣 大事記
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 補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宗澤授岳飛陣圖飛云云澤是之飛由此知名
陣而戰之者固不可易之兵法變而通之者尤不可無之心法

子韶必死 淮寧初陷楊時聞之曰向子韶必死蓋知其素守云
虜兵方盛非一州所能敵而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當時無合從連衡相援之勢今日破此明日陷彼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斃黄潜善汪伯彦誤國之罪大矣 補
李綱罷宗澤卒
患失之初所可恃者綱與澤而已如使闔以内委綱治之闔以外委澤治之天下事猶可爲也夫何前後建議皆爲黄汪所抑

一遠竄於鄂州一憤死於留守宋不恢復
固其所也

金主晟以太上皇帝爲昏德公淵聖皇帝爲
重昏侯

既削其帝王復號其幽暗則受制於夷狄
甚矣二帝蒙塵一至於此

劉豫降金 撻懶使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驍將關勝以叛

山東盜起不欲爲濟南守避害也撻懶誘
言卽欲以濟南降趨利也豫舉進士令若

此有玷科名矣

汪黃爲相不以金兵上聞

蒙蔽君心釀成國患若擬二賊當服上刑

誤殺黃鍔 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罵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殺司農者殺潛善也司農雖被殺固非其
罪潛善雖未殺已誅其心矣

張守請思二帝母后 將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云云

二帝之思宜不待諫諫而猶不之思亦可
謂無人心矣尚可爲君乎

林勳上本政書 廣州教授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兵農之政其說甚備

世之言井田者無以加此矣勳負經濟之
才而不獲用於時古稱君臣相遇之難豈
不信哉 補

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謂其考古驗今
思慮周密是時徽欽北轅天下鼎沸以此
懨懨不振之勢誠難望其行矣若後之君
豈可不注神於斯哉 補

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 故知眞定府李邈也

邈被執三載矣金人使知滄州則不答使
易漢服則不從蓋精忠之節動搖山嶽剛
大之氣凌遏雲漢足爲衰宋壯矣 補

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兀朮入建康杜充降楊邦乂獨不肯

邦乂審於大義守死不屈觀血書衣裾之
語豈不磊磊丈夫哉杜充輩叛君事讐何
其不知人間羞恥事乃爾 補

青城之變死節之士劉韐霍安國李若水

外寇寂無聞自李綱請贈諸公後而士大夫始知有君臣之義慷慨激烈寧死不屈者何其夥哉則綱有以風動之也 補

航海 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於海

金人南侵高宗南遁至是復舟居於海但未潛入於穴耳無恢復之才陷和議之誤也如此

韓世忠敗金人於江中岳飛擊金人於新城

嗚呼軍聲振軍勢張矣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奈何黃汪雖屏跡賊檜復債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世忠以八千人破兀朮十萬之衆相拒四十八日使天祚宋而閩人不獻焚舟之策則女眞之軍沒矣雖然金酋自此喪膽不敢復跨長江則世忠之功鉅哉 周德恭補

金人立劉豫爲帝

既立邦昌爲楚帝復立劉豫爲齊帝則天命天討皆出自金人矣金人無宋至此

秦檜還自金師 檜與妻王氏趣行在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

檜之入金也背主以求生檜之還宋也乘危以賣國 後檜薦翟汝文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曰檜爲金人姦細

檜自北歸國人皆知其托詐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爲得一佳士豈不誤哉入相之後壹意主和趙鼎劉大中等沮其議則令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俊謀殺之檜不思今日之居鼎鉉乃中國之富貴非戎虜之寵靈何忍捨君父之天恩

懷狗彘之私惠國危已甚曾無愧心則其來歸爲虜反間明矣 補

還拜二帝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

懷愍之讐未復元帝不宜徒以衰絰爲禮蓋復讐重也明皇之轍未還肅宗不宜但以溫凊爲恩蓋還轍重也然則高宗當親爲迎請而何遙拜之圖哉 發齋論補

遺民一旅尚可與恢復甲盾五千猶足復讐高宗既不能爲少康又不能爲句踐卽今

年拜於越州明年拜於紹興又明年拜於臨安亦何益毛髮事哉　補

二策可聳動天下范宗尹既去檜欲得位因揚言曰我有二云云遂得相以河北還金人以中原與劉豫此二策也夫中原與豫檜無乃欲爲豫乎不然陷害忠良檜豈病狂喪心者

詔能建策還二帝賞以王爵

即如李綱宗澤之建策率而行之可以復中原可以還二帝但爲奸臣所斥耳噫不委任能建策者於目前復何求能建策者於天下

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帝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朕喜云云

學者將以行之也春秋之義莫大復讐高宗之學不知復讐雖讀亦奚以爲

晏敦復有憂色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

張九齡先識李相之姦晏敦復先識秦相之姦噫不獨李沆爲眞聖人也

是舉也張浚趙鼎有力焉兩人聰明先見亦爲賊檜所賣況高宗乎易曰戎伏於莽三歲不興檜之謂也　補

李綱直言和議之非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金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綱言要求五事疏入不省銓貶監廣州鹽倉

李胡二公疏眞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氷霜者也有臣如此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乃虛文也　張時泰補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和議之初檜使人謂敦復曰公若屈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家況吾云云請勿復言

嗚呼敦復可謂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矣既退閑居數年始卒匪國之忠保身之智敦復兩全之矣　補

范如圭以檜力主和議責其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遺臭萬世矣如圭爲史館校勘

雖不用胡公之言以斬檜賊之首卒亦被范公之論以誅檜賊之心

河南州縣皆復爲金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方虛與之又實取之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如此愛財曰貪愛食曰惏
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泣下東面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
飛之戰屢捷檜之阻屢至所謂權臣在內
大將未有能立功於外者書生叩馬之言雖欲恢
復舊神州其可得哉
方金人渝盟而南錡敗之於順昌心膽已
破矣而飛又以五百人屢挫之金人洶洶

莫能措手足且兩河豪傑李通等旣歸衆
歸而百姓復頂盆焚香以迎直抵黃龍府
與諸君痛飲事如轉丸破竹耳惜功業粗
張沮抑日甚使忠臣義士徒抱黍離之悲
賊檜誤國之罪不容誅矣 補
岳飛班師飛引兵還民攔馬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泣訴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待民南徙從者如市
飛不可班師亦不得不班師蓋軍中不聞
天子詔漢文之側無人乎讃者高宗之側

讃者屢浸潤焉飛安能如亞夫不受詔乎
此順昌旗幟錡進兵與兀朮夾河陣而大敗之虜望見驚曰此順云云
金人旣畏岳家軍又懼順昌旗幟矣使高
宗不用檜計詔兩人併力中原假以歲月
莫或撓之庶幾哉中興勛可與漢光武比
隆矣 補
張楊諸罷劉錡張俊楊存中詣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
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奸人得志也自此
便覺南宋氣脉蕭索矣 張時泰 補

張俊楊時中依違小人也其乘時射利爾
爾於心獨無愧乎 補
兀朮遺檜書令殺岳飛書云汝以和請飛方圖河北必殺之乃和
明事宋主暗通金人姦臣謀國陷害忠良
如此
莫須有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云云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爲天下服君子
曰奸徒謀國陷害忠良八字可以爲萬世
罵

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得罪豈不愈於
賊檜矯詔而殺已耶　補

世忠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翛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餘年而卒）

子房感韓侯之冤而辟穀世忠感武穆之
冤而游湖異世而同智者也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
則士可以徙易所謂知幾其神世忠有焉

假令武穆鑒人之忌圖已之歸投簪解組

儉德避難則豈至父子一門略無噍類哉
昔人謂世忠之識過武穆有以也夫　補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武穆之忠義固可為萬世取法武穆之言
論亦可為萬世垂訓

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

賊檜亦能自知其罪但不能自克其私

禁野史（從檜請也）

國史已付一門私修野史復禁天下公論

○朝執忠臣頭於堂暮作奸臣傳於國公
論之口是故弗能箝也

宇文虛中欲因金主郊天刼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於朝欲為之外應秦檜拒不納事覺虛中遇害闔門無噍類）

虛中所事者金所為則宋也欲變夷者也
賊檜所事者宋所為則金也變於夷者也

施全刺秦檜被殺（殿司軍士全挾刃於道邀檜肩輿刺之不中擒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於市）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惜施公弗果所

願也雖然討賊之名亦可以照耀千古

秦檜三世領國史（檜子熺孫塤三世詞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三世領史蓋欲矯飾彌縫以逃後世之譏
也然史官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故檜之惡
昭昭難掩歷萬世如一日奸人之立心何
其拙耶　補

洪皓抱印符歸起十五年（金人皆以美官啗不動心至是從袁州至南雄州安以忤檜也）

皓視子卿何愧第子卿歸漢功輝麟閣皓

歸宋寬死遐方君子爲之長太息也 補

沈該万俟卨居相位惟受命於金

一檜方死、二檜復生、天若祚宋、必無此賊

作損齋 帝以治道貴淸淨稱名屛去玩好置經史古書於中以爲燕居之所自撰記

唐高宗嘉恐字、宋高宗作損齋、所謂性緩而又佩韋者也

高宗父兄北遷家損矣、中原失守地損矣、邊兵屢衄國婦多髽人損矣、於此卧薪嘗膽勵兵北向以求益則可、奈何以損自處哉、高宗旣自損又誰能益之 補

我將看花洛陽 虞允文如金辭還金主云云允文奏之

本欲取河南地、托爲看洛陽花、金之愚宋每每如此

權歸於正、何害於理 高平人王友直聞金人渝盟乃結豪傑謂之云云郎嬪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得衆數萬攻大名克之

友直之變通、武穆之所不遠焉 張時泰 補

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云云

采石一戰、金亮隕斃、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宋高宗之虞允文、何異唐憲宗之裴晉公也 允文將命犒師至采石見事急乃矯制敗敵識時達權武穆之所不及也

采石之功、更優於謝玄淝水、周瑜赤壁、劉錡順昌、爲蓋三人宿將、而允文書生、以宿將而勝敵於豫備易、以書生而勝敵於倉卒難 補

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 允文言也帝以爲然

陳康伯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虞允文曰、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英雄所見同也、縱是和亡、戰亦亡、君子曰、寧亡於戰、不亡於和、

瑋請率師爲前驅 下詔親征瑋云云史浩曰皇子不宜將兵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徧識諸將命從幸金陵及還留安帝欲遜位遂立爲皇太子

孝宗在藩邸、直氣凜然不可犯、其有得於范仲朱震尹焞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爲可不以端人正士預養國本哉、 補

朱熹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

不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詔求直言熹上疏云云

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熹非苟言之亦允蹈之者

孝宗諱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高宗育於宮中

倚張浚爲長城孝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

内能包容外能保障長城也娼嫉李綱不能包容也沙漠徽欽不能保障也長城如是乎

舉朝皆婦人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詩云無用婦人之言今云云不聽

南宋在朝之士固皆婦人也南宋當國之君獨非婦人乎

楊甲對策寘之第五甲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一謂妃嬪滿前一謂策士之始及兵事不過一言帝覽對不悅寘第五

秦熺對策主和議擢之第一楊甲對策言恢復寘之第五當時君相不足有爲如此

朱熹按唐仲友王淮以仲友故怨熹欲沮之淮與仲友同里且爲姻家熹以台民訟仲友論之及陳賈請禁僞學淮使之也

君子常以公道抑小人小人却以私忿詆君子

熹提舉浙東淮薦之也今能秉公奉法則淮宜以得人爲慶矣柰何緣是怨熹既落其職復倡爲道學之禁欺天罔人貽禍於世悲哉相業之不樹也 補

留正歸裝僅書數簏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云云人服其清

正其曾彬趙抃之流歟樞密得人矣 補

詔行三年喪太上皇崩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至漢文以來以日易月耳自我作古不亦美哉孝宗篤於人子孝親之誠矣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文公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識者曰當時斥禁蓋爲此學君子每以世道感吾道也

光宗諱惇孝宗第三子受内禪登大寶

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使者自金還言金人云云遂以熹知漳州

外國猶問其人中國反禁其學是故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扣額血流淸甃彭龜年云云奏今日無大於過宮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光宗獨非人子乎柰何當壽皇孝宗遘疾之時乃挈所愛幸玉津園至今臣下伏地扣額血流淸甃猶然不悟尚復有人心乎 補

留正引裾泣諫壽皇疾大漸留正等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哭諫

陳禾引裾徽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喪國矣 丁南湖 補

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如何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每不可[illegible]當祖其僖從王問此誰說對曰熹自後云云

學必宗朱子而後爲不差論必合朱子而後爲不謬

熹在朝四十六日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憚

侍君僅四十六日輙爲當時羣小所排明道通百千萬年大爲後世士類所仰

昔哲宗初年伊川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韓侂入侍經幄未幾權倖媢嫉遽有宮觀之命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 補

寧宗諱擴光宗第二子光宗疾不出受禪位

四書六經爲世大禁

侂胄斥道學禁經書與李斯何異斯固不足責矣侂胄紹忠獻之箕裘亦如是乎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元定辭書訓諸子也

所爲未始不可與人言所爲未始不可與天告無愧於外也獨行不愧已之影獨寢不愧已之衾無愧於內也皆自反而縮之學也蓋元定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故如此

柴中行不願考校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字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云云士論壯之

獨以道學不爲僞學寧願下第不登上第柴公可謂超然不爲一時科目所拘者矣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許及之諂事侂胄尤甚故當時云云傳以爲笑

嗚呼富貴何物驅人至此哉桀羨可食黎藿可咬又況餓死事小而失節事大反之奚爲捐廉棄耻乃爾 補

竹籬犬嗥 侂胄嘗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云云視之乃趙師𢍰也大笑先是師𢍰以珠冠獻侂胄妾喜之遷拜工部侍郎

伏獵不可侍郎犬嗥反可侍郎耶侂胄之擅權師𢍰之無耻並著矣

京鏜變其素守 鏜初爲刑部尚書希甚尊禮既相云云但奉行侂胄風旨

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愼哉 補

大風拔木洪水崩山 熹卒年七十一是日云云

其死也天猶惜此眞儒其生也人獨禁爲僞學

程松獻妾 名松壽侂胄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遂除樞府

欲求將權者殺妻殺妻則殘義固可惡之甚也欲求樞府者獻妾獻妾則辱身尤可耻之甚也

以韓侂胄之首畀金 金索侂胄首以贖淮南地遂與之

梟其首於玉津園則可函其首於金人國則不可 許太學有詩云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昔人有言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爲復讐謀疎計淺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讐家使甘心焉可乎哉 丘瓊山 補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趙方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云云後守襄陽十年保全一境

嗚呼催科之中猶寓撫字刑罰之中猶寓教化而世之人口談撫字乃實務催科身任教化乃實伏刑罰觀方言寧不愧乎 補

刻朱熹四書集註於太學

劉光祖有感時事作記曰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信斯言也當時屢下僞學大禁踰年朱子成書蓋不待萬世而是非定於一時矣正道之不容泯也如此○纂四書集註始於朱熹傳四書集註始於劉爚 爚爲朱子弟子

詔集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平戎禦戎二策已有說再不必議和戎一策已被誤再不可議

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詔迎立之

史彌遠忌濟王竑謀殺之眞德秀入對

德秀只陳濟王竑之寃枉不正史彌遠之弑逆君子取其言之雖切惜其說之未詳

三凶梁成大莫澤李知孝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必相繼擊之目爲三凶

既有姦臣則有姦黨必須同惡以相濟庶可妨賢以病國

彌遠所爲卽檜與侂胄之故智嗟乎宋室權姦一消一長卒不能成中興之美豈天意也 補

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

成大於眞魏二公乃詆毀如此而不知當時士大夫已目己爲成犬矣大快公論固在此不在彼也 補

了翁著九經要義德秀修讀書記

寡小力排正人雖阨於一時君子得蒙正學頗傳於萬世

恨不與熹同時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今日之魏了翁眞德秀卽昔日之朱元晦也魏眞既不能用則元晦亦不能用矣理宗何必責耳而賤目耶

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蒙古兵薄西和城援兵不至遂陷知州事陳寅與婦杜氏飲藥二子及婦俱死其母叙寅拔之乃自伏劍死賓客云云

寅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闔門繼亡古今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若寅者可多見哉 補

方城陷時寅謂其妻杜氏曰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斯於婦人中可謂亭亭獨邁者矣 補

金崔立執其二王降於元

起崔立之狂謀成青城之烈禍蓋天假手於斯人以代宋之報復也丘瓊山

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至是百有六年而

元人俘金帥前日金人俘宋之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信哉、補

十七字謚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太學生黃愷伯等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引此不報、

縉紳無人心、里巷有公議、書之於册、取罪千古矣、補

諸生作捲堂文、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鬨之、作此以辭先聖、與籌遂盡刷游士之籍、

諸生之公論不行、諸生之公議斯出矣

自號無菴居士、孟珙、

或疑無何以有大功、蓋其遠貨色、絕滋味、皆出於無、則立功之本也、補

劉秉忠以天下爲己任、蒙古以秉忠爲太保、

自古人才之出、或卜築、或飯牛、或投竿、或負薪、或由奴隸、或由降虜、乃秉忠爲蒙古而出、特一僧耳、而佐理一時、炳炳可觀、則知胡元之盛天也、議者當咎中國之所以衰、不當尤胡元之所以盛、張時泰補

度宗諱禥、理宗之姪也、初封忠王、末幾立爲太子

大嬪言襄陽已圍三年、似道誣以他事、賜死

內嬪猶聞邊患、外臣可知、但不敢奏也、內嬪猶用計害、外臣可知、又孰敢言也、

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看得無疑、方是有功。蒙古以許衡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每言云云、

將信始生疑、既信始不疑、此許魯齋看書之法也。我思古人、寔獲我心。

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爲之輔佐。抑豈偶然之故哉、補

建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之請也、

本欲希天以自尊、而顧乃希贇、北周宇文贇稱天元皇帝、以自況、夷人不學無術如此、

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宮中故事、嬪進御晨詣閤門謝、一日云云、

外爲姦臣誤、內爲女色荒、兩斧伐孤樹、將日就仆矣。

恭宗名㬎、度宗次子也、

江南無一寸乾凈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

死要死得分明耳汪立信答賈似道也

固要守死亦要善道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惟篤信好學者兼之立信是也

節義成雙元兵薄池州趙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負城不可降夫婦同死云云遂與雍氏盛服同縊從容堂

節義之道萃於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成仁之訓矣補

木綿庵監押官鄭虎臣殺似道於此陳宜中捕虎臣斃於獄

虎臣爲天下擅殺似道是矣宜中爲似道捕殺虎臣非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春秋之法固應如是

温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檜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朝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姦相之誤國如此哉

家鉉翁不署招降之檄伯顔令從謝太后手詔諭州郡降從之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鉉翁獨不肯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

中華不可降夷人中書不可縛執政雖就死地浩氣掐天矣高應松不草表封表與此事同

端宗名昰度宗長子

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榜眞男子希憲在江陵有疾召還民垂泣擁送畫像祠之卒元主嘆曰無復有決大事如某者伯顔亦云云

希憲以華夏之材事夷狄之主在元固爲鞠首在宋則爲罪魁

帝昺度宗之末子

有星墜於海有大星南流墮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

人君將有沉海之亡天象豫有墜海之兆天不祚宋數其止此矣

天祥忠義形於詩

或謂臣子事君親一也人子居親之喪不作詩人臣値君之亡可作詩乎固聞魯直居喪不作詩矣以其非思親之詩也亦聞孫綽居喪作詩矣以其爲思親之詩也天祥吟咏忠義所發亦爲君之詩也庸詎知其不可作乎

流離中讀大學章句

秀夫當顛沛流離中日讀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哉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且興亡何代無之秀夫豈以是而失其道哉 張時泰 補

陸秀夫負帝同溺 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云云

方枚淚對帝濕朝衣即垂淚負帝溺海水

易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秀夫以之

爲我取瓣香來 世傑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云云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亦已至若天不欲復存趙祀願我舟果覆焉

觀露香告天語則知世傑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嗚呼忠哉

若夫成敗則天也 補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計保全效義攄忠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彼請諭意占城往而不返者不知何顏面見於地下也 宵奔謝女峽陳宜中遯之占城 補

元紀

世祖 諱忽必烈太祖第四子拖雷之次子憲宗同母弟也

立安樂堂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云云官給其需

疾者醫之即惠藥局意也死者葬之即漏澤園意也但饑者廩之恐不能臨時家賜而人益亦惟當平時利用以厚生

正氣歌 天祥所作

養正氣成者足以配乎道義作正氣歌者足有補於綱常

但書許某之墓四字 衡病謂其子曰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云云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觀斯言也衡固自知仕元之非矣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或泯徒以知之未眞行之不决耳然則奈何隱居教授明道以淑徒立言以範俗如劉因屢召不出出而急歸可也 丘瓊山 [illegible] 補

詔焚道書 帝信桑門之惑詔僉校道書惟道德經爲老子所著餘皆僞撰焚之

道書猶有說尚命付回祿矣佛書甚無謂

何不併焚之也

世祖崇佛而黜道周武帝唐武宗之故步也 補

立按察司 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設按察之官者必遣以時巡行郡縣爲按察之官者自當以時巡行郡縣是故民瘼於是乎可訪吏弊於是乎可除

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 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徙云云

民饑待䨇朝不保夕緩不及事矣汲黯輒發倉廩亦此意也

徵劉因不起 因容城人學者稱爲靜脩先生

始一出卽還後屢徵不出賢於衡遠矣

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 因評諸儒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云云

孟子能言孔子集夷尹惠之大成劉子能言朱子集邵周程之大成惟知之也眞故論之也切

議者謂劉因於經書無所箋釋

勝國靜脩公著述少當取其風節孤高我朝文清公著述少當取其踐履篤實

解玉鉤條遺之 初伯顏取宋還阿合馬謂之因遺此曰宋寶玉固多吾無取勿以爲獻也阿合馬謂其輕己乃誣以匿宋玉桃盞無驗至是卒謚忠武

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未嘗言功而反來奸相之誣非後有愧是盖者則亦心終不白矣 補

成帝 名鐵木耳太祖孫也

始建文廟於京師 先是國子寓於他署

京師萬方首善之地孔子萬世垂訓之聖京師無孔廟久矣元主始建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武宗 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長子也成宗崩諸王立之

兩斧伐孤樹 阿沙不花見帝容悴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耽姬嬪是好猶云云未有不顛仆者納之

孤樹爲兩斧伐則仆一身爲衆欲攻則亡詎意夷人如阿沙不花亦能善喻以進諫

如此。

加官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承乏中涓今云云臣聞宰輔佐天子共治天下奈何處以寺人帝悅）

以一宦者而使居六卿之職兼左揆之任豈體也哉觀邦寧所辭之言可謂能守分者武宗闇之寧無愧耶（補）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

御史臺一時公論國史院萬世公論（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輙擬奏人謂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云云）

御史言之國史記之夫道一而已矣國史院固屬萬世公論御史臺亦屬萬世公論二之則不是

子昂世祖所簡拔（以孟頫爲翰林承旨或言國史不宜令與帝乃云云）

孟頫以趙宋宗室臣事元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修史至張弘範襲厓山之日其視陸秀夫張世傑爲何如人綱目紀其時曰愧孟頫於千古也（張時泰補）

左右以雨衣進（帝露香禱於天既而大雨左右云云帝曰朕爲民何避焉）

於此見仁宗敬天而恤民矣宜其爲大元盛德守文之主也（補）

旱而自禱則大雨疫而自責則大雪蓋天無棄物不以夷主而沒其善亦不以夷邦而絕其民也（史斷補）

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詔之）

詔行科舉特倣唐宋之舊規詔求遺逸乃追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謂盛矣（史斷補）

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

吳澄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

贊朱子者有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則知朱子道問學之功固多。又曰心胸開豁海闊天高則知朱子尊德性之功亦多。澄言非也。

泰定（名也孫帖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封嗣晉王以支庶入繼大統）

開經筵（從趙簡之請也所講者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

泰定之治其兩截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教

不顯終、受佛戒而夷習、尚存 史臣按補

明宗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也初封周王

張養浩著書 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

盡揚歷中外之職於當時晉揚歷中外之訓於後世惟有學業有行義者能之

養浩幼遇人有遺楮幣於途者彼人已去追而還之是其行義也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乃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是其學業也 補

太白經天 是時圖帖睦爾已有無兄之心矣、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太白見秦分、圖帖睦爾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豈虛生哉 補

文宗 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

可方東漢諸君子 吳澄誌范梈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云云

澄仕夷國、不能以特立獨行自處矣、而乃以此稱梈耶、東漢黨錮諸君、多遭患難、有死節、梈不過清謹一文士、安得與渠比也、

史臣斷補

嚴起復之禁 從御史陳思謙請也

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三年之喪古今通義奪情而起何義之有此金華之變禮安可施於承平乎文宗可謂能從善矣 補

順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江州諸縣饑 總管王大中、貸富民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既不傷富民之財且得救貧民之命或謂救荒無善策然則此策非歟

黑鷹羣飛 武陟禾將熟有蝗來張寬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鷹啄食之

嗟乎寬一令耳而有罪其己不忍傷其民之心天卽應之又況君人者乎則豈可委天變於莫敢誰何哉 補

理不患不一所難分殊耳 金履祥告許謙云云、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

學患不能理一耳眞能會其理之一自能辨其分之殊理一何易分殊何難故曰一理渾然泛應曲當

士以不及門爲耻（指許謙也）

謙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蓋安於義命非僞隱以爲仕宦之捷徑者豈不歸然一代眞儒則又賢於衡因二公遠矣其爲四方人士瞻仰有以也夫（補）

黄陵岡得石人（先是河南北童謡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頴之兵起）

議者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所致不知元之紀綱廢弛風俗偷

薄已非朝夕之故卽令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宋濂補）

孛羅帖木兒擊方國珍被執（遣大司徒達識帖木兒招降之）

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豈獨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夫國家不幸有此冦何以處乎曰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齊民首亂要必合天下力攻之遏絶其萌令無至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不得已必除首惡不赦此外有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之或加以賞使人曉然皆知朝廷嚴首惡之誅則禍源庶幾少塞矣（丘濬補）

史鉞補卷之五終

史談補後叙

觀察陳公間以語不佞曰史不可不讀亦不可泛讀故事毋求廣索要于芳識昭明人毋求徧銓要于賢邪較著搴芳剔識儆賢懲邪始爲有益因出史談補命不佞剞之談則楊子補則陳公其帙僅可當左氏之半而評駁諸賞歷三十三朝之跡如在目前讀此則馬班陳范諸家言皆爲糠粃矣今世學士率務華取捷但記時義千首即可稱好擧子矣間有稍慧者則又掇

奇書秘典以駭里耳至語及史冊反置之高閣曰此爛朝報耳夫士終日坐屋子裏與蠹魚相伴釋褐後便剖符蒞吏民上一切世事茫然不知所恃者以古人古事爲鑑耳於此不學更學何事無怪乎世多腐生也已是編出不勞精不費時剪燈危坐可半夜而澈之故無論學子宦人宜各繕一帙置之座右豈徒充腹笥資說鈴抑亦可以經世務也哉

賜進士文林郎知魏縣事屬下吏古郢田大年頓首跋

史談補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一奇撰陳簡增補二人均不詳始末所可考者簡書成於萬歷中一奇書又當在前耳一奇書五卷本名史談於諸史中摘錄事迹加以論斷皆無所闡明簡又補入百餘條雜於一奇舊編之內仍爲五卷改題曰史談補所見更出一奇下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一)

〔明〕鄭賢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余彰德刻本

人物論序

鄭元直愽古耽奇俯而就愽士之業非其好也而業復不售癸未以明經謁

大廷三罝對三稱

上旨籍籍有聲南宮矣而業終不盡售爽何乙一鼂太湖流賊作變而元直條上便宜鑿鑿中會東南保障幾倚辦一書生之長此可謂不售乎而元直終不尽愽古耽奇之癖也滴齋苜蓿丙夜篝燈古今人物盡供甲乙閱數歲而書成頃

過西巖謂余曰吾輩不售復有意
不朽願先生一言光之亦嚮者若
事之誼也余受而卒業其世次自
軒黃迄胡元其文于先秦于西司
馬于揚于范于鄒枚于安仁文通
下逮我明于北地于信陽于歷下
瑯琊于新都諸君子無所不收是
寍獨世代升降風氣沿革具是柳
亦古今文運忠質文煩簡之大都
也元直何謂不售元直所售者在
不朽矣遂喜而爲之序

西巖居士陳經邦撰

人物論序

粵自景緯闡人文之閟墳典
剖先天之緘史書代若揭
寥宇宙而發始麟經絕筆
而後以史鳴者無慮數百家
至於千載而後之林百氏品
題之府亦見擅杯而廬列之
顧簡帙浩渺不翅家緯川嶽
然自非窮獵豈易鉤玄春
秌多情物夫子而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若將倚相一
人太史公局於六七種成書
採摭未備筆削靡遑矣貽
鄭漁仲情稱不足之恨況下

氏若吾南湖鄭元直況皆闓
同余執業師門矜志為友麗
史不苑寔游多年參不去手
聲名矣々太湖蠡澤可以倦
遊林居尤篤精嗜學至今數
秋餘七十高年晨風夜雨吟
誦纂輯經常纍々也余幸遇

校讎於所纂人物論時搜展
二三從滕君討竟日忘疲蒐彙
總成書為卷凡三十餘卿遡
皇初俯迄勝國代不乏人々不
乏事并所權衡褒貶有會
于衷若悉領挈而條布焉
其攷訂詳核芳程懿誠摯

四

熙昭揭如止水之鑑眉睫而勝
然融貫組繪瀾發至歷代文
章變態森々左睹然又如溟
海之𤩽珊瑚論世無孤藏扃
東學毋亦信古傳述之遺歎昔
孔聖刪脩暮年始大著而歸
文公亦謂著書須五六十為

之未晚舊閣久擇精則理醇
而書以傳信故可垂日月焉
不利鄭君庶幾近之矣夫談
言一出初聽都市懼桓君山
玄匡必傳是編也於諸史為
無白之裘於讀史者為迷
津之筏其受而傳也矣奚疑

五

余不佞莫能為言曼望元直
願自附於君山之玄言
萬曆乙巳仲春中浣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按
察司分巡臨元道副使
友弟宋茀蒸撰

人物論序

昔譚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斯讀史之妙解洞心之砭鑰也世之騖博炫奇者多流連月露剽竊刻說及之心身世道猶捨濡然何益殷求孜諸名家著述代不乏人其表著者若荀悅袁弘前後漢紀並悅之

國典略杜延業晉略柳芳唐曆陳彭年唐紀劉昫舊唐書馬令南唐書蘇轍古史呂祖謙大事記以至國朝若宋史新編史鉞史評日抄餘冬錄等書率能闡繹徃緒提揭羣蒙豈不識之獨鄭元直情士上下千萬年採人物論斷精而

成編俾尚論者一開卷如見往喆顏面不出户如尋千古丘貌斯亦當世浮先之林也博士祖閩莆来嘗讀以人物論備載籍而未備縣来學之鑑而克閩廣矣元直雖有執戟瘦楊長沙捄賈之嘆於著書立言其荷據則

博且鉅也不佞知博士最悉故浩言為之序

旹

萬曆戊申春日友弟方萬策譔

叙

混沌初闢玄風遐邈史籍紀載非耳目所及難乎其言之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衮鉞所垂萬世尊為鼻祖漢興龍門繼作史記上遡軒轅下迄天漢有本紀有表有書有世家

列傳規制體格出自獨創二三千年来人物行事備是矣第遭秦火典籍尚缺其所据摭戰國時書猶或未删其刺戾者况其下范陳劉李輩乎余讀書即喜讀史於所紀人物淑慝是非輒謬有評騭以自附一家

之誼閒以質之二三儕偶其持議有與余合者有不合者余不敢自信適索羣書質之則又無不與余合也余始信人生意識大抵略同二三儕偶之所欲言諸君子業先言之諸君子之無不合也二三儕偶之有合不合也古今人物有定論耶無定論耶於是次第采輯自三皇暨胡元釐為三十餘卷大都以諸史評贊為宗論者則次於其後其體略倣通鑑先各代之君而諸臣各以時綴之襃貶相駮情埶相揣各呈所見毋閟異同裘白彙而裒成千金懸而口箝吁論定矣至於一代文章其氣力風格遞升遞變一披卷瞭然在目則是編或亦論世者所借為羔雉也嗚呼家非鄴侯自慙寡陋霜毛蕭颯染翰唯艱慱采而增益之所望於海內諸同志者

萬曆戊申夏日嵩中鄭賢撰

古今人物論目次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呂布　先主 六首
關羽 四首　關羽張飛
張飛　諸葛亮 四首
八陣圖　孔明
擒孟獲　孔明自比管樂 二首
魏苞徐庶　龐統法正
漢後主　魏延
蔣琬費禕姜維　姜維
北地王諶諸葛瞻諸葛尚 三首

第十七卷

曹操 六首　劉放孫資
荀彧　陳思王
華陀　曹丕 三首
曹芳曹髦曹橫　曹髦
曹叡 二首　鍾會鄧艾
諸葛誕　管輅
司馬懿 三首　孫堅孫策
孫堅　孫策權
孫權 四首　魯肅 二首
陸遜陸抗　諸葛恪

第十八卷

宣帝 司馬懿　景帝文帝 司馬師司馬昭
司馬昭　武帝 三首
司馬孚 二首　羊祜杜預
羊祜陸抗　山濤
傅玄傅咸傅祗　王渾王濬唐彬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　劉毅和嶠任愷
劉頌李重　曹志庾純
閻纘向雄段灼　衛瓘張華
張華　賈充

齊王 司馬攸　惠帝 司馬衷
太子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嵇中散 二首　阮籍
皇甫謐摯虞束晳王接　楊駿
江統孫楚　夏侯湛潘岳潘尼
懷帝愍帝　賈謐
閻鼎　周處周訪
王沉荀顗荀勗　張軌
王戎王衍　王衍 二首
王導 三首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第三十卷
神宗 二首　曾光亮陳升之呉充王珪
鄭獬陳襄 二首　張方平王拱辰 一首
呂誨劉述劉琦錢顗鄭俠 一首
王安石 九首　王安石王安禮 一首
李清臣張璪蒲宗孟黃履安燾 一首
蔡挺王欽辟向童㮚 一首　种世衡 一首
司馬光呂公著 六首　司馬光邵雍 一首
洛陽耆英 一首　范鎮 二首
蘇軾 五首　蘇轍 二首

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 一首　范純仁 一首
呂誨 一首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二首
鮮于侁 一首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周敦頤 五首　程顥 四首
朔黨洛黨蜀黨 二首　邵雍 五首
張載 二首　宋儒論 一首

第三十一卷
哲宗 三首　陳次升等 一首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二首　王覿 一首
陳師道 一首　韓彥忠傅堯俞許將

徽宗 三首　蔡京 一首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勒 二首
何㮚孫傅陳過庭孫叔夜 一首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二首
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一首
賈易劉拯錢遹呉執中 一首　劉昺宋喬年強淵明等
章惇 一首　安石工 二首
方軫 一首　陳禾 一首
陳瓘 一首　劉安世 一首
常安民 一首　欽宗 三首

李若水 一首　劉鞈 一首
李若水霍安國劉鞈 一首　何瓘等 二首
[illegible]童 一首

第三十二卷
高宗 四首　宋復仇論 一首
李綱 七首　宗澤趙鼎 五首
張浚 九首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 一首
黃伯彥汪潛善 一首　秦檜 三首
鄭穀王庭秀馬貴亮宋汝爲 二首

謝枋得 一首　粘罕 一首

第三十六卷

元世祖 二首　楊大淵劉整 一首

伯顏 一首　耶律楚材 一首

許衡 四首　劉因 三首

楊恭懿 一首　安童廉希憲 一首

史天澤 一首　郝經 一首

憲宗 一首　仁宗 一首

架勝楊朶兒只蕭拜住 一首　吳澄 一首

趙孟頫 一首　張起岩歐陽玄 一首

許謙

元明善虞集揭奚斯黃溍柳貫 二首

古今人物論目次畢

人物論姓氏

西漢

賈誼　司馬遷　楊雄

東漢

班固　蔡邕

晉

陳壽　陸機　干寶　陶潛

南宋

范燁

南梁

沈約　蕭子顯　劉勰

北齊

魏收

隋

李北藥　姚思廉

唐

太宗　孔穎達　魏徵　褚遂良

姚察　顏師古　張謂　張九齡

李翰　李觀　程晏　李白

杜牧　白樂天　皮日休　元稹

賈幼隣　盧元輔　司空圖　陸龜蒙
獨孤及　楊夔　蕭定　歐陽詹
韓愈　柳宗元　皇甫湜　賈至
楊植　柳識　高適　劉禹錫
權德輿　陳鉞石　程浩　楊炎
尚馳　范傳正　牛僧孺　李德裕
裴度　李文饒　李義山　羅隱
張起巖　李元賓　劉蛻　張彧
孫樵　孫盛盛　令狐德棻

石晉

人物論姓氏　二

劉昫

宋

孫明復　王元之　石介　章表民
鄭獬　范仲淹　歐陽脩　蘇洵
蘇軾　蘇轍　司馬光　范祖禹
黃庭堅　劉敞　顏延年　王安石
宋祁　曾鞏　程顥　程頤
黃洎　秦觀　劉安世　陳無己
何去非　羅從彥　章子仁　陳傅良
孫之翰　張唐英　盧璘　石敦吉

胡一桂　胡宏　胡寅　楊時
呂祖謙　陳埴　李漢　張栻
徐元黨　朱黼　朱熹　陸九淵
真德秀　魏了翁　劉子翬　李延壽
令[illegible]　唐子西　洪邁　戴溪
劉友益　黃震　鄭滎陽　林之奇
[illegible]靖一　謝枋得　唐珏

元

尹起莘　吳澄　脫脫　王磐
陳桱　虞集　陳基　張思廉

人物論姓氏　三

阿魯圖　歐陽玄　耶律有尚　揭奚斯
王滑

明

宋濂　李善長　劉基　劉三吾
方孝孺　胡廣　丘濬　程敏政
王華　王華　羅倫　童懋
唐龍　何孟春　李夢陽　王直
翁金堂　林俊　王禕　楊慎
丁奉　薛瑄　崔銑　李京
唐肅　胡纘宗　周洪謨　謝鐸

許禮 梁潛 黃仲昭 王鏊
林環 吳寬 周禮 顧充
王守仁 彭韶 鄭天民 吳伯宗
姚鏌 黃鞏 呂中 舒芬
羅洪先 席書 袁煒 茅坤
唐順之 劉鳳 陸燦 董份
柯維騏 徐階 薛應旂 歸有光
康海 鄭曉 梅鶚 蔡清
孔天胤 邵寶 劉定之 王宋沐
李默 黃省曾 湛若水 張濂

高應冕 廖道南 諸燮 王維楨
潘仲驂 戴大賓 陳吾有 王世貞
宗臣 梁有年 高啟 劉堯海
祝允明 高拱 貝瓊 李攀龍
汪道昆 張岳 申時行 馬一龍
張元忭 王世懋 黃鑄 胡定
沈懋學 張時泰 陳于陛 蔡茂春
顧憲成 張鳳翼 王士性 孫樓
管一德 鄧以讚 陳文燭 馮夢禎
林文豪 謝杰 李載贄 方應選

王應選 袁黃 田一儁 蕭良有
許浩 汪佃 劉王 郭子章
楊循吉 高啟明 張孟兼 陸瑞家
孫繼皐 沈一貫 蘇濬 顧允成
林奇石 王漸逵 王廷相 胡世寧
黃天全 張重華 張槐 錢穀
柯挺 劉元震 周思兼 葉向高
李廷機 馮時可 楊維禎 李多見
楊四知 錢養廉 林續振 臧格
劉日寧 劉朝箴 喬世寧 朱之蕃

楊道賓 史繼偕 張文潛 王介
湯聘尹 焦竑 唐堯臣 湯賓尹
胡世寧 徐元普 李之藻 張時徹
舒弘志 何喬新 顧起元 繆昌期
沈淮 馮琦 屠隆 陳敬
鄭賢 王衡 婁彥文 賀燦然
柯茂竹 朱應騏 王宇臣 王湛
祝以豳 張紹曆 史起欽 張邦奇
王錫命 黃輝 張之象 宋尚新
劉夢松 孫成名 陳繼儒 趙琦

李騰芳　錢習禮　尤鈿　趙寬
周坦　李啟美　陳德文　楊守陳
吳霖華　孫繼有　呂本中　屠瀟
王偁　何三畏　何喬新　柯壽愷
郭文煥　胡翰　徐可求　蘇甲
彭汝實　顏鯨　沈容賢　陳涉
鄒邦彥　徐益孫　張弘道　陳時詠
王祖嫡　蔣[illegible]　陳協　劉[illegible]
陸端御　葛弘達　王廷幹　陳堯
黃相　王梧林　黃廷元　林應望

沈愷　王典　鄭伯乾　莊杲
張㬊　周卿　陸健　全天敘
張九韶　蘇佑　黃衷　王紳
趙志宗　呂居仁　王希杜　陸深
晏彥文　顧紹芳　蔡煥如

撰人物論姓氏畢

校閱人物論
友人姓氏
陳經邦　林鳴盛
宋[illegible]業　李多見
方[illegible]競　俞誨　俱莆人
王[illegible]　黃岡人　吳用先　桐城人
顧[illegible]　六合人
門人姓氏
林機　林廷璧
鄭倣　鄭元輔　俱莆人

余應虬　余昌祚　俱建陽人
馬人龍　何繼第
胡之彥　李子偉
童以逢　阮之秀　俱太湖人
鄒廷龍　鄒來鸞
黃應薦　張東　俱宜黃人
弟　孫
鄭贊　鄭天賦

古今人物論凡例

一古今人物自三皇五帝以迄宋元或君或臣曾經論斷者皆採而輯之雖未能悉擧聊以備什一云

一人物以歷代先後為序一代之中皆先君後臣如首錄漢高而蕭張韓彭輩則繼其下俾覽者易於稽覈云

一女主稱制如呂氏武氏不可如歷代帝王例故書附

一五胡亂華中國無主不得已錄之故書附

一改革之際人倫大變如漢末必先錄曹操而後書魏武以見簒奪之有自也後倣是

一古人出處事功載在史牒者詳矣諸名公論議品隲各呈己意均一人也或褒或刺或指一事而槩其終身或據一言而覈其至隱或度其時而代為區畫或觀其事勢而伸雪其冤忿如璀璨並陳快人心目故多至十數首不厭其煩以俟識者折衷焉

一輯論以歷代史臣之論贊為先次及諸家著作蓋以世代相聯評品為近中有翻案辨駁者尤為奇觀不敢不錄

一人物自秦以前則略蓋討論者少自秦以後則稍詳而評論者漸多故也

一論中題目如讀墨及讀墨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墨子如辨騷坑儒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屈子秦帝餘並錄之[illegible]多頗是

一諸公評有任意品題或艷其文藻或奇其議論或摘其論中要語以示初學未嘗拘一轍也

人物論凡例畢

古今人物論第一卷

莆中鄭賢輯　潭陽余彰德梓

三皇　胡一桂 宋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評　末段論三皇之名號不可泯似爲確論

五帝　司馬遷 漢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評　此爲作者語之首古質典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九節前者其事後五節斷其義

五帝　胡宏 宋

皇者初有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即三皇之世也伏犧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

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評　以制作貽萬世定五帝之名實自是卓見

伏羲廟記　唐龍 明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位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太始初分典籍未俗民物職職俗居居于于厥文循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演之以爲六十四

天下之能事畢矣文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云正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斵桐爲琴繩絲爲絃絙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而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行婚姻正則人倫敘百官紀則班位脩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設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采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贊易敘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羲然爲神農皇帝堯舜之冠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嘗生於斯而遊廟弆々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陵芻牧往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嘉靖紀元年御史陳講撤而新

之輪焉奐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率治以化洽是故豐后稷之祠若咸曰重本存太伯之廟者亦称辨治而况繼天地開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乃于是乎特書之

評　敘拓廟制處情致委婉

神農　司馬光 宋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民藝五谷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七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

黄帝　胡一桂 宋

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尤爲朴略至黄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体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駁又乎非復昔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爲要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律以黄鐘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律可均槩可制

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氣氤群生安樂鳳凰集于阿麒麟遊于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許由　柳識 唐

天清既能久地静不能朽先生清静天地合德出於胚渾入乎鴻濛雲遊鳥還翡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採大樸救于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香冥全心堯齊公器退然見推適與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清流道終播于無窮所謂春蕁特蒸朽蘖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穎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

終廉恬感俗道存為功在旣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參憶箕潁綺與先生山水齊名

評　文甚渾璞

許由

楊植 唐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將先生不以清節遜堯唐堯之道何得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遜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枕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卅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余天用先生粃糠

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淸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見知不夷也使苍之聖得先生高尙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含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藏盛壓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容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無師先生文也天機白潔雖死不斃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窺見參廓但其顥之上惟餘清風噫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惟堯謝舜轎爲吾量我來獨尋清鑄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評　高頌流金石英氣逼於文

堯

蘇轍 宋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而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

鯀也與

評　當時無可治水不得已用鯀則堯非不仁亦非不知是推見聖人之心者

舜廟碑

張謂 唐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今其節而固讓之義仲和叔皆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藉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信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

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無爲而治其聖
德盛矣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究其嗜欲
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衣矣
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
綏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
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受於堯讓其
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
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禹易之時
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諸群雄假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
際此河伯不知大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

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求爲世教辨其之徒豈誣也哉稱舜見其因
小儒之庇誤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
山在二湘南漢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無從生荊棘水深難涉
非若蒼梧繫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擄邪陽令字文　大樹風數小
虎豹元祖岡峦移棟宇亦豁林莽得巢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
新禪之人焉知或宣室言微闕宮靈降蟻英近侍獲致旁趨則
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歌升堂自愧于廟
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衛于闡閫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讓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頗于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評　揮入曹丕父子一段大有微意創文字亦自玲瓏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

孫明復　宋

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
繼曰虞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
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
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
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
八元八凱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凶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
若盡舉八元八凱盡去三凶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
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
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

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云云　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
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謬哉

又

曾子固　宋

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遠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爲對
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
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
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
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
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爾已

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渾之云爾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又　　宋　鄭獬

四凶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耄期倦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亂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四凶之惡始暴焉撓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窾然與果堯以爲能也撓堯者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曷不若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凶曰以有舜也不則堯去之水舜不湮

水得之禹也不則舜湮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累也聖人攝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熠然骨汰而心蟄則其鼓號令不須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爲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爲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歧於是乎哉一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堯累也曰有說者曰堯不以誠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慮夫戾舜者故四凶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瞑繼者能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曷席于是哉藉堯已誅之舜已號天子果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是哉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評　孫謂堯有心而泯其迹曾謂非私舜而私所以爲天下

鄭謂四凶之罪至舜始可誅皆極意摸寫橫生奇論

虞舜許由非匹夫辯　　張濂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聽協風

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瞽瞍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瞽瞍惑於后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共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于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象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興奸雄非望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

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家嗣而陶漁畊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恥而當時亦不以為非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說乎不聞者也

評　著論本旨只為興奸雄非望之心孟氏豈真無據萬章所問固不足憑以聖賢重民事結意自高妙

鯀　王安石 宋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且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群臣莫能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評　此與潁濱論堯英雄所見略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慨

禹對　韓退之 唐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后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評　孟氏歸之天萬古不易此論謂堯舜利民大禹慮民深與後前定兩段意不在孟氏下

禹　蘇轍 宋

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據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成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

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掟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之人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舜之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德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評　以聖人之傳賢傳子總之不求爲異是大見解

禹廟碑　　李夢陽　明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見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退聽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臺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就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狃之世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辟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戒嘯驛桿勢欲建領堤壩一決數郡魚鱉於是昏墊之民罔罔諸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下堰夫椿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知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潼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伾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王之柔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人者寧耶川者陸耶嗟呼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徵焉吾其愈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

評　其詞翩翩

關龍逢　張謂 唐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邦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危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邀福里迂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掩其忠義夫生死也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舍生即義賢哉

評　發出忠臣心事

關龍逢　歐陽詹 唐

天生彼辛兮用戕覆于夏家欲彼慾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奔有道併命委炮烙以知麻伊先生之誇誇爲酷烈之所加宜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肅條萬邑蒼蒼空陂陷陵戍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鱗非騰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明分亦薰猶之自別是以寒寒心競昂昂而折狱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悲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福善者神明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其至草之不信俾忠義之容勤佯中大呂日蒙谷風颼颼於岸煙茫茫乎平陸思懷懷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難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評　讀之令人惻然

關龍逢比干廟碑　李夢陽 明

雙忠祠者祠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表垣去于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備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謂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鳴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焉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慨慨耀乎乃茲役焉卑

也高閎之僕迷者必顯其舊成大者陋邸其小故欲啟邀詔來必有閣名焉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居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巋如教敦渠渠於是二忠者知之過之欲以悲肯者問之知焉爲內權逐臣放子過之濟淫淳垂亦有頹洸而赤者車將過而較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于之事于李子曰余婁適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臺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遲于者也張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忠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愍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其蹈
瑕戚疏計哉曰三代之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
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横議横議則
從横行從横行則亂賊肆而良純匿故蘇洵者從横者也其言
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鶡雀蠱孔鸞
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
押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矣不使戰國君爲
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斗
惡來胡久於人朝孝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借椽於
從横從横始於横議横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横者必洵者也禍
天下者也

評　先言栢廟復發一議論是記禮之學者

湯　牛僧孺唐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
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長其利害以其仁
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襁稺在焚溺
無不拯者然則拯而授其家乎將遂拯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
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
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長其利前王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
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唐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
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大
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
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
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從桀桀果
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
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
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
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

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
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
五就桀

伊尹　蘇潁濱宋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
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君臣之心以
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正其亂雖使夏不
亡商不興無憾矣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
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四而救之然後棄而之西蓋湯之於桀
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

[illegible]之所不及也

評　湯文心事如覩青天

伊尹　　鄭惠成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嘗伏而思之清有診而和無畛有之以爲極指無之以爲要見有無離而互見其瑕其不得當孔子當也伊尹可以堯可以舜可以桀可以湯可以太甲依然一孔子矣吾日誦其言曰吾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然後知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

夫道何二之有二則偶偶則校校則內見擬而外見若不若之端道不然也其然者妍媸也清濁也有餘不足也屈伸也可不可也奚其道且夫道而有妍媸也者則可以覩而入有清濁也者則可以聽而入有有餘不足也者則可以嘗而入有屈伸也者則可以號而入有可不可也者則可以口給辨捷而入彼夫離婁師曠狗牙孫吳儀秦之朋乃不當接軫尼淵聯軌軻伋哉而固不可者何也一也知道者爲是不擬而寓諸庸庸意必措而退一切之往來辟之浮雲之旅太虛聽其自聚自散而莫之[illegible]故其以身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家也其以家而習之也[illegible]以差于國也其以國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天下也一也

夫伊尹何以一策而畎畝勝再策而其君是民勝介介然若弗不若也夫仕何以不隱若隱何以不仕若也夫隱者湛處而厚修其親父子序兄弟別夫婦化行乎枲樞蓬牖之中孰異夫后契之爲五典其出當規入當矩容當三千三百發當律所至一禀于雍肅孰異夫夔之爲禮樂其充已孰異方召之爲戎其富于
而聰于聽明之發孰異夫吾之爲山海其意論上下品隲四維及乎百世千世萬世之後先后言使辭靡不的皆中窾厭于人理孰異夫孫之爲其施于身而五官百體靡不循其職施于家而微至几晟靡不稱任使孰異夫姬旦之爲勤其誦詩讀書細繹可否尋索善敗揣摩與替孰異夫五臣之經常晷十亂之

理王猷則隱猶之乎仕也夫仕者行而爲雲施而爲雨其張乎施乎因乎革乎益乎損乎燭照數計不爽秋毫孰異夫朝歌之賈其剸亂而治剸危而安輒發輒效孰異夫霸陵之醫其見大而不羞小垢孰異夫傅岩之築備其被于物孰異夫畏壘之穰其教行而偕美孰異夫歷山之讓畔其成功遂事莫覩其狀孰異夫荊與之逃[illegible]金顏闔之鑿坯其與世俱浮與世俱沒而滑然不適于態孰異夫箕潁之水則仕猶之乎隱也夫伊尹何以稱兩不若也此擬心也擬者所以用之妍媸之列者也若夫春之不得不更而夏也夏之不得不更而秋也秋之不得不更而冬也時則使然焉用擬故曰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不得當孔子矣稱聖

大同也有境擬有事擬有理擬可欲之謂境一擬涉機械能生
不祥是故有張安昌婁諫議之徒出而規漢有柳刺史盧秘書
之徒出而規唐有趙河陽之徒出而規宋並操市心以自敍其
疏而不顧名實之稱醜執一之謂事事擬涉然不然能生偶若
是謂爰旌吐霄咸吟絶焦衛賈生憤魯仲連却千金而蹈海屈
子湛汨羅三年化而爲濤拘于隅而爲流過之槩理擬涉思勉
耳未能而融矣是故始見以爲仕之不隱若而湯之聘卒未嘗
不視不顧也始見以爲隱之不仕若而太甲冠冕之後卒未嘗
不去而老于莘也不旣融乎哉若卒以融思勉何病故稱聖人
也難者曰孔子東家之布衣也朝魯暮曰中而衛晡而心馳于
陳蔡之郊矣知者惜不知者誚一津一鶯盡爲口實曾不小介

于意非見以爲隱之不仕若其何如也懸而對于洙泗之上次
第六經業成而門人相與尊貴之曰賢于堯舜非見以爲仕之
不隱者其何如也夫孔子依然一伊尹矣曰是人之所爲擬孔
子而非孔子之所爲自擬也見以隱之不仕若乎魯燔不行遲
淅不接衛陣不去矣見以爲仕之不隱若乎朞月三年不思佛
肸公山之召不書矣且夫孔子之于易天于辟諸丈人之于荷
蓧沮溺之于耦耕也忍乎爲旣而時命大謬有事六經則亦曰
吾分固然耳是故堯舜創者也孔子述者也創者緣斯道未興
之前而見功述者緣斯道旣廢之後而見功功等也辟諸西京
之高而東京之光也譙舍者故夫依東家者循之而使卑以企
擬孔子而非也賢堯舜者循之而使高以僭擬孔子而非也孟
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尚
不惟其可而顚顚爲擬諸仕與隱之間則孔子者不獨依然一
伊尹也雖謂之曰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評　氣勢淵瀚如百川東來不可注擬伊尹孔子尤可賞心

太甲　　陳鉞石　唐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
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
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者豈臣下之有不知耶

擇其嗣以長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令其
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攜於
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鼎非金石而冒霜露如懷失國之訴以損
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
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況浞接踵羿
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
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
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簒也有旨哉

評　此垂戒之論伊尹自別有見非幸也

傅說　　楊慎　明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示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寤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微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知說賢乃曰帝賚克民知餘難以神誣商

俗以說引天而敺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豎妖漢文之嬖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評　武丁遯荒野時已知有說喜極夢後歸之精神感格耶

是正理

微子 麻碑　賈幼隣 唐

昔者高宗既沒殷始錯命敢有斁倫敗紀事有褻神虐天迄于獨夫稔惡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嘻湯

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嘗爲帝乙元子帝乙猶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蕩棄神人悔慢元老才兼八元之德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兹東夷周公嘉焉殄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甄瓻而君皆陵阻遯迹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厲揚之師卒能修復禮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于諸侯武王未可

壹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于是善柝矣太公之賢不過於
昔少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
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世至作史又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
老得人周行於桐猶存焉蒙紛紛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
儀猶然像若月縱生齊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
獨揚子…詞…乃

評　太上…帝乙舍微子而亡是大議論

微子　　　劉敞　宋

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瞿佯狂爲奴…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揆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爲

狂自逃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又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有苟全斯須者哉然則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也

評　未亂而去去不逾國是足以論微子也

微子論　　　翁金堂　明

殷將淪喪微子去之有謂其抱祭器歸周者後人則辨之曰微子去殷直行遯耳周既克殷而後微子迎附非當殷存日即歸周也遠行遯之說然矣而謂微子爲迎附則其然乎迎附之說前無所見特始楚人楚師入許而許男肉袒膝行以迎楚子不知所據…遂伯乃述武王見微子之禮而楚子用之不過借古事以決時事使人不疑所行一時權宜術備固非誠謂微子歸周…知許也司馬遷不識此意以爲實事耶而著之世家使後…病正在此而後人則以遷史爲信史也於是遂謂…膝行之事微子果嘗行之而信不復疑矣嗚呼武王聖王而微子仁人也武王伐紂惟以吊殷初無他殷意微子何懼而遂作惶恐狀若誠有之則武王之心微子且不能明矣又

何以明于天下武王未有不戚然懼者而得惟没然受之耶况乎微子不死以存宗祀也而屈降若此辱且及先王矣是何以爲微子周封微子亦使之統承先王也而先聽其屈降若此祟德象賢之意安在哉是又何以爲武王且武庚祿父親紂之子猶不至面縛輿櫬而武王亦未嘗俘係之定殷之後卽封以故墟俾奉殷祀是屈降之事武庚固不爲矣武庚所不爲而謂微子爲之我曰必無是也以必無之事而世共信焉是何信逢伯史遷之厚而待微子之薄哉吾意微子去殷遯之荒野周既革命而武庚就封微子時未出也及武庚以畔誅而殷商無祀周王乃求微子封之微子念先祀不可不守於是出就周封…

作賓微子而微子亦自賓于周有客之詩可攷也如曰武王克商微子即已歸周則其時武庚封殷矣箕子亦封朝鮮矣武王何待而不封微子微子又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說之不通莫此甚者特以周至叔世訛言興矣好事者流喜爲謊語以誣聖賢而惑天下即如武王克商紂自燔死紂雖不道嘗君四方而不得其死武王諒且憫之矣斬以黃鉞縣之白旂武王其忍爲哉其敢爲哉此與微子迎武王事其誕無異而世亦莫之察則猶用好事之說也夫不敢悖好事之說而敢誣聖賢不達甚矣達者其云何

評 可爲微子洗冤

箕子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比干 李翰 唐

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喪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illegible]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横抗與運周武以三分之聖[illegible]之[illegible]用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莪彼[illegible]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亡存亡[illegible]不重哉太師存則正其統沒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illegible]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爲之說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偷安之士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三仁 顧憲成 明

微子何以去也曰存祀也箕子何以奴也曰存其身以待也比干何以諫而死也曰沒沒乎其欲悟其主也君子曰是寧獨比干即微箕二子其要歸于悟其主而已其諸存黃陵君之感三危卿邪君之表重来走莊王即位三年非美麗之色不視非靡靡之聲不聽將鼓白黨而置郢中樊人伍參進曰堯舜聖人也僅能歌康衢而已至于王而洋洋也郢中如沸矣過堯舜也乃左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堯爲王壽右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舜爲王壽王大懽黃陵君曰吾不臘矣挈妻子而去之行十里使[illegible]爲告王王大駭既而迎黃陵君以歸請曰而今而後不惟

子是驕者有如日於是乎遂覇是微子去之之說也齊威王即
位五年日與左右爲狎臨淄之郊二百戶入楚再喪地十秦知
不聞也者聊聊君曰不可不怖也側身乞于市嘗暑衫絺綌表
重裘而出之自當于賣漿家王聞之喟然嘆曰語云君不明則
臣匿而瞽君不聽則臣匿而聾甚矣孫人之無良也使人謂聊
聊君曰不穀知過矣大夫無辱是日烹一大夫封一大夫是月
報楚是歲報秦三戰三勝而敵西封諸侯畢賀齊人曰微哉聊
聊君之狂也表重裘而天下宗齊是箕子奴之之說也故曰微
子箕子其歸與比干同不可不察也夫三子者討之熟矣微子
曰余之日數于紂之側也而未有動也意莫若以去嘗之乎箕

子曰余之久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爲脣脣也且
習而玩玩而莫之異也意莫若以奴嘗之乎比干曰見是非而
思者十一見榮辱而思者什五見死生而思者什九意莫若以
死嘗之乎微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去之而
不動者乎箕子曰善焉有去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
不動者乎比干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去之而不動又死之而
不動者乎蓋紂非凡主也其才甚高而其聰明甚設爲惡易爲
善亦易一旦而翻然即不敢與堯舜較短長至如楚莊齊威猶
掇之也夫三子惡能無汲汲哉而世之說三子云爾且祀者所
以存統也紂爲君而武庚爲子統可知也故武王革紂而封武

庚非爲恭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天下之議我者也統也夫微子
越次祖而代之何說也幸而武庚復誅也武庚不誅微子始終
一殷公子也商之祀不祀豈必在微子而曰以存祀去也何說
也當武庚之挾東而叛也天下所在響應試讀大誥諸書其槩
可想即管叔蔡叔號叔于文王子于周公兄並去而附之而箕
子方綿然遁於朝鮮其勢勝耶灌耶濤遠甚竟袖手不顧顧曰
存其身以待何說也但微子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紂也響涉
歷紂也稱孚始微之能逆紂之必亡也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
而遽悻悻然抱其祭器而歸周而曰我其作賓于稱氏乎吾不
知三監既命之後東夏未寧之先其所抱之祭器將安置之乎

則武庚之成敗又非所論也武庚而成夏康漢光也武庚而敗
夏康漢光也詎已白於天下矣何足以辱箕子而箕子不至乎
且夫待者事之濡者也楚郊敎之貫必十年而後盈乃可以待
吳夫差之霸必二十年而後沼乃可以待至于紂譬如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一日之內何所而非甲子箕子念以爲
計畫無復之不得已而之于奴耳何恐未稔而可以待其自斃
又可以待武庚嗣乎藉令猶可以待即仍職乎師保之間伺機
而動可也不然伏可也豈必奴故吾以爲微子之去以去爲諫
也箕子之奴以奴爲諫也比干之死以死爲諫也置其見在之
汲汲而旁摩曲揣則三子隱矣孔子稱殷有三仁而不著其所

以吾懼孔子之旨與三子而俱隱也作三仁論

評　三仁意同悟主從來未有論及此者

人物論一卷終

人物論

古今人物論第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太伯

司馬遷 漢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泰伯

王漸逵 明

余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之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爲有翦商之志哉况太王前日能遷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逃之荊蠻古公將卒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喪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翦商乃魯頌誇詡之詞與書譽基王迹者同非真有也余因是而推焉自古聖賢皆以傳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堯舜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禹之不傳益而傳啟知其子可托

天下也太王之欲傳於季歷知其孫之可託天下也泰伯知而逃之知其猶子之可託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攷而立武王知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於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爲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而已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翦商之心胡爲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泰伯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非惟泰伯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

文王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爲天下也泰伯三讓之心亦爲天下讓爲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程子之言益信之不疑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必能開基王業故爲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爲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評　太王翦商之論學者信傳註而生疑此論一出太王可含笑九京矣

泰伯

歸有光　明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安焉人之欲惡發於其心不待辨也矣窺而偷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知者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舒徐紆緩含味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君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於伯夷稱賢人於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於頑鄙之徒而已矣而好名者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曹臧宋穆親挐其國以與人而弑刼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數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悔恨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於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委棄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爲

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如此者蓋有伯
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
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大王有翦商之
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
者遂以為泰伯蓋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
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
其無私于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
奪雖世嗣亦以為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
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彼馬以窺大
[illegible]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

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黨
必固我之私而史之罔皆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之後必至於
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
註猶[illegible]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
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下
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illegible]迹之惡中人之
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
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為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
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
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

而稱也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終亦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
而其弟終於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
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非
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於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惡帝不成
而為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固
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實辨其國與天下也苟盡其
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言而求其讓於未
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illegible]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為之說
是孤竹不為賢而必其餓以為大歷山不必孝而必首陽以為

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
泰伯之所為乃匹夫匹婦之為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當
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評　委婉高奇可稱太伯千載知己

虞仲　　湯聘尹　明

太王之子蓋三焉為季之有聖胤也而欲傳之祚太伯不逃則
舍嫡立少太王之心必有不安者其逃也所以成季之立而安
父之心也仲非嫡也而何以復逃苟其山之避或議伯為不
[illegible]而仲之自竄於蠻荊也不亦過乎噫仲之志即泰伯之志
也伯逃去而仲在太王之心猶未安也子章北面于其父見棄

齊既逃中子遂立不幸有人擁仲而翼戴之恭志之謂何故逃之海濱者亦所以成季之立而安父之心也其志即泰伯之志也然逃可也何以斷髮文身而必於自廢曰其廢也仲所以遂其抑之性而杜國人窺伺之情也彼其德足以懷人義足以動衆民一推戴而建邦啟土則視季為偶國而亦不免傷厥考之心嗚呼扶蘇既死陳勝假名濟王式微漁人鼓亂仲而無廢安知明長幼之節者不歸心耶仲尼所以目為中清中權而與夷齊相媲美也百世而下猶聞風而思吾邑曰海虞山曰虞山其尊之也至矣

評　仲在而季可立耶故仲與泰伯同稱引扶蘇濟王尤為

明鑑

文王

孫明復 宋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親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有遺恨焉惡甚哉之編謂季札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閒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有無君之心哉殆紂以文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乎盡力室能夙夜匪懈以答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其遺憲事必不然章章矣紂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故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

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撥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耳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能盡知與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是耶噫乎杜預服虔之徒恨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評　季子曰猶有憾者抑必有他說非謂恨己之不取天下也辨文王甚辯悉惜未為季子闡明耳

文王有憾論

張元汴 明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謂文王以不能克紂為恨而孫明復以季子為厚誣

聖人張子曰甚矣說之妄固哉孫子之見也孔子稱文王爲至
德又謂其有事君之小心夫文王純臣也豈獨事殷而不叛斯
以爲至德小心云爾哉推其愛君無已之心蓋將格君之非而
致之於堯舜沉湎不作暴虐不行納忠良之諫去炮烙之刑下
收人心上挽天命俾有商之祚延于無疆而後文王之心斯快
也當紂之醢九侯而脯鄂侯也文王聞之而竊歎其竊歎也豈
比干以諫其君哉蓋不忍其君之肆虐一至于此欲諫之而不
能欲救之而不得文王於此蓋有不勝其恫者矣寧獨此哉紂
有一惡之形則文王有一念之戚紂之惡久而彌稔則文王之
慼滋甚而不能忘也伊尹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於市嗚呼文王之所慽其即伊尹之所恥歟文王
之所以爲至德小心者蓋如此作周樂者以文王未釋之慽而
播之舞蹈之間所謂象成者也且舜之舞曰韶箾文王之舞曰
象箾南籥意者以文王之德比舜也歟若季子者亦可謂善於
觀樂而深於知聖者矣何厚誣之有嗚呼固哉孫子之見也

評　讀此始足以見文王之慽慼季子丘善觀樂哉

西伯陰行善辨　張重華

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似
陳氏厚施於國矣大非也其知者以爲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
善政故乃陰行之此孟子所謂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亦非

也蓋伯常獻洛西以乞免炮烙矣此一舉而天下盡知之詎不
商伯者而紂之虐益彰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忍揔紂
之惡又不能懸紂之惡處無可奈何之地而其心未嘗且夕忘
商故以念吾猶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爲商臣代商政使天下知
商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我出蓋欲天下怨紂之心未甚叛
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
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紂附我
而去商蓋純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神鬼知之豈特不求
人知且也嘗恐人知矣夫是以名之曰陰也而他說不甚謬乎
哉或曰千古而遙子何以洞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曰善哉歸君
過其歸己經言伯矣又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子亦嘗言
之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世儒不暇知也

評　伯之所謂陰者數句委曲深至真知文王之心者

閎夭不賂紂　王世貞　明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
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
儒曰毋也西伯必不賂免王子曰否又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
之曰紂知之紂也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
一朝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備侯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

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鍊妖色聘駿奇技淫巧以其素也縣赦而縣吾其所欲義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閎夭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曰内文明外柔順侯命正志生必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夭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夭之德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評　此長公有慨乎其言者

伯夷傳

司馬遷　漢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

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評　傳之變體自此篇始太史公之極得意者

首陽山碑　皮日休唐

天必有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
得喜動於瑞上聖帝也次聖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
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
潔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賓
賢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
志豈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逝

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
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
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
天可怨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以臣於周則周召之烈矣奚有
首陽之死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
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評　道不由天是一奇論

伯夷　柳識唐

洪河之東兮首陽兮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偕隱胡
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去何止撫躅溪
之毛薦精誠而已彷彿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殷族之離
散唐虞之不還謂且爲桀兮文武詞盈桀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
有詞兮千載之嗣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
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統假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
所恤若偏矣當昔夷牟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螢
兮鬼嘯王本叛武天命忽若曰殷猶可暴以溺哉於是三老歸而八
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
施俾中麥里之墓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衂於武庫九嚮伏辣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
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歸爲姓歸仰兮獨溥乎方

寸六合兮蕩兮系踊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悃殷所
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皇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觀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
道而偕生乃最為臣之不二

評　剴切

伯夷　章表民宋

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其志而以仁義殉其身
始阻武王之伐紂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懦也為仁義而已夫
紂為暴君其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
天下之棄商蓋商之棄人譬諸隄必決焉而水派乃潰也是紂之

爲惡非湯德可能掩之也天下之怒非一人可能遏之也惟伯
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謂武王宜聽其諫焉或謂之好異甚矣是
皆未然也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絕一夫
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一己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者伯夷也非
斧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
世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
已故使不君者聞武王之誅則欲得其爲君不臣者聞伯夷之
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嗚呼武
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與者也伯夷之死今數
十百千年矣前有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

也其死亦不可能也與身而廢者也故平桀紂者莫仁於湯武而
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商之敗周之興伯夷所不
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衆人之鬭鬪者日繁而力能
止之所救者將不少也

評　救鬪之論真善喻者

伯夷

蘇軾 宋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
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
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
可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慚而

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
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
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
不敘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評　此論可爲伯夷忠臣

夷齊十辨

王直 明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
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
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
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載文王之

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原於輕信說詩十辨左傳春
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冉有曰夫子
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
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
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
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
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
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
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
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與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

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猶
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
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
此書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
年何聞[illegible]遂[illegible]文字既工盈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
或兩[illegible]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
大[illegible]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
然[illegible]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
[illegible]史遷安得此歟或聞孟子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
[illegible]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

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
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
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
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
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嘗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
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
竹小君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
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
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
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

周粟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
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
蓋君卒而行攜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
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
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
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称之指其所
嘗栖止之地曰此二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
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称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
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
夫子合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

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
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
而辭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
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
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
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物求其心棄國不顧如
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
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
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
[illegible]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乎疑其

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乎之意之也蓋猶近似
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
大緊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
家則首吳大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
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
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援之以釋論語則武王
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爲萬世亂臣賊子知畏
其義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上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
欲反復究竟拆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
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

人物論　二卷　十八

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併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
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
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
濱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卽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
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弒君
蓋以爲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繼逃
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以充塞否與
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此必
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

子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
殆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爲奇節故欲
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
推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
遷就增損之情然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爲斷夫伯
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但歸文王孟子稱爲天下之大老太公之
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
也然伯夷德齒昔縱遊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
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
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

人物論　二卷　十九

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攷也而遷
於周紀則嘗以爲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
禮賢待士〻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
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
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
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
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
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緊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〻排布咸
年而夷齊之歸爲首其德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
王卽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

夷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
而老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
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
當爲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
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先不當俟其戎車
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爲太老出處素與
之同不於今日何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
也嗚呼紀傳二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語之可信乎
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貽欲殺武王無語太公昔救
之狀殆如狂夫出鬪群小號呶而遷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

閒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
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
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
知曾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
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
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
東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
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
不合者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
[illegible]能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

於褚少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
得續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妄
屈乎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各俟於傳也蓋
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及文王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illegible]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
之事其究如何曰[illegible]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
王克商之時武王[illegible]之時恐已無所謂夷而孟子又不言叔
齊歸周非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
者爲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止
三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

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略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
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足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
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
叩馬恥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試論孟則
見二子可師廻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
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
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人闖於是非進退
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絲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
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

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
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
子所刪尚莫知各篇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寄之曰此
必夷齊也夷齊非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
夫古詩稱采草木茹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
粟者乎粟生於地[illegible]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
豈哉耻一武王[illegible]皆無與己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
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
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
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此
夷齊將臨死而悲絶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
思上言我有所往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
兮可中求則捨不可猶思有所往焉旣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
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殂乎神農虞
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
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殄祀何處不有
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
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晉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爲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

之間功豈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
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爲有益之事則九鼎之遷恐
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彊暴者之所爲誰謂
武王爲之使果有所謂遷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
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爲快乎況罪止紂身爲商立
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
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爲何人自
商至于周衰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
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
齊當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

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
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爲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
傳至今幸而獨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
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旣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
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爲然否

評一　讀十辯足知太史公誤處若叩馬而諫王荊公亦嘗辯
之隱於首陽蓋爲遜國時事大是有理武王遷鼎之辯
信經不信傳復何疑考古之功斯爲大矣

國人立其中子　　柯壽愷　明

余竊覽孤竹事意中子其有隱德乎夫自古讓者多矣而人

心所歸寧得終遯許由之逃逆旅盆之逃箕山而得遂其志若
人心不在故也舜之南河人亦之南河禹之陽城人亦之陽城
越王子搜之丹穴人亦得之丹穴盖人心所屬何地不可至何
跡不可尋夫首陽豈足跡之所不及而夷齊遊隱之地獨深於
舜禹邪盖必中子可以托國焉耳故意中子其有隱德乎

評　不數語而意凡六轉遂令墨胎氏多一賢人真中子之
知己矣

伯夷太公論

湯聘尹　明

羅子論之論伯夷太公也曰誓師諫伐易地則皆然嗚呼二老
乎出處無不同也而又焉辯易然伯夷能為渭濱之釣而不能
為孟津之麾太公能為首陽之隱而不能為采薇之餓何也清
與任固殊途也當武王繼文而立尚父之推轂膺其致師之念
尚固為蒼生計也叩馬之諫幾不免虎賁之刃夷尤為綱常計
也二子各行其志迥然不復相侔雖太公以伯夷義士扶而去
之而夷之不食周粟鄙周也鄙周亦所以鄙呂也觀呂之誓師
曰與小舟揖後濟者斬夷則曰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夫八百既
會前徒先已倒戈矣何待於誓乃太白之懸視放巢猶為過慘
夷忍其為之臣乎有去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仲尼以文王事殷
為至德而至於論武則曰未盡善觀文武而伯夷太公何待於
評試西山之登與箕山由光並烈而後世習權謀者每以陰符

為舜首夷之不能為尚猶尚之不能為夷也必欲比而同之過
矣或曰太公吾無論也伯夷率天下以歸周而勢既成矣其諫
不已晚乎吁非惟不知夷亦不知望也方二老未就文王之養
固以耕田鑿井優游於西土之樂云爾豈惟伯夷不知天命之
有歸雖太公亦不知有大統之將集也況文王服事商室則歸
周者乃所以歸商也歸商而周以之興商以之廢非二老之本
心也蓋夷固不知薇之可採望亦不知有鉞之可麾也時至而
事起各從其志而為之蓋可以清任論而不可以是非論也

評　以清任論二公是有見解

武王

呂祖謙　宋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
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
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
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利以
己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寔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獨湯
之慚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
夷則非之何則湯無伯夷則慚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
見於湯則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慚夷之
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
爭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爭君吾固謂數聖賢者例

乎武爰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愛也雖然湯爲之而猶慙而武王則徵之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慚矣非徒爲湯之慙而且慚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明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慮嗟夫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詞則詳而明哲衆之詞則油而直授王之詞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且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己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況於授親之德而強以貌人吾未始不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

亦行侯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於我也泰誓之書吾嘗畧其數紂之詞而考其自誓之詞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武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迦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卒於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爲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悲也是以放牛歸馬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爲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爲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與吁蓋至是而後益見

評　發出武王心事後之論斷武王者皆祖東萊之意

武王伐紂論

方孝孺 明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

乎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剟不書之繁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俞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欲易以辨矣反覆詰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狗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

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衣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

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狃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評　史誣太甚此辨頗爲武王功臣

周公　韓愈唐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內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輔相成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周公　翁金堂明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奮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讐矣公親總六師責致之辟祀僇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耆俊滿朝若[illegible]莊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illegible]聖矣公之身非已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

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鴞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謗而不剪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既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懍嫠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悟矣偕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至引以爲叔牙之酖猶爲可爾常山迫逐於乾明泰王彎弧於隱剌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爲公悲也

評　冀其悔禍而全之此前人未道處

太公

司馬遷 漢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太公

王世貞 明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爲之說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矣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喪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毋閎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羇旅之匹夫而爲之相所爲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疆武鳌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屬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爲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織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猶紂爲雲若飛廉惡來者盡殲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爲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爲無之矣

評　管仲處其難太公處其易是大識論

管蔡

郭子章 明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曩齊

臣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嘗宜其
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
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
武王也文王内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
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
傾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
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
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荊蠻也非以
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

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
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
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
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
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
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
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
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温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
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
蔡者即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評　是翻舊案若老吏之斷獄然奇哉

三監　　袁表 明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
豈獨不許武庚邪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宗哉周之遣三叔者豈
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王未遠也其不忍忘商者
多方多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爲商之遺臣也
審去就而忘親狥國焉質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
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
成敗爲順逆此古之忠臣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

義士也三叔懿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
以處武庚者[illegible]者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
所向必不得已[illegible]國而踐其位焉則周粟可食而商奄
無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爲也哉周誥殷頑之罪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
爲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之祚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
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哉其殆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
迹也乎

評　大都與郭同意立殷之後一段尤爲奇絕

宣王　　柳宗元 唐

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宣王　　范祖禹 宋

昔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顧治而外威嚴

評　萬古不易之論岳將軍之所以班師也

平王　　蘇軾 宋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

施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乎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評　祖宗根本之地不可輕棄責平王不應東遷是一種議

論

鬻拳

方孝孺　明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爲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爲遠道之行以危身不爲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刼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讋懼之咄吒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爲上下尊卑之分俾爲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爲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爲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刼其君者乎或謂君爲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爲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爲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遠道子烏可行權而諍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illegible]然順之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瞍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囚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若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徇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則左氏啓之也

評　責左氏稱鬻拳爲愛君恐遺後世亂賊之禍則鬻拳兵諫自刑心則是而事則非褒貶自定

卞和

高應冕　明

昔卞和獻璞於厲王不信斷其足繼獻武王復不信又從斷其足王信玉尹之相謂其非玉而謾也嗟乎身而見疑忠而見戮能無怨乎卞和之泣玉蓋自怨生也雖然和不能爽時擠會而獻於其所不信又安得不以爲謾焉而自取刖足之誚乎何者玉在璞玉尹惡能知之二王之相玉在玉尹二王惡能知之和不知二王之不知玉二王又不知玉尹之不能相玉故玉尹曰石也非玉也王亦曰石也非玉也雖百卞和惡能自解邪使和之知王素見信於王王尹之不知王亦見信於王吾從而獻玉焉王必不疑於和而以玉爲石王自不信於尹也今以不相信之君臣而必欲售吾自信之玉幾何不以爲謾而不吾足刖耶

哀哉和氏卒無以辨而解也玉出而後知玉尹之相誣足斷而後知和氏之泣其也使文王不問其泣而哀之未必能理其璞也璞不理則玉不得未必信和氏之果不吾謾焉繼玉尹者又得行以爲石也和安得重足而斷耶相信者又幸有文王在也嗟乎賢人抱道而不售於時而爲奸邪所阻抑郎和氏之𨮱也君不見信而侫嬖在側誰復爲之而取刖足之謂哉旬玉石不分而不鳴之上與平驥同阜此鮑焦所以憤於時而去之魯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而死也若然則和氏之𨮱終身不售矣和之泣爲能已耶又安得文王者出而哀之而不使有道者之不藝也哉則玉璞之獻與不獻自不足爲和氏泣也

評 終篇借玉爲喩委曲感慨非專爲和惜者

卞和　　唐 肅明

卞和以獻璞而刖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爲剖而無𨮱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取也非不信和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郎受而剖爲於國何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文章小技自炫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評 文簡意婉結語尤不拾人話脚

莫敖屈瑕　　呂祖謙 宋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開帆擊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遂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滔視淇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豗淵湃奔鯨駭蚪乃旁皇四顧魄落神泣墜槳失柁身葬魚鼈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遇於蒲騷自知將略非長委計鬭廉教以次鄖禦四邑者鬭廉也教以銳師宵加于鄖者鬭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

卜者又鬭廉也無小無大惟鬭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州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筭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覆僨身殲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鄒還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戯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嚼昔蒲騷之勝猶曰

闘㢘之訣今采椎誘敵之策其亦闘㢘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爾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迨之死下詔以新失宰相置觀以聽訟至兢兢也繼踵而張夜西域之捷交至其心始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少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為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評　以屈瑕伐絞之役比之晋操舟者自以為能究至於敗語云可撫掌一笑

孫叔敖　焦竑　明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碑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嘗補之士子得漢延熹中碑書其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子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北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餞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評　歌絕奇王心不得不感動然非此文誰識此歌

衛懿公　呂祖謙　宋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乎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蠭起泉湧鳥行鶩趨者肩相摩於道然擢筋之禍松栢之囚曾無寬左足而先塵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符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仗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備

詩一觴一咏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彩儁拔珠
璧相照而五胡之亂晉之不啻如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晉
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
[illegible]京邑[illegible]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
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
藻想其威儀接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
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
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疎者處其危使當者受
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柳吾又有所
感焉鶴之爲禽載於易播於詩雜出於騷人墨客之詠其爲人

所貴重非凡人匹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
豈人之情愛遽衰於前耶罪在於據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爲
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
疾惡之者復何如耶

評 可以愧後世人臣之不恤國難者且議論波瀾不竭學
者熟讀可以起發文思末言處非其據尤有味

懿公 鶴乘軒　梅鷝 明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
衛國狥于一禽之好而繼以失民衛人咲於一青之微而懟以
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
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鶉俱無善以相救[illegible]
臣駢死以爲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藹郁二君論之
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
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懟也有辭
而衛君之過誠爲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哉天
覆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莫墻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
匡救之若使舉幸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幼孫有庇遂以壹而棄
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

玷三[illegible]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郎其遺編而放不過以
鶴貫罪而非有及[illegible]僭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
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後生而舉法於上
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乎
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其賢之君六七作更四
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内日月照臨
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
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
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況其苗裔乎情然
丧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於邊

境之來則有来穢之歌在所當畢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庶其
闕而衮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
十愆之訓警欽於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箴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耶之論智不能諫也勇
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灾安樂享其祿位而危
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
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
與之以矢即越句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即
齊百年晉抉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為
國人者脊柱厲之不知勵狼瞫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

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會獸群而
為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縛而怨不可與磯
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
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擐甲
而悚懸志將不死綏士不揚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為政
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稱或喪馬
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大彝衆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
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過
其不令之心其慢惡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
雷霆以威上帝不報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河而

[illegible]嗟七百自古興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
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
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
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
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士之毛及其危
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
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米為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誑已
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恥而
懿公之對也哉亦何懿公之對而敵罪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
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乃濟其冥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

已之喪君其罪為尤大聞母之召猳而不知已之弑母其取為
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腆覸之其猶醜然人面哉吾獨
以弘演為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
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穩穩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
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鬭於野而
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鶴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
呼此藺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
斯言寄茲一慨

評 專責衛之臣民更無餘蘊且文古而思深妙。

人物論二卷終

莆中 鄭賢 元直

鮑叔牙

王世貞 明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己之不如管仲故其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評 文無數語而議論發出皆道人所不能道者奇哉

管仲

司馬遷 漢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管仲

司馬光 宋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世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諸

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評 孔子譏管仲器小不在於不勉之王而在於未成功而自足仲亦無所辭矣

管仲

蘇老泉 宋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

豈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也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

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評　管仲不薦賓胥無鮑叔牙不知何意

管仲　　劉鳳　明

甚矣管仲之所以為齊者何詭之極也夫齊墝地千里東有負海之饒兵甲之盛區區以齊霸何難者而所為取民者何竭盡之術也使農夫裸股肱事耕耨而力歸於上女寒暑不輟勤織治而織歸於府所以取之者盡矣而又恐利之在下也云不脩雖蓋不盛衣服則文事不泰享燕之禮不致牲諸侯大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臺榭不高宮室不美則群材不散嗚呼又何急急欲其匱也夫國云積於不涸之倉藏之不竭之府豈非欲財貨之盈溢於下哉若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行五月則能力藉致粟多是宜旌之以勸而詭以北郭之龜為無貲之寶為質而貸之粟夫得龜者無故而蒙上賞藏粟若被紿而厚失其貲二者俱未為得也而以為善謀哉其欲取之諸侯也為石璧謀使玉人刺石為璧尺者萬泉以次而差為之直珪中

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具而西見天子使令天下朝於先王廟觀周室者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不得朝諸侯乃悉載金玉珠寶穀錢布輸之齊故石璧流而之四方而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是又挾天子以令而政自齊出也惡在其尊周室哉夫即管子之治齊也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吾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故因其流而導之可也扼而守之可也逆所謂教民服田畝治絲枲蕃育六畜樹藝瓜瓠葷菜百菓者無不備盡其法而又行穀藉於國令以穀多寡為貴制其輕重之準守其徐疾之度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惟上所以操其決塞率是而為之民者已罄其力而歸其貲

於公上矣而又詭而奪之恐其餓而散之是何不恤其私而盡用之若是也且也旣爲之軌程則與民守之可也上非幣有穀則以穀準幣環穀而雁穀廩重有加十而又謂大家委貲曰上且修游人令鄰縣有實者勿左右不贍則爲假其食遂四面皆攤穀坐長而十倍幣之九在上穀在下幣重而物輕則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在上則官府以櫎出隆而止是衡準之度數易而轉其扼之守不時且又何不信於民哉嗟乎管氏之謀豈不由強而未暇以櫃國於不傾之地惠不洽於四封而詐已顯於天下故不再世而衰晉之霸也累世而主諸侯齊則桓之後而遂失諸侯多魚漏師之隙旣開而方內漸以不至吾是以不能無罪仲之謀齊者法已具而失於欲速不爲後圖而急於一逞焉寧待五公子爭而桓公是以不沒也夫子曰齊桓正而不譎若仲之功固以尊王攘夷而夫子恕之耶

評　仲意不在富民而在富國故其謀多變幻此足以盡仲之相齊

管仲　　王世懋　明

昔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學者疑之孔子大聖人也薄責其不死而厚賞其功以爲仁獨謂其器小奢而不知禮已耳後世論者取則焉自孟氏受說曾西以謂其功烈卑卑不足道若與孔子之言悖然未聞有訾其死而貽禍者則以其能薦隰朋而預知豎刁三子能亂人國也桓公死而神仲父宜矣獨宋蘇洵氏著爲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子者不可用非大臣之用心也甚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叔賓須無隰朋與夫論刁豎三子其皆具在洵以爲方策之書世儒皆不能讀獨一蘇氏子窺之遂得以意高下而[illegible]排嗤嗤之耳目耶至今淺學明經據其說而以仲爲娼嫉竊位之人此何異舞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入人死者甚矣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天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何言才之易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名大夫無筭無論同時節後先有及仲者耶其能籠蓋百賢而矯然不與爲群者孔子而已矣彼固千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力諫一事進賢退不肖意正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蕭何之不及仲洵好策古今成敗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耶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之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代者何未對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何高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朋哉史謂其兩人少相得及爲將相有隙至何死而所舉惟參以爲不敢私隙賢之耳夫仲之不以私好進鮑叔而暴

其短何之不以私惡蔽曹參而書其居□賢人謀國公心洵□
不敢舉以勸爲人臣者獨李何非待□以管仲也嗚呼仲之生猶
有□□□不可□洵之不敢□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死不可
無□□□即無孔子之言獨無萬世公議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
曰不讀管子不讀漢書則可矣

評 駁蘇公然可與蘇公並峙

管晏　楊夔　唐

子貢以管晏吾之春有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賢大
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譏其偪上偪下
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乎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

人物論　三卷　七

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嘗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
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
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
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強有欒高之偪時非興時君非賢君當崔
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田氏之大也能曉然而其短獨立讒
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
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簋而朱紘孰與
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蚡冢之破
國之亡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
固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管鮑　柯壽愷　明

夫自古倜儻□□之士功見名信人人爭慕用之於此有知之
與不知爲其所知者□□異也惟在衰替之中淪落之際當是時
世主不臣□□不□乃有賞識之者結以千角之交信之疇人
之上非相知心者與此若管鮑者是已夫鮑叔牙齊之鄙相
仲初以城陽牧□雜處閭巷既復相子糾間關追庇中一矢中
鉤桎梏受辱叔蓋終始營遇之詳具夷吾本傳不具述大槩謂
其心心相照即多取而不爲貪戰北而不爲怯三仕三見逐而
不爲恥至於堂阜檻車一旦請釋於齊廷既以生死肉骨矣豈

人物論　三卷　八

非所稱知己哉仲平居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又曰人
爲知己死亦既深德之矣韓子乃謂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
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拘叔乃釋之信然則
是二子以兩公子爲奇貨待時而易賈也其語近誣其於以相
知之意無當矣且自古遭困阨而起如此類者豈少也邪其于
忍於囚奴傳險息於胥靡當其時命未得則耳心久羞醜而形
信一日適遇明時龍逢推轂則如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龍蛇之
性固靈而雲霧之力亦大矣故曰女爲說己者容士爲知己者
用此言報知之不可少也余每嘆馮驩之歎差多自鳴之意而
虞卿之印紱成節俠之雄賈用者非大材之器而辯才者無□

消人才之神意氣雖高養又雖盛所由殆與鮑管異矣蓋自鮑叔舉知齊桓得士糾同盟横行天下覇勝之勛燦焉此詎徒以相鄉相收爲好已耶叔之舉不負桓仲所爲舉不負叔一時君臣朋友間得逞越爲肝膽取功名於左券隻千古無有兩之者斯已奇矣而好事者猶嘖嘖議曰張禄不背安平以其生之也戸牖不背無知以其薦之也仲之受知孰與二子當桓公問嗣不以此時相爲引重以酬知顧乃復蹠其短夫鮑知仲矣謂仲之知鮑何然考鮑叔臣不如仲若五之言則叔固長於知人未必長於治國仲亦不以受知之恩私諸鮑叔乃仲之所以知叔者也且也對桓公言恐恐爲叔地慮其得罪而至於上椎之哭情好説綻仲豈寡恩之士而背本之人邪余蓋不惜仲無薦鮑之舉獨惜其不能爲薦仲之鮑耳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齊有賢乎曰古也曰齊不有管仲乎曰吾聞鮑叔爲管仲未聞仲能薦賢已者以此責仲仲則無所辭盛矣太史公迺爲之立傳並取平仲解驂一節津津置頰至願爲之執鞭蓋其遭李陵之禍身爲戮没當日交游無有能急人之困卒當腐刑則以無鮑叔故至此耳遷故多發憤之詞而管鮑之遇其寄慨又遠矣噫乎遇得其人則仲以束縛桎梏而得免不得其人則遷不免於幽囚知與不知異也故曰君子之士非附青雲焉能施於後世意可知矣

評　古雅之文

齊司寇擬對

程　晏唐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君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饑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耳口鼠也魯國之牛門食其角矣請以是諭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饑鼠之食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蚊蚋千噆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卽職臣之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饑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悟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饑鼠於齊矣

宋襄公

蘇　軾宋

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繁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傳以爲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

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公執鄫子用以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滅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豈其情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伯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

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殽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王莽也古人有言曰畫王不成猶足以伯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特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得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身死而昏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世子申生

唐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illegible]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illegible][illegible]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非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世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搉取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嚚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賢衆祇載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泰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甚惑與其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僭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晉卑子懐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

晉胥華叔堅雖頗累虎持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郤芮胥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共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脩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驗諸且仲尼脩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言晉人而言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攻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

明往者勸退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由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評　申生不得謚爲恭則可若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則不以爲然

申生　郭子章　明

余嘗反覆共君之事無若士蔿狐突之計爲得也士蔿之言曰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狐突曰惡於父而遠於死此二說者蓋周太伯行之於前東海王行之於後皆所謂權也而何共君之必於死邪共君之賢豈不辨此則杜原款誤之也原款將死蓋亦自悔其不先寘伏矣而終必勉之以死想其君臣平日計議之際必曰雖有作舍死無他策故云若言其原款而易其死輕二子而難于去保傅之言其所入者深也夫其言曰去則重父之惡而哄諸侯詎庸知既死而父之惡益彰諸侯之笑逾甚乎然則當以何時去曰其在城曲沃之際乎君待曲沃而後去則亦已晚矣故君子曰申生之孝犀生之信一也謂之不知權而必於死也雖然亦有息丕鄭里克三子者死之也當時奚齊未立荀息未傅申生柰已立矣金且當立已立者而從其未立且不當立者息所謂君立臣從何說焉丕鄭似矣而動以利言故他日欲以晉爲市而討賂之厚薄里克曰詩曰伏曰中立裴回觀望先身後君俱非所謂忠於謀人國者

故三子殊不免於其身愚意當日驪姬即譖晉獻未央使荀息諫之丕鄭諫之里克又諫之史蘇郭偃狐突士蔿之徒從而和之將不可回獻公之心於萬一邪而胡其無一人爲公語也如意之愛且後於奚齊叔孫通強諍於庭留侯深謀於內綺黃輩羽翊於使漢高卒無柰惠帝何晉庭諸臣其媿於漢臣遠矣

評　責里克丕鄭等非忠於謀國城曲沃時申生不出亡皆爲至論

申生　徐元晉　明

驪戎也婚姻禍福之門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禍由之昔幽王之廢宜臼也以褒姒文公之殺惡也以敬嬴靈公之奔崩

衛南子皆是物也利外無乃甚禍乎語云美男破老美女破
舌里克奚之爲尤物也申生賢太子也驪姬美女子也父子天
性獻公爲人父柰何以三寸舌亮殺其子哉愚嘗讀晉史一感
獻公之老一感驪姬之昔一感申生之恪更悲申生之不幸也
爲晉世子生人說無父而獻公之父人孰不爲子而獻公之子人
申生得其父人而驪姬之夫人吾是以重悲申生之不幸也君臣
父子古有屈原者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卒以讒死故吾讀懷沙
之賦而悲其以喪戚汨羅之投而撫膺以悲太史公比之日月
爭光而謂申生不察也過湘水弔屈原其辭曰瞝九州而相君兮
何必懷此都嗟乎離騷者猶離憂也其未知宗臣之有憂孝申

生之憂屈原之憂也責申生者曰父有過則子諫不聽則號泣
而隨申生曷不諫愚則曰不然獻公溺蛾眉之愛驪姬工狐媚
之讒變人之子居深宮而國之儲君出曲沃父子之間如隔重
殺申生將安所諫乎即諫之吾恐新城之縊不待歸胙之後矣
嗟嗟申生不可諫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責申生者又曰泰伯
採藥而逃荊微子抱器而存祀申生曷不去愚則曰不然紂弟
也非父也微子可去而太王雖父也乃賢父也故太伯可逃獻
公見仇申生而去是叛其父也且申生將安所去乎去之他國
誰其納我去之山林其如驪姬侫如優施誰其舍我嗟嗟申生
不可去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責申生者又曰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禮也申生曷爲而死今獻公有殺子名愚則曰不然父子
一也而處父子之間有難有易庶人之家一隣人疵之申生於
獻公安所逃乎猶逃雨焉無之而非是矣舍是故孝己則死扶蘇
則死戾太子則死柰何以曾參之摘蔬而與申生同日語哉嗟
嗟申生不如無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古之稱大孝者非舜乎
捐階浚井舜豈不知已死而瞽瞍於不慈哉父母之命心不忍
違也禮不敢違也勢不得違也比其登而下旁而出天也不然
幾何不死于廩則死于井也舜其幸而生申生不幸死者乎故
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責申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弑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嘗藥矣以衛輒則拒父矣亂臣賊子肩摩踵接子朝申生不敢
爲亂首其敢塞衆而從之哉故申生之死憂天下也憂萬世也
責申生者其未之思乎嗟乎驪姬嗟已仇申生且欲殺申生
無足怪彼獻公者獨何心哉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畢公德
翟人而出居于鄭戎狄封豕長蛇不可厭也覆轍在前後車不
戒又獨何哉昔人有聽後妻之讒而殺其子者化而爲飛鳥其
聲怨以哀父出顧而謂之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又應而謂
之曰伯勞乎非吾子飛居于是飛于輿之蓋乃射殺其後妻
國人聞而悲之名之曰惡鳥志不忍聞也獻公何忍獨聞此乎
嘗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曰世子子之也曰殺言不當殺也嗚

呼春秋之旨晶嚴矣

評　全篇都是申生誄文

又評　此與衞太子之死同惜後一着耳至於難者豈忠臣當晉
獻又忍於漢武

荀息　　司馬光　宋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之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宰寄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

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荀息　　陸燦　明

古之君子未嘗自愛其身也亦未嘗敢輕其身未嘗畏死也亦未嘗不重其死義可以死而死其死也非有迫而驅之者也義不可死而不死雖挽而要之死君子不敢也何者彼非其死之難而死得其死之爲貴固有不容於輕死者也甚矣死之不易也子路之賢而死召忽之忠而死荆軻聶政之俠而死死於狼暱之勇而死其慷慨殺身雖足以成一時之名而要其終皆不免于君子之譏焉謂其篤于一時之小諒而不知天下之大義也然則荀息之死奚齊其能免于士君子之譏乎晉獻公用其嬖人驪姬之譖廢太子申生而立姬之子奚齊且死而以屬大臣荀息荀息受而不辭其言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不濟則以死繼之已而獻公薨里克作亂殺奚齊荀息立卓子而克又殺之息卒以身死其難不愧其言吾讀其事未嘗不壯之亦未嘗不惜之也史遷有言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息之死吾未識其果輕與重也然闇嫡庶之分而從君于昏亦輕其死者而已請得而論之夫自世變之衰狙詐小人巨

失言于堂暮食言于國苟可以利己雖一日而十易其言亦且爲之而况托孤大事死生係之握手則變敵成舉步則戮辱至又恒情之所最難守者昔魏明帝嘗托孤於司馬懿矣懿欺孤而奪之國唐太宗嘗托孤於李勣矣勣附武氏而唐幾亡劉智遠嘗托孤於馮道矣道背之而事郭威嗟夫小人邀利乘便以爲身計者類如此人不皆霍子孟諸葛孔明人主安能於身死之後以稱前數語而繫其手足耶春秋之時所謂大亂之世也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紛紛遍天下固有不終朝而背之者矣求其一言出口九死不移類荀息者可得耶荀之死亦不爲無取也雖然論人者不當觀其一時慷慨之小諒而當究其終身自

受之大節嚴尤劫節於新莽君子不以爲正而以爲邪敬黨
危于朱梁君子不以爲忠而以爲賊何者彼其所處之不正也
息之所輔者誰邪奚齊卓子非獻公嬖人之子乎息爲之而死
息固自以爲不食其言世之賢息者非以其能忠于所事邪非
以其守死善道有君子之風邪若是者吾所以罪息也春秋之
義責備賢者息所謂賢者非邪若夫與人言而背之者市井之
行也非所以論息也夫獻公之子九人申生其長也廢其長而
立其少塗之人知其不可也而况于親爲之臣者乎又况于所
謂賢者乎獻公之有奚齊也舉晉國莫之屬而以屬息其意以
爲獨息之能安其子也息而辭其托餘曰無可托者矣漢之欲

廢惠帝而立如意也以四皓之助而止帝豈不知廢呂后難太
子爲藩王而以其位爲如意之位哉顧其心以爲天下之心皆
已屬之惠帝而吾亦無以奪之也是以隱忍而至此嗟夫息不
能以大臣之不附百姓之所不欲者以爲獻公言獻獨奈何其
許人之輕而顧諾之易易也使其引嫡庶之義與夫當日廢立之勢
之所不可者反覆曉喻而力辭其托以悟其心息既辭矣之他
人而又辭獻公雖愚其無稍稍悔悟者哉借曰不然而於二君
之廢息有不必死者也知以一死塞其言而不知死之不可
苟也然息亦有當死之時矣祭胙之毒既置蕭牆之禍大起家
器耳雉經之辜二子爲鼠竄之計人倫之大變國家之至辭
有甚于斯時者於此而據理廷諍叩頭流血雖肩與鑊伏斧鑕
而死固有餘榮矣乃不死於忠君而死於助姦不死于正而死
于邪不死于順而死于逆息也亦不善擇死者矣且當時重耳
在翟夷吾在梁獻公之死皆有欲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
逆而抗之者難爲力順而推之者易爲功雖當時之人心不可
知吾意其爲二子者什之九而爲奚齊者什之一也息能早見
於幾舉大臣博謀於衆擇賢而立豈不爲良策乎雖奚齊之立
有先君之遺命在而斷之以大義社稷其重君命其輕也惜乎
息之不知也戰國之世趙武靈王愛少子何廢太子章而傳位
而以肥義相之公子章之徒作亂殺何而義亦死其未死也或

勸之去矣義以死何息之死奚齊均也皆所謂篤於一時之小
信而不知大義者也或者以爲息之罪則然矣若春秋之書法
何與此聖人傷世之衰悼天下臣道之不立而欲名斯人爲
天下法耳果與之乎柳子厚曰春秋進荀息非春秋之情也進
荀息以甚里克之惡也可謂得聖人之心矣抑息之事不足論
也愚獨有所感焉後世有大臣親承顧命名正言順非晉人之
比乃稍涉疑貳之地輒引而去之以自附于不可則止之義則
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荀息之事晉亦獨何哉

評　罪荀息誠爲責備君子若春秋則未必然

里克

崔銑　明

孟子曰里克弒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淫妾寵邪庶必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後也言一切親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弒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狡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既殺國無適言則克之才與權觀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戴僖則晉即定也顧徇荀息之愚立卓子意將絕亂源而啟後亂夫君何物也而可移手嘗試哉才足以明賢權足以立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與甚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

有義會之勢當嚴逼有幾微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為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弒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餘知為政君斷乃節轉需乃事賊遲疑討待而勢更矣柰之何哉

評　里克中立罪不可辭不迎重耳而立卓子則不明不斷不專在克

文公

柳宗元 唐

文公之霸也援宋敗楚襄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子溫奉冊受錫於輔斜遂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卬王帛天子待公有諸侯諸侯侍焉以有其國百姓侍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遠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莛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裔牢籩饋交錯文皆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儀象華出揚芳臆前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猶有存者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

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撓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評　談毒甚核痛辭近古又是一格

狐突

劉鳳 明

異哉獻公之為君也其明足以強晉而卒亂晉幾亡焉且其寵不忘翟氛故能啟土耿霍滅魏偏陽玩好之不恤損璧與馬以紿事所與國是豈忘社稷圖者而竟牽妹第之愛安驪姬不惟遠猷而用老謀顧受佞息使如武與咸何哉若諸大夫之良我其士為乎然君皆不謀而謀黜嫡樹孽其萌有漸而未嘗一言及之夫子貢云戒莫如豫而不聞乎安在其戒也當其傷施之

里克欲以中立之免君不鄭之對不庶幾哉然而無心焉不忘
君之難而謂不在我也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杜原欵之傅申生
其顛而不扶與然使太子寧對以死忠敬之有焉苟息從君於
昏者也雖立二君而不能終智不如癸矣癸有枝葉猶能庇本
根有君而不能衛將如息何史蘇郭偃其知之矣而不能疾力
強爭其亦以從容見乎獻公雖溺焉無亦尚可語者而數子初
豈忘國之患將女戎之勝晛兆已見莫之能為乎夫申生忍死
冀伯氏出以安吾君突也杜門而不應國亂已定矣雖突其將
若之何哉然太子之所以望我者在此而吾盡忍之且繼不能
匡而亦有藉於受賜之言也將以免焉而卒為懷公戮其杜門

也人不能如呂甥能為內主而歸君矣且臯落氏之役非羊舌
大夫之言突行矣烏在其能為晉重哉久矣其有疚於太子矣
夫有衆君子而不能已晉之亂至三世而後復故知飫之詩其
有以也夫

評　申生忍死以待狐突杜門不出真有疚於太子矣

趙衰薦郤縠

王世懋 明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縠曰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自後世
論將者席以為談君子曰論古矣而非衰與文公之用心也微
矣哉衰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之興固存之道無他在跡前人
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顧其道著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
也戎術窮妙而不可徑示則曲而託之於他昔者晉惠公之返
晉也其大臣里平欒郤韋實狄群公子之徒以為內主惠公入
而從亡之臣呂甥冀芮用事里平以誅死二郤欒先失職惠公
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闚晉而內文公當是時
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晉卿矣陰冀既以亂誅三卿族惴不自
保而親舉介推之徒日忿忿於勞之不酬狐偃最親功最大晉
國之元帥舍偃非歸文公以為是陰冀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
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示人何者示晉卿則見以為畏而投
之柄也示從臣則見以為畏人而不我圖也公也病之而衰也
知之於是乎禮樂詩書之言進而晉軍之帥定矣帥定而晉國

之亂靖矣命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衰讓而縠之位益定矣城
濮之役不幸縠卒而下軍之佐軫詐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
詩書之好超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衰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
知也左氏不知而為之辭曰上德也是何其辭之矛盾也文公
兩廣舊卿以靖晉國衰也逡巡退讓為原大夫逮夫國是既定
卿族漸洛徐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
其長有祿於晉國哉漢光武中興賢主也而南陽之士多用惜
無有以文公之慮深者房玄齡唐之賢相而爲秦府舊人言惜
無有以趙衰之謀古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為謀國者之鑑

評　趙衰不薦狐偃而薦郤縠是不欲任從臣以生亂其慮

於謀國者論其高

趙文子

呂祖謙 宋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楚人衷甲當東帝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直前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范文子

蘇軾 宋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頹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

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殆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鋩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於人民至於殺身亡國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狹事要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

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趙盾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范文子

蘇轍 宋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雖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焉

范文子

劉鳳 明

[illegible]觀於九原而獨願於隨武子也記謂知人然變也莫不
隨武之德乎夫有國家者非無彊大之患惟驕之患鞌之役鄢而
後號所之役始用其謀也而欒武子以勸鄢之役群師欲戰文
子獨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既克敵而益用范於戎馬之間
而儆晉之君臣庸知天之不授晉以楚而益之乎使率其言棄
鄢有[illegible]矣夫有諸侯非必晉之福也亦非必諸臣之利也使
君臣儆於位不懈其職業而以來諸侯奚不可者將以能天之
[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後驕此文子之所以懼哉當文子之世公室猶未有
釁也而受不免焉其後也亂日以長而欒范胥郤之族皆忽焉
不祀晉君之彊死者亦相繼也故君子謂燮也又多乎哉

評　文子先見可為後世法如釋楚以為外懼者亦法文子
也故此論多范燮與蘇公相似

趙盾　　　　崔銑　明

昔儒之罪盾詳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皆遇死夜以免靈
公之弒亡一節臣盾之疑君殺矣晉襄卒迎雍於秦已遭穆嬴
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
君伐國穿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與其逼與
盾非手弒君者情狀深闕又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
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厥乎斧鉞夫果忠君慮邦諫不用去爾越
諸異國如宋亥登觸誰得以弒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
陰假手於其黨已即返國執政首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
越境乃免盾之擁當強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董筆矣
嗟乎柄臣不可固權中才不可世政晉嘗亂矣季友忠而僖公
立及意如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弒君矣其始
也託臣賢而政假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
況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趙盾　　　　郭子章　明

盾岸賈之欲誅趙氏也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
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此其言豈不韙哉特賈非能
誅趙之人以無伐撫耳趙穿弒君賈孤斷盾之獄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春秋因之書曰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宋歐陽氏遂舍穿而歸獄於
盾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賈之說何以异董狐仲尼之筆哉歸厥
趙賞也其言於賈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
不誅嗟嗟趙孤宗也晉力不能誅豈謂無罪不誅之乎景公之
疾上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厥遂以祟出趙氏人主之病豈
必皆祟即祟矣惡知其出趙氏厥不過欲立趙以植黨耳其後
子孫卒與韓魏三分晉國則盾與厥貽之也高貴鄉公之難抽
戈者成濟而陳泰欲斬賈充進及司馬昭誅者也王敦之亂識
者責之王導導責也盾賢邪亡能逃於王導之責盾而意邪司

馬諸之兵在其頸矣而其子孫可一日立晉國乎公孫杵臼立孤匿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晉之忠臣則不可屠岸賈之誅趙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讀史者并以春秋觀焉春秋書盾弑君不書杵臼陳嬰存趙則義自明矣

程嬰杵臼　劉堯誨

劉子曰朔有客二人以存其孤而世趙氏於既絕可不謂幸哉成季之勳固不宜佈然依而盾之弑君於法當族賈爲司寇其執之不可謂苛也立孤存趙孔杵臼程嬰所以爲報朔者則義也在韓厥則不義也厥爲晉臣於晉法之執一也賈之族趙氏以告于君而與衆共棄之亦未曰不可不聞于君而淫刑以逞

已則犯義爲無君也何以執人故賈之罪不在於誅趙氏而在于擅刑明賈之擅刑滅君而誅殄之以伸晉法賈將無以自解法行而不比茲其所以爲國臣也若區區以存趙爲意則私矣故曰在韓厥則不義也程嬰杵臼以死存趙氏朔之知遇二子可不謂知且仁哉是故杵臼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難者貽之也然臼不死雖嬰不能成其事臼死矣而非嬰亦不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嬰既立孤以存趙氏則有以藉手而報杵臼雖不死而臼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矣昔其懼杵臼實我之謬言而以死爲信于晉國耶不然使景公無疾而龜筴不見則嬰之成事亦未可知也孤事未成而程嬰先死雖有口其能解于嬰之不責杵臼哉然則嬰之死宜也非過也[illegible]然孤出而嬰之事成矣趙武復邑嬰保輔之而杵臼享有祭嬰亦既忻忻然于地下矣奚必欲速見嬰哉是又淺乎知杵臼也然則嬰之死過也非宜也

評　既以嬰死爲宜又以嬰死爲過反覆議論出人意表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焦竑　明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賈與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

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illegible]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者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朔之族滅左氏傳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爲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趙同及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也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得之傳聞誤合爲一遂[illegible]事頗附會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

十六年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二伯　　　楊慎　明

世儒多稱五伯僞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熾而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壯社稷以固維城是之謂伯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其[illegible]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謬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

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揚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釀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重耳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以一時悔過而以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遺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非之秦誓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之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虜二國之君是醜而儳其也一戰而兄執於孟是嬰之執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致乎死是卵之鬭石也是僇人耳虎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荘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君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句踐也大宋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表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季文子　　　湯聘尹　明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及器備左氏稱之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嗚呼是則然矣猶有遺憾焉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以季友之擁立也特駕言於孟勞之用甚爲季之獲云爾行父嗣立爲魯上卿盍亦歸而致之於公[illegible]

人逆一民固非公有以正率屬孟仲不敢貳後昆不敢越厥箴躬不日削可以光復周公之宇非魯之良乎何行父之見不逮此也或曰如是則彰先子之失何以爲孝曰大父以功而受賜爵勲之典宜爾也吾可無其功而冒賞乎能堅辭之則不惟可以樹己之忠應而亦可以揚先烈於不朽古者世祿不世官既襲位以爲卿竊矣而又校其邑以爲世資非私積而何作法於貪無惑乎後之人如宿如意如者出也襄在楚而取卞昭孫齊而歸祭其誰貽之然則文子之罪非特冀宣之篡而潛西之路東門之逐爲有忝於世卿也以文子之恭儉克勤而猶有遺憾焉是故君子責之備

子產

蘇轍 宋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嘗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鄭子產

眞德秀 宋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幾治以失其幾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致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

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評　以子產爲春秋之最然然

季札

獨孤及 唐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不守故

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句吳[illegible]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虞仲知公[illegible]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illegible]作邑考宮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反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賢達得物暴兼無竊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墻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衆而勤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評　責季子恐不能服其心

季札　　蕭　定　唐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所可謂[illegible]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既醎雖堇不能正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辯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季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嘆美之詞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胸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涯涘而窺其稽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評　歸吳之興衰有時則非季子之生亂明矣且云爭與讓孰賢又引夫子之嘆爲據季子之心迹始辨

季札　　崔　銑　明

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後慮以所近安疾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焉爾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于傷其性不因貨物遷其心聞樂知德觀國知終如此其哲也魯謂于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嫡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擇以禹之聖不能襲老齊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夜而王僚豈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攘國讓位後於[illegible]

之言既莫之何也已吾終已以勿始禍自靖可獻于先王照鑒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譏者曰季子非中庸季子寔禍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迫也春秋有是例與楚椒秦術徒將何以爲義耶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季札　王世貞 明

余每讀宋人譏訶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言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餘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即中材君

能勉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乎吳之俗好讒而好戰日尋干楚之干戈而僚以貪狠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快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興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後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嚭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評　札知僚光之爲人故讓國而不居以得老氏之精無人道到此

延陵十字碑　繆昌期 明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輙從臾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吟畢之不置嗟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伐而先紬譲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

子或爲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于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好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巃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閎覽博物之稱與之數者綱節也婷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德在家庭骨肉之間

而其潛德至行在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乎纂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眛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眛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辭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眛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

貪而懦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耽耽焉目覬而齒齧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屈室之慘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寔逆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乎纂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纂主而不見忮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據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徙其咎于季子夫季子揣六國之興衰者而竟獨不辯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評　此論倫諸公之意其文錚錚有聲

老子

白樂天 唐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乎天下皆可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老子

范仲淹 宋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人

薄於名而保其宜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以邀文王夷齊餓死爲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有是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慚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耶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

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能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古今人物論第四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孔子

司馬遷　漢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班固譏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夫子於世家置黃老於列傳固之言豈其然乎

孔子

杜　牧　唐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而爲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爲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

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箭脯麵牲爲薦祀之禮口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天地日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禍倘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鬨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詞是楊墨駢塡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云云

孔子誅少正卯辨　陸瑞家

孔子爲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旣而深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親折之曰子爲政焉用殺豈有已爲政未滿旬日而卽誅一大夫耶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敎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魯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而欲人自遷于善甚盛也正卯旣爲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敎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

之首身異處邪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歌雍徹之三家四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辟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殺兩觀之鬼不亦有辭于孔氏哉陳恒弑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桓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弑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又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于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左傳家語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寔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如子貢之辨宰予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據蓋欲毀孔氏者爲之

也不則視聖人過高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予之爲文于古寓言之類亦嘗稽取證引然大抵務之以發理道藏世疾非坎其嘗有此事也吁孫武列陣而美人鳥擾直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懲一警百不得不爾然皆予劫欲仗胥立威之術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況政乎又況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夾谷之會

甯　書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僭之都萊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墮是也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萊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郈之後而繼以墮郈及費則郈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是果然哉大凡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既平矣胡自復有萊兵之劫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說以十數餘言且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殆類曹劌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槩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藺相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李左車酈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爲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墮二邑移辰墮之孟氏不欲墮成公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郈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郈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什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強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有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郈費而至於命將帥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計已疏矣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而僅免功亦卑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周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誘之公也向使成叛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墮都爲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既專墮都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設令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

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足爲孔子往哉今夫濟人若舟也非天也有欲誦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恐不知天也

夾谷後 席書 明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叛費文事武備於此見之巍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予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用于文德缺于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爲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霆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奉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爲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者況以其二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路以文學名科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目游夏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即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孔二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

孔氏哉斯謬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附載誣媟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贋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焉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修大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閔子 蘇轍 宋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弟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即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蚖而不懾若夫以江河之舟楫爲將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廢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不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願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子貢　蘇洵 宋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無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變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襄王舉兵誅諸呂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榮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評　代子貢說高鮑大是一策老蘇亦辯士哉

子貢　王安石 宋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者之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

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

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伯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柰何使之亂與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孜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亾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損其眞者哉

評　辯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妄聖門師弟心事始白

宰我　蘇轍 宋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

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評　宰我既與田恒作亂田恒既得志何誰族宰我此可以破後世之惑獄歸㰚止無容喙矣

子賤碑記　賈至 唐

清淨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微言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也先生宣哉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曖然如春始學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猥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森晉之強六卿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差之政先生

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受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繇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衆事周吊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掌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閻君之政服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有膝在御不解懸而四夷服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實矜屯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皆篆磨滅彼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

澹臺滅明寓公堂記　胡纘宗　明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踐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第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蹤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既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廬之廢者復搆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旁列皆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孟子　皮日休　唐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曰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者必戾乎經史又戾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籍光乎百代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暐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揭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

評　莊列不得並孟子大是有功吾道

讀墨子　　韓愈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欲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反讀墨　　黃埇宋

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揜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愈云墨與儒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治心敎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堯舜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顧其道何如耳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敎人其能歸於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戾儒儒必譏墨不譏乃戾不可謂之儒墨

讀列子　　王世貞明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是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敘事裁而挍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忽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乎中國而秦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古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竊之

莊子　　黃庭堅宋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鷃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惟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也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嘗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

師可以為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擴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辭剝斯文稱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戢彼向秀郭象倚莊周爲齊物之書緒繙以至今悲夫

評　有味乎莊子之言也

莊子　劉玉 明

莊周自處大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橫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衰亂之世爲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以不才然山木以不才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是過爲之計曰吾將處乎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盖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然霜零野則蒻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斵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憂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爲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玉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誅然土壤之易亦苦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是將以其才

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寧二者之爲愈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大戰不戰之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鬪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干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剉折者率乎尋常之器梓杞干雲嘗萌孼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嘗有挾重貲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私爲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人者溺焉嗚呼計禍福而必履於才不才之間將無異是人類乎故吾以爲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蘧伯玉之卷而懷之是也蓄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齷齪以處乎才不才之間也哉

評　處夫才不才之間周意耶非耶

莊子　陸粲 明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不言道其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

不過數端足一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訾孔子之說淋者物入之今觀其書誠然然而味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爲之彼以老子斯之異對荀卿則彼猖猖然哎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於萬天列禦寇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焉爾其非之徒之無敢與吾若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焉與之坐而無及吾若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大贊天者贅矣又惡用夫猖猖然哎者之尊之哉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訾孔子者誦之非

人物論　四卷　十八

也

評　以李斯罪荀卿則以莊子之徒罪莊子似亦無辭

荀子　王世貞 明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若真贅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剌譏古而顯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瞍爲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魏文侯　蘇轍 宋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悲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

人物論　四卷　十九

孫惠王藉祖父之業結怨韓趙齊秦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勍之哉

伍員　司馬遷 漢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業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胥山銘　盧元輔 唐

善父爲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于宋鄭絶楚出疆在乎爲未宦臣在吾爲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于吳卒伍丁寧五戰至郢先哲王莛邦啓土著以活言戴后惟人人匪惟后成湯用爲大蒙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趨非逆施也夫差既王䇿嚭受賂二十年內越 又頤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馬宴爲入則諫馬熟謂矢毒熟謂刀兵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艤稲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員　何子春 明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矣而君之讐亦不可不報也芈建故楚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爲君矣鄭弒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廁必欲得其肉而臠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迅奮震蕩威聲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擣郢都如風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矧區區瑟縮㪚散之鄭乎其勢易于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爲問鄭之舉吾知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革心而服斧鑕

我之衿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閭也子胥雖欲報君之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君之讐而言之闔閭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於楚而踈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固闔閭之所不厚者也闔閭鑒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尤闔閭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皷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焱而不回子胥爲闔閭肺腑之任伐楚則隨之矣復何吝於鄭哉於楚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深爲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專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下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佐太子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夠於昭關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心亦曷嘗一食背忘君哉而獨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芈氏之族而碎于夕乎能盡擊全荆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槖乎殺乃公者平王也王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爲君者也建之以說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閭不聽吾伐鄭而吾得與勝圖爲後日之舉亦未爲遂失此心昭昭無負君父爲申包胥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爲秦哀王者又安能以兵我

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
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
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
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
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
之自剄山林棄骸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不報君之讐又不
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戮夫差固無顏
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評　報父讐則是忘君讐則非僅見此作

伍員　　陸粲 明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
卒以吳師楚入郢於時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尸走其嗣君楚幾
亡嗟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為盟主亦媮
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
以行霸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
復讐此為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
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
一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
吾為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
有於報復哉若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奢以來立於其
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
奢之被戮棠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
之成功吾以為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
之一朝而尸三僞猶無益也故為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
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亂嗣寢苫枕塊沒吾世而無怨言焉
其可也率讐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瀕於死又無禮於
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
將弒王鄖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
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敵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
干僚而光沮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鱄諸焉窟室之兵魚炙之劍

尸之者子胥也夫奢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讐之急
乃不難於殺人以弒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尸焉一人
而讐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不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
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
以為雖無夫差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甘心其君固天所不容
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讐也孝而非也其以
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讐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
有先君之讐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為高談以眩世也者
其不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
哉

評　深責子胥末意必有所指

伍大夫 贊　　王世貞 明

唉哉平平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悁俠烈宮郢乃伸明哲沈幾沼吳盍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智之先若燭龍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殁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評　要其心數語文簡意婉千古所未道奇哉奇哉

伍員　　郭子章 明

世之議員者曰平王雖暴猶君也員父子兄弟北面事之入郢鞭屍申包胥所謂無天道之極者不忠又曰父奢自是來召尚往員逃脫漁父不卅員已哭成敗難逆覩不若尚往之為孝也故伯嚭譖曰員父子不顧而吳王聽以死員嗟乎是伍員之所以忠且孝也何以說也古無道君孰與商紂然不過兇殘淫慾未至有弑君殺子事周家世世臣商雖虎譏昌囚終釋羑里未至有父兄深仇而竄之宜亡者鼎革軫後世曰武王誅獨夫不曰弑君平王視紂何如哉餓靈王弑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并及奢尚皆紂未有之惡也在芈氏則為弑君之賊在伍氏則為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仇夫員君之惡賊於紂而員家之仇深於周紂可誅則平可鞭其不忠於平也乃靈王比建之忠臣也不以死孝也而以不　彼其能之孝之為大也故曰棄小義

雪大恥令員從奢尚俱死則父讎孰報故不忠不孝亡足以議員也獨以議員不智員有可以善後之策者三而員不知焉其上也當吳兵入郢時平王鞭矣父兄之仇復矣員閉不哭而愍辭吳王曰員所以忍死不與尚俱滅者為殺父者未報也而今仗王威僇仇人以瞑父兄目員願畢矣將從父兄於地下是程嬰所為死於十五年之後以報杵臼也而員不知也其次也昭王出犇曰白公在吳太子建嫡子也借吳之威力帽伏楚人而號之曰故太子茹冤以死而其嫡存且強當立以續芈氏祀以吳之威勝之親之強而輔以員其誰敢不從身為楚相而又有存孤之名是張留侯所爲借楚之力破秦以王韓成也而員不知也又其次也郢殘矣伯仇復功成吾何負於夫差而備越之諫不聽伐齊之諫又不聽則惟有挈妻子走湖海而已是范少伯所為號鴟夷而張子房所爲赤松游也而員不知也而竟以讒死員何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也語曰目覩毫毛不見其睫員之謂矣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故忠且孝而惟其剛戾忍詢也故卒死於禍也知子莫如父然哉然哉

評　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千古名言

子胥　　楊循吉 明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

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于君也有懼而無怨者愛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不可以爲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則是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于父兄也有痛而已矣于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逃之於山野也非逃之于怨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吳與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專一己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者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

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子胥之父兄以諫死者非他焉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忘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忘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常爲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讐而忍于忘君之義然吾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尸也雖然釋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入之又迫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見矣然則鞭平王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豈非以其能忠于吳國耶豈非能以諫死耶若其非賢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輕爲吳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評　吳勝則楚亡數語似有可疑當是時使楚勝吳子胥能獨存否耶

伍子胥論

湯聘尹　明

先輩之論子胥者有曰子胥逃楚不於山林江湖而於其仇國又引兵而破楚入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楚社稷故乎而忘之也而悲仇諸而忍喪諸乎涉子曰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臣固何仇之敢言若奢無罪而見殺又并召其子而將使無遺胥則胥之仇之也又誰曰非道乎吾聞奢之策其子也曰員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將必不來是奢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亦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是

父以報楚激其弟也有如子胥而能隱忍抱痛於山林江湖間乎且子胥始而逃楚非遽適吳也以太子建在宋而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而與鄭殺建也而彼與其子奔吳使建而無死子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臨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吳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關幾陷虎口江上幾餌魚腹而中道乞食幸免於鏟跋涉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忍不報也然則郢都破而仇復子胥之願畢矣何以不去吳而卒死於屬鏤曰始也借闔閭之武以報父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闔閭生聚教訓之應天與弗取之諫其盡忠於夫差者乃其酬德於闔閭而報闔閭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浮之江則浮易嘗以一身

故而懟吳哉故入郢之後吾庸以見子胥之能子屬鏤之死吾
庸以見子胥之能臣求忠於孝斯言也信不誣矣惜乎戮君於
墓嘗有過焉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評　讀此篁可為子胥痛哭報闔閭亦以報父兄更為妙論
獨不滿其戮君於墓所以維名分也

夫差報讎辨

張鳳翼 明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為常事而不
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復父讎也庶幾
義矣而不書者史之漏為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
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然九世之讎可謂遠矣桓公復焉春秋大

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
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
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為其外
之也蓋永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
之棲會稽及吳乎殆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柜其行成則雖
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為所謀乃
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麋鹿遊於姑蘇之
臺而吳且為沼復讎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敝而卒
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亡之時皆
勝而終驕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吾報讎者必計人之終不能

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然當嘗念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
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夫差不亡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
少舒其忿而遂亡之乃恐隣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
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讎可知矣語
云為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
茲夫

評　報讎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讎足蔽夫差之失

范蠡

蘇轍 宋

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
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

足言者而陸遜之於孫權高穎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
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
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
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

葉向高 明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讎員報父讎事稍相近
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
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吳越若承蜩然蠡不能
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
君臣束手討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

懈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焉而得奮其謀幸從之言為此
吳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吳者所宜蹈也彼夫差
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
而句踐入吳不過曰來之歲因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
齊毋逞兵黃池聚國而聽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
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句踐之情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
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
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
策至於嘗糞驗疾亡出無聊以越之强盛蠡不能悉力佐句踐
抗吳使家存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

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去一舉徐徐焉以其國與其君為孤注而僥
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罪謀
越則越仇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然鍼之一賜若以
死報吳而或以此為員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
不忠之甚者也

評　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幸耳非智也
後吳之自亡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之
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反覆辯論可為定案

智伯 設漁者對　柳宗元 唐

智伯既滅范中行氏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
臨趙且有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
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
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若何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
鯈鱨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
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並流沫
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
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
冃懵環坻淑而不能出獨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
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
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寀怒揚大海簸頓掉巨島一嚼而食若舟若數
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橘焉鬻之以為食者反
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
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
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傷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
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舍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王之家與五卿
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魴鱣鰋也臘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
以懲矣然而猶不肯悟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
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
矣脫其鱗膾其肉刳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鱗遺胤莫不備俎

豈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微矣然而猶不肯舍又有大者焉吞
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急厥鼇韓魏
以為群蚊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至貪肥之禍將不止於趙
臣見韓魏惴其將及也亦幸主之疲於晉陽其日勤矣而主乃
散然以為成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
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聽臣恐主為大鯨首
解於邯鄲脊摧於安邑而骨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
於大陸為齏粉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聽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評　文類戰國策

豫讓　賈誼漢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深也對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
士人主使然也

豫讓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
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為名臣死為上鬼垂光百
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
損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
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
之報雖殺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
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
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
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
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
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
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
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
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
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
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
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
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必起忿必爭爭必
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
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
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
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

視伯之危亾猶越人之視秦人之瘠肥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評　以段規任章例豫讓則讓有餘愧矣

豫讓　何景明 明

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爲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焉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然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巳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瑶之不仁輔果能知之韓魏之必反絺疵能知之而讓顧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

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天命不可知方來之事會於天不在巳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巳滅之際智伯未亡之前徇國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讓之事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令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而可乎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心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耶讓之爲之報仇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讓子長之說矣

評　胡致堂嘗曰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其如全社稷定劉氏之言何正是此意何乃不以責讓而又深與之耶雖然提劍三躍襄子卒不旋踵讓之志伸而節亦偉矣

豫讓論　馮時可 明

豫之死智伯也皎然其志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爲不移其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爲國士愚以爲讓蓋失所事也非失所死也晉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行始亂而逐趙鞅至移戈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事之乎智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惡入浮於中行矣讓又何所見而改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illegible]國士之遇則其求强智伯也求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illegible]中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也非晉公之分地也不假鉏絃

不肖驕醜而請乞以詞在智伯猶爲抑其鋭也其鋭不單而可以質地仲威人臣之效於主者皆敖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爲雌雄非智滅趙則趙滅智均無䘏之恐詢其必爲智氏之戎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浸者三版爾趙之爲趙宛轉於智伯之掌矣藉此襄子無三神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巾行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三子智伯不且爲諸侯乎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讓之心也又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圖安於未亡察機審微則天下士矣是豈智伯之臣哉爲智伯之臣則亦惟强智伯而已矣死智伯而已矣强之不得則死之必得嗜嗜其死也不死於行

間則不欲以卒死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則欺其志以卒死則泯其志而甘爲刑人以死甘爲漆身以死提劍三躍血襄子之衣而褫其魂其志不泯決於斯矣讓乎得所死矣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苟以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尾生之徒賢於烈士乎哉　評　論議風生讓有生氣

豫子論　　郭子章 明

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責之苛也曰錯盾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別爲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曷以亡言又曰貴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嘻夫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入以國士遇我而我秦越人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則士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土芥則報以國人寇讎而又何疑於豫子惡獨惜豫子有報讎之志而亡報讎之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於毗史遷不察至比荊聶彙爲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視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而必成其志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屠岸賈韓爲之因伍員報荊吳爲之因丕豹報晉秦爲之因最后子房之報秦也博浪一擊幾落於豫子之見而終能屢昊祖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也夫鴻毛至輶不能自舉飄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有所而功成者因也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執焰畫廹疾如沃雪忽如畫塗而我持二手寸兵赴之是猶委牢餇虎投薪就燎盡

孺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愚竊當時智伯雖亡知開智竟尚据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郄疵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援也夫意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覬復然不然天下大矣田齊臨秦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仗其其力以成趙武伍員丕豹子房之功是未可知即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柏舉莫敖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視以憂社稷棼冒勃蘇曰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蹶芽胼暴七日而薄秦庭秦王屬之革車敗吳而存楚嗟乎子猶議夫豫子之以一卒効也

評　爲豫子策報讎得勝算矣餘事無論也　　四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五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孫武吳起　　司馬遷 漢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武吳起　　蘇洵 宋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者流衆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其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閭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離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言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此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憤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之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知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

商鞅　　司馬遷 漢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夫

商鞅　蘇軾 宋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旣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

商鞅　葉向高 明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悉卒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盜明經制力民于農識皆祖其意行其什伍亦足以富强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旣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蹶而驟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晋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沛公之敗數矣所以疲而仆仆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銳敢鬬天下莫能當假漢不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繩諸貴公子漸賊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强其排析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漢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

評　帝秦者商君蘇公已論矣鞅之變法猶仲之內政均爲知兵此諸公所未及也謂漢猶籍秦之威力尤爲卓見

申韓　司馬遷 漢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申韓　蘇轍 宋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

言[illegible][illegible]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若株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其於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法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截其說難於篇欲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後立塵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

武帝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與

韓非

楊雄　漢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止矣或曰非說之不合非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蘇秦

司馬遷　漢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其學術然世言蘇秦多異其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　設寒泉子對

陸龜蒙　唐

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衡事說八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蹈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鷙雖不能混雷霆兕不能抗烏獲者譽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矢之為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泮豈止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

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鍾鐻董澤之蒲十九為矢一為箕箒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艸齊魂為洪流趙骨化魏土其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戚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秦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鞞鼓牙旗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舒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頭無令車輪轢闕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則吞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秦子為武安君六國果

秦救秦閉關十五年　評　唐文似戰國策

蘇秦論　湯聘尹 明

蘇子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焉儀之能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揣秦蘇子豈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賢曷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維其盟于不替儀雖反覆而在術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背我而為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遽為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乃困之於關人辱之於堂下而陰使舍人資之入秦秦柄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為得計而弄張儀於掌上儀亦且愧謝自

人物論

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能使保於儀新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相以術相高者志豈嘗須臾忘報耶是蘇子徒徇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符而能濟世者哉

評　季子不當激張儀以自敗誰能思到此

張儀　司馬遷 漢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張儀　湯聘尹 明

秦楚匹也張儀挾秦之強始以商於之獻而敗於誑楚既誑矣黔中之易又敢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豈謂楚無尺寸利刃而砥以身試不測哉彼誠其時惟蘇秦與儀稱雄於天下秦不在楚諸人易與耳且楚王懦而易惑以楚之欲甘心焉而吾且輕入示以無懼楚必懷疑而吾固可以計免不幸而身死則黔中之地必入秦籍償信於楚而歸地於秦死亦足以成名於天下況內有腹心為之主而自度其必不死耶鄭袖一言而秦囚釋

人物論　五卷　八

天下不以多靳尚而以艷張儀儀非能冒虎口逆知楚之不能殺也以陳軫之智屈平之直王不聽而惟婦言是庸儀已策之審矣昔晉文亂之請三帥先軫猶不顧而唾況袖以一嬖妾而為請遂江南之危辭乎是故天下不以惡鄭袖而以咎懷王懷王而諺不能惑佞不能移張儀一武士力耳何至墮其術中為天下笑而亦何至有章臺之朝客死咸陽哉然則儀非足智多謀也懷王惑牝晨也殷之亡也以妲己周之衰也以褒姒懷王以身殲於鄭袖無足怪也噫前鑒多矣奈之何後世猶有臨敵陷城而欲侯淋妃之報捷者

評　以楚亡咎懷王之惑鄭袖推本之論

穰侯

司馬遷 漢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穰侯

司馬光 宋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

魏冉說

王世貞 明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藉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僇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不遂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山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齊者桓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臧焉入北宅圍大梁立青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斬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趙魏則穰侯為滅其軍華陽下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君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郢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梁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

所為說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秦人也客曰雖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脩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氣雄而辭壯

評　觀客之說不得不令人傾耳

陳軫虞卿

劉鳳 明

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傾危哉彼其才豈不皆明於事情而

熟於籌計者秦之虎噬天下士夜以恐持諸侯則易以爲功於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當張儀犀首鋭於楚魏主而爭爲相列國軫獨優游無所得事豈厭富貴不樂顯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軫之智而患不能乎且事談游而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軫也夫險危其身以反覆搆亂樂從禍而甘之外挾敵以爲重視其主地若舍之衢路而不惜即盡亡其主而已之資愈厚雖主之關恐乎哉其用心也若軫之說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軫其賢乎儀衍遠甚虞卿之游一顧於趙而卒以不忍留又捐相印而不顧此其志誠烈然何遂以棲棲退而著書者豈其無復之哉夫其視富貴甚易

而適困於時將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雄言之諸侯畏而不敢納虞以匹夫而敢於忤秦以匿魏齊以萬乘王畏秦故而不敢屬虞卿以國也豈其重國不若虞卿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之雄言秦則豈特日夜腐心切齒銜骨而不忘者然秦所善則用之秦之所惡則遠之其所用事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而爲秦即人主孰與圖秦之難而冀存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意人之急而無悔焉以身殉之可謂慕義無窮而六國之主曾不是求而甘於縱橫之說餧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哀哉

評　二人之賢不列於傾危之士其義足多也

樗里子　唐子西 宋

昔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闕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爲至其發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緣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

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屈原 弔文　賈誼 漢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故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
能容夫呑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屈賈　司馬遷 漢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
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
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
失矣

屈原離騷序　班固 後漢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
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　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
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
書傳紀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遽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
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困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
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
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
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屈原　顏延年 宋

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殘椒蘭
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如彼樹芬實穎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屈原 弔文　柳宗元 唐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

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袖牝雞咿嚘
兮孤雄束味呰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董嘐以爲羞兮焚棄稷黍
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
烈兮娛娛笑舞讒口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嬛鞠恧兮美愈
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
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但仲尼之去魯兮
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
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

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陷大故而
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
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涣余涕之盈
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
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
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
激兮抑御忍而不能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衷腸吾哀今
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嘿嘿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
生之可忘

三閭大夫　朱應麒 明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忠而被放卒死于讒余讀懷
沙之賦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躰
國瞬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惑于浮言廢放江南
使之行吟被髮憂愁悲憤自沉汨羅嗟乎冤哉彼尋常之溝瀆
固不足以容吞舟之魚哉鬻熊之不祀吾玆決矣顧世之論大
夫者紛紛焉賈誼謫長沙過湘而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爲宗臣無去義枯槁憔悴無可奈何故
自傷而至于此以其才知遇于列國其雖雞安顯豈大夫之心
哉誼蓋以已處之而意絳灌爲子蘭之徒固宜其有是言也迨
蘇子由氏則欲其韜隱自匿優游以卒其志如箕子之事嗚呼
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死重自誅身而忘乎人臣以死
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冀于異日此豈所以爲訓乎由之見視
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
君司命河泊山鬼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人漁父諸篇皆以寫
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爲傷感如入墟
墓而聞秋蟲之吟莫不浴嗟嘆息泣下沾襟彼其忠誠實心信
乎天下也大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
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
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固懷王之信任臣也王

聽雖不聽其始蓋親之矣商於之約秦人之詐之詭也陳軫已
知之而大夫未之覩乎張儀至楚廷而爭之毋絕齊交毋狃秦
利碎首披肝萬一悟悔不聽則伏劍王前願尋徵命王必趣然
思也而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秦人之
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則鄭袖已爲釋去張儀矣夫
堂堂楚國而弄于反覆之臣不曾一小兒壯士孰不裂眥而挺
刃乎而大夫以此激諫于王使之卧勾踐之薪淬礪而待之不
聽則咋舌自殺以身爲請王必勃然懋也而可以無約和于秦
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自魏公子卯之虜也黃棘之盟識者
寒心于楚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之而卒不能奪稚子之議

是輕社稷而一擲也大夫宜待蒙伏頸當車而諫流涕慟哭引
牽衣裾不聽則以頸血汙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
可以不喪其身于艸莽矣大夫於此時死不可乎大死於商於
之約則猶懼可因死于漢中之獻則秦恥可酬死于武關之盟
則先君之辱可免是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
強至於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憭慨說刺時事以攖妄排之鋒而
以其身葬于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于是矣即赴乎長流安
能滌時之汶汶者乎時至不可為而後死死而有知大夫宜不
瞑于楚江之下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
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則死而楚國
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豪傑之士蒙世之溫
蠖其毋遂以一死明志而輕身於溝瀆之諒哉

辨騷

劉勰 南朝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
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
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
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
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
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
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
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
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
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
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
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
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
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
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
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
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
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
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朗麗以
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慧巧招魂大招
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
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
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

追風以入羈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艶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孟嘗君　司馬遷　漢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評　此贊其好客美刺俱顯

孟嘗君　王安石　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評　士字看得重是大關鍵大斷案

孟嘗君　蘇軾　宋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評　未然之防則賴道德禮義之士當阨之際亦藉雞鳴狗盜之力抑揚輕重褒貶自見

信陵君　司馬遷　漢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評　贊語有感嘆於諸公子中蓋有取信陵也

信陵君　蘇轍　宋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得者多矣

評　更歸美毛薛不詭正論

信陵君　唐順之　明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

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可也然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徹魏之障徹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有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

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于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脣齒之勢激諫于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為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親戚也縱求符于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于臥內信陵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疏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

矣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于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無王王亦自為贅旒也故信陵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嗟呼聖人之為慮深矣

評　意刻詞俊

魏無忌

王世貞　明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

單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並爾惡以為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騎劫頗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廢僨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單廉牧乘取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蔽趙人四十五萬而壁壯成城且日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嚄唶宿將之所教而惆脇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二萬人外雖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

無魏矣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二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惆脇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項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評　發公子善兵兩却秦師而存趙魏古辭錯落悅若皆味

信陵君

王世貞 明

信陵君既從竊符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陵君雖摧燭之餘不敢不來發兵尉文君以八萬人往援之楚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問秦中君俾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亦亡魏亡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在魏郊戒有日矣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皆曰吾聞王齕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

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角觸以其角用勁外而虎內懾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總者鹿猶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師曰惟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挑為之金鼓也利孰行賚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師曰魏主師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唯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桿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壁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楚輕兵為十翼以行戰酣而四躪之韓以彀手巨弩長戟斷其

後成如公子數逐大破王齕折之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
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
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間

評　公子誠明兵法者誠善兵者文純是左國燕張退矣

俠嬴論　王守臣　明

昔者信陵君用夷門侯生計竊魏王令奪晉鄙兵北救趙生乃
北鄉自剄以送公子或曰生之死傷勇矣夫士固宜為知己者
死然業已畫奇策建奇勳是亦足以報矣必殺其軀不已過乎
或曰生蓋節俠者流不死不足以明鄙噫此二說皆非也生之
死蓋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不能耶夫既以老不能從

也則公子行矣嚄唶宿將且就椎矣當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
怒公子必求誰為公子畫是策者而甘心焉則生能晏然夷門
下耶且晉鄙死十數年後秦人欲間公子猶然以萬金求晉鄙
客則當是時也客誠無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為公子畫是策
者乎生又安能晏然夷門下耶夫死等耳與其以魏王焉而死
以晉鄙客焉而死孰若自剄焉而死送公子焉而死噫生蓋籌
之熟矣故曰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則公子當時所以聽生之
死固無半辭挾止者其亦慮及此歟

評　揣魏王之必死生晉鄙客之必死生故生先死信陵亦
聽生一死議論絕唱

春申君　司馬遷　漢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
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耶

春申君　皮日休　唐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
也上可以霸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伯略者可以勝人國
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可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異荊
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荊太子既去欲孤在秦其俟刑待
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壽春失郢堂之固去方

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可以吳為宮室以魯為
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
之期月荊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呼儒術聖道其與
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春申豈易悟
哉

評　荀卿用而荊可王恐未必然第謂春申不能知荀卿豈
能悟李園卻是正論

楚國興亡　代荀卿書與春申君　劉軻　唐

自重黎為大正光融天下鬻能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
繹篳路藍縷以啟荊蠻歷文武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

爭荊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賤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可以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以下貧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說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說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盛以游說交鬭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疏屈平平既疏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以商於地儀許之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illegible]遁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疏屈平親靳尚以至于此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非己不能疾讒又從而譖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衆

王以前事歷指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諷弔屈不又何能充王於矢石哉

評　平王懷王皆以遠賢親奸致敗亡意欲使春申得賢臣而用之方可以相楚國篆正辭婉惜春申亦不能用而敗

四公子　　劉敞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說靡能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將千里約趙與楚約從非毛遂究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殆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評　只數十言而議論意出工緻異常

四君論　　郭子章 明

四君者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無忌春申君黃歇也太史公采爲列傳豈非以四君俱下士煒燁一時推人國於亡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槩論也四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無數焉何以明其說也三君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援溺火相國事也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

未相趙顧始以憐姊之故推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忍先王宗廟之戮自趙趨魏以存梁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懋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智乎絕口材趙之伐而董受其湯沐魏信陵[illegible]自其屏廢幾於勞讙君子哉平原闇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與俱楚此已劣矣毛薛俱趙士而勝直以爲博徒者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不求士也此足以槩勝矣楚之覆珠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卿董令蘭陵智如朱英終置不用則歇之闇亦勝類也始而彊楚終而賊楚棘門之誅不爲不幸矣若田文者旣相齊滑秦而之魏合四國之兵促臨淄而死王於莒此亂賊也即其所飯者

非鷄鳴狗盜之徒則暴桀子弟大俠姦人耳太史公謂薛俗與鄒魯殊皆其客為之而王介甫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此確論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暴橫之俗於薛即平原春申已不得較長而比大而況魏公子乎史稱文死諸子爭立齊魏滅薛竟斬其祀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為置守家五家世世歲以四時祠公子嗟乎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悲其賢不幸以說棄耳

評　首信陵最下孟嘗千古公案

毛遂　　　陳埴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勉著名楚趙向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忿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淩厲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毛遂論　　　唐堯臣 明

愚讀平原君傳至毛遂十九人歃血於庭下叱之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用是以報前日目笑之忿太史公於遂無貶辭故人多快之愚獨以遂此舉足以僨趙事特楚無人耳何則君子謀人之國非以功之出於已者之難以識其重而亟反之之艱人之勢重則寧詘已以伸人古之人有行之者趙咨是也咨之言曰吳國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若臣則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已之勢重則寧詘人以伸已古之人有行之者寇準是也準謂契丹使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故魏丕不窺吳胡馬不敢南牧君子於是多趙中大夫之功而誦萊公之烈不衰遂在趙幾年於茲矣左右不與薦平原君不聞名聲夫不聞於趙必不聞於楚居趙不重於楚豈能自重以重趙耶世俗畏盜者度已之力不能勝之束草為盾衣以虎之皮語人曰我善御虎晝則仰之夜則縱之循垣而走以待暴客聞而觀之以為信然故終其身無劫掠之患無他盜知畏虎而未測其為非真虎也彼十九人何如人也平原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門下意必倜儻崖岸飾名好事者之流草盾虎皮縱之夜遊者也遂也當兩君不決之時按劒拾階以劫強楚雖賁育不是過矣夫十九人者苟且晏然居其下不動聲色楚之君臣意必私與語曰聞趙有十九人未聞有毛遂者今遂勇畧如此而十九人藏鋒斂鍔意若有待其所當何如耶是遂爽狼子野心於今日而十九人之風聲流聞於曩時者亦隱然虎豹在山未可窺也重趙九鼎大呂安知十九人之無與力焉遂也淺夫小人志

不存趙不勝悻悻面數吾人之短辱於楚庭噫楚誠無人也使楚之君得如靈王其臣如祈父帑無極輩尚在肆其猜狠之心縱其貪饕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詛詐狐疑睥睨時事識十九人不足為趙輕重重趙者惟遂一人殺一毛遂翦制平原君一武士力彼十九人嵩耳管耳其何能為隨全楚之材臨以春申之勇桃弧棘矢徧淌江黃出趙不意西據桓山南障河潼東拒清源北連燕碣直擣邯鄲之虛與秦兩分其地楚平於秦獲於趙趙來敗於秦先敗於楚名曰合從實為交惡求以禦敵適以與敵此韓魏襄知伯氏之故智也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朱亥效勇諸侯嚮義吾恐大事已去無能為也趙之亡當不在于

秦王遷之日愚故曰毛遂此舉足以債趙事特楚無人耳此之謂也儒者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之上相如以口舌挫秦王之威趙王歸以相如位廉頗上頗恥之數欲辱相如愚觀秦猶楚也相如猶遂也頗辱相如其於十九人之目笑也相如引車徙避不以為耻且曰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巳與頗兩人在若相如則可謂忘小怨識所重者也抑豈嘗學道而與聞乎勞謙之說非耶不然戰國士能如相如之下人者鮮矣司馬遷作史記列傳相如而獨不列遂是或有意存焉雖然遂亦不可少也遂不自薦則趙不知遂遂不用十九人中無遂也噫遂真穎脫者哉

評　毛遂夾在碌碌一言耳為楚數語亦自有討見

樂毅弔　柳宗元唐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弃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皇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欸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樂毅　蘇軾宋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伯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句踐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

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亟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萬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

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鬭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留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評　樂毅以百萬兵守兩城不下其為失策奚以仁義服齊民

樂毅論

方孝孺　明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寶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奄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若揭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首舉足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婦將持梃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仁毀惡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毀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

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衆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師毅雖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擴千里之城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莒即墨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毅之謂毅為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飽恒食之則充實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啜糠覈之為愈乎夫

概尚士不足論獨蘇子之言爲然言也

評　駁夏侯蘇公不能爲燕之解

燕昭王　祝允明　明

夫燕樹縣將刺客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之不爾夫所求夫士以能應己然後裕人重己然後重人假以黃金而至無應與重安求之求未爲貴乎士又何類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乃天子之命於是旁求苟救凡禮背王略誰不奮迅爲龍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勳名富爵之士選君而趨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韓西厥晉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予此嗚志乎彼乃將命价輔匍匐爾之匹敵之國以冥搜之與若

謂士必君就而起嗟乎芸芸潰潰之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衛可仕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幣先籠于郟室而後出邪彼哉富有四海金被女寺而士罔覬則何如哉郭生之馬論辯矣他日閒閻焉要隗非國望弗足以寒燕之招故余姑置隗曰昭王君賢

評　士非金可招然非設禮則無以招士文古而意婉

荊軻　張鳳翼　明

予嘗讀刺客傳至荊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劫秦王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那策也夫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劫而許之且將不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直宜以必刺爲計內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劫之以報丹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不就也曰亦天而已矣子之所謂者人謀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

評　不惜其謀之不成而惜其謀之弗盡亦大快人

荊軻論　郭子章　明

嗟乎荊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

事也夫其陳函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荊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贊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荊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劍於句踐在燕市酣友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劍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函奉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子[illegible]

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竪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illegible]之陰秦王聽琴聲故琴[illegible]美人能以琴聲送訐軻術人不[illegible]也不欲殿上之匕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illegible]故曰天之所與誰能禦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句踐[illegible]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評　太子促行故荊軻不得待客前后總歸之天意奇文奇

策荊軻

王鳳洲　明

荊軻爲燕太子使將入關冥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與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謑峭滑之衢而候之燕車四乘冥泉子視其徒貌沉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猾勇者曰是爲誅秦王者哉秦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是間行謁荊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illegible]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譽首獻賴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冥泉子曰此非愚野人之所任也雖然試爲子籌幾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東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掩三晉郡縣之兵且暮度易水太子爲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譽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譽首焉往爲太子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閒爲曹沫所爲反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王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訂遂爲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必速加燕計遂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用兵如脫兎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混秦王之虣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社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舊毒其吻荊卿跽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譽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

燕而伐梁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賂齊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賂匈奴悉胡騎由五原躝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集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爲盜俠而貸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荊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勿泄也既別謂秦武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召之是愛吾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評　文奇而說策辨而正

荊軻

林奇石　明

荆軻劍客之最下者也太史公列之詳矣論荆軻者多以輕用其術自取滅身促亡人國爲軻罪噫天其論軻當矣然以愚論之軻之術不行于秦其亦天未厭亂也哉蓋秦之虎狼之暴藉以世富強之資并包吞括取先王之封國而因殄止君世雖其民井田則壊典籍則焚經生學士則坑殺一以斬割刀鋸夷滅待天下天下之苦秦者不特燕爲然怨秦不特丹爲然怒秦者不特軻爲然顧六國之君無有奇士與之并力同心期得志於秦者獨丹以慕義之心而感軻軻亦以慕義之心而應丹不得已而爲斃秦之計思欲以一劍制秦政之死命夫秦政之虐方厲如鏌鋣干將不可輕犯丹與軻非不知也六國之謀臣烏集

猛將雲屯強兵勁弩承軍鉅矢撗槊利刃易馬轉車當從而爲一猶不敢西向以窺函谷而軻乃欲挾七寸之匕首進三尺之國藉借力士一人以靡虎牙而僥倖於萬一之或試噫得非踈且愚哉然計軻之意良亦有說毋亦曰孟嘗君以劍俠重齊矣平原君以劍俠重趙矣春申君嘗以劍俠重楚矣信陵君嘗以劍俠重魏矣之四君者皆以劍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番延暴虎之吻吾上之不爲貽書之連合從之秦火之又不能如四君之尊客任士以殺強秦之勢則亦以其慷慨之性推埋屠狗之技奮而爲丹用以蹙茂於虢祖龍之魂幸而成則爲脫穎之毛遂不幸而不成則猶不失爲懷璧之相如天而不欲成秦政之

虐乎吾之劍可以得志於秦政是以匕首而存燕也夫所欲以滋秦政之虐乎吾之劍不能以殺身而燕亦以此斃焉且斃矣向身不足恤吾之義亦可以無負于丹而有辭於天下後世此則軻之所以不重其術而輕爲燕用也故當其時使拔劍斷袖之說不行于殿下之匕而荆軻把臂中胸之術得售于政則六國之君滅若滅矣未滅若幸以存也瘡殘之民殲若殲矣未殲若幸以瘳也井田壊矣未壊若猶可講也典籍焚矣未焚若猶可攷而存也經生學士坑殺矣未坑殺若猶可傳而求也此非天乎惟天之意不在燕而在政也故軻不得遂其謀究其術若良工巧冶之所鑄而滋以鵝膏試以人血而立死若一旦竟

爲殞身促國之具噫天也軻如彼何哉然則軻之劍非不可以斃秦也天未絶政也軻之術非不可行于政也不可行于未絶政之天也譬之毒藥置之酒中可以斃人于死而臧獲之進者偃而仆矣不然良之椎亦軻之劍也副車之中亦明固窮之見也而良則免軻則不免何耶嗚呼當天意之猶在秦也則六國之謀臣猛士堅甲利兵且于秦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天意之既去秦也則戍澤鋤耰之卒且羣起而滅秦族矣亦何事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興亡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人物其何異於得不藥之病夫而咎其扁之不善藥也哉是以愚嘗爲之論曰先王之道不當天運之一厄則秦不得以一戎狄

之裔而主天下先王之道不繫夫音之有續則漢亦不得以一亭長之弱而促強秦故均一劍也或用之可以平天下或用之不免於殺身而亡人之國至其用之善不善或有致之而然而未必無天意存於其中也愚獨善于良之不售于一椎而卒能歛鋒以待秦之自斃而報韓之忠得以遂獨惜夫軻之不能為良而平生所學之術聊試之而一敗塗地也後之學劍者旣有其術而又能揆之于天則可不失一匹夫斯術也豈特一匹夫之技而已哉

評　軻之劍卽良之椎此等胸襟豈尋常可測壯志不售為之短氣大槩與郭公之意相類

藺相如

司馬遷　漢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兼之矣

藺相如論

王世貞　明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與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柰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若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旣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柰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

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評　相如前請數語自可以動秦王惜當時見未及此

藺相如論

蔡元偉　明

藺相如之完璧歸趙楊龜山深非之謂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澠池之會擬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予以為不然凡至險至難之事非有智畧膽勇素定於胸中而欲僥倖嘗試於萬一未有不敗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繆賢而方奉璧出使之時已擬完璧歸趙之計面許於趙王之前矣果能不辱君命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澠池之會爭瑟缶於一擊之閒而秦不敢動使非計議素豫有以定其心而壯其氣必其成而保其不敗安能

以取然七尺之軀而當虎狼之吻哉大抵戰國策士其奇譎恢
譎自與儒生規規繩墨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鑑山乃以常理
常法束縛之豈不為相如所笑觀其先國家之急而克一己之
私以下於廉頗雖儒者徵忿之功未之及而豈可以輕議哉夫
以楚之強豈不大勝於趙特其臣之智畧勝勇無有如相如者
雖以屈平之忠而懷王不能用也故卒為秦誘執之以歸客死
於其國而其子橫復迎婦于秦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以國無重
臣故耳如相如者豈易及哉抑戰國之士其料事多奇中趙之
史書者不可勝數藺相如之使秦料璧之必能歸也毛遂之按
劍料從之必可成也張儀之敢於歸魏料已之不能死也侯生

之特遣朱亥料鄙之必見疑也商鞅之不去魏料惠王之必不
殺也孫臏之斫樹大書料龐涓之必燭火也聶政之許嚴仲子
料俠累之必可刺也張良之擊始皇料大索之必不能得也豈
如豫讓徒挾其報主之義荊軻徒恃其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
筭以取敗者比哉

評　相如有成筭非嘗試於嶲一者鑑山之論果近於迂

白起王翦　司馬遷 漢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
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
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㓕身及
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擬對白起　王宗沐 明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為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武安
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不任行乃使五大夫王
陵王齕迭將皆不下昭王與應侯雖臨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
昭王怒遷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以劍賜之死使者行
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劍良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耶使者從旁笑曰孰謂武安君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
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身而孰計智者後作而惜名白起為
秦將也而逼秦魏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變出奇使秦

人虎視于天下今以智之盡也以至于此而使者以為起不知
兵何也使者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剌旗鼓耳且將軍以
為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君曰然曰是乃將軍之不知
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侯時故不和於衆者不可與成功
不協于內者不可與應敵語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廟廊之
內不式于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堯舜禹湯誅而不怒
孰與徂兵以逞迄無少休者哉秦之威懾天下於與王也數世
矣罷虜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加無虛鏃非不快意然猶恐其
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為將竭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狃伊
闕之勝殄韓魏之衆追楚竟陵逼涿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

十萬人秦王適于志盈于慮以爲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復收餘衆以臨邯鄲是抱火積薪慮不再計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爲不可秦王寧復以爲情哉方今諸侯惑亂辯士並饒是非稱濁不可勝理于是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于戰原由此言之天下之勢遂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爲王辦朝夕哉孝公遭擯斥之後自痛于心設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然後變法教戰客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令必行於徙木比其車裂也而秦人莫憐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上首功非古昔也昭王耻無王處心積慮而應侯入然穰侯之貴而死於因太后之親而遷于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疎骨肉而急成功

也將軍起廢長歷行伍不謂不顯膺然楚宗社虜劉其主長平之事趙人若醯雞焉而使天下不樂爲秦之民故自將軍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公居汧渭之會鄜畤陳寶天所錫命非晉之動穆襄之霸載在王室斬艾窮竊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爲利北有胡貊代馬以爲用巫郡黔中有天下之三陲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君僕猶知其崛立于天下而徙寵其政柄並之辛壓是三君爲秦謀不忠而將軍之計猶有所愚也武安君曰願聞愚計曰將軍以爲長平與邯鄲孰堅曰邯鄲堅曰將軍兵與陵戲孰善曰不如起曰然則以將軍取長平以計之得也以陵戲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

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伯者務當其民強者務鴆于敵武王克殷禮商容封比干而王業定楚莊矜鄭伯復之轅門而楚霸秦不能然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必死以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申包胥孤臣出奔乞師存楚齊人不戒遂入飲戍著酒齊師殲焉藉當其時脫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備一以與將軍決僕恐掌暮之次有濺血矣是先王齊桓之跡復見于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軍之計過矣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迭退無居功焉秦法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致故威震其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爲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

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奮於鄗戮力四討不數年而封君侯將軍之效于秦與秦之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未有變者將軍嘗謂疵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疵而將軍以爲不可是自貳也則王以爲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嘗晉行而獨于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爲將軍有遺力應侯猜寵又其誠心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寧失計耶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應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拑口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慚秦王秦王慚且疑而應侯間之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僕較之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戶之所息亦畧相承趙人長平一敗

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于陵山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再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瘠瘵罷弔之具出于私宮償十年之田也而褒賚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戰再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魚也師之所處而荊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論中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于秦者累世矣而未有若長平之酷者其民刳腹折頤身首異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螻蟻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死者無知則將軍之德不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陰守將軍者環于庭矣趙人今而後得反之僕慮將軍之不速朽也而

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遂自刎

評　長平坑卒武安君誠慘矣杜郵賜劍其天道之好還乎

讀至死者無知數語令人毛髮竦然

王翦　　王維禎　明

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任何專也爲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專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遵何術哉心之交孚所由異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爲將將體而授節者非誠有心膂之寄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爲汗馬而樹功者

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侯大夫以狙詐之習轉相傾危者比比也況秦猶虎狼之國秦王爲人又恒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謀策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翦之所爲日夜凜凜懼也伐荊之舉王蓋謀之翦矣其不用翦者非斬六十萬之師也以爲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翦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強起頻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急其功於荊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翦之心豈頃刻忘哉翦爲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成而樂其敗者蓋屢矣矧此一將也以全秦之兵而頓之方城漢水

之下繼李信之後而示以掠地破國之鋒則其功益高其威益震其忌以中傷之者又不知其幾矣使翦於此時不早及其君方嚮而亟爲田宅之請以自堅安知不有謗書盈篋如樂羊子者乎安知不有反間阻功如樂毅者乎安知不如武安君之以讒死者乎夫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記之翦也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秦王以多疑之主聽忌者之說翦之不爲灌中猾者蓋無幾也此翦之所爲日夜凜凜懼也是故其數以田宅請也王笑之廷臣非之而翦耳爲之翦豈不自愛哉翦豈徒爲子孫謀哉翦豈要功以自恣睢者哉卑吾之志以奪彼之忌張吾之欲以解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杜讒

公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無有不測之險娛尊其問善哉蒯之爲術其慮深而其防豫也蓋至於淮陰之事有屈稍焉淮陰以蓋世之功固漢將之翹楚也一旦奸人告變竟成不白之獄至令猶令人扼腕夫高帝寬仁之主何獨於信少恩哉信之禍機已召於假王之請耳蒯之所以得免者非蒯幸而信不幸也信之爲術疎蒯之爲術得也嗟呼人臣何樂乎以術事君哉自古處危疑之地莫如周公公也不以流言廢几几之度曰惟忠惟孝惟冲人是恤而已卒之天威以彰而王心以悟誠不足而濟之以術此衰世之風也故曰事君者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蒯庶幾善自全哉

評　勘衰世君臣相愚詐術真得誅心之法而詞古氣雄識高神王所謂秦人事秦人文也

魯仲連　司馬遷

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屈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稱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論　楊維楨　明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從衡之割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齊楚燕趙韓魏志在於擯秦故重得士往往致重賞割封而虐居左席以來之於是有雄誕之徒奮口舌之能以應之然而六國之師莫有窺殽函之國十倍之地而能扼雍州之險秦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蠶食韓魏制燕趙脇齊誅楚囊括并包之志固不待於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插血之君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餒虎馴至梁冠裂冕以臣妾之呼秦不稱帝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舌挽天下既去勢之方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一國之嶷蹈海一死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圖脫諸侯於肺臨之地亦環環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問其議而起其盜濟長縮之心使秦未得志於天下者又四

十年焉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驅車馬奉玉帛群走關中秦且儼然以登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卻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吾至東之門游說也游俠也比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大史俾鄒陽同傳儀人豈其倫耶

魯仲連論　湯聘尹　明

公孫子有言仲連非高士也士以肥遁爲高不有鴻冥鳳翔乎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見斯與洗耳而飲犢諸賢相倚伍矣新垣衍之入趙必介紹平原君以見之而射書聊城邀參數百言

身旣隱矣焉用文之非巢由所謂浮游欲求聞其名譽音乎夫下安得而高之曰此仲連之所以成其高也夫伯夷隱於海濱矣而武王伐商何以有叩馬之諫弦高却秦存鄭鄭欲賞之高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夫海濱之隱東夷之處可謂理亂不知矣而必於諫周爲綱常計也必於存鄭爲宗國計也秦上首功以陵六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非周室之罪人乎魏乃欲從而帝之以紓趙難是救燎原之火而益膏薪也其何紓之有六國之耳心於僕妾也不足惜也周室猶在置之何地秦之帝不帝周室虛名之存亡六國社稷之安危係焉是天下一大機而仲連安得不一出其身爲之排患難解紛糾而拄席之也仲

連辞垣衍出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不待無忌竊符之救而先以奪其氣矣平原封之不得爵之不能而千金爲壽一笑而卻名榮而身潔其孰能匹之及田單復齊七十餘城而聊邑歲餘不下士卒滋死仲連一射書而將殞城潰夫仲連齊人也湣王之喪賴田單克復而頓兵聊城經年不解脫使齊病而燕奮復如望諸君之長驅齊之爲齊未可知也仲連豈欲沽名於濁世而自謂一紙書賢於數萬衆哉夫亦不忍斯民之暴骨而憂宗國之復危耳然秦以振綱常克燕以存宗國勞茂而不有功高而不居蓋至海上之逃而蟬脫於濁穢皭然不滓與伯夷弦高爭烈矣君子曰仲連之救世也行中權其逃世也身中清故取人於戰國自孟子而下吾必曰仲連

評　却秦帝則爲周下聊城則爲齊逆直天下士也奇論

田單　司馬遷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拒其田單之謂耶

范雎　司馬遷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強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阨惡能激乎

范雎論　翁金堂　明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咎在聽者不察爾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昝奮餘息褁衆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慨抗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雎所行毋后介弟皆斥不暴廢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實豈雎能哉秦昭蟠王政不出巳上則不勝其毋下則遏於群弟而外又有穰侯專國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雎以險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雎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畧可施用其餘非離人骨肉則毀人

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尤誇誕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於前明日身死於後死而有益於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回首裹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國之無人此宗臣之義也非羈旅之臣所與也昔者比干為商貴戚故至死不忘商屈原為楚同姓故至死不忘楚雎之於秦何如哉未受釜粟未擕一命而遽欲為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惑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之云先生甚愛秦與先生秦何戚也秦亦何德於先生也秦之興喪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適憂不釋以死也雎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之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爾范雎一作睢辭而昭

已皇恐請益至有溷以寡人不沒社稷之語雎惟不言言出卽嘉謀矣尚遑訐其為險又遑知其為誕

評　雖頗為秦死誠為誇誕然其言纏纏足聽又誰疑之此況不暇疑乎妙妙

茅焦

湯聘尹　明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為母子如初談者以為穎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甚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為兇也妻則不為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及及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為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伉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污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秦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然則焦之諫固戰臣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呂不韋

司馬遷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

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呂不韋

蘇轍　宋

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其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其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衅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覩其微孰知其故哉

呂不韋　張鳳翼

說者謂呂不韋非賈人也探奇貨于異人收重息於秦國亦知矣予曰非知也不韋蓋奸雄而竄於賈者也但天意欲滅秦而彼以心計得之耳蓋好戰之國必亡天固惡其殺也六國好戰而秦尤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服辛而六國得逃其罰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則不韋之巧于代秦者乃天之巧于伐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哉賈欲之于是以斯術也而歆用以自殞則政之襲秦不韋之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不韋之嗣亦滅孰與爲陽翟大賈世其貨之爲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

不及待漢故假手不韋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滅秦滅六國六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滅是天三降殫惡之典一于秦再于六國三于不韋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傳曰苟非德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評　三降殫惡之典可謂巧於論天

呂不韋　湯賓尹　明

世傳不韋以呂易嬴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古今遂神其事而固信之愚竊猶有疑焉夫不韋自異人爲奇貨而以美人鉤奇事誠有之然異人請而歸之至大期而誕子未必請之時遽有孕也雖有娠不韋其肯輕洩之而亦孰從知之耶果有娠而後獻當始皇在趙而母子俱匿其姬獨不能語子以呂氏之胤如齊東昏妃之於蕭衍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忍然曰何親於秦號曰仲父以秦先王之功且竄出其後而俾之遷蜀以死雖賓客游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呂也不然豈以始皇之才而不逮蕭綜耶始皇自以功德兼三邁五藐氏祖考曾不足其睥睨豈不能追崇其所自出而使之北面僕僕亟拜耶然則呂易嬴之說何所自彼六國者反覆傾危之流安知其不釀是說以悅主君而間敵國也世有比李訴嗣者或造飾其言而誣其非某之子桓溫亦誣東海三子非其所出姻戰國之際出於好事者之口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遂至亘

古今而不能辯然則牛金代興午之說亦可疑也或曰果爾則黃歇之謀楚李道見之代宋亦無徵歟曰春申進李園之妹李園謀之而楚之國人共知之也若宋皇出於道兒六宮誰不共聞夫豈耶卿暧昧之比乎以呂易嬴六國之客好事者爲之未可知也獨惜文信侯位爲相國戶食洛陽其視多財善賈何啻萬倍而乃寘淫於雍宮身蹈不測之罪著其書春秋徒作未竭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而不善居功業成陽之布亦荀卿之徒之害而非不善之書也評獨辯呂易嬴未必然是一卓見

荀卿　韓愈　唐

如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

易覇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之孟氏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錄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少疵

荀卿

蘇軾 宋

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

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莆中 鄭賢 元直 編

秦始皇

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秦論

班固 漢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歲并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居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慮卻顧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滑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中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始皇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評 此贊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遂摘遷短而著論如此語高古絕甚不類孟堅他諸作

秦始皇論

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王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

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習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於虎闕之下而周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篡奪之趙魏韓而篡奪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成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

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爲非愚以爲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哉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王惟惡𢤱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卽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立其近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宗國也非若赧王之如贅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究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爲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没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于湯武也乃其所以不取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持論細其

統而刪之嗚呼是身爲傀也　評　論駁極工

過秦論

楊　愼　明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開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横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

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凡而冀登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閻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親宥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眞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吷云爲之一戰南柯之一夢也酒史之久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皆似小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子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

後授胥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　可與賈生論並駕

坑儒

賈　至　唐

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捕索儒黨懷書挾者鏟集屠戮無遺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究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尊及群雄如寸草建官能候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乎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撥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撥亂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

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威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盖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放焚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知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評　推秦焚書之意尤奇

盧生　王世貞 明

盧生等相就坑摶膺而嘆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監者叱曰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獎孔子而召諸儒生乃倍

孔子來見乎抑匪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華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寺乃面相設欺靡費盡而奔之又其以子弟殉大海諸儒生從史如決派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寔所詛死者而有知也奚以見孔子盧生竇然雪涕曰死晚矣先死晚矣乃就坑

評　盧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豈盡盧生耶

坑儒銘　司空圖 唐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讎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評　坑儒坑秦萬世痛快

由余　蘇洵 宋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恥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嘗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趙高　蘇軾 宋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

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評　明宦官之禍重為後世戒　真金鑑也

李斯

司馬遷　漢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闕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

蘇軾　宋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平易為心忠恕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霆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包丘子

張之象　明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蓋隱於包丘之下故稱包丘子云始時嘗受學於趙人荀卿所與上蔡李斯同師李斯自以不及包丘子包丘子家貧甕牖高尚樂志勵節布褐不完菽食不飽嘗織蕭以自給不受饋遺里中豪者于或非詆之不為改色李斯將入秦顧謂包丘子曰斯聞之得時者昌失時者亡今天下鬭爭客者主事于當是之時而懷璧退隱不求世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駒隙何乃自苦乎包丘子默然不應鼓琴不輟斯逡巡而退有愧容既

而李斯西入秦事始皇帝遂立功名日盛以顯貴斯長男由爲
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烜赫當時無
兩於是包丘子遺書風之曰蓋聞物禁太盛鬼闞高明鄙語云
或者知返迷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足下位崇升望名巨
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鴟雛
不恥卑棲知所遠害也蚯蚓不恥汚泥知所避患也願子三復
討之李斯不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
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仰天歎曰吾早從包
丘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
祖即位雅聞包丘子賢徵爲太子師固辭不拜將妻子逃去入
大滌山採藥以壽終其所著書曰包丘子言養生之事甚具有
子三人頗俗其先行俱爲巨儒亦不願仕外史氏曰語有之鐸
以聲自穴膏以明自煑以故無赫赫之勢者亦無戚戚之憂李
斯起閭閻千萬乘卒成帝業非不尊遂矣而懷祿耽寵不知變
計及既陷大戮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亦晚乎包丘子隱居
韜光蕭然世表如在孔門雖季次原憲之賢亦不是過矣即漢
之錄隱節者有如商山四皓然四皓耆齒猶爲漢太子一屈而包丘
子性在丘壑沒世不返又曷可同日而語哉嘗觀古逸民俱多
不具于篇余是以表而著之

評　包丘子奇士哉非稽張公鮮識其人

擬答李斯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
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傾詐爲二世答書
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
瑣之行而搰乎赫赫者也朕甚惑焉先王孝求憐憫皆立詩書
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焚
之夫詩書何惡于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知識聞其事
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繼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
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
行喪未發輒廢扶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
於心獨無芔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爲朕則得矣如先
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
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
欲爲桀紂耶夫譏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
侍始皇帝始皇帝求聰或左右窮兵黷武殫天下之財勤軍西
夷內外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
息戈掇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與遊觀見主之得意勸爲已有
柳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
乎赫赫者也夫闢地顯王猶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
調燮陰陽輯和其人民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中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懺而罰拔卒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召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晩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評　趙高既誅李斯果能以此書詰斯斯亦無辭以復

設扶蘇論書　柯維騏

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爲始皇書賜上郡數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爲絕命書

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況國聽於君家聽於親死生惟命誰能逆之臣以不肖于陛下重慾安犹必行之令祈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事之本末不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邑之辭嘗疑其事乃今信爲眞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邪夫父子之愛不可解於心者也自非反德悖道之人詎不欲親其令名而身其享安寧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也臣雖愚闇竊聞斯意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爲長嗣休戚同之關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嚮者焚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冒陳衷悃干冒威嚴不圖拂意見疎監兵上郡自離膝下於今三年嚮戀闕庭儼若咫尺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從吏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爲辭殊不知川塗險巇姦宄伺隙供億日繁民怨吞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起蕭墻而荊棘生於朝也臣亦按往事取懲強秦何補豈念先公穆公悔過自艾卒能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於陛下哉嗚乎詎意竟以此獲罪耶詔書云扶蘇蒙恬將兵屯邊十年多耗無尺寸之功乃頻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有詞之

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遙藉威靈又何功之可樹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疵也且夫懍宴安而厭險阻覩寵幸而嫌疏遠者常人之情也履險阻而不辭處疏遠而不忘納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忠行孝不榮省察而擧以常情律之者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今生我何若是忍也若乃衛宣于伋晉由靑倫晉獻于申生寔由昏亂陛下無一者之溺而其心焉且臣之所未論世實有竊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竊欺陰謀者借怨望之說以傾令嫐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竊

示疑天人而議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誠思之而詳察之倘有說人交亂其間幸投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與收臣骸骨埋之酈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辛捐死得從遊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喟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二世子嬰　顧充 明

高作奔崇啓竄其君在其掌握胡亥越十七兄而簒立遵岡父之衆爲作昏德挈宇宙而鼎鑊之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六十室而七八驪山之卒未放而陳吳之徒奮其白挺徧袒大呼而天下從之如流水匹夫以爲湯武譎戌強於五霸秦人險

阻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而先人寸據尺取之地復散爲六國爭先刺秦者如林似藪且以爲鼠竊狗偸而不足畏也及王綱不紐入關[illegible]崩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而使項沛劉直搗關外當是之時上有肆志廣欲之王下有指鹿爲馬之姦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而上不知追關樂作亂於旬臾而戕者不許爲王不許爲侯不許與妻子爲黔首又不可得而二世爲攻秦之胡亥沛公蹈瑕候間掉臂入關嬰幽秦郊繼嬰軹道而項羽帥兵西噬殺秦降王僨其國而滅其宗猶反覆手於須臾間容非爲後人嗤笑之資哉夫周自威烈而後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又介於七雄虎鬬之間尚延延綿綿三十承孫八百餘年而六國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曾二世亡於冗合之戍此何以故也蓋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六國如醉如夢不知所以自強秦惟自負其強而強用之其取亡之道均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蒙恬　司馬遷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工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

脈哉

桃花源　李白 唐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煎焚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傑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衆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矣猶胝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陳涉　賈誼 漢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耳陳餘　　司馬遷 漢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懷王　　陳埴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為懷王為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與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

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

評　興漢亡楚重楚資漢議論委婉又總歸之於天乃文章之妙者

義帝　　何孟春 明

吾楚於春秋弗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齊晉諸

若不足惜亡若懷王之為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困秦所玩
弄齊晉所遡笑者而民特憐之亦懷王故矣田氏代齊趙魏分
晉齊晉非大宗脉惟楚孫顧項遡當能而逮懷王其統未之奸也
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贏秦繼呂得天下亦無復仁義
焉甚矣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滅所以楚最
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
鄛人亡楚後之言所以奉舉為楚世將勸與懷王孫心復為懷
王從民所望義固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
名乎義而心出於詐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弒於郴羽其時雖
猶冒楚之稱已知不可姜屢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奸一無復仁

義天下項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於漢始鳴呼以涉而勢乃
不長既帝之又弒之狐埋狐搰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
義也羽弒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楚矣今
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論功伐為哉顧此吾家
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役至忿戕乎主禮
主之家則凡伺吾奉主行事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
鳴呼漢欲不興楚其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之計縞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矣獨使其義帝
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春秋
桓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盱台之都乎廟世楚吾家其不為

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雖未叛楚與漢而義與不義已判然
於此義與不義其為興滅要如此哉吾觀楚漢相距之際楚漢
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許漢也除華八公新城發喪袒哭三日
義兵加哉何所何而足誅而愛於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慨流涕
之氣逆隨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者而擊楚之弒義帝者此不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隣危從漢難於楚其義之未甚畜
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興其義之未甚畜之過也吾惟深悲
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遂有慨劉項之事而反復
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生存之時嘗為帝矣作史者冒
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為人

牧羊不知何人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時不知其年方殺之之
時不知其欲楚之禮方漢郎帝位之時其追官臨祭分戶奉守
之塚不知其有否也悲夫亡秦必楚楚最無罪秦亡楚帝帝楚
之義淺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懷王之未立楚
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
為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義楚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乎
本紀首偽楚於列傳於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槩略附注
之劉項之事此吾豈劉項之事而反覆之所以論義不義為興
滅之機而重致辨乎偽逆鳴呼義動人心為人所憐楚人立廟
延祀永年至于今日不亦宜乎

評　終始以義不義與楚漢興亡是大謙論人之懷楚者義
也而僞楚逆楚非義也且咎史氏之失此義感慨發憤
讀之令人於邑

項羽　司馬遷 漢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
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
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
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
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
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　蘇洵 宋

吾嘗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
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
故三人者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
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
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
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
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江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
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
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
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於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
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
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
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
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

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
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
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
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
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
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
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
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
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黑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户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項羽

戴大賓　明

項羽烏江之厄果天乎抑人乎夫事出於人者有可爲而由於天者難爲力也據之祥光朕兆彼蒼在漢非一朝矣自夫老嫗

哭蛇天下已屬赤帝子矣漢高艱關原野履危涉險天固嘗渡之以立漢也使又渡羽漢於何定論者以羽能勇而不能怯此但以人謀而不質天意也自吾觀之當時事勢蓋亦難矣羽獨何哉零丁逋逃魂魄已悲臨江仗劍天假以手保守江東自不得矣烏江亭長其如羽何羽亦柰沛公何此羽非能勇而不能怯特天渡漢而不渡羽也天意既在漢而不在羽則又安得渡羽以敵漢哉蓋自山鬼獻璧祖龍妄爲秦之天下始紛紛矣項羽以扛鼎之雄睥睨天下事將八千子弟順流而西與沛公並驅中原固欲次呂秦之後而爲天下君目中大無忌憚也方沛公謁羽鴻門范增難色當時雖無風濤之驚不啻烏江之險沛公之命危矣項莊拔劍起舞幸有項伯戀戀故人竟使沛公微服而去鴻門之險沛公渡之矣及羽驅馳兖許晚戰不利爲漢所追而流若烏江之滸時有亭長艤舡揺手以渡嘵嘵爲羽計是亦烏江之項伯也羽獨悲辭自阻略無東意竟以不渡而死噫沛公得渡鴻門項羽不渡烏江平生學劍又以自斃羽豈本心哉羽豈得已哉蓋天欲存周必不使一鷙二叔久於山東天欲興秀必不使黄牛白鶴老於隴蜀沛公持三尺劍於馬上主持漢祚天之子也項羽剛狠無道妄動甲兵爲沛公受天之罪人也天既罪之自不渡之以生逆天之儔安得與父天者同孜命終我況乎烏江一節關係非細羽不渡焉大事定矣漢無虞

矣亭長之計得行漢從此逝矣以羽之咆哮智力兼以江東父兄子弟數千人闔閭家衣衾藏畜銳吾恐不測悉江之險卷土重來漢安得梲而卧乎漢其不爲湣乎故羽走馬東城天意邊涼於一江巨浪滔天有以限其目秋風泪浪有以摧其心遂使老鶻絶舉翰之心狂犬無反噬之烈汎汎楊舟綿纏維之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噫一葦可航英雄不揖西東永隔埋骨江頭昔日渡羽此江也今日塹羽此江也舟何罪哉江何心哉乃天罪其惡而奪其魄與一劍以促其亾也何也凡人之志氣願天意何如耳苟使天在於與則人以夫勇而吾之氣自壯縱長江天塹可以飛渡如爲天所厭非上帝者之則此身已不可立天地

間故一掎險阻吾之膽已寒志已餒矣雖濟我有物而恧天乎
里招我有人而對面胡越江尤能渡事尤能濟耶且觀羽何人
斯以爲柔懦不足以與事與則力拔山兮氣蓋世此羽晚節之
歌羽之壯懷猶故也以爲皆愚不足以舉事與則崎嶇歲月熟
於杌棿纔許其中蓋可攻也又獨不思其言乎方羽東城戰敗
之餘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羽亦擬天舊矣及抵烏江觀其與
亭長應酬數語羽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東無爲也欲付之
無可柰何而甘爲烏江之鬼與衆荷敗葉相爲淪沒於蒼梧野
水濱使天意未斬而羽也未必滿意於死幸有欲濟者號於江
頭固宜賃舟一濟借一艇而東矣奚待彼之喃喃哉是則昔日

使羽渡江而西乃天假數年以爲炎漢之驅除也今秦命終矣
遂誅此曹以定大統其肯縱之復東使滋蔓以爲漢患乎彼艤
船之翁不過覩形迹以覓項氏耳一介雲蒙雨笠曷足以勝天
渡頭肉眼安足以知上帝意執論而至是則知事出於人者可
以幹運而爲天所安排定者終不可奪者也如以烏江之險可
怯而濟則事之在天者皆可以人力智巧而爲之矣是豈理哉
噫萬里風雲感會芒碭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
定人謀何爲

評　議論慷慨情致悽惋足爲烏江墮淚碑

項羽贊　　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發萬馬廢目重瞳劒如虹挺一奮僇[illegible]
八千人飛渡江燕出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
使可半白起之役將道之誅未足爵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弒
義帝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滸此固天巧之[illegible]會
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敝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范增　　蘇軾　宋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
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

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
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
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
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
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
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范增　湛若水 明

沛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殺其所忌安知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夫當是之時

與項羽爭衡於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漢不可以兩立楚不滅漢漢必滅楚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勝之道有克敵之勢故不克敵者不足以爲兵不相勝者不足以爲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之欲擊沛公當歟曰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歟曰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會羽於鴻門羽許與沛公成而盟矣春秋譏要盟惡劫盟要盟不義也劫盟亦不義也是時羽與沛公酌卮酒爲好而擊之非劫盟而何夫不義莫大於劫盟劫盟而又不義於天下將何以自立乎夫霸者猶將假仁義而爲之絕仁與義吾未見其能霸也夫其弑義帝殺卿子王子嬰增不能諫猶將助暴焉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君子當以此病增

評　至論

亞父對　王世貞 明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悒悒刺刺屑屑吻涸溼火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夕中夜起坐徬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滌之以卵祓之祝之曰王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彊則又卜曰增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卜師乃前卜師前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

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爲楚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敗於雍王也君侯奈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愎勿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閒克而飽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剸項刲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言之而衆反嬲發誰能已也以諸侯隸秦二十萬而不可以

秦繆諸侯十世而百倍之可吾未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
而焼秦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公子也我楚
之先懐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
君而皆以鬬死夫諸侯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
之能止都城之内外后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雜宮則孰非諸
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與
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
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藉令漢王與卿子偕而
死也我君王之入關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卿子敗敗而
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

是漢先背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
存約也示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扉一西人爲而皆楚
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夫且
爲右焉雖然義帝江中之役其真盗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
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荅疽發於背七日而亞
父卒

評　屢問屢對辨過蘇張至弑義帝卜之心則無遺論矣

補侯生說項羽　　　薛甲 明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城獲太公嘗置軍中以爲質漢王使辯士
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爲也夫舉大木
者呼耶許解連格者擣禁扼貫誠知詩書爲儒耳臣請往侯生
至楚見項王再拜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敢弔大王
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若何賀侯生曰大王聞傳乎善博者藏
機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鋭俟時以輕與大
王角爲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楚歸弱於漢
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爲賀項王曰若
之何弔也侯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
能用臣是以爲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侯生曰大王之不歸太
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刃在前不救流矢
先所急也漢王脱身彭城方以死爲恐豈暇顧其親哉漢誠不

急太公留之楚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者漢近遣陸賈至楚爲太
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
憤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
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
至今猶以爲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
名也漢王爲人不善用兵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俎上顧爲
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忍耳如烹太公縞素之師復
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
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爲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
誠歸之恐漢輕我侯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今太公在漢

漢不得不使人求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各罷兵吾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宜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善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為平國君後卒背盟運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諺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漢事始終得之矣

評　是善說者令項王不得不聽

謝羽鴻門　　唐順之 明

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謀而不可徼一時之幸也謀之臧否人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漢之英主也其始也以懷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之以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侯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與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喑啞叱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關之計可行也其不能也雖金城千里彼且環而攻之敗可俟也守之何為者意計亦左矣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為之附會其說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柔與剛弱與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而借之以驕其志以養其銳如唐祖之屈於李密是也帝之此舉正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其鋒甚銳也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戰不可守不可向不為鴻門之謝則坐以待斃也是故以鴻門之謝非其運籌決勝發而必中者也勢不得已也計出不得已非計之得也蓋曰茲役也幸而成也付諸天而已矣不幸而敗也付諸天而已矣獨奈何此嘗試之說也吾就其時觀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戮乎親如項伯能必其無懷二心乎亞夫之算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

帝其殆矣方項莊之拔劍起舞也沛公之臣誰不為之寒心乎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王之怒消亞父之計沮項伯之自二皆天也幸也噫曰料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制敵之遠猷也九州之大城郭溝池之固羈可以圖王圖伯者豈必三秦樞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之初入關也其勢誠不足以抗羽曷若且捐關中以與之僻處一隅養威蓄銳先為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喑啞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斃之大業可定也胡為乎汲汲於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於鴻門未

會之前何乃言之於鴻門既謝之後辨之不早是故履危蹈險
顛跌僵頓出萬死一生之計而幸免於禍卒之楚猴亡炎祚與
興亡之關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嗚呼此可與智者
道也

評 羽關中則安謝鴻門則危信然

項羽聞楚歌　　明　陳吾有

嗚呼羽何人哉羽以拔山蓋世之勇喑啞叱咤之威當其時連
八千之衆渡江而西驅兵而戰視赤帝子如弃凡凱歌旋師可
指日也豈料陰陵一追楚歌四起羽之崢嶸意氣竟盡於此也
哉嗚呼羽之心事可知矣羽楚人也起兵八歲離楚之父兄久

矣嘗其故鄉之想已切于中而况楚之曲楚之聲其感慨悲憗
之詞又足以變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而聞斯歌也能
不悵然內愧愴然心悲乎何也四面楚歌漢人已無夢矣漢已
得楚楚之子弟已去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將復何
所恃哉而獨豪氣氣有不勝其心喪而膽落者矣于是起飲帳
中銷壯懷於杯酒命姬起舞憐劉愛於肌膚悲歌泣下悵其騅
于厚城乘其駿馬潰圍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希保首領以逃
江東幸矣復至陰陵迷道天亡之兆已具以羽之磊落而當此
挫辱之困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寧死於天亡毋寧死于漢
人之手也嗚呼羽之所以敗也哉羽之敗不足惜而羽之所以
爲敗則深有大可惜者蓋羽非不勇也特匹夫之勇耳羽非不
仁也特婦人之仁耳烽火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所過殘滅何如
秋毫無犯放逐義帝天下稱其逆殺卿子冠軍天下稱其僭棄
范增而不用天下稱其悍坑秦降卒二十萬天下稱其忍殺秦
降王子嬰天下稱其暴羽之亡道蓋不萌於陰陵之追垓下之
敗而已醸於平日所為之不道矣此楚歌之所由起也是故昔
也兵精餉給今也兵疲食盡矣昔也界約鴻溝今也路盡烏江
矣昔也新豐八千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
敵淪磨于一劍七尺之軀虛棄於八年曩昔鴻門之氣焉旋消
亡于一旦誠有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則楚歌之聞安得不感

而觸觸而悲悲也哉然非歌也其聲淒以條其調哀以思其音慘
以究其感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思羽於摧敗之餘而
適聞斯歌則鼓笳之互動牧馬之悲鳴皆斷腸聲矣旌旆之繽
紛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蕭蕭兮夜沉沉雲黯黯兮月陰
陰士擾擾兮心惻惻此時此勢羽雖氣吞牛斗怒倒山河力排
山岳亦無如之何矣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
為而騅之逝美人之戀又其情之所不能卻者蕭蕭然感極
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刎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遑隨澌滅
昔人云英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所以弔虞姬亦以
弔羽也楚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怨寧獨羽哉雖然羽無論

吾猶惜漢人之負約也向使項羽能忍恥包羞急渡東歸以圖後舉
江東子弟振復舊業則卷土重來未可知也吾反於是乎三歎

漂母　黃省曾　明

予自北歸艤停淮陰乃發觀散趾謁漂母于舊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吏不以捧腕涵冠代之略才藴帝師之算不能悟一餐於鄉人寄炊絕往釣川無復綠草爲茹清波難徵使無漂母之飯則荒溝之中信恐不免矣何其一日致侯王收天下而奉千金以爲報也且夫常人之情總懷于催溺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誰以受而爲崇至於茅蒿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若斗釜之粟耳孰肯輕其毫毛之損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苹狗屠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閔其所具則是信之貧寠乃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比斗者徒皆并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萍濤困悴之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醑再拜勒文於祠

評　發漂母高義因寄嘆今之英雄自可動人

千金賜漂母　宋尚新　明

世咸以淮陰王信既從爲楚王至國乃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其非報德余獨以爲王孫之不能有楚自薄報漂母始也夫王孫饑餓之日非所謂簞食豆羹得與不得生死所係耶使母斬勿顧韓固死耶與之而有嗟來之辭王孫必謝去以待斃也乃母既竟漂數十日以飯之後絕望報以慰之意以爲豪傑藴起天下事未可知業已諾其酬則信且孜孜圖報當漢王南鄭之日必徐回相國于斗升以酬一飯豈能棄功名如敝屣與諸將俱亡哉信不亡則不特王之聽相國者不如是急即相國亦無因諷王重拜大將不拜則信必不留而信且無成矣是母之德非獨生信所以寬信心而使信得以客自愛不愧耕莘釣渭以竟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必且尊母以夫人君國之號謚其夫封其子剖國而與之俱榮何其僅僅以千金酬而又與惡少年道向當哉夫少年固不當殺然其兇豈可與漂母之恩同酬惟其同酬以德則不惟天下之施德者傷心且令天下之宵小爭欲戮辱我以賈利而信之首領於是乎旦夕在丹上矣何也相國之進賢爲漢者十九微信者十一又非若母之一飯靡有他慝而死生攸繫也何閒母

千金之賜未必不心唵信之寡恩而又未必不心羨少年之以
尒信家嘗而又未必不自分旦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涓
以當千金豈能如貫高之身以死請耶高帝亦自以爲解衣推
食之恩不能過母一飯豪傑四起信第遣一將軍帥萬人待罪
行間如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挾求
之心無已我豈能終厭其欲而耤其力此高祖與何所以其心
假手於呂后而不惜也后之智不若漂母之遠而又非有一飯
之恩於信安望其輔翼主事女后爲不侵不叛之臣長樂之舉
蓋明忌之陰輕之姑戮之以懾伏諸將而曲逆之陰謀則惟知
效少年所爲以辱信賈利而已豈漂母之巳惧而曲逆貫其惧

乎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既薄賞夫生我之恩則勇夫志士
孰肯出死力竭忠謀爲王孫心腹以故及接後車無一人趨嚮
鏷争刀鋸于高祖之前由薄母之寒其心而無以皷其氣也不
然挾戚楚殲齊之功擁南面稱孤之貴一朝爲人主所詐其豐
臣豈不能起變倉卒而至於罔知所措爲高帝者亦孰無顧忌
之虞乃悍然造其國縛其主而如入無人之境循其失殆以寡
恩孜猜而以無黨招辱宜高祖奪楚王之號假淮陰之稱使之
與慙於漂母以不忘乎推食也信乎鍾離昧之辱信者有曰公
非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羌乎以信卓犖奇偉之士天
下惟其鋒推而于解衣推食之際不免過厚于漢高而薄酬于
漂母則報德之難也信矣語曰錫我華衮草萊是褞食我糗糧
對非是耳言酬恩之不易也

評　以千金報爲薄故使呂后蕭何無復顧惜是無中生有
之奇論也

罪漢王

王世貞　明

西楚霸王使司馬卒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
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雖我兩
軍迫於兇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暴秦實
率群盜而請啓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
寡人迅掃河壮遏劉全師季得抵關以入崤函之險蹈空翦理

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竊寡人以好而亟嚮關義帝一介之
使逆閉不納寡人以爲討實擬其尾寡人寬之不誅念厥功剪
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爪分天下寡人無所利焉旌
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刼五國東牙嚮
德筋摧浮僭汗蟣寡人皆試其下羸秦爲毒屠戮愍寥十世之
賜脅臣武怒弃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
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愛焉六王之
宮厥亦有孫子臣士痛胞疾首辭爲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
敢忘于嬰之戮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戒爲寡人罪君其問
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巳大故耶季又搆諸

國時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適有泗淮之役
後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覓之弗追季又跳却老弱張兵
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乃有滎陽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
師寡人覓之弗追季又掩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
為鬼為蜮為蟊為賊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
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敗圖也明年父而歸之約
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竊寵稱報世世臣妾季履后土
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儉士稱
兵圍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
以土地金帛而誅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

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弗顧
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牧足以一奮諸侯王所君鉅鹿
彭城事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
心自悔寡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評　節節辯駁却亦有辭於漢至其文字蒼勁直與呂相絶
秦為伯仲

袁生　　楊慎 明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
撓大略淵回元功闇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袁生説漢
王曰願君出武關項兵必引兵而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且
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而與之戰
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
頌乃躋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
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
民不可與辯士説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濤塗之後漢
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曰當
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大
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
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評　功類董公漢不報德真少恩哉固良史也亦不表而彰
之何也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漢高祖　司馬遷 漢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述高祖紀　班固 漢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漢高祖　蘇洵 宋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

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

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
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適其哀愛者也

漢高祖　　梁潜 明

或謂高帝寛仁愛人乃獨以呂后色衰而愛弛夫托交貧賤起
自艱苦一旦富貴乃疎棄之高帝無乃少恩也曰不然高帝之
知人何其明也與呂后處有年矣后之猜鷙高帝不知其心耶
夫國家動搖取而族滅之無遺類者非高帝心也后也鋤徹教
信方貴而反形已具高帝猶[illegible]雖
夷賊而昔日感遇之際英能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
之豈不一動心哉高帝之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

其中矣呂后忍於韓彭如此豈得厚於劉氏哉故殺韓彭而諸
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
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也高帝目纔瞑肉猶未寒后也[illegible]
一發之[illegible]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illegible]
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其他人子為帝又殺之而
又立焉忍哉后也高帝豈不知流毒至此哉獨恨高帝之明有
所未盡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拳拳然屬周勃
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欲以一手障之何
益哉

評　高帝不忍韓彭之死是善推見高帝之心者以呂后之

流毒而歸罪於高帝帝亦無所辭罪矣

高帝　　王世貞 明

高帝之斬丁公以為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
一而成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illegible]納叛以得之而其
在[illegible]初起之士外孰非[illegible]敵國之臣妄而獨丁公有
區區一心也且帝之容果丁公生之不且悖德也其以為人臣
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賊楚以號令諸侯王威天下而丁公
首著其陋故醜之既修而為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乎紀
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錄
何也即無後侯之可也即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

其成身之降也非史[illegible]乎泯矣故其於信也恥之變而泯者也
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曾
朱家始以間投滕公賺帝以其走房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
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惟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效古之
士妄為之說者

評　以不錄紀信為恥以誅丁公為羞如見肺肝之論

漢斬丁公　　郭文炳

嘗論漢治雜霸予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徇于軍中致
辭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有若醮義侯首發之
故智然後知首雜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徵其辭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楚惟知罪之不暇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爲人之臣不忠于其君則何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不以身當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然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資假之而已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譎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爲義也此予所以不能已于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草昧當時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陰以楚中郎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禮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亡卒能仗

其力以混一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誠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擇君於未定之時計其足賴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爲嫌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爲不義迹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生全之恩自歸來謁帝乃以爲項王臣不忠而戮之以狥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臣在焉故爲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而後知帝猜疑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汗馬之勞未酬而帶礪之盟方結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之咎故獨爲是戮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也嗚呼吾

亦聞古之人君有以自固其臣者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漢戮可以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臣矣且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爲之效哉吾意築壇拜擢除乘輿陪侍帷幄食與偶王侯所以立叛亡之赤幟者高帝也既自爲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之帝之心於是乎不自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而亦有己私行乎其間則何爲拔三臣于亡命而獨戮其[illegible]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猶或可用九江王布非項氏所令以[illegible]義帝於江中者乎[illegible][illegible]縞素正名討賊而猶容其手刃若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爲項氏將亦數窘辱帝而不思致之死者爲有二心于項

氏者也卒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中郎獨不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是故即黥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縞素之師無尊王之義即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知丁公之辟非責臣之禮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爲何如主也然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爲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乎不知此言一出有以動愧在廷之臣而相忌之隙寧闢於此人人自危矣旋者雲夢僞遊元勳嬰鑕一二年間韓王之纍貫高之誅陳豨起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亡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二其心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然而啓漢四百年雜伯之治者則實高帝一念之私爲之也噫

有慨也夫

漢高帝善將將論　　田一儁　明

嘗讀漢史至漢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忌韓彭之及讀蘇子御將將才將之論謂其驅遣韓彭覊縻樊酈收牒噫曰有味哉其言之也然愚竊觀高帝於此令人歎服而蘇子偶未之及也夫蕭酈曹滕皆出沛故人其從高帝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則漢帝中原之龍不成則[illegible]滕分也彼得封侯王爵志願大溢矣惟慮其不成功不[illegible]成功之為漢藩也若韓彭英布何等人哉群盜之雄而討楚反復之輩也風雲未遇則倪首借資而羽翮苟使遮士不帝制而為天子者此豈可縶以漢

人物論　七

事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權以動其心則其力不我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儔而虎爭之傑也人見高帝當時以犇然不勝征戰之軀而制御此三大將欲其軍則奪之軍欲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鉤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以處此有權而太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貲之金而縱群僕都市遊也其豪黠足任使者非畀以千金猶頭不我顧也而於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竊載矣故善御僕者必予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陰有所執持使之縮而不敢動故能無豪悍之憂而卒享其奇贏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僕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黠之性與考史所載若如韓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為趙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勲名猶未顯也而燒楚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韓彭欲其軍即奪之軍欲其會即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竿在手伸縮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榮名寵以厚貲而卒無它變高帝所以收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昔太子尚駭祿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擁兵之辜自古及今諸功寵大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人物論　八

焉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諸將之材素諳於胸中既量乎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乎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於相仇故隱底積信乎將將之善也否則任其權而無以制之者必有[illegible][illegible]麗明之亂制之而不中機宜者必有樓船横海之變是豈善將將者哉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將將由於善任使而善任使由於善知人後世有將將之責者尚監茲哉

漢高帝善將將　　劉元震　明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器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兵之情

尚易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爲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數反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雄桀負販屠狗之徒大國將相僄驍黠之遺亡也又相與起于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於成皐京索之間瀕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爲用如左右手楊子雲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夫其以屈群策屈群力玆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爲大將而不旋踵已定齊燕矣一旦立爲其王而不忌而入其壁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

臣之力此非其有控御海內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黥彭曾耳之徒者又異是矣取一軍以爲公乘略一城以爲五大夫先登陷陣卻敵以爲執將執圭計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善將諸將也又如此據跣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降將又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爲戰其善將驕將又如此數彭越及梁地其善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啟趙之子弟金錢可以啗陳豨諸將之心其善將反國之將又如此蓋將之才不同而將之術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帝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考帝之將將也曷嘗出於將兵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賞而役之是謂軍命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而濫而勸是帝將諸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之利而誘之此將反國之將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而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兵度量相去豈不遠哉而爲帝擒不亦宜乎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攬獨運之略以控御倫類哉故其於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卒無不能所能者大也

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知其人則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王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人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勢各有主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信越之流耳借有非能之輩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爲莫難於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以爲莫難於任人

蕭何　　漢　司馬遷

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

者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
生等爭烈矣

蕭何　　劉安世 宋

蕭何治未央宮多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
近一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
衣其如昔日之盛業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徙之
關中然長安宮殿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
親征臧荼從至雒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
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
長安則高帝都關中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

令窺其秘也故假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
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
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評　使高帝都關中為蕭何本意是推見至隱者

蕭何　　陳埴

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
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
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
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異也已

不在人下矣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能諦
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
項羽王沛公王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而下莫不勸攻
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勝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嘗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
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羇旅喪亡之餘而其
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臣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蕭何論　　郭子章 明

漢六年剖符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

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
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難之關内侯
鄂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
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公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
功自有大者不在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
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雖半韓信功也信與帝
起漢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仆趙脅燕擊田臧項功在諸將上顧
如亡而追之繼薦而將之者何也進言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
何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在臣無與信伍也帝亦嘗自言曰連百

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縱指示誰與殺獸縱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群臣乃嘵嘵首參不一及信上與鄧君明何功大亦嘵嘵辨人狗與全關中不一及何進信呼難言矣引信載雲夢之車帝已忘其功矣群臣無敢訟信功又孰敢多進信者功乎擲韓之功勢不得不歸何之薦豈獨諱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賞陳平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必召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及李何給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

評　何以薦信爲首功則亦以信功而疑何且衆陳平封魏無知事爲擬此論真不可及且光彩射人

張良　司馬遷　漢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張良　蘇軾　宋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

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

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
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
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
其所以爲子房與

張良　　楊　愼　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
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
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
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韓報仇報仇者誅先則無道之
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

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
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息有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
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之論何其
迂哉

評　良惟視羽爲讐何暇與讐論信義故一舉而天下定其
所全者多矣即爲義受責子房亦不辭

張良從赤松子遊　　茅　坤　明

史遷稱子房從赤松子遊然乎否耶且赤松子者吾不知其何
許人聞按劉向列仙傳從神農氏服水玉而爲雨師者也又上
至崑崙山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已而少女追之俱與
仙去此則傳記聞所世習其說以相矜若也而子房者郤衛人
也其於天下之故抑將然矣豈不知世之所習神仙者幻而非
真者耶何至於棄萬戶侯棄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向之
所謂崑崙石室者之深王母少女者縹緲霞嶠之佩抑嘗與之
相及上下乎否也嗟乎此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爲漢
高帝起布衣提尺劍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戮力翱翔時酇侯
蕭何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數人而已今
日誅項王明日奪信兵未幾而縛之雲夢矣又再而斬之長
樂鍾室矣又再則醢梁王越矣又再則走九江王布死於卌徒

矣獨酇侯何所共起豐沛以奉錢五而束髮爲深交者然入關
以後未幾而數使使何何且引鯫生之說悉遣子孫昆弟戍軍
矣再則置衛衛何何且引召平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矣又
再則數使使問相國或疑其得百姓心何且多買田地賤貰以
自污矣觀其待信越如此則其待諸將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
待他功臣可知子房之智有以早見而豫待之特托赤松者流
數稱病辟穀內以明其澹宕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慮外以遠
其割裂河山之嫌而使之不吾忌此其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
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子房之
智有以也聞按子房事漢本末豈待天下之定功臣之封淮陰

黥布者之並相俎醢而後思所以潛身而脫禍亂也哉蓋方其
以魁梧奇偉之資而徂擊於博浪沙中之上圯上老人固已逆
折其踞傲鮮腆之氣而深其知雄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黃石書
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席矢石力戰鬬而非所以爲悍犯城邑
屠河山而非所以爲武刻符剖封累世勿絕而非所以爲榮彼
於世之馳騖驚紲之故盡已飄然雲䬶風翔其剛而非所得而
羈之矣故其入關則從而所令持重曾啖秦將爲之疾擊嶢下
軍者特則酈食其與諸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
傳海盡與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越遂及會兵垓下而誅項
王者亦信越兩人之力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護太子都關

人物論　七卷　十七

中大都子房本謀然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嘗佩漢王寸印
尺符而躬爲之斬萬翦荊棘此子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
剖符定封藉軍輿者猶不得以按日月累勞最而書之也史遷
不之知而書曰子房多病未嘗特將子房之所以不爲漢特將
者其果病耶抑以他耶及其末也迺自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
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衣極矣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嗚呼使
子房不先見於誅臣書藥之時而顧嘗禍於俎醢信越之日不
預審於布衣客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縲獄相國之後抑脫矣而
漢其能聽之哉故子房欲歸韓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雅屬
意在韓也子房恥爲特將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時時稱病

也已而子房欲辟穀導引以呂后之姁德爲之彊人[illegible]
房之無意人世哀其如白駒過隙也使子房而於韓信彭越諸
臣者功能自喜之心於韓信彭越諸臣者所猶漢王分土之心
稍稍嘗變僭露其剛以高皇帝之雄呂后之悍且收之早矣故
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際以之進則薄日月退則混龍
蛇入汙泥而不滓軼埃壒而不穀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
以遠乎吳之後遂以載西施扁舟五湖者范蠡之所以不困於
句踐也射前聊城卒殺燕將辭賞不受已而遂逃者魯仲連之
所孫跡于東海也將方陸沉避世金馬門東方朔之所詭情於
滑稽也白衣相天子繫四將調兩宮臨德代猜閼之朝而名若

人物論　七卷　十八

泰山若李鄴侯之所獨擅夫衆唐也嗟乎彼四人若其材之小
大器之遠近不能盡同而其道術則與子房略相當者嗚呼此
其際微矣孔子觀於老聃而曰老氏其猶龍乎老氏以虛無爲
用子房者豈其嘗從圯上老人遊竊老氏之旨而得之者耶

張良　　黃天全 明

子房世相韓不忍令韓亡而身獨存故不勝憤怨募力士擊祖
龍於博浪藉令祖龍可郎斃子房惠從赤松子遊矣誤中副車
而韓王成又殲於羽不得已借沛公以成其志或謂圯橋之先
子房輕用其勇竊以爲不然秦始之積威古今所未有大索十
日子房併庇力士而全之非神智絕人宜不及此安得謂佐漢

[illegible]方皆黃石秘法耶韓仇既報輒謝病歸他日雖强起爲漢畫
策亦亟辭以去當其時即漢高不辦於功臣呂雉其可測于房
亦不能爲漢人稱也

評　信其大節未必出於黃石之教子房高志未必肯爲漢

見久稍是可與論留侯矣

韓信　司馬遷漢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
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
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　楊時宋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閒無
堅城强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與名將未有倫儗者
也及其軍脩武也又輒以張耳二人皆勇冠蓋世余竊怪漢王
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
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疎闊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
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
有未逮與

淮陰侯辨　王世貞明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陰侯信者
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明其不反者也
至族滅以死而又身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爲之辨曰信之不反
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
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以
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
焉而王司馬卬張耳之功微焉而王吳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
之功微焉而王自稍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文
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内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

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韓廣於
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
夫信嘗再爲大將又再爲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豨
謀豨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朐至霸上以游擊別定代
破臧荼侯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
遽而受托以反此其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于賓客
數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豨懼之急始反初固未反也
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
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遣豨必多置人於
邯鄲走關東西道商帝之動静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爲一女

子所紹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畢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驅諸猝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姦布而猝悅之封得同於貫赫嗚呼可慨也乎

評　淮陰之反有四不可解則不反明矣淮陰有知寧不含笑九原

漢立韓信為齊王　陸粲 明

甚矣御將之術不可尚詐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何者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勲庸勞勩人臣之職然肯盡其常職而不厚望其報者尠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蓋天下

當加以天下之賞非濫予也夫人之受之者非僥冒也何至於使人譊譊自鳴而後不得已而畀之也譬之養兒者啼則予之以菓菓有盡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竟於一試焉啼止兒斃呼其危矣韓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三秦分楚勢聚趙馘燕擒豹虜代不勞血刃而克全齊天下甫定秋毫皆其摩建力也且臧荼盧綰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之心能偃然而平也乎漂母有飯信之恩尚欲厚報之而況有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挾之以坐邀而不嘗之富貴觖望於頓兵下齊之日也惜也良平筭無遺策胡遲遲於請封而尚躡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富貴人也彼有見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今而大功既建將何以酬我乎有請而欲王即王之設其意欲無厭養寇自利而邀致大號欲帝亦將帝之否耶吾見良平之智詐有時而窮而高皇之爵賞不足為功臣勸矣觀於約會垓下而信與彭越失期坐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使其舉足一向鼎列三分漢又增一敵國矣良平將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矣乎抑舍之而待其自斃矣乎呼吸之間乾坤復裂況天下服其勇震其威其兵鋒所及將席卷而歸矣嗚呼良平之術之窮也請王即王之非劉氏之福將使乃公當食失箸矣哥食未熟豈容他人先染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禍矣良平又當若之何哉夫惟信之失

筭也其受齊王之餌於前故雲夢之縛鍾室之誅血食之孥戮詐術百出受其大禍而不得免焉其諸良平欲益王齊之誤也乎俟一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焉天下共推為良平所籠絡者多矣高皇之恢恢大度圖其迹而不能逆也雖然信無足責也良之不受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終辭留而從赤松子其深於慮後矣平之詐術晩年屢出而不罹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呂后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殂平亦危矣哉

評　假王之予是良平之計過世人反多其智不知其智之有時窮也子餘為揭出之便是一番新議論

廣武君說成安君　　李廷機明

廣武君說成安君成安君不用以至於敗成安君之假信乎哉
也然謂左車之計果足以難韓信否也計誠行也能使信偕之
耶信之破趙也以趙不用左車也使趙而用左車也信遂不破
趙耶信之決意下井陘也間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如其用也
信將含趙欲兵而去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井陘之阻閉道之
阨趙之所可成亦信之所戒也彼能以三萬人絕其輜重信獨
不能以數萬之衆擁護之耶彼將深溝高壘不與戰也信獨不
能窮之使不得不戰耶即卒不戰也獨不能消之聚之耶蓋推
間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然後安意肆志而趨之直犯其計而

不忌如其用也信之蓄又有所出矣故間視而吾者非以左車
之用否足繫趙之存亡也以用則雖勝而取緩不用則可朝滅
此而後朝食是故傳餐之令下而背水之陣成成安之壁開而
赤漢之幟樹信之視趙也固在其掌中矣然則趙將束手聽
命於信耶曰亦未必然也信之間趙也王趙用間之機也彼之
間我視吾計之所出也莫若陰用左車之計而陽拒之以示不
用所出爲從間道者也而潛師皆行于彼堂堂正正于此而示
之以無所往所討爲絕輜重者也而徘徊設備于此匿端滅跡
于彼而示之以無所襲所主爲閉溝壘不戰者也而暴卒撩躝
擢甲抽戈鼙旆井陘之途飲馬泜水之上而示之以必戰蓋成
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闊之甚尤出奇之資也彼從
間視我而我借其間以行我之間則彼得其視者以爲信而入
于其中如是而輜重可獲絢道可絕而兩將可困也漢未易以
得志於趙矣故左車之計可用而徑用亦未足以有功用之則
在乎陰用之耳是一大奇也而非成安君之所解也

評　成安君卽用李左車之計韓信亦必有以待之趙終必
破與借刪行間議論較宕奇哉

曹參　　司馬遷漢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
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淨極言合

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參　　程晏唐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
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漢之三
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若牛之渴也孺子飲之溽淖之汚牛
渴已久得其溽淖之汚寧顧於清冷之水乎設使孺子牽之於
清冷之水則滌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溽淖之汚不可終日
而飲之百姓懼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
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
是牽民於清冷之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因於惠帝

曰高帝勅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
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爲漢之汚愈於秦
之渴不知辜於清冷之水以滌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
若土木工能造材而未畢役而終焉必待善繼之者成焉何既
搆矣謂參爲善役者參守其搆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
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嘗貫作哉若不可以貫作即文
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
不知已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合位畏勝
飾惰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
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

評　罪參之不能繼何可謂卓見

曹參　　謝鐸 明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
方秦氏之吞併諸侯也阡陌井田群邑封建坑焚學校衆先王
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爲秦苦久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
終擾之幾何不爲垓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
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净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
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若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
之治是猶出烈燄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
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
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于參者蓋時雖厭于有爲而事之
不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畢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
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
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
之舊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闕其能修什一于
千百乎况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鷄之釁未開屠牛
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
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
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
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擾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
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療秦民之疾苦而終
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
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評　前一段喜參之清净末一段責參之不能有爲蓋兼
諸公而折衷之者與程公同意

陳平　　司馬遷 漢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
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
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
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平論　　胡廣 明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為呂氏數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且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其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當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陳平論　　程敏政 明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為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於群臣而不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特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係於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乃取決于平為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顧亦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緘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肝首請罪其戴漢之恩益深臣節益堅而為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直偽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視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為則已為則自有不能掩者觀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各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偽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璽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偽遂與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諭侯之當誅其孰聽之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之臣亦為

之寒心懼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趣之反也臣竊為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于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廣廷之所謂誂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為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為侯固未死也而遂歸死於平無乃甚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央之事

已兆於此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平益不足責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而高祖乃廿心於平以得疾爲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愈下而義利之辯愈淆益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評 讀此論戶牖九原下何以見淮陰

絳侯 司馬遷漢

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歸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守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困窮悲夫

絳侯 班固漢

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知終皆如言聖矣夫

絳侯功臣論 李文饒唐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乎其後絳侯繫治益彰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從有救焚之力且非由盎之議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焉見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袁公者雖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貴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評 以臣諸呂雖爲社稷臣信矣而深罪袁生之惑文帝則見其談有餘而難與並爲仁矣末亦爲袁生飲恨

周勃論 郭子章

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其卒也誅產祿綰黄帝璽授代邸再奠劉祚吳楚七國之難攻守三月戊濞俱破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柰何孝文械勃而景竟餓亞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號長者顧怵於人言羣凶功臣向微薄太后冒絮之提勃先亞夫族矣夫勃之所以得握重兵成鉅功者呂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薄

后祿之二婦人東遣夫命而孝文爲人子獨慢之也景誠刻忍
竇太后以不祿梁王不候王信故深銜亞夫亞夫安得完活出
獄如乃艾哉于此是而知毋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
仁而竇后竟之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勃毋召諸生
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至短賈生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其不好文學如此亞夫習之延也而不學則其家教
然也勃就國常被甲持兵見客而亞夫市買尚方甲楯五百夫
甲兵甲楯皆反形也亡不肖之心據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
之過乎脫少知學觀就儒生以柔其木強而潤色其怏怏之習
則何至得罪若斯劇哉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周氏父子二

世矣宜其既矣

評　勃之生歸功薄后亞夫之獄歸罪竇后信乎毋后係人
國家不淺細也又以不學罪其父子勃與亞夫亦無所
辭

王陵　柯茂竹　明

人臣處國家之變有迹相違而實相濟者執其迹而議之則天
下無全人矣夫國家不幸而當變故之秋爲之臣者將併起而
爭乎則一爭而事去矣抑皆隱忍以就事則元元之衆未覩成
功而先昧大義如國家何如天下何故右之人臣或發大義於
強諫之日或濟大事於委曲之中自其迹而論必置昂抑於其
閒者卒而義明而事亦就則其相濟也大矣如之何執其迹而
擬之昔呂后欲王諸呂王陵據法力爭而平勃唯唯及陵責之
則曰今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他日安劉氏君不如臣世之議
者曰當呂后時王陵之土未乾白馬之盟在耳諸呂何人顧欲
冒然王之至今讀耕田歌尚爲於邑謂目擊其事者寧非心乎
且呂后雖悍然閒之廷臣猶有畏廷臣之心也向使王陵不可
平勃又不可則彼縱有厚呂氏之意能不上思先帝下憚公議
而頓啞僂以聽命其成功亦倖耳故茅焦危論猶可以悚秦之
狼心而動其母子之念而況不爲茅焦者乎噫此冀胡致堂之
論者也論則然矣然呂后氏傲黷醜諸王豈可以理而論者

如必責平勃之諫而又度呂氏之必從是無異拘學操義利之
辨以陳說於蹠蹻之門其不誅夷者鮮矣議者又曰君子功不
貴倖而成死不貴倖而免使平勃與王陵叩閤而爭同日而死
則忠肝義膽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遂聽之士又安知無感
義以共忘呂氏者故弘演納肝猶可以激齊之君臣而動其救
衛之師而況不爲弘演者乎噫此又張南軒之論者也論則然
矣然危急存亡之秋不委曲以求有濟而徒欲相率就死於天
下之勤王是無異渡江河棄維楫而冀有虛舟可乘必無幸矣
何以明其然也蓋大義不明則綱常廢大事不濟則基業隳故
曰發大義者張膽而明目濟大事者潛慮而密謀昔程嬰公孫

杵曰一死節一存孤千百世而下並稱為忠臣莫得而軒輊焉者何哉逆相蓮而實相濟也抑不特二子為然李氏曰可吾亦曰可李氏曰否吾亦曰否汕汕然不與之立異者非乎而于宗閔是已武后下之獄則聽殺之職則拜命由由然不與之立異者非乎而狄懷英是已未有以陸贄之節敘兼之權而案其之也故天下不可無王陵嚴大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觀其交驩與辭於陸賈說討遂決於酈生於是入北軍據真柄致王孫賈討淳齒之術以左右袒定順逆不崇朝而呂氏無噍類劉氏宗社果晏然有磐石之安則其恭王陵之言驗焉矣所謂逆相蓮而實相濟者非耶且不觀高帝之論相乎曰王

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必勃由是觀之則三人處呂后之事高帝已洞見其微故臨崩數言即為諸臣之定論今必左平勃而右王陵是謂懷其之不忠於唐子家羈之不忠於魯程嬰公孫杵臼不得以並稱也可乎哉然則程子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何如曰此又致堂南軒立論之所本也彼太史公者論王陵初無苟任漢而安劉之功解故作平勃世家而不為陵立傳則程子之言亦非通方之論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鳴論王陵平勃者宋儒越人而太史公楚人也若高帝之見其鴻門之人乎雖然竊猶有說焉平勃之誅諸呂也非有朱虛呂之進謀於中齊王之連兵於外則勢或孤而難成但朱虛侯以擬立齊王為文帝所不說故賞功不與而後之論者遂不及焉愚故備言之以附闡幽之義

評　不可無王陵嚴大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

最爲議論

說彭王　　王世貞

彭王既封梁大王之酒會答危輒偃而前吊曰嗟夫大王之以身托王也足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有陶朱貴衆附而暫大賊者也大王將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昌邑絕楚糧

道間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賞不益侯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而稱孤哉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惆喝而不應也漢以滕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翻然來也是以來而來也抑為漢而來也者漢烏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也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兆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咀嚼不忍蘇也後竟有雒陽事

評　危輒果能以此說彭王未必不聽　言直而文壯

、

觀豹彭越　　司馬遷 漢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韓王信盧綰陳豨　　司馬遷　漢

韓王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裂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司馬遷　漢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噲論　　高　啟　明

樊噲武夫也嘗擁劍推鋒從沛公以芟蕩墮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耳余獨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遂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惡樊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沛公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噲於之餘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忌其黨附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評　噲之功不獨脫漢王於戲下而諫君咸陽排闥入見二事可謂大臣誠論噲之大者噲有餘榮矣

蕭何諸葛亮優劣　　王世貞

關中王惟禎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累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嫉憚之士脩詞之子皆稍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鍾而求售其巧者皆攏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業者皆扤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那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卒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

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競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從之兩
者有哉而任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刑也予謂
之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
群力楚撅群策而自屈其力夫為故為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
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
之為宮室也其棟樑櫨必擇夫梗楠豫杞之良者乾高斲而
小之而非勝也或謂大賢欲而中廢者匠之罪也其無梗楠豫
杞也與空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脈炎精之漸凋天下固已
忽焉若劉氏而天又從而忠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
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

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甚董為擬蔣費董向之徒以為其後雖
以忠佞之李嚴浮誕之馬稷褊淺之楊儀恭肆之魏延不得已
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衛守
之役必役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役以旗
鼓付文長有平長候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役以並一付公儀
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御侯望諸葛也孔明逆
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將貫亡
而蜀不蜀矣故與其及其身一用焉而李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
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為巧者八陣圖何
與于天下之為兵者苟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

于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為獨用長於
于兵夫御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與鑄
公何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為相者必不一見跡
世後可與周官三百六十記埋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幽
世哉

諸葛亮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
者雖罪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
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

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
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
將畧非其所長與

古今人物論第八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紀信　　李　覯 唐

昔秦始皇并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世荐作忤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興漢也夫龍蹤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逆衡項羽提三千兵鼓行稱百萬際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立約雖負河山藉伯業南面而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莫敢牴牾焉而高祖奮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有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困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戴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摧強楚之威奪諸侯之魄迴伯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躋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鼂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懷懟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荀息守言而死畢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徇白淅離矐目以報丹若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節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廟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戚付危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毋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

紀信　　黃　仲昭 明

項羽[illegible]滎[illegible]請和亞父勸羽急攻羽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曰[illegible]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illegible]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騎[illegible]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夫高帝得天下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其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視世之食君之祿臨患難輒搖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鴟鴞之於鳳凰耶柰何高帝既得天下論功行賞絕無褒崇之典以及於信高帝其少恩哉班氏著書凡漢之臣皆爲之立傳而獨於信闕焉其何以爲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周苛 碑　　李　覯 唐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阸雎水圍而遁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以禦外敵敦知其危併力湯搖哀哀遺卒創痛如積雖援以利兵束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發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瞵霧大鼎於宇下謂

背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
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孩之曰吾聞
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使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
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及資滅
裂六國天人合怨唯顙不留今若之桀不代秦而罪浮於秦不
知天以陰隲興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
若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
其言已辱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
嗚呼靡軀糞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顧主主顧節立獨苛
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濟

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
鏤幽石以承闕文

評 漢王不報周苛史氏不爲立傳皆大不滿人意與紀信
相似

田儋　司馬遷漢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短長
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氏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
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酈生　司馬光宋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儁爲其亡田廣殺酈生驕韓信也以
愚觀之漢王旣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
之非蒯通殺之也惜乎一失其信群臣孰敢爲之使諸侯孰敢
爲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哉

季布　司馬光宋

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爲小人也及曹丘
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
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奸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安得爲賢大夫

評 季布將何以對

季布欒布　司馬遷漢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
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
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
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
以加哉

田橫　韓愈唐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稱耽謂
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將悼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

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樓樓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實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薦酒魂彷彿而來享

田橫

王守仁 明

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吾固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死之有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之士皆死義其何能爲人之所不肯爲而一時烈丈夫之多哉雖

然橫之死則勇而智則淺矣吾爲橫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衡之日可也爲夷齊王蠋之死可也而橫也盍亦權衡於心乎不死于可爲之時而死于不可爲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於不得已之地方酈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旣是其言而從之其心已耳爲漢屈矣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爲尚含恥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旣無雄於漢之心挈郡於關中稱藩於漢闕漢必有以遇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爲當漢與齊之結乎盟二國爲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矣齊之力旣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其必出在漢其直在齊橫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達咫尺之書以申其明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正仗義敢爭之秋橫於斯可以死也又項羽旣屠橫慮有屬肉之慘延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之而我顧拒之漢亦未有加兵之擧橫於是可以得已也柰何一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於侯則在於脫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爲哉使橫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覬覦乎王侯之榮而不爲夷齊之逃使橫而信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以俟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爲王蠋之勇使橫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我免當漢使

之臨即自處以不難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後決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兆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慮以近慮而慮之未有不敗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峙嚴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酈生一言之後即肆爲酣暢之樂而撤其紀律之備此正以近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襲破乃橫之所自取而非酈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耶不知酈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酈生者怒漢則漢將懾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橫之謀固疎矣五百人豈皆不在耶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

皆是之則横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不言而横又甘受其禮此横之爭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於不言在横則失於不智矣故田横之不肯事漢孰若直拒於酈生一言之餘詣首洛陽孰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酈生之不死而有功於漢乎然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後徒知慕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横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五百相率以歸之横蓋深有以感之也吾於横乎有取

評　横當歸不歸當死不死而卒死於洛陽誠爲可惜後以五百人之死皆以横故誠爲可取無餘論矣

田横論　　楊維楨　明

世之論士者謂廉直好禮者歸項頑頓亡恥者歸劉頑鈍者卒與漢而廉直者亡補於楚田横稱得士韓愈氏爲文祭横亦諷其得一士可王而五百人之多卒不能脱於敗亡何也予謂項誅斥骨鯁宜亡何罪廉直高帝用才不遺屠販然必誅戮殆盡而後天下無事横之時天下已趨於漢矣三齊之地已爲項氏所屠横尚能收齊散卒擊羽於成陽再立齊王定齊地越三年而漢使酈生說横横知勢已去遂解歷下軍與漢平而韓信再引兵擊齊虜齊王廣横已自知天不可爲與其徒五百入海帝聞横賢能得士使使招横横至尸鄉置中途自剄帝嗟吁其賢爲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從者二客穴冢自剄下從之帝大驚以餘客皆賢且招其五百人聞横死亦皆自亡無一人肯漢臣僕於乎二客死以烈而五百人又同一烈横之所獲也多矣又何以區區成敗計彼此優劣哉

評　横死烈二客從之又烈五百人同死皆烈不以區區成敗論得大致矣

劉敬叔通孫　　司馬遷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内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脱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論劉敬　　王世貞

冒頓爲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已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説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

而餙愛女以爲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父之不恤而手鏑之以死何有於婦父冒頓之子也而見其夫父之死于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忍吾夫父而弗忍外大父也不然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施請得九州之偏若幽并者寓牧焉實辭拜之上曰爾貪而好色故餌之叔孫通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爲人餌者也不覩其初得志而以其所愛閼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㤠老得哉而我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吕后后對帝泣曰妾惟一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乃嘆曰嗟而之不欲棄女匈奴也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評　極論豺狼無厭漢之妻女爲辱且未能息邊患刻畫精研透入神髓末歸吕氏磔淮陰侯一意尤奇

擬曾兩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

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帝王既受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然猶逡巡辭讓不敢議制作休息優游漸漬醞釀至於湛恩汪濊洽性旁流兆姓寧有昌遂而後禮樂與彼豈[illegible]懷葸畏縮安自非薄不急一代之觀樂因陋就簡苟道不可以襲也今大漢誅秦滅項欲已得於天下矣然而戈未戢弓未櫜[illegible]未[illegible]甲未銷呻吟未息瘡痍未起去中和之世猶爲遠也而遽議禮樂毋乃亟乎夫干羽不與戈矛共列

而[illegible]鐘磬不與甲兵同簴而懸呻吟之民不足與歌咏瘡痍之衆不足與蹈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畢議竊其氣數殫其條貫終不足以宣播中和儀鳳舞獸也昔周自后稷始基靜氏十五王而武王克定之成康繼之其時[illegible][illegible]在周振振在國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積德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生雖鄙然亦嘗側聞姬公孔子之遺風矣且秦并天下夜棄聖王禮樂所刪制以吏爲師今獨秦儀在不可用也生而來乎則必術其所習誦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饗必清廟贊必五王舞必兩階歌必雍勺咸五登三盡黜所謂秦儀者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

乎且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嫚駡曰豎儒安足與計議足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來必以儒見足下度能得之於陛下乎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羞爲人之獨治引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聞堯之作大章耶一夔足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夔自能出獨智之慮隨時順俗度全所能爲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儒爲也夫不度其時而爲躁也倍所聞而徇世誣也世無所須於己而強出焉鄙也三行之累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敢聞命

評　前論禮樂不易興且以秦儀雜之後發漢不好儒與通希世之意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詞

四皓　　梁　蕭愨

秦失其道炎德在蒙家衍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何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游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欺而惟從片谷雖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思位是寧四公居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慕鴻飛冥冥

四皓　　李義山 唐

時瀾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諸飛漢以霸興皇王道來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龍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奉嫡以已四賢載居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皓論　　沈灌 明

漢高帝之季年欲易太子呂后彊留侯畫計招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一上前爲壽高帝竟不易太子世疑四皓以商山之素跡其出處不當來來者非四皓殆留侯爲之又或以爲留侯不能彊諫用術感人君臣父子之間恩甚薄明不然夫以后能彊使留侯而留侯不能不假重於四皓四皓能不爲留侯起而能爲留侯起者乃所以爲四皓也且夫天下新集君老子幼愛者在側日夜抱持而泣事有大此者乎顧吾地望不能辨誠辨之猥云功名之會非商山老人所與知則又淺淺之論且夫事固有不可知者留侯親身從高帝定天下與帝故昔幾言聽計用乃留侯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者也留侯

本招此四人而不能爲四人此又事之難知者也苟難知之事雖事之君而欲得諸人肺腑骨肉之間又人之所難言而假設以周呂叔孫通之徒未彊之說閣其意且亦不難乎世欲謂四人者事跡無所表著獨太子仁明慈孝天下延頸願死一言又涉挾持非懷仁輔義之道以爲留侯定計于危不知此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愛高帝之所愛者爲呂氏也太子既以仁慈呂固彊宗又內擁母后之尊縱不能爲社稷雖至于剗削功臣斬又宗室勢所必然帝誠深計以千秋萬歲後漢之爲漢或未可知獨不思惠帝不帝呂氏不王而千秋萬歲之變更未歇也以劉與呂相拒北軍未有不左袒劉也以呂與戚相拒北

軍又未必不左袒呂也縱使惠帝不帝產祿不王內擁母后之尊挾怨嫡以爲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呂與戚公爭而爭而劉氏所不絕者幾矣此又帝之所大患也帝之明達深謀豈其慮不及此而又狐疑于建樹之際特以觀其所係耳蓋至于四人一言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委心太子而無變計不然當局帝之明察社稷之重豈徒爲一杯盃移愛者哉蓋至於有留侯又有四皓又有絳灌曲逆朱虛輩而漢之爲漢可知矣帝之所以端然而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內而其身重者實重也故留侯卧病家居陰招此四人身在事外而其身重者名重也故四人者甘衣不傳冠從太子爲壽于上前夫留侯固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今不度雖多之數不殺君臣父子之際而猥以親身當之
衷之人護周昌叔孫之智豈有濟哉於戲留侯之於高帝且然
而況乎不爲高帝留侯者乎故能成四皓羽翼者其行不爲四
皓者乎

評　四皓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是稱到極處

真四皓

陳繼儒明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戲唯
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枚之僞託以刼
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
焚時嘗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

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久游乃亡去嗇五百年至
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家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
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
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締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
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
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鐵母大丈夫意氣相
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圯上
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君昆侖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
穀爲米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
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
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遊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
鳳蹌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驅習蕭曹韓彭之輩如降天下而
猶屏息獨難押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舉衣
可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以之服
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徊徊之苦
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
逐秦鹿南蒸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
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
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

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辟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
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戀山深入林谷哉
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洩要
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于是身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
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複仲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
徘徊山中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園公爲秦博士避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爲司徒宋時商山
掘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姓東
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
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遷

說時子房已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者故曰四皓者是眞西

四皓

王世貞

建成侯爲太子說留侯曰君故爲主上將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胡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跡而計親者猶也臣賤而圖富貴者等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易太子夫以疏賤幾棄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爲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老矣皆以爲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致之

予爲太子致之而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黃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繇商山而道披等辭貽四皓曰寡人之竊聞孫高道久矣屬卒卒無繇聞之間不敢以身過請敬使冢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鶩矯翮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爵賜使海內仰嚮而慕群且以秦皇帝之強摧六國而不能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供掃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逃是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箕潁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十二而磐石於齊施於子孫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首華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即不屑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九有被施萬代若斯豈不快哉四皓要髮戟臥佯憊不偽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燕燕所之長安千里而遙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康成侯受曰若之何留侯曰子爲之號鶩於市而曰鸛也其曰非鸛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雞於市曰鸞也其不即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鸛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閼使

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　羽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若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評　四皓非眞子房偽裝耳然一策能定儲君何害其爲偽也王新建亦有此議論

四皓論　李騰芳 明

四皓秦之隱君子也然而於秦時未有樹也非出定漢太子幾乎殆矣世以此益知四皓而亦用是見訾於此愚謂四老人非已避秦於漢甚疎矣即不出不害於義出而遂定太子樹德於漢不為無功此其是非不足深論愚獨有慨於謀臣之苦心也非子房其誰能策之天下之患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欲持其公人主之私明知其不能得之臣而彊挾其威福乎吾之操柄以為一其臣之從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驟致之主而不得不陳宗社之至計危疑之苦詞以反覆人主之非心久之相持而不決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兩激而俱敗之道也故為大臣計與其以人臣之言爭之不若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與其徒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而主未必信則不若示之以驗夫四皓者子房之所以示高祖也帝固甚風大略之主豈不知太子之必不可廢如意之必不可立為廷臣之公心哉但不勝其區區兒女之愛而私心過計以為千秋萬歲後即幼孽嗣世藉吾餘威以制御臣下庶幾無旦夕之變且姑紓吾牀笫之憂乎是其惑已深而為計已決固非周昌木強之諫叔孫通腐儒之談所能關其聽也俄而見生平不能招致之四老人從太子遊且願為之死於是慨然震動以為天下人心之公一至若是雖空山茹芝之老兼猷洗耳之士且有起而為太子擁護若嬰當吾世而樹德乎千秋之後其誰君之哉其危宗祀而戚氏不得安亡廟社而如意不得存則不若姑存大計而以愛子為金注也故高帝知四皓為天下人之望而子房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子房以四皓為太子羽翼而四皓以天下人之心為太子羽翼帝之憚四皓者正以是群情之公而深為其日無窮慮耳不然而楚歌楚舞唏嘘相對惆悵于鴻鵠之高舉而悲思于羽翮之莫施此將雄心惰氣豈不能易太子之舉而止其速飛哉夫亦鑑衆心以割肌膚之愛知其力能行于四老人而不能衡于天下也子房之所以示帝者微矣雖然輩亦有不可知者使帝見四皓而徹悟憤于太子之植黨也

四老人之為太子私也父子之際甚成而廢立之謀日甚則如之何嗚呼良固知四老人之足以動帝而與其必無是忠也且舍是則並無策矣與其並策而必不可成則寧能逆避其忠哉

評　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則帝不得不憚此時雄心惰氣以下議論尤高

四皓辨　張重華 明

或謂四皓誠高品則難以招至且云衣冠甚偉四皓亦何藉此為耶必良因帝素所畏敬飾此四人以見帝也願為太子死其言近膚亦子房教之也或曰他人做四皓不得曰陽武力士良方隱約時尚能為之况此時乎又曰如是安得後日不露曰始

皇太宗十日曾得一人乎即此可以知四皓矣第子房迹以任
俠而平則正大或除殘賊或植國本無非表事所以千古諒心
不加搭措耳不然以盜擊主以臣欺君以子術父世以子房為
何如人

評　善言子房之心者

四皓論

郭子章　明

予讀漢史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嗟乎此驪姬之故智戚夫人借之以危盈而王如意也亦斯高之故發趙郎諸臣借之以遠扶蘇而帝胡亥也乃四皓相謂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急請呂后乘間

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鼓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而崩嗟乎使太子果將擊布其勝敗未可知即勝而歸而帝崩矣如意立矣閨闥之內出赫䖁稱遺令王太子於淮南故地太子將安歸呂后即悍子不在側將安恃奚齊胡亥以近父而立申生扶蘇以遠父而殺其執然也而況戚氏挾驪姬之寵趙郎諸臣衆斯高之謀太子惡得無殆故夫四老人之功不在龐眉皓髮褒衣大帶從太子於視病之日而在急勸呂后請上自將而張留侯之功不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監關中兵一語也雖然四老人之說得之僕人贊而留侯得之里克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僕人贊曰太子殆哉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閒四老人所謂太子受禍即內險外危之

料而留侯監軍之請即居以監國之故晉公不幸而不聽則晉危高帝幸而聽則漢安故四老人之功偉矣儒者不察乃謂皆子房教太后為之非實有其人夫衣冠之偉鬚眉之皓可鄙也其說呂后請上自將不下數百語田安埜老智不辨此又其甚者謂四皓安劉滅劉噫嘻晉易申生三世不安秦殺扶蘇二世而亡使漢當日果將太子而南如意立於內太子拒於外漢郎亂矣太子安承漢祚不幸中道而殞呂氏始生心而產祿擅命彼四老人即慧豈能豫燭而逆揆之乎武鄉侯輔安樂郎安樂亡蜀不以其故貶三分之業狄梁公返廬陵郎廬陵不類不以其故少夾日之勳而以產祿之亂歸罪四老人是武侯亡蜀梁

公亂李也嗚呼奇矣

評　四皓之功在於急勸呂后使上自將留侯之功在請太子監關中兵一語從古未有談者

四皓

王介 明

四皓者何漢四皓也非漢四皓也商山之四皓也繫之以漢則漢得而有也四皓非商山有也繫以商山則四皓者漢不得而有之也爲四皓者將漢乎將商山乎以顧不在商山則皓首龎眉茹芝服蔽吸風露披雲霞先園后季左黃右角強秦不能亢暴楚不能剝雜混一規模若漢祖不得以漫汙其儒冠釆帛交受白駒皎皎三代以下四人耳是商山誠所願也吁願商山則無心于漢矣然以爲顧不在漢則逐鹿方即瞻烏既集良弓藏走狗烹越英布擊橫刎信擒陳平推功而斬免蕭何請產而自汙雖彥藏其用若張留侯亦托之赤松子遊焉鳳飛縹緲鴻擧冥冥四皓乃介然涖止于漢廷是漢又若所願也吁願在漢則棄在商山矣詎知四皓之有漢非重也其無商山則輕矣名曰商山四皓則重名曰漢四皓則輕矣然則爲四皓者將漢之願乎將商山之願乎將願爲漢有乎將願爲商山有乎智者必有所擇也嗚呼明此則可以定四皓爲何如人矣嘗閱四皓事具載太史公留侯傳當年心跡昭昭簡編羽翼既成國本遂定欲識四皓人品者此足觀矣然世之論人者多喜有爲之功而不識無爲之功功之大者也多喜有事之智而不知無事之智尤之高者也有爲有事者爲國家排大難定大策是也無爲無事者爲國家立綱常重名節是也故庖人治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各有司也鷹鸇鳳凰各有職也堯舜在上而下有巢許之清武王秉義而士有夷齊之節各有挽也今四皓於漢胡爲乎來哉婉詠有叔孫通矣懇諫有周昌矣切諫有王陵矣吾商山人矣漢廷之事寧與哉代庖之越其俎免矣將以爲張良之忠不可乃呂澤之嚇不可辭是正以腐凡而嚇我者也驕稱之而已獨無計可以自潔哉又以爲國儲大倫也定大倫大事也不以兵車濩有者北則在堯舜之時巢許當出而議禪讓矣周武之時夷齊當出而議兌商矣胡爲潁水之陽西山之巔與草木同朽腐而置九官八百諸侯於度外耶嗚呼之人也信非四皓之人品可得而幾者也故四皓之在商山則商山等於霄漢一落漢廷商山其平地矣未出商山之時一四皓也既出商山之後又一四皓也四皓人品不以商山隱並輕哉泼觀四皓之對君左大不滿人意者曰陛下嫂罵臣等竊不辱太子賢明仁孝願爲太子死夫賢子以折其父而又以強詞脇之非所以事君也非所以教訓太子也非所以善處人父子之間也山林巻素之言果若是乎故以知言之法考之四皓亦戰國策士之雄不得志於時逃名而隱者也其人品可槩定

矣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四皓愧多矣或以爲張良許許四皓非真其四皓者必不爲漢出也此亦爲商山釋懟之一論也雲水嵩蒼花陰商山許渾嘆之詳矣移文北山嘅將同轍吾知四皓之不得爲完人久矣如曰此皓非真則真皓奚以建立其彼爲良要致矣伊尹周召之皓而又生長視于世則余未知之亦曰吞漢人也即所建立上則留侯次不過蕭曹平勃等耳對君詭數閻閭遊山因然也而又奚廣人之足逆億耶或以爲留下左袒皓是滅劉此則斷獄深文耳君子所明者義不倖成若功與計難料之事於易世而以邪逆其仗義之心大非也以此非人不足以服人者也故吾折其衷四皓智人也亦智而未盡智

者也義人也亦義而未盡義者也蓋不智則不知隱不義則不可動以義如夫大智大義則必不以一身之飾而易一出之名不以非分之責而加可已之身故論四皓于智不智義不義之間可以盡權衡矣是故惟智我之有義此四皓之所以於漢諸臣也惟智我之未極此四皓之不脫於漢風習也然則漢無高人乎終漢兩京吾得一人焉其惟子陵乎羊裘加澤帶除客星所以立廉起頑成東漢數百年之氣節者子陵力也故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乃如之人兮九原可作吾願爲之執鞭

評　格調高古直逼西京至於商山釋懟之論尤大快人

四皓廟碑

蘇　濬　明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祟以丘隴陰以叢木爲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頹不治將圯則爲咨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既成州大夫偕博士具楮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識其葬所乎咸曰廟也其真者延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廟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纍纍然者即在隴畝中離村離烟火不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廟也夫直以廟爲論哉余睨秦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剝落于巨魁椎埋之手靡有完其塋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閟于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孰與廟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廟

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于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雍鴻出沒層縱不加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淵而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爲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懵浪沙中虛形於大鑒老人圯上援錄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儔耶今世所稱子房與四皓書風交網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爲漢也爲子房也夫以椎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計諫臣爭之不得諫臣爭之不得而罷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臣爵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廟也即取土木形骸之徒而叢于其旁而裁其冠而衎衎然雕雕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紙龍爲真龍且不可欺恒人

而可欺高帝哉吾甚悲其不幸則隨今夫物之可得而恭者必其
可得而輕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徵
使不加鐵斧不及絳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賓而視赤松子
之遊石將合泰漢之龍德而隱始進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
語謂之君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為眾人道也大延頸而
死非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志失矣末世之口於
文也彼惡知真能哉諸君遐然起相與酌泰酒為悲歌因次
第其語為四先生解嘲云

酈生陸賈　　黄震　宋

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而

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浸
習宜其卒斃於辯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
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袪高帝馬上之習社稷賴之終必
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乃病免家居及諸呂將
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無
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
其辯說與建以母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
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哉　評　却是大史公誤處

耕田歌　　史起欽　明

昔者炎精定野雉鳴殿辛孳延于宮闈朱虛入為酒吏歌耕田
以寒奸邪之膽激切慷慨聞者莫不壯之評曰疾風勁草中流
砥柱何忠也妖狐失態群狼喪氣何勇也回士心於左袒真大
宗於磐石何功也愚則曰章之忠忠而疎者也章之勇勇而輕
者也章之功功而倖者也忠不可以疎而試于勇不可以輕
而用于功不可以倖而成何者恐以一朝一夕之故而隳萬世
之大計也章亦漢室人傑也何慮不及此乎豈以其耕田之歌
而釋之曰高祖持三尺劍驅秦蹙亡楚猴混一海宇而傳之子
孫普天率土皆漢氏之田疇也劉氏之支裔非我種乎呂氏之
萌孽非莠稗乎帝之約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所以培
植根本者亦密矣不幸大風不揚黄鵠與悲戚氏為越工而

漢氏之子孫騈首幽戮不啻草莽之叢而蟊螟之嚙也為章者
獨能何發而起植枝而奮托之于行酒假之以軍法歌曰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輒追斬一人而擐刻而視者莫不革首懾伏是
試利双于薊管間也卒之外連齊藩内結平勃殲厥丑種而嘉
穀之茂植尤茂欤矣論狐忠論剛勇論者章功當時在廷諸臣
孰有如章者哉但猛虎之蹊必伏其威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功
未就而使人知之者敗也事未舉而使人疑之者危也章而欲
鋤其非類孳孳亦稱治以時乎韜養時晦以待呂氏之變則其策
萬全矣顧計不出此而徒以憤烈之情發乎一歌使呂氏赫然
震怒奮其權戮其身誅焉無辜之藩屬如晉賈唐武然則章將

若之何哉是禍起于悲歌徙以言而媒也身亡于不容徙以身而悍也漢之大厦終至于不可支徒視國家為弁髦也此則園若城裂又治無瀕將兒戲稗未去先承其蘭而揠其本矣漢之山園不至于荒蕪者幾希所謂大忠若愚大勇若怯者頗如是耶章而高祖之孽忠甚沃人心之穀種不忘國家之生意綿綿不絕呂氏特一婦婦人耳終不能奪劉氏之魂而戕其生穢產一傑弱小人耳終不能扼劉氏之項而拊其背是以酈商可勉也比章可入也宮禁可以掃而清也章始得以有辭于天下矣噫是天之扶嘉種也是天不使莠之害苗也彼安得貪天功為己力哉吾嘗觀漢之良佐忠莫過於張良勇莫過于韓信而運

籌帷幄之功首稱乎蕭何留侯潛于黃石之術故能成其忠淮陰忍于胯下之辱故能成其勇鄭侯鎮靜于百戰百不勝之時而卒以成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而惟稽于平日堅忍不拔之操則耕田之歌可與三子並論乎或者曰觀殷墟者歌麥秀痛周亡者歌黍離悲齊亡者歌松栢忠臣義士每每于聲歌寄之然則托耕田而歌又列並稱不可與乎嗚呼三人之歌歌于無可奈何之日朱虛之歌歌于欲有所為之時無可為而歌忠憤之餘也欲有所為而歌召興滅之端也厥後南山之箕九泉之檜亦欲托此以感悟君人耳遂至于隕身而禍熾君章若欲操珠于驪龍之頷可不為之寒心耶然則吾非重責乎章也為章危之也惟恐立苗之不疏異類之不鋤而耕田之歌不終也不然白馬食血赤光無日天下皆若平勃輩則世事可知矣悲歌若章者豈可少哉

評　劉章忠憤所激而託為歌既以歌而興之又因歌而危之所遇甚當

酈寄　蘇軾宋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諸呂以安社稷又君親可也東坡曰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

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為義陋矣

呂后　司馬遷漢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張辟彊　李德裕漢

楊子美辟彊之覺陳平也若以童子慮敵甚揄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啟之向使劉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高祖

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爭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托之任令掌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牟朱虛肺腑之親是時産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帝將相何至危懼又當忍愛傷不促自促其毒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漢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獨有高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産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謚先朝侮則劉氏之業必先呂宗及呂后之殁劫酈商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産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倘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夫與其畜之於難孰若制之於易由是而知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

謬矣留侯破産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評　以辟疆初謀爲非足信矣

古今人物論第九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文帝　司馬遷 漢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文帝　班固 漢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

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文帝　蘇轍 宋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漂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

匈奴桀驁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才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不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文帝　謝鐸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褻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怒懷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鎭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鼂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苦及而無見於髖髀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評　以吳王之反咎几杖之賜意遠詞頓幾於一字一珠

文帝　顧克

文帝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昌決策絳侯奉迎立爲天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除苛解嬈開妖言之禁去收孥之令還千里之騄駬惜百金之露臺遠游之樂絕奇衺之語塞躬衣弋綈革舄帶起化于身以先天下求直言極諫而止輦受群臣之疏不斧鉞不朝之王不桎梏受金之吏且日黼黻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故勸農之外無奇語蠲租之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蓋天下新去湯火而帝以寧集餌之故煙火萬里方內有安寧之慶禁罔疏闊司刑無冤哭之庭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寬

仁恭儉之主其孰能之哉其備夷也每飯念李齊拊髀思頗牧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與溥伐玁狁至于太原者如一轍蓋天資甚美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册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而亦不免於微疵曲過淮南王以輜車死而致斗粟尺布之謠新垣平以詭詐進而有玉杯改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師心不學短喪廢禮爲全美之累焉

淮南衡山王　班固 漢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

上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諸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邪僻之計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矣荊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賈誼　　皮日休 唐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眞命世王佐之方也但漢氏革嬴高祖得于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弛廢革而吏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遍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謗竟杜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湘沅文以弔之故其辭曰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

予識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荊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舍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舍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舍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舍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戚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寵其濵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于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與余之悲生與吾之道也嚴與用卒未可知百世之後論其文而有之者復何人也

賈誼　　蘇軾 宋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

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賈生論　　劉鳳 明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若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未久法制未備

大臣皆功臣質朴少文欲釐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內忌姑置之長沙歲餘輒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觖望乎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亡之命也夫又烏得為不遇哉且世之懷才德欲一造闕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況得望見顏色又況得前就席從容顧問至後夜乎又況得使人主記憶喟嘆乎此蓋不世之遇千載為生幸而又為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格於大臣之媢也然生之策漢盡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漢以盛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身在亦不過爾一布衣立談間而隆漢業與良平蕭曹何如哉豈與夫終身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淹沒無聞者同語也吾又誠重賈生故悲其夭枉而惜未究所為吾獨榮賈生之遇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雖際遇似殊而所建亦足當哉

評　榮賈生與文帝遇且其策終見用於漢賈生可無憾矣

屈賈祠記　　王世貞 明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沈地至

漢時賈誼出傅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躋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是曷以揚搉明德表勵風軌而厲甚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諾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羨亢材而計之為楹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雝芷菂撤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担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值與時左牽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術豈所以語乎國也屈平縣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嘖斬斷子蘭上官又內謡斥指遠之陰發參五而愛怒謬盭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囈

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須死而益惓惓不
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
公特推廿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厥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諫斥措
之俑哉賈生何嫌此逐也賦所云鳳凰嬰繳者似謂乎不能晌
跡豈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諭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
而慮長離至四天涕太息至徹或比物假訓者其於當身誠拙於
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夭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
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辟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
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祀二子祠
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

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
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
二子之言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評　二公放逐斥非不知為身謀而忠愛根心自不能已
結欲後賢以二公所遭慎藏而道濟之其意尤佳

屈賈（書祠壁）　李多見（明）

萬曆甲午春日多見奉檄丞茶陵州州隸長沙見既將毋至州
居三日受事長沙禮也二三大夫舘之屈賈二先生祠見欣然
振衣上謁二先生畢齋休稷止其下又三日循星諸撊滌丈簡
薦于二先生九頓首而愢竊有請於二先生屈子之心爭光日
月逆如子長尚有何國不容之語豈曰九州相君本之賈子去合
固不知北宮言耳即其悲哀於梁以身殉職此豈輕於去就者
耶獨弔屈之賦以猶輕覺於生死之閒而司馬氏概然自失
抑又何也夫巫滋固不必為禍鵩亦不能為祥發憤之占亦偶
然有禍以浅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以為渦若又自適
不自得是又致賈生者也且云騷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
子若曰已哉國無人兮知余國何羞不忍見之也衆人不知則
為一身夫豈有屑於子蘭之疾而發憤於上官靳尚之徒為耶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傳二先生誣二先生者也取二三策
而已矣

評　觀賈生之以身殉職則九州相君其為寓言可知凡論
人者皆其所自為也先生其亦自為乎

伏生（碑）　張起巖（唐）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
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灰
已冷漢治聿新孰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古巋然久存獨能
壽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
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按漢儒林傳伏生名
勝為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
于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

之衞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附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至大小夏侯學宋莽齋符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學安文穆目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鼂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在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

之秦而系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

張釋之馮唐　司馬遷 漢

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張季馮公近之矣

吳公　陸燦 明

漢文帝時吳公守河南治平課天下第一史不詳治平之實漢書不列傳今去吳公千餘年其事可得而聞乎曰可何哉曰其善於用人乎夫用人優於天下而況於郡乎然則何以知其能用人也曰其以薦賈誼乎方吳公之在河南也聞誼秀才召置門下毋事資業焉及吳公之為廷尉也理冤未還風辟賈生上曰年雖少有大才夫漢初尚年悖德者稱公故申公稱公條公荀公勝公許公皆稱公其名也呂后之父稱公然則吳公其尚年悖德者乎故稱公賈傳曰吳公與李斯同邑嘗學事於斯由李斯之時至是稍能延尉焉故曰吳公年高悖德者也夫以吳公若此者宿也誼之在門下年且十八若光其少也公能忘其年而用之也則其他壯而賢者可知矣非所謂善用人者乎且漢之郡守二千石之秩也嘗入為大尉廷尉御史大夫者是其尊也誼在書生若是其卑也公能忘其勢以為幕客則其地位懸而有訴者可知矣不可謂不善用人也况洛陽河南之屬邑

也自誼秩調以下誼也公不恤其賤進而用其言象郡內之地尚有餘材者乎雖古之善用人者不越如是而已矣故謂吳公之治平者皆誼之故也誼之學善言民情而急風俗凡誼之言於朝者皆吳公之行於郡者也故凡文帝之所不為者皆吳公之所已為者也當是時天下治平尚有能右之者乎顏師古註漢書曰治政平和也言其治政平和蓋天下也信哉斯言也當是時也承秦之習未盡殄昔老重吏之政方熾挾書收孥之律猶爾也吳公能用賈誼治平其政可不謂之賢乎且吳公李斯之弟子也舍慘刻嚴酷之教不用乃用後進之賈生可謂用夏變夷者矣雖曰不賢吾不信也故充用人之類雖三代亦不過

此耳或曰吳公用賈誼位至廷尉誼之言盡行漢之天下何如也則誼之英才出人萬倍亦非吳公之所及矣曰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管仲子產齊鄭之賢大夫乎孔子曰亦有賢者焉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管仲相桓公而天下之諸侯皆尊子產相鄭二世而晉楚之兵皆息鮑叔子皮之爲賢何也曰吾聞鮑叔之舉仲矣未聞仲之能舉人也吾聞子皮之舉子產矣未聞子產之能舉人也是故夷吾舉豎刁易牙開方而亂齊子產用賈吉而萑苻之盜興故鮑叔子皮爲賢然則吳公者其誼之所及乎曰若是則吳公之賢雖文帝有所不及文帝之於誼也鬼神之論以爲不足禮樂之請以爲未遑盡其用誼言不如吳公之用之盡也曰非然也禮樂之未遑文帝之碩本也鬼神之不足文帝之厭末也然則文帝忠乎長曰用吳公故吳公雖用賈誼又不如文帝之用吳公也故文帝優於吳公吳公優於賈誼

評　吳公治平第一在于薦賈生無人論到此

文帝不拜嗇夫　李廷機 明

古之賢主未始不欲盡天下之才而碩有所終抑而不用者此其所存者大而其慮遠也夫賢主綜覈庶政者成群職卽猥句小吏有尺寸之長固汲汲焉樂得而亟用之然而政體風化之所關尤有大焉者于是卽欲用之而終抑之寧使夫人有依伏之嘆而不敢以長躁競之風寧使吾有棄才之名而不敢以傷天下之雅道嗟乎此老成之士所爲引義而爭而玄默之上所爲韓閣而聽者也文帝不拜嗇夫吾以爲帝之所存者大而其慮遠矣夫帝之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也尉不能知而嗇夫知之尉不能對而嗇夫爲之對是嗇夫者其材誠辦而于上林令之司誠宜也帝與之且詔釋之拜官是矣乃釋之何爭而帝何卒聽焉嗟乎文帝豈棄材之主釋之豈妨賢之士吾固知其所存者大而慮遠也何者人主之所喜天下之所趨也故曰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人主而可以小善中則捷給便儇之夫爭自飾而望進矣人主而可以小辯中則利口巧佞之徒爭游辭而求庸矣如是則躁競安得不長而雅道安得不傷是故賢主之政崇長厚尚簡重其進人也不以小善不以小辯昔者秦穆公思斷斷之臣而至於仡仡之夫截截之言則曰我皇多有之夫豈不知敏給之人可以奏功幹局之能可以備用老成近於迂闊重厚嫌於少文然終不以此易彼者誠以塞躁競之塗敦大雅之道爲政體風化慮也夫嗇夫之能誠過于尉矣顧帝之所問者尉也尉不能對帝固未問及嗇夫也問未之及而代之對何哉吾想其代對之時其語言其氣態小人之所爲而長者之所鄙也蓋釋之所謂喋喋者也帝徒以其能而譽之又欲從而超遷之使釋之不爭而上林令果拜則天

下有以窺帝急功好佞之心於是委瑣齷齪之徒將爭奮其辯知而騁其口說以鬻長術技而凡爲謂能由是將有越樽俎而議治庖問曰不必其所司而謁于不待其所問即如問決獄問錢穀將曰非左相而代勃對者矣有非右相而代平對者矣有非廷尉非治粟內史而從旁對若矣若此者帝亦將遂拜爲左右丞相即遂拜爲廷尉治粟內史耶盖遷一嗇夫則天下皆爲嗇夫以求遷一嗇夫不足憂而天下皆嗇夫則大可憂也一上林令不足惜而長躁競傷雅道爲大可惜也夫與其得樸樕之材孰若政體風化之爲重與其知上林禽獸之數孰若存政體維風化之爲急與其程功能核職業稽簿書會計之間孰若

返天下淳風使人相率而爲長者之爲利也然則釋之之爭帝之從亦見之審矣或者曰若是則能者沉抑而不售而無能者猥以得長者之譽人主使能之謂何天下之治不趍乎廢乎愚曰治固有體史固有職夫爲上林尉而不能對諸禽獸簿是尉不職也已之可也乃嗇夫不待問而代尉對則越職也即置勿問而更遷其秩非也昔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爲加衣侯覺而并罪典衣與典冠者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嗇夫之事無亦類典冠者乎如并罪之是懲破之術也君子不道也如其賞之尚口之風成矣故罷上林尉使人不敢以婾怠廢職絕不肖者幾幸之心不拜嗇夫使人不得以唇吻進身關天下佞夫之口噎盡之矣

評　末段罷上林尉而不拜嗇夫可謂處置得宜矣

文帝誅薄昭

李多見　明

問者曰文帝誅薄昭蔘乎忍耶曰非也夫人情有所重懲則其持之必力慮之也必遠帝不復有所顧忌此其情固有所甚不得已者也夫漢當孝惠時怵於人彘之威至高后欲王諸呂平勃唯唯無居深念不敢喘息代於斯時當虎口履春冰膽落魂喪惴惴不能安朝夕及定册迎立功宜先齊徒以王舅悍藩薄氏微弱而立代周呂觀變馳歸告王王佹得立其心懲外氏寧須臾忘戒備哉故一殺漢使罪在必誅帝之心固慮昭一失刑

有如豕東牟朱虛之徒約宗國與失意大臣起而誅昭如誅產祿故事將何辭以謝執言之臣此固其慮之過持之力而爲萬不得已焉也豈其心哉故曰卻生之質鑒於戚姬薄昭之斷懲於呂產母深爲帝咎也問者曰是則然矣如太后何曰此固太后意也彼其纖室之輸衛慮既久北軍夷戮寔心未灰是未必不釋懼於昭之誅也豈帝之不念至此哉問者乃服

評　諸賢之論只爲漢法薄后處推見至隱則惟此篇也

漢文帝殺薄昭議

湛若水　明

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禮諸君之路馬有誅蹴路馬芻有誅況王人乎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不得廢之於其父況於

□乎況所殺者王人乎故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聖人之心如是而已周官八議之法非聖人制也誠如是則天世之特見也雖殺人以是皆相觸於道矣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有誅若昭者豈謂將乎

漢文帝殺薄昭辯　　　張鳳翼 明

漢文帝用黃老術治天下宜默而好深沉之思者莫如文帝而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議也意昭必强不可使而至殺使者則其將來之橫殆踰諸呂昭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爲憂夫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

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之周慎計慮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爲居攝之禍自文帝始

評　恐啓後世外戚之禍則文帝誅昭之意深矣

漢文帝不相竇廣國　　胡定 明

事有足以爲天下之患者不幸而身當之則其懲之深矣異時事有類此者必反而思前日債蹶之由而不敢復出於此以爲無及之變雖其可以無過慮者而亦終莫肯安意爲之縱肆起

□不戒長慎生于有懲而過焉固也嗚呼人主之用人以其□之患也而矯之以過于重亦宜有所不免也哉昔漢文帝欲相竇廣國既而又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爲吾私竇氏人皆謂孝文不能以至公廢已而使賢者以親疑呼帝之言則然也帝非[illegible]嫌也亦有所懲而重懲之也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心不[illegible]勢寵則易以驕有所恃則輕犯法及犯于法也誅之則傷恩舍之則法壞盖天下之難處而易以有過者莫非親戚之臣故其爲道獨有富貴之而漸其用若舜之於象使食其貢稅而其事以屬吏乃可爲法親之而欲其用是益之疾而速其敗也監殷之事可見矣東山之後幾搖天下而無以庇管蔡而王

與周公亦以爲深戒終其身不官五叔而僅有土誠親寵其壽而惧其後或有不可逆覩如武庚祿父之變者則吾將無以待之孰與其安全而不失富貴之利也薄昭之爲漢舅也而不免於死則亦文帝之過矣不早抑遠之以銷其悍倨驕恣之漸而又委重焉其爲慮也不已踈乎固宜昭之至於不救也嗚呼漢法則行矣而獨不爲廢恩乎哉屈恩以信法固帝之所以痛疾不寧而深推之者而其弊特出于始之借之以權文帝於此亦思之矣以爲今日之計曾不如禁絶放置待之不用之地以裁其過而與以安全之福其他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故一切絶其私愛釋賢師傅教誨之而不敢用惟深懼後有親戚不才者

一旦乘勢以成衆時薄昭之禍而使吾無以處也薄氏固足容
帝獨不知廣國之謙抑退讓非昭驕悍之比哉帝蓋將[illegible]宜
將大用之然念盛滿之地賢者所難處而君臣親戚之際易以
間讒間猜嫌之源昔未有以折其後則亦寧舍廣國也廣國之
賢也而不免於舍蓋亦懲之深矣世多疑孝文少恩絳侯之功
極寵而親投之恩至厚也而一夫見告輒下之獄僅得困阨僅
免於死吁文帝豈寡恩之主哉嘗見高帝時誅宛臧族者往往
出於驕蹇放肆怙功以邀其上而愛勃犯焉推折挫抑循將有
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韓彭標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
有韓彭之長廣國之退慎也而有薄昭之愛有所懲而重焉無

人物論　九邊　十八

惑也大抵天下之事未嘗不得於敗誤懲創之餘而無所戒者
常以輕失之能尊寵先者莫如宣帝而身死之後霍氏無遺種
武帝相竇嬰可謂能用矣而卒以爭利誅其身則不懲而輕之
之患也嗚呼人主之厚其勳舊之臣而縱以成霍光之禍則曾
不如絳侯疏外之無恙而其于親戚之族則亦寧重懲之為廣
國之計而毋使至於薄昭之親而不免也哉

評　戒薄昭而不相廣國最得文帝本旨後引霍光竇嬰事
尤爲明驗而詞特古雅

亞夫論

茅　坤　明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功明察
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有
定于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變不則其有
不失及其身者也絳侯亞夫以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
以來諸呂用事而劉氏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亂
極天子危而授之文帝當是時[illegible]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
佐劉氏者唯勃為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為太尉出將三十六
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戡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並
幾不可為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
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
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

人物論　九邊　十九

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
其以梁為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抱手
帷席且歎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
以來毋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遽欲以法
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
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于骨肉左右怨謗之間正所
謂以脂膏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横且
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于觀其於
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為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

著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差謂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微所不能充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雖功多不能無過苟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恣無人臣禮讒一至而不疑作至則詐惜而赴三至則令人望其反復而法制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爲置箸者以試其心投信之讒既深特怒而殺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譖安忍而食其毅至是哉善乎涑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黄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后世疏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罪焉欲其無死也得乎悲夫

評　以不救梁怨條侯條侯冤矣信梁王后弟之譖條侯又冤矣地下之反何以服天下

周亞夫　　王世貞 明

漢將能持重以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爲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

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爲百端以讒入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譖必能深中帝之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甚七國平委梁以嘗之而爲向於地逗遛不肯救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耶諸將亦無有者而梁王以扞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旗出入警蹕賞大將軍臨梁賜兵封欒太常布從下將旌旗彼其論計勳籍能一一均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背極無所論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内喜之也爲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盡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鼂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眞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罪亞夫且坐扞梁入不救誅矣安得至其晚之後也

評　即勞軍細柳事評之則景帝不逮文帝遠甚

周亞夫屯兵細柳　　蔡煥如 明

嗟乎條侯豈不誠上將哉善出奇古將善用兵者至誅嬖幸斬愛姬而三令五申之卒以茂樹奇績聲聞諸侯適今條侯受閫外之寄懸三尺以令萬里遂使天子不得馳驅其衛棘門霸上之軍相去豈直徑庭哉帝嘖嘖嗟異且曰眞將軍不虛耳嗚呼此匪獨條侯之善將也則帝之厚遇將焉藉令帝也以深刻之性行其疑忌之私則不以爲跋扈必以爲狂悖而且擠之且中傷之矣豈得自行其軍法若是哉故信耳奪印非信耳之疎慢

高帝之善將將而自馳以釋疑也條侯屯軍非條侯之驕倨亦
帝之厚遇將而自簸以振武也則所遇者異也嗟乎夫使將之
有所憚而託以自釋抑亦將將者之過矣

評 推於之處高帝條侯之遇文帝議論自奇

爰絲諫趙談驂乘 劉[illegible] 明

趙同宦者也與北宮伯子皆用數顧幸色授發有寵于孝文皇帝帝常與趙談驂乘袁故呂祿舍人袁盎進諫曰天子所與共六六尺輿非四方文學之上則天下英俊當今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刑餘之人同載乎於是帝不得已出同同亦涕泣趨下吁嗟乎豈不偉哉然則無可議乎曰諫則是而諫之之心則非也夫

宦刑餘也春秋之義君無近刑人加閹人于餘祭者傷餘祭之近刑人使閽得成其奸也是故伊戾危痤趙高殺亥豈二子能為秦宋禍哉秦宋自昵其媚而忘其惡也文帝與同驂乘是蹟覆車之故跡丞喪家之宿疾矣袁盎乃引節慷慨而折其倖不俠席之已散軒之垂避而觸安陵之交解龍陽之寵至于文帝有難色而強咲同子躬垂涕而下車則雖士季友溺于晉當辰硬諫于周何以加焉當時王侯貴幸宦闖削跡公卿大臣莫不多之以盎布闡天下矣而又何議焉曰以其心則成于私也夫人臣事君不蓄私恚不懷猜忌忠以事上而無二心是以爾奚舉仇文終薦參不以怨而棄德者何也誠先其君而忘其身也盎之與談其故乃由于素不相能懼同子近幸日夜譖毀暴其過短無所出乃用兄之子種謀當衆廷辱之使其譖不行噫此所謂内忠以沽名秉私以快忿者也是移施於僕之討也非所以行於君也雖趙談以娥姁幸由是屠顯非有曹相國之賢孝舌亦之才即去之無害而袁盎之心則國内深而非引袁夫且以孝文之賢未必遽誅于為談溺于娃媚而文景之世吳王治國日久炎海鑄山招置亡命時國家當殷忿太子見提反形已露向固不朝盎果有忠悃不能希御發憤痛懲則當相吳時宜訛其逆餬摘其肯以正其叛逆之亂即不聽則殺身以明忠絕腹以旌信長賦不顧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而後可也乃復頭捷

之策日飲醇醪以避禍推上惧上書言其得失下恐楫理起于韓庭不敢訟言其非案治其罪緘口卷舌結脣閉齒無何而後說以無反噫此豈比于之忠解揚之使哉誠利其身也況多受吳王金盛言吳王不反至于七國叛起擊行而西自懼其身階送陷錯于無辜又豈忠臣事君無二其心者之所為哉夫驂乘之禍非等于七國之難也趙同之叱豈其叱于吳王瀕之庭也而碩不忠於吳相而直于郎中不憂藩已成之勢而憂閹宦未然之私豈其智不及哉諫於車下則可以除患而非心諫于吳王則懼俾及而頸觸劍也吾固謂袁盎之乘除中人一衎于同子旁行於兆公弁人之言即車下之故智也世乃之許即却

生之所宜也故曰哀甚悲未足而智有餘者哉楊子雖言之也

景帝　　司馬遷　漢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景帝　　班固　漢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哉

景帝　　郭子章　明

予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爲人子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怛大都在禁重服與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不德無以佐百姓故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老之志爲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器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蓋有感於張釋之之語懇至日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遺詔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遂永爲制而詒其父以短喪之譏即朱子綱目亦書曰帝崩遺詔短喪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吾恐帝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遺以實內庫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悉改之矣若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則薄陵所藏皆景所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年後其得爲孝乎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黃初時霸陵未發故景得逃其誅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獨於葬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爲晉代盜發張本竟無以誅其違令之罪令後世爲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違文教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晁錯屬之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幾而黜薄后竇太后尚存而死梁王于芥骨肉魚肉貴臣夫子謂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評　以短喪薄葬二事責景帝與不改父之臣則景帝無所辭于不孝之罪矣

景十三王　　班固　漢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

秦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宗
室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
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
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
之矣

吳王濞　　班固漢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
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
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首反受之

咎豈盎錯耶

袁盎鼂錯　　司馬遷漢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
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
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
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豈錯等謂耶

袁盎鼂錯　　班固漢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
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為
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覩之經于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
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
于篇

鼂錯　　李元賓唐

予嘗讀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
也故疏其事以誄技錯潁川人起為諸生事文帝為太常掌故以
英詞射策累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于
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
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蘗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召[illegible]哉
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

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疆
而諸夏初入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援長舌反措七國借誅錯
為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罪在紂雖
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滅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
宿不相善如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謗是為臣報讎
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歔欷長悲蓋為天子之虛術始高
帝封濞於吳以誠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削地之謀蓋天之曆
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
鹿復駭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稍盡高謀大臣疾小臣怖
人人束約各欲擇及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

君上安宗廟久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謬也夫趙括將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爲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俾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足阻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諸或人有後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將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評　錯之誅漢忠矣故深罪袁盎及景帝

晁錯　蘇洵宋

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擧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

晁錯　蘇軾宋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強勉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

彊而斃削之其為變豈足惟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守
大僇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
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責哉且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
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
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之天子
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謀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
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叛其君則
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
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
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說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
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評　錯始謀則忠第令天子自將而己居守則怯故有閒可
入甚是

晁錯　　何去非　宋

古者特國任事有四臣焉社患於未兆弭禍於未形者智臣也
禍結而排之使安難至而捍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享而措
之危世治矣汨之使之亂者非愚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
忠愚臣之不足者智忠智不足而特國任事禍之府也若晁
錯嘗忠於漢矣而其智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
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為申商
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
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智寵之矣及其所位而以天下聽
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功是以輕
為而不疑其發而不慎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
世之士猶或智之獨予吳楚之愚錯也非以其智
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
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
柬之而使無驕抑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
與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

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謂禍小者以吾能制其
地而豫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之
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制部之民也連七國百萬
之師西嚮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直其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
少嘗軍旅為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夫稚非有高材絕器使
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
倖相視而起皆吳寔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時
濞之不朝發於宛　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
然而孝文一切過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訖孝文之
世三十餘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

者四十餘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向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
情寬觀之衰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
濞豈得已哉有錯之激趣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
郡且南面而據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
是迫之一旦以惴惴之憂吞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且盡而受
須臾之頃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使景帝采梁之策
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
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於所非望而
與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濞役也吳王反為虜也固天人
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其未為曉兵者也使其

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謀
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
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親
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華而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
兵遂西則漢銜其膂而梁搗其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
取梁為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雒陽阻山河之固
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後
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壓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
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
國之虜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

施之以救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攻雒此所以[illegible]
敗也所謂舍梁而並施者銳師捲甲以趨洛陽直兵疾攻以閉
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
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其兩據洛而
東兵攻梁梁已臨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爭梁梁
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此聚而不分以屬梁而梁未
下而亞夫之兵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
吳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
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長驅遂歷陽城
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非錯非真愚者哉

評　謂錯無策只是勸景速反其言刺骨又指吳濞據雒
　　之勢使濞聞之寧不為之寒心豈真反速而禍小哉

袁盎　　洪　邁宋

袁盎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初非實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呂后為呂
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當錯
申屠嘉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
驂乘素不好晁錯故因吳反爭誅之蓋盎本安陵人盜從其役
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評　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又盡盎之平生

袁盎　　黃　震宋

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及出為郎皆斥其失陀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天下適何之縣東都夫人之同坐申屠嘉揖不為禮則折辱之盎始以爽直自矜者與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逝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田叔論　　王　華　明

昔梁王武殺天子議臣爰盎等十餘人天子震怒使田叔往按之太后憂懣不食叔燒其獄詞而還於是天子待梁王家太后立食議者謂梁王景帝之寵弟太后之愛子也田叔苟具獄詞以奏帝欲誅之乎則傷太后之心而成吾殺弟之名欲赦之乎

漢法為無章矣故燒之誠是也而叔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矣愚竊以為論之未盡也夫以藩臣而殺天子之本常大罪也以使者而鞫天王之介弟重事也此正當求情責實而為國家深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僥一時之倖也是故盎之殺誠出於勝詭而王不與知耶則此賊尚張赦之並為無輕矣自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耶則說滿昭殺漢使之罪尚有可議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非曰罪疑惟輕也亦非曰其功其親有足論也特以太后之故而受漢法之不行耳彼王有罪則焚其獄詞而不問漢之法未有是乎苟漢無此法而出於一時之權則藩王之驕恣不軌者且得藉此為口

實而漢法愈不可行矣且人之常情事出於顯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蔽之愈密莫可餘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息則叔于來見帝之燒且不止於殺爰盎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上以何從之朴而行遣使之治梁矣是重太后之憂而增帝之不安在其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哉梁王之免誅而田叔之無罪則以鄒陽工於揣制王信而帝已先入長君之言故也況于陽城梁之謀士也能順指氣使皇后兄弟而轉移天子雷怒於俄頃之間獨不能潛諷默奪一治獄吏之心矣乎吾意獄詞之燒鄒陽陰有以教之也惟其狗陽之教故知信言之必入而諒帝怒之

必解而又有太后者為之主是以敢燒獄詞而不忌也不然以帝之刻薄少恩雖親厚如晁錯尚以一言之譖而即東市之誅況當其盛怒之時御命決獄而敢以空手來見也哉叔之空手來見也則有所恃而為之也嗚呼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時求情責實而不為苟且糊塗之計獄詞既具則本詞以請於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當七國連衡梁國困急使梁王右足一搖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身為法擇一小國變置梁王使吏代之當侯其子孫克蓋前愆則復其故封仍著之令曰周官八議議親議功今後親王有大功如梁王者除謀叛弒逆

外戚故從輕典量移置小國狹其予奪之權者從之如此則
太后無不允之憂帝無殺舅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
之患何則視爲有功者獨一梁下耳以此爲例則視而無功與
有功而殺者皆不得稽口矣尚何憂濱洪之不行而必以殘賊
爲氏狃梁氏之罪宣帝爲之也大抵定陶氏治道大計
也而帝皆聽之故梁王欲用擊辭則許之竇嬰欲請傳位則許
之傳位此二事者豈細故也哉不能以義法正之而惟母言是
徇而以驕縱而貽母氏憂痛非辨之不早辨故耶嗚呼吾於
是而知齊季鄭寤春秋必繫之弟聖人之誡戒遠矣

評　謂田叔出於鄒陽之教是善於揣摩者

郅都　權德輿 唐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
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
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之傳以誠世爾
而復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
彘沽賈姬從容奏讓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
惡又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人欲手側目爲雁門守匈奴
不敢近邊至爲偶人象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
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
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
書足見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降之弛廢也蓋在史氏發行
明之以旌事君以勸從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劾子長既有冠
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苔善惡之義於此謬矣夫以推理沉
命偽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沫祥雅六引是非
爭大體又何補焉噫嘻洪範之沉潛太弱之直方皆任道也都
雖未臻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全節無廢父之
事其中根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
中節者與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矣
之多矣豈獨是哉

評　歷數其行事非徒酷者太史公謂引是非爭大體則其
事信矣首列酷吏傳都其茸心乎幸千載有知已者

古今人物論第十卷

莆中　鄭賢　元育

武帝

班　固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武帝

蘇　轍　宋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其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遂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容耶

武帝

顧　充　明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為之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欒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遂使用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凝神於蓬萊覬形於海上作蜚廉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

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親犀甲則建朱厓開筰菿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去室家之樂坐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竄伏窮荒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爲威振百蠻武暢四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疲民而燒闕川血而山骸屍皮我用不足珎蒟醬竹杖不足貴火歌巳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利析於秋毫百姓皆單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塡無限之欲竪如處頹屋而面背風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衣鉄鐵而並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並之澤槁

無餘潤矣且以鉤弋宮爲苑毋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何能尺寸哉

董仲舒　　班　固　漢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弔董生文　　胡　翰　明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湘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各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慷慨非天降其大雅兮繄孰爲之衷勵聖書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印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陛側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

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黜膠西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騂不中夫犧牲兮孰鸞刀而薦羞兮嘗其味以實瓚兮灑黃流而注茲競剖方以爲員兮矯矩矱而去之徒揉木以齊本兮列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詭詭以爲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屏佚時之見察兮廢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恥兮又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慨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義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繳內顧而如斯兮揆王佐亦奚異徒詭遇以獲禽兮固吾心之所恥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

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污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
諒天命之未遼兮猶柰何乎生民

竇嬰灌夫　司馬遷 漢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竇嬰灌夫　楊時 宋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

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濟斧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汚也蓋騖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忘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東方朔　班固 漢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朔　夏侯湛 晉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

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恢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

不受戚戚爲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矣讀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汲黯鄭當時　司馬遷 漢

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

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張湯　班固 漢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缺焉漢興以來侯者有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班固 漢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陒稱朱博毁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衛青霍去病　班固 漢

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爲將如此

衛霍　王世貞 明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敘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

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而已措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李廣於老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廉耳李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遊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措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雄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評　即太史公與李廣衛霍等作傳語意有輕重乃知太史公以李廣自况以衛霍擬公孫弘諸公是蔵太史公史之失於私者數語中圓轉極妙

李廣蘇建　　　　班固 漢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娶胡婦　　　　祝以豳 明

世之所為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非耶乃子卿所持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忍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怨喜悲愁一切可駭可愕之事舉飄風疾霆視之而區區胡婦有無顧何足深辨至為千古不決之案也蓋李陵所稱亂于孟堅輕筆之史傳陵與子卿為執友而良史稱孟堅於子卿九原其何辭也獨不思子卿之詞銜律引佩刀自決單于萬眾旁睨股栗猶曰意氣激耳至於閉齧北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渺然以有于萬里外如綫君臣之誼寄之乎危脆之節旄相獨一胡婦其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辯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母死婦嫁識者不以是為子卿痛心而輒以沙漠無聊之事輕蔑賢者其胡之何忍以為子卿即有之而內之冊稟亡悉也外之節旄無悉也即有之安知非陽結天驕而陰圖生入玉關以報漢天子耶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所恨漢天子所以待夫子者其薄而陵故說邪之口則李陵一書未必非當年好事者假筆為子陵而因以深中當時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為陵書而并信子卿有亂于任孟自孟堅錄而天下萬世或疑於子卿欲陵此海上謂武父子無功德濫漢爵通侯願置肝腦自效若是迫陵為感動泣下霑襟已引分自責陵之忌心結矣設何詞以亂子卿子卿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而恩所為子卿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惟大十九年不屈而讒邪之口之所以乘間入也

評　惟取子卿十九年大節胡婦有無誠不足辯

蘇武 斷足繫帛書　　　　錢叔 明

忠臣抱徇國之志而天或有以相其機君子可以觀盡忠之報而要非所以論忠臣之心也夫忠臣之徇國為朝廷之大體計也為萬世之綱常計也而一時之死生得失固視之如鴻毛等之如浮雲物無有趨乎其生而避乎其死欣乎其利而戚乎其害之意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已矣然而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久辱忠臣之大節不可以久淹於是冥冥之中天若相之使之生而全利而益而卒不可以冤其故者君子曰是人臣盡忠之報也然而人臣之心則付之無心焉耳其幸而成天下之事也吾順之而已矣不幸而死天下之事也吾安之而已矣吾之身已許之吾君吾之心已誓之無二則又何心於非望之福哉

又安得而有苟且僥倖之謀哉知此而忠臣徇國之志其可白
于天下後世矣吾觀蘇子卿鴈足繫書之事未嘗不深惡之而
又未始不深諒之也夫武帝挾長駕遠馭之才為東征西伐之
舉俯匈奴之殭大不可以猝服而強制也於是衛青霍去病之
徒日驅馳塞外以圖靖此醜虜而單于之心亦因以震慴稍通
音使乃致蘇武仗節北行適犯犬羊之怒竄置于北海大澤之
間者十有九年於斯時也飲雪囓氊形影相弔孤危之困彼既
甘之矣牧馬悲嘶胡笳互動愛習之地彼既順之矣倚節起伏
雅操獨持雖衛律李陵環左右以進說彼且拒之嚴守之固矣
則其捐一生以報國致一死以遂志固其分內之事而覬覦於

萬死一生之策以中不可必成之計者有子卿何心耶然而天下
之事固有屈之於前而伸之于後人臣之遇固有始乎其危而
終乎其安者譬之夜光之珠雖沉于九淵而出之有時未嘗不
可以照乎乘也太阿之劒雖堕乎泥塗而試于既遇未嘗不可
以割犀兕也士君子忠貞之氣壯烈之懷可以燭日月而爍山
河對天地而泣鬼神者安得終身於憂辱之鄉存沒于蠻夷之
地生為異域之人死為異域之鬼而泯泯不可物色也哉則夫
鴈足繫書而得以生還中國者非其謀之必中而策之必行也
蓋子卿之天有以默鑒乎冥冥之天而天之心有以陰祐乎子
卿忠義之心故其虛誣詭誕之說有以奪天驕之聽而售其術

也不然一羽族之微何以啣萬里孤臣之衷以十九年荒漠之
愁之思可必之一物以寄其不絕之聲耶然則帛書之繫不繫
不足辨而吾之所取者子卿之心也子卿之心知有朝廷之大
體而已矣知有萬世之綱常而已矣奉命虜廷伏蹶不避思以
此心而自靖自獻于先王之靈也尋對絕域有死無二思以此
心而求雪乎王愛臣辱之恥也捷逕朔漠百折不回思以此心
而號躍裘之魂而壯冀衆之氣也雁足之書將何為哉彼以單
于之使僞萬衆之虜組綬既零山川改色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其于一身之利害得喪曾不加毫髮于心而猶區區念雁足之
書哉又豈以十九年飲血含哀之節而一旦托烏之無知者以

表其去國懷鄉之感哉是子卿抱節無求之心固有歷年載如
一日者矣是故謂帛書之繫出于他人成之則可起於天意之
默相則可謂子卿有意以為之而委曲以求事之必濟則不可
何也彼其心已甘為漢死而他非所計也後之為子卿者吾重
有取焉王倫二十一年於燕而矢志一日得以辭故主之知洪
浩十五年於金而抗節不下得以終付託之重是知伏節死家
之士其精神義氣曠世相感而視彼世之反君賣國者吾誠不
知其何心也噫大丈夫死則死耳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安能伏
首犬戎乞憐自活以負此七尺之軀為衛律李陵之為哉故愚
所取者子卿之心而雁足繫書之事不足誇也或曰此常惠許

之以紿匈奴若嗚呼悪之說得行孰非天也

評　壯子卿之心爲足書不必問其是大議論

公孫弘　班固 漢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跡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公孫弘　李德裕 唐

古人稱周公吐哺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與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麇至矣何以言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盛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値漢綱之疏濶迨

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非必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屈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客館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棘齊列所

謀以傾奪為首所謀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譎敗劉班般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阻人世道陵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貴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絶賓客則朝廷靜矣

評　宰相不當私招賓客所關甚大

公孫弘水旱不對所由　　黄道月　明

萬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即擿策而斥之以曲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幼習春秋著名里閈迺汶汶希世寵哉春秋遇水旱必書未嘗曰某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

然每事徵驗之說何妨邪妨於洪範範有之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孰不謂此說洛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儒執之以譚治術士執之以煽俗流襲之弊穿鑿附和大亂真而悖理子輿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良有味乎其言之哉弘郎非純儒料慨于衷久矣彼其牧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壯也上書于時屢絀屢進志何篤也年至垂老堅不應召守何貞也夫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皇弘豈不能親執鞬櫜如衛霍諸人好通道如武皇弘豈不能問關蠻戎如張蘇諸人弘蓋熏念之也漢以雜霸起豈沛文景承平休養因就簡陋獨武皇雄才大略夐出億萬代而紛紛制作真欲四三皇而六五帝者此不希覲與吾而為毛戴諸人也止于經學之臣耳衛霍諸人也止于開邊之臣耳蘇張諸人也止于奉使之臣耳當大有為之時遇大有為之君而不能建大有為之業如表所盟者河水旱之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宰相語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隨用隨殺武帝蓋知無可為相者仲舒而膠東長孺而淮陽當之知人何哲故弘之策居末而帝親擢諸首不五年以丞相封侯帝固喜得弘弘亦喜過帝也脫使仲舒而對此必按夏商之事而對矣使長孺而對此必直聲責禹湯而對矣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桀之餘烈是何其婉而切也乎何其諷而直也乎奚以明其然也曰

堯不曰禹曰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召水旱之君也是之謂婉而切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遭水而桀惡且及湯也是之謂諷而直帝也才而狡也固深中弘之對矣夫是以通西南夷舉朝不敢言也弘曰罷帝曰罷徙郭解梟朝不敢言也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為相者至於捧印綬而涕泣安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勳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也布被得無詐乎噫以六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登相封侯即二世艷羨之而弘之牧豕寒態安能遽忘也以詐責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沒人善故自申公以阿世責弘而宋儒遂曰弘曲學也甚矣宋儒之過也

評 大抵爲弘肆惝怳諷諭自高 詞藻自條暢

司馬相如 班固 漢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諷百勸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司馬相如 蘇軾 宋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

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駭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 張獻翼 明

漢世得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評其爲造化所限雖相如自謂亦云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襲六爲七志在咸五登三一何偉也昔趙有藺相如嘗責秦王償城擊缶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豪夫壯士哉相如名大子既學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他日諫獵則誠以垂堂數諫則引之節儉雖夷狄異黨逐絕殊俗欲令人主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寧非慕藺而然耶至竊貲卓氏滌器於市中又何鐵也然髮衝冠頭血濺王相如所以揚名發譽者何自段已自汚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然則卓氏之富孰與漢武尚書給札孰與市中滌器哉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苦如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微其道陷其迹而不顧也其所謂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所云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濫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邛令卓王孫哉郎說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薦紳先生儼然造焉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猶易纓廠皆烏有無是之說爲之若秀瑣捧擬拘文牽俗當世取悅云爾

者諷非其所屑矣故曰鵠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不可以察相如之蟛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卒至割炙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髡所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居喪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讎者抑又過矣雖然相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聽世迄才免與東方淳于同傳太史公可不謂知相如哉

卜式 陳埴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

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以發天
下困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于天
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
衆人而為之乎

李廣利　司馬光 宋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
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
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
愛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
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評　無故而興師為侯一廣利誠不如無功而侯之為愈也

桑弘羊　張彧 唐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
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卜式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
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
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魚
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白則公孫
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輩進周厲貪虐
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
曰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譏而過
之以其喻周公之制也而況探背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
豢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剩也者小人之所赴
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
焉用桑弘羊欲吞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井無藉之
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藏愈精而罪愈章盜愈
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斡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
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
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絜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
以致雨孟堅躬修漢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與類齒得人之
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李陵　秦少游 宋

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虫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
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
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
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
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
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
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强盛控弦百萬兒與中國抗衡衛青
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
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

單于七八萬騎陵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而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遮水出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為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為利哉以為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為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

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類其家辱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也

評　陵不能善養氣以取敗根本之論

李陵令子卿知吾心　王應選 明

嗚呼陵欲子卿知其心哉忠佞攸分心迹睽矣以子卿而知陵是以忠臣義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陵之佞不足以文奸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畢命抗敵者自不恤其身而乞敵輸款者自不顧夫義甚矣陵非子卿之儔矣況漢恩自淺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寔見北飛一鳥南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佞知陵之背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

子卿之使虜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庭其經國之忠秉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其心臣虜淵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衷曲欲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己之提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搴旗追奔逐北其功足紀耶豈不以匈奴舉國興師陵獨張空拳冒白刃疲卒難御其降非出于本心邪又豈不以己之降也非其心臣虜將欲乘機遘會以收桑榆之功以報漢皇耶噫是皆陵之所以障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其為國之忠也生則樹勳以靖國難于方張死則徇義以垂芳聞於不朽者其自為之節也子陵之伐匈奴也將以尋

副佐以五將使能掃除虜廷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將之意其上也不幸而兵盡矢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斃亦可也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臨財廉與士信常思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妻子弃爲鯨鯢則國家于陵亦爲少恩矣陵豈有背君親捐妻子以邀利於強虜哉況甑酪肉醬之牽悲笳夜月之裏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邪噫獨不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爲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爲不忠故

臣有功而君録之録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勒功單于而君殺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歸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其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殊不知與其剌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激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故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弦足以附夷國華也終陵之身曾未嘗扣關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下足以感武之泣則其悲戀不忘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漢也噫陵之見武也導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之降虜而委身于讎敵也觀其留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絕陵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降若命挫君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男長戟勁于前隧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移禍于母不可以言孝信如樂天之所譏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尚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以爲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飾其罪

則李陵生降既潰其家聲而子長腐刑又罹于國法陵固不忠于君而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爲忠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爲佞

評　捜拾詳明至以子長爲佞尚當別論

終軍　　柳宗元唐

彼終軍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劳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　人之死於胡越者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從踴之已則決起奮怒　殄越挾淫夫以媒老婦以蠱奪人之國知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鷹犬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司馬遷

班固 漢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幷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司馬遷

蔡元儒 明

司馬遷之救李陵非矣然一言之失遽罹橫禍情亦可哀遷亦豈以此自愧故其言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然而隱忍受辱不肯引決者非畏死也英雄之士有所懷抱恐隨光人之念不忍泯泯焉名不表於後世也觀史記一書網羅天下摭拾舊聞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成一家言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之才雖其多疎畧時有紕繆或篇章倒錯或遠近乖張議出遭逢非罪有所未暇而總其大較其命世之宏才信矣予遍觀其文卓犖奇偉雄深雅健出入變化茫無畔岸如虎豹之不可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爽朗後有作者莫之先矣而要歸文直事核無虛誕之辭此其為不可及也獨其淺陋不學疎畧輕信實難免蘇子由之譏朱晦翁深以為然而呂伯恭甚不喜其說姑舉一二言之如作亂夷族乃闞止宰予我者也而史記遂以為宰我子貢之學已聞性與天道晚年日月天階之喻其進益深而史記述其遊說諸侯之功若公孫衍張儀之爲者又列於貨殖之傳與白圭猗頓等同科其叙伯夷之無怨通篇皆是怨辭叙孔子世家不得其要領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是何語也孟軻不與孔子同列而列之淳于髡慎到騶奭列傳之間其見去韓愈遠甚他如刺客盜賊之類游俠奸人之雄皆稱之不容口項羽之暴虐舉於帝紀陳涉之叛卒既之世家鄭子產有輔相之才與之循吏皆無識者則子由之譏亦未爲過班孟堅才遠不逮而妄非之因循之功易於創始可輕言哉固謂其先黃老而

後六經重勢利而羞貧賤以今觀之皆似未然其先黃老者以當時漢重黃老不知尊孔子之道姑其意焉而先之啓問者所由示鑒戒也不然以遷之學識縱云淺陋豈不知黃老之不如六經又何以孔子在世家而老子與申韓同傳耶其作貨殖傳重勢利者非不知勢利之不當重特憤而有傷也觀其與任少卿書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其志可知矣許氏曰作書以昭公論於天下後世都乘之以己意則不灑然矣此遷未到灑然處斯說最得子長之心異於矮人觀場者世儒又譏其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尤非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至於五帝三皇皆不及焉以其世遠而

慎所不知也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五帝之事雜採諸書已不足信而遷亦自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猶難言之況三皇乎甚矣後學之不可妄議也

評　史記短長此足盡其大槩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班固漢

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訢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緍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疏間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田千秋　楊慎明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謂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皆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能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騫 誥博望侯　張邦奇明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誥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為富貴是覦而損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陰很同兕貙麗乎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

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陰瘴昏黑視莫覩崎嶇三池與鹽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阸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碎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喉舞甚而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喈喈牟牟後猊挑拔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踣艱危更十三載而脅策以同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上式輸乘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產瓠居鬻妻棄子饑莩相望寇賊蠭起沃壤不賦大獄不理焉而敝之以爭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劍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譏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軀而況斃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厭患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既若其身又失其所以為虎亦獨何樂哉所為是紛紛捨是博望侯泚額顙顏若眩若迷舉手謝過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為也自光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争事之蓋始捨豢之斃塗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評　博望私不顧身公不顧國求使西域以博後侯罪誠大矣若闢此詰寧能不悟耶此詰似為附劉瑙而設

戾太子

班固漢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内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才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遇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驪陵

競伯門

黄鉞明

立子之道不可開天下以易疑之形而示之以其可動之間也形開則天下以疑形疑我間示則天下以有間入說其卒也反情易嚮而嫡少易位矣是故善後者必杜形以遠邪固本者必塞間以除奸夫然後可以無耦貳之禍無匹嫡之謀大本定而天下安也大抵人君之舉動不可以奇伺嚮而動憸壬之常態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

其欲臣將自雕琢言徵之當謹也而況乎國君之貳其所係尤重者而可以顯示之形而陰露之間乎我以疑形人欲禁天下之不自疑而動焉不可得也我以間示人欲禁天下之不自其間而入焉亦不可得也昔者當璧之命啓拜壓紐楚共王以易疑之形示棄疾而以其可動之間示群公子也故蔡朝吳費無極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棄疾君矣驪姬在寢太子不得朝夕而視君膳且落將戰衣偏佩玦晉獻公以易疑之形示奚齊而以其可動之間示申生也故二五耦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而申生縊死新城夫楚共之欲立棄疾非有顯命晉獻之欲立奚齊亦未有成謀也而有道者已能見影知形察微知

[illegible]則開之所示也故建國之立恒在少者人每于棄疾而屬耳目而中生之不克終狐突先反已預規其後矣嗚呼人君之舉動其可輕以意獨示人哉漢武帝中年建儲衛太子據之名策告宗廟播示士民已非一日鈎弋夫人弗陵少子也胡為遽以堯毋命門哉夫堯嘗帝天下矣鈎弋可以為堯毋則弗陵亦可以為堯噫太子尚在非弗陵事也且夫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武帝獨不聞此義乎胡不引晉楚前事以觀之也而遽輕以其形自啓而以間示人乎夫當是時衛太子未有失德也巫蠱之祟未興而弄兵之過未顯也斯門一開而天下有以得武帝之形而窺見太子之間讒言高張謗讟朋興鍛織者衆而文致之罪成武帝雖欲不刈恩斷愛不可得矣人亦有言物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先疑而後間入之言積漸也故武帝之門堯毋是用江充之本也其用江充是易太子之兆也此其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而帝獨不悟耶嗚呼難言哉卒之重壺關之泣築望思之臺納千秋之疏然其悔亦已後於太子何及哉故嘗謂武帝之間在門共王之間在璧獻公之間在佩使晉獻不佩玦則申生未必危死于非罪使楚共不祈璧則棄疾未必能光有楚國使武帝不名門則衛太子之亡不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君之於儲貳輕啓其形而陰示其間則其終必敗故苟可以賢則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不為失序苟可以功則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不為其當要於其當不可使易焉耳不然則東海立而明帝[illegible]位建成立而太宗篡其後視置天下之大器如奕棊然非國家之福也

霍光金日磾

班固 漢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金氏云

霍光

司馬光 宋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果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位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嚮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

子孫使之食火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霍光　陳無已 宋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托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行大義隣於奪矣其奉宣帝知而不軍使之爭則未可知也弱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公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于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曰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學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

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牽相于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謂日磾不肯納女后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除其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知有過人者惜乎不知學也

霍光　黃震 宋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愚謂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托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訖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復廢昏立明奉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非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吝小智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傅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盈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霍光　趙 獮 明

光事武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昏是暗於知人也然田延年

一言即數其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即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忠存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宣帝即位之初即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枝皆不得予預朝政豈不保全身名於永久乎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卒燄三載家族夷滅亦可傷也

人物論十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一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昭帝

班固漢

昔成周以孫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

李德裕唐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之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居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盎誅錯兵餘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綠弱冠而殂功德未盛良可痛也

傅介子　　司馬光 宋

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樓蘭王旣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罪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强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介子　　張紹唐 明

虎豹屈於叢林而陷阱以誘之者必遭反噬之凶蛟能穴于海藏而鉤餌以貨之者必中逆鱗之禍夷狄界在邊鄙其威虎豹也其勢蛟龍也乃中國誘之陷阱貨之鉤餌而繼之戈戟以制其命嗚呼中華之禍從此烈矣傅介子手無縛雞之力嬌不如忌勇不如要離使不如飲飛承皇華之使紿樓蘭之主而屠之不啻机上肉不費斗糧不煩尺兵而百年遐殺漢使之恥一旦震刷之殆盡嗣是生事喜功之徒鉤章詁句之輩咄咄稱之以爲奇彼不見樓蘭之廷有怒髮上指嘶馬南牧以爲雪忿計而中華無戎患者是以恫喝嘻嗟同舌荣之命之曰奇功而不知媒四夷跳梁之心搆中國無涯之禍皆坐此敝也愚請以春秋之義責之隱之二年經曰公會戎於潛者譏之也懼其長猾夏之漸也又曰公及戎盟于唐者譏之也懼其紊華夷之辨也而介子其未之聞乎樓蘭不殺漢使漢使不斬樓蘭漢與樓蘭何

無曲直也數遮漢使而殺之曲在樓蘭矣漢欲遣將以誅之則不必遣使以問之漢旣遣使以問之則不當復遣將以誅之此其理易曉也今漢旣遣使以問其罪樓蘭又稽首以服其辜則樓蘭之曲以謝罪而直矣是雖辭堂堂之陣列正正之旗以北指乎樓蘭西戎聞之且不我直也况曰襲殺之乎且中國之服戎狄與戎狄之爲中國服者區區有信義在耳以厚賂而啖之尚以血頸而尸之入是何義何信也繼自今君樓蘭而內附者有信義我乎豈惟樓蘭挂海氷天東襪北女閼中華有此不避之眾肯信義我乎猶未也樓蘭特漢一大縣耳漢天子特視以爲蒿戎耳當其時武皇帝東征西伐之威尚熾衞將軍霍驃騎之韜畧猶然爲邊陲重以故樓蘭之主飲恨於九原樓蘭之子弟吞聲而不敢角耳脫也時不昭而家乎夷不樓蘭而匈奴安知不揮戈犯關虔劉我人民殘戮我君父以雪彼之忿哉允若茲是介子之斬樓蘭祇爲中華立奇禍熾也而何功之奇且使臣以單車之命出塞萬里而夷虜君臣動色相禮貌者亦唱其有信義在也介子之辭冊楓而出紫塞也以物賜外國爲名而卒也懸樓蘭之首於漢闕信義在何許乎使四夷聞而怨怒而以欲報介子者報之乎他使安知不幽之雪窖困之牧羝流遷之冷山以洩其恚哉允若茲是介子之斬樓蘭祇爲中國使臣樹奇禍媒也而何功之奇奇功之論果稱情乎哉雖然介子無

見責矣紉冲踐祚漢昭亦無譴責矣當時之秉鈞當軸者霍子
孟也攝天子刑人爵人之柄者霍子孟也有如介子此衆不阻
抑之而且爲之白于上建陽陵侯者而又使之襲陽是介子之
功于孟者之也而昔何以獨罪夫介子

評　立論可喜而文加絢采未歸責霍子孟意亦遠

嚴延年　　立 濂 明

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寢朝廷
肅然敬憚之嗚呼豈特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
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霍光之後一人而
已

宣帝　　班 固 漢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戎單于慕義稽
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宣帝　　張 栻

宣帝言漢家雜伯固其所趣若此然自漢家論之蓋亦不易之
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
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當天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
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
天下之心也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不
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
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
然其道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其資
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極文之罪
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益消靡矣
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
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
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
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可垂稽乎無
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濶而難行蓋亦未
之思矣

張安世　　秦 觀 宋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愚觀之安世亦具
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
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
而不在我進而不從退而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但取充位
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昔爲
利而已此姦臣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

賢退不肖之責而竊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歸思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薨而子禹謀反欲當相坐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頗上懲博陸之盛乃會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出聞詔令乃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故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

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亮之於廖立李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矣身沒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群賢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容而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愚之不與安世矣

評　以安世爲具臣未爲過貶

路溫舒　　丁奉 明

溫舒自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因受春秋通大義而爲名孝廉知法律多所平反而爲名獄吏其尚德緩刑一書班氏賛其辭順而意篤者也此書既聽於君而身名並顯厥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故曰仁者有後信哉

評　以尚德緩刑爲仁信然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陳紫峰 明

禮有不出于人主之誠心而過爲是褒顯人臣之衆者此其意

必有所爲也夫人主之于功臣優崇尊顯而不以臣禮待之者正以報其疇昔之功也然而思其功則必厚其報愛之于其身則必酬之于其後今也保全之意未堅于疑忌未露之時而褒崇之典乃驟用于裁抑大過之後君子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麒麟閣之畫圖形者凡十有一人而獨于霍光不名焉人固知宣帝之假寵于霍氏也而不知帝之意不在于光而在于單于之朝也蓋光之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凡其所以爲漢與夫漢之所以待霍氏者不惟天下知之匈奴固已知之熟矣使其來朝之始首舉是以爲問則帝之心寧不有愧乎是以列之于諸臣之先而待之以不名之禮使其一見之頃必知漢之所以待霍

氏者非群臣之所敢望則夫前日之事非眞漢之少恩也然[illegible]
可以什夷狄之疑乎麒麟閣惟霍光不名請遡其意夫委[illegible]
名臣子大義若前臣名禮之大經古之人臣雖有大勳勞于天
下其君亦未嘗不名之如曰朱禹曰嗚呼說曰父義和此皆功
崇德厚者也至名于其君者也獨成王之于周公太甲之于伊尹
而待以叔父阿衡日之外是未多見也今而宣帝之不名霍氏
豈非以伊尹之禮待之耶然而人君之于臣不名之禮可以爲
一時非常之恩至于垂之竹帛勒之彝鼎所以昭元勳而垂后
裔者正不當以名之爲嫌也成王雖尊周公而書之于史者未
嘗不曰周公旦也太甲雖重伊尹而記之於書者未嘗不曰伊

人物論　六　十卷　八

尹也安有麒麟閣之圖遠將以威夷狄又將以傳子孫乃遽沒
公之名而不書哉是必有故矣大抵人之常情有所諱勝于中
者必有所文飾于其外無故而加之以非常之寵必非其中之
誠然者也且帝之所以待光者果厚耶薄耶輕耶重耶始元以
後地節以前漢幾岌岌矣二十年間其能挈卯金既搖之鼎而
措之太山之安者救世者光力也此其鴻名偉績精忠峻節表
表然彌滿六合之間雖在夷狄亦知有所謂霍子孟之忠矣借
使后嗣不競猶當家八議之條帝也宅心不弘疑慮日積刺芒
在背固已不能堪于驂乘之時而積薪不徙正所以養成直突
之變卒使副封朝去霍氏夕誅功臣之肉未寒而子孫無[illegible]

矣則帝之所以待光者何其薄也夫愛其人則必有以全其功
尊顯其身則必有以安榮其子孫豈有忍于夷其宗覆其祀而
不忍于書其名哉帝之本心斷不然矣蓋是時呼韓邪單于方
入朝貢彼雖外夷豈不知中國有博陸侯乎赤族之慘其心固
疑帝以爲忍矣是雖擢髮以數山禹之罪而中國明白正大之
意恐未必能暴白於戎狄也夫中國本以信義服夷狄也今使
來珍執弊之始而首聞中國有薄于信義之名其不取輕于夷
狄乎於是寓其意于麒麟閣之畫列功臣十有一人而冠霍光于
其首且以不名尊之使之過而觀焉見而思焉視其爵則皆爵
也氏則皆是也名則皆名也而霍光獨以氏稱而諱其名則將

人物論　十一卷　九

曰霍光有非常之功而漢天子有非常之報圖其形且不敢名
況親待其身乎誅其子孫而尊榮其身漢之法顧不甚公乎有
見乎此則彼不待于言此不待于辨而其所疑者固已冰消風
釋矣然則帝之所以不名光者非爲光諱也乃爲已諱也非諱
其名也諱霍氏之誅也使帝而果以光爲重則單于來朝之始
獨不能發德音下明詔以湔洗霍氏之辜乎麒麟既成之後又
不能捐一爵命一官以嗣續霍氏之祀乎實惠不見于平時虛
禮驟加于一旦帝之心吾知其非誠矣抑嘗反覆麒麟閣畫之
事而觀之蓋無一而不爲夷狄設也始之以霍光帝之私也所
以釋單于之疑也終之以蘇武帝之公也所以服單于之心也

牧羝之節十九年不屈於匈奴一旦歸自朔庭稽來覲將謁
漢庭以何戒履之今也官不過典屬國而位列于十人之下則
所謂十人者其光明俊傑又當何如耶折外侮于方萌張大漢
之威聲帝于足乎得之矣后世論麒麟之畫第惟曰爲茂功報
德計而不知帝之微意固如是其深也吾固因霍氏之事發表
而出之

評　霍光無後宣帝少恩任其不名霍光與蘇武畫形最後皆
爲戎狄微意當時之見或出於此

淮陰博陸二侯引　王世貞　明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光夫稱

秦襲魏取趙定齊席卷天下之十九歲昏立明誅姦取畔社安
漢祚之四百項氏山摧之威非信莫遏武皇土崩之勢人舍光孰
莫然而猜起躡足禍萌驂乘辟既被五刑戮及三宗罹僅及身
妻子不免徒使鍾室之冤歷千古而長丹鳳車之恨飛南山而
不返嗚呼惜哉

評　高宣二帝能無遺憾四六類晉

龔遂　李　京　明

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者耶暴慶遠野聽斷靡敢沒身而民
弗剪所茇國僑鄭之良也田疇之殖率爲聲施下里彼其總理
入群述宣主德曷嘗不以農事爲先哉夫民唯不農吏又不教
民農民安得不盜欲弭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峻法刻誅其誰
敗我水方壞隄漂石障其流而衡命其爲方駛而欲執彈以招
之而駭命益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覆巢欲弭民而止
盜莫若勸農而足食渤海無難遂推湖之誅行後見于孝宣之
世矣無見奇標異之治有德澤其流之化遂眞良牧哉

評　驅民爲農基眞弭盜安民之首務也

魏相丙吉　班　固　漢

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
爲股肱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
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

黜陟有序衆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
豈虛乎哉

魏相　王世貞　明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君不及相
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蕭猶也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
逐故車丞相武庫令爲不長者而寔用賊殺不辜罪法之非以
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惟大將軍之爲而相以刺史高第
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爲用之博陸侯
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歿而相以歿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
之橫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副封而攻顯君之邪謀始發

矣彼嘉宛帝之有疑憚於霍而借以脩其郄也夫以博陸侯之
忠㝎安社稷之勳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髫齔之血亂安
在其為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
臣也其規兒欲指而刃抑霍氏與相同之乎忮者也夫以一九
卿之末挾督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
兆之績可少贖乎哉京兆尹案丞相丞相不以為望而救之帝
必為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德益安矣廣漢之誅誰為誅之相
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
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賊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
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饒長者以不德收德

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評　相之忮不如吉之厚優劣自見文甚奇古

丙魏同心輔政　沈懋孝　明

古之大臣有不同其相才而同其相業者何也以其均有公天
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也唯其均有公天下之心也故各盡
其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之大體精明果敢者不自以為才而
渾厚惇大者不自以為不足彼豈有以才相勝之心哉無相勝
是以有可否而無異同故能共成世務而與太平茂烈休聲垂
之簡冊天下萬世又誰得而優劣之昔者讀班史見漢宣帝魏
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此二人者同心以輔政赫然稱中
興焉嗟乎蕭曹而下丙魏有聲苟非有公天下之心而衹以空
數行之安能輔中興之主澤施後世哉至嘗觀宣帝勵精政理
綜核名實其志已如疾驅雷厲掃六合而一新之矣魏相佐帝
翦除霍氏收攬君權特務意旨悉出于群僚之右而毅然除天
下事才識意氣遒邁有時非所謂特達不群者乎丙吉為人乃
獨退然不伐而已耳穆然淳厚而已耳此其才名之相遠當不
啻什伯之相懸矣跡其事評其人而曰同心輔政若不可得而
軒輊者此其故何也吾嘗論之矣夫梗楠桐栢材不同也而負
荷則同鹽梅荼桂味不同也而調燮則同玄黃丹素色不同也
而經緯則同然則相天下者張弛異用剛柔異宜而同歸于大

體之不可易其亦若是而已夫此二君子者其作用不必同也
而有意焉後見宣帝不世出之英主也喜其有中興振衡之才
又慮其才之過而或至于紛更高帝之約束此其詳讜密議蓋
未始不騅然合也故取漢興以來典章法度世言諸說次第奏
行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刑獄之事奏進帝前以堅其尊章法
守之思而黙止其紛更變動之意當其時天下之人但見夫君
權日振賞罰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長
材遠畧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丙魏同心之
微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毅然條天下之
事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舉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為

嫁退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忌能不忮美曰吾以共存天下之大體也而不嫌其爲懦相之所行者固吉之志而吉之所持皆亦相之心有爲無爲不同跡有言無言不同用而輔治之卞未先後未始不同如材之同于名器也如味之同于調燮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我異同之心哉故曰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丙吉尤不可及也吉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勲且舊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接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以爲嫌知利社稷而不知有新故之相形知共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吉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以

勤勞自晦調停斟酌于倅寀之間者亦庶幾乎有同寅協恭之義矣而使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方如氷炭之不入也又何共成治化之有世嘗病吉不問格鬪殺人而問牛喘嗟乎吉于民公弘化之理亦有見矣彼豈泛爲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蕭規曹隨房謀杜斷無不同心古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富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丙魏之賢眞不可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寵宦豎吾倘于丙魏之相業夫格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暇論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同德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釁易啟不務公天下以爲心汲汲乎才智之相勝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二君子之同心書之者史至今煒然有餘榮焉然則並雄爭傑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私哉

評　以公天下之心爲吉是篤二公之深者

丙魏同心輔政　孫成名明

大臣者爲天下慮者也爲天下慮則心不得不同爲私慮則心不得不異惟其同也則雖各任其量持其見若渙然不相能矣而卒歸于濟不害其爲同如其異也抵牾爭施外合而中離陽成而陰毀雖有同焉不謂大同矣故大臣者以心治天下者大臣之同貴同心也昔者唐虞之臣何其同之至也猶耳目手足

然各効其官而不遜其職各報其勞而不告其勩各奏其功各匡其不逮而不待徵會告訊之繁何者耳目手足殊體而同者心也禹稷皐夔殊司而同者堯舜之心爲心也故夔不狠禮夷不狠樂皐陶不以典刑自嫌益不卑虞垂不恥其爲共工而禹亦不以功平四奧位宅百揆爲賢益耳不以聽驕目目不以視傲耳而卒未嘗不相助同之至也漢之中興丙魏揚其聲矣彼其相恭吾勿論論相體焉則史所稱同心輔政者庶幾所謂同寅協恭和衷之風乎何以明之相臣之任鉅也猶執六轡之御也乘其御檄特其鶩維進之鉤鉅惟吾十指之是聽而後善如使一人挈之不使前一人鞭之不使後馬遇之而不勞逸者鮮

矣昔漢廷諸臣椎魯少文謹厚自喜者常詘樹立建明之士樹立建明之士亦詘謹厚者以為沾沾有爪牙蓋自絳灌而下已然矣丙吉深厚不伐持大體有先臣蕭曹中厚萬石之風而魏相嚴毅佐宣帝興綜核之治諸所建明獨稱上意大指與吉不啻殊什矣此而同心尤人所難大臣而有體國之忠者皆若二公近之乎何者人各為其私則所見無非異也惟同己者為取焉稍有異焉汲汲乎去之惟恐不先矣人各為其公則所見無非同也雖有異己者吾取焉足以為吾之所未嘗為而任吾之所當然吾安得而靡之譬之五味焉辛甘燥濕各一其味而良庖合之以為天下調者亦如是而已矣今以二公之樹畫徵焉按誅奸猾令行禁止使豪強無所肆其螫去副封條故事核群吏之名實使下無所容其奸則相之能吉之所不能也尚寬大好禮讓務掩過揚善雖小吏嘔丞相車不問矣則吉之能非相之能也而二公且同心輔政相須而不逆則二公之能人之所不能也意若曰發奸摘伏振天下之神氣使怠者張靡者舉非相不可保和存厚養天下之元氣而不至階紛更之禍傷漢家之體吉其任之若然而安得有異乎故大臣者貴乎同而莫病于不同莫貴乎心之同而莫病于迹之同莫貴乎以其異者為同而莫病于以其同者為同同者為同則一人倡之百人隨而和之巖巖具瞻曰以為是而百執事莫敢矯其非非國家之福

也哉而曰丙魏之同曷為大則應之曰所謂大臣者理陰陽宣兩府之和而使元元百姓無逢其災害斯其務也牛喘之問吉蓋近之矣災異之奏相有焉則吾所謂天下慮者也大臣之所可稱者也

評 不同以迹而同以心二公之所為大同也文亦矯從自恣

蕭曹魏丙相衆評　高 拱 明

夫相天下者毋以有己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須人而可以己濟者也有己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己推之見人之美而不能以己成之與人共事而不能以己下之去有己之心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況天下相乎史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嗟乎四子之勳爛焉冠乎當時施之後世幾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間嘗覽其行事酇侯以擬平陽以守高平以嚴明博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與夫日飲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衍而治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不親掾吏不案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咸烈厥世難軒輊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稱毋以有己是已毋以有己之心古大臣協恭和衷師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竊其相漢蓋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揖志推賢不以忿猜掩厥盛美抑何公也自以不如前人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約束容莫得說

子莫得諫抑何明也一以嚴一以寛連同心輔政令丑主而後之終身不見其郤抑何淡也蓋衆惟其利於國不必其所當去惟其宜於民不必其所立見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此四子所志在輔國安主庇民各務討謀同濟大綱協業而不掇光榮朔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轂而脩纖介之嫌則撓若之令不信于後矣當仰成而持歸心之見則寧一之歎不與于時矣遽比肩而操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桅利楫曾不能淡寸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駟追蔽曾不能致里合何者獨任者無明自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國家

有存績也是故夔龍讓而虞興周召歡而周熾種蠡合而越霸蕭曹睦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于唐家韓范富歐裴理於宋室其濟之效所從來矣于故評叢相并及之以為相天下者鑒焉

評　衡無以有已是苦論四人者公亦有所感乎

疏廣疏受　　胡寅

以臣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其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情慣有素疏廣嚩之已熟知其不可挾持而教誨也審矣是以決計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二疏　　薛應旂　明

人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無與夫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何謂不可去委之以任之重而有關于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二疏位在師傅責任輔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額以宦成名立為榮後悔為懼一旦稱病去焉為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拳拳焉不然則顛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

乎成周公明農之志起于基命宥密挽留召公則累數千言而不置不然則幼冲有過卑撻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固然伊尹固莘野之耕夫何為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為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之會也况於廣受之歸而有餞贈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有為者使廣待教世子之法而能早為之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矣柰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之子孫累與於人而幼冲之年已可槩見則太甲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胄也而顛覆而有過何以卒為守成之令主哉

評　此論自別以伊周責二疏則二疏亦甘受責矣扯賢求

他人也遠哉

二疏　　　梁有年 明

宣帝時疏太傅廣少傅受同日乞歸帝與太子賜有差都門送者稜皆觀者有歎咸曰賢哉二大夫賢者固不可測當時知二大夫之賢矣恐未能深知其賢也說者謂其察太子仁柔不足與繼孝宣之業是以決去斯豈欲著之用心哉而亦何賴於保傅爲也愚竊謂國家不可不養和平之福和平則上下安舒而國脉悠遠帝喜刑名尚綜核群臣百姓救過不給雖上下無苛且之意其以方文景休養之澤懸矣故其時勵精之功不足膝

刻覈之弊况又當武帝虛耗之後漢之爲漢不俟建平元始之日業可知已且以太子之雅重儒術而帝輒目之爲亂我家以淮陽憲王之好法律而帝有忍不自割之意卽太子猶毋弗自安寧俟有於二傅況殷鑒不遠霍氏之禍帝方用爲懲廣父子位尊而地密要非易生且嘗拒監護太子之請以忤許氏許氏固帝所柄用者宜其感時觸事儵然自遠引也倘亦兩疏意予說者槪蕭太傅望之之敗而益賢知兩疏夫賢如兩疏彼固善藏其用卽不去亦豈至蹈蕭太傅之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世而下心尚嚮往所欣慕焉賛曰猗嗟世途如蟻趨羶傳若二疏蔚矣高賢止足足知殆辱是遠勇退急流寧戀纓綬宜

中興漢治日隆云胡大夫並辭尊榮哲人慮遠智士識微國無日急冠蓋醇醪耽然懷傾大命可宣殖徐周召孰與匡扶烏也名采鴻飛且冥卓哉大夫寵祿忘情門弟之盛邪明議諸偏兩孤標世争直艷半家若福出冠若萌豈不遠騁逍遙世行惟彼三賢凡幾千早行無轍迹風致玄邈孰其齊驅碩人之倫誰與與起三徑松菊

評　二疏之去非爲太子不足輔感時觸事而長遠引深中二疏之心矣

二疏引　　　顧起元 明

漢地節元康之間天子勵精綜核賞罰正衆亦云盛矣疏廣疏

受並傅太子上所器重事非齟齬適一旦引決而去君不終日何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豈不以邁軸之好深則無所求而輕人爵圭組之情篤則有所繫而忘天將故拂袖相尋懸車罕覯落昔人所爲嘆也吳門市卒東陵故侯並慕遺榮競稱嘉遯然而兩壁之歌旣亟褰衣之逝始堅孰與廢盛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鑒危殆之患屛衛門以避功之所極返初服以却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滿則必操張則必弛以悖陛之勁崇飛之才而不自全則主智多猜君臣難固其可知矣矧許史之寵旣赦恭顯之孽旣萌力屛外家心憂後悔衆人觀顯智士識微與寒者豈待折膠濯熱者寧俟鑠石乎出

祖傾都散金娛老一時爲之嘆息千載垂其稱聲此當出風雅
務微指依依世情固未足與議也余是以景仰哲人抗言擬贊
蓋亦深功名之會易滿消退之識難及爾
評 此亦羨二疏之能知幾者

趙充國辛慶忌　班　固 漢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
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杜陵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
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

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　楊　雄 漢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羌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
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旅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
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非武赳赳
桓桓亦紹厥後

趙充國　蘇東坡 宋

吾嘗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造雕庠行若
中造論匪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書屯田十二事專
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逆詐譎疲人
於一戰者絶矣厥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使於自營備非爲
公家忠計也語即中日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語浩
是使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斯明上哉老臣不以餘命爲
陛下言之孰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
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又觀宣帝與
之上下議論而格析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能功
名亦過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揚子
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人哉不若原其心以勵萬

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之
評　尋論充國之憂心積慮是品騭人物之大者

趙充國　張　栻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
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遼而以兵難遙度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
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渭
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

殄之符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鄙而西戎差消息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摸味其風旨遂大周密救出倫輩孚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將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闢田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評　不急近功而恤百姓充國眞三代之將哉惜宣帝之不任以相也見尤高

韓延壽　司馬光 宋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

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訴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之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韓延壽　胡寅

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罪於法者其爲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被推其爲馮翊恩信遍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繇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評　讀此並爲稱公不平

韓延壽　薛瑄 明

直道之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耶今觀韓延壽之治潁川教以禮讓而百姓遵教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禮聘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宮表孝弟有行公之效教化何如也其入爲左馮翊也即其閉閤引咎卒感弟昆畏德化甚於刑罰庶幾乎禮至不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爲一郡三代于是可槩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不泯也殆于此有徵哉

評　歷數其功則知其死可恨矣

趙蓋韓楊功罪辨　張重華 明

漢宣時趙京兆廣漢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延壽楊光祿惲四臣不以令死議者采甚咎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非法也然不以殺辨勝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守闕號泣願代之係者至數人且曰留之收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折者權路耳時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延壽責躬則閉閤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忤訐蕭望之遣御史按驗文法吏承望風旨哉美刀肇以曖昧僭逆尚方等事坐令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于廣

漢而功又倍之者乎寬饒當有栴循士卒之恩至其剛餘法律之說尤甚切當欲傳賢之疏頗似求禪無人臣禮自到北闕下非帝意也何足深惜惟性烈言好發人隱伏其心術險賢者固如是乎甚也以主上爲蕺出語悖逆藏其終之言或未足信于定國之奏豈有冤乎帝猶欲薄治之免爲庶人爾不幸執迺怨雖里閈肆爲怨謗南山之喻以臣毀君縣官之譏以下訕上如此不誅亦累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惲而列于四人之中共成一代任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延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恤四臣之死延壽最冤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秉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緊恕乎其臣尚論者不可

因仍舊說而盡尤乎其主哉

元帝　班固漢

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窈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評　元帝多材藝豈帝王之所尚即號令溫雅亦其末節委曲稱答而長短自見

元帝　李德裕唐

涉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詞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

元帝　孫明復宋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卻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匡爲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爲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踧踖朝廷之失刑政之濫莫

敢有抗言於時元帝昏於不悟尊信恭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替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位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制文義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天下爲心則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世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牽制佞幸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恐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皆昏愚之
稽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其亂觀之不
深矣　評　為儒者樹赤幟班生有愧色矣

王貢兩龔鮑傳　班固　漢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
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
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
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

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
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
后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
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
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
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
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
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万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
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

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
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
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兩人
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
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
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
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
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貢兩龔鮑贊　班固　漢

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
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
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才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蕭望之　班固　漢

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

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
身爲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　司馬光宋

世以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蕭望之不肯就
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
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
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
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蕭望之　張栻

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

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君其間可謂孤弱之勢
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深其慮正固其守戒忌踈
惻以厚上心人材畢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
使或泄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材衆與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
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
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曰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
露而無條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爭之身之死固
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收甚矣二子之踈也況其所爲
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賢惟其附己
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明之傾邪而使之待
詔至於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
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
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之時非惟不
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漢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
高潔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
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甚矣今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懷
誠之意不能勝功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
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
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
愛國敢爲者矣

蕭望之　尹起莘元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爲明哲保身
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
二疏多矣亦見幾之君子乎

馮奉世　班固漢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
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
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
作離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亦云悲矣

匡衡張禹孔光贊　班固漢

漢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
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傳先王語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
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眭弘世本論　　劉光海　明

推測之學在陰陽家其亦小道之有所據者也而奉此者往往
依托易書春秋以成其說淺之乎其說經也矣聖人之經有必
不可易之道有隨時變易之法變法固所以從道也君臣父子
中外夷夏此萬世不可易之道也有時焉故或禪或代或繼或
放或世及或從都或以下誅上或以臣納君或以中國而避外

狄總之無成法也聖人非能為時能不違時耳天之變日月星
辰地之變山谷木石時至斯應數及之則刑焉故日月薄蝕五
緯凌犯陵谷遷易在天地則有自然馴至之曆數而在推測者
可以按圖運闔於千百載之前而占知千百歲之下也禮曰國
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興亡數也妖祥亦有數
也禎祥能見國家之興而不能為興妖孽能見國家之亡而不
能為亡覩祥而知興乘而與焉可也覩妖而知亡順而亡焉可
也乃若行不順以徼祥妄改以厭妖而並其有益於興亡焉此
術人怪客之所以亂經誖道以亡其身而不知也漢至昭帝當
有起於民間而帝者哀平祚訖當更始而徙都也此數也時之

必殺者也而立石集烏遷枯起柳山崩地裂泉涌佗災此所謂
徵也可以見興亡而不能為興亡者也眭弘迺欲昭帝差天下
賢者禪以帝位而退守百里以闕付量泰迺欲元帝因天變從
都而與天下更始以後夏賀良等祖用忠可之術亦謂漢曆中
衰當更受命於是哀帝改元易號更增刻漏以應之於乎亦惑
矣以人方之僞巧而欲亡天之定命其將能乎當時昭帝從其
言[illegible]位必不至[illegible]改從之孺子病已不帝而天命未
有[illegible]而泰山之石上林之柳必不改應於所求之時而昭帝
之果封仍無改於聖人之受命也成周雖徙都矣而所與更始
者誰耶卒欲使元帝之為高宗也柰何禁光武之不世祖耶且

天將崇王氏之惡而族之必不假手於孱弱之元哀方欲終西
漢二百年之運必不自元帝而始也此所謂知興而不能乘知
亡而不能順推測之小慧而不可語於君子之大道也弘與夏
良等之死也宜也向使元帝從量泰之說而東出函谷數十步
吾見奉之肉且立盡矣又焉能成乃欲附會經以惑所說何
其妄也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其於變革授代之際非不察也極
君子可盡者道而必不可為者時因時以從道而不可逆道以
徇時亦不能逆時以伸道也商運既訖微子唯有抱祭器而往
耳以泰伯之至德方周時之未至也則亦逝其迹以存其身而
況於他乎天示災祥地呈靈異非天地之所能為也數也天之

亡固於數矣故凡有形之物皆無形者制之衆方欲而既於之
徵陽作而候鳥北大風未搖而巢鵲先噪靈雨未降而穴蟻出
遊物類且知此有一定之數矣漢高帝知四十年之後東南有
反者必濞也而卒以吳王之晉人知卹萬之後必大而卒以魏
封之此所謂善知天也盤庚之遷比所必都也亦猶漢之必東
將以開光武而爲之元成哀平固所以足西京之末數而不可
以當更始之元運也故推術者貴於知道以道忘術則術亦道
也不知其道而爲術用焉則亂耳亡耳無益於天下國家而祇
自辱也

陳湯

秦觀宋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嘗往守常不過者則曰是不
當賞且開後來使者要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惜其爲庸
臣所廢者則稱其材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
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
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
矯制生事罰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
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
待其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
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然亦未有以設

爲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
開後也若謂此功可以相踵而比肩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
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單于耳
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在其常則未有一單于也此不可常徼
倖而立功者又奚必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若今日有能
矯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
十年未有繼也雖其爲說不明若措與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
繼是故匪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盡
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
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乘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

計者也古之善爲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賞而不使之
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守邊之臣起從而決之
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侵官也從
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
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
也

廿陳功罪

李廷機明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
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略而其去也不能須臾也
于斯之際自非越拘攣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功非其
冒然爲之而無功也然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

按文法從旁誹譏之洗垢而索其瘢吹毛而求其疵則典屬之臣何賴焉郅支因殺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狄絶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通而戕辱吾使雖犬馬遇之則懼威討之則勍氏有能因利乘便設奇制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前恥張大漢之威此固英主之所拊髀而求忠士之所抵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然耳絶域之去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而機會變斯須遷則謀動則泄古人云臨道將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矣況不必得乎以縣藏榮衛告利卻廟之日而媒孽其短者猶比有而立況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制于塞外非常之功庸主所懼其不爲道旁舍者無幾矣古之

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域之中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伸縮而不從中受也部衆聽其指麾而不從中掣也使即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然而不矯則不可發不發則所部必而不足以得郅支矣法之罪矯也恐天下廢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投隙而內就私也如矯上之令而以就上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愛無國乎魏之患河也其邊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賞之十邑其相爭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逕欲守戒者矣魏王曰子爲過矣魏之功有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從河之賞不再也此二志者比陳之類也凡當罪者皆相機宜而忘守株凡論罪者皆數功賞而膠柱是故子建比而全楚北閉不可以爲嗣然而取其全楚可也弦高誕而存鄭誕固不可以爲恆然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然無功者倪以無功賞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害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跼蹐而不得展也彼石顯者妬功害能之臣亡論已以匡衡而亦附會其說不亦陋乎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若以爲功罪不相掩而欲誅賞並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評　舋恮之賞宋璟抑之惜無以此論告之者假令明皇裂地定封則將帥制閫自樹異日未必有東京之禍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　班固 漢

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顧充 明

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逼乘輿王鳳尤為顓恣廷臣沮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影以彰新德而較徹於長楊鬬雞走馬擊狐伐兎挺身晨夜媟嫚荒唐使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壹關忿趙禍水滅火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言之可為於邑雖儀容穆穆尊嚴若神於治也何補

王商史丹　班固

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貴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臥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万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劉交孫劉向　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誡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楊時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與抑年少學術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莊竝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忒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盖天地之大數也消息盈虛天人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滋蔓盤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拜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嘆息悲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劉向　　胡寅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

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　固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五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乎周身無闕耶原則褊介悻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王錫命 明

宗臣視國不憂其身之晦而憂其國之衰三閭大夫豈不蹇忠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說忠而被謗卒稿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從稚子之請陷虎狼之秦亡身僕臣為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侯擅房幃之柄群臣[illegible]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而持其柄矣當其時屈媚滔天女教餘中人向且以一人彈射于其間則間彼之舉攻而無難者趙盖韓楊蕭市之烈固其策非之成規不則董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投杼之遺訓也則雖有洪範五行之傳將為殃身之尊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為亂跡之媒安得以投閒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不為三閭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哉噫亦足以見向之幸矣

劉向說苑序　　黃輝 明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藉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唏噓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毋子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徊而意漁彼誠導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厭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名歟而曾鞏氏綺戲焉曰博而不精忽其柱已而狗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

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之阿芳落宮鄭金虎雲煌翕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徙　天祿幾革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編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于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得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言不蘄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繁驂也詳向所摭引驕駁談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說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傳邪又按向所自爲奏盡與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識之至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瑠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垂不紹文侯邪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循循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灑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無其一中盍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騷歌之餘如曰猗漢重而爲漢枉乎即子政其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張禹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蹊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奪昭王去穰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獄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盡爲此矣天有雷霆之怒龍有逆鱗之很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臣豪之專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　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

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毋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孫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然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評、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

薛宣朱博　班固

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

居大位以苟容失名器誠有極也博踰躐進取不師道德已乜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後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梅福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戟閒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彼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
網哭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单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王
縱舊怒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擾撓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
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
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

評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王元之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
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徵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
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
之為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縱邪道苟
前旒進巧言如莊媚豢祿苟若視誰能帝聽錮天下之良臣蔽天
下之諫口元延求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
議帝乃幸禹之私第諮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
陳正道以禦災祥殺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正
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泊氏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
啟著蔡卦吉則吉兆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
將開弑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直臣身在下
位觀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出草
茅顧宗祧是畫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冀万一而從之斬佞臣矣
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

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
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說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
興乎

評　羅隱梅福碑亦是此意

谷永　劉克謭

谷永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
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
包藏積漸之禍深於趙李主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
主也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民訛災祲眾饑而當之于人主之
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屬于趙李群小之輩其言蓋有所

殺也夫成帝輕身於群小而流湎媟嫚卑字亂服盱於人主之體褻也甚矣趙李從微賤尊寵天所不饗也既寵其寄驕其親為掖庭炮烙之威椒房玉堂之盛眾足以致天怒而招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奔走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收人心以從己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擯他姓者果為劉氏也即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納牖之節以行其漸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為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永歆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辭衣危論于成帝之前欲隕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刖足于廟堂之匕引

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末減于褒姒女也古來奸佞之臣讖議足以比聖經文采足以眩人主往往依托權倖以成其勢故連章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闈之容言而不敢汎及于私門之顯惡也谷永處商譚兄弟之閒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故杜鄴亦因時納說于音而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傅安丁明同時拜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哀外家之勢豈直丁傅然哉迺若丁傅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為王氏謀其敢于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為之地也其奸說人之亂國也

評　讀此論誅奸諛於既死當時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王昭君　　程　安[illegible]

帝見毛嬙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迁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闕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閒由余去臣選其惡若遺之美者為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欵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迁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迁亂耳惡可以彼為美乎帝

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謂其貪哉

評　若延壽以此對成帝亦將何辭以罪之

哀帝　　班　固

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痹末年寖劇享國不永哀哉

哀帝　　蘇　轍

哀帝自諸侯為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外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

偁在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莽臣重譽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毋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𣏌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方其訓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平帝　　顧　充明

哀帝既崩太后詔王莽迎立平帝莽繼四父專操國柄知漢中外殫微生其姦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上斯時也龔邴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隱逆窺莽志不翅燭照數計而龜卜奈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

而賁符獻瑞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諂諛奮呶曾不敢一悞莽也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姦謀嗚莽以謙恭下士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為之傅其翼爲則飛入宮擇人而食必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兵尺鐵而高步羅容攝帝受禪宮中婁宋嫘殿上逐嬰兒而火德灰矣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罪成惡熟亡莽不若劉氏子孫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無復齟齬向微劉崇翟義建義旗討莽然爲逆豪傑之倡哉

孔光　　胡　寅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尊重無比然不能如申屠嘉之廷辱鄧通從容明言於上勿令以倖臣備列尺卑朝廷啓宗廟則師道尊嚴矣今乃降將受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以賢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爲身後之慮今見莽臣專權又形媚悅之態光豈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得稱其不布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其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龔君賓　　司馬光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詠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哉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

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篡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許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誘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拒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默點方棄名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斃何以異於犬羊之鞟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竊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評　龔君死其當黨賞之譏非也

龔勝邴漢　　尹起莘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是時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辱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任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歛衽從容引退無幾保全臣節不綱目書曰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爲矣

王莽　　陳埴

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

若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語事母后以市其推延見吏民以致其恩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乃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爲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采邑而詣闕上書者以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唯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豎之智見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軀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擡竊大物豈非厄會歟與

揚雄　　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著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人物論　十二　十五

楊雄

尹起莘　元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敢非之伯夷叔齊乃獨眷然恥其所爲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耆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於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猶謂雄家業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之跡丘園饑餓而死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楊雄論

張元汴　明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舛寔多善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言太玄淵奧奇澀較其體裁辭氣區別爲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谷子雲書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大家

人物論　十二　十六

續書采頗未精誤谷爲楊乎至於校書投閣之事亦殊可疑且投閣自隕豈有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官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何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抵牾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稽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踰故致譏謗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謗以厚誣雄法言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班

固經衍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衡條上之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舉以爲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不悉見也

評　惟考其生卒之時則子雲之誣可辨矣以子雲之賢而有萬古不央之疑惜哉

揚子雲始末辯

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校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弥子

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惜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于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謂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子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夫自高帝至平帝末無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後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草世書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

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譚乎救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丈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存魯一以爲游說一以爲撥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孟子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非学道君子家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評　焦之辯與張相類可爲揚子雲雪恥

讀揚子

王世貞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師道若殊矣顧其文割裂聱牙曲刷習滿忍判裴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

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義玄酒設乃其所旨天究矣世之病楊氏以道也余之病楊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安病焉

人物論十二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三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漢東

光武

范曄南宋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煩苛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近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詞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懃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光武

范曄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飇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定命靈既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扱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翩翩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光武

何去非宋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千[illegible]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半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恐將之所貪而智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恐將之所死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合之恃吾有以復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運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來

於情則難卒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卒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名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御制素明麾旨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執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發之濉水爲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發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

[illegible]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復赤壁之師而成周瑜劉備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机上之肉耳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机上之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眞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眞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蓋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評　許以敵快大敵勇見高千古而氣雄萬夫

光武　章懋 明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為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矣夫何蔚宗之史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后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

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覽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為其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緣人道之所當為而倖覬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評　光武之興以人心所屬非符命之故作史者舉此而遺彼誠失之矣

光武　顧充

慨自漢鼎移新卯金刀絶歷載二十六天下蠭動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當為天子布衣興兵白水發跡舂陵御群虎以捕不道漢兵四合共六王是除搀槍旬始群凶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英雄鵰鶚私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苛政親臨卒伍被堅執銳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鸞萃以兵燹死灰於復燃攻邯鄲而王郎授首命馮異而盆子歸降擊銅馬而關西授死委吳漢而江淮來平遣耿弇而張步肘款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殞亡雪霜被而刺棘枯橫綱振而逆鱗揚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色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大學迓符太山戢弓矢而散

馬牛皇代之遐跡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故建武之政號為止戈之武東都之業炳炳麟麟勲兼在昔業侔西京惜馬援被讒於薏苡而勲臣爵絶伏宗識兆於河圖而侈志東封內寵溺愛於麗華而嫡子迁位為盛德之累雖爝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齊王縯　范曄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應將存乎配天之絶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舉發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叔季彰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忘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

以蚌蠆爲戒豈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公孫述　范　燁

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爲漢吏無所憑資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淫侈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斷魏侯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隗囂　范　燁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

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嗟乎

隗囂　蘇　轍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恭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兵束手稱臣遂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懸既往之稍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豪士笑之而囂要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拒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悼也

鄧禹　范　燁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嬴糧徒步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闕其間不亦君子之爲乎

鄧禹　胡　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絳一將兵出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固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

證乎以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其無愧矣

寇恂　　　范　燁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寇恂　　　丁　奉　明

寇子翼爲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
一也守河内而比蕭何二也聽董崇而避權寵三也斬賈逵而
定潁川四也爲國家而屈賈復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感恩而借
寇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友故
人及從吏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曄於斯衆善

之中獨以屈賈復一事替爲夷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耿弇　　　范　燁

淮陰延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弇決策河北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
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
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吳漢　　　范　燁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
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
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
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岑彭賈復　　　范　燁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
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寔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
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
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豈非
處自有明惑將斯數使之然乎

馮異充國　　　陳于陛　明

爲臣者無以有已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
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

喁喁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冒守盈之戒讓而不
居則狗已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
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
大以徼君寵吾于馮異充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光武行間累樹
戰功每行當衆爭陳勞勤異獨屏樹下人目爲大樹將軍蓋其
不伐若此迺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
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竟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哉今
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
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謙謙君子乎又曰極
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節揖遜之名殆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能讓所以爲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爲節以能讓爲智是充國欲怒雖而競勝無所顧也以不欺爲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若耳要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迺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儔志士扼腕而嘆憤久矣白水真人應符而起天下攀鱗附驥之士雲合霧集夫不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逡巡自失者使異攘臂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爲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疑難不遠夫疑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所大懼不獨爲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零爲患非一日上

詢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亡踰老臣其志何決也及至金城圖方畧爲九也以困羌是時破羌強弩兩將軍並主言戰賛充國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爲得也及先零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徒歸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羌之績自不白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埸事有類此者亟戰攻之士議論嘵沓其疇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爲漢慮蓋至深遠也當異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譖之者光武詔曰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旣寧下楚梁二王哉故光武守射鈎巾車之約而不忘滹沱蕪

蔞之恩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事海內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復息四夷亦稽首闕庭者非充國金城之效能修脩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邪然則謂異爲沽名充國爲好大以徼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代以全漢恩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狃目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忠投于國非二臣所忍爲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伍衆論紛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難施于孝宣而充國之言不可陳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攣之見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與唐韓范籌邊戰守異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充國居功不同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評　二君遭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要之無以有己之心則一也二君千載有知已矣

馮異充國　　劉日寧 刪

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有益于國則讓功可也居功亦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爲招寵爲徼君讓功者爲沽名爲避禍二者雖有間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興也高祖所與共逐鹿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乎彼鳥盡弓藏兎死狗亨豈必皆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悍驁騺持此安

覽昔縱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而後無患勢使然也馮異黎
隨南陽附其足原流離滹沱蕪蔞之間厚德豈敢忘哉射鉤
操巾之情臣主兩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其怨焉
勞異向非明主降璽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
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厥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
謙抑貶損之忠默有以感人主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復賞
騶爽之賜功臣無復猶菹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為是必以不讓為
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甘露神爵承
熙紹洽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雲擾霧滃之秋也褰干戈弢弓矢

一旦解而試千疆埸之間非彼長鎩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
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奇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于一劍
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群雄而為之君名王
列侯皆握勝算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开稱亂境上非若四海
鼎沸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寡謀浸取凶器危事
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羌也輒曰無踰老臣斯
以偃然無所顧避矣又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漢
朝之議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
振旅而還此豈破羌強努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為哉凡浩
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龔遂者也杜

稷臣則不能矣彼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毀譽計經
國之遠猷不啻若保身之小節今毋羌已服矣國家已辟殘矣
而吾所以不本詔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
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于三軍之政萬全之
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為也何也反覆論詰千萬里之外孰與
今而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為家人語哉不然則主上輕事
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
誰執其咎吾安得安然而已也不然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為哉
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安
得以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為之而功有所不

可居者馮異是也有益于國則為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
是也馮異之為國大躰慮者深故約己而愈畢充國之為國大
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避然為馮異易為充國難故人臣之道
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自可擬之迹以進不利之忠雖無怪乎
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則功蓋社
稷勳勒旂常亦徇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于臣哉又豈因是而論
之馮異不伐誠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
發財官微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軍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
獨自完且羌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為功老臣
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為己榮哉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帝不

謂為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為頭數贊之古人于軍旅之事如此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評　為馮異功為充國難千古確論

王霸　　劉謝盛　明

聖人之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為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霸之詭言也果能必冰之合否世祖雖曆天眷亦詎能必天之果祐我哉蓋霸之所募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勍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之癃耳而是流之澌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不渡亦死耶王霸之謀固淮陰之故智也淮陰不背水則驅市人以戰亦將

以帥予敵矣王霸不阻水則市中之所募者亦將為合後散豈肯為我干城腹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愚士之耳目王霸有焉故吾于冰之合不為世祖幸而深為王霸與也

郅彤　　范曄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郅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郅彤　　蘇轍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郅彤以為不可若從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决郅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昔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之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公曰請召高瓊已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但恐扈從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郅彤皆一時雄傑也

卓茂　　范曄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縉紳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隣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臧宮　　范曄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強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鼓其餘壯斯誠

禁心嘗試之幾光志既至公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竇融　范　曄

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勢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班彪　范　曄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閒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鮑永　范　曄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說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馮衍　范　曄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好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嗚呼

宋均　范　曄

世稱宋君收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撫詐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宋弘　范　曄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節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見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宋弘　劉朝箴　明

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雖則為公主謀昏而本心已發露于此而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郅怒實所以防微杜漸而破帝之蓄旨也卒之寵陰廢郭而言益左券乎故子陵與帝同學本心窺矚之素誠今日知過未必猶貧賤之時也羊裘不屈得無嘗哉於乎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賤之交亦可以忘子陵其知幾矣

評　觀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意者刺背之論

祭彤　范曄

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邊庭烽燧鄣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郭伋　丁奉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畏久廢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家賜帛以崇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馬援　范曄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千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伏波將軍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叛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馬援　胡寅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議及後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　明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跂焉而思長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算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阯則

稜艇以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奮果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辭鞍釋甲脩高客之內行效膠東之卷重猶然拒金革之危蹀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遽然不觀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趯趯詡詡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傈乎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銜枚之事脩儒雅之業慨然蕩滌功臣列侯共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數臣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之許也援頓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自恭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與下之亦思執殳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為秦發起伐荊李廣自東援從征

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閉烽舉燧熢燔則超距而作搖臂而譟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昔驍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毀跡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固迹其事若有所使於遊檄而將以自封若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意苡之謗不免主眷不終滅西棗塟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者所為欲救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鈇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其北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恭年出制閫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銜枚命朝消明則載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渻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雞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渻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評　抑勝心在於養有味乎其言之也而筆力高古跌宕更

自可喜

薛方逢萌嚴光周黨　　范　曄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成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８周黨嚴光　　湯賓尹　明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舂陵不數載而翦炎劉燼而以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紲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

兩處士在釆釣晦容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不譚金版六韜之思不親斬將搴旗之勞乘堅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甚以寵光使榮華殷隆立名當世豈被裼懷寶者耶抑以什中策燕石者耶且帝業以天下爲政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端大計而猶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籠絡豪傑故士出皆萃競趨而委蛇變化陰陽人士以保寵榮其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翟狠貌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

視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思焉謂國家隆替其機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鈕又繫上人所好尚彼整飭頹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晋陳功見能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功見能以徼知遇而欲望砥礪名號蟬冕當世者道何繇道何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披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千草澤夕坐論於巖廊且倚衡門而棲遲菻茁天子而抗志獨除此兩處士哉又況在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若慨然悲心慼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頑化換恬退之操而危逸蹤遂若將捫心退矣頹惰嫮之行而潛伏尾全者將屈首下矣築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還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紋易轍以象上意是矣竽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間不希光影驚褻其希像其羽休倚道藝以就其潛價者難悉舉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厕名道義之傍不畏王朝鉗灼之慘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擅也巨奸綰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並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獎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爲王良應對而媚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冢其址岸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碩厨俊及標榜成風抒文罔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臣世振俗而後陵夷衆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寄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淸

談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興奮哉至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賞焉者彼無執禦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評　文字雕華綴采不乏風趣有江左之餘風

嚴光 釣臺碑　　梁 肅 居

當秦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與嚮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嚮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淸風發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

榮寵致冊苟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
於教從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
當時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有不易
乎位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翻若焉蓋道有命世有行
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illegible]不同同歸
乎道焉

嚴光 范仲淹 宋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

評 曲盡君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嚴光 胡寅

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illegible]光而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
一然盛威儼恪常施於瓜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雖使之氣

恭巽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
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讋
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illegible][illegible]強[illegible]而
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
之威能行於赤眉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
勢有所當施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施於所當施以忘勢則
昌反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評 贊光武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處自見

嚴光 黃洪憲 明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韜匿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
下竟遂其志去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
風群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
懷抱利器枕棲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下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
與數子比行雖修不繫於大道即其才卓卓蓋一世奚稱焉吾
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跡富春使車臨里門
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臥先生偃蹇橫足至

于是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在上之辰曰已同何若
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從徙俯仰懷仁
而家天下悅大仁義之道苟天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仰悅亦
非子自私其身之事所能辦也先生豈因以無諸身者自若
為哉彼其所志誠有在也而帝則不能使之當也夫先生之從
帝游也自炎亂之年矣帝之爲人豈不甚知其深衛于本來之
隱也蓋有以觀帝之微矣諸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視
往者何如而或庶幾乎有遇焉此先生意也遂夫夜榻之談諫
議之授先生之心殆必有瞭然而悔來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
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簸語趣侮之曰此狂奴故

態豎夫語語猶作咄咄聲與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為司先生
固不能一朝居也況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許官資諫
謝顧俛首為小官僕僕居君房輩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
以去也而謂帝之強於御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
明者觀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
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子之事必廷爭
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
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
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脩脩往來不憚煩如此
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苟

為高者也而或者乃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尚有
許方君如光武乃以容一綈袍之舊為盛節乎亦公車前闕下
無所受事而虛文縟禮徒以煩太史之奏客星故之事也此帝之無
禮於故人非先生本意也特先生高雅至於頃年猶不郤其諫
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之有儒者焉亦但勤其一時相遇之
跡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
且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延其清風所被僅成
東京之氣節而不適于用則亦何以為稱先生故曰先生非苟
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
也

評 先生初欲就光武非苟為高也及光武待先生有許多
未盡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反覆足以發
明先生心事

富春山

郭子章 明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石峰蒼翠山光溪明風霧時臨
水波湧興真隱真樂境有暢之盛景若增而高涌溯之勝跡
若觀而快故當斯時飄飄於葛巾藜杖以追乎湖山之游眺以
耶乎魚水之相親磐溪坐臥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
與夫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
爵祿藐然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稱我屢召屢不乃

帝王者昔常朋而加足。復耶無異微時同卧席之歡也。是故絕意功名。酒情隱遯。水之洋洋。可以樂饑。丹之泄泄。可以穫遊。今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廢朝廷必廢其君。廢邦國必廢其民。避而處。不若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魚服我得無我友。不若我為翱翔者狗之我我嫌進而動植游翔於大澤之乾坤內。者皆我有者也。耳目者皆喉吞風雅勞。曾無志樂天矣。宜鴻高陽四皓共者矣。大富春山之志。毋亦羽化而樂天豪雲者類乎。吾笑倚樂浮。一綸東江陵。採藥飲之。飱風吸露。而若磊磊泒泒。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御座。明朝白衣下家。視卿相之富

人物論　十三卷　廿八

貴。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焉得羈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並異矣。范文正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惟子陵之生平也夫。其惟子陵之生平也夫。

評　摘出春山情境乃與范文正祠堂記並傳

嚴光　陵明汝

子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罪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子陵之故人。而子陵之君而亦帝子之中興孫也。王莽即眞。乾坤並晦。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燃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興。收復舊物。彼蓋取高帝之天下。還而歸之高帝之後人也。子陵士乎。是猶高帝之遺民矣。獨不欲臣高帝之後人也。子陵但自為許。則雖莽不族。劉不炎。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之一時遇有為之主。而汶汶然以一竿一綸。寄傲烟水。是是無能為之具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溺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仁聖賢人君子。豈使之枝遯世外。優游塵表已也。謂光武求之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夠下爽一介。聘幸以後。審家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將奈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之慢。物色之徃。羊裘之被。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貧賤之交。而子陵竟遠風昔之好。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罪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人物論　十三卷　廿九

帝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開之。天開之也。天運未移。祖德猶烈。苟其子孫。不癸不辛。人臣有世世北面。而況中興天子。由此以言。子陵得罪於高帝。又得罪於天。寧獨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絕不道其冥冥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烈。而獨以客星犯座一事。遂相侈說以為芳躅。嗟乎。偃蹇倨慢。茲直草野狂態耳。非其懷仁輔義。非眞不阿意。不承旨。其所希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逍愈逃。則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遇。賈千年之清名。此又貪夫之尤者。自漢以來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乃亦有以浔聖人之清之名歸之者。嗟夫。是清名也。胡為乎至以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小范為此言。斯子陵之心事云。

乃曲為覆護焉且曰方子陵與帝躬交勝已並寵其刻薄少恩
夫不任三公惡聞直諫皆即位以後之事子陵料既與之帝必
不以視道終獨不料未興之帝必不以寶爻終乎夫帝王自有
在識者蓋見之子陵果見及此則帝也天[illegible]也臣明戒故
以我故物而後歸我故卿明[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欲
求名而求名之事不出此而出彼亦何[illegible]且畢也若謂終年
文情一日抗天淺之分豈不爲為則相武播成古人為之彼其
家庭骨肉之間視布衣硯席之情當更有親昵者而以此少有
避諱哉率天下人而為果為抗為矯激皆子陵作俑也子陵者
崇之也其薄夫之行襲狂夫之迹匿貪夫之心以竊高士之名

於天下故吾謂此一舉也上欺其君中欺其故人下欺將來之
淺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為高士者而已雖然若帶漆利之革當
不得播跡於富春山前矣吾恐天下後世有好名果為抗為矯
激者踴躍躑躅於桐水茫茫之鄉也故許子陵以謝光武

評　意獨高奇詞氣已甚

釣臺賦　宗臣　明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五節於富春條微霜之殞百草兮何芳
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蹲而崢嶸瞻飄風其
相薄兮吹石瀨之磔磔悄蕭條落而變衆兮余又安得問夫白
鷺余又樑椒醑而噭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
谷鷄兮乃不得以丹高士而執鞭惟癸德之中天而興兮紛來
芳之雜糅以此佇何佳人之為奴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
全袁究輔彼之玄以兼兮孫編愛夫羊裘矣鴻鵠之兩翔兮聊
寄吾跡於汀洲肯伸嚴之販畢兮武丁肖形以賁厥歡非能之
協帝夢兮消受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情兮羌獨倨傲而
夷猶故人之不忘猜欺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
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
冥孫孫何為躍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披輒於滄岩夕
税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孫孫豈忘覩夫厥首痛韓彭
之竟以菹醢兮勸何辜而卒不免乎姜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
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異牛馬而下之
踞江河之趍下兮嘗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恨
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泉來者之猶可為委余佩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撃長虹以為衣兮拾青露以為
珮托微忱於浮雲兮孫其覩瑾華而遐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羌
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易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評　多感慨

朱浮　范曄

莫與伍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亘宋買臣雖公孫弘十策弘不得
其一絡之田文相魏公孫弘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好吏
事亦以課覈三公其文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
任職責過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苛察欲
速之弊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鄭玄　　范　燁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
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
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
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桓榮　　范　燁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
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
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
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桓榮　　沈　灌　明

士之所貴乎學者豈徒取榮名規厚利已哉為名與利而學其
[illegible]陋矣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誇其稽古之力
[illegible]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示諸生子弟為子弟者亦皆以
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覬諸朝廷則為己之風息稽古之志荒矣
[illegible]于下而衍于學必榮之言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草創考
明論經而苛察常非時苛無一救政可更失德可言者乎榮為
五更則宜老乞言爲北面也榮上之能匡格君心禆益化理為
中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數陳時弊辯折可否為賈誼治安
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禘祫之儀公帶
明堂之圖楊馬讃述之體則可又不然諷諫不合而去為王吉之
請老時不可而退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

無一焉而謭謭車馬印綬為哉

評　車馬印綬之誇桓榮誠陋矣議論氣格自高

張堪廉范　　范　燁

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
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欒布明
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
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廉范　　丘　濬　明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
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

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游水待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卒給侍融至死范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祭師符涉坐楚王辭文章亦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關陳宗之怨而扣辯以免三也嘗觀范之孝義可謂其忠不可及矣但依托貴戚得無愧哉

評　廉范三不可及藉此為之表見

人物論十三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四卷

莆中　鄭賢　元九　輯

明帝　范曄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慈為言夫以弘人之度未優乎

明帝　屠隆

孝宣精覈吏治每選牧守輒經明堂天子親課焉誠重之也至于元成內闈外戚繼踵用事權傾主上一時民牧非此曹之親戚昆季則其所疏薦手書者也卒使闒茸菌蔽飄為貲送西京吏治日益卑卑而孝宣之政無復存矣汝文繡於倡優則賈人卻之矣食和羹於廝廝則上客不嘗矣今令樸遬蹈地之夫抱關倚債之子登為大夫顯為縉紳翹然立於黔黎之表而據其尊爵重祿纔不為吾民蠹蠹無羞朝廷之而輕名器乎明帝去此事幾兩世耳安得不重懲之也嗚呼懲於韓彭之必而賢若鄧禹貫危一切罷黜懲於元成之亂而親若公主之子不能干一郎明君之慮患深為戒至者大較然也

評　激昂感慨非徒溢美

丁鴻　范曄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逃周伯夷以國讓
以去周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
讓而慕其風狗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
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未不
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
名者與

鍾離意寒朗　范　曄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
意之就杜詩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
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緩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
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范　曄

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
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為嘆
息嗚呼遂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
遜而知廢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東平王　戴　溪　宋

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
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孰復有大於此者
今非夫世之人以享為樂而卒莫之知也且嘗聚門樂不去而
為暇之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
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亡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
以為後日之憂乎善夫東平王之言也豈獨有保其國而已哉
雖懷道致義之士隱約窮閻明於利害之分察於人情之變熟
於天下之義理深沉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
也

班超　錢養廉　明

漢紀載平陵人班超仲升奉竇車騎命攝司馬假旄旛馳使西
域入鄯境中適匈奴使者來多設間諜為漢臨既殄命從事三
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者鄯善王大懼不競請稱外籓
要東即西域外數十國靡不南望稽首府子輸臘示無貳圖彼
超所云探虎穴得虎子言若著上而符合也非亦大奇甚矣
第議者哆口而譁已事輒詆超為外徼啓釁功不贖過吁嗟虛
內事外聖賢所禁吾即不敢謗為班生諱然綜究其事果誠如
議者之說耶吾不知盡然也夫自入漢以来蓋世有匈奴之禍
矣高皇帝神武英傑不階尺土以泗上布衣提劍而收祖龍之

稱觥重瞳之夫至白登一困七日不食賴曲逆祕策乃得脫
氏累棋之厄始解呂后一憤悍女子耳以隱憾單于辭亦侯王之
臣之旅不曾衣蝎而嫚書相辱進塞忍恚不平諸臣錯愕相視
稽日對猥未聞有操一矢赴酒泉敦煌之間者而超以博帶使
臣束銜伺隙取虜廣而蘇魏之見一罵於上卿啗君之恥下酒
呂后之羞頸不備與即微論此武皇帝之若雄才聘駕一世而
衛長平霍驃騎李北平輩皆所稱虎臣飛將也然而令日越朔
方明日犯代右無歲不有匈奴之患即天子自將登單于臺亦
第以空言恐喝未能堅京觀而參成功而馬邑之一役並令天驕
嫖笑為中原羞甚之貳師將軍擁八十萬衆出燉煌僅得大宛

國善馬而士馬物故且什五焉超乃不煩領甲不費斗粟身被
金戈弄群胡于股掌之上斬刈而震竦焉并令巴森貌魄讋慕
降心壯士伸眉吐氣耀耀隨而燦今古亦漢廷一大快事也安
得而俗責之也故吾謂議者之說亦甚淺而議少者將毋
王者不治夷狄惟是信義綏之而仁結之也喋乎以和親加
縮之日而律以舜干羽階之風詎滯務論于時勢者耶大漢之
匈奴視虞之苗周之崇馴悍何如也縱謂夷夏畫疆而國不毛
甌脫得之無足為武然彼驁狠鴟張情欲叵測王關雖閉能寞
然忘南牧乎即猶者武皇帝威靈且時若虜雖有信義安所行
之是超之此舉出萬死之計消百年之憂固鄭莊公所云寇遁
寇此耶以固國者耶蓋昔李牧之守雁門也匈奴易而犯之牧
推牛饗士前呼奮勇一大創之而匈奴屏迹不敢竊趙者積數
十年超之謀偽亦牧故智乎超通西域皆而鎮撫者三十年及
上書請老詔以戊己校尉校之適任尚固超平易容人之說目
為乎無奇紆持過猛未幾而西域畔者遂足是尚之處置遠宜
非超之闕策而貽患也余觀超父班伏闕娓娓累數千言泣令
讀其始末猶令人愴然有悲心焉僕令超而貪功始禍固宜一
旦遐汝胡云指去井里羈旅窮荒髮且種種短矣然後乞骸骨
還還一載而遂以即世回視去百里外顧婢子語刺刺不休者
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故余即不敢效腐令嘖嘖為班生左袒

而安敢隨俗附和猥以議者之說為盡然也雖然超之功即不
朽然亦姑試而偶獲之也當是時盇犁匈奴之未備且幸西域
無人耳令後有知勇者出捐城借一與超從事超將復衆三十
六人橫行匈奴中以歸報漢天子不然而役牧海上幽而置之
若困子卿者然超亦安得慷道侯印勒景鍾而銘太常哉而兩
者超卒得以自免亦武皇帝餘威為之先聲在矣嗚呼涉水蹈
虎自昔戒之君子而欲成超之功盍先戒超之幸也

評　終篇謂班生立奇功末歸于幸議論無遺

班超　　范曄

時政平而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

厲[illegible]常質之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
超[illegible]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
[illegible]前之志士也

耿恭　范燁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後以見耿恭疏勒
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曾子抗
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蓋以決一旦之資異乎百死之地
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耿恭亦終填牢
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章帝　范燁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察事從
寬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
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
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諸轉克諧群后德讓謂
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祥瑞合於圖書者數
千百所嗚呼懋哉

章帝　彭汝賢明

名實易淆是非難辯故察羆羆之吏易察俗吏難察兇猛之吏
易察俗吏難何者兇猛稱刻苛慮為害乃自古恨之矣况其所
謂矯飾焉者方且買名聲以眩聰諸苟說以愚上下人主稍
不發覺一有雷同鮮不以鍛鍊羅織憫矣夫布帛華於錦繡黃
粱貴於珠玉言實用也王厄華而不驕雕琢而不逞言虛名
也務名尚實之效大都似此矣故所謂安靜之吏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者有味乎言之也嗚呼吏可察以不煩苛乎質訟盈庭
者記思過矣察殆閣名記吏理矣發究緩不職者託滿鞭矣
當是時天下多情疏之夫而所逃之才憫心悲矣嗚呼在乎左
氏矣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威
此千古治道之衡也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漢業遂衰謂帝寬
仁之過夫帝承明帝苛察之餘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
新者也若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振刷之以

攬權除奸則邓金之祚豈其靡靡至爾哉而玩愒之仍愈趨愈
敝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評　前惡俗吏後言章帝以寬仁承苛察不為過而過在後

王是識治之論

郭躬　范曄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
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
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
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
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范燁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劝主則正下借寵可謂有学世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聰枉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以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第五倫　范燁

第五倫峭覈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將懲苛切之弊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修不僭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和帝　范曄

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未有數也

和帝　胡寅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篤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殆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嚮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乎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也

竇憲　范燁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半矣而猶廣功於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咎之日乃廬江之不暇恩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懷琬琰以就灰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憲　胡寅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削戮則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冀憲之矜許將以免死幸而克捷繞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厥所謂愛而不教猶饑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鑒矣

竇憲　趙翁

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彌縱

大夫皆畏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于内親黨根據于外也帝一
旦憤然震怒盡收憲等下獄收憲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十餘年
深根固蔕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
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
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
之謀而乃與鄭衆議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班固　　范曄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燦然著矣議者咸
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叙

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
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
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知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知及
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班固　　胡寅

班固史筆自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
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
外戚禍敗之衅則文實嘗旹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致殺身
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于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
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樸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安帝　　范曄

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撤膳服克念政道然令
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
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樂恢何敞　　范曄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
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
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勦奸回之偪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
閒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

矣哉

袁安　　范曄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
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
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
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
亦宜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　　范曄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
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之

庶人乖殺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異未足况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術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次於業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豈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贖罰儲免修巨偏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辭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與僭擬之則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

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貫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是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然子之言當世之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弊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焉

仲長統崔寔評　　郭子章　明

夫治世之術則未始有主矣當庶洽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從簡蓋曰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審之王道斯備也王道重乎太始嘆喻代用懸解存更蕩平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收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糟口申韓其較近世有是耶嘗以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可嘆感激率以矜夸為名而額逆天下更始是何不避苛急之名而以繩束自附者輩惟世變之故也當是漢季皇路艱塞天子之權靈不奪而奄人戚里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頹靡豪猾自逞崎函既傾宛洛亦敝豈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藥石而仲氏尤惓惓於嚴斷吏人鈹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授地不均素封者滞財為長於是欲修閭井未作滔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邑焉於是欲立長太倉之積寡祿薄無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事歸臺閣險人柄用以釀成禍災而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尋任三公是二子忿世嫉俗將一切修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宜爾也竊有不敢盡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因德是遵而乃廝之刻乎國家既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者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契也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致教學敦才藝修武備遵時定制數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下移神器搖動東漢業已憊矣非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耶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亦亡也如所書靈獻之事乞

其言而操平如東漢後虞階禍夫王道調劑隨時寧矯偏若此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評　二公持論之偏類能駁之矣然憂時救世之心不可不諒如任三公數事鑿鑿可行是得褒貶之公者

仲長統崔寔評　　葉向高 明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著政論用以剖摘興衰切劘世主詳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當世之弊肯而其失者在統或迂濶而遠於事情在寔則感憤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井田可行也敦朴節儉長偽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以富饒與武帝之所以虛耗其已事可徵也統乃右武而左文

景乎夫三代之法善矣然有去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行之而不便者莽之議井田是已狗狗於慕古之名將莽之是而文之非耶矣乃其以儉為偽也儉而偽直公孫然耳然一狐裘十年而稱賢佐也露臺惜百金而稱賢王也胡為也夫不禁天下之奢而儉是惡統之迂濶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也寔之言曰為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褒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八王霸如氷炭寧然誰能參之春秋黜霸之書也即軻氏有定論寔欲伸巳見而誣聖人何哉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寬仁休息至武而脉斬矣

文治雖本黃老乃其俗竟以仁厚勝寔見東漢之削弱欲矯之以嚴至引文以懲其說寔之感憤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此寔之失也乃其得者則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歸臺閣馴致宦官外戚竊持其柄皆不能遏[illegible]傷百姓之心上失三光之明其言蓋惻切而有餘非寔言當世政多恩貸如馭委轡而馬駘銜方將鉗勒鞮鞦以救之其旨蓋為五侯用事致危亂威與黃門恣橫而發此皆漢室傾頹之大原而時之所噤口卷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識統言至國家淪神明于媟近輸權重于婦黨寔舉肉藥石之喻真切中當世之膏肓者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即賦不增刑不肉田不井不害

治也音和安順之世而毋藉宦戚以神識即繼孝宣之雜霸用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覩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伸其欲欵而忘其吻吻甚且抹甑于此驚蹷乎彼快心于持論褒矣乎政經此所以詩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掩也要以天下事勢有所防必有所弊救弊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寬弊嚴防嚴弊寬防三公而弊宦戚防宦戚而弊藩鎮防藩鎮而弊削弱自三代以至今茲遞相矯也遞相弊也憤世激俗之君子亦姑就其患之所由生而為之藥其言之不能盡執于中正亦無足怪者愚獨怪外戚之禍止於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故何也毋亦世主操近習太狎近宰相太疎輕重之勢成寬嚴

之用失致然歟綴襲之稱公理也公理之唯息然究乎真之
論也其徽意固已歷之矣夫論治而要其極則虞廷之九德周
官之六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若二子亦安可少哉
評　駁二子論治矯枉過偏衡任德中官外戚之意切中肯
綮援天下事勢直論之跌宕奔騰直追秦漢

虞詡　　胡寅

虞詡三科所舉以常理論之皆常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
雖平之賊籍猶以纖夷攻纖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
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薦其禦羌使無拘
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存李

郃楊震矣乃以與同之譏失之於詡惜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范曄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
才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
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
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
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
流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
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
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
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
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
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
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
帥之弘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
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
高謀彊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寥詞舉措當其成式則武宣之

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
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
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
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
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
力之為乎嗚呼

楊震　　范曄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
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

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慄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有平方之蔭矣

楊震　　李東陽 明

故人知否否不知故人下有厚地兮上有蒼旻終不吾知兮吾心有神金獨何為兮至吾門吾閉吾門兮省吾身

評　發前人所未發

楊震　　葉向高 明

伯起當王密之餽惴惴焉畏天地人我之知而卻之其廉風清節歷歷動人矣第密敢懷金以餽則伯起之操未必如寒露之

王壼未必如峭壁之凌霄令其冷然毅然不可向邇躋攀則懷金之客將有望門而股慄矣故與其卻于既餽之頃孰與其令人諒吾之守而不敢致與其畏四知而卻之孰與令人畏我而不敢犯為不卻之卻哉宋傳欽之介泰觀以訪陝師道知其負懷金餉之及接其貌聽其言論竟不敢出口震得不若師道乎噫代而季也苞苴公行錢神肆橫求如震之知畏者何可多得哉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楊震四知　　顏鯨

愚嘗謂人以藐然之身寓形于天地其所退藏以守之者獨惟此心而物欲之在天下雜然並至皆得入其中而搖之趨赴之形險于布駟潰決之勢過于湧泉傾側之謀險于山海機械之用衍于樽閣穀綱之深浴于城府是故天王求金則紀法不守重器有賂則篡弑可使卿人歸璧則許田可假賓客受間則松栢之歌聞華陽納賄則奇貨之謀化于金為壽則侯景之頭破廷尉受賂則絳侯之族全孤白來獻則孟嘗之囚脫宮錢可盜則匡衡之名除其矣利之能溺人也又况投之以無所徵有之地婣之以私恩報之言致我以不可辭之名使非名義來斷慎獨不欺之君子未有不與濟俱沒者也關西楊震東漢之翹楚也方其居家授教絳帳燃燈其用志者矣研究六籍萊利弊心其用功密矣家貧蔬水寒餓完衆其操履清矣冠雀含鱣三

公致應其自召遠矣晚歲登朝就徵鄧隲其見遇幸矣而時之所值乃多孽迷心之安帝也其夙夜砥礪正色危言將欲激揚風流澄清仕路蓋終夜撫枕當傀息食若也茂材王密果何為者也而能奪之哉當震之出鎮房陵道經昌邑乃夜懷黃金十斤以遺之是欲以苞苴我也是欲以金穴我也暮夜無知之言其謬尤甚若乎楊震拒之之言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噫甚矣震之能不欺暗室不愧屋漏而可以語慎獨之學矣即視街劍秉燭之風真千載一轍延及子孫四世清德為當代所宗其挾慎之餘流而漸溢之乎關西夫子真不特漢廷之人物也其後宦官竊權獄以私崇政以賄成十九侯之門競[illegible]而

三不惑之風後息西園之錢備貫而四知之節不開奸穢殖而忠良擠銅臭聞而慄金集其無衆以風之乎卿叔衆能却千金之賞不能救符于三公之貴能惑王奢之心而不能解爵于王聖與奇之蹤能矯衽于暮夜之時而不能善處乎明夾出門之日以一亂明之故太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道之不行可知矣猶欲抗言正色殫昭之于主德方衰之朝群奸竊據碩彥無儔其知不足稱也已未幾策收印綬飲酖行宮露箱道側之悲痛內皆為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苟非天變之作呂強之奏深為桓帝之聽則窮鳥之悲又當何如矣若叔衆者亦君子而未純者與

評　取其有却金之廉而惜其無保身之哲甚當

黃憲　　范　曄

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黃憲　　袁　黃明

破巢毀子則鳳凰不游于郊焚林剪卉則騶虞之不產其域何者物固擇所托也而況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著遯尾之厲明哲保身察士所以先幾臧頂濡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尖之途斯其判矣使叔度當時厝跡狠門餘波流尾狳龍撐鱗透錄鐍乎則一時功名當許誠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朽稿安得流光今日蜚騰于茲若是哉噫叔度雖未得為漢庇其所以殺奸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漢業于垂亡即曹操臨終猶不敢顯言篡叛者未必非其貞狐之節有以默裨之也吾乃知名節之重於勢位故于叔度有餘思焉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皐明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蒞蒞于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

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氣國不若陳竇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驁卓詭之行相矜以節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斧楊齒刀鋸廿心而不悔者蓋有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寔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浮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肴李和之賢也郭林

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云矣
人者而雅不退然深服遂去疏衣叔度之長豈直善自掩世乎
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喜
藏者必喜用俟而蟬蛻俟而龍躍千載之下論度之其辨此
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其善處
濁世者遍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
之而後之人乃匯區尸而祝焉其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
者必以清時顯古之賢迹若數而若救采被名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
祠而爽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爲是

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評　叔度之養非諸公比其建豎亦非諸公所及是善論叔
度者

桓帝　范　燁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
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莫
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
依斟流彘亦不可得矣

桓帝　翰宮靖　一宋

桓帝以來政遷五倖刑濫三獄姦邪肆虐流衍四方賢愚泣于
君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至于絕者上則有公卿
大夫陳蕃李固楊秉杜喬之徒而折廷爭用公議以扶其危下
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鳩聚論以救其敗矯
激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若失牧豎皆得以呼叱之
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替猶夫蠹蝕諸君子牛效不亦適于
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人如如長江大河不可復遏而
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淵噫若吹牛於湍激
濁御李膺侯林宗待范滂須登龍門須同仙升預就下坐須與
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廚之號私相品題自立標
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君高飛竟何益

李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
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非後來漢開人物
下此則郭有道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陳大丘之處心持平天
資最美亦有可稱者焉

桓帝　顏　允

梁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蠡吾侯意氣凶山操行不軌致德比周公
食縣比鄧禹禮儀比蕭何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轂紹
被溉恩榮寵甚一為天下貴門後世外戚之驕未有若是者後
帝頗明其罪與衆棄之則不出中黃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五
侯令虎豹窟於苑場豺狼亂於森囿是猶解酲當以酒也由是

之同天且獨坐稔卧虎虐兩墮並作妖孽紫盜縱横斯時也天
寶墨瓶吐妖國家有三空之阨正人主焦心戮顏之時而乃騁
溺渭馬之觀育行老子之祀負比干之忠者或齒於清室張如
當之巧者或用於廟堂終身階戚未有勝政害海門流在人骨
髓可柢之為柜可勝嘆哉李膺范滂諸君子生丁是時跼高天
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乃欲以坏土而塞濁涇挫石而補
崩山噓枯吹生自為標榜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立的於此使人
得以彎弓而射卒之一戰不勝公議敗績大数何隙而海内人
晉激為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

梁統梁商梁冀　　范　燁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終以愿謹自終
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
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爲彫弱之期而臣朝恤患未聞匕
術憔悴之音械謡人口雖輿輿盈門何救阻饑之阨永言終制
未解乃崮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
徒然哉

梁冀　　尹起莘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忿横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
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漢朝
諸人盍亦申告于朝糾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冢討其大敓
之罪残裂其身汚瀦其舍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
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張衡　　范　燁

崔瑗之稱平子曰数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
推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豈斯思也
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李固杜喬　　范　燁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
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合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

傷生專為生則騫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
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残闇失君道下以篤固
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
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絶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
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
任也觀其發正詞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悉悉而不能
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李固杜喬　　張　栻

李杜二公精勁忠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比親
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機會節目之間爲之未

甚嚴於春秋撥亂之法講之不熟耳李固方舉於朝即沉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舉其進也將以正邦帝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屈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詔廢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固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失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

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廢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理當明篆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必無以逃死恥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之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悚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荀爽　范燁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將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惑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荀公之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

荀爽　劉鳳　明

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奮靈德而澤蒼生故稱神耳荀氏何人爾奕奕焉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爾煒煒焉以無雙稱哉藉令其審出處之機時不可為則潛于深淵大澤時

可為則起而佐天子霖四海炁奇龍之所仰惟時也柰何爽也于董卓之召隨即赴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當是之際爽年已黃髮矣曾不辯此且居位又悠悠唯唯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胡以得此聲於潁川間哉得無乃商陵君之陵鯉也者夫亦好名者交相標榜務在矜衒之過也黨人之禍從此釀矣觸所謂戰野玄黃之備乎

陳寔　范煒

漢自中世以下閹竪擅權故俗遂以遁身矯激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竪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

屬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堯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謂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陳寔　　　　蔡　邕

先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令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

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玄器揚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群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

李膺范滂　　　　范　曄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懽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李膺登龍門　　　　賀燦然　明

士君子處世其無樂乎其有激也激則人得以瑕疵我而世之也且叢其禍于國天士君子非處世之難也處世而能砥節礪行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之難也砥節礪行而能匡扶世運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而匡扶世運之難也道愈芳名愈滿使天下陰受其福而已不尸焉之難也苟徒以名相高互相標許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率之招謗集禍不能保其身而國隨之則李膺諸君子是已昔東漢之末李元禮擅人群之譽天下翕然宗之士榮其接遇至比之登龍門云噫此元禮所以不能挽漢祚之衰而身與國俱殞也夫元禮風節矯著為八俊首稱當時

所稱譽毫以執鞭為幸其人品詎不卓然寡儔哉雖然所貴乎君子謂能變俗謂能保身謂能弭亂而名高不與焉自光武復遑漢為褒崇節義首封卓茂交嚴光于是海內瞿然嚮風一洗西漢盾茹澳涊之陋則人非塑名砥礪之患在矯矯者之易缺耳李膺諸君子即不宜與世乾沒要當挽激亢之習而還之大雅養天下和平之福豈宜復矯其波而揚之也且君子小人君薰猶冰炭然即君子不為衆世駭俗之行彼小人猶且思一中以逞而況乎君是之皎皎也乎要貴乎內朗而外闇行峻而語遜使君子與我深交而無其迹而彼小人者亦無所憤怨不平於我而思中以禍獨奈何元禮諸君子之示人以峻而身之

不係也且君子特為身乎將為天下乎如其爲身也以旦夕之命博千古之譽亦是快矣而要非所論于聖賢之道也如其為天下也吾身寧孤高之譽而使天下家慘酷之禍又寧無使忘執蓋小人之毒毒于天下常成于有所激君子固不得毀方瓦合側足推倖要在圓之範與之內徐觀其機而潛為之制若徒矜爲務以名于天下使彼小人者常指髮而怒裂眥而視思以甘心于我而其禍且中于國矣彼曹節王甫之亂漢也則陳竇李杜諸君子激成之也其罪豈獨在宦竪哉善乎老氏之言曰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夫和光可以變俗同塵可以保身挫銳解紛可以弭亂即老氏不盡醇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

可以免于禍郭林宗殆庶幾乎而柰何元禮之不講于此也故自模楷之人傾動海內而建寧之禍禁已胚胎醞釀于其閒焉明之室鬼神且瞰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誘之階禍之府也故曰士君子甚無當身乎其有激也然則杜欽谷永孔光楊雄之流為愈乎李膺諸君子乎曰靈獻不君矣劉之祚不絕如綫董卓發如操猶然碩畏清議睥睨而不敢動則皆三君八俊之所留也語有之身名俱存者上也身泯而名存者次也身名俱喪者下也然則與其為子雲我寧為元禮

評　破柱取朔信乎過激閹宦之怨愈不可平後來黨錮之慘實激使然也

人物論十四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五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郭泰　范　曄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微故深厚之性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誘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郭太碑　蔡　邕撰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

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

無窮

評 蔡中郎自謂平生碑文惟此為不愧信然信然

郭林宗　　　　　　　　　　　　　　陳陟明

夫郭林宗者東漢黨人流也而獨不罹于黨人之禍吊古者遂比之大雅之篆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有焉嗟林宗其果足以稱是哉吾直以為幸免耳夫兩漢之世宦監之禍非小也此其毒中於一二君子則天下已為之駭愕目以為非常之變卒未有若東漢之季與黨錮之獄盡羅一世之豪傑而置之死地者也此其禍宜減于秦時焚坑之烈哉然吾以為其罪不專在宦監也縉紳士實有以激之相排而自入其阱也當其時最甚

者莫如李元禮范孟博輩猶以之乃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哉縉紳之所甚榮者惟龍門宦監之所甚嫉者惟龍門林宗與元禮共也縉紳之所甚榮者惟仙舟宦監之所甚嫉者惟仙舟林宗與元禮共也以至太學諸生互相褒重則林宗為之冠而元禮次之俊顧有號矣則元禮首八俊而林宗首八顧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哉一旦元禮被禍而林宗免若子遂謂林宗以明哲免哉吾以為是直百步五十步之相笑也然則林宗奚以能免曰幸也元禮仲舉孟博諸君皆仕于朝而親仇宦官故宦官惡之特甚而禍最酷林宗雖名不亞於諸君以無位而免又其餘諸君子皆傳相告引而及於禍林宗則最為諸生所尊信者諸生寧死於王法而不敢[illegible]之故免其[illegible]後元禮輩俱已拘死宦官之怨少殺必窮其獄則恐併及其[illegible]身故林宗終得以免然則林宗者所謂已觸三面幸以一目見脫者也明哲云乎哉史曰林宗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楇是以獲免嗚呼諸黨人豈盡由危言取禍者乎亦不過好臧否人物互相標榜致之耳彼以陳太丘視林宗何[illegible]德讓君子也而以未離其類猶且不免林宗安能韜晦于太丘也我故曰林宗之不罹于黨人之禍幸也或曰漢之黨人蓋一時奇偉卓犖之士皇甫規自以不與黨流恥為三川豪傑而孟博之母亦不悲其子之就僇而深幸與李杜齊名林宗即不幸而與其

禍猶不失為林宗也嗟夫昔鮑宣子之刑于齊也仲尼譏之以為其知不如葵天生我七尺之軀將為天地扶植世教乃不知自愛而駢首而死于宦監之手獨何心哉林宗輩不足責也必也其庶乎則申屠蟠徐孺子而已吁使天下猶知有申屠蟠徐孺子也亦岌岌矣他日董卓之辟二子之不為蔡邕氏亦幸也

評 垂青備林宗

郭林宗　　　　　　　　　　　　　　沈容賢

古之所為士者。非苟為高而已。必其道術之深。有足以與世相卬激而不亢者。夫是以其名彌高而身彌不挫。夫矜行之士。恥介拔俗。嶠不自致寰區外。而亭亭物表哉。顧其抗憤矯激之思。

往往溺一世而殺其身於是詭俗而一流于峻天下得以四觀
諫其後而名逾為君子蹠夫惟遠識之士志潔行𡙇外圓內朗
不以身之皎皎受物之汶汶亦不以身之察察拄物之瑣瑣是
用脫然遐而名高於廉風而不毀而身名俱全故曰秉德而處
萬物不能害其身虛心以遊當世不能援其寵於乎庶幾焉若
其郭林宗乎今夫草木之落也必於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茁獨
茂雁寐之沸也必于曾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高所托者遠則固存而不毀于時卬峙而不搖撼於物故
夫古之君子志意脩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棲居而傲
百氏藪澤就而泥金組夫豈徒默立高山之頂憔悴江海之上

與列叢哀裊足之士枯槁赴淵而已蓋恍嫉夫睢盱而婞婞者抗
塵走俗俛仰尊貴而為是矯矯者以振而維之也是故天下方
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汙生于是超然高舉以祿其天下方突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于是廉潔正直以自清天下方皺皺
與雞鶩爭食于是嗃嗃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泛泛若漚鳧與波
上下于是昂昂若千仞之孫矣以其嶠然矯俗之思必不瑣瑣
焉從俗貴浮沉世故而之數者一有感于其前則必齟齬謬
盩而不覺其峻志詭行不可一朝居于是天下病君子之激而
君子亦未免以其胍胍者激天下掛冠挾藥庶幾于其山之節而
孤行一湯至沈清冷以自潔蒯頡躄歎歎欲斲山之風而沐猴

諸至其冕鍍以如飴豪柰避鶴笑傲甚塱之迹而清議一揆
至矯衣冠于烈熖故曰皦皦者易汙嶢嶢者易缺言微汙之禍
也又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豈言遠患之遠也方永壽延禧之
際大將軍梁冀士口蔽王聽而太尉盧司徒綏司空朗並濺蹠
胍要而莫敢誰何于是大尉瑒稍稍持風裁維其間而范孟博
李元禮陳仲舉王叔茂岑公孝諸君子緋引而起並諾坐嘯則
卻公卿之論議而不顧褒善糾違則裁合柱之關節而不恤核
揩俊秀則尸乜宥之宮掖而不忌而碩蔚俊及則結南北之部
黨而不變大都以其悃悃款款之思濟其矯俗矯世之念而郭
林宗者廼獨翔匿外以舒翼翅天衢以高峙彼其高賢欽于衆

雞私慕勤于角巾文學識于韶齔叔度鑑于稠衆草疏依于季
偉芳名齊于元禮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而至于人之
云亡則私憂于邦國殄瘁而不為離世異俗之亢嚮為炙止則
隱憂於于誰之屋而不為附景和響之流故當其時若司隸校
尉元禮等百餘人或鉤黨而戮田里或禁錮而終廷尉或驕首
長氣而就戮或望門投止而不免而林宗既辟司徒每舉有道
四十又二而以天年卒嗚呼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
必湍之諸君子者所謂秀于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猶入于汙
泥之中而蛻于濁埃之外者乎故孟博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而史謂其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誽

[illegible]使當世諸君子胥若林宗庶幾哉鴻漸之遐躅[illegible]之絕軌清議流而身名全矣而何孟博知稱林宗其遊親絕俗已甚殞倾厨俊及輩又誰不危言激論矜竦乎世而重取禍也即及稅名閤二子稍稍得免而突烟毀毀至同鄉人偃卧土室其子莫闚其不易技係勞形怵心抑又甚矣而孰有如郭有道之縱志舒節慨慨遺物從容于無方之外而不與物相嬰撥也哉於乎其道術深矣今夫水清至燭鬚眉察膚理然而升之於雲則雨施流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則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則不傷其清故水者善清濁之間者也老氏有言上善若水然乎哉

茅容　方應選 明

余嘗讀東漢史所紀載烈士偉人其行誼燭然不滓蓋亦卓矣若茅生者固士之傷與大生事史冊不甚既見迹其邂逅林宗出草疏相飯一事何其奇也林宗無容喙矣若茅生者其亦紹林宗之懿矩而無愧者與傳曰惟賢知賢惟德知德士君子苟非意分之投則其志不孚而其交不入姜桂同氣鶯猶不共處何若其意分固然也故伯楷側履於仲宣子敬翥褶于羊欣仲舉下榻于孺子矣長推轂於張憑非其名行相高則其節槩之相推揮倚哉千古遺芳也林宗者何如人哉東都諸君子望重山斗名動當發而林宗固其冠逕也識叔度於稠衆鑑孔融於[illegible]亂勤師事於魏昭齊芳名於元禮推隱貞于孟博勤思於角巾欽高賢於墮甑其清標蓋可想矣彼茅生者吾不知其何許人顧一見林宗而奇之而投分結契若故人然者豈生亦林宗之儔佩其所為風雅之操不愧林宗者與吾觀生之食母與所以款林宗也其家庭之間子母相歡融然庶幾哉古孝子所為遺羹懷食者而交朋之誼殆不忝把臂入林投轄傾蓋之交者已夫人之行誼有以一節而上其平生矧以生雅度翩翩若爾生信非倚人伍與不然延盧長者之轍門絕大賢之剌不齒於有道生信倚人伍而何足以聆林宗之謦咳也張范之投千里神合王戴之交經宿命駕生之覯林宗固素所欽稟亦其臭

味之同者生信非倚人伍與雖然道未合乎中庸非聖賢所貴語曰君子見大則曲行為細東都諸君子其志踔其行高而其意氣太激所謂皦皦者易污嶢嶢者易缺諸君子蓋不免焉林宗之行誼吾不敢苟訾然不能脫然東都之習而生也野合之次即惟洽無忤若是者乃林宗之峻行足以發其志然與然則謂生濁世之佳士則可謂生中行之士則不可

徐穉　張九齡 唐

先生受天元休合道絲出生知而上實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疵物故退居山林不

苟私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於招雖不之肯就及崗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焉雖不涉意有所加生芻為賢士之感義笑棄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履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必為至則褊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悔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逍遙而已哉

徐穉　　曾子固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擅彊大亂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志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易彼也

申屠蟠　超然免於評論　　黃道月

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二士何敢軒輕哉論者聽烈士之危而必伸高士謂其見先天下獨立塵表不與汶汶同波亦不與赫赫同巻嗟乎此有傷于烈士而故慕乎高士也愚則以天下必有烈士之名節而後高士得優游以順真葆素何也自古及今天運豈皆泰平君王豈皆明聖賢良方正豈皆徵用奸邪篡逆豈皆屏息昆蟲草木豈皆順長九埏八垓之外豈皆納款接化夫既不能保其常如此也于是忠臣義士扼腕而叱咤流涕而悲鳴捐軀命而就兕刃上酬皇天中報國家下謝海內蒼生使九廟之兕懸于一綫而安于泰山僭竊之徒終身垂涎其側而不

盡肆此其爲事近激其成風近沽聲華而其維持之功則甚鉅且遠哉于時有超然者出當禍幾未兆而先覘其禍之必至于毒縉紳墟高廟引身而退以山林自老卒之禍來一一如其料而若人若自全而名晦識光而道尊毋怪乎談往事者痛烈士亡辜而賞高士之先見也然愚必欲拂而置喙者則有說也葢夔出則巢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賈出則子陵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憂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樂既使天下無一人肯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外稱體灰心而傳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往亡論已東漢自光武及正明章繼

人物論　十五卷　十

之崇奬名節士類嘐嘐通籍往者更僕未數亡何毋后相接臨朝昏幼後立外戚當道當是時也顧廚俊及之名未立太學生徒之衆未盛宦官威福之權未張申屠蟠乃嘆曰處士其將橫議乎不去禍將及人乃變姓名入山人無知者至黨錮獄起李膺范滂輩盡三木囊頭血汙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滅迹超然得免於評論哲哉蟠也可謂高士矣彼視膺滂諸人不啻鵷鳳視腐鼠矣噫蟠亦漢臣乎也彼黨錮諸賢爲誰而死耶死漢也爲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寒奸邪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乎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于超然耶彼免評論者爲超然此不免評論者爲超然比干剖箕子奴微子去鈞三仁也故諸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爲申屠蟠不去則淸風不揚孤節不浴而貪夫利徒且抵掌哆口而詬天下無好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烈也苟一以烈律天下則蟠迹于偷生一以高律天下則諸賢迹于傷勇不偷生不傷勇而惟取裁于理之中較量夫國家之重則死者之不免于評論也無超然之隱貞而有超然之名節雖謂李膺范滂諸人與申屠蟠同一道可也昔禹稷過門不入顏子陋巷不堪孟子斷之曰同道正有見于出處之大義也夫僞乎士君子在天下各行所志不必去則俱去死則俱死也不必以免評論者爲是而以

人物論　十五卷　十一

不免評論者爲非也使漢家之所藉重者止一申屠蟠而不在死難諸賢則自有天下以來逆節之臣孰爲阿瞞者而終身不敢睥睨神器果蟠先去之力乎抑諸賢死之所留乎論人至是則以身死漢且愈于以身去漢者也故曰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不可輕爲軒輊也雖然孔子作春秋而罪我之謙直自任之孟子好辨而曰予不得已彼聖賢且不免于評論且幾中評論之禍如之何而狗儒曲士輒妄詆吾黨錮諸君子也何也傳有曰天下有道則士可危言是危言固有道之徵而危言以危身則君相之罪也若申屠蟠之免禍則較之諸賢爲讓一等者而子又何謀謀效莊漆園輕誕之譚云

楊喬贊

方遜志 明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食怵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賊盜兒若是其眾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笞劓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必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以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為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予始

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烏由知之有大人鄙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董穿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仇香

焦竑 明

教化者民之趨向教化者而姦邪止者趨向定也教化廢而姦邪洶湧刑罰不能勝者趨向失也吾無塞其波流而尋其原本畧其誅伐而示其趨向一切嚴威慘礉之用棄置弗行而惟其戒諭者勸導者儆懼而休嘉者則日勸無敢怠彼悖逆之夫安知良心善性不感觸覺悟而日以興起乎上無追捕之勞下無痛楚之恨而惟為陳人倫孝行卒反其初則導愚教頑視之發奸摘伏者大有徑庭矣故導民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樂驅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哀樂之感非鷹鸇鸞鳳之致與吾因是有以知仇香之心矣彼誠以天之生人其孝弟純朴之性無弗賦無論聖賢即山陬海澨至愚極陋之民孰不與焉而豈嗇於陳元且亭長雖小吏乎吾幸備位于此非能勤宣德化止邪未形至令民母子不相悅大傷風俗咎在上人深愧無繇鳳之德為斯民觀矧敢搏擊刑驅如鷹鸇之逐鳥雀耶甚哉香

之爲循吏也噫嘻誦斯言者安得不凛然乎若鷹之猛而啾然

千鳳德之衰

梁鴻　　梁　蕭[illegible]

君得天元純誕正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遁漢微蹤洗風遂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邛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

蓧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朵頤以觀我靈龜乎

陳蕃　　范　曄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評　陳蕃心事范公始爲表暴後若尚論者所訊則朝廷無人其能免於亂乎

陳蕃　　蘇　轍宋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聖爲相擎必潛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内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洶洶皆言侯覽曹節公乘聽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

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露刃入承天門攘臂大呼適逢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粗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必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陳蕃　　張　栻

竇武陳蕃擒權廢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改在旁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蕃雖漸引類於朝而根本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

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討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奸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巨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然後人有以孚信而然向于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

而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我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况亦緊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詞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惜哉

竇武何進　　范　燁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豪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歿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竇武何進　　楊　時　宋

桓靈之間昏狗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眤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勠戚宄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糟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北軍普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

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苟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并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奸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寔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何進　　康　海　明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

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辭爾曰若張讓
之輩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之大勢苟勢有所與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勢况事與
勢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
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因執人之
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殺
猾之漸萎蕤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
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
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厭之兵絕而墜之耶此于春秋
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况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

人物論 十五下 十八

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
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漢
家之法亟收其權杜萎蕤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
誅其尤顯乃區區以狗袁紹之謀又再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
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圍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
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
入關之後燔燒宮室墓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
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
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祟禍也收虎豹之屬
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于祟禍何不除顧矣必虎

豹犀象而後能也况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犀象者而
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
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
其社稷若失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
而有壬人竊睨于側亦必有以從容捍禦潛消其志意則在我
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
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
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
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
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

人物論 十五卷 十九

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
其輿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
視之乎

評　漢之亡兆於董卓之入朝卓之入起於何進之召諸侯
窮極亂本論正而格調高

張奐　　王廷相 明

陳蕃竇武誅宦官不克被禍史謂張奐見欺於豎子王子曰
此不然也周靖張奐實黨中官爾非被欺也靖乃匪人不足言
於奐則可惜大將軍徵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雄俊仰
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奐素負譽號稱賢良朝廷事

勢顯在人非暗室漏屋不可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曹節竊弄威權濁亂朝政子弟在列專行貪暴天下洶洶矣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郭林宗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之士尚知陳竇之忠而為之悶列者顧獨昧之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內外清濁判也久矣王甫之徒一旦以反逆搆游平伸舉之禍即信然從之可乎故曰非被欺也奐有所懲創而然也初辟於梁冀冀敗以故吏部官禁錮數歲諸交舊莫敢薦及後數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中官不獲夫始終不隕其節惟有道者能之志於富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轗軻不變其行而附時汙者鮮矣奐又絀抑于外非遜

人物論　十五卷　二十

世無悶之節是以一懲于外戚一懲于中官而正義遂銷阻矣謂之見欺得乎哉使果被欺不知耶國之大變非鹵莽可以從事為奐者當其矯說之時即率五營營士而誓之曰大將軍反奐與若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奐是從得其狀未晚也後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奐令陳兵朱雀門為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若當自白勿鬪壯軍以速夷滅後請于甫曰大將軍反狀軍士與奐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內為所挾而不敢遽動外有所恃而七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矣或曰奐不如詔即罹害柰何嗟乎此豈君子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鄙之矣奐於此猶諉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邪激烈之氣足以振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奐于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公將作亂欲得子申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其富貴不吾與則殺子申曰子常謂我義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我明我之義乃就死佛肸以中牟叛劫田卑以鼎鑊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辭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乃褰衣就烹君子曰卑也甲也不以生害義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丈夫矣使奐之志不成而為甫等所害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表於後世矣惜乎以彰上無恥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

人物論　十五卷　二十一

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與其欺與不欺又奚足論

評　反覆罪奐與奐復何辭　辭烈氣壯令　髮上指

朱穆　　范燁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謟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燕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殺身情為恩使命緣義

經皆以利害移心愫德成節非夫交態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
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賞使生救而忌得朋之義
蓋公孫貞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許失漢與稱王陽貢禹
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朱穆　汪道昆 明

朱公叔負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
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嘗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
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惓惓懇懇而不能用其疏除閹宦也至於
憤懣發疽而卒可謂貞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
辟安在於為賢也哉

朱穆崇厚論　李啓英 明

或問朱公叔崇厚論於人情盡然乎曰然曰記短則兼折其長
貶惡則併伐其善悠悠皆是莫可稱也固矣至稱仲尼不失舊
於原壤田蚡力救罪於安國谷風致嘆伐木興思其有所激也
夫若是乎人心之澆薄也曰吁公叔幸不生今時耳藉令見此
當恨往論之未盡也可得聞乎噫世變江河孰為砥之人心山
川誰忍測之已矣無畫言反損吾厚也曰時事日非聖賢太息
挽回世運則吾黨亦與有責焉隱忍緘默寧為厚德乎嗟夫天
下蚩蚩狙詐飈起士習陵夷文誼掃地拙者坐而待巧者貧而
趨君子重足小人攘臂豈為記短兼折其長今且記人之長也
而世加之短豈為貶惡併代其善今且不樂人之有善也而權
誣之以惡情偽比昵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采薇之夫一中睚
眦雖食糟井上者盡指為權理之黨詆訶訛誹惟意所向飛沉
榮辱遑恤後言敦厚之道斷喪盡矣夫假疵人所時有覺過救
失於友猶有厚望焉雌黃任口黑白肯嘩胡為肝胆胡為胡越
彼瑣瑣喔咿嚅囁之夫又望影為嚮莫得而耳心焉人心之薄
至如公叔所云尤然可嘆者昔人之薄者顯而放于厚道之外
今人之薄者陰以匿於厚道之中若豺狼然飽則相依饑則相
噬不勝其跳而幸猶有能避而制之者陰匿其薄者則如射隼
與肴鷙而居伺便而發陽招陰網鮮能出其彀中况其耿介如

雉者耶嗚呼噫嘻乎左之客寧不哭人也哉嗟乎人各有心豈
好京德迷而不復勢使之然誠去自便之途開公平之路洗名
利之染敦道德之好真是真非不敢枉民之直隱惡揚善不欲
盡人之情則朱公所謂道豐積盛名顯身榮者豈虛語哉

評　痛今世之險追古人之厚可為世風一流涕

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 明

昔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篇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嗟乎白
玉毀為珪璋純樸殘為犧樽離淳散質自漢已然月異歲殊于
今為甚今俗之薄也莫甚于薦紳薦紳之澆漓莫甚于朝市語
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始異之于今

悉信論其著者則有七焉夫展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楷模一世公卿高其婞鯁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譽衛齊詠利口嫉蛾眉之害深笑瑾瑜之有玷畫影無形尋聲無嚮過信拾塵之疑探符掇蜂之迹將令忠正之士思投珮其泉明智之臣圖隱鱗笓穎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時有奔踶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喻人而嚴巖獨立弘振救俗或尚行判意悖乎中庸而灼然王擧蟬蛻埃嗑世乃有鴟梟而笑鳳麟處駑下而嘲逸足攙搶詭語以肆雌黃巧為窾語而變白黑使西施以善毀敎好申椒以逐臭繼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宦達人所羞長孺傴僂哲人高致

方今乃譏拓落為尸官誚連蹇為牢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毋乃亟乎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恥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臣有過上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黨故衡軸之臣則論其遠者大若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若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其冥之行以一瑕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卿執恃于微之寵歷詆當塗承恭顏之指顧危正士為貴大臣冢誘于非皋機變險壬搏擊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寵士元過于揚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闢衆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瑜者瑕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慚德為善者懼矣謂賢士無技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者五也古者青雲之交莫逆之友河云郢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叔牙分金于夷吾進則王吉彈冠於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市朝之愉近世有嵇阮風流曹王髦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杯酒登墀建幟共娛樂於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交約方舟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攜過于惠莊相死同于羊左也而彼我異勢貴賤殊塗顯者無班荊之仁隱者拊蓋語之游網者相猜之誠後來相背之災豈非勢傾則絕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終蕭朱隙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顯榮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恥之吏飋風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瘈猶將反噬已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競而市

色于衆同儕者忌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呼濁世陵夷祖詐飈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懵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賊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蛟蚌之蜃唇耳而目之則漂山疾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意義且握機則異谷成蹊夕失勢將門庭羅雀曾無留參存故之仁亦有發王踦嫠之德嗚呼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躬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衆人之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諺曰報報之反㙐墨之化讒間憯于蠆尾積禍重於丘山故傷人者人亦反傷之螫人者人亦反螫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己兩得之也

潔者自潔是人與己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超然遠覽淵然深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含垢獨行之夫以矯節蒙汚亡無積薪之疑朝無投杼之嫌納汚藏疾以勸善也愼始善終以全交也去國無惡以遠怨也訐告好之俗又敦寵之風國無殺賢人有厚行廣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將相此言人過東京之季薦紳就相腹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争名者相軋爭位者相傾斷斷焉悻悻焉朱紫其色粉墨雜蹂雖有魯史之行無自解免夫惡之深目為踞驕當其泥蟠蠖屈則陽附脫驂及其龍飛驪騫則陰為闘鬨此亦非唯薦紳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盆州發憤于漢季而甚然乎語曰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度己

以繩則己處其厚接人用枻則遠怨於人何憂乎朝市何病乎澆漓余既感文忠之讜辞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評　七詠切中時弊而高調蒼詞尤堪擊節

靈帝　范燧

秦本紀說趙高說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給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秦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傒哉

靈帝　顧充

靈帝既立曹節王甫輩以卑品賤人搖弄國柄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一朝群臣已如河中之水而陳蕃竇武欲與天爭漢尚不思潛慮密謀以定大策而舉事草草一跌不收存顯數十輩貪以無忌淼疾蠢賊弱佞嫉姦奇網橫鷙放毒人物此何等時也崑山之炎礎砆皆燼良玉者可不自愛乎當時不能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含華隱耀刻迹埋聲以高樓其志而勝虺蛇之頭蹊虎狼之尾致刑章討捕銅及五貂億兆悼心智愚同痛天地板蕩宇宙來離其誰救之帝方父母張趙奴隷公卿鸞爵璜宮後宮列肆惟日不足而樂有餘方之於桓抑又甚焉是時雌雞化為雄青蛇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墮溫德殿災異紛如略無警悟自此黄巾之亂救而不寧而漢室之難又甚於宮崑梁冀之世矣

馬融　范燁

馬融辭命鄧氏逶迤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身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　方孝孺　明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蒙表敗而不惜盡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為高哉苟謂事冀為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

以此得罪死有餘榮由附麗回以圖身利而終踣夫禍豈不足
為悲失者之戒乎

盧植　　范曄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
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
也當植抽白刃嚴閤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斮衛以先
討賊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范曄

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
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

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申屠蟠　　司馬光 宋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
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
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
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申屠蟠　　黃道月 明

皐陶出則巢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賈出則子陵
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惡其喧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寂
設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
外稱體灰心而博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
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黨錮獄起李杜范滂並盡三木褒
頭血汚蠅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滅迹超然得免於評論哲哉
蟠也可謂高士矣視彼推激諸人不啻鸞鳳視鴟鳶矣嗟嗟蟠亦
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為誰而死也死漢也為漢而死不可以
死耶死而奚如耶之臆北忠良之氣即不免於評論不得死所
耶又何害於超然耶故諸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
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為申屠蟠不去則清風

不揚孤節不淬而貪夫利徒且抵掌哆口而謂天下無清修之
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
烈也奈之何而可軒輊為哉特諸君子不宜過為矯激焉耳

評　此夫子殷有三仁之說也各遂其志而已

蔡邕　　范曄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
抱鉼秘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
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冠竄越揚舟江湖不知其遠
提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詹卓
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

蔡何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禍爲其慶者夫豈無禄君子斷刑
尚或爲之不舉况國憲忽卒處不先圖矜情変容而罰同邪黨
既政乃追怨于長諮吉流後妄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蔡邕　　蔡清 明

伯喈踰世逸才博通墳典辨訂舊於柯亭識爰音於焦尾悟殺
心於聽琴占嶨經於成均著十志識三互亢七事厝基而馴兇
搜進理生則逐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鄉黨高其義指
斥佞宦老於亡命江淮遁跡吳會而不辭柰何並卓一辟刼之
以威即翻然應命信宿三遷忝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
爲邕之悰恩附逆罪難逃矣而名之臧紀嚴並韶之何哉

評　邕座上一嘆而已允之罪似浮于邕結有此意

蔡邕　　喬世寧 明

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使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
後世誰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奔竄非辱身名俱
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觀邕之著釋
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馬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其
心依附者耶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若夫以高才
徇身絜白之汚若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屢群疑之際
忠欲亟收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
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爲彧也豈所謂處

光者難與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能時幾制於奸人不早哭
斷是則是矣而槩以爲黨錮禍首則非其情也

評　邕非其心于依附可謂知邕矣餘不必論

趙苞　　方孝孺 明

趙苞爲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爲子母今爲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
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亟璧之積與
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于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
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
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脇降吾且盡死以存君

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
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
善爲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
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千
萬賂之而以母爲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
厭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
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
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
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
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

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評　莽毋以全城四句見苞亦有不得已者皆財以賂鮮卑亦是一策

皇甫嵩朱儁　　范曄

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者乎府舉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傅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功歸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要歟

徐幹中論序　　黄省曾明

嘗讀魏文帝與朗歌令吳質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謂之好賢則可謂知己則未也蓋儒文所修者贊參之業所詠者帝王之經所祇者三六之德所艷者寧和之治蓋厄淵之宗孽非段閭之必遁也洙魯之道儒非與綠之長往也咎肅之門軌非嶽海之迹蹈也而謂其孤念陸沉忘情好爵豈理也哉苟真周行可姚元愷將根其居挺夔龍之器而不避將亮之飢望懷旦奭之賢而莫際惟時之運生玆叔漢皇步已徂鮑禁存孤州延濡哉萬乘轉遊於戎馬之林天子寄命於姦臣之掌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者欲以脊魏舜周則無卷阿之可媚將以賄隆莊獝則豈清濁之堪污所以飛屐楚去進退維谷信惟照日懷其語人是故名形無樂生之心務皆尚論全之國即如儒長者乎已久矣推強召非其本懷先賢行狀云其輕宦忽祿不耽世榮誠哉言也其在魏廷身以帝孫止如荼棘軍謀諸而離獻上艾剖而弗臨高標遐蘊僅乃托之芳翰撰爲中論以俟萬年玩其旨蓯濟世不忘激剌之情忼慨而見有如衷伊尹之積素惡遍宴也貴周公之備物識胃錫也疵秦始之倚高充獨任也病燕噲之飾詠漏潛移也以至恃戰要王者民之不歸施凶報吉者天之難忒稷下空拓恭朝徒條所以縱言有玄寫其胸臆而披其微他者不暇臨文而屢發其厭儀孟德深矣豈肯效宦苴美以股肱于逆節之臣哉不然則緒死文昌愛關媿猶獄犴也輿輸參從策猶株送也等絲恭得繫猶桎梏也耳瓜朱李管猶荼苦也視之金璽來綬王爵胡成而徐陳應劉明年盡逝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憫矣彼魏文者徒挹其鴻冥之隅而不覺其龍變之衷而目曰區外之僑厥鑒淺矣

此四章卒所書每一數杞鄒滕與後例知爾心若後人合而不云則責例以來未有若此僕所以竊其潛光者又後者也

史論　　　　康海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在其旣也必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又臣不能識其者而妄為之以宦官者誅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者有所恐而事或安焉君子卒謂事而倍蒙況事與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感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因執人之事大可免之賤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擅執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援之兵絕而望之邪此于春秋之法蓋元惡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存漢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常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稚杜篡賊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為之司隸以誅其尤頑乃區區以約袁紹之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討紹矣乃猶假游以待外諸將之兵卒罹閹之誅春中君也尤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燒宮室發掘丘墓天子蕩析氏族其禍倍萬于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詔召以除之邪夫外諸將之兵猶虎豹在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患其家之為祟禍也況虎豹入乎室而厭之至則盡噬其家人此為祟禍何不除禍奚必虎豹來象而後能也況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茍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

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薛人窺覘于側亦必有以從容得啟將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明代之於齊其欲發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救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減也其理當如是也至若國之禍則悖悖然怒而作矣發氏之禍由是不汜焉彼高剛者有以啟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與先視其變以竇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變而視之乎

評 何進召外兵罪有所歸

漢黨人論　　　　鄭曉

嗚呼王子太宰一日忽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袞上市翁名欽
進以大福難得以致吾忘而怛吾哀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
[illegible]而三叔閔且四國裂危成
[illegible]武庚僕蔡則俞訛流深究則危
[illegible]已而[illegible]鶴之間益家鬼車偽且不測
勞大夫頗勤成王心悔悟系縮西歸國是猶定旋復東征斯斧
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將不可為勢不敢為附身不能
為則湛深竭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遁俗其心白首

人物論　　十五卷　　卅六

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冒譏于三讓箕子被髮于狡
童仲尼既死于婦口柳下蹐蹐于望國伯玉卷懷於括邦石碏
安老于綠衣叔友假詞于挑綁孔伋避禍於適齊子哀辭榮于
避盜陶朱偏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
戰能之怒退不恪朋游冤以于埶蠖之婉盤桓衣而不迫不徐
可行可止高蹈祭時何其明且哲也苟狗名既急熱心外慕群
疑衆黜自陷而兆譽俠張大其標起風摧君子怙焉自謂得志
快意於一時流禍于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剿
之燄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
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厚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炫名

以速禍寧含章以示拙無寧抱言以買直寧約行以竣時無寧
抗行以斂怨嗚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變道微於進退存亡
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受賞宿稅從治諫陳止
先守忠則之矣朝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党錮
諸賢何其之難也甘陵二子貿名標謗何閔國事遂成世網范李
究識于稍叉權宜起邪已譬流學宦當是時苟有遜避深識之
道陸擢投石陸賈勿阻示以中庸導以立弟動以危言感以血
誠則瓜包杞飛鳥桃束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
陳仲弓諸人皆風稱時界亦其倡和朋從之盛烈於周及附從
之勢務于今盛亦且巧辭激論翦剗豪桀猘抗頡頏挫抑相

人物論　　十五卷　　卅七

其徒三萬動搖四海單極變起名成盛禍隨張成異脫徽纏交結
宦豎牢脩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自方
扇成訛怪剿人衆勢集則惡逆易集其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
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刑書下迫金腊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
祿幻校婣婭坐收儕伍鈐楯偏于章縫黌序鞠為囹圄發頭謫
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賈校尉表訴
再三帝怒稍解闔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腐閹豕白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霜殺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桃痛心
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怙不答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
我曰顧及璧之實受寡裂之時而笑戲謔設不知敘畏奇禍再

也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節修於侯覽刊章討捕蹤跡蓋
然李杜並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討報復班班其與黨人未
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罝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靈帝
披猖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徙史錮之徒內外總免之親若
在仕籍者悉被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
于動天和致莽大怨黃巾倡亂播動四方呂強因其進規紛得
赦宥然之賊盜滿山纏綿不能禁將帥不能戰校蕩烈於衰周
典刑絕於商季華上首挽鍾虞爵操遂移尚稱諸君子當時忠
義之形今安在哉嗚呼大諸君子不悟括囊之冥堅丁金石勝說
之困棘于楚棘進退迍於羝藩行止迷于很拔舒徐而不知雷

霆殺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向九河千丈海起萬仞
於蟻經營于小人矣坑誅之禍兆于積諜誹謗之徑始於文辱況
乎漢之失德已漸巳久褒姒豔妻積瀕中闈皇父家伯竊權外
府叔世無一公申伯之賢偃尹有節山巖岩之隙賦役竭塗朽
柚其空則獄訟熾粟出于讒人交亂發於近習貪人敗類遡
風既沸道其末翁宜乎搖落也直烈士欲拔其蕞之約則困于
車府之斧人欲避炎苦之災則懲於揚朱之林俯君子於此苟
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綏急之倫上敝之桑何必不給四筐之
餼何患不絕綠學不明為人已甚含苗芸田所得若希所失者
人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孫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
於卻闔形于龍漆工侔徐穉絕迹羅望臺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
名俱全余有取焉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楨 明

光武遭漢中衰紹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
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
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
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
故行之也無樂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
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

設辟雍泮宮之教陳禮樂絃歌之化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
曉然諭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
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其裕乎八百
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厚者
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故尚
經術修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
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
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
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小人
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以失其操柄綱

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以家族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危其道正其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繼繼鉤黨之獄起正統彌貶其行彌厲其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太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國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為恥以故自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挾大亂非望乃至沒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

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東漢節義

李載贊 明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芳季子雲譚賢殷說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守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後録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于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于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于死或不免于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亦仍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為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閹宦熾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鬚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戮而李杜後繼之繼不以乎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可畏而遂綿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寨而起乎蓋至于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

則孔融雖死其所裨于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于君已勝于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于君耶西漢之季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默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虚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己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己而物自正以至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

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評　節彖諸賢于斯有光

人物論十五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六卷

衛中　鄭賢　元直　輯

獻帝　顧充

靈帝崩皇子辯立大將軍何進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於此而除穢銷蒙猶鼓烘爐燎毛髮因迅風揚粹粃耳乃紛紛召外兵以除閹宦之根芽致顛覆隕地天子流離重黑而壞社灼爇而焚秣又何咎也董卓入朝敢行弒制帝因西遷雒陽一火焉其大臣茶其百姓殘其天子海内嚣嚣有新室之風於是關中諸侯共以誅卓為名雖能市權膺盤而終焉州郡幅裂公孫瓚衆事於幽州劉表權視於荊土孫權虎踞于江東袁紹稱強於河北袁術僭號於壽春劉焉逃據乎巴蜀曹操遷帝于許郡群雄岳立連城帶邑一人尺土帝無獲焉老瞞挾天實之重威以令諸侯弒母后僭殊禮因亂伐義竊執天衡專為梟雄除忠害善是繼董卓之熖而熾之也劉輕晉皇帝以塗亮悖炎炎之室其棟將頹發秀之歌又聞箕子先正云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消默而盡信矣

董卓　范燁

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昆岡之火自

茲而焚戮蕩之篇於烏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
矣

董卓　　高　適

昔漢祚陵夷桓靈乖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
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起地乘形勝手握兵鈴煽而不拔禍則先
倡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
陵逼辱妃嬪太后之崩首蕤天命弘農之廢甚謂人心故飄朝
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驅突放横未冠頭
餓死倚墻壁之間北度困窮生齊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
神號泣而山東義旗擾拱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

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與服黨助奸邪驅促東人脇帝西
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婁之糜爛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
郡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之誠天假布手
毋妄屠戮種族無遺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慚卓
之不臣而矜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祠晉敦可得
而廟露寶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土嗚呼仁賢
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
暴悖之鬼哉

袁紹　　秦少游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有[illegible]
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然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而未
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
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强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
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為不然紹之所
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
則昔楚漢相拒於京索之閒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
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操比也而竟死東
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良韓信蕭
何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

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
乎高祖困于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慙
豐而殺之嗚呼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
故楚昭王刺越王勾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
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
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討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
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併吞天下豈遽
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謀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
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振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
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

若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子翳以為知
言也

評　高祖封雍齒袁紹殺田豐甚亡自判且以殺士為戒尤
為名言

袁紹劉表　范曄

袁紹初以豪俠得眾遂懷雄伯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
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
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
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
木偶之於人也

袁術　范曄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
順乎天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
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
將安所容哉

劉虞公孫瓚　范曄

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
不羣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
賢公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稸保燕薊之饒繕
兵昭武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
之有

田疇　黃天全　明

甚矣處亂世之難也身名濟世之具矣暴得大名不祥且必擇
主而事然仁者未必武而英雄或有邪心將況晦以自全乎寇
盜蠭起且夕巨測伊欲身名俱全誠未易為策也子泰獨懸鹿
劉虞之辟歔欷末漢帝以群雄惟虞為正耳及命而虞已斃於公
孫瓚疇何以為心哉哭墓拔詔氣誼凜然瓚豈得以威至不為屈
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數月從而從者五千餘家彼
固知田生之椎魯良足以庇之也疇為約束興學校期月而道
不拾遺鮮卑遣使問餽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致之哉又數年烏
桓張甚操討之不克疇為畧敎之竟殲烏桓而復誓言不為操用

賢於荀彧遠矣

評　忠知樸畧賢於荀彧田生真人傑哉

管寧華歆　丁奉

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
寧歆之見金矣寧也揮之而忘情於不顧歆也捉之而矯情于
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　遼及歸
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朝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
歆事曹操收伏后后閉門入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父子並位
三公此即捉金之念㴉之也然則二子窮貧雖和為友而潛

之道猶判別矣

管寧　　蘇軾 宋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少異便為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既以為刑然終亦不免桓溫問孟嘉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于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矣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亦不可得而殺余以為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王允　　范曄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臧洪　　范曄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家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

臧洪　　秦少游

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予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性也然古之君子或損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于是始惑於輕重取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昔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余人晏子獨以為君臣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者若為己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超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厚薄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洪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況殺超者曹氏也得與紹為讎乎由是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守為管　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恥厥志有在死生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楊子

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聊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数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

孔融　范　燁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孔融　方遜志 明

甚矣習俗之足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人若也而

人物論　十六卷　八

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卷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亦何以自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孔融　蘇　軾 宋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蓋當時小人妬娼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操以病亡子孫满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知贊嘆曰方曹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呂布　蘇　洵 宋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若其如我何亦必不能

人物論　十六卷　九

久生也觀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塹拔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又不能為人用或附此而傾彼或攻彼而合此累欲嚙噬衆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先主　陳　壽 晉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先主　胡　寅

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惟辭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且司馬氏至三國七有餘年因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謂為公去中山靖王纔二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冑豈遽虛無傳而云紹幾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卿卿王於顯著小吏牛金明也司馬氏尚繫諸秦晉不革而正之乃推賢而或竟有曹操之罪操取天下於寇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史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評　是為司馬之偏廢

先主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靈桓不君董卓竊禍英雄競起而攻之卓既誅夷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挾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為之嘆憤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况十堂堂帝室之冑英名蓋世者乎丕既篡立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觀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也

評　司馬云昭烈之于漢雖稱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然不愈乎曹操之亂臣賊子乎傳正統者當以綱目為正

先主　南宮靖一　宋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于曹操借勢于袁紹托名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

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恋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此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動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遊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條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

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黄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蓋荊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黄權李嚴董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婚親也彭羕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措之顯要盡其器能舉賢效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隅亦六合危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沈命猜疑妄殺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啟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教告詳至孜孜多矣

先主　顧充

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頽投袂涿郡欲信大義於天下左龍右鳳伏鉞西南與北之魏東之吳鼎割山河三分鼎峙敵以急備以其寛敵以暴備以其仁敵以譎備以其忠厚樹恩德新附翕從相用賢才人思自效但恨之子丕更姓改物世濟其凶於是同人鬼之誅建位易號存復祖業竊怪孫權終非好相識借荊州索荊州奪荊州分荊州戰其所可親而使猇亭之役爲少年書生所折挫也噫高祖由漢中而出定天下昭烈爲天下而即位漢中高帝斬白帝子以開祚昭烈入白帝城以托孤是非天耶

評　末歸於天事亦甚奇

先主　王世貞　明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孔明之謀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謀乃始成師焉愚以爲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爲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守也其入蜀也以道其用兵也以義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北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爲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者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評　蜀不取於先主則必取於操且取蜀可以存漢取之固無害於義此論甚妙

關羽　王世貞　明

關羽之失荊州以爲羽之失余以爲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爲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猶虜也割天下之三而以戎馬擾其吭羽雖勝積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句綴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

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張飛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為羽聲援則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於襄樊之役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擣洛東躡許其將于祁山斜谷不有偉哉故曰天也

評　先主不為羽後繼是真失策孔明何慮不及此且取荊襄以擣洛躡許甚得勝算

關羽報效曹公　王士性　明

下邳之戰雲長處此亦甚難矣使玄德無自口之托吾知羽之必死耳其不得已而隱忍於三從者誠非羽之心也當時操將假義以籠絡天下之人必不首失信于古國之大夫羽蓋有以窺操之深故也然使羽不復為操少立尺寸功操亦安能畢辭厚餽為將吏羞以其心于雲長之自去耶故操以智術籠羽羽亦以知術堅之報效非雲長之得已也知其不得已之心可與論雲長矣或者徒摘其迹以為羽之德操誠厚乃責之曰玄德謀率衆以攻操羽從而殺之是忍殺劉之將而不忍背漢之仇使羽殺良以報操紹亦殺備以謝是羽收功於曹而假手於紹噫責之誠是也但議者獨不思以身為雲長今日地乎方操之取羽於三約也獨難其萬里尋君之一事既又勉強從之操豈智于前而愚于後也操亦計之預矣以為吾陽許而陰圖之不使玄德存亡之故得通於羽雖欲相從於萬里無由也故方其來降禮遇之雖隆遇之雖厚然將數內外防檢出入非其心腹不在羽之左右者誠計之耳羽何以知玄德之在紹而虎牢誅卓之後已入關又申紛綸部曲未敵倏忽而至方其進兵黎陽攻圍白馬操尚不知為玄德之謀也羽何知耶操縱知之亦必不以告羽羽將身既久于曹方躊躇于玄德之想欲去而無從適值其白馬解圍之一事羽心固曰是可以報曹公既許而去矣是故慷慨任之而不辭也豈知收功于曹久將假手于紹以定其在于虎狼之吻哉向使羽知玄德之在紹而敢於殺其將是必真為操臣而後可耳此呂布所以事董卓者雲長今日之在曹也他日又胡為而去哉是必不復以玄德為君而後可耳矣李陵所以不敢離漢者雲長今日之棄劉也他日又胡為而歸哉其後顏良既亡客書始至羽遂咨嗟嘆息拜書告辭悲夫蓋至是而知羽固不能無伯仁良友之恨也羽亦無如之何矣雖然使羽當日知玄德之在紹亦必棄曹而棄劉否乎曰雲長雖厚于報德于此必有以權其輕重也雲長今日之報效無非為他日歸劉地耳今玄德已對壘矣彼豈不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圖己之心又何德操之甚耶惜乎羽既不知玄德之歸袁而當時袁軍之中亦無有以意示之者而徒按兵不動以待羽之自降此則玄德謀紹之疏而非雲長謀備之失也或曰羽能以玄德

彼漢史周郎與曹操相距赤壁下操托蔣幹說之降瑜瑜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嗟嗟周郎固非三國第一流人物且不為奸雄所動乃爾矧雲長何如人者非所謂英節燦然霄壤間一完人耶何白馬解圍一事持論紛紛千古不决也或者曰羽委身玄德既與玄德相失便宜有死無貳不再辱也何至托身於操其失一也況玄德借紹之衆以修怨羽延戮其將解其圍助操以剪故主之羽翼其失二也王謀其衆以攻之為臣者反梟其將倘袁紹猜其為詐命殺玄德以謝顏良文丑於地下其亦何辭是重於為操而輕棄故主其失三也嗚呼論則似矣試觀其顛末有大相戾者方下邳軍債時操以重圍困羽乃使張遼進說當此時雲長豈不能下山血戰即不勝豈不能舍六尺軀以報玄德顧玄德百口之重方寄於羽羽可死也如百口何故不得已隱忍其間與操設三約且曰一聞故主即當千里相尋此其忠肝義膽奸操聞之亦咋然縮舌嘆也嗚呼雲長豈甚涎一壽亭侯為老驥下哉至其解白馬圍尤有不可咎羽者玄德與雲長俱奔敗下邳而不及顧況以操之狡猾嚴為堤防玄德固不知羽在操軍羽亦何由知玄德歸紹白馬之役其不料為玄德詐亦甚彰明較著也獨計以為身羈逆虜心戀故主不有所報效何以伸前約脫操而去故一聞白馬

[illegible]衆之故而辭白馬之役或可以感動奸雄之心冀使羽知玄德之歸若在又知羽之不辭也羽必受命而出以示操之不疑而後誰要迎兵之計可畢矣使辭之不聽而益以啓操之疑柰何故日雲長不辭也或者又曰使羽當日足以殺操殺之可矣嗟乎是又安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圖羽之心而不知操亦不能一日忘羽圖操之心也孔明稱操用兵彷彿孫吳使操能為羽所殺亦非操也言曰之猶羽尚不忍其恩以誅操況乎逆節既成機會在我羽豈區區於曹瞞一醉飽之恩而遂失此大計耶羽即不惜以其身為刺客而易操之一死然操可殺也而丕其彼立矣玄德之百口且不保也青州之舊閒又不知也羽亦徒為溝瀆之經耳果何益哉此論者所以宜為雲長當日地也雖然白馬之役則非羽以責羽矣然羽寧終無責也曰吾之獨責于羽者華容之遇也赤壁百萬之役以決劉魏之雌雄而羽以縱操失之此則雲長報効之過而不免於或者之論也卒之其于吳也又不忍忿忿以釀成荊州之禍忍乎其所不當忍而不能忍乎其所可忍漢業不立其託為之厲階乎蓋雲長英雄節義慷慨千古而未嘗學問故終騰人之口說云

評　雲長不知玄德在紹處故斬顏良雲長之心白矣然華容之報似失之過是以千古有遺恨焉

解白馬圖　　鄭邦彥

之圍方幸機會之便遂奮然以其身任之斬其二將開其重圍若操若將吏若三軍雖不相預靡不錯愕以為一時偉績由是吾哥有辭於操操不得有辭於我於是封金解印上書別操千里獨行五關斬將而出許都奔赴蕩蕩洶洶不平操方目為義士而不追羽竟得奔玄德於紹營然後知此一役也羽非為操計也非為身計也為歸玄德計也為玄德保百口計也為劉此身以待玄德用計也為翊戴炎之興計也奈東筆而議者頗曰云云則凜凜大節之雲長反出一周郎下輔明主續漢統之良臣反不若區區江東君臣之相結瑜不為將幹下羽乃為張遼動也假使羽果感操羈縻厚恩少為動志則白馬解圍之後豈終其身依操何一開故主所在即不避艱險而歸沒齒與孤窮之玄德相周旋曷嘗向操一瞬目此足窺公之心事磊磊落落可與日月增光可與秋霜比烈無纖毫芥帶足以死公者吾獨惜夫後世並容道上不挾操以歸放虎中原卒使傾覆漢室常為千古英雄飲恨耳雖然是舉乃曹劉興廢大關也而獨不筆於綱目豈諒公之必不為此而出於陳壽之傳訛乎嗚呼許田之役羽已不能容操何不忍於此竟噬臍無及意者昔人所謂炎運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然而盡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哉嗚呼使天意不欲祚漢也吾又于雲長何尤

評 人謂白馬之役羽必不知備在袁軍知之必不殺良羽殺良紹或殺備則奈何此皆不知羽與紹也當時羽旦夕欲奔備方幸此舉以報效即知亦必殺良以一良易玄德之百口備亦且甘心焉紹故漢中軍校尉計誅宦官以安漢且史稱其貴雅有局量豈有因良而殺備之理此固羽之所熟計者何必以不知為羽解也

關壯繆侯管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黨也公抗瞞於前而不虞敵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燼與歸命之璽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開闢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關羽張飛

陳壽 晉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張飛廟記

曾子固

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記不廢卅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為張侯之

賜也乃相與聚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
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
謂功施於人矣比殁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
廢也宜非化代

諸葛亮　　孫樵唐

赤帝子火德四百年天厭其統消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取
死於蜀欲嘘而再燃之難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
地不尺濶抑其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竟雄霸其
不可耶蓋徵俗除中以天下託不欲蚓瓜安穀終見女子乎將
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觀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狀踞西南一隅

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維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爲兵矣
夫苟以爲厄於應變而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困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嶮懸兵決勝指耶是井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
何力焉裴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
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
許金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
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韓彼磨齊城令諸侯下矣

評　出爲三顧而功業不竟者則天之欲亡劉也豈其短於
應變戎任大節在後主遺愛在人心管樂似未可並駕

也當矣當矣

諸葛亮　　羅從彥宋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
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
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
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者諸葛亮近伊尹之才
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非大任
小惜哉

諸葛亮　　朱黼宋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

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統之志一時自寓
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
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
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
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一
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後伐之天
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爲
專孔明兄弟分事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
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
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偪果何修而得此哉孟

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高臥草廬之時。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統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得其身乎。

評　即平生自處而擬於伊尹孔明可無愧色

蕭何孔明　王維禎 明

孔明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覩大體。出師表出而倜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僵

而求售其巧者皆攏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容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非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一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安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所以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與

諸葛亮八陣圖　楊慎 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可概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並機者所不能測了。蓋勝之于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于幸成而僥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梨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撓。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從以服南牛巴駿之偏方。事機既已蹉。精力又已虧。再費其餘。徇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提刄

與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豐鑛自相乘機。肱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行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嗚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寶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泊永安之宮。暴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

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泯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祠祠以觀遺壘並有感焉謂慎曰之果篆鐫燕然銘石藝焉俾人不見稱也愛其蹟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獨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欺與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未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評　孔明數年不死則此圖復在中原矣操懿輩何為哉天之所廢人如之何

孔明　程敏政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寂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之為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敗于孫權其懟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丕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始恨諫之不喊也曾是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於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即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能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明之言曰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使孔明處此蓋必有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為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有荊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之詭謀襲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所以興漢之策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荊益而援孫權而昭烈皆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過乎曰孔明嘗有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思其人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評　孔明之遇玄德公人以為魚水之歡矣不知君臣之間亦有相違而不相信任者惟程公能推見其至隱

擒孟獲　劉朝箴

孔明討孟獲七縱而七擒之說者謂其釋吳魏二國賊而屠屠

千小醜稱戈則不獵猛獸而狐兎之逐不問萑苻盜而怖胠篋者流也關于蜀矣嗚呼英雄人傑豈是淺儕之士所及測哉蓋也蜀為國接地南蠻之獲桀黠得夷落心有如坑不為討而一旦搆衆叛蠻狄乘隙躙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晏門首之區不恤而越任疆埸哉故將六師以北伐許冀下中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定南中以為根本計然後方為東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語在出師表中顧其忘情與魏也乎說者猶病其擒而縱縱而擒則其成算處其擒而縱縱而不可復擒則其技窮噫周公與司馬仲達豈不稱智謀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敢角何論一么麼之獲且欲觀其伏蠻勇之心而今邊徼不聳則奚論七縱七擒之為褒也世儒徒習于口而熟述以横議與稚直嚮說耳

評　七縱擒以伏其夷之心伐蠻勇以為北伐之地諸葛之心事瞭然矣

孔明自比管樂　楊守陳

人皆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誇世或卑言以自謙世苟信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鴟以為鳳視玉而石之者昔白圭自以為愈於禹荀卿自以為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于房而今之人懷片善苟寸勲輒以古聖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又謂漢廷群英若倪寬董仲舒司馬遷之屬已皆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誇世耳孔子大成至聖也而自比老彭自同丘明又謂不如回賜由二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誇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卒山河物業揭于天下令名垂于後世于是郭冲謂其有踰管樂陳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呂而失蕭曹又數百年至宋之諸儒亦謂出處近於伊尹又謂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才業管樂之亞而其道德則伊傅之儔也以余觀之其才業

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為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室是也而為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為若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栖栖皇皇于其間將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為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偕畧乃為取荊定益而國之南平夷房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斧斷隄而城之吹炊灰而燃之也若管樂則猶治城隄熾火焰耳且兆成不惟于曹操田單智力不強于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為賊滅其

罪而討焉樂為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
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為比者其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評
之非其實矣抑管仲曾西之所羞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
曰謙言其亦賢乎西之見矣觀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愧于
伊傅而其攻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曰孔明王佐
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未粹者蓋王佐之道而為天
民之粹者非傅而誰孔明誠不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飛天
表越人以為鴻楚人以為鴨世之擬孔明者郭沖越人而陳壽
楚人也唐之杜子美之諸儒其鴈鴨之人耶嗟呼知孔明者猶
必待數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祇行立名顧

欲以一時之毀譽為前卻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

評 論孔明者無踰此矣千古之定案也

孔明自比管樂 柯茂竹 明

將不可為而君子必欲為之有不可與俗人言者以不可與俗
人言者而姑取古之似以自況此殆難以其倫擬也夫君子志
在先憂非不欲一出其身為天下試乎以興復劬定建格天之
勳乃時詘不然而此志磊隗誰則能曉故比古之嘗為此者陰
寓微意徐擇君而酬之使後有智者出則必能吾諒如或徒端
其辭妄施昂抑以品其誼使一不得當即喋喋然肆議於是君
子之志始不白於天下蓋至於君子之志不白于天下則又奚
貴於喋喋者哉孔明自比管樂吾將就是論焉嚴藉者其有取
乎世嘗稱孔明有作必異有言必偉如出師二表其規恢之略
至銳也木牛流馬之制其巧通靈其用便捷至神也八陣之圖
分列部署上合天文下合地理至變也愚則謂猶其小耳出處
之際轉七不過數有揭日月照乾坤方駕伊傅且嘗曰吾心如
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又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又曰開誠心布
公道又曰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帛是涵養完粹正
大光明根潔復高隱然於言表愚每讀至此未嘗不色勃背溢
有概乎其言想見其隱居所求當亦不在伊傅下故二表所陳

君子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至所自比乃屑越于管樂夫管樂
何如人哉管怯非勞節也逝逃非美名也脫身囚以相齊假魏
節以仕燕非待聘之正也逝邻之篇多設權詐報燕之書猶含
怨懟非忠義之誼也少有志者且有不屑況挾王佐之才者乎
以王佐之才而屑於自比必其故可知矣彼見夫漢獻不綱老
瞞竊命五合六聚觭擨以俛捷隴周抱膝既心緊而目嘗之顧
瞻天下誰可以此言是者獨退思古昔召陵癸丘敵仲之餘
烈在焉汶篁齊壘諸君之遺蹟存焉齊威燕昭有興復之意
而二子能成興復之功吾今獨不得是君而佐之乃借以自寓
焉故方曹瞞之儔也自陳恬隱之操豈真恬隱哉將擇君以圖

興復也及玄德三顧始可與有為矣豫隆之以帝室之冑納之以經營之猷當是時魏吳皆已建國而昭烈未也孕乃三分天下尚足而立觀其度蕩吞秦蕩滿收滅魏輒降帝還故居遺諸子並升假令指麾一定豈不能酬此夙心以復漢四百年基業之何嘗上之現千成將星之精者脩遂使黃皓以奸亡蠱后妄維以驕授欲滅劉閣失守安樂謝封其時君臣魚水之徵從成甚夢由其觀之而其自比管樂之志尚有不慚若後儒區區較才德之優劣謂孔明迴避言亦異乎鄉西之見何其淺也彼作史者輒以為管蕭之亞匹又何蔽也傳曰蚖執蚖執忍睹夫龍之志也若此類其亦所謂蚖者歟昔者嘗觀陶令之詠慶卿似

有慎且語雖之氣彼蓋悼晉之亡聊思逞於一劍豈真慕秦於軻若文相感曾公故墟慨忼悲歌殆亦欲興平原之甲以洗腥膻之穢視孔明自比管樂其有同者今或昧孔明之志此一事者亦足以概矣夫管樂得志於齊楚大也武侯齎志於魏吳天也乃晉宋二臣亦竟寥寥是何天幸之難逢而並稚之多舛哉故曰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有以也矣

評　得武侯心事而詞壞然

趙苞徐庶　孫樓　一

趙苞守遼西而鮮卑質其母以攻城徐庶在玄德而曹操獲其母以要庶苞則棄母以全城庶則棄劉而奔母議者卒嘗苞而甚庶焉謂二子之事不同要於其當而已當苞之時已委質而為君臣則致身之義當於其國不當於其家時則母不得以私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暱諸母其執也有慟而已矣其死也有所集而以死報之而已矣況夫職守遼西而遼陲恃之以為屏無遼西則無遼無遼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其所重者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而或求生之或身降之則喪身已係諸敵不為之誅則死於虜為之誅則死于君兩無完策等死耳母死於義不死於惧禍以誣其子子死于忠不死於當職以累其母死于忠忠也死於忠而母有光焉且奉成命者也苞之所處亦審矣若庶也草莽之遇則非君也將

車之禍則非臣也而母則母也子則子也其心固不得仇操而恩劉劉亦不得固止而重去之以強其方寸之亂而謀我也況如劉之勢而人可以無我者哉以謀則若亮若統以勇則若羽若飛劉可以無庶而庶不可以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人者也庶而不去則王陵失庶之遇近於陵而陵之處不若庶此三子之辨也夫天下之大倫有二曰父子曰君臣自父子則有無所解之至情自君臣則有不可逃之大義必不得已而去則究諸理而已矣理定於所勝則安常可也處變可也苞之迎母也其志固欲祿養以遂其無所解之至情而訛意夫虜卒中起母阻來路乎其虜卒中起而母阻來路也則命也無若之何

者也若背范之母也范視之則母君視之則臣全其母全其君者
范之心也天下之重孰與一臣之母若君之心也而范之勢則
有不能自遂其心者固非絕裾以奔命者比也若滂也進退在
我母當聽滂毋不當則劉放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是故
滂二子之遇則范近於逆而放近於順究二子之遇則放易而
范難論二者當以身處以心諒求其無愧於理斯已矣則是范
無究獄焉不要其殊途而同歸者也若進范也退放也則貪夫
而死名者將皆力爲進放也退范也則全生以亡國者將奔走
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義也若陵者又不足議矣夫三子不
同道而三母皆賢陵母曰善事漢王范母曰毋戚忠義放母則

驚子之歸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范以忠放以孝若母者
可以死矣

評　獨爲趙苞洗冤獄苞死不恨矣

龐統法正　　陳壽晋

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
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耶

漢後主　　徐益孫明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熛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與王爲公
也且比于亡國之隷徐李輩之闇主豈不冤哉大抵天下之舉
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乎
其非之後舞文弄舌輕如旋風從以快一時嘗生之見至使英
雄飲恨抑首于九京之下而意不得伸何異乎區區之後主
而獨令冤屈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後主之于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即
其臨崩而詔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又曰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卒以武大老革半銷髀肉于金
戈鐵馬之間乃其臨訓子也宋儒碩疏淡論揣摩谷墻杳爲
煌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
武侯澹泊明志少伏林下奉龐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

其所以訓導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彝將軍而
下非驍驁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
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
不肖猶蓬之在麻矣且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孫亮辨鼠矢之
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荒亂中子而當國家新喪值
吳虎魏熊衣而窺峨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
飛流言中之君臣相旋讒帝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
人不能免于夫差而丞相雖忠能免于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
餘僅廣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惱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

上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內外宮府一切機務帝
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詭當長史詭當參軍詭當大尉詭當
度從詭當死朱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
好東吳雖敗將帥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
蓋數十年上下同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致卻退不定凡指讓
談笑于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于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
難于委用而難于後主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帝之君
臣交懽而難于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
猶曰得以維繫置手足丞相殁而若琬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
身布帷幄之謀謁軍旅之事此蜀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

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
璫當鎮不得擅除其臣卿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得相且殆之元諸葛尚能死生仲達何有于么麽刀鋸之
徒哉丞相之賢也而不以前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宙亡非
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揚之昭烈吹之二君以異帝之後而食
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
年而又委其尾于若續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
半百矣且有死生亦有及後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
卯金刀乎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兩衞之佐
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始皇之暴猶得劉
裕之無賴取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若文丞
相陸秀夫之忠誠將天下而不足劉黃于弟李斯不佞李女斯
儀倡優被御椅相焦于嬖尼乃掩乎黃鍾天下亦卒不幸類
如此若獨一天亡之後主乎哉縱截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
興而敵不安降爵非良史御祭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王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甚哄自若諸臣
聊覡說為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見亡國之君常身入手

如檻後龍鳥不能奮飛而無益于事况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
妻伯約復立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卻正
不察教以西悲矣其昔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
種屈詭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
主亦做其故智以得脫于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猾虜故有種
哉

評　先主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然君可自取讀此足為後
主吐氣

魏延　沈　淮

古上將之成功閫外者曷嘗不以奇討勝哉淮陰不罪而擒魏

取金城臨羌而破霍驃姚輕騎而越焉支之帳李西平夜薄而入蔡州之城今延欲持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嶺涉子午循西依嶺而西與丞相會于秦中彼其計豈不謂奇而與丙子等埒哉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慮夫萬全之道也與夫其由閣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所不意也其卒輕兵而掩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也然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抵其誅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為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楙

嬰城以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必可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充持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歟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中計誠壯而卒其身虜為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減于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而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矣故他日轅門之是方負而叛漢之誅立見則不用其計者豈恐其樹戈反噬也嗚呼庶幾近之矣

評　奇計未必成反形亦可慎慮深哉孔明乎

蔣琬當稱姜維　　陳壽 晉

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殞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姜維　　尹起莘 明

姜維屢衆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已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輩皆為之隱憂然綱目無貶辭何也用兵以討賊固非貪忿私慾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恥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北地王諶諸葛瞻諸葛尚　　徐元杰 宋

漢祚傾覆當時降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以死殉之視死如歸雖其資質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凛凛有生氣彼為臣不忠而貪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北地王諶諸葛瞻諸葛尚　　尹起莘 明

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黃皓竊柄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于死節之臣乃在于傅僉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反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昭烈之廟而死之節

曾大禮之不若嗚呼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評　入蜀者昭烈諸葛公之業而死蜀者昭烈諸葛公之子孫百世之論雖亡猶存

人物論十六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七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尹起莘

魏　曹操

自董卓作亂催汜交攻天子奔走荊棘中未聞曹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戴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脩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少塞臣子救君父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操之無君罪不勝誅矣

評　帝在洛陽則猶為共主遷帝於許則將玩弄於掌股中

無君之罪信不容誅

魏武帝文　陸機晉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表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若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

區之未光於四表者翳乎蕞尔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
哀志長筭屈於窮日遠跡頓於促路嘻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
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
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
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
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於臺堂上施八尺牀施
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

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
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
以勿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
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
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
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

曹操　司馬光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
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
公曰遺令之意何如某曰曹公平生姦詐至此盡故臨死諄諄作
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
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
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一日言下至分香賣
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
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
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
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曰
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耳惟以誠意讀
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
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臥枕員枕啖野葛至尺

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
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
誑後世矣

評　曹操生死心事盡為司馬元城看破前此未有識之者

曹操論　程敏政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扎但多
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
以襲許矣其拒紹於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
袁紹擊烏桓也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之計一行則

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表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累卵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欒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都以避其鋒銳然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爲之所而况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爲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魏論　郭子章

操以姦丕之篡爲世人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篡逆之賊

羿莽不保其元裕溫不昌其亂而魏歷五主享國五十餘年玄德仲謀期業未幾禪庸登廢遜殪家門而丕植之文灼爍千古叡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歟遲至魏而爽乎抑嘗徵究曹氏父子於不可原之中差有可原者羿莽身爲大臣首戕人國謀篡神器漢之歟非操首乎佻於常侍煽以黃巾烈於千里草燎於術布諸兇操剪滅芟拔民稍安輯謂操乘亂而萌篡心則可謂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北面竊安漢之號以標其篡說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賢乎不畏名義如羿莽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丕無從末減獨炎灰已燼山陽猶賓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唐昭之弑猶爲彼善於此使丕當時終臣節蓋父愆外召玄德孔明共獎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丕昧心分香賣履之詐可飾爲眞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甘爲篡逆故司馬氏父子之姦天惡丕之篡而奪之也丕兄弟父子之智且文天予操之不篡而昌之也或曰操篡以心不篡以迹春秋誅心操爲首惡嗟乎行盜者終與操謀而未行者殊科操雖劇盜猶未行也天蓋有以權之矣關雲長惡惡極嚴華容相遇不發一鏃司馬公是非最公帝魏繼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無足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評　謂稍從末減則可耳

曹操　王世貞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已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呼嗚蓋矣當獻帝時董李壁壘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爲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推陷廓清寓宇莫又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獻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狠其嗜抓其態屠戮忠舊裁廢儀節至於弑后屠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

國於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弒亦可以已乎王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評　操曰吾以臣道終巧於欺人然親弒后辱主則又甚拙巧不能逃其拙也末言曹丕劉裕則亂賊者懼矣

劉放孫資論　劉鳳明

放資並以奇謀秘計內典機要外綜軍國於時兵爭方構強弱勢縣而能辨表曹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鄴下群材可不謂識去就之分乎以操之雄猜沉鷙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參決非明智而能然乎荀彧賈逵一時之賢其所題品未嘗失也一見深賞

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畫之士爭願進用而從容造膝受任腹心更歷三世益簡寄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開陳之構終不相桀故其密慎與討伐之議時有所建驅馭將率各盡其用其於功名亦有所樹矣雖管中書而能謙卑勸與群下委盡有譴過輒為引分滿寵徐邈皆公諒不阿能為開解譖毀此豈惡恃作威者乎於昔所妬害者既無纖芥卒薦達之是寬身之仁也不肖者能之乎特以持祿或過骨鯁似之使剛方之士以變臣相遇慨亮之論以恩倖見黜甚哉君子之於進退其可浮沉自容隨世無所取舍哉至謂景初之際末命咨度繆於所付以啓大業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抑近私可為累矣

荀彧　范曄

昔遷帝而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為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者也

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荀彧　杜牧唐

荀文若為魏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皋凡為籌計比擬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業欲邀名於漢代委身立道可以為忠乎譬之教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

荀彧　蘇轍宋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致於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君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

曹公且其善名以擁戚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脫郤役
屈而下之以方其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
九錫天下亦歸曹氏而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切而取之則我有
分爭之嫌人情不忿之念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
之必得而勢有參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措乎曹公志於速行不
及數年之頃以故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方遂
此則曹公之疑而斥文若之意也

評　文若從曹志已在曹曹不爲漢文若豈不知加九錫之
死非死漢也盡之矣

荀彧　　汪道昆　明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
於困厄之中者數矣故高祖配蕭韓稱爲三傑而後世遡之無
改議爲或使人斯乃吻然以是擬之嗟嗟此操之逆節已萃甲
於往代之窈矣想操心以帝獻不綱是即亡秦子嬰而文若奇
才智計應於子房策略也吾將以與漢高並之駿末佐命元
勳非彧伊誰是故一接而咕吾之壯揚詡之深司馬之命且下
矣不然古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也而必齗齗於子房比倫係
以吾之一言何哉雖然老瞞漢賊無容喙矣獨怪文若聞操子
房之比不少醒悟而栖栖其幕下爲之效籌畫拼心焉則是顯
以子房自視高祖視操子嬰視漢天子矣彧詎得爲漢室純臣

乎而歸其從操陷於不知也即置百喙其何說之辭

評　文若有知當復愧死

荀彧死漢辨　　陳陜　明

荀文若翩翩濁世之名流也爲曹氏謀臣定天下平而卒飲藥
以死若干世之口荀彧死漢室而或者欺之老蘇謂其以此一
蓋欲爲萬世春秋斧鉞也余採二家之論而參其本文若非無
志于天下者也始爲子智而終不得成其忠也夫文若八龍子
弟其乃祖乃父皆爲當世豪傑謂其全無輔漢之忠乎不然矣
獨怪其不當以此臣役之乘輿之曹氏也彼徒見其英雄大畧
鮮有其儔而初不許之月旦也故日諄諄焉以大畧大德大義

之說陳於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文王爲辭以愚一時羽翼之士
則文若之受曹氏術中久矣至于九錫之受姦謀始露文若
然後悟然於心謂曹氏非人矣吾失所從矣居家何以對祖父
入廟何以見二十四帝者之信又何以辭後世口舌耶于是快
然决一死明志而已而孰知荀彧孤齊太史且執簡而隨其後也
嗚呼惜哉曹氏挾漢天子以招徠四方一時名士從曹氏者不
獨一文若也向悲孔文舉楊德祖諸人不得其死乃今覩之二
君子之死已晚矣我柰何又死于二君子之後乎吁文若悔之
何及哉文若身在曹氏左右幾年矣曹氏東征西討嘗有一日
帳中無文若乎今年且五十矣一旦與曹氏有隙而死乃欲告

于天下曰我為漢死其孰信之此文若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不瞑者也後之君子必欲苛責之謂以此一死欺天下後世固不可謂無罪獨不念曹氏今日受九錫明日築受禪壇荀氏為佐命元勳文若三公矣何日所從曹氏之意謂何禁此成功不享而服死後之餘名蓋足瞑枯骨哉文若之謀謨不出此矣或曰亦嘗之耳蓋留方張文若知不得為漢死益從二氏輔以滅曹何如可文若而乃從曹氏可去也非曹氏重臣可去也彼其矣且權稱矣文若曹氏所親信當爽吾張子房也去而何之去之不足以成功祇為天下笑矣文若要兒不為此也然則為文若者宜何如曰不能擇所輔于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末如之何

也已矣區區一死猶勝于華歆黄朗諸人也況以操之匪涎漢與矣其不日即其而終其世猶為漢臣則未必非文若之一死有以愧之也蘇子曰荀文若聖人之徒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則吾不敢信也文若者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道未聞然非楊雄比也後數十年而得恭有王猛于苻氏為近之

評　操之篡謀豈待九錫而後見然后及皇子或豈不聞之耶

又評　宋儒朱若亭楊龜山猶深罪之是魏文若之隱者篇中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道未聞最得褒貶之正

陳思王

李夢陽

子建詩至琵琶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然始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厚理然後踈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趨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以烱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施適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夲儲特及掌耳而乃縱酒刻晦

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裹曲莫白者迫殺身至今箕豆之吟嗟吁之歌令人惨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夫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厥號明主乃克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尤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評　一則曰予於是知魏之不競二則曰予於是知魏之不

蔬三則曰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皆植之故也末則曰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丕若親植魏未可量故曰天也文欣宕百出奇矣奇矣

華陀　　劉禹錫唐

史稱華陀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謂曰陀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陀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嘆嗟呼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志直可恨諸亦可惜諸原夫史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

有悔恚書焉後之者復用是謂中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宜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以也或必有惜之之嘆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不可謂大哀乎夫以陀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特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成執死生之柄着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陀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舉邁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評是借華陀爲喻戒殘暴之君忍害忠良者後雖有悔嗟何及矣

曹丕　　陳壽晉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量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曹丕　　丘濬明

嗚呼此後世權姦遏君纂國之始昔者帝堯禪位於舜帝舜禪位於禹蓋承天意以與賢也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志未克遂而天殛之不襲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遂故假禪代之

名以文飾其惡勸進辭讓至于再三登壇燎祭曲盡儀文顧謂其子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禹之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僭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乎非獨欺人蓋欺天也自丕爲此舉世之權姦遂假此以爲常例而欺人之孤寡以攘奪其國家者接踵於天下丕之父子非獨漢世之罪人乃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綱目去其僞文而以自稱書今復其舊而加以遏之一辭蓋不殁其實所以著其惡以示天下後世使其不敢竊經言以文奸假聖人以欺世耳

評　此論大有裨世教曹父子姦雄肺肝如見

曹丕　　南宮靖一

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作皇覽凡千餘篇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經理亂倒忘疲于時蜀漢北伐孫氏畢強文帝偃兵息民不頓征伐此其規模似有可取者然其篡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爲萬代首惡悲夫

曹芳曹髦曹奐　　陳壽

古者以天下爲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帝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不能

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享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斑寵有加焉

曹髦　　丘濬

魏主髦之被弑司馬昭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弑之以欺世逆誅令亦以昭誅書之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爲姦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物不以貴賤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以有待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爲人臣僕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爲權姦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之智力爲之哉

評　歸罪首惡昭亦何辭賈充成濟狗彘何論哉

曹叡　　陳壽

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志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曹叡　　孫盛唐

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人君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鍾會鄧艾　　尹起莘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仗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逋誅其子承業一方少延赤帝之祀鍾艾設謀動衆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矣

評　呂蒙害關公未受封而遽亡鍾鄧滅漢祀未受賞而赤族天道昭昭其可畏哉讀之惕然

諸葛誕　　方遜志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雖蹶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凜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吳蜀之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媚國賊君取富貴為衍討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揚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耶

評　誕雖不及孔明一點忠義亦自可賞

管輅　丁奉 明

漢之嚴遵魏之管輅豈可以術士目之耶孔子謂學易其可以無大過二人其頗得夫遵之卜筮惟以忠孝教人而輅之勸何

鄧也有曰位峻者顛輕豪者亡有曰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復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遵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人之賂輅自知年壽絕意富貴而不就當道之寵此易道保身者同也夫術一也善用之則為遵為輅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為京房為郭璞而適以自斃故術不可不慎也

司馬懿　尹起莘 宋

司馬用兵如神策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說然亮將畧果有大過人者而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貶之則其妄肆詆評不攻而自破矣世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

司馬懿　丁奉 明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於畏蜀如虎之譏婦人巾幗之辱而安受焉者豈其怯懦之真情耶何去非以為亮之行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其弊故被譏可也被辱可也而不怪然憤怒之師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剋有晉祚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

評　仲達自非孔明敵去非之論為仲達釋慚耳孔明不死渭濱之屯懿將何以為策耶

吳　孫堅孫策　陳壽

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董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堅　何去非 宋

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有其姦豪之姿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挺然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借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

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富且數百萬兵強食足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將卒合一偏將而趨武關以震三輔斗扼成皐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使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均以起而收於觀聚之中以爲己資遂以驕弱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慴乃遣腹心詰堅和親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

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各得據土擁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污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骋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豪動者其勢凡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惟不能而有附必其德豪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藉世資以後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脩復洛陽之殘燬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洛陽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去功業遠矣

評　三爲孫堅策其當事幾特欲陽交董卓而陰圖之恐合兵攻卓者未必不以之攻堅也是又可慮

孫堅策權　南宮靖一

吳之爲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其割據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剪黨剛果當時將鮮及觀其導溫戮卓不許和親汛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壯矣其後爲吾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併江東如拾芥耆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

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藉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有句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爲謀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淩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爲孫氏之所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有荊揚滯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義不明守節不堅今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爲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爲不義其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　陳壽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孫權　　胡寅　宋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拒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其所能辦徐盛之言不亦泰乎夫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必拒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天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爲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主

屈己受盟徐盛恥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容覘其國大以爲憂豈儲衛藨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目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之矣

評　孫權原無遠志得二三臣以保江東足矣

孫權

權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勍敵成鼎峙之業然其見識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爲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其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恐名義之爲重此文公先生所以謂其眞漢賊也與

評　權背劉老瞞未必能得志惜哉

孫權　枝乃碩案　　蔡茂春

後漢史曹操治水軍八十萬衆窺於吳吳人震恐失色長史張昭等勸迎降周瑜不可諫拒之權乃拔刀斫案誓諸將無得復言迎降用是拒操大破之嗚呼天下之事患於志之不立而畏敵之過也志立則氣奮氣奮則事可舉而天下之勢然矣然若始不能爲吾抗蓄疑成謀事之忌也好謀而成斯之爲也當機振策則樹恭而立功懦弱無斷則戕身而亡國況敵方壓境爲危急存亡之秋乎凡國破滅非盡兵不利戰不善病在無斷無斷則玩賊玩賊則失機破滅之道也故非大智不得而謀非

大勇不得而斷漢自帝獻不君王綱解紐梁園之鳥再好其音千里之草萬延天下於時豪傑並起操以奸雄之資穿窬之智乘乎其間挾天子令諸侯遂延漢鼎虎視中原隱然有改玉改步之音家吳雖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當是時其所爲敵者蜀與吳也吳居江東藉父兄屢世之資而謀臣將士可與曹抗蜀勢不逮吳而其起事則正以王室之胄扶大義於天下天下定易以從而操心憚之故操之不敢偃然稱帝者以有蜀在也其所以不敢遽窺乎蜀者以吳爲之黨也滅吳則可以得志於蜀蜀亡則人不敢復立漢幟而遂可馳騁乎天下此操之本意也圖吳所以圖蜀而吳之存亡亦蜀之所與同禍福也吳人於其

權兵東下至霆震響失色則其氣已為老瞞先聲所奪至謂地勢共長江之險張昭建迎降之議則失計甚矣嗚呼操何人也而可迎之乎夫孫氏與曹同舉事於靈獻之際蓋兄弟之國也非秦相比而者不能出死破敵而遂臣服之可乎是耻其先人矣當其時未失之只雖空國而戰可也即不幸不勝一敗塗地猶當[illegible]之極可也顧乃計不出此而遂迎之可乎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牛以迎雖若可為者然鄭非有關於天下鄭亡則必有封鄭者出而周室固存也吳非鄭比吳亡則天下折而入於操而漢亡矣此天下一大機也幸而瑜言之權聽之與備合兵併力摽操赤壁一火操兵失利使疆土不藉於

許洛三吳不臣於魏人二喬不鎖於銅雀鼎分之業割天下之半而王之皆斫案定之也氣奮而志斷謀決而事定權其知幾者乎三軍之士收二心乎不然人情洶洶群疑滿腹黄蓋無燒走之謀昭烈無樊口之望操兵一入則江東為俘矣噫權亦幸頼有此也不然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鄉不如我將如討逆之所料矣雖然此姑就權論之耳而以君子之道律之則未也分莫大於君臣事莫大於忠義權之土地甲兵皆漢有也使權有天下之大智則當糾率義旅掃除奸孽肅清王室樹殺振帆立齊桓晉文之業可也奮其勇為卯金光復舊物嘘炎光於既燼旋帝脉於如綫俾光武明章之化復見於時而身為漢元勳列名麟臺之上繪象麒麟之中使人稱再興功臣豈不毅然丈夫哉顧不為此而為彼是以賊攻賊也春秋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悲夫權之不知此友歎老賊之欲廢漢自立而不自知欲為操者不減於老賊也盜有竊主人之物者而攻其僕僕亦因竊主人之物而又誹於人曰甚矣盜行不義權之事何以異此

魯肅

秦少游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乜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賢豈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天下雖不欲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之策善矣何則是時曹

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兵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權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若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先時先主若在公安吳為仇也夫以單卑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罪誅之而

李傕郭汜斜合黨與猶能爲之報讎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
姦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
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
獨勝耶吳若敗之家併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
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非之則爲伉敵之則招禍因而借之
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拒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審乎然則瑜
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又大不
可也先主嘗見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
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
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

人物論　十七　廿四

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
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矣一

評　荊州之借實係吳良策肅何短哉

曾南　　唐子西 宋

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
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
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
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
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
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機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
果不可與料敵哉

評　似借非借當另爲見論

陸遜陸抗　　陳壽

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推而克之
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又嘆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
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
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諸葛恪　　蘇轍

任人其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席用其民厚自奉
養征伐四夷殫耗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

人物論　十七卷　廿五

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
者惟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闇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
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政雖後主不明而守
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甚矣吳
文帝方其任爲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已
畧盡諸葛之務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
繼起大役兵衄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
以之喪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
隨以亡夫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至是哉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八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晉

宣帝司馬懿　唐太宗

夫天地之大以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緯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决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鬭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侔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當而未戰亮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茲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百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鈴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司馬師司馬昭　顏師古唐

世宗以叡略創業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稱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志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徒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司馬昭　尹起莘

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夫倡逆者賈充抽戈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畧不他及何哉趙穿弒衆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族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乎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武帝司馬炎　唐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纖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欲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眾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凡上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

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以尋路所趣愈遠所尚轉睽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眾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耳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姦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眾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可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此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司馬炎　　孔穎達 唐

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平

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大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楊后輒爲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晉武帝 司馬炎　　顧充 明

司馬懿之仕魏也謀無再計氣作溫涼潤視大言手秉魁柄加以子如狼孫如虎染指曹髦壟涎三世借其要路以遏廢立之謀碑書有金而炎遂享皇極焉即位之初矯仁儉而翻青麻火雉頭而焚錦繡得君子作法於涼之意而命師建業孫氏奉土變呻爲謳仁風遐揚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謠當三國干戈爛熳之餘而能通前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蓋亦有明主之風也

然孫浩之座方設而息荒之氣遂形幸天下之旣一而棄州郡之備怠平生之極樂而醼三楊之尊親皆遂出海隅官錢盡入私室適其施爲特漢之桓靈耳是時竹林曠達之賢皆倣脫萬物一無捐情奈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而風俗日淪於空虛蕩佚之地其取爲夫策者幾夷之種茹血飡腥本非人品嘗剖巢燬穴爲之所頗乃處之以內地而江統斯欽之謀不行是種荊棘於良田養狼虎於靜室而亡其血人於牙也是以日食三朝天垂大異災變迭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經國遠猷不惟杜稷大計吾已知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矣

司馬孚　褚遂良

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泊高貴鄉殂則枕尸流慟陳晉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有以也夫

司馬孚　方孝孺

曹氏以智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王叡父子坐席未煖而司馬懿已瞷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託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夫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旣久至於弑君以爲常耳而不復怪蓋舉中國而從之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慨歎悲痛不忍與其謀子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獨慚焉若不忍居者身死於晉猶願爲晉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姦佞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染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其逆之非惟攸緒辭位遁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或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遠業之方也使孚爲未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

宜也旣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異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髦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師烏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評　司馬之有孚亦衆梟中之有孤鳳也不可過於責備史云雖見尊寵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諒矣

羊祜杜預　褚遂良

泰始之際人祇呈旣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蔡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孜不競水潤空斬惡蓋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

歸而在乎成功非居幅巾窮苦落落乎其有風概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可振長策而攻取羈縻而轉戰孔門稍四則抑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哉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識至於在位可以興霸既毀將於論者何其斷斷以苟分不守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處子貽方古於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羊祜杜預峴山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

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爲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然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焉

羊祜陸抗　唐子西

羊陸交和或以爲祜抗失臣節兩譏之曰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議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春秋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爲德則見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以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爲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評　保境息民羊陸之見自是可無議矣

山濤　史臣

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闔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几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與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傅玄傅咸傅祗　褚遂良

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求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疆直之

脊懐匪躬之操抗詞正色補闕弼違謇謇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謇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間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王渾王濬唐彬　顔師古

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僞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旣獻捷橫江濬亦克清建鄴于時討吳

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禀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勛懋德善始善終者與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搆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旣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褊心垂爭子之明義爲才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　褚遂良唐

晉氏中朝成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綜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畾無譏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抹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爲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其倡容之苦節流譽處世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臨表以明悟顯備於危亂不隕其名咸寔見松栢之後凋斯人之謂矣

劉毅和嶠任愷　孔穎達

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白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誅主不易識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廣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

劉頌李重　顔師古

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辨詳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藻娩而理歸切要逖自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卽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將命舉朝戰慄苟避茲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謙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與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亹可觀及銳志銓衡晉心隱逸濟中期之職奄豈虛也哉

晉志庾純　史臣

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父蘗歷應績式叙彝倫武帝納奸

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避禍焉嗟
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挺挺匪躬悱惻憂國故
能抗言感悟忻化能觸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
屏於世汝頴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爽俊邪而教因醉飽
投鼠忌器旨易由言禍人之財猶爲之盜子玄假竊猶將非
盜乎

閻纘向雄段灼　褚遂良

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莫敢然皆俱亂政之參夷怖溼嬰之凶忍
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倘官既微於侍
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與棺以

趨非諛聲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傾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
徒謀函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
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
之尚也

衛瓘張華　孔頴達

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
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
先爲美遵乎險懺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
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
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張華　尹起莘

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略爲衆所依使之
輔政爲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
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然大本不立昧於危邦不入亂邦
不居之義卒以不能自免惜哉

賈充　史臣

賈充以諂謏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
無猜懼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
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

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
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與午分崩南風亦蓋其
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揚駿階緣寵幸遂荷
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佚庸可免乎

齊王司馬攸　史臣

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
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況昜陳蒸草之邪諆武皇
深斯堯之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從侯服於下藩未及戒途
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秉縱衣之命膺負圖
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與之有期徵之人事

虜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焉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苟愍之謂也

惠帝　司馬衷　　史臣

不才之子則天所大權非帝出政猶霄人裴妣共叔當並與裴
后與大戎四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稍彼凶德寧關休咎
方于上世以逆其情殆者之氣將闡淫蟲之質竿記乃彰嗤笑
用符熊陷罔蓋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猶擢於當今者
與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
命生靈板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
多厝牆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太子　　史臣

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
歸心頗有來蘇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
或闕豹姿未變凰德已衰信惑奸邪疏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
躭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
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謗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illegible]
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
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切惻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適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
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屣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躰
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
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諧簫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
旨而馳辨無當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傾蔑王公
舐痔兼車鳴鳶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其虛舟有同攘臂
嵇阮竹林之會劉畢酒樽之交馳驟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
布憲百官從軌禮經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
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
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
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

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
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
契情靈各敦終始偕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
其遺事附于篇云

嵇中散　叔夜　　陳德文　明

康與山濤書不願爲吏部郎夫中散大夫非仕耶危邦不入哲
士炳幾無道而潛威鳳儉德危行遜言至人之遺矩惡訐爲直
賢達之流箴康能韋鳳姿高標峻格究其所由亡已殆難免於
衰時矣矧淵然文藻煥矣範型味瀞祿而不戢徵長途而多迷
假令無譖呂安弗逆鍾會而青蠅不集貝錦絕張有茲理乎是

故君子有明哲之智而後能周身有曲裁之仁而後能澤物有卓之勇而後能亡名嗚呼巢父長揖于軒堯而子陵抗顏于世祖有以也或曰康試晉特以忠魏拒讓特以柔貞爾夫景元之間方廢而克殒縱死而僉士貴釜之爲司馬事亦較然管幼安處胥寔鴻孫公和棲如者鳳人固難以羈束誰復得而繳繒哉惡垢而吝冢犀去濕而從汚下才多識寡不免何疑雖然嵇聚絕俗之標清醇大雅之器太上三次永存琬琰之音東市七絃未絕軫徽之咨襲其刻集尚可糞墻王祥何曾一時名勝崇昔臚仕萬古悵其康也視之殆大鵬羞尺鷃黃鵠悲腐鼠也夫

評　出處關係之反覆嘆息終重其器而賞其音王何信非所及也

嵇康文集序　黃省曾　明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欽之天逸而游於穢氛之季抱卷州之奇節而遘夭喘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瑚言璚撰思齊邈區合之涯數寓棠間神棲皇古以塗陋苑歡故澤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郿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爍乎九㕣以俗子不足侶故閑襟於七賢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托箴乎太師擬厥王度蓋無獮華摽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翕乘綠車於堯虞之廷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穆然以無事爲

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繡衮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惟百姓之從巳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畫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鳥岡之咸昔細想於宣尼研爛之歌嘗綿衰於箕鳳淳游莫返良非一朝叔夜志在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潔羽於紫氛而遠害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箴鍛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衿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如響終絕於東市矣悲哉相國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之鵲固非神鵰之可集汚常之瀆夫豈大鯤之所旋徙必重霄遜宜瀛嶠后畏所以靡

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未違危行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發形弗思意遂功跡秀規莫省學炳名光首迹不遠相報叔夜不能免其先矣鮑生抱道文於駒谷珍覽歷采結誤而蓋代嘆息濁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興起愛文摘理翰綸彙齊序言小補無非表裏玄致與聞之所存也苟欲攷竹林之秀矩攀柳河之清路者不有斯述何以披遡故乃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評　一篇晉語

阮籍集序　陳德文　明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懼禍固志存剌譏

而文多隱遜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
稽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督
魏也上陵下叛逆躬變作功封巧慧饕爵食於傾危俊乂豪賢
炳神鑒于細微藉白眼睨俗非苟椽之子雲孫嘯離群恥獻言
之容末靜嵇之辭緘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寂究其畧
蓋體沃若取況於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定不撓乎物論惡如師
昭日暖與而保持之矣吾往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
憤故其行危其道中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仇而開之者
無以罪箕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耶昔之
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說難用違其義而徒殞于結纓

豈其制行與道頗反在嗣宗下哉抑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徵而
迹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絕交之書竟于賈禍廣陵之疏適
以亡身則夫縱酒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于
詠懷八十一篇譎詭義密曲高和寡稅駕于東陵寓言于西晉
怨凝楚騷以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應梵哀而不傷者百
世之下信難以情測也許籍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恥仕司馬氏
乃管幼安王儒元其優爲者乎

皇甫謐摯虞束皙王接　史臣

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爲
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
立論薄莛昭儉既戒奢於李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
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
可謂博文之士也或擁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涖政秩宗參
定禮郊之禮屢既已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
也王接才器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楊駿　尹起莘

在易鼎之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爲大臣任天
下事宜廣求賢知協力共理猶懼弗勝乃下應初爻陰柔小人
宜其不勝任而敗事鼎然赧汗凶也聖人既著其象於象於繫
辭復申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

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
也楊駿以斗筲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羣
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德昏庸群小蟠結雖以上智居
之猶慮不免觀上彰辭辭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正犯
復餗之戒駿之所爲若此求欲不亡難矣聖人象辭繫易之意
豈欺我哉

江統孫楚　史臣

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晉多士斯爲其冠徙戎之論實乃
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
救於將顛也建懷懷廢從昌黙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能掌

彪位隆端右竭誠獻替仰遺忽榮利幸脩天爵雖出處異途俱
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
其遺皓之書諒褒代之佳筆也而負材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緯排举秀發名顯中
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迹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緯獻直
論辭都不俗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夏侯湛潘岳潘尼　史臣

孝若挍刊春華騁標麗藻槪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
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
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謐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攻範源王

化之幽賾潘著哀辭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
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淑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
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門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紀箴懸乘輿之
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懷帝愍帝

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
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
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常覩發跡

用非天啟是以輿棺函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
寇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縣
鐵中斷婁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殞首於驪峰衛公
亡肝於淇上豈爲一郡其可得乎

晉論　干寶

其略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
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基立本固異
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
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禮法
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
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
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
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
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
亂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愍帝
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

之矣

閻緋　顏師古

自炎精湯濩宇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乎時武皇之亂推有迴蜘系由改郷習無效土闕弗等中宵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闕狠難扶杆紛蕭梁行紛英旅結諭文能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浦入之主竊援影嚮之餘某成名未伸舜至侗傑晉宗周遭犬戎西東徙有晉輩纏狄而西遷彼既靈髮依長此則禍難遺及召且敗豈地非與主將絲乏才詔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致若也

周處子隱　周訪子𢓜　褚遂良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應以斷地之才負不羈之行其兇狡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勵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忘軀可謂志節之士也豈佩香茲忠勇屢彼妖氛敵冢冠於不朔用結其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搆異圖忿不悲難斯為臨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周訪器蘊文武任在折衝既定相羅克清江漢討孫翼子杖節擁旄西鎮仰其威風中興雖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爾廷抗辭偽主雖竊世所載何以加焉

王沉子浚　荀覬荀勗　史臣

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苟孝之睽殊北門之情涓滴之史匪西山之節湯武有慙猶其功業殷不能識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入爵任魏參帝上之珍君習為極中之士桐宮之評邊跡武閣之禍遂跡是知田光之口肯爲燕册之可絶浚褒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攙撲然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荀祖河山秀非學本習舒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推北州之士馬□□之□康滿台可以召諸侯豈力王室而來問何隙潛闘不動然□邪厉遁梯乘與遂使漳滏而欲熱元塗地縱貪大於賊方戮高上於流遊阻越石之內難變世能之外府懸稔毒遊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內縱度封之戮嫂忽何補哉公曾愁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盛隆堂而高視齊逸轍而長驚孝

敬足以承親周恆足以事主刊姬公之稱與采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劇奚闕而偶震雖嚴與有在險替歷常稽人之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謠鵙里成詠晶之階禍又已甚焉

張軌　史臣

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闕懸隔金城負固有苗依黨常有[illegible]杖而不羈梁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娶五部以誰何將遇兵凶阻三遮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從爰觀象紀洪災之不流侯璧現泉知蛹者之所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道焉茂駿重華資忠履

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據巨滑紹累業之瑧組賦絶域之琛寳振耀遐荒良由伏順之效矣

王戎王衍　史臣

漢相清静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曰擬之任有異於常班旨與深沖善發譚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深圖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寄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精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使彼凶渠以求容貸頹墻之殞猶有禮也

王衍　胡寅

王衍當東床幽履之時宜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喋無一辭及

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以石勒爲勸直言所析逆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不深乖後世之戒哉

評　墻實窟虛斷盡平生

王衍三窟　張弘道

昔孟嘗君愛士喜客宗天下士蠅聚蜂集其門有歌長鋏歸來曰馮驩者爲鑿三窟一焚券一復相一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是以受封千薛無纖介患而史盡後謂焉已而後世營私植黨之徒皆爭而相效也晉之王衍非所謂祖述老莊崇尚虛無逃之千世故之外以爲高者耶彼其清言遠致鄙夷物理直欲逍遙于無何有之鄉食猗闔之田而立不貸之圃無爲也亦無親也私窟之營何爲乎吾聞其說矣有三窟便得免其死夷考衍所營第曰弟居内也弟澄與敦居外也三公乎控台衡青州負海之固荊州江漢之險乎足而立無事則龍蛇蟠屈足以爲安有變則虎豹罷鳴揚無能爲難豈不亦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乎而孰知夫揮塵清譚之自爲斧削也孰知夫崇與虛名之自爲羅落也孰知夫玩夷遵寇之自爲陷阱坑坎也孰知夫出寳兮落斯繼者已睥睨伺于遠邇欲加己于十仞之外而繫之也竊爲衍計雖不營窟可耳或移其窟爲宗社營爲中原營爲生靈萬姓營

可耳衍不必自爲窟而有餘營矣盖當其時五湖之孽已開而長安金湯秦闗百二尚無恙也郡縣之兵雖去而羽林挑戟虎賁彼堅尚不乏也使衍而惟郭欽江統之言乎則深溝高壘訓武詰戎以鞏居重之勢此龍蟠虎踞之營也而衍不之爲不然旁招兎置披羅若穴當時豈無聞鷄起舞夢翼飛升之侶堪爲其濟者乎則干城腹心豈亦有類焉此鳳翥鸞翔之善策也而衍不之營不然朝而乾夕而惕屋漏爲勒法明章以補茸罅漏而不示天下以可乘之隙倘所謂鶴棲爲匝之便計哉而衍不之營不然身解重柄弛于負擔以讓能者侶魚蝦而友麋鹿豈不亦鴻飛冥冥弋人無慕乎而衍不之營不然堅守京師以

侯外援有如相彼投兎尙或失之幸也不則背城借一國亡典
致不至嘯烏爰止于誰之屋也而衍不之營柰何職典樞要
行乎虛汙首鼠兩端罔所建白迨夫羣勢窮追至于秦越喪以
東觀豈將遠託負海徐斜江漢效東郡遂環山之阱乎不過止
思于廚帳之威下迫于走狗之逐中恐不免于守株之待而姑
爲脫兎之計也者亡何輕騎一追身爲俘虜見兎獲遂夫狼奔
豕突矜狺非所謂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耶乃云少無宦情不預
世事勒碑稱號娛以自免意盖欲有兎爰爰雉離于罹耳而藏
頭露尾已無能避聽者之析遂使危墻夜排慘于韓盧之搏蹇
兎傷哉乎中朝縉紳死于網罟竟不聞有負海勤王之舉江漢

復讐之師吾不知向所營者謂何矣嗚呼以彼少壯登朝名盖
四海就令才識不逮前人倘其戮力勗勤恪守成法尚可支吾
歳月即不能滌胡羯之羶褫氐羌之魄以伸華夏之威亦何至
我爲魚肉人爲刀俎投足于石龍之手而甘爲高材疾足者所
得耶窟乎窟乎何昔爲榮階而今爲禍府乎豈前之窟爲生之
門而後之窟爲死之途乎經營于幾時而傾覆于一旦吾安知
窟者非鑿一竅以開禍蘖于異日者也則三窟者固狡兎所爲
善藏而晋臣所由速禍也未幾二帝蒙塵駢首就戮而兎死狐
悲不勝悽愴矣未幾神州陸沉中原板蕩而狐號猿嘯擧目蕭
條矣未幾以牛代馬局促一隅而金馬銅駝未爲荊棘矣又未

幾權奸跋扈乘輿幾覆而城狐社鼠盡爲戎首矣吾不知向所
營窟今安在哉嗟乎淵聰鵲起勒曜鴟張誰實貽之窟爲歴也
姚符虎爭慕容梟據誰實道之窟爲巢也爲桓溫起祏跋龍驤
誰實釀之窟爲胎也遂令封豕長蛇毒龍炎虎燒掘我陵寢虔
劉我人民誰實召之窟爲崇也且也浮崇黜儉戎葉變章幽沉
仁義易俗移風至于禮廢樂崩衣冠禽獸誰實致之窟爲醞也
嗟乎以彼其窟內不能保身而上以禍國家下以禍生民又以
禍來世吾不知何利而營此也豈其少負盛名實則難副兎絲
燕麦徒有其稱乎蚕負螂當非其任矣悲夫三窟徒營一死不
足譬之龜毛兎角悉爲烏有究也青州一窟竟成畔藪悲夫衍

負窟乎窟負衍乎成則椎飛敗則雌伏幸則孟嘗不幸則王衍
其無足怪吾獨恨三公手握鈞衡不思爲國爲民而特以營私
自促耳

評　借兎爲喩深責王衍幾無遺語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
也伏師臣而授圖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兹以降罔不
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
乖少康之杞夏時無思晋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

甚矣茂弘策名拔萃叶情文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逞克復之功用成興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宮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謨竟翦吞沴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勞漢六合爲家與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圖新邦撫寧論情柳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死副吕虔之贈刀謚乃陶蟹戲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秦少游

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愚始疑之又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王導導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與導不協顗遂見誅然見其表乃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靈公之事雖假手於穿實盾之志也不然則其反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同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淮南厲王母坐趙事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輒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長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復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顗之事有似盾而已

評　伯仁之死不惟人罪之導亦自知罪矣

王導　黄震 宋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太守死大半擊不能乘也蔑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禦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從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其奚堂亦羞之矣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史臣

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非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濟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恥於主主辱而苟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照理研幽伯仁疑正處服能約咸以高材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並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與顗招時論尤其相懸禮經有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郤詵卒譚　史臣

維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䇿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過輒有棲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衣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篤周其仁者必勇抑惡之謂與雖才行夙彰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元帝明帝司馬睿司馬紹　史臣

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舡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逢九乱竟

[illegible]君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燈[illegible]火若秋原去綫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發輦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催敬道之晉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劇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元帝　胡寅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湧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麒麟之象讖按自司馬懿啟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謡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司禁而僞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何以安之不華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右微弱若不憑依舊恭安能繋屬人心含而劉矜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雖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羨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元帝　顧充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瑯琊王初以懷帝之命出屏建業適承帝之進位晉王石馬之後繼以繼牛爲白板天子若厲王之君瑕平王之避戎是謂東晉以江沱杯水沃強虜車薪中外望皇一爲同沸幸而劉大連刁玄亮等老成未謝顧彥先賀彥先等人

望咸趙以爲股肱耳目心膂則所以生縛劉粲以贈天子者固帝責也吾意其如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視以洗碧嵩淸洛之垢惜其化龍之後翼虛觸偽祟扇併潛抗日澂歲僅僅自保近不聞有勤王之舉而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逆子抗旌犯順初無慷慨謀國之誠故雖有運甓之士行擊楫之士雅寄命之茂弘抗戈之越石絕裾之太真高名之若思伯仁相與戮力王室投軀帝庭而没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不曾有中原之志與

陶侃　史臣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俊之列超居

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論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頓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陶侃　劉曰寧 明

具幹事之才者不擇事而效懷剖物之智者不擇物而施故善觀人者恒即小而知其大覩忽而料其成也陶侃都督荊襄嘗其造舡也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之夫竹頭木屑小物也非人情之所甚急者彼皆籍之而竟不積于無用是謂綜理之微密而顧慮之周悉胸中智巧槩可見矣苟小者之不能任烏足以成天下之大事忽畧微務又胡能勉於其大而不淪於迂疎者哉此其坐鎮八州功安典午識者謂其賢於淸談廢事之王謝非虛語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子知其可以爲令尹子發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也然則人之才猷知畧一行一事一話一言槩有可窺見者矣必臨事而後知也哉

評　觀人於其所忽信然

陶侃　王世貞 明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

勞似孔明而某史者畧節其辭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巨擘吾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有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譙王甘卓之盟以狥其後假如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爲司馬乎而士行不亦爲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躕哭而勤王以死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爲恨其拒溫平南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復追之深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勤義旗迴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趨事俛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欵郗氏

伏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豈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土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祥而止又稱其褒瑾珍異當於天府盜蓋誣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晉者僅若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評　士行一失於不阻王敦二失於不討蘇峻此所以來君子之議擬之李臨淮功雖不及臨淮而逆節亦不如臨淮之著誅其初心則亦無所逃矣

劉弘　史臣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彊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縣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譽諭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外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歷紹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祖荊丞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窮微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殊與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嵇紹　丁峯

中散以膺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其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趨之途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三綱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獨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殞身全節用此道也

評　嵇紹之忠不殊於王裒之孝其夫子稱殷三仁之意乎

嵇紹論　郭子章 明

父子君臣之倫其重於域中也一也設不幸勢與時殊不能兩

全為人臣子惡能以己意軒輊之惟權義之得失分家國之先後耳得在君臣失在父子則先國而後家得在父子失在君臣則先家而後國舜之殛鯀晉之誅沈充得在君臣也故禹受舜禪勁死晉難而後世不議其忘父昭始誅王儀既誅諸葛誕矣在君臣也故裒隱居教授親固辭侍中終身不向洛而坐而後世不議其讎君奚獨怪夫稱負嵇紹者見義不明而慶之未盡善也楚平誅奢尚晉昭誅嵇康刑濫於賢死非其辜其君吾為得哉為二子者出奔於吳終不臣楚復游竹林靖君私門如是而已乃身不勝報[illegible]之忿興乎楚之師入郢鞭平倒行逆施孝則孝矣如吾君何紹應秘書之召與北征之役周旋蕩陰血濺

御衣忠則忠矣如吾親何乎以爲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而子於紹无責之備焉自康被法後紹杜門二十年矣乃因山濤之薦啓以出濤之言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父子之恩無所辭於其心何消何息而濤以此誤紹晉人消息皆耳所教此亦其一也孫與謂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而與能以紹出處邪或曰紹以才名不出懼禍及是則然矣向頵之亂恭已陵弛戈爲族人則亦可以全身以明孝皇輿蒙塵驅而捍衛飛箭雨集倉卒殞軀何紹德晉之深而痛康之淺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

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晉於嵇氏蓋不翅隊之淵而土芥之矣即使思孟處此第不爲戎首以存君臣之分耳服之不可忍從而臣之又從而死之乎故紹之處晉未若王裒嵇靚之爲得也裒靚之不仕得思孟之遺意以成其義也此義明則後之爲人子者知人臣無讐主之義不可遷怒於國君爲人主者知孝子有不臣之志不可濫刑於賢人

評　紹可無蕩陰之忠而世不可無王裒之孝且據伍員胥靚二事爲論絶妙

劉琨祖逖　　史臣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遐厥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厲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起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矣士雅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灸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祖逖

馬隆之討河西也晉武從勇士之請選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授首凉州湯平今中原淪陷非河西一隅之比聰曜蹶踢非樹機能之儔而王彌石勒輩又交斥天下逖之北伐瑯琊乃不出一軍一旅不給鎧仗綫與之千人廩嗚呼將使祖生徒手以搏賊乎吾推元之心以爲吾今駐蹕江左雖則東南半壁天下然亦儼然當扆左纛矣而一旦懷懲從北轅而還踐天子之位將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於天下而一時士雅之言不啻如水投石而摧抑之至此耳其鬱鬱以死宜也大抵晉元之事與宋高略相當金人之害于五胡尤烈而

武穆之功可以唾手燕雲較之士雅殆相百焉而十二金牌之召獲罪猶甚蓋武穆之于高宗猶士雅之于晉元徒足以開其芒刺之心而懷愍徽欽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滋其忌心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為萬世人臣懷忠者勸而晉元宋高可為萬世人君不孝者戒

評　以晉元擬宋高以豫州擬武穆是大識論

温嶠絕裾　　史臣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㺄千群探穴而忘死

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讐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徽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宗而有正協德始安顏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為飾援髙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著與愛子云士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聞鷄起舞　　顧允成　明

忠臣當國家播亂之秋而時形慨復之感是以君子深壯其志也夫英雄志在策勳烈士不忘殉首國其素所蓄積者而況胡馬亂華中原傾覆又岂容一日坐視其危哉顧天下之需非效于無人而敗于無志是故然晏安之樂者昧匡復之遠圖習覬惕之弊者忘君父之大恥吾仍聽其後塵則滔滔者莫可底止而國家大事去矣有能仗忠義志恢復慷慨激烈之氣每發于感觸聞見之際而天下之神氣亦賴以少振君子上下古今而想見其人未始不為之增浩歎矣劉祖聞鷄起舞請論之大凡夫人之情有所悵也必感有所感也必興而其喜其哀未有不觸于事物形聲之表者故猛士之思聞大風也故宮之嘆見黍離也洛陽之亂因杜鵑也此數君者雖其托物興懷類有悲樂而要之非無觸者若祖劉之聞鷄何為也哉鷄一羽族也其鳴也孰不聞之逖何以獨知其非惡聲也且其物非若鸞鳳鴟梟

然是何與于天下治忽之候而必聞而起起而舞也噫雞既鳴矣成督后之規問安盡節與孝子之感彼在閨門平昔且然而况號為英雄者寧不動心于此耶且以晉事觀之羊車恣寵翠羽播遷而鳳凰入于鷄群矣賈后顓政殺瑋遂駿而牝鷄已司晨矣劉淵馳逐于晉陽石勒樓巢于上黨姚羌吽號于扶風危乎如一髮引千鈞而晉鷄之不支矣華園問蝦蟆之鳴荊棘起銅駝之嘆幽谷無遷喬之望衣冠蒙左衽之羞此時此勢不曾如水斯濫而潰其防如屋將頹而撤其本也凡感時變者莫不切齒拊心而焮火有大志如劉逖者乎是以俛仰山河顧瞻風景積憤填于胸臆怒髮冲于冠簪其欲挽長江之水以洗關河

嵩洛之塵自有耿耿不磨者故全卧起于司州感鷄聲于中夜披衣而起四顧徬徨不覺喟然嘆曰傷心哉彼麋鹿走荒臺矣鴟鴞集高枝矣燕雀處堂矣青蠅玷璧矣豺狼當道鷹隼高飛此鷄之鳴果何爲耶吾聞禽鳥得聲氣之先而厥聲咿喈豈復有五夜王關之唱乎豈復有絳幘鷄人之籌乎又豈復有鷄鳴犬吠相聞四境之稱乎考之天時既如此覩之物態又如彼此正吾臣子卧薪嘗膽時也而卧榻之側豈容鼾睡耶于是蹴琨起舞嗟何壯哉若于激昂之心每勃然戟然于群起之時而未始不雁然索然于晏安之日二君獨能抗枕戈之志而鼓舞于昏夜鋭伏在前吾且舞之而是散于王衡矣太阿在匣吾且舞之而光燭于斗墟矣干戈載揚吾且舞之而徘徊聚亂影動于山河矣必使返雉羽于沙漠揚赤羽于泰階而鷄鳴狗盜之雄一掃而麾之斯非二君起舞之心乎而亦孰非鷄聲之感乎噫吾獨惜諸臣之不皆祖劉也司徒會計于矛籌吏部醉臺于曲蘖侍臣怙寵于金穴郎官競富于珊瑚所爲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非乎濤也而戀山林藉也而梳嵇山康也而耽鍛鍊輸也而思蓴鱸其又雄鷄自斷尾而憚爲犧者矣以至江左之晏吾空灑淚于新亭東山之安石猶戀情于決墅鷄食鳳凰食而不知鳴且舞焉彼越鷄又何言哉此琨逖之所以抱咽不語而爲是天鷄日出之鳴也吾見其志之忠氣之烈豈其可揭曰日而齋秋霜矣嗚呼向使晉室諸臣而皆有此志則何神州不復而胡馬之敢窺又使祖劉二君而克遂其志則又豈止于江左偏安也耶惜也大江之楫雖可泣鬼神而戴淵之命竟使悵悵而罷是果將耶命耶又豈獨二君之不幸也雖然萬古惟忠義不泯戚其成功則天故後世聞半夜之鷄者猶思盟劉琨之楫而揚祖生之鞭

評　感嘆時事抗慨激烈真可以起懦夫者

温嶠　張栻

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太真少時皆以孝友篤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御進侁倖圖書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長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之有成之耳若懷希冀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焉可以就其臣之事則凡皆親賊性皆可以爲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與之

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卷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評　太真家稱至孝而絕裾一事誠有可疑宜不免君子之譏也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析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陵雲之志將騫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屛迹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貫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

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禍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張寔張軌之子　尹起莘

自胡羯交亂懷愍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師獨張寔遣兵入援至於長安不守諸軍逃散惟涼州義衆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賊雖卒不能進然其忠義之節則可爲斯世勸也多矣

周訪　褚遂良

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堪定湘壘克清江漢謀孫翼子仗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

應詹甘卓　史臣

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
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周續克宣祚鎮扞城成畧且興及光
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挑其謀天奪其鑒猶豫不斷自取誅
夷

劉超鍾雅　史臣

劉超勤前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迫乃崎嶇
返難婆淵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
旂在難彌恭若自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庾亮　孔穎達

外戚之家連羅枝被男氏之族同氣闡闓靡不凴藉寵私階緣

險詣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左賢右戚
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盈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
津要笙山在夏靡專授而同驅叔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璧人
處遠殊有旨哉自晚元舅參聞顧命然其筆鮮準無物縱波濤
方駕縉紳旣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筭君兒誅物議稱其長本矛尺垂訓帝念深於負
荷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情嫌上宰謀黜舊圖向使鄭
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榮亦何以異哉幸涌吞
舟兄濫服寬是寧之大福非孟孫之不綱明矣懷之咎豈懷
鴆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使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郭璞葛洪　史臣

景純篤志綿紬洽聞強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
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京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
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
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
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刃被髮遑
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直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
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

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
浮榮而捐雜技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
道其最優乎

古今人物論第十九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康帝 司馬衍司馬岳　史臣

肆虐滔天立伊朝夕若昭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權乖威服凶徒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救庶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紫犬吠宸封豕荐亂乃始后畀昌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蒲桑几類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開諸遺策用爲恒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鄭者也

卞壼　史臣

卞壼秉常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

卞壼廟碑　劉三吾 明

公諱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眕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創發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攜兵赴敵以死母裴撫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時成帝之咸和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詞以大牢二子眕盱悉加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于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帶劾私送郗鑒而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亡正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衡犯順其容以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甥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避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三朝豈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摭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舒 廙潭　史臣

孝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荊史以爲美談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未嘗容布爲大俠之首鄭寄歡呂與曹友之識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懷勞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

規於當僻之日處渾顏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蛇先爲出納之
端製節非礙替之術蹴父之對何其鄙與

桓彝　史臣

酷風潛蝌酷源沒踊遺道德于情性顯忠信于名教首陽高節
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憬然於從策季
路絕纓逝矣於前志光文霜雪於秋戍晦風雨於將晨嘒響或
以變此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
遇周庾之消歷遊許鄴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
榜芬千載之上渝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於基構
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邈巡於內輔谿陵厲于上游秀坦西陽

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裡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
爲亢極之資玄遂侵猾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韋之亂冢
俞之忠無救奕祉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殷浩　胡寅

處僞之人惡人知其性今深源累辭徵辟以務發聲謝尚王濛
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鉤深竭隱而崇獎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
矯情遂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
王夷甫立名非真雖曹長華競君子遇會空可如此此深中浩之
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
爲而無識刺之者司馬昱勸勉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
于然而來矣

評　以退爲進中浩之本情

殷浩　馮琦 明

君子進則有爲退則脩己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處耶進無
以大行於世退無以自全其身姑矯爲以發名自炫而涯于當
貴歸適于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而不可得懸高爵厚祿以待
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曰深源出處卽江左之興亡一則曰深
源去就卽時之廢興一則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深源知世之
慕其名而不可得益自褒引以爲高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
可致望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

源旣出晉之江左猶是也晉之陸沉猶是也晉之衰秋強臣猶
是也綱紀法度弛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
以挽之乎徵倖武功興師北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舉而師徒
重喪則深源之志之才槩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齊名
及其出也有安晉之功雖以桓溫之橫姦而亦不能有侮于安
猶或以矯情非之而況於深源乎圍棋賭墅之勝深源必有所
不能矣丈夫處世磊磊砢砢挺挺介介不爲九霄之鵬則當
豹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役于進退之際而務爲譎詐以求之
也噫深源亦未之思也

評　深源不及東山古今公論而詞甚嚴峻

殷浩　　丁奉

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屏居墓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楊州抗桓温毅然以北伐爲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温所廢徙書空咄咄及温致書将以爲尚書令即欣然喜追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虚譽求人者可不知所慎哉

評　浩生平人品於三變見肺肝矣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縄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体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隷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隷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充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逸少　　楊慎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時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昏女嫁便懐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喪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頓令諸軍皆還保淮深根立勢舉謀之未晩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抵云之爲累大

哉

評　史臣亦有翰墨贊之耳而未及其表拖弃巷公始闡揚之千載有知已矣

孔愉周回　史臣

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簪纓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馳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闓回陳佞邪之宜遠明嫡實之匪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陳壽　史臣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因諸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桓溫　史臣

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冠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畧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迁怒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不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歿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桓溫　尹起莘

按春秋書翬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又書翬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所以垂訓

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翬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況其一舉成功則尊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桓玄　史臣

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窺覦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縱其狙詐之計肆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

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閒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尒乃恭方隆、年惟永俶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墜曆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故能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麽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史臣

孝宗因襁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迭之癘瘍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爲君而鴻祀禳天用歷其德東海遘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強得盡其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昱曜　　史臣

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職首濟沉川而能躍以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洩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孝康纘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特西逾鈞岫而誇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强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寔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禦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禍氏戚盈以閹人許榮馳書諸關列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戎小邦之辭已傾豈也爲苻堅百六之秋來泚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我

武帝　　顧充

孝武之立也苻堅以投鞭斷流之衆星流電擊南寇淮淝既益既非吾有裂冠毀冕爲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之京室阽危百官恫擾變根本者有左衽之虞矣幸安石公有文雅之才廟堂之量處分已定幼度董率一隅之兵走傾國之旅而二十年阿堅敗江湖遂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効敵則司馬昌明爲苻氏之尚書左僕射未可知也泰凱方旋驕氣揚面貪淫道子以宰輔當負之重如殺鬼之尋寇如猩猩之嗜酒而好家若織兒戲擾壞矣朝綱不振恩威不立毒賦年滋蒸民咸厭方且勸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戲言脫口寵姬埋冤古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污弹惡斤說所以亡躬何不以鑒哉

謝安　張栻

符堅擁衆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晉有向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尤審既猶不以親嫌而廢玄有謀略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之適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擊其鋒兵挫而勝之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算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

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功益而適足以銷沮聲勢搖動人心桓沖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今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有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歟

謝安　二　陳特詠　明

晉室之事無慮數而謝文靖最著文靖之著究定國立功名者亦無慮數而御桓温破符秦最著然愚以爲非文靖能也天成之也夫拒温吾知其無能爲也何者温之時與操懿異帝非其所狎而罪也天下非其所掌也其所耳目者翻起也其它則王謝之良足相之暴而心儀晉者也其號爲特拔者盡忠之桓沖其它子弟又綺襦紈袴之徒易與也其所比有革者文靖大小令與温抗衡而援敵者也其它則文靖大小令之運也故温非操懿比也温之睢盱欲攙置其君如奕然而終不能改王趣有以也孰不可也且病且死矣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蓋無慢之至耳以文靖之位望焉晉之靈模大義而折計窮力孤

垂死之桀夫如拉朽木又何具草而姑緩之以待其斃焉夫計緩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斃無以待不斃者也不死則九錫行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禪則文靖爲之也故制温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八千人支新流之衆孰必無萬全而不爲之援也銳練之軍出腹内移然而不中備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今秦以師壓晉而以偏師軍晉之左吾知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秦兵不中潰亦必敗敗則荆楊廣陵之塘直擊沉而躁之而晉不社矣故其御温也是天斃温以爲文靖名也其破苻秦是天破秦以爲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秦敗而不能大

寸進也又饋之粟矣尚何論御溫破符秦之事乎若夫雅量弦度俶恢古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爲晉之士冠焉

謝安論　　湯聘尹　明

謝文靖當秦兵入寇視之若無事時莫測不度也宋人謂其以秦兵餘疏輕相符是以不懼嗚呼是何見晉者之薄也豈彼秦視安石之素抑當其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君泛海中流風起浪猛莫不色阻聲諠而公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至于大司馬入朝公與坦之有新亭之迎溫伏甲設饌欲芟晉朝士坦之容儀失措而公也雍容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且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夷何用壁間著阿堵輩溫笑矣而輟其神

守素定死生利害不入於其心在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則其人也且秦師百萬長驅入境國人方荷擔逃亡之不暇而吾又示之以弱是未見敵而先自敗也已晉卒不秦也是故靜以鎮之逆暇以待之肅以紓國人之懼而疑敵人之伺我曹得瞰敵而奕棋墅次公御樂處而飲博皆是道也豪傑之所爲豈恒情之所能測哉

謝尚謝安　　史臣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倡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鉠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泛浮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而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宜若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

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謝玄　　真德秀

夫采玉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但人多以私意累之於讎則棄於親則嫌安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詔昔者晉祁奚舉其子祁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脫然於俗見之外若趙充國爲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踰老臣夫豈計較以赴功名之會投立功之機而忘以靖邊之烈分於人哉亦真見過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予論之曰奚也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傑也不知有子但知有唐趙充國不知有己但知有漢安也亦但知有秦雖肖討兄之子哉其用心之公

一也

安帝　　褚遂良

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間有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乘釁狡勢如飈指六師咸恨雙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盧循僉行之寇若乃勢過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氏之臣並丹穴會稽之侶寧嘆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平三微數盡猶尙秋彪俟理之自然觀其擢落人有紛之流漣者也

恭帝　　司馬光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瀰漫河洛蓬蒿華代宮闕盡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遯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濟大敵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畔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群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評　偏安於諸賢喪失於道子元顯百年存亡明如指掌

劉穆之　　史臣

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國憲章墜矣重之以寶國啓亂加之以元顯翻虐元祖宗之遺典群公之舊章莫不並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乎王道不絕者如綫高祖一朝創義手爲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求平之風變太元陰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享清廟豈徒然哉

王彪之　　方遜志

人恒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略之優

而尤貴乎用之得其常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知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爲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幸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方抗大義而拒之使大亂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姦則善矣不能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佯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定大后令而廢其北面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疑懼方若鋒刃之迫膺

而能處之從容正色厲聲決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然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會匆遽之豈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哉助強臣以廢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爲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朏陽爲不知引枕而卧朏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耶

評 彪之此舉真以莫邪干將爲盜賊事也惜哉

郭巨　方遜志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爲孝也

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爲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放麑不忍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爲不孝天曷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陷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徼幸於偶爾好事遂失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其矣人之好異我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郭巨　林俊　明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斷慈而能孝者矣養者母食必問所與與孫猶人情母愛之矣然愛非順也况忍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問於可乎告之可乎雖爲巨之辭矣使母痛其孫以吾故埋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爲巨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弒巨弒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辱孝以絕父子之倫殄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者失之矣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

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冊書見信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設之邪陷巨於惡教天下殘倫巨始也作郭巨辨

評 二公罪巨其意皆同掘地非埋兒其見尤卓好事者神其事信然矣遜志謂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意亦卓

五柳先生傳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家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
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淵明　魏了翁

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眞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
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
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

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
言求詩因詩成言者陶公有焉

陶靖節　李延壽

先生性靜默絶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
章不群跌宕爽朗獨超衆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
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瀟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冲淡有
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耳堂
開三逕門種五柳高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
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爲辱不以貧之爲病至於恥事二姓便題
義熙甲子則先生大節與首陽爭高眞所謂激淸風於來葉者
也哉若有晉完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陶潛　朱熹 宋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第死不楚爲韓報仇雖
博浪之誅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
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
期於八紘九垓之外　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自以爲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
之詩非不翛然淸遠也然夫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題陶淵明詩　黃仲昭 明

陶靖節詩蕭散沖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浩汎
演迤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竊品以爲自漢古詩十九首
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寵而揚也或疑靖節
累世仕晉留侯五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爲韓報仇靖
節則托於酒而逃焉雖終身不仕宋淸節可尙視留侯終有不

能及者乎謂不然留侯得漢高爲之依歸故終能殲秦項以遂
其報韓之須猶節遭時無漢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
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弑奪憫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
氣每每於詩焉發之觀其詠荊軻者可見矣靖節之於留侯迹
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詩
遂備述之以祛群惑

劉裕　　顔充

安帝之時東録西録互樹私門主暗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
竊水島爲水仙桓玄奸天位爲天子而奄奄氣息前軒後輊難
以枝梧草澤之間英雄蝸起劉下邳張膽爭先獨力一呼以破

賊黨焉遂殺天子之賊而舊物及正吾方幸裕有樹晉之功成
臣合之動也柰何劉道民進根本之謀侈然有敗王政步之意
而劉裕方爲國患甚於桓玄姦情滿於胸懷逆謀形於唇腮如
鬼如蜮猛氣横飛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　凡七見焉又以昌
明之後尚有二帝而弑君後立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欣欣
然并心禪劉公矣噫

前趙　劉淵聰曜五胡附　　史臣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故之
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規我中禁者者由后不綱胡塵暗
於戲永嘉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弁弃強弱叛其權體與衰

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麾芳之下是以策馬鴻鶱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
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陜嚴與王之畧胥都論克
定之秋單于無比顔之懷儉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玆爲不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不勤
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虐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
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裘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
則信不由衷自華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雖終欺武窮兵殘忍害
寒佞人方嚮並后叢馳蘭庭顔於面天殄科斷於炮烙遣豺狼

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循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殄
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主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
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灑涕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
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表湯武膺天命歟
彼武王殷之列辟戴旆乘時與其晉野投矣既隕可以絶言而
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肅單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鄙故知黔首來蘇君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
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無奔於斯爲甚是以災氣呈形賊

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善終非不幸也曜勗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彌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于逵納忠髙旌蹇諤和苞獻直鄧明罷觀而歸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斁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與何不支之甚也

漢劉淵總論

管一德 明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有之亦自劉淵始考之春秋吳楚徐趙皆中國侯也聖人特狄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不稱王而

稱子不稱國而稱州蓋春秋謹嚴之旨類如此矣淵本匈奴一旦入我中國僭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淵始周幽王時犬戎常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也君雖弑而天下不能有也安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人也僭中國之號而相延數十年者哉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馬氏之罪也按淵故左賢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更自質而其子姓亦遂為劉魏興遷其部落散入中國中國方養之如驕兒而彼見以為御之如奴隸居常一日忘中國哉蓋至于晉而劉氏始駸駸盛矣蓋至于淵而劉氏始勃勃起矣淵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其志已可槩見晉不能覺耶欽之疏達之出塞已最失策而李熹王渾之徒方且交薦其才而欲畀之重任噫淵梟桀樹幾能則并州之患方深耳當時孔珣有諫楊珧有諫齊王攸有諫挍冤淵志若燭照數計而龜卜者其如晉武之不聽何履霜堅冰之漸由來者久故綱目于此為左部帥則書為匈奴北部都尉則書為匈奴五部大都督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當寇兵借盜糧噬臍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詐如宣勇如聰捷如彼曜賢王左提右挈而二三羣醜又相與設謀効力于其間一旦得在鄴為穎監軍歸會舞不許還師五部則許二豎之首未必指日而懸而虎兕出柙蓄于二豎者多矣尚安得而制之哉嗚呼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產生此人而况司馬氏骨肉

相殘此亦兩虎之鬭自斃於卞莊者也復呼韓邪之業在此時矣淵又以呼韓邪不足效而祭然有漢高魏武之思于是自稱漢王以續安樂公禪之後而一遷左國再遷蒲子再遷平陽叱咤指揮靡不如意而五年之內一寇太原西河再寇洛陽三寇魏汲頓丘四寇黎陽五寇鉅鹿常山六寇壺關七寇徐豫兗冀諸州八寇東平琅琊九寇河內中原之地遂為戎馬蹂躪之場而銅駝幾在荆棘中矣向非荀道將出討北宮純入衛則帝之行酒翟遑豈至劉聰而後見哉五胡之亂淵為作俑元海之頭懸地可槩善無諸父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晉人也

漢劉聰總論

管一德 明

淵卒子和繼之而大司馬聰擁十萬衆屯於近郊則和亦寄坐焉耳會卒攻聰聰行弑逆甚者弑一兄又殺一兄又烝一太后已非人類而驍虜饕悍抑又甚焉是時劉琨欲討之而力不克苟晞能討之而權中制遂使石勒擊并因寇襄陽青州失守因寇江夏王衍被執因寇洛陽晉雖羽檄徵兵兵無至者越乃悉率見兵空國而行卒之輿衛缺人因執天子嗚呼昔爲豫章王賜聰以柘弓銀硯如呼小兒今爲晉天子而至使屠各小醜執而臣辱之此豈天意非人力耶平陽之禍可爲痛心中國至此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薄蝕冠裳爲之左衽人類爲之澌滅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年所創見者豈天之假手以覆晉劉之

恨歟所恨者天奪其魄而肆志宣淫納劉殷之二女而六劉之寵遂踰後宮納靳準之二女而月光月華並列左右立樊氏婢立王氏婢而塵污椒房作逍遙園作李中堂作鷃儀殿而大興土木殺大將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水都使者殺將作大匠殺少府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于趙曜覬覦欲王于全秦而肘腋之變已胚胎醞釀于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寇馮翊四寇長安麴索未掃搖宮未迎而戎馬聲嘶故長安天子且繼懷帝而青衣虜廷矣悲夫悲夫天下之勢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濟況以彝播之後而碌碌如愍帝者哉封侯未几再行弑逆故綱目書姓書名亦以見畜異醜臣躬行大惡人人得而葅醢之耳晉不能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天爲報之栢堂失火而聰子二十一人盡爲燼灰兄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容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大司空靳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盜賊之子卒死于盜賊而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嗚呼

前趙劉曜總論

管一德

劉曜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雖嘗一敗于麴允再敗于索綝而聰陷兩都曜有力焉聰執二帝曜有力焉羊氏顧寤巾櫛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魏

武帝之流蓋亦戎狄之雄俊矣屠各豎子豈無帝王之意耶靳準之亂劉氏已無孑遺而曜遂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也議貴則雍州牧也議勇則能洞寸鐵也議爲人則磊落高亮非備五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晏之諫赦游子遠之囚納喬豫和苞之論而謂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僭國之故而廢予褒之法及其揚戈隴陂則陳安授首耀兵西河則張茂稱藩可不謂能建功能討賊者哉所可賤者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澠陂之役斬將搴旗枕屍二百餘里虜人之情方謂鋒不可當不知帶甲十萬老師百日而區區一城堅壁猶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爲矣胡

將軍以朸銳擊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盛兵成臯次之不能阻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嬖于臣沈于酒昔也石生禦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墉之圍適所以自圍而已矣是時國君雖喪境土尚完併力死守天下事尚未可知而太子熙遂奔上邽關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悉遭屠戮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考之于史曜非有弒兄殺弟如聰之暴非有亂倫敗度如聰之淫而一蹶之後更不可支生爲禽虜爲天下笑豈其功聊爲虐已爲天心之所厭而乘勝自驕又爲敵人之所乘其勢固應潰敗決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亡晉之幸也而殺劉曜者是爲後趙與趙一律所以腥羶之氣尚未有

極

後趙 石勒石虎

史臣

天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兇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虜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參之機覘危亡之隙而能不嘯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紘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沈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貰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古賤陳其亂政之舋數趙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稀遷裘龍發冠帶釋甲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冀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殃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殘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

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後趙石勒總論

管一德

晉氏失馭虜寇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將軍勒者勒以羯奴之種從上黨芳其倚門長嘯時其志固已遠矣　初從汲桑既歸劉淵冠鉅鹿常山而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當是時張賓爲謀主而自比子房此所謂亢而羅異者也襄王之役晉室王公俱就禽虜王夷甫以壯登朝名蓋四海者方且頫首乞憐求爲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劉聰入寇二帝蒙塵勒固有以成之哉已而外殺苟晞內誅王彌王彭祖可擒則計擒之娛座眷可歸

與漢爲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
非帝王不爲夫亦臣事匈奴而未有以啇之也勒未嘗絕于
下而雖自絶之趙王趙帝勒豈不能自爲之耶始而劉氏構隙
於而劉雖成擒噫大丈夫行事礌礌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效
曹孟德司馬仲達孤媚以取天下耶勒雖目不知書而時以其
意論古今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約率衆來奔而伏劍誅之有
高祖斬丁公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靈臺
辟雍舉賢良方正彬彬禮讓故綱目于此爽而進于中國則中
國之雖然中國方晏安江沱而至使武鄉羯夷得以窃中國之
文物夷狄罔可進也其如左衽何哉遣使求和詔焚其幣江東

人物論　十九卷　廿九

此舉差強人意而卒不聞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晉之奄奄
不振良可悼夫然以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石虎身當大石
二十餘年而大單于之號不以授之虎而授之黃吻稚兒世龍
愛篤不足役僮柱矣蓋至于弘見殺中山王不用受禪噫崇何
祀符受托而反奪之耶夫以劉元海之英武而不能使其子之
不見弑于聰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弑于虎
猜信相爭吾復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凶極惡尤甚于聰而長
淮以北生民日爲之塗炭也

後趙石虎總論　管一德

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
嗣君誅將相于是肆志滿意驕淫殘忍百姓嗷然喪其樂生之
心作庭燎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洛陽宮于夫死于外老
羸死于內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者也幸而始
攻段遼燕人敗之既迎段遼燕又敗之終而大閔殘暴燕又襲
之其氣少衰其惡少沮不然吾未知生民葅醢更復何極也哉
元規表請伐趙計欲開復中原春秋大復讎之義故綱目予之
不知當是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地不若虎之廣言險阻不若
虎之要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
不能禦蘇峻而沔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稚不能捍其
一而元規乃欲禦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竟格不行而它日

人物論　廿九卷　三十

桓宣伐趙終致敗績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天不厭亂晉人亦且
奈之何是時二政分權宣翻迭省而除拜生殺皆決于中扁是
殺一遂而復得一遂也殺諫官禁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覲以目
是鳥驚魚散之勢也三敗于慕容而見辱于卒壽是敵國外患
群起而交攻之也至于狼狐成羣白鴈集庭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尚不知悟而爲之移二城攻京州爲南伐西討東征之計是
以一敗于重華再敗于重華而麻秋王擢之徒曾不足以當謝
生之一謝艾噫虎以偏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反困于抱罕
天耶人耶晉尚有人安可圖耶亞林之戰苦役晉人太子之出
戎卒數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尚復何然蓋方以抱

子弄孫爲樂而不知殺韜以後縱火焚宣奕取灰分置交道而奕孫亦且不免矣始殺邃既殺宣司馬氏父子相殘虎所啖矣而免使後人復笑後人矣東宮謫戍積怨成亂攻拔下辨長驅而來向非氐羌破賊安得保首領于牖下批太子世立遵殺之遵立鑒又殺之鑒立閔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遺育嗚呼虎賊欲平蕩江南登臺耀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肉狼藉不二傳而宗祀殄滅喪亡之禍嘻何慘也天清地寧未嘗崩陷羯奴父子而今安在哉噫欲以強暴自固者足以觀矣

魏石閔總論　管一德

愚按石遵之死亦石閔殺之也綱目歸獄于鑒所以見背公忘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此與春秋書公子比弒君之事同故閔之殺鑒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弒良有故我當是時內而藩王外而將佐人人腐心是以石祇稱帝綱目不諱而一時姚弋仲苻健之屬皆樂爲之從閔雖戎卒數萬不減于石旌旗鉦鼓不減于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危知必不享喬松之壽矣石祇伐魏雖敗猶榮而慕容恪乘之冉氏尋滅嗚呼豈可謂不幸哉考之劉石聰之惡極矣禍延于蹂族之罹而終以滅亡虎之惡極矣禍延于厮養之閔而終以滅亡積惡之報曉然可見要之屠割之慘不于其身而于其後人誅滅之舉又不出于中華公卿之胄而出于脩蛇封豕之群君子于此有遺恨焉

前燕　慕容氏　史臣

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烘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䟫逆姦而宣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龍致誚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貪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

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裴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策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遂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

此之由非夫天厭秦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是歲
以材不親厥務賢輔彼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
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
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朝垂以勲德
不容許以懟貽千政亡忠士絶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鄴
反速其咎築敵罕恤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
白溝瀹境衛轢皆擬崇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
郢覆終於身死延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後燕　慕容垂　史臣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王塞之雄方稷市朝屢改

蹶虜雁息慕容天姿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覓政
永固受之而以禮范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王木之祥云龍斬非新而
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
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逐遷
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偕擬斯倫夫以重耳歸晉
賴五臣之功句踐留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
猗拔而傾山嶽勝嘯而御風雲雖衞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姦冊非晉室之鯨鯢矣

前秦　符氏　史臣

巨亦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黽之穴干
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亟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擢盤啟
之朕黠衆䝿傍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閑右禍生萌毒未
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拔山西之際擬僭天
之嚴恢總三秦之衆鋭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權有可言
矣長生縱虐纂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嶽蘊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木之休
徵尅剪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

諒直進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略俊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
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恢
諒遠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
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
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飛爵以俟焚材築臺以
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豕野之強終致比陽
之敗遂使兇渠候閑狡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社遷於他族身首聲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符丕乘亂僭竊擧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豪烈慷慨有足稱矣

符堅　司馬光宋

符氏之强也氐羌之屬無不内從而爲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爲患理固然也符洪徘徊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爲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爲强國堅以雄材英畧加之慈惠忠信擧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姤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强燕擧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虜龜兹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擧百

萬之衆以攻晋先爲之除宮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爲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爲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爲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符堅　王世貞明

符堅之伐晋其勢在必勉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矣關中者一而伐晋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師不得展其用而内顧星所謂卒三軍之良以攻王　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荆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旣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勝奪矣陽平率張蚝竇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荆荆必破桓氏必殲桓氏殲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犄長淮之南以綴謝玄如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擧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氐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涼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晋而宿

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爲衛者無幾矣天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蠭起而應之羌亦從而訌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爲二北之併南者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逹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儻亮以六十萬而弑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晋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晋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晋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苻堅任王猛　南宮靖一 宋

苻堅弒主殺兄篡承僞歷觀其聽政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妒仇騰席寶數譖毀猛則黜騰賓特進樊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是僚佐屏息豪右殺棘道不拾遺而國富兵強及昇平猛之力也

王猛　張氏

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為諸夏人桓溫入關當披褐迎見溫知所以敬之矣後以呂婆樓薦于秦王苻堅堅狄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蓋忘其狄也盡

忠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輩多稱之猛誠才將古今亦難得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有深意哉但其立志之始差耳使猛見桓溫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輩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望而猛不失為中興名臣惜夫

後秦　姚氏　史臣

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觸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狂猋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札其詞於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存乎歸順嗚哀之褱有足稱焉景國殆謀[illegible]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遐踐迷塗良可悲矣景茂及因仲襄之緒踐符亡之會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釁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任茲姦略定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而陝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剋搆猷敵荷成先構厥禁訪道側席求賢救友弟以矜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莫髮盡節成不共命服汾絳隔許洛以備燕而滌偽蜀夷隴右而靖可西俗阜年豐遂安邇輯雖楚莊秦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弗虞後崇委京都于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潘城距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役孫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于桑門當有為之時肆無為之業罷衣服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嗚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宗堪永貫之役備用殫竭山林有税政荒威挫戎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嗣傾撓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拜節而下長安凶醜失圖係組而降其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與